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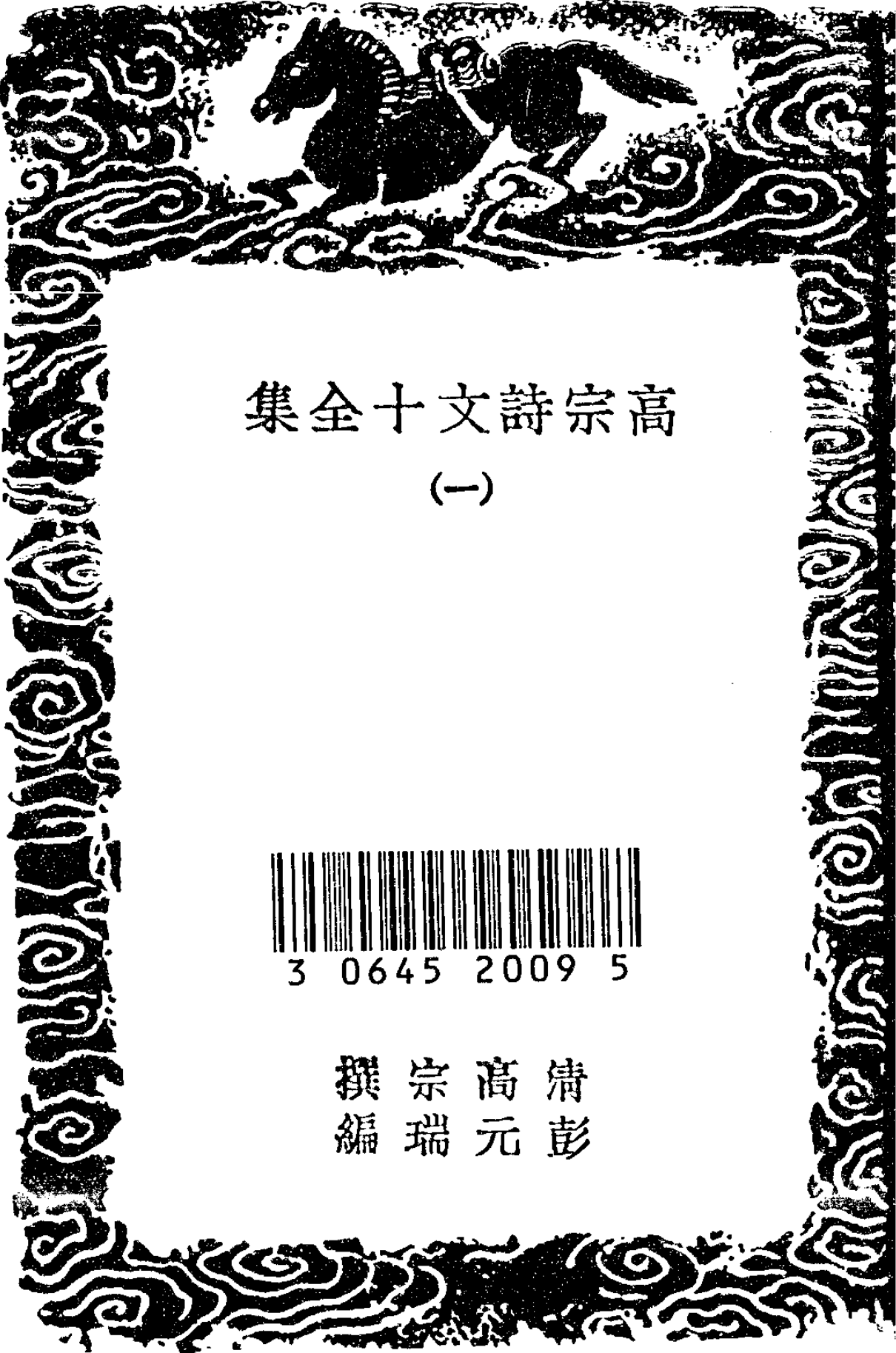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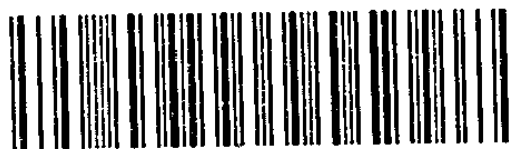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一)



3 0645 2009 5

高宗撰
清元彭編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御製詩文十全集

進表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南書房行走掌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庶吉士工部尙書臣彭元瑞謹奏慶逢大功十次告成。臣敬編皇上御製詩文十全集成書。謹奉表恭進者。伏以昊綽垂象。朗參旗井鉞以揚禋。皇極敷言。燦壁府奎垣而誌盛。文章莫大乎是。蒼成八集之書。堯舜以至於今。親見十全之寶。配雅頌典謨而益上。暨變諧漸被以大同。籍冠縹緗。勳標金石。臣謹誠歡誠怵。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人旣作。立德、功、言、而三。邃古以來。與禮、樂、刑、爲四。弦弧剡矢。庖犧開一畫之先。鼉怒鸚爭。軒后握八奇之勝。四代之書。渾噩爰登。征扈戰甘。六義之教。溫柔必採。芑鉦薇旆。過沛而思守士。歌逐雲飛。得隴而畏發兵。詔稱鬢白。渡遼阻沮。關字鐘漢武高臺。雲裂星沈。夸詞蝕薛舉戰地。錢幸靈之碣。羈縻致頡利俟斤。賦飲至之章。部曲得突干。屈刺太原平晉之記。側石聞捷之篇。西夏至關中。秘略笑矜其神武。北朝盟城下。凱旋愧詠彼大名。謀失復遑。別集不願秘計。身徒航海。御札尙詔邊機。皆武功未極其張皇。斯文格彌形其猷。或尋常么種。偶礪刃於壹戎。或咫尺中原。詫繫纓於貳負。或邊臣傳箭。蔑聞廟算密操。或文士捉刀。罕見睿思親製。從未有萃天數地數。以成十記。五俘五款。新作一經。觀人文天文。而得全釐。萬首萬篇。類爲總集。如今日者。

御製詩文十全集 進表

一

083
112/
22.179

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勇天錫。剛健日新。禮中庸之宜民。得位得祿。得名得壽。書禹謨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赫矣皇清。承茲寶命。肇龍興於博海。定駿烈於燕都。起俄朶里而奮戈。書薩爾滸之秉鉞。纂開國之方略。斷三單而戰杏戰松。紹法祖之規模。湯四征以平滇平朔。蓋弓矢乃八旗之舊俗。而神武實萬世之家風。咸仰聖人。克篤前烈。引威弧而在掌。蘊智劍以從心。擴柔遠能邇之閔猷。裕內靖外安之邦治。自初御宇。十年從未言兵。惟庶詰戎。一日弗忘講武。不得已而用師。往有功。无所利而爲我。戰則克。湖厥長蛇封豕。沙羅奔逞游食之謀。因而定筭存駝。良爾吉麗漏師之罰。碣門高垣。倏變魚爛之危。管窺平沈。敢緩羊牽之請。石棧連而蜀破。臨衝弗而崇降。初定金川第一厄魯特疆。又生熊達瓦齊。叩還負歷。用來降之力。春二三月。以出師。成不戰之功。夜廿五人而斫陣。遂繫烏孫之部長。兼繫青海之通臣。初定準噶爾第二副將軍飽則鷹颺。輝特汗晝思鼠伏。師沈再入。固札廟之牀灰飛。孽現羣消。伊犁河之流鞭斷。檄哈薩克而鮪窮。密網竄俄羅斯而鶴落空弓。再定準噶爾第三脫奴隸以戴恩。曠弟彙而備惠。叛同乎徵側。徵武。駱將有家。誅連彼僑如榮如。鄭瞞無種。窶米樹丸之助順。纏頭凸鼻之知歸。平定回部第四懜促浸之忘讎。附趨拉而搆。船縫皮而飛越。五月渡瀟。崖刮耳以仰攻。三更奪砦。役五年而依楊柳。凱八日以達桃花。再定兩金川第五云何諸蔗之鄉。適有萑苻之盜。搽內山而鏢鹿角。摺衢崎。瀕外海以剪鯨鉤。吞瑯嶠。三指妄給乎添弟。兩頭駢係乎孛人。平定臺灣第六叢爾朱波。古云揮國。官屯將下班師。避茅瘴之期。國長忽來歸順。玃葉文之表。再世之僧。飯自憊。

廿年之天赦原寬。平定緡旬第七走銳卒於龍編。復辱王於象郡。雖興滅繼絕之義。懷侯有經。而栽培傾覆者天。奉若惟聖。棗幣納一王之贊。兇觥親萬壽之觴。平定安南第八烏斯藏外之荒廓。略邊餘之蚤。錢低鹽惡。鑿其屈抑之情。我往彼逃。誓以威稜之重。遂頂經而向佛。始薙髮而朝正。初定廓爾喀第九貪以信讒。噴因責賄。線巖飯溜。入阻傅陽布之庭。象齒馬蹏。出顛敏噶箕之使。既七勝示之必克。逾八旬全底於成。再定廓爾喀第十綜茲十盞。十決之多。恢爲一尉一候之寓。西掛濛汜。東帖滄溟。北隳王母寡之城。南隘馬伏波之柱。勒圍雲斷。熱索雪消。關絡十三版納之司。貢旅八百媳婦之國。添時憲書之格。日出入常跨兩時。益皇輿表之圖。里廣袤且畸三萬。皆一人之審幾。決策運於無形。當五夜之發慮。出謀煥乎有作。方披軍牘。卽紀捷以盈篇。未達郵機。每發蹤而絜什。西師詩蔚爲鉅製。新樂府闡以大經。上巳禊辰。勞帥之七言八首。西池紫閣。落成之六韻四章。舳轉白螺。避暑之筵載詠。臺臨赤縣。清蹕之路頻賡。瑪瑙入陣之歌。格登摩壘之曲。寫戰圖而句補。尊靈纛以函鏤。玉壘佳音。三十章蟬聯敲鐙。金淵別體。十二辰象肖嵌珠。李青蓮之蜀道徑卑。白少傅之陰山義反。何知韋應物採玉如花。欲問杜少陵屯田有麥。上元排卦。師六爻貞叶。鐙詞左个演疇。武七德績臚茗宴。聯鯤嶼繼聯鷺嶼。申春酉春。定回疆復定藏疆。卅韻鼎韻。論昭開惑。旨釋信天。弁圖志於九挺。序同文之重譯。四碑鳳負。虹光籠太學榮槐。片石螭承。星彩映灤庠獵鼓。伊犁三回部二。御銘鐫葱嶺之巔。臺灣二金川三。天筆勒蒼崖其上。史紀南夷西域。元逋逃考世系之詳。圖踰麟閣雲臺。我忠藎等功。

臣之贊。崑山隸版。降人解抵鵠桓寬。驃甸徠庭。陷使過牧。羝蘇武。品超乎杜詩韓筆。能獨勝者。能兼長。義包乎豹略龍韜。有武備者。有文事。至若土爾扈心。依樂國。全撫衛拉。賴黑木首創邪謀。永甯烏什。置懋功之協。屢聞屯練建勳。褒嘉義之名。又見生番獻壽。踰朱方之浪泊。囊括占城。定黃教之奔巴。錢公佛座。事悉牽連。而大定例。皆緝綴以得書。行三軍則好謀而成。衷六藝以多文爲富。紅旗隨遞。良平之羣策。誰襄丹稿。賁宣游夏之一辭。莫贊閱四十八年。而分集羅千六百首。以彙編炳若春秋。次第而表年系月。犁然本末。分張以比事。攬門六九卷。制陽開陰。圖之奇。廿八冊。布宿舍星躔之麗。聖辭攸繁。具微彰剛柔之四知。天聲所揚。俯甲乙丙丁而一部。臣荷戈方茶。簪筆才蕪。幸獲際於燕辰。疊預聞於鴻捷。木天通籍。及午門觀二部。俘儀。朵殿隨班。更寅陞聽。兩金鏡吹。捧雲章而先覩。翹仰觚稜。接露布之遄臻。欣磨盾鼻。肅紉書於金匱。盥給札於琅函。惜馬遷未遇其時。徒列衛青。霍去病之傳。晒蘇軾欲張其代。迺豔董璁。溫谿心之禽。歷韓愈平淮蔡之碑。書讀何須萬徧。陋班固侈燕然之頌。序銘僅祇百言。於御製集妙出杼機。與說經文相爲參兩。礮諸香案。肩守成創業以相兼。頌在藝林。心盛德大業之所自。伏願升恆幹運。垓秬積籙。道若循環。靖戢矢彘弓之後。德如覆笠。冒橫章蹤亥而遙。符願無斯事之吟。懷修文有懷假武。抒戒之在得之記。謝勇功并謝智名。作之君。作之師。稽循蜚疏。佉敍命。因提賢於泰初十紀。合其德。合其序。越赫肯尊。盧驪連粟陸。尤爲福壽全人。臣曷任雀躍膺服之至。謹將編次御製詩文十全集五十四卷。計二十八

冊裝成四函。隨表恭進以聞。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

日

御製詩文十全集總目

卷一

初定金川第一之一

詩三十四首

卷二

初定金川第一之二

文二首

卷三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一

詩四十五首

卷四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二

詩四十九首

卷五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三

文五首

卷六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一

詩四十三首

卷七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二

詩四十六首

卷八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三

詩四十一首

卷九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四

詩六十首

卷十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五

詩三十三首

卷十一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六

文九首

卷十二

平定回部第四之一

詩二十八首

卷十三

平定回部第四之二

詩五十首

卷十四

平定回部第四之三

詩三十首

卷十五

平定回部第四之四

詩五十九首

卷十六

平定回部第四之五

詩四十六首

卷十七

平定回部第四之六

詩四十首

卷十八

平定回部第四之七

詩七十一首

卷十九

平定回部第四之八

詩五十三首

卷二十

平定回部第四之九

詩四十六首

卷二十一

平定回部第四之十

文八首

卷二十二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一

詩六十二首

卷二十三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二

詩三十首

卷二十四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三

詩三十三首

卷二十五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四

詩三十七首

卷二十六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五

詩四十首

卷二十七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六

詩五十首

卷二十八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七

詩六十三首

卷二十九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八

詩四首

卷三十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九

詩三十六首

卷三十一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十

文四首

卷三十二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十一

文二首

卷三十三

平定臺灣第六之一

詩二十五首

卷三十四

平定臺灣第六之二

詩三十一首

卷三十五

平定臺灣第六之三

詩五首

卷三十六

平定臺灣第六之四

詩三十二首

卷三十七

平定臺灣第六之五

詩三十一首

卷三十八

平定臺灣第六之六

文三首

卷三十九

平定臺灣第六之七

文二首

卷四十

平定緬甸第七之一

詩四十五首

卷四十一

平定緬甸第七之二

詩四十六首

卷四十二

平定緬甸第七之三

文一首

卷四十三

平定安南第八之一

詩七首

卷四十四

平定安南第八之二

詩四十一首

卷四十五

平定安南第八之三

文三首

卷四十六

初定廓爾喀第九之一

詩二十首

卷四十七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一

詩三十一首

卷四十八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二

詩二十四首

卷四十九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三

詩十八首

卷五十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四

詩六首

卷五十一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五

詩二十六首

卷五十二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六

詩三首

卷五十三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七

文二首

卷五十四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八

文三首

臣汪滋碗恭校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一

初定金川第一之一

詩三十四首

賜傅恆經略金川戊辰

壯齡承廟略。一矢靖天狼。番部蕞爾蠶。王師武必揚。慰予西願久。嘉汝赤心良。捷伐救么寇。撫循集衆長。斯能成偉績。用榦不庭方。伫看銷兵氣。敷天日月光。

孟冬上旬於瀛臺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及命往蜀西諸將士食並成是什。

大清聲教暨遐陬。豈有來王稽蜀會。黷武開邊非我志。安良禁暴藉卿謀。行軍吉值初陽復。賜食恩同滿露流。轉瞬明年擒娑虜。還教凱宴侑封侯。

靜宜園駐蹕

金川久逆命。有征遣王師。臨衝習古法。茲來閱熊羆。子弟夙所稱。時命八旗軍士。就西山所有舊礮。習雲梯登城之技。以爲明年破賊用。藝旣成。將屆出師。

故臨閱之。且行賞焉。有勇方兼知。內薄無堅城。先聲諒在茲。就近宿香山。名園號靜宜。冬山雖寂寞。松竹餘丰姿。谷風峭且寒。復陶猶不支。嗟嗟我征夫。嚴冬將發輜。人土非所利。善守在四夷。是役豈得已。予心衆諒之。敵



慎藉人和助順憑天時。地利詎足守。擒虜夫何疑。金川所恃者地利。彼得其一。我得其二。成功在指日耳。勗哉鷹揚旅。策勳竹帛垂。

冬至南郊述志

寅祀南郊殷薦陳。鏘籩依古制更新。國朝一切禮儀。率依明制。郊廟所用祭器。徒存其名。皆以瓷盤代之。相沿未改。亦不知始訛於何時。朕以既用其名。宜備其物。特勅廷臣議更古制。

今冬至大祀。始用之於南郊。自是而諸祀皆用古禮器矣。一陽資始月纔朔。月二日。冬至。六琯均調歲復春。昭格敢云歆上帝。教寧端藉任元

臣。維揚我武邀靈貺。卽看書勳開起麟。金川本非勁寇。祇以用匪其人。以致久弗成功。茲大學士傅恆忠誠夙著。立志滅寇。故用為經略。託以干城。師行之吉。卜於月之三日。適以預日。

大祀南郊。儼對於咫尺。希慈佑之昭明。曷勝有願。惟期底績云。

南苑行宮晚坐憶經略大學士傅恆

依然庭宇靜。榻爾研甌閒。一室澄心處。兩年隄眼間。南苑未至。蓋二年矣。衝寒懷碩輔。此際歷重關。所願明天討。成

功指日還。

經略大學士傅恆舟渡蜀江賦詩呈覽用其韻答之

若濟常殷擬巨川。平羌今復率師前。行旌冬發真勤瘁。露布春傳此佖延。適度應臨滴博壘。底教稍遲去

蜀江船。四川驛站。所辦不協。故稍遲行程。數千里外寧睽隔。心在丹楓玉馬邊。

立春日春帖子

駘宕舒宮柳。芬葩放殿梅。三陽先月應。萬福共春來。

暖化蓬婆城外雪。晴開滴博戍間雲。初韶恰竝新祥至。三捷應教一月聞。

除夕

省歲恰當改歲時。官家遭際兩評之。今年頗覺吟情懶。此夕那堪往事思。願共整蛇除舊醜。喜因仙木亞新禧。聲聲爆竹連晨發。火報金川奏凱期。

己巳元旦己巳

曙色蒼蒼五鳳城。晏溫初旭玉樓晴。百年歲月逢元旦。九塞車書奉大清。嘉祖載吟椒頌句。春音佻聽凱歌聲。三辰新轉祥符肇。六氣均調物象亨。

新正試筆

履端首祚肇昌辰。歛時五福錫庶民。三百六句中一日。富貴貧賤皆欣春。春雷送響飄瑞葉。唐花底用催三疊。青皇布令穆其舒。有脚韶光熙以捷。捷轉韶光實快哉。花牋綵筆吟興催。東風吹西觴物迴。迅共西川凱報來。

無題

一例韶光同不同。倚楹揭爾向東風。萬幾就理心無倦。七字成吟興有窮。邇日邊情繫遠夢。當春捷報賴元戎。兩階干羽重華德。緬想前徽遲待中。

雪

穀日占三白。開年第一祥。瓊華連翡翠。冰柱綴鴛鴦。易化應春律。當空助曉光。蓬婆偏不藉。遐憶憶西方。

閒題

拙速渾無速。巧遲獨有遲。常年饒卽景。邇日特艱詩。節物元宵罷。飛章子夜披。賢臣勞鞅掌。旋凱定何時。大學士傅恆經略西川。效忠宣力。誅渠魁。破堅壘。申明紀律。大振軍威。番酋窮蹙乞命。經略大學士銳意蕩平。未允其請。朕宏解網之仁。下詔班師。召大學士還朝。襄贊勞績。茂著詩以賜之。

安邊底績本丹忠。請命番酋勢已窮。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那須一月聞三捷。早覺千忻達兩宮。晉國勤勞予廩念。速歸黃閣贊元功。毆鳥何庸盡覆巢。好生天地德含包。歌成宵雅八章句。著得同人九四爻。兵洗蓬婆春淡蕩。首稽獫狁面顛顛。蜀民安撫勤籌畫。心契元良泰陞交。

雨

候暖因逢閏。濛濛散雨絲。洗兵真是喜。

是月十七日。降旨九淩羅奔。降罷金川之師。故云。

布澤可稱時。膏遍南東畝。波添魚藻池。

今年春事早。舉趾恰相宜。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率師進勦番酋。忠誠奮發。志期殄寇。執奏再三。朕揆勢度理。以允降班師。

休兵息民爲經國遠計。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乃票姚武師輩。武人銳往立功之概。大學士輔弼元臣。抒誠贊化。名耀旂常。正不必與兜鍪鬪帥。爭汗馬一日之績。詩以示之。

三面姑開格。蜀夷來調說。鼎伋期之。集思廣益。卿誠踐勤遠勞。民我不爲。武豈佳兵。應戒彼績。惟和衆孰同斯。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無須效。貳師。

二月朔日

青陽臨仲朔。韶律正光昌。樓雪融成液。宮花暖鬪芳。銀屏收綵勝。鈿砌接鴛行。籌治惟增惕。勸農願降康。佳兵茲已戒。文德未云遑。風色東來惠。心期西去長。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賜第在東安門內迤北。朕命將作爲之經理。今奏凱還朝。適屆落成。爲紀一律賜之。

票姚賜第落成新。歌凱歸來得意春。上將鷹揚今奏績。諸軍鳧藻久懷仁。攸芋君子熊羆夢。畢駭曾涂匍匐。匄臣從此坐調熙。世鼎敷予教澤萬方均。

春仲瀛臺

幾閒清蹕幸瀛臺。行樂熙春亦快哉。鏡裏軒樓如畫裏。秋迴鳧雁到春迴。鳥能言勝蠻絃譜。花自裳非羯鼓催。邇日西川聞凱報。得教福地一徘徊。

二月十四日。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報金川番酋沙羅奔。狼卡攔其徒醜。相率隨提督岳鍾琪。以二月初五日。親詣軍門。築壇納款。匍匐稽顙。永矢歸誠。經略大學士升帳受降。開誠撫諭。遠近番漢官兵。觀者數萬衆。靡不歡呼。忭舞。膚功克奏。邊境敕寧。露布驛聞。喜而有作。

止戈爲武。信其然。我澤如春。經略宣。共喜捷音來玉闕。何殊俘虜自金川。番酋路左心傾服。軍士行間氣倍鮮。單騎汾陽休比擬。都因忠赤格穹天。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奏凱金川。率領諸將士還朝。錫宴豐澤園。用昭飲至之典。卽席得長律一首。

卡撒功成振旅歸。昇平凱宴麗晴暉。兩階干羽欽虞典。六律宮商奏采薇。湛露應教頌幕殿。甘膏更慶遍春畿。持盈保泰咨同德。偃武修文凜勅幾。

金川歸命。實惟列祖篤祐垂庥。已遵循令典。遣官告祭。復親謁孝陵。景陵。秦陵。用申忱悃。以三月十三日發京師。駐煙郊途中卽且成咏。

遠服歸王化。宗功實式憑。當春嚴法駕。擇日上先陵。陌草青無盡。堤楊翠欲凝。迎眸膏壤潤。乾惕倍因增。去歲冬月。駐南苑行宮。有憶經略大學士傅恆之作。茲以金川平定。恭謁孝陵。景陵。迴鑾取道南苑。往易州恭謁秦陵。駐蹕行宮。見壁上舊題。輒疊原韻。

早傳三箭定。稍得萬幾閒。迴蹕經臨使。逾年想像間。軍聲揚雪嶺。輿頌溢桃關。經略大學士振旅而歸。成都士民迎至桃關。欲頌駁路。此所謂父老扶杖以觀武者乎。離聚何須論。心同孰往還。

射

離宮停蹕多餘暇。每集親臣射廣場。德可觀兮因以習。武雖偃矣未宜忘。時方平定金川。班師奏凱。清和節近遲行漏。楊柳風輕試淺涼。儘有鄒枚屬車後。載賡催進角弓章。

金川納降奏凱。悉由聖母慈訓。既敬上徽稱。以崇鉅典。并遵懿旨。冊封攝六宮事。皇貴妃慶禮。既成。迴憶往事。輒益惘然。

番服徠柔奏凱旋。更欣春雨遍公田。深叨慈訓遐荒定。敬奉鴻稱鉅典傳。和衆安民常切切。持盈保泰益乾乾。六宮此日添新慶。翻惹無端意惘然。

孟夏下浣之七日。皇太后賜膳於暢春園之集鳳軒。是地近大西門。去歲習射於此。發矢二十。中十九。因用齊召南韻。成詩四首。勒於壁間。茲以侍膳視事之暇。陳馬技以娛慈顏。親發十矢。復中九。且破其的者三焉。聖母豫悅。仙苑增春。輒疊舊韻。以誌歲月。

萱齡長此祝如山。鏡面軒齋圖畫閒。樂對清陰蒲節近。欣陪色笑鳳樓閒。勸餐敬進仙廚膳。視事旋催朝士班。馬技更陳新雨後。遙峯澄景黛蛾彎。

封事籌裁懼弗當。無私兢業奉元黃。蒐材常冀空羣駿。較武均期中葉楊。每切祈年咨穡務。豈惟問景賞

煙光賢臣集事窮。番服烽息今休戍。白狼去歲金川用兵。故有金川況未靖天狼之句。今大學士忠勇公傳恆平定金川。奏凱還朝。復值時雨常霽。稍解朕憂矣。

心殷愛日奉維嵩。涼室溫閨地不同。集鳳軒亦新修飾。以奉夏清之所。喜向座前親捧爵。更看樓外競彎弓。高岡萋萋將儀

鳳。閒館蠅蝟陋射熊。家法儀型巍蕩近。此勤民政亮天工。

宰地楊絲拂玉鞭。蘭舟遙待葦洲前。試調馴馬雲中錦。便泛澄波鏡裏天。疊賦新詩酬勝會。喜緣甘雨遍

公田。惕乾未敢忘初志。多故猶然憶去年。

蜀道難用李白韻

向讀李太白詩。意蜀道爲人間絕險境。比年用兵金川。則其地倍險。迴視劍閣天梯。皆坦途矣。予於大學士忠勇公傳恆章奏中。略悉其槩。凱還宴見。命爲聚米縷陳。恍如親歷。輒用白韻誌之。令白觀此。當爽然於蜀道之難。若固未始見云。

我聞李白所云。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昔實謂信矣。今乃知不然。想其酒家眠起神來。候狂歌落紙如雲煙。一時遣興竝寓意。幾曾歷險親履巉巖巔。我之所云。則在錦城以西。桃關外。納窪天。赦相延連。語言之所不通。人跡之所罕到。于是處也。則有印籠以居。糴糶以食之。金川。夜郎自大。侮鄰部。相與詭譎爲攀援。逍遙河上等遊盤。使我師老棲荒巒。告功不時烽未息。宵衣旰食增愁歎。予哀征夫命。

相釐使我戍卒及早還。度晉越秦未彌月。劍閣亦復衝霜攀。拾級宵磴幽。飲馬冰澌間。此時頗有奏章到。謂棧道險祇不過如塞上山。蜀道非難豈真難於上青天。太白聽此想應笑破顏。番窟冰途寬不徑尺。下臨千仞澗。上倚凌雲壁。以繩繫馬驚厖。伏波硠礚般其雷。設非士卒同辛苦。安能成功迅速歸來哉。碉樓失其崔嵬。巴郎刮耳夜戶開。昔聞格豚魚。今見服狼豺。休連儲胥。安避虎蛇。孽爾雞豚。藝爾桑麻。卻履劍閣如平地。凱歌士卒咸歸家。蜀道非難豈真難於上青天。迴思籌邊去歲。不禁西望猶咨嗟。

岳鍾琪入覲詩以賜之。

劍佩歸朝嬰鏖翁。番巢單騎志何雄。功成淮蔡無慚李。翼奮澠池不獨馮。早建奇勳能鼓勇。重頒上爵特褒忠。西南保障資猷略。前席敷陳每日中。

總督策楞奏報川省豐收既用欣然并成是詩示之。

會聞兵後鮮逢年。日夜憂心繫蜀川。詎我包蒙能解網。今卷下詔班師。赦金會罪時。有大君無物不包蒙之句。戒伊迷復不更絃。狼煙幸得銷荒戍。魚夢欣教遍大田。蒿目瘡痍初起候。漫誇豐豫勉蕃宣。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

初定金川第一之一

文二首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五后續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薰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搆毀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爲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獯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三日。禱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略酒以行。天日和昃。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觀聳躍。罔不怵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赴劍關。絕川江。凌桃關之巖。徑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略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

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奸會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碣。堅碣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堅。而番酋駭瞿駭喙。稽首請降。經略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淪且借焉。慮不允所請。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皇祖朔漠。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維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紆。獫狁之故。我張我伐。獫狁之故。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敕功稍稍。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恆。汝往視之。朕咨於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熊。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恆拜稽首。臣敢弗蘂。既禱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日良爾吉。以偵以譟。如鬼如蛾。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鋒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鞞大膊。期目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棟。度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赳赳鍾琪。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旣揚。無疆惟慶。

實勝寺碑記

去歲夏。視師金川者。久而弗告其功。且苦會之恃其碉也。則創爲以碉攻碉之說。將築碉焉。朕謂攻碉已下策。今乃命攻碉者而爲之築碉。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全無策矣。爲之潏然。因憶敬觀列朝實錄。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今之人。猶昔之人也。則命於西山之麓。設爲石碉也者。而簡飲飛之士以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更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統之以行。且厚集諸路之師。期必濟厥事。賴天之祐。大功以成。此固經略智勇兼用。揚我武。會長畏威懷德。厥角請命。是以敵愾以往者。率中道而歸。竊恨未施其長技。有餘怒焉。記不云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雲梯之習。猶是志也。而卽以成功。則是地者。豈非綏靖之先聲。繼武之昭度哉。因命擇向庀材。建寺於碉之側。名之曰實勝。夫已習之藝。不可廢。已奏之績。不可忘。於是合成功之旅。立爲健銳雲梯營。

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間。亦依山爲礪。以肖刮耳勒歪之境。昔我太宗皇帝。嘗以偏師破明十三萬衆。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其烈。夫金川叢爾窮番。豈明師比。然略昆明而穿池。勝僑如而名子。其識弗忘一也。漢書訓礪作雕。礪爲石室。而雕則若雕鷲之棲云者。皆非是。蓋西南夷語。彼中呼樓居。其音爲礪云。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一

詩四十五首

宴準噶爾夷使丁卯

敬承庭訓戒嘉兵。西師始自康熙五十四年。雖屢報捷。迄未奏鞏庭掃穴之功。至雍正十年。大勝準噶爾于額爾德尼昭。敵氣震懾。我皇老爰定罷兵之議。朕即位之初。彼屢遣使。猶以定邊為辭。將激我復興師旅。而不允其請。亦不與師。且明曉以利。害。近則屢請安進貢。恭順有加矣。底事犁庭剪駭。宛馬已看來萬里。準噶爾接哈薩克部落。古大宛也。準噶爾向惟貢貂。今加進馬。以表其敬。蓋自大宛得屠蘇應許。預元正冠裳陪處卿雲擁。詔護傳時瑞鳳鳴。守在四夷常勗志。敢誇馭遠有權衡。

準噶爾所進大宛馬。名之曰如意驄。命郎世寧為圖。而繫以詩。戊辰

凹凸丹青法。唐尉遲乙僧善凹凸花畫。法。乙僧亦外國人也。流傳自海西。世寧。西人。宛看龍是性。何用月為題。籟霧權奇勝。嘶風閭闔

低。貳師曾未遣。禮義固金隄。西師始自康熙年間。至雍正十年大勝之後。遂定罷兵之議。朕即位後。彼屢遣使。以定邊為詞。將激我興師。朕不允其請。近則恭順有加。向惟貢貂。今更進馬矣。

曲宴外藩甲戌

例事懷柔不可刪。朝家外戶屬瀛寰。有來嘉客或姻黨。用洽歡情值燕閒。舞就魚龍春豔發。酒行杯罍露瀼頰。渠搜又有新歸朔。錫宴均教預未班。時準噶爾台吉策凌等。舉部內屬。以未出痘。先遣其宰桑和統等入覲。亦命預宴。

恭奉皇太后啓蹕幸避暑山莊之作有序

溯豐鎬發祥之地。靈萃萬年。憶椒籘躬薦之秋。星周一紀。載瞻祖烈。祇謁丹邱。爰諏日至之上旬。適度天中之令節。敬扶安輦。暫駐山莊。時則準噶爾部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率衆來歸。迎鑾肆覲。用卽卷阿之勝境。錫茲湛露之鴻儀。迨夫候屆金巵。迺復時巡東國。禮因事舉。詩以日增。啓蹕初程。命篇伊始。

追遠柔遐慶典覃。天中卜吉啓行驂。東巡五載茲惟倍。前以乾隆癸亥至盛京。閱今十年餘矣。西極四夷彼剽三。西極四部。曰準噶爾。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輝特。策凌等則都爾伯特部也。

計里方欣日正永。清塵喜值雨霑甘。山莊避暑今年信。家法欽承敢卽耽。

懷柔縣

此役示懷柔。七月。自避暑山莊啓程往吉林。塞外候寒。於行邁爲宜。且早至旬月者。實以宴資新歸誠之都爾伯特台吉等。彼皆未出痘。故不可令至京也。因之度古州。山川繚似繡。禾

黍綠如油。絃誦牛刀試。布韋鴻漸求。前朝烽堠在。何事守徒修。

至避暑山莊日。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接見。

路左傾誠候屬車。來歸憐遠自員渠。識時稱傑惟嘉爾。敷德賓遐何有予。錫爵都教加袞服。賜殮還擬賦嘉魚。一家中外歡言暢。底事周官藉象胥。

流杯亭小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

宛轉清流繞石渠。羽觴小宴款康居。呼前手賜笑言接。喜可身循禮法初。荒略從來事杯飲。傾誠那解飾虛譽。囊蹠錦段頒中禁。滿載歸教豔拂廬。

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郡王策凌烏巴什等於萬樹園詩以紀事

萬樹參天煥曙霞。穹廬酒醴樂柔遐。薰風五月偏含爽。湛露三巡共拜嘉。天與人歸寧可拒。茅分爵錫自應加。徵招應律歡情洽。試聽編鐘設虞牙。渠搜何必鎮天驕。來賀傾誠不憚遙。外廐馬爲中廐獻。新賓人併舊賓邀。時四十九旗札薩克。并齊海諸郡王、公、台吉。畢集行在。皆令入宴。鑲鑄自可隨方俗。冠服同教式本朝。策凌等入覲後。卽奏以冠服。俱從本朝之制。避暑匪今廬惠遠。千秋家法仰仁堯。

山莊鐙詞八首

傍晚山雲靜碧空。芳園萬樹幕當中。鑲鑄君長新來享。應許觀燈示大同。火樹騰輝映綠雲。鳳簫聲應鹿鳴聞。御園節景年年賞。誰識山莊迥出羣。巖風入夕覺輕寒。五月煙花快意看。更向幔城舉首望。鍾峯早挂玉輪圓。玉蛾火蕊勢飄蕭。借助琳巒落翠標。今歲不惟逢閏月。都稱閏得上元宵。玉塞天寬不礙月。雲莊夜靜恰宜燈。法輪輝朗空王現。膜拜殊勝碧眼僧。何必夏惟夜方短。果然燈與月爲緣。黃沙青海胥來賀。湛露薰風普預筵。

龍膏鶴燄光明藏。翠柏青楓澹蕩宵。嘉客欣看千帳會。詞臣漫詡九瀛朝。
倒梳吞刀百戲陳。昇平歌裏踏燈輪。重裊列坐歡情洽。底用通言藉舌人。

山莊燈夕錫宴聯句有序

蕤賓應律。朱輅方陳。遵祖制以行時。奉安輿而避暑。乃有員渠部長。款玉塞以來王。因茲風土清嘉。就仙莊而祇覲。用大柔懷之義。聿隆燕愷之恩。萬樹園開。合舊旅新賓而伸笑語。三巡爵徧。敝名藩渠帥以賦龍光。喜因閏夏之餘涼。復舉上元之往例。雲屏風靜。冰宇天寬。百道虹流。恍入恆春之界。千枝錦燦。同來不夜之城。載集詞臣。共揚盛事。調變柏梁之舊。近體聯牋。鑲分石鼎之章。七言遞奏。

御製西極來賓示寵章。昇平燈宴錫山莊。欲因柔遠非誇富。

早識歸仁敢恃強。嘉興朝正同燕衍。快當避暑愜清涼。詩吟樂愷周遐邇。臣傅占合豐盈協雨暘。萬樹芳

園煙霧羃。三霄佳夕露瀼瀼。乍教貔虎陳仙仗。臣陳世倌

御製更幻魚龍集廣場。望過東岡月猶朗。節逾北至夜初長。穹窿圓幕卿雲擁。

左右賓筵綺席張。熠熠鸞鸞呈錦繡。呦呦鳴鹿應笙簧。蛭膏爛處明宮柳。臣劉統勳鶴燄高時出苑墻。塔現玲

瓏森寶網。花敷頃刻燦螢囊。玉蛾來往飛如織。臣汪由敦

御製銀蝶參差舞欲狂。拔地虹流峰樹射。殷天雷碾塞雲翔。上元不夜渾今夜。

勝事無方洽四方。素醜擢毫團窟桂。赤鳥刷羽燭樽桑。蓬山忽訝六鼈戴。臣方觀承朱闕欣看五鳳翔。枝聳珊

瑚搖碧海。匱堆韎韜映朝陽。星毬結字分還合。臣介福

御冰鏡排輪低復昂。燁爍聲中山答響。輝煌影裏水翻光。天開奇景龍沙創。

序借新年燕綵颺。吐火吞刀爭獻伎。尋橦履索列成行。折腰引手盤旋架。臣嵩急拍高歌上下吭。捷逞都

盧紛雜沓。樂陳僭味震礪。紅雲一片揚旌旆。臣錢維城

御綠蜀雙馳過驪驕。翡翠翎垂文士帽。時命尙書劉統勳協辦陝甘總督統勳乞翎因以賜之麒麟錦製外臣裳。巨羅瀆乳三巡遍。

甲煎沉檀百和香。跋浪長鯨動鱗甲。撒空掣電耀精芒。錦棚未散靈絲會。臣程景伊絳紙還烘樺燭裝。重聽踏

歌喧象板無煩競。渡楫沙棠黃梅氣爽清。文囿臣陳憲華

御紅藕風多襲御牀。珠勒馬頰天廐秣。蹴蔬羊出大官湘。按陸游詩有蹴蔬羊之句注謂有人常食菜忽食羊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云云然國語及蒙古語

凡驛程食物謂之舒蔬蔬音相近陸詩或訛用此注語反覺牽強傳柑一例同堂陞。

奉費千羣共享王。新舊藩邦都侍從。暖寒歲令總麻祥。團圞接坐依華幄。臣王際華次第呼名賜玉漿。燕笑親

聆天語近。鴻篇宣示聖恩洋。遊從瑤島歡何極。臣張泰開

御禁放金吾漏未央。長夏尙徵春有象。寰瀛真見悅无疆。欽承家法聯中外。鞏固金甌奕葉慶。

準噶爾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歸誠信至詩以識事。

惠逮條枝宴賚陪。

駐避暑山莊。賜宴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封以王、公、等爵。命返遊牧。

烏孫又報挈羣來。敢云德化俾苗格。信是天恩致宇

恢。重賞崇封吾豈靳。推心置腹彼何猜。山莊計日應重到。

將以冬月復臨熱河。晉見施恩。

深意當年萬載培。

卽事

宵衣報到軍書來。遠人歸服萬帳偕。安之榮之滿彼懷。更籌游牧俾宇恢。次第指揮疇咨妥。中樞草諭詎待坐。平原獵騎已久延。草淺兔肥試馭娑。須臾馳呈諭草看。據鞍筆削寧辭瑣。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卻又可。

冬至次日。啓蹕再幸避暑山莊。卽事言懷。有序

粵惟今夏。序屆天中。當西渠來覲之辰。適東國時巡之會。爰臨仙館。慰彼瞻依。廣錫崇封。沛予膏澤。

繼而西藩部長。歸誠而均籲來同。

時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等。均率其屬款關內附。

時乃豐邑祖陵展謁。而方勤遠

駕。念彼生於邊塞。入都則痘症足虞。因而再幸山莊。頒賚而燕衍斯溥。次惟三宿。期匝一旬。良由典重郊禋。屆一陽之來復。更以節逢慈慶。祝萬壽之無疆。茲惟時哉。不遑遐處。無非事者。用示懷柔。長句述情。新篇紀事。

夙識義經不省方。和鸞御事幸山莊。惟欽昨始禋穹昊。必告朝還謁壽康。澤逮新歸盡鳧藻。勞因屢駕鷹龍驤。懷柔豈耽遊豫。戎索方籌永奠疆。

駐蹕密雲縣行宮作

塗火遄程指熱河。新藩嘉與錫恩波。吉稱五十師三十。一日兼行倍半過。是日行一百四十里。

行宮暖燭玉蟲掛。列帳人寒念在心。經國遠猷應盡悉。不然豈厭九重深。

至避暑山莊日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接見

冬節山莊此重去聲。尋衝寒爲慰遠藩心。開疆擴土非吾志。機輟人歸藉帝臨。朕自登極以來。初無用兵意。邇年準夷內亂。其奪相仍。都爾伯

特、輝特、和碩特、諸台吉率衆來歸。先後接踵。既當爲降人籌久長計。且實有可乘之機。皆藉上蒼默眷云。迎蹕翹瞻猶卉服。詰朝寵錫易華簪。薰風五月員渠宴。

壁上新詩一再吟。

錫封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謝恩朝見詩以紀事

初秋款塞柏冬權。山館來迎表寸丹。阿睦爾撒納以七月至。即請入覲。朕因命俟東巡回蹕至熱河迎謁。中國懷柔寧過厚。遠人禮數且從寬。

乍瞻大典身猶踉。得廁親藩意倍歡。阿睦爾撒納同來歸附。渠長二十餘人。各賜郡王、貝勒、公、封爵。均命爲札薩克。與內札薩克諸藩等。寵示諸侯王上位。

漢家終是畏呼韓。

賜宴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詩以紀事

黃幄高張宴析支。懷音內面後先隨。敷文底事稱干羽。施惠何難與解推。疆場都欣効奔走。命阿睦爾撒納赴北路軍營以

來。年出師。衣冠已覺習威儀。來歸諸台吉。皆賜冠。晚來燈景還教預。恰值冰輪正滿時。是日仲冬。意甚踴躍。

卽事

松塢雲莊往復還。新藩三接恰餘閒。歸心底限窮邊外。繼踵頻來數月間。今年兩至熱河。五月中。歸城之部。爾伯特台吉策凌等迎謁。加恩燕饗。

錫爵有差。北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繼至。復以冬至後駐山莊。受朝錫饗。如初。頃烏良海宰桑碼木特等降附。則因其已出痘。即於京師見之。便擬皇風浹西海。果然積雪看南山。南山積雪。爲三十六景之一。舊作有。留觀直待到深冬之句。

乙亥春帖子

淑氣自東來。生機達嫩芽。老人書亥字。壽世共春臺。

款塞聯翩集泮林。人歸天與志惟欽。德威速共東風佈。西極均懷面內心。

乙亥元旦乙亥

青旗東陸肇三陽。發歲開春迓萬祥。寰海耕桑祈有慶。茲寧福壽祝無疆。

天禧暘雨協洪範。月竊衣冠會建章。時內屬之烏梁海部碼木特等。咸與朝正之會。敬畏一心恆不息。更籌戎索尊遐方。

正月二日曲宴廷臣

秦階園煦麗。路寢向陽開。共迓青韶祚。堪陳白獸杯。在懸編磬舉。入綴七槃迴。簪黻頒新附。薩拉爾、碼木特。皆命爲內大臣。

是日亦在座。提封奠極垓。五言羣可賦。三爵漫須催。莫我稱揚亟。佇茲弼亮才。

祈穀禮成述事

祈年寶殿集諸祥。祭重初辛典制詳。恰慶元正符歲德。喜臨人日祝金穰。時和農稔陳恆願。天與人歸沐
寵光。更冀鴻禧奠西極。王臣率土樂安康。時準夷內亂。來歸者接踵。因命出師戡定之。

新正小宴外藩

樂懸爵圻設昌辰。笑語無須藉舌人。曼衍魚龍戲百技。髡髻撲跌力千鈞。近筵賜飲酬嘉客。列座傾心稱
世臣。百歲懷柔安牧圉。卽看月竈普來賓。

上元燈詞

燈事樓西萬景融。晚來更定紫瀾風。人和歲美叨天賜。合展新圖共慶豐。
受吏康居復呼偈。來庭烏弋與黃支。去年萬樹園中景。去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先後歸附。宴於避暑山莊萬樹園。皆設火戲。賦於詞紀之。

例此重開莫漫遲。

螯背銀山雪海濤。宜人節物玉梁糕。乍見青煙飛碧落。旋看翠火綴蒲萄。
捷報春雷是喜聲。功參棗籥蟄蟲驚。明朝試向東園看。綴樹花開萬朵榮。
炬樹千行輝鶴燄。星橋百道爛蛻膏。宋家兄弟墳篋叶。一自清貞一自豪。
吉祥雲擁慶霄樓。王母來臨樓上頭。祝壽外藩將內吏。承歡萬載復千秋。
玉蛾銀燕一番新。今歲元宵倍可人。只有西山剛對座。年年如是翠嶙峋。

已看火樹呈嘉夜。益冀瓊花被大田。百歲昇平匪易致。持盈惟日勵乾乾。

二月朔日復雪

先集纔看霰。頻施恰及春。山如重戴玉。池似屢鎔銀。優渥三農慶。欽承大造仁。獨思郊野外。寧乏凍僵人。落迴纔飄墮。鋪墀漸委繁。過時休頌瑞。及凍得稱恩。乍覺斂雞樹。何須宴兔園。遐心到齊魯。曾否遍斯番。入畫堪稱活。乘春普被膏。梅心真是潔。松頂得能高。融溜垂鴛瓦。餘寒切毳袍。王臣奠西海。跋涉庶勤勞。
將軍班第、永常等、帥西北兩路官兵、進討準噶爾、時已在途、故念及之。

河南巡撫蔣炳奏報得雪

優霑春雪報中州。慶為三農卜麥秋。亦慮征人勞跋涉。權其輕重喜勝憂。
時四征軍士分隊進發方歷豫境。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二一

詩四十九首

恭謁景陵敬成長句有序 乙亥

皇祖陟遐於今三十餘載。每謁景陵。追遡音容。不勝感痛。今歲適有西師之役。蓋準夷自皇祖時。恃其險遠。鴟張絕漠。比遭篡奪。部衆分奔。內屬者。襁至踵接。因命帥師。徂定仰藉鴻庥。敬成夙志。祇申默禱。紀以長言。

比歲來瞻匪事頻。吾衷有願此虔申。音容日遠仍如昔。松柏雲森又報春。伊古一人信巍蕩。大清九寓盡臣民。西師欲蒞當年志。還冀鴻庥奠漠垠。

卽事

北地春艱雨。例事衆所知。近年頻霈澤。深感造物私。或云南巡後。風氣隱相隨。其然豈其然。天道或轉移。利農吾爲慰。進人吾爲疑。用邵雍事。替有詩駁之。焉有枚卜重。一鳥操其機。今歲又厚幸。春霖遍且時。下隰或沮洳。高原及一犁。高原固甚佳。下隰虞耕遲。以此轉盼晴。蜀望寧有涯。近畿膏已霑。遠省復縈思。聞密河南北。

報遠山陝西。撫臣更有言。云誠時雨師。陝西巡撫陳宏謀。奏各屬雖有微雪。仍望雨澤。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連雨霽足。時西路官兵。正歷其境。臣民喜悅。以爲時雨之師。時雨則何當。天恩敢弗寅。綏遠固要政。劭農要倍之。但期禾黍豐。跋涉衆寧辭。序佳幾務閒。應我心暫怡。心暫怡豈能。一刻千里馳。

恭謁秦陵啓蹕之作。

命師奠西極。有事告二陵。我東曰歸時。我心西悲生。耕藉並問安。月吏對明廷。諸務旣備舉。啓蹕發前旌。一心憶冠劍。二十易霜星。三宿不爲遙。覺如萬里程。

恭謁秦陵有序

準噶爾自皇祖時。策妄阿拉布坦恃遠跳梁。卽以命將致討。我皇考欲繼前志。議以兩路進勦。適值噶爾丹策凌方肆鴟張。未及剪盪。旋卽罷師。踐祚以來。亦惟置之度外。羈縻而已。比者遠瓦齊篡奪。頻仍諸部瓦解。名王部落接踵內屬。機不可失。義有必伸。爰命大臣統新附之衆。益以八旗良騎。分路致討。冀以仰成皇考未竟之緒。祇謁山陵。祈垂默佑云。

橋山儀樹鬱葱然。憑几悲深忽廿年。承昔懷柔綏月竊。逮今歸順接祁連。乘時欲事日中甕。命將因寧漠外邊。先志敬成何敢必。尙希景佑奏功遄。

涿鹿行

經臨涿鹿城。因歌涿鹿行。太行濕水互表裏。杏村柳陌過清明。閭閻氣象略溫飽。聞道去年秋頗好。未經見豈無饑寒。粉飾詞虞出官巧。軒轅熊罷靖蚩尤。耕桑今日三輔稠。懷音狼臙與石留。薄伐桀人全功收。流沙西被戎索修。

曉

夢迴衾幃清。簷禽纔啁聲。舉帷視窻紙。吻听猶未明。就枕擬續眠。常侍忽乘檠。曰有邊報來。馳奏傳軍情。立起籌事機。匪博求衣名。

準噶爾台吉噶爾藏多爾濟歸化信至。詩以紀事。

呼偈披忱寵賜新。夙沙交臂又來賓。命師底用張三伐。西北兩路所用薩拉爾、阿睦爾撒納、皆率先降附之準噶爾部衆。將軍班第、永常董帥之而已。本欲以餘力舉之。故

禡牙、命將、諸典。禮。皆未舉行。安遠惟因恤兆人。先是檄諭諸部。因遠瓦齊基羣。肆虐荼毒。諸部出師本意。惟以伐罪寧人。遠近聞風傾附。耕者不變。咸慶來蘇。正喜捷音來禁苑。

還期鞠旅共賢臣。水西流處均東面。天佑欽承倍敬寅。

屢聞西師所指。降歸者衆。七字成詩一篇示志。

教寧西極川偏軍。天與人歸敬受欣。每至夜分遙檄問。所希日繼喜音聞。有征已是無交戰。率附常稱不

變芸。噶爾藏、多爾濟等。率屬來歸。會云。大兵過時。我屬人等。仍照常耕種。賊心向化。籌畫兩朝光烈在。覲揚惟謹敢云云。

雨四月十日

屢陰猶切念。大霈始紓懷。溜響垂檐杳。津流積砌階。可期雙種麥。謂春麥秋麥也。聽過西時牌。正爾心生慰。軍書

又報佳。是日北路軍營奏報。寇魯馬台吉納穆略。率所部千六百餘戶來歸。

雨四月二
十七日

好雨催清夢。輕衾那忍眠。屢符旬日節。正逮麥秋天。侵曉雲容重。繼霑夏景妍。每懷庶績順。時軍中屢有喜音。益漿迎師。

並無拒敵者。益切一心虔。

玉河雨泛至玉泉

地靈神爽靈。誠求每響應。夜雨惜未霑。肅籟繼霑更。簇雲朝復濃。陣雨輕繞迎。煙光暗遠山。珠點驟明鏡。時四北路官兵所至。諸部迎降。計日已抵伊犁。

一心詎敢盈。萬幾惟益敬。

西師底定伊犁。捷音至。詩以述事。

乘時命將定條枝。天佑人歸捷報馳。無戰有征安絕域。壺漿簞食迎去聲王師。據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稱。大

緒釋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骸之勞。救邊掃穴。實吉所未有。兩朝締構敢云繼。百世寧綏有所思。好雨優霑土宇拓。敬心那

為慰心移。

西直門外

北郊卜祭方希澤。好雨依旬大利農。禾黍勃然如助長。往來似此得稀逢。告功況值精禋舉。歸化仍傳遠部從。時兩路官兵直抵伊犁。收撫準噶爾部衆。大功迅奏。以六月朔祇告太廟。先期一日進宮。而伊犁河西諸部。聞風歸降者接踵。軍營日有捷報。諸務允稱臻美吉。一心惟有勵寅恭。

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述事

告成獨祀異嘗蒸。太室薰風瑞靄凝。梗化昔延六十載。準噶爾部自策妄阿拉布坦於聖祖時。恃遠驕張。厥後基弒類仍。遭誅者六十餘年矣。懷恩今挈

百千朋。伊犁遼阻奚堪恃。列祖威靈實式憑。久計永安方塵念。敢因歲事忘兢兢。

阿玉錫歌

阿玉錫者伊何人。準噶爾屬司牧臣。其法獲罪應剄臂。何不卽斬犯厥尊。徒步萬里來向化。育之塞外先

朝恩。事在雍正十一年。薩拉爾來述其事。云卽彼中勇絕倫。持銃迎面未及發。直進手奪無逡巡。召見賜銀擢侍衛。

卽命先驅清漠塵。我師直入定伊犁。達瓦齊聚近萬軍。鼓其螳臂欲借一。依山據淖爲營屯。我兩將軍阿

爾撒納。重諮議。以此衆戰玉石焚。廟謨本欲安絕域。捷伐毋乃違皇仁。健卒掄選二十二。曰阿玉錫統其

羣。曰巴圖濟爾噶爾。去年投誠。封郡王。訥及察哈什副以進。此人乃我師至伊犁。新投誠之宰桑。阿玉錫喜曰固當。去廿五

人氣摩青旻。銜枚夜襲覘賊向。如萬祖父臨兒孫。大聲策馬入敵壘。厥角披靡相躡奔。降者六千五百騎。

阿玉錫手大纛。塞達瓦齊攜近千騎。駝走喙息嗟難存。荆軻孟賁一夫勇。徒以藉甚人稱論。神勇有如阿

玉錫。知方亦復知報恩。今我作歌壯生色。千秋以後斯人聞。

平定準噶爾功成恭上皇太后徽號御殿受賀詩以言志

從來西北不庭方。戡亂聊攜數月糧。何必先驅張撻伐。早知載道迎去聲。壺漿遐荒底定千秋晏。徽號欣承

愛日慶。豈不慰思寧。卽慰訓垂文子懼方長。

六月十八日午門受俘

雷霆申宿令。是夜大雷雨。曉卽晴霽。閭闔受新俘。詎乃恩全背。巴朗。孟克或木爾。去年隨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歸化者。至六月間。二人乃叛去。安能誅竟逋。羅

藏丹津。雍正二年反去者。我師至伊。翠。彼卽請降。以事既久。故而弗誅。緝兇新附奮。巴朗等皆新降。諸宰桑所相獲者。宥命舊奸盟。謂羅卜藏丹津。白練陳班末。雙頑肆

市衢。謂巴朗。孟克或木爾。快晴天意順。大禮衆情愉。益切欽心鏡。永懷鞏帝國。

熱六月二十四日

雨後喜時晴。暄潤愜人心。禾黍如助長。吐穗蔚森森。雖有清風來。而當朱夏臨。廣廈覺炎蒸。閭閻益難禁。

豈不憶山莊。避暑暑弗侵。去歲以宴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故。暑月在山莊。真覺清涼。既慮多勞思。更恐弛敬欽。協紀順天時。解慍緬

虞琴。卽看日上階。何以惜流陰。

恭奉皇太后幸塞外啓程之作

西戎底定。素節方臨。將宴凱旋之師。亦賜新歸以爵。載塗者有需時日。乘暇而先舉。猶蒐覲。謁便以

木蘭。燕行仍於山館。匪效上林之爲。周陸繁重。爰示我朝之度。振古如斯。用誌言懷。無非事者。

曠日金風發蹕旌。武成愷樂愜輿情。分茅有待均頒惠。鏃矢方將大會盟。萬里伊犁朝北極。三秋多稼閱西成。安輿可識增忻豫。福壽駢臻算介瀛。

出古北口

霽景嶙峋朗曉山。古來控北數上聲雄關。常修塞獮三秋過。早見巖楓一樹殷。埤垵幾重就頽廢。工商萬室輾鬪闌。於今惟庶懷柔備。外戶伊犁詎此間。

常山路行宮。疊舊作韻。

行宮向題句。勒壁跡成前。此日方綏遠。流沙已擴邊。凱歸應勞酒。新附合賓筵。翠罕臨遙塞。黃雲閱有年。窻間一响靜。霽後萬峰妍。詎曰今無事。吾方未息肩。

駐蹕避暑山莊作

中外而今果一家。止戈奉朔邁流沙。兩臨先是曾施惠。去歲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來歸。以五月宴於山莊。北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繼至。十一月再至山莊錫宴。大賚茲番永定遐。雲館桂芳秋正半。山田黍熟歲云嘉。勤民繼武願俱愜。惟日孜孜敬益加。

熱河啓蹕幸木蘭之作

數日山莊慶典循。木蘭時屆鹿牲。白露後。鹿始出擊而鳴。人肖其聲。可呼而至。國語曰木蘭。今即為圍場之通稱矣。獲韃早候一千騎。蒙古備圍。例以一千二百。舉成。數云。村落都看三百困。向北添衣涼益峭。自西馳牘喜猶頻。新降蒙古將至哈薩克。近亦有遣使歸化之信。今年秋獮增佳話。

日有條枝執豹人。諸宰桑有命爲侍衛供役者。

駐蹕興安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等來謁詩以紀事。

定遠非勞一矢加。仰流鱗集不辭遐。烏孫歸去新蒙號。麟得頻來共拜嘉。開宴旋當賚黼黻。俟至熱河合新舊諸蒙古

射虎行

虞人來報虎負嵎。羽林親率往斃諸。度岡絕壑不數里。榛叢早見藏於菟。銛鎗如雪周遭布。眈眈有猛無逃處。忽然挺走衆辟易。欲往前山據深樹。安吉驄如闕虎踞。二馬名。闕虎驄今老矣。是日所御者。乃安吉驄云。 簡雲一策飛烏愁。

追奈肯使牛哀逸。夏服在右烏號柔。馥然中要只一矢。炳文高架駝峰紫。厄魯辭舌頰威稜。是日新附諸厄魯特台吉適至。 笑謂今朝偶然耳。

命噶爾藏多爾濟諸台吉隨圍卽事得句

懷惠無勞詠匪茹。囊韃左右聽相於。底須巖辭椽爲弋。自有興安周作陸。子弟三韓善枉矢。後先四部響穿鏢。厄魯特四姓。又謂之衛拉特四部。 山莊指日旋清蹕。凱宴還廐零露漙。

九日波羅河屯行宮作

秋。彌言從塞上。還行宮佳節值清閒。花飴惠速鏢鏑長。綵筆吟聯侍從班。數朶金鈴還栗里。三峰玉架儼

龍山。行宮東山三峰。立名筆架山。詔人萬古如斯景。河畔盈盈月一彎。

木蘭迴蹕駐避暑山莊三首

背指木蘭山。迢迢清蹕還。祈農誠有慶。勤政本無閒。疊樹留紅錦。孤峰削翠鬟。雲容浮動處。得句率其閒。偶寄林泉賞。休言松菊存。含飴切深憶。繼武識前言。山靜心逾淡。秋長氣尙溫。明朝開麗正。山莊前官門名。新附遍加恩。

雲色避空宇。秋聲冷澗泉。飛鴻下沙渚。鳴鹿隔林煙。何必惜花柳。端宜親簡編。慈闈常侍奉。松鶴祝延年。

山莊內皇太后所御宮。名曰松鶴齋。

宴噶爾藏多爾濟等卽席得句

風清日朗好秋時。嘉會新藩式燕儀。衆建一如札薩克。悉臣今逮綽羅斯。四衛拉特綽羅斯氏爲彼中正派。向未內附。茲始封噶爾藏多爾濟爲綽羅斯汗。其餘王公及札薩克。以次分封。如喀爾喀及內四十九旗之制。露灑畢令霑三爵。蒙古善飲酒。而厄魯特爲尤甚。是日。汗王及諸台吉。皆手賜三爵。月上仍教閱九枝。是夕。陳煙火。詎我懷柔能致遠。神堯威惠萬年垂。

萬樹園燈詞

舉首鍾峰月正圓。蓮花萬樹爛輝鮮。乍教秋夕成春夕。共道今年勝去年。饒得鈞耆昔受盟。賜觀燈事沐光榮。綽羅斯氏彼中貴。共拜新恩奉大清。

底須節物玉梁餤。菊酒纔過興尙豪。四面雲山絕頂處。勝他元冑共登高。

黃幕穹廬向遠開。燈光月色共徘徊。紫霞滿酌親分賜。毳服儒冠雜選來。

內、外蒙古汗、王、台吉、以次召至御前賜酒。內廷詞臣亦得與賜。

煙火三番萬樹園。

去歲夏宴都爾伯特。冬宴輝特、和碩特。今始合四部衛拉特。而封以汗、王各爵。

銀花高下玉蛾繁。今宵未弛今吾禁。自九月十三至十五。凡

三都道居然度上元。

蜿膏鶴飲千重豔。雞踏龍銜萬種奇。最愛鹿鳴青嶂外。分明鼓瑟譜周詩。

照夜鏡華陳雁塞。借春碧海戴鼈山。綵箋書得新詞就。庶韻還催侍從班。

九月龍堆了不寒。金鳧銀燕萬枝攢。恩膏永欲遐方被。宴賞寧尋一己歡。

定北將軍班第。遣人解達瓦齊至。御午門受俘。

鴛瓦繽紛積瑞銀。受俘軍禮舉重新。今夏獲叛臣巴朗。曾御門受俘。

丹墀羣辟齊肩侍。白組名王繫頸陳。天德好生還貸

死。達瓦齊雖虐亂準噶爾部。實未敢犯我戎索。故特寬其死。祇令幽繫部中。

海濱多蹇又逢屯。

準噶爾部邇年屢遭兵燹。今俘致達瓦齊。意謂自今略定。不意阿睦爾撒納百恩滔過。雖不日成擒。而目下窮夷不

免沙蟲之嘆。

刑曹憲典聊遲待。

例應兵部奏獻俘囚後。付刑部行刑。以救達瓦齊死故。祇令付理藩院安置。

指日歐刀割叛臣。

詠龍泉盤子丁丑

乾隆二十年五月。平定伊犁。其明年侍衛哈青阿自軍營歸。攜古盜盤一。云得之吐魯蕃。蓋宋龍泉
審也。回人掘地而出。以盛乳渣。則夏不敗。哈青阿以幣易之。宋時其地為遼夏所隔。不應達彼。元世

祖平西北二百餘國。疆索最廣。是物流傳。當在其時。沙塞沈埋。五百餘載。今遠人內面。入我陶鈞。襲而藏之。用示柔遠。

盤子龍泉釉。陶成修內司。何年歸絕域。經歲翳沙陂。飽識羶漿味。寧無故土思。李陵儼人也。相較不如伊。

上元燈詞戊寅

從來燈與月爲期。增色佳期雪獨宜。先節已看紛六出。上元正喜剪千枝。

龍角杓攜又幹旋。碧霄珠鏡自年年。畿南宴賞卻成昨。同樂民情在眼前。

延樓錫宴例惟常。恰對山高水復長。即樓名也。昔日纔傳預夷使。今宵並賚有降王。準噶爾昔未臣服。遣使至都。值燈節。嘗令與宴。今執其可。

汗達五齊坤命。闕廷已數載矣。身叨侍從。得於上元夜。與諸王大臣承恩宴資樓下。

漢轉春星多瑞色。月臨霽雪是祥光。踏燈歌唱分明聽。惟願日時若雨暘。

一道飛煙萬朵蓮。花開頃刻謾稱仙。威光音裏普明界。笑指西樓忽隔年。

鳳城絲管燈如月。茅屋饑寒月是燈。酌劑盈虛雖有意。返還溘樸究何曾。

幻化樓臺乾闥城。三山景鳳巨鼉擎。月天子聽燈王法。不遣魚鱗點太清。

順時行慶列藩陪。戎索而今逮八垓。卻繾王臣尙于役。捷音願共爆催來。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

初定準噶爾第二之三

文五首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乙亥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驪奚。雖無恆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瀆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猶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措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隣蕃。闖入北塞。我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兩朝命將問罪。雖

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暴殘。喇嘛達爾札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札。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

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勦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天也。然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懷。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苒。夙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鵠。食豨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而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苗於路。我衆歡躍。謂有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視。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湏酒。獻其屠者。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旣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

不日逃。掄二十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鞞鞞。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藉。孰敢撓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廟受俘。凡此歲功。荷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諱。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昊天。撫薄海。兆庶悉臣。叶太祖、太宗、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聖祖、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邗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擻。數世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痼痼。如苗斯蠹。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痼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迺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暉暉。亦無滌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闔爾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叶曰綽羅

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
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
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巖，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
伊犁川。粵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冥。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
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
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
悔其遲。於恆有言，曰殺寧宥。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旣臣斯恩，
旣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憶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
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隸屬之宰桑，則歸之公，
如內八旗，外四十九旗，喀爾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內外一家，遐邇同風之言允符。昔我皇祖之定喀爾喀

也。建彙宗寺於多倫諾爾。以一衆志。式循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爲之記曰。皇天有輔德之私。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我國家撫有衆蒙古。詎準噶爾一部。終外王化。雖庸衆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豈其然哉。以我皇祖。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奠伊犁。勒銘格登山。朝四部落之衆。而錫之爵。賜之幣。式宴陳舞。可汗起。奉酒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默契大造。意若有待。是以遵養時晦。垂成弗爲。予小子敬承乾佑。以爲不可失者時。遲徊觀望。寧二聖付託藐躬之意。且此山莊。卽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賓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見準噶爾之衆。咸覲於此。豈非皇天無私。惟德之輔。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衛拉特之衆。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興黃教。故寺之式。卽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爲之。名之曰普寧者。蓋自是而雪山蔥嶺。以逮西海。恆河沙數。臣庶咸願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世界品。而述偈言。

抖贊轉輪王。功德甚深大。造寺於西域。其名三摩耶。逮今千歲餘。願海裝嚴就。肯彼須彌山。巍開凡三層。日月在兩肩。地金水風輪。其內小鐵圍。大鹹海水滿。持地障礙山。馬耳及善見。擔木並持軸。持雙凡七山。其中乃香水。其上堅手天。持鬘及恆橋。四天王所住。復有四方天。其數各以八。中乃忉利天。善見帝釋宮。欲界四天子。色界無色界。次第居其上。東曰勝神洲。小勝及勝勝。左右以次住。南曰瞻部洲。妙拂並小佛。

左右以次住。西曰牛賀洲。行道將小行。左右以次住。北曰俱盧洲。最勝復諂勝。左右以次住。供養佛無數。如普賢願海。復爲四色塔。義出陀羅尼。四智標功用。懿此避暑莊。古佛所游歷。較彼衛藏地。佛土無差別。有來衆蒙古。及新衛拉特。咸敬黃教人。爰作大利益。肖彼三摩耶。爲奉天人師。作此曼拏羅。嚴潔身口意。依法香泥塗。一切皆清淨。香花供養具。法螺法音聲。轉無量法輪。聚無量法衆。誦無量法寶。作無量法事。我聞普賢言。華藏莊嚴海。是毘盧遮那。往劫修行處。種種寶光明。大雲徧一切。捨身等塵刹。以昔願力住。徧十方國土。出苦向菩提。方便示調伏。世界所有塵。一一見法界。現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刹。大願周法界。一切化羣生。莊嚴從此出。西土及震旦。究竟無同異。衆生皆安隱。暨蠕動肖翹。遂生明佛性。稽首天人師。普賢行如是。

鐵章記

鐵章一。錯以金。方得寸有十分寸之五。博得十分寸之二。柄以木。方如之。博得十分寸之五。稍豐其上。刻若井藻。又櫛以窮。刻若華表柱之首。其長二寸。通章之博高。二寸有十分寸之七。藻上穿好綬約之。綬之窮爲蕃錦囊。覆垂章上。不可離。藏以髹盞。其文曰。厄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之章。華語所謂寶權大慶王也。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乞自達賴喇嘛。用梵書刻印。錫予以爲準。噶爾傳世之器。今年夏。旣平準夷。遂獲此章。釋致典。屬予旣訝鑲鐫君長。亦有世守法物也。而又憫達瓦齊不得辭毀。積之愆。若夫戒盈知

懼固不在區區抑埴之物矣。作鐵章記。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六

再定準噶爾第二之一

詩四十三首

冬夜懷軍前十四韻有序 乙亥

今年夏五月大兵定伊犁獲達瓦齊盡撫準噶爾之衆振旅策勦燕諸台吉於避暑山莊阿睦爾撒
納遷延途次潛遣人給取其孥約日颺去朕預有旨命駐烏里雅蘇台大臣防備阿睦爾撒納計不
行乃獨身竄煽其黨斷軍臺思乘間擾諸部爰命西北兩路兵進剿諸部嚮應雖叛人可計日就縛
而屆此嚴冬勞我師旅中宵廬念怒焉不能安寢撫事抒懷以遣永夕

千軍踰老上五月定伊犁盡撫準噶爾平聲生擒達瓦齊成功真太速居盛戒無倪天道滿招損人情利致

迷樊崇降頓悔哮拜志全攜狼子心終野鷹雖飽不棲傷心緣失楚伊犁既定阿睦爾撒納覲得為總台吉朕

拉特為四汗嫌畏已連氏阿睦爾撒納初叛包沁等二三小部望彼遂萌叛志為合知難固蠻封况各提阿睦爾撒納叛無所歸

魯特者諸部稔知叛人反王師因示討義問豈應稽念彼荷戈者仍吟擊鼓兮雪山經岨嶭鐵甲臥寒淒覆多詐當必不為所容為

此心常惻甯能樂獨祀馳書憐驛馬問夜達晨雞露布重殷佇永清綏狄鞮

書無逸口占

自塞外迴鑾尙未至御園政務稍暇欲一駐驂便遊萬壽玉泉諸勝命閣部本章及軍營奏報到即呈進其庶事引見俟回宮再理乃偶感寒兩日齋中避風書無逸遣暇率成是詩合是勤勞人偷閒擬三日閉戶養微疴懺悔書無逸

冬至南郊

南飛金翼影長時元時趨承帝幕垂拱北星辰環紫極被西聲教藉皇禧捧盈怵惕庶無斃嫌畏披猖致不期阿睦爾撒納因軍營大臣發其逆跡懼誅思遁而將軍等不能遵朕指示即時撿戮遂致逃竄正在發兵搜捕撻伐新俘冀重佑永寧邊海戢貞師

雪後悅心殿臘日

嘉平瓊島景清妍積瑞凝華靄霽煙剛覺天膏希邇日果然臘雪慶迎年粥香惟祝農祥應冰戲還思士氣霽正值伊犁傳悔罪伊犁宰桑喇嘛回人等初為阿睦爾撒納煽誘生變近乃深知背恩從逆之罪共思擒賊自贖竚看露布共春旋

元旦試筆丙子

爆竹聲中曙色昭敷天萬物迓初韶緒風端日均依律綵筆花箋又頌椒煦姬階冀一葉展鏗鏘陸樂八音調祈年勤政心無間思日孜孜肇歲朝

慈寧眉壽介屠麻誅蕩天門瑞鶴扶延美重庥垂萬禩勅幾熙績奉三無已看蕃長同朝朔佇俟渠魁又

獻俘法祖敬天遵聖訓持盈保泰鞏皇圖

新正重華宮

銅龍問安迴紫鳳披圖始屏展椒餘馨帖懸勝裁綺青宮奉時韶丹書凜敬止南望江鄉遙飢寒徧閭里西廬雪嶺外勞苦衆軍士萬方縱小康兩端切深揣方伯新奏雪邊郵亦報喜受俘指日期多稼三秋擬

丙子春帖子

歲紀重開子星杓又指寅天涯息征戰歌舞太平春

烏孫歸去各封汗協紀明時命五官訛正從前珠露海蒙古推步家謂之珠露海準噶爾舊有之茲以歸我版圖命何國宗等挈儀器往測晷度注之憲書以示同文

條風翹首向東看

新正小宴外藩

一家中外逮渠搜三接從來禮數優朵朵綵雲成瑞字灑灑霑露泛春籟肆筵每先去上元節列席教陪

歸義侯達瓦齊加恩封以王爵凡宴會皆令預之行慶底知心喜處即看積玉滿峰頭

春園節物始妍和綵服華茵嘉客多桂核蘭湘方授几花雲藕樹未分科毋俾底藉賓筵什易解教翻牧

馬歌樂部笛吹樂章中有牧馬歌蒙古曲也是日奏之遠使堪嘉知悔過也令預宴沐恩波伊犁吉寧宰桑等悔罪請贖自贖遣使輸誠是時使臣適至亦令入宴

祈穀禮成恭紀

祈辛兆祀禮皇乾。國本民依意倍虔。大武一元角繭栗。朱干八佾羽翬翩。去年曾是希鴻佑。上春祈穀成述。事有更翼鴻。

上元燈詞

年年有個上元來。燈月難逢雪色皑。遮莫紫姑還卜歲。恩膏早是麥根培。空中飛綫爍煙光。頃刻春臺遍煒煌。恰似青陽迴一氣。千葩萬卉總昌昌。南油西漆齊爭巧。翠火明燈各鬪奇。百歲休和匪易致。獨惟返樸庶予思。密葉攢枝皆鑲玉。蛭膏鶴燄總生花。茅檐繾彼多貧者。一盞糠燈對怨嗟。太乙虔祠祝有年。瑞雲頻疊積瓊田。廣陵聞說風光好。遙憶災餘恐未然。片時適己奢寧可。一日同民樂亦應。權衡輕重中難得。戒在丹書謹服膺。賢王舊習威儀秩。蕃長新叨黼黻加。起舞稱觴齊上壽。而今中外信同家。鼉負奇峰現三島。龍銜寶炬剪千枝。舞成天下太平字。先得吾心念在茲。

頻聞

頻聞西師信。脅從剿撫多。阿巴噶斯諸部脇從者。剿其渠魁。而撫其餘衆。所收入畜甚夥。渠魁就獲否。遲待音如何。華鏡從酬節。萬里懷枕戈。情知天助順。衆憤惟么麼。塗炭其鄂拓。契綸其綽羅。阿睦爾撒納素傑狡兇惡。誘達瓦齊。戕喇嘛多爾濟。迄知爲衆所共憤。計無復之。乃不得已。率所屬來歸。

幸竊恩遇。飢鷹忽來投。恩願曾無過。封狼終竄去。曾匪嚴辭訶。本意攘四部。事逆理則那。特計計今窮。奚賴三窟窠。獨庶王臣勞。浹歲契闊歌。更念歸化人。游牧廢寢訛。佇俟紅旗遞。集賽馳明駝。蒙古地。駝馬皆以駝。雪嶺兵氣銷。瀚海春風和。

夜雪

燃脂小詠玉蟲熬。銀砌鋪平報內曹。二月紐芽遲北地。六霰融土即春膏。無妨畫許王家絕。詎必詩稱蘇氏豪。獨繾王臣尚于役。落蘭應是滿弓刀。時將軍策楞等率師剿捕阿睦爾撒納。駐落克圖之地。落克圖急呼之則為落蘭。蓋蒙古相傳語。疑樓蘭。乃以音韻相近而訛書耳。

春祭社稷壇禮成述志

鑾輿鳳闕向西旋。敬舉春祈吉戊涓。素積煙融雪以後。陽烝脈發社之前。是月二十日。春分始社。於論鐘鼓調宮徵。誕降秬糜薦豆籩。更冀龐禔錫昭假。獻俘指日外壇邊。凡獻俘者。白組繫俘。陳於外壇旁。時阿睦爾撒納尚未就獲。故云。

二月十三日。啓程躬祭闕里。適以是日逆賊阿睦爾撒納就擒。捷音至。理宜躬詣祖陵叩謝。因以路便。命改程先謁秦陵。俟曲阜迴蹕。敬當往謁孝陵。景陵。七字成詩。一心誌慶。

撫定伊犁功慶成。告功闕里此涓程。胡為背德圖專地。卒至生擒遞捷旌。數日紆途近申謝。二陵遙望迴懸誠。祖功宗德叨鴻佑。益切冰淵戒滿盈。

鷲性安能飽竟颺。遠夷亦自識綱常。時將軍策楞。帥師深入。諸部為阿睦爾撒納煽動者。舉悔從逆之非。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率庫本諸音台吉諾爾布等。協力致討。賊乃就獲。虛

傳三窟藏身謫。實許千廬悔罪良。背使游魂潛釜底。寧同飛鳥嘆弓藏。上年略定伊犁。阿睦爾撒納為副將軍。功成。龍資甚渥。方召赴山莊錫宴。而

逆賊反覆性成。潛萌為四部總台吉之志。所圖不遂。乃中道叛去。脅其黨為亂。卒底於誅。

欽承天貺慰還懼。魚海龍堆日月光。

黃新莊行宮疊去歲韻

去歲命貞師。邀麻敬謁陵。功成信云速。而何乖變生。討叛重致誅。虎旅踐王庭。鼓勇合衆力。露布傳紅旌。瀚海銷兵氣。天弧靖狼星。蒙佑申素悃。吾寧漫改程。

恭謁秦陵

載戢干戈弓矢囊。春風露布捷旗高。徂求遂得元兇繫。耆定端惟聖澤叨。保大今猶籌撫恤。請戎昔尙憶勤勞。歲功成志遑云幸。戒滿持盈勵自操。

涿鹿行疊去歲韻

采芘重臨四字城。獻功將為在泮行。去年過此師方出。尙憶興寄軒轅明。鴟翩其集鷹亦飽。狡焉颺去自云好。由來天道本禍淫。險遠安能恃奸巧。檻車繫致應自尤。覲顏猶詡懷恩稠。阿睦爾撒納叛後。猶上奏乞為副將軍。變親王。奏中多受恩圖報語。露布正到啓程際。叩陵途為三日留。天涯盡處銷兵氣。干戈包以虎皮收。千村耕牧本無事。行因釋奠文教修。

微雨

武帳聞淅瀝。遙欣壘畝滋。欹枕爲不寐。須臾風遶之。情知猶可待。望澤每先時。軍書傳夜鈴。秉燭還詳披。雖已獲元兇。尙未旋王師。征伐固不勞。撫定貴得宜。吻听天漸明。命駕將前移。

南苑行宮。疊舊作韻。有序

孔林告祭禮成。旋蹕展謁孝陵。景陵。由趙北口取道而東。經臨南苑。遷次逾宿。循覽舊題。感時觸緒。輒仍原韻。用述近懷。

離宮信宿重關情。綈几芸編觸目清。詎料鹿豸仍計詐。尙教頡利待擒生。起變日。四路軍營馳報擒獲阿睦爾。師之計也。已而策楞等知其爲。督兵速進。刻期往擒。驅除已奏伊犁定。初。阿睦爾撒納潛踪伊犁。聞大兵至。乃遁去。喇嘛人衆來迎策楞等。遂以二月二十四日。收復其地。旋轉終歸絕域平。謨烈在天祈默佑。橋山東望薊雲橫。

御園卽事

山亭水榭報清和。踰月流光迅若何。樹試綠陰方張王。二字花留紅意亦婆娑。亡魂縱是逃獠狃。獲醜惟

應待洛那。叛賊阿睦爾撒納竄入哈薩克界。計當擒。縛以獻。洛那。即大宛。今哈薩克也。也識事難期盡善。洗兵志在挽天河。去歲平定伊犁。而阿睦爾。宰桑、喇嘛等。亦有附彼爲亂者。已而衆知悔過。欲擒彼贖罪。又以衆志不齊。竟致竄逸。今我軍既至伊犁。大局已定。特以窮極道魂。未卽致俘。而大兵又不可遽徵。爲可憚耳。

遣悶

救急剛欣潤土纔。甘膏未繼卻聞雷。祇愁雨澤風吹去。安得逋逃人獻來。逆賊阿睦爾撒納竄入哈薩克境。命兩路帥師往捕。計當執縛來獻。

肝食宵衣增愒惘。山亭水榭那徘徊。翻書遣悶消香穗。一寸流陰一寸灰。

齋居卽事

柴殿深沉暑不留。清齋晝靜篆煙浮。短長南北日占暑。小大往來易惕周。覺道有風原解慍。思量無雨那
消愁。問予愁果全消未。尙爲去聲籌邊繫念悠。

題輿地圖

括地多年仰聖猷。輿地圖自康熙年間皇祖命人乘傳詣各部。詳詢精繪而後定。或有不
能身履其地者。必周諮博訪而載之。既成。鑄以銅板。垂諸永久。覈真今復逮渠搜。上年平定
運西諸部。悉入版章。因命都御史何國宗。率西洋人由西北兩路分道至各鄂托
克。測量星度。占候。節氣。詳詢其山川險易。道路遠近。繪圖亦如舊制。閱誇詎類參軍註。既塞應同主吏收。
益切觀光周詰凜。匪關鑿空上聲。漢臣求宇安。歲美君恆願。望蜀寧當意更留。

免甘省諸郡正供詩以紀事

上年平定伊犁西北兩路軍需採購輸輓。率資之甘涼肅諸郡邑。邊氓誠惻服勤。有足嘉者。用免本
年應徵正供。以卹勞勤。

西北屬有事。用兵非得已。然非剪勁敵。討逆執醜耳。特以道路遙。兼之乏任使。伊犁用兵。在朕左右發運籌
外之寄。前後所用。往往過於選備。昧於機宜。屢致價事。
殊爲憤懣。朕於始事。卽爲之躊躇審顧。不欲辦理者以此。遂致彼遊魂。猶然延釜底。屈指初卜征。逮今復伊犁。
呀。一年餘數月。士卒亦勞止。士卒用新附。及八旗弟子。芻餉皆採購。輸輓計價與。叶。豈如新安吏。黠兵括

鄉里尤念購與輓。究資民力矣。邊郡風朴淳。服勤誠足美。用免惟正供。休息自今始。佇待獻逆俘。歸馬中外喜。

嘲劉統勳

劉統勳以協理總督轉運軍儲。駐巴里坤。逆賊阿睦爾撒納之叛。煽阿巴噶斯、哈丹等擾我臺站。將軍永常聞風。惟懼自本壘退師巴里坤。劉統勳輕信不察。率議棄地。退保哈密。審爾則何以不數月間。大軍旋收伊犁。逆賊亦何至窮蹙遠竄耶。朕燭照其謬。慮搖軍心。命褫職治罪。今舊疆蕩定。逆賊指日就縛。念劉統勳一書生也。軍旅非所嫻。且非所職。設令模稜者處此。轉以緘默自全。而奮發吐露。尙知急於公事。是其職雖乖。而心可諒。爰畀以原官。并拈此嘲之。

集賽伊犁歷一過。珠崖請棄竟如何。我非勤遠惟觀火。卿誤養奸作止戈。究勝寒蟬原所諒。堪稱老馬可無訛。羣牛即駱駝也騎進陽關矣。只恨難爲叩角歌。

雙烈詩

雙烈詩者。例雙忠詩而作也。昔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誅叛臣朱爾墨特。納木札爾。以人少力微。二臣死事。然究能鋤元兇而安絕域。故臨奠建祠。並有雙忠之詩。以揚其勳。去歲命定北將軍班第。議政大臣鄂容安。駐伊犁。時二臣旣奏阿睦爾撒納有反志。朕命便宜從事。庶幾消息未然。

乃二臣觀望疑慮。以致免脫。而賊黨反得結連。赴約襲我軍營。二臣力不能敵。捐軀沙場。猶之死王事也。一以勇決建績。一以徘徊僨事。然而臨難致命。奮不顧身。有足哀者。今大兵旣靖。伊犁逆賊窮蹙。逃竄不日。獻俘。二臣靈壘至京之日。朕亦親臨醮奠。並成是作。雙烈云者。蓋不如雙忠之盡善矣。昔有傅介子。手斬樓蘭頭。通權建殊績。芳名播千秋。況乎統三軍。旣悉彼逆酋。一武夫之力。何事仍夷猶。逡巡大軍。徼偏師五百。留彼梟有密約。入覲中逗遛。八月廿五日。三處共一謀。阿睦爾撒納來阿爾台。陔將合其部衆。挈妻孥以逃。叶。是則預有旨。其妻孥盡收。厥阿巴噶斯。斷我軍書郵。克什木巴朗。伊犁逞劫。偷兩路如期發。猖狂肆叫詼。叶。蜂屯更蟻雜。不可爬與梳。叶。二臣知不敵。全軍將內投。而彼截歸路。加以聚蚍蜉。巴朗謀致辭。權假爲我速。徐當備馬馳。送之返皇州。二臣怒唾罵。天朝無此媮。効死說如歸。背義生肯求。奮旅更前進。氣髮衝兜鍪。終知事不濟。畢命飲屬鏤。叶。問罪重整師。豈辭雪載途。叶。阿睦爾撒納叛皆以爲不出所料。伊犁卒不能平。朕料叛賊陰險多詐。其得在此。其失亦在此。伊犁之衆。不過一時附和。終不能入盡從彼。若少延緩。則叛賊又將別生變詐。反失事機。因正永常。恒怯退師之罰。急趣西路軍帥。尅期進剿。旋於今春直達伊犁。逆賊失據奔竄。旋復定伊犁。脅從寬厥尤。一二助惡者。謂阿巴噶斯。克什木之流。繫虜皆虔劉。渠魁竄異域。王師奮遐搜。亦聞哈薩克。縛獻深同讎。命求二臣骨。靈輿返首邱。臨奠例雙忠。惜哉淚沔流。初若聽我言。寧有今日不忠於國有濟。烈惟己不渝。叶。究匪貪生比。使我悲心悠。朱門歌舞輩。青史文章儔。我豈爲彼哉。長歌旌乃休。

舒布圖鎧巴圖魯奇徹布歌

千人萬人敵。昔有亦。惟能將資衆力。一人奮勇敢二千。昔未前聞。今始出。其人曰。惟奇徹布。向爲侍衛。備宿直。叶。去歲從軍。監包沁。包沁之人通乃賊。厄魯特呼噉爲包。包沁。其司噉人也。上年正月。其宰桑阿克諸爾。率衆二千餘人來附。逆賊阿睦爾撒納之亂。包沁煽動。鬧出卡倫。爲所殲。來圍其帳。欲肆害。奇徹布會無懼色。徐腰囊韃手弓箭。出帳跨馬。聲霹靂。蟻聚叫譟。羣近前。應弦馘倒。賊辟易。辟易復前。恃其衆。長槍火銃。競相逼。奇徹布且戰且走。得一柳林爲障翼。賊人圍之。凡數重。恐自傷無施。銃隙持槍人亦弗敢進。進被箭死屍橫幣。二千人各二千心。一人氣奪二千魄。侵尋天暮。衆四奔。奇徹布歸。奏殊績。賜金賜爵。酬勤勞。復請從師。肯宴息。舒布圖鎧巴圖魯。神勇之名。汝應得。荆軻孟賁。匹夫豪。日月燭火光。應熄我歌嘉爾。豈徒然。勛我八旗永爲式。

三巴圖魯歌

巴圖魯者勇冠軍。昔我旗人頗恆有。近世以來殊不聞。蓋因太平日已久。歲寒松柏見後凋。當春何以殊榆柳。邇者西部屬川軍。折衝咸欲効奔走。舒布圖鎧已超羣。三巴圖魯亦赴赴。其一額納伸。去歲伊犁從將軍。將軍使彼詢事因。單騎逕入衆賊羣。左支右屈。箭斃數人。知事不濟。拔刀自刎。期報君。其一巴爾阿。讀作麻韻。倉卒亂時。將軍前後護衛相蔽遮。發無不中。中無不死。殺人如麻。將軍遣之出。巴寧阿曰。朝廷命官。偷生安往耶。力敵視將軍盡節。然後伏劍。義烈真堪嘉。二人旣死還復甦。宰桑巴磔得之。壯其志。養之數月。我師再入。方得歸軍牙。其一曰富錫爾。將軍命之攜印以出。歸帝里。其奈賊人擁蜂更屯蟻。料不能出。

將印沈之水。力戰受創命垂盡。伊犁喇嘛救之得不死。故賜額納伸曰卓禮克圖巴圖魯。卓禮克圖者。節義卓爾永不渝。賜巴管阿曰昆都爾巴圖魯。昆都爾者。力敵萬人暇有餘。賜富錫爾曰哈布台巴圖魯。哈布台者。穿楊貫石技不殊。迴思去歲迅功成。亡矢遺鏃夫何曾。不期小醜逆志萌。未能除莩我二卿。乃致沙場雙捐生。亦我坐謀遙未精。嘉我旗人多忠誠。舊風未遠垂儀型。愉以爲戚留定評。乃至西海揚芳聲。

哀伊犁

我哀伊犁之人久。迺去歲底定。將謂自此永息肩。而胡么麼密計復煽亂。伊犁之人亦相附和爲叛奸。後旋知悔過。欲擒賊渠贖罪誠可憐。乃以衆志不齊相觀望。逆賊鋌而走險攻中堅。十餘鄂拓遂巡各退。逐戶致劫擄。父不保子。夫不保妻。遭流連。加以爭相奪攘爲矯虔。強者食弱。壯者食幼。互暴殘。馬牛羊。食以盡野。無黃獨室無和。疾疫出痘。亡者白沙。捐伊犁河流爲之赤。竟有血人於牙。以冀旦夕延。王師重入。匍匐歸者軍門環。伊犁之人汝莫歎。孰令汝二三其志。自作孽患。焚焚泯泯忘大義。民無二日。汝獨有二天。於古有云。旣來之則安之。余亦焉能屏棄旃。爲之禁盜劫。爲之勸耕田。逆賊旣除。自今以後。汝得高枕眠。休養生息。延數年。或得元氣復以全。如此而已。寧須竭內地。方萬里。惠窮邊。

伊犁喇嘛行

蒙古之教宿尙黃。宗喀巴以來。三百餘年其流長。昔顧實汗以此雄據衛藏。攝羣部。然亦不過假名敬佛。

要乃所以收衆方。強吞弱噬互攘竊。無不垂涎。達賴喇嘛貌爲恭謹。其實心弗良。策妄阿喇布坦創據伊犁。有弗遑。然已計入西藏。肆披猖。逮噶爾丹策凌。遂興黃教。名曰安衆生。叶亦效西域建都綱。都綱者。四藏衆喇嘛聚而誦經之室也。白鹿爲室布爲牆。後遂範金作瓦。覆棟梁。金仙相好備嚴莊。六時梵唄聲無央。塔本集賽供餽糧。

噶爾丹策凌於伊犁河濱創構佛寺。北曰固爾札。南曰海營克。聚集喇嘛。令其五鄂拓克輪值供養之。蒙古語謂五爲塔本。輪值爲集賽。西勒圖者凡四牀。喇嘛坐牀者爲四勒圖。亦蒙古語。膜拜台吉

諸宰桑。其善在此。其弊卽爲殃。喇嘛達爾濟及達瓦齊相繼篡立。無不藉諸喇嘛之力以肆強。逆賊阿睦爾撒納亦結若輩爲黨。以煽亂。其窮竄也。旋劫奪喇嘛馬駝。用致遠去。噶喇嘛散去。乃同嗎哈沁。蒙古謂肉

厄魯特中貧無賴。覓肉食自活者。爲嗎哈沁。安知五戒六度。如佛所云。皮肉骨髓盡捨。以救人飢荒。是誠楞嚴所謂。外道貌佛弟子爲譎張。勿謂佛不慈。汝俾汝遭喪亡。側身西望。爰作伊犁喇嘛行。

固爾札廟火。用唐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韻。並效其體。

拓土今踰吐谷渾。奚論邈渺將河源。何來狂童欲竊吞。再整戎車安輕軒。亂之不戢終自燔。師壓波羅塔。拉原義所動。彼亦履坤。諸鄂拓兵無際垠。狡計近窺喇嘛垣。盜駝馬逃藉桑門。人思見日汝蔽暎。名佛弟子心狙狡。如魚背龍竊。友鼉雖不搏。鴟乃搏。鴟以致遊魂。遠跳奔。衣黃空忝人中尊。固爾札本菴羅園。天人供養莊嚴繁。朝螺暮鼓法音喧。仲氏吹篴伯氏塤。剎竿高標金字旛。胡僧碧眼脫其禪。露兩肩肘及兩臂。羊鹿牛徒示三轅。天龍軍遲屬囊鞬。修羅乾闥挾雙轡。掃其穢跡風以箝。火輪轉法羞脈膊。炎官祝融

朱雲屯烈颯出穴口如盆。鑠金爛石焦窪罇。四大誰解無生言。那伽此云龍也不為吐水翻。有其成之毀必反。

賓頭盧瞋目雙睨。如彼葉落還歸根。淨業何有於烏孫。創興黃教駢肩跟。假藉敬佛市惠恩。亦欲貽法其

曾元。二世滅裂不可援。狼貪虎攫難盡論。汝狡避禍來謁關。膝前面陳涕漬痕。憐汝費汝安汝魂。解衣推

食奚汝冤。野心借德義何存。固應天殛絕爾殮。洛那即古大宛也。今各方非世婚。去歲劫擄遭爾昆。阿睦爾撒納之兄巴

特爾策凌及其黨額林沁相繼奔哈薩克以圖棲托其後皆肆搶奪逃竄而歸。三窟未必容爾躡。小大怨汝奚騰騫。亦月中酉利復怨。銷兵魚海靖

鯨鯢。珍珠琅玕貢崑崙。四西勒圖何督昏。固爾札廟內喇嘛分四床謂之四勒圖蓋彼之掌教者云。助逆不當遭劫焚。塌和韓韻足解煩。

泰山北斗一仰捫。

禡木特詩

厄魯禡木特。本其舊宰桑。領衆札哈沁。札哈沁者守邊界之人也。所職守邊疆。昔奉其主命。侵掠我駝羊。事在雍正八年。西鄙

衆軍士。羣知勇異常。前歲三策凌。都爾伯特策凌、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彼中謂之三策凌。嚮化入相望。禡木特親追。闌進我卡塘。弗及

乃退出。未敢肆猖狂。維時予有命。邊臣爾何怙。時駐烏里雅蘇台防邊者為副都統達音阿。今降為侍衛。詳見後。隘界等無人。不擒汝

罪當。邊臣聞乃懼。誘致奏九閩。予謂不明討。計誘失斟量。命釋禡木特。薄責勵戎行。阿睦爾撒納。彼中久

披猖。禡木特與戰。屢勝兵威揚。撒納大窮蹙。始決親來降。侵尋彼大亂。我師壓境強。禡木特亦歸。優眷加

冠裳。進兵命與議。造膝陳言良。撒納今雖順。其心乃豺狼。不可命彼往。往必為厲殃。予云不逆詐。遣彼亦

何妨使其顯背叛。正罪往釜吭。云何定伊犁。亡何逆蹟彰。譎賊謀夙定。煽亂爲鷓張。馮木特力寡。勁敵歸途搪。
馮木特。將軍班第等。同駐伊犁。尋以養疴他適。無兵衛。比聞變。將脫歸。爲叛黨哈丹遮獲。 猶手刃三賊。力盡馬亦僵。被擒見撒納。不屈氣更昂。逆賊責之云。衛拉天各方。汝何心嚮內。同類而相戕。馮木特唾之。理義人之綱。舊主嗣早絕。謂噶爾丹策凌。 匪我獨愆忘。大君惟討逆。信義昭煌煌。擒我復捨之。旣歸恩遇滂。於恆尙應報。起死可弗償。嚮內非獨我。汝先沐寵光。一死我弗懼。駢誅汝立亡。逆賊慙無言。絞縊厥命傷。伊犁重底定。遊魂走踉跄。脅從以次擒。生致明憲章。問以馮木特。畢知顛末詳。烈士何處無。未可分域鄉。錄實彙括辭。千載流馨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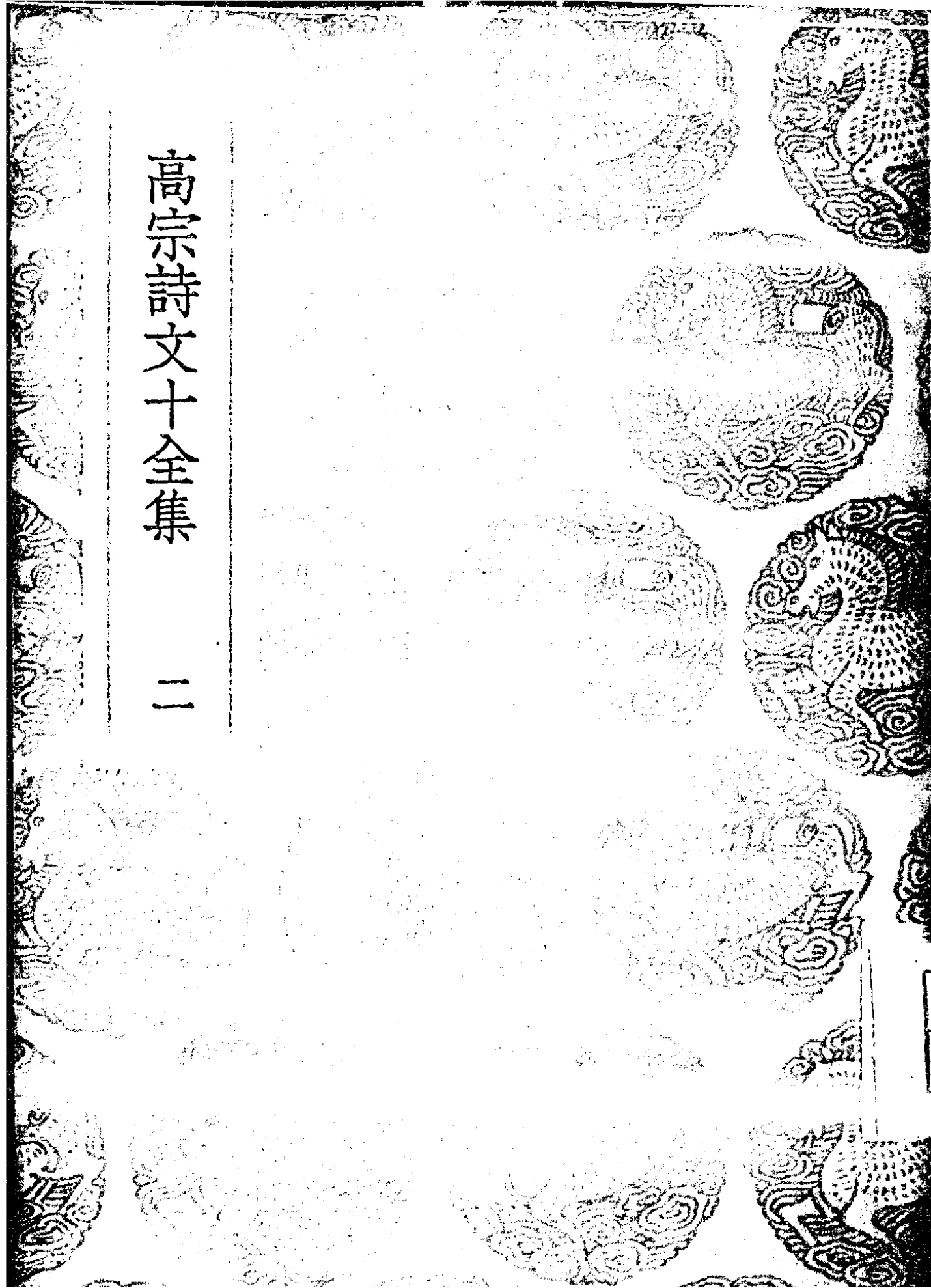




3
4
2179

高宗詩文十全集

二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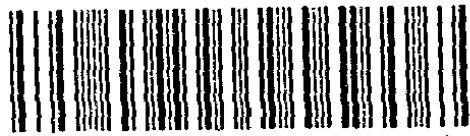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集
(二)



3 0645 2005 3

高宗詩文十集
高宗 高宗
高宗 高宗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七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二

詩四十六首

花門行丙子

花門雜種其類繁。玉關迤西西海連。或居城郭或遊牧。牧滋畜獵城者田。其性均能殖貨產。剛勇善戰則鮮焉。部落雖殊形貌似。皙面綠瞳赤髮鬚。大宛卽今哈薩克。布魯特近古于闐。其他不堪俚指數。要視強弱爲歸叛。叶準噶爾昔全盛日。役使若輩如奴佃。令棄故居來伊犁。課其引水種稻秬。服勞供賦不敢怠。詎知隱恨已有年。逆渠去威竊據際。回人助之藉少安。台吉宰桑心不一。逡巡各退遭顛患。叶而何逆渠復狼忌。謂回人衆其力全。不早圖之將受害。機事不密回人先。遂攻逆渠渠敗斃。回人還向故土遷。柝屋伐樹示不返。伊犁荒涼吁可憐。地積白骨草木赤。腥風吹野遊狐羆。一穴構害貽萬億。降殃會見昭昭懸。

蕃劍行

蕃劍一泓波溢塘。鉞從文起飛寒芒。其來伊犁萬里外。限以大幹天各方。語言不通振古異。誰歐治爲去聲爲魚腸。昔策妄阿拉布坦。草創絕域誇雄強。大小策零敦多卜。皆其羽翼兄弟行。大者善計善將將。小者



083
1121
2:2180

勇萬夫莫當。矢石雨下自弗著。亦不驚避狀若常。禡木特及撒拉爾。自謂弗及言之詳。此劍乃彼所佩用。不離身持短入長。強者死絕弱者亂。曾不歷世羣喪亡。熒熒孤媳挈部落。歸命貢此呈天闕。暴得暴失何足紀。聊紀向化武庫藏。聊紀向化武庫藏。吾猶慮其為龍飛去水中央。

蕃甲行

權輿甲冑作軒轅。銅頭鐵額人驚看。函人慎術精五屬。合甲壽至三百年。然惟犀兕察革空。上。眊裏眊朕要取堅。後世乃有鎖子甲。鐵環金練蛇鱗鱗。我聞其名未親物。偃武日久工失傳。底定伊犁盡肉祖。台吉宰桑來後先。取其重器藏武庫。鐵章蕃甲驛致駢。上年平伊犁。得鐵章一。蓋其台吉世所傳用。詳見記中。當時噶爾丹策凌特遠抗大數入擾邊。其人狡譎習攻戰。頗能憐下人稱賢。備器致用備鄰服。哈薩克無能為患。以武得之守詎可。逆天內清宗弗延。廿一昂吉皆入化。昂吉者。蒙古語。部分也。準噶爾所屬。或一鄂拓克為一昂吉。或合數鄂拓克為一昂吉。凡二十一。是皆噶爾丹策凌分內者。今均內屬。其衆台吉下之鄂拓克。則各令其汗王札薩克等掌之。一如四十九旗之制。四圖什墨為我臣。叶。噶爾丹策凌於其諸宰桑中。擇四人為圖什墨。圖什墨者。大臣之稱為內大臣。札爾噶齊為散秩大臣。管理二十一部分之事。組鑿虎皮包弗用。或異得四白鹿旋。

處暑

代謝憑誰測。由來其理常。天高雲影淡。日遠樹陰長。池葦何妨白。田禾喜漸黃。風從西北至。思共捷音颺。

熱

數日金風爽。將云節已更。何來劇炎溽。轉覺甚朱明。早稻真宜暴。晚蔬慮過晴。兼全信艱致。可以驗人情。羅扇藏還展。絺衣疊復披。不妨重一試。了識不多時。蟬噪如相競。蛩音自覺悲。西師歸奏凱。或免冷侵肌。

中秋帖子詞七疊前韻有序

萬寶西成。九秋中夕。頻年染翰。曾裁七字之詩。隨地徵吟。舉續四篇之韻。憶昨歲仙莊錫宴。鍾峰暎萬樹燈燒。緬酉秋西苑摛毫。太液愛一奩冰澈。乃者紀開丙子。序屆白藏。金鸞轉而銅雀鳴。珠露灑而玉鬣滿。賞良宵於爽節。撫清景於御園。湖接昆明。不數汜流光於甃社。山連萬壽。何勞誇幻術於廣寒。況值法宮行慶之初。迴螭頭星擁。又當紫塞大蒐之旋。舉豹尾雲高。萃勝事於一時。具人間之四美。惟是遠懷莫釋。詎逸豫之能耽。願茲佳景當前。庶憂勤之共寫。登庶舊什。用示新裁。

人自匆忙月自閒。誰能萬慮一時刪。韻翻七疊詩初度。卻喜園林接壽山。

世界三千放大光。桂宵摛藻字應香。應潮爲憶吳江浦。二鬴能不平足筮筐。

陡懷西北未歸師。淨洗長吟杜甫詩。瓜餅絃歌渾覺厭。清光獨對照清池。

捲幔山河近水樓。嫦娥應道獨宜秋。玉堂事動成佳話。染翰詞臣共舉頭。

中秋卽景

天龍應是謁蟾宮。竟日霏霏細雨濛。入夜擘雲全體現。中秋佳節萬方同。玉菴含澤黃塍外。金粟飄香碧

海東朗照遐思到西極。凱旋佇待奏膚功。

玉河泛舟至玉泉

數里烟波渺。一川源委通。便教鳴桂棹。可以達花宮。山色看看近。秋光處處同。點汀蘆穗白。照岸蓼花紅。水物宛供賞。溪田又卜豐。底緣心不釋。西北待成功。

懷柔縣

鳴鞭常卻輿。歷歷度田廬。省歛當金皁。侵晨戴望舒。況茲臨朔塞。每以覲蕃渠。兩字標山縣。名言實起予。遙亭行宮對雨三首

午熱蒸爲雨。晚田潤待秋。蕎蔬均得益。囊橐早應收。遙嶂青橫滴。空羅白豎流。誰云值清暇。正爾問軍郵。較農今歲好。籌遠旁去聲秋煩。了識無多幸。人情未易言。卽看一雨爽。便爲昨朝暄。坐對濛濛者。因之憶玉門。

至避暑山莊卽事

簷聲細注瀑。樹色暝生烟。此景非今始。相逢屬偶然。由來愒行笥。便與命吟箋。入夜雲容散。明朝好著鞭。巖莊松塢行行到。水石烟花在在仙。月宇真稱離俗地。雲窗雅喜讀書筵。試聲秋鹿曾何謂。弄影春駒有底緣。嘉讌年來多惠遠。翻愁渴望凱音旋。

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封爲親王。詩以紀事。

來歸就兄弟。前年來歸之策凌、策凌烏巴什、皆其同族兄弟。嚮化慕簪纓。不作逆天黨。伯什阿噶什軍。曾於營告逆賊阿睦爾撒納反謀。逆賊招之不起。惟殷捧日誠。

用茲嘉乃績。便與錫殊榮。式戒蝸蟻沸。永遵帶礪盟。

行圍卽事

秋獮乘時歲一來。神臯素節靜無埃。迺千二百騎惟羽。布左右中官是材。木葉已看吹籟落。野花還自冒霜開。揆文奮武難偏廢。點筆庶箋每召枚。

神心妙達是清秋。地迴興安景更遒。雲影山光合動靜。泉聲葉響驗沉浮。目鴻霞表懷因遠。耳鹿崖邊興亦留。校量常年得佳話。隨圍今後有渠搜。

兩翼鴻緇隔嶺張。黃麾據勢獨堂堂。如身使臂臂使指。舉網有目目有綱。地豈稻秔馳騁得。林真錦繡詠歌常。山靈似有相應處。子墨虛文免賦揚。

宴土爾扈特使臣

烏孫別種限羅叉。土爾扈特、亦準噶爾、厄魯特也。舊爲四衛拉特之一。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扈特構釁。土爾扈特全部西北去。乃名輝特爲一衛拉特。故今土爾扈特。南則限於哈薩克。東則限於俄羅斯。欲至中國。必假道於俄羅斯。俄羅斯又名羅叉云。假道崎嶇歲月賒。戊年自彼部起程。今始至。天闕不辭欽獻餐。雪山何礙許

熬茶。蒙古以詣西藏熬茶爲要務。故並許之。覆幬誰可殊圓蓋。中外由來本一家。彼以誠輸以誠惠。無心蜀望更勤遐。

萬樹園宴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及土爾扈特使臣吹扎卜卽席得句。

碧霄晴旭曉光澄。穹幕高張翠毳毼。禮法不拘從所習。友羣何礙集相仍。捧盈常切予心懼。奠遠惟欽祖德憑。萬樹清輝懸聖日。未曾可識昔猶曾。

萬樹園賜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及土爾扈特來使觀燈。

鱗集來王有後先。堅昆馳使又踪連。衢樽錫宴前朝洽。寶炬裝燈午夜妍。銀燕火蛾紛樹下。驚麋駭鹿避崖巔。侈觀詎爲誇遐屬。矧爽光明示別權。

閏九月九日作

遙村近墅霽烟光。立馬崇椒了不涼。自是登高宜上塞。不妨把菊閨重陽。天臨澄廓目因遠。樹謝繁華意轉長。邇以捷音待西北。每當歡樂轉徬徨。

逆賊阿睦爾撒納奔竄哈薩克。我師深入追捕。雖屢戰勝。而賊踪益遠。因念絕域曠時。不欲久勞師

旅。宣諭徼兵詩以述意。

窮寇且莫追。天邊命返師。一月旣三捷。定西將軍達爾蘇阿等。殺賊於雅爾拉罕。巴巴大敗遁去。又殺賊於伊什爾罕。巴巴罕都拜大敗。阿睦爾撒納易服而逃。又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

殺賊於噶哈薩拉克山。阿布賚大敗走。兩路將軍旋以屢戰馬疲。請暫退師。明春再行進剿。而朕先是已降諭旨命徹師。故從之。黠武寧爾爲伊犁新奠定。四部待休滋。脫兔丹津似會看俘闕時。青海羅卜藏丹津。竄入準噶爾者三千餘。載上年平定伊犁獲之。獻俘闕下。

丁丑春帖子

早春日最早。朔日冬至。方得臘月。望。立春為最早也。寅月節逢寅。是歲立春日戊寅。底藉十行詔。無時不體仁。

乘氣南邦將布澤。柔遐西海願銷兵。東皇橐籥被無外。北極車書奉大清。

元旦試筆丁丑

喜聲瑞氣遍皇州。春旭先輝北闕樓。交泰三陽兆義象。歛時五禮協箕疇。詔書寬大銜金鳳。歲德耕耘利土牛。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端門五雉啓昭蘇。拜舞彤墀百辟趨。玉琯調元欽昊綽。金甌卜世永皇圖。再巡南國頻頒惠。佇俟西師早獻俘。息事寧人緊本願。久安長治敢忘謨。

正月二日小宴廷臣

白獸依元日。瓊筵會九賓。屬當資始候。同是亮功人。欣舉觴浮柏。休誇脯擘麟。盈廷漫稱頌。一意更猷詢。勤遠戒應凜。寧遐道底臻。張皇申捷伐。奔走厘臣隣。酒醴今朝饗。苦甘多士均。惟期靖醜逆。凱宴繼斯陳。
時厄魯特叛黨弗靖。命將擒討。統兵諸臣。皆令與宴。

出師

出師在何所。仍在西北荒。渠魁既未獲。醜逆因跳梁。留處軍原寡。計月輸餼糧。協力剪渠羽。中路乃乖張。皮戈忽內向。百騎會奚當。喇嘛藏多爾濟報將軍兆惠。以巴雅爾搶擄人畜。請發兵協力共勦。兆惠因遣將軍和起。調扎納喇爾卜等諸部落。協擒巴雅爾。而扎納喇爾卜。哈薩克錫拉等。中變。和起所率兵僅百。

餘人以衆寡不敵遇害。犯臺奪軍食。遂致大獗猖。廼思去年來。飢賑亂與康。誰知煦嫗恩。不足懷豺狼。我直彼則曲。六師宜張皇。以正討兇亂。言順氣倍強。勁卒簡子弟。召募非編氓。吐儲胥發帑項。賦役非加常。其間或雇賃。仍令計價償。究不無勞民。寬賦頌十行。內安外易攘。逆靖順受慶。丙夜籌軍機。九微對燭光。冥樂弗耽盤。救寧期久長。出師匪得已。永言示大方。

祈穀禮成述事

帝燭熒煌翡翠釭。雲和迭奏玉金撻。祈年每履歲豐歉。勤政敢論日隻雙。希鬯皇風奠西海。行敷化雨省南邦。敬之惕若冰淵凜。無易由言致駿厯。

降旨免甘肅本年額賦並積欠詩以誌事

西陲兵未罷。戡亂非得已。儲胥發官帑。詎肯征閭里。究之出諸民。豈如無事美。去年縱蠲賦。今復新正矣。地瘠貧民良。施恩宜在此。正供與全豁。寬心勤耒耜。積欠免歷年。奚用愁留抵。靖外先安內。化日春風裏。恭奉皇太后南巡。啓蹕京師。疊辛未舊作韻。有序。

疆圉肇歲。正條風應律之初。太簇開陽。協始和行慶之候。爰諏令旦。再舉南巡。溯前度之遊歌。星周六稔。奉安輿而莅止。路指三吳。翠羽金支。掖輦長依愛日。黃童白叟。迎鑾更慶瞻雲。問俗觀風。願聞闔而求瘼。敷膏布澤。冀井里之蒙庥。舊韻重賡。七言述志。

澤國省耕紀億辛。山川韶秀信無倫。前秋適值逢災歉。昨歲因之罷豫巡。前降旨丙歲南巡。以素箭轉旋農
慶稔。黔黎籲請志重申。肆鳴帝里和鑾駕。一慰江干望幸民。再奉安輿出長樂。徐遵廣陌衛句陳。青郊喜
見餘晴雪。綠麥行看發始春。淑氣眼前天與盎。詩情馬首日迎新。乘時展義非無事。敢廢軍書裁決頻。時
夷酋長巴雅爾等搆戮。命將擒討。西北兩路軍書。令其直達行在。

涿鹿行再疊舊韻

影燈喜爆鬧郡城。民風豐歉覘經行。行宮晚景正清絕。壁詩歲月標分明。西征士騰馬亦飽。機緣天湊時
誠好。其如審勢乏人為。四師所至。仰蒙天佑。可刻日廓清。狼子野心殊詭巧。降蕃變亂因畏尤。阿睦爾撒納、
因受恩驕恣。自知罪狀暴著。而統兵諸臣。各分彼此。致失機宜。反面不顧恩遇稠。聲罪致討重整旅。肯使偕德殘年留。七擒南人不復反。三年
克之鬼方收。身此南巡心西海。宵衣寧憚軍書修。

紅杏園再疊前韻

練日巡江國。乘春發鳳輦。昨歲告武成。憶曾於斯館。豈知馳捷旌。詭計事後顯。去歲以伊犁底定。親告孔林。起鑿時。擒獲阿睦爾撒納之報。
適至。閱數日。乃知叛賊誑言。以懈衆志。統軍者不審其謬。三軍賴司命。一籌何莫展。選將更整旅。問罪王師
遣。去歲以阿睦爾撒納未就獲。故懷觀望。如巴雅爾之類者。旋復構亂。因更命喀爾喀親王成克扎布。為定邊將軍。以今春統索倫、察哈爾等兵。進討諸逆。佇待奏膚功。戡亂靖鄙善。

至泉林二首疊舊作韻

無多室宇瀉而樸。咫尺泉林秀且明。芳勒杏花春未放。素皴杞樹雪初晴。窻櫺好景隨心會。壁額前題向客迎。民氣安和歲中上。省方緣此一怡情。

稷辰昨歲雨餘至。春孟今朝雪裏來。宮是仁皇曾駐憩。輦扶聖母喜趨陪。西瞻曲阜增顛爾。南指江鄉已近哉。不異前茲惟問夜。軍書籌畫為惶徊。去歲駐此。已覺紅旗馳報。俘虜為僞。督令策楞等進兵。終以路遠遷延。失事機。而逆醜未獲。懷首鼠者。旋復猖獗。故今歲更籌進兵致討耳。

詣闕里瞻拜

去歲躬親奠素王。迴程重謁廟堂皇。誰知獻馘翻成僞。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犁。親告闕里。啓蹕時。適得擒獲阿睦爾。附繳納之報。久之。乃知策楞等為賊所給。輕信妄奏。遂致餘氛更構殃。逆賊既未就獲。國威哈薩克。其餘擊尼瑪等。復與噶爾薩多爾濟糾結為亂。豈礙告成斯定局。日惟聲罪不庭方。祖功聖德胥垂佑。在泮行歌載戢章。

急雨六月二十八日

焚暑邇日騰炎威。晚田望澤枯欲萎。前此時若恐虛擲。我心憂怒如調飢。密雲佈宇只頃刻。長風坎雨相招攜。金官白帝施號令。素輿玉馬珠旛旗。玉女投壺天帝笑。鞭馳列缺豐隆隨。前日火流疑未盡。一時瀟灑驅無遺。泉弱湖消池待竭。須臾漲影將平隄。水亭空濛眇烟景。生寒忽欲添紗衣。利農蠲疾人心悅。吾亦因悅非虛詞。軍書適報有佳信。適得軍營來報。偵知叛賊阿睦爾撒納踪跡甚近。參贊大臣富德。率眾奮勇追捕。計日就擒。佇待獲醜班貞師。

哈薩克稱臣內屬遣使進貢詩以紀事有序

哈薩克、卽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雖漢武勞師動衆。僅得其馬。猶且動色頌功。斯何稱焉。去歲我師因追叛寇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微帳驅畜。遁去數千里。朕以絕域駐師。非計也。命徹師。哈薩克悔其爲阿睦爾撒納所賣。謀擒之以獻。而奸賊復自哈薩克逃迴。準噶爾乘噶爾藏多爾濟、巴雅爾等之亂。鴟張嘯聚。今春我師重入伊犁。問罪。則噶爾藏多爾濟已被其姪札努噶爾卜所害。而札努噶爾卜又爲阿睦爾撒納所襲。僅以身免。我參贊大臣富德率師窮追阿睦爾撒納。巴雅爾適與哈薩克師遇。哈薩克不敢犯我師顏。其汗阿布賚隨遣使稱臣入覲。今巴雅爾已獲。阿睦爾撒納亦不日成擒。卽或竄入哈薩克。而哈薩克亦約縛之以獻。喜銷兵之有日。爰點翰以成辭。

架入伊犁靖陸梁。黥鯁懲逆武維揚。已看頡利成生虜。又報洛那歸職方。致馬本非如武帝。閉關未得學蕭王。更欣願縛渠魁獻。載戢干戈日月光。

秋日奉皇太后幸塞外啓蹕之作。

潤塵夜雨聽深更。啓蹕旋看放午晴。最喜晚田滋玉粒。恰宜新爽應金行。誠輸屬國咸來覲。每歲行圍木蘭。四十九旗、蒙古、及喀爾喀、例來謁。因以行慶施惠。澤浹大宛初受盟。去歲我師至哈薩克。本爲追我遺逃。並非有害。於彼。故今歲卽遣使來降。將至。山莊宴賓。敬奉安輿行慶典。歡承慈

壽祝山瀛。

五更

五更軍書至。云速六百里。宵衣急披閱。乃知報捷喜。呢嗎已俘獲。並繫其妻子。去歲重猖獗。禍魁實曰此。

扎努噶爾卜。倡和如魚水。執魁訊厥踪。云亦就拘矣。乃因彼中亂。操戈同室裏。達瓦及渾齊。二台吉名。縛獻贖

罪已。呢嗎與扎努噶爾卜。同謀殺我噶爾藏多爾濟。而扎努噶爾卜旋為阿睦爾撒納所先是我北軍。早擒巴雅爾。亂首

大半殲。所餘惟二耳。哈薩克錫拉。組頸期可指。阿睦爾撒納。喙息尙逃死。斯實烟魁渠。亦失三窟恃。阿睦

納竄入哈薩克。竊馬遁還。揚言哈薩克助其兵力。以煽動逆黨。近哈薩克汗阿布資遣使稱臣。約擒逆賊以獻。佇待白練牽。絕域兵革弭。

至避暑山莊得句

山莊臨上塞。皇祖具深猷。最是承恩處。敢亡繼志謀。諸藩羣入覲。蘇對遠來投。蘇對沙都。即大宛。見史記。待至將行慶。

貽麻庶少酬。

永恬居

雲閒欲歸牖。山翠每迎檐。景趣來來別。詩題旋旋添。梓材養昔引。蘇對化新霑。佇待縛渠獻。逆賊阿睦爾撒納。復投哈薩

克軍營。阿布資欲縛之以獻。逆賊竊馬。挾六騎夜遁。阿布資窮追。指日可獲。干戈戢永恬。

細雨

細雨剛經五日纔。灑空雲霧復徘徊。晚田恰喜蘇秋後。野老都云帶澤來。遠浦烟輕紅泛蓼。斜溪濕重綠

漪苔。祈年法祖吾恆願。慶慰寧關天馬徠。是時哈薩克頭目頗有投順者。已遣使在途。尙未至云。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八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三

詩四十一首

八月十六日熱河啓蹕木蘭行圍之作丁丑

山莊節過桂花筵。哨鹿期臨八月天。爰以時發警蹕。底須好逸戀林泉。虞旌獵騎行招引。舊屬新歸相後先。更待貴山使者至。大蒐嘉與惠威宣。

雪獵

一夜朔風吹凍雲。高峯低谷皆皴玉。雖寒不溼可三驅。連網周陔謝千軸。供役左賢還右賢。是皆慣馬且耐寒。習勞示矩可辭冷。我亦因之試玉韉。六翼時止復時灑。磬控疑驟藍田野。丹黃青綠績銀峻。塞景清都入吟寫。麗龜釋弮真快哉。紫狐輕點鮮花皚。陡憶伊犁大於掌。言軍尙待歌歸來。

哈薩克使臣至令隨圍獵並成是什

伊古從來化外蠲。間關馳使遠朝天。不知中土歲月。乃隔長安萬二千。塞外更教預獵喜。山莊旋與錫恩駢。卽今行國多天馬。附會誰窮太史編。
哈薩克在漢爲西域地。史、漢所記。匈奴在北。西南夷在西南。西域諸國在西。爲最遠遠。相傳哈薩克爲古大宛。然史記言大宛爲城郭之國。

則正今之椰爾奇穆、哈什哈爾及吐魯番一帶回部。非哈薩克也。哈薩克雖亦回教。而實行國。與布魯特同俗。又所稱大宛、產苜蓿、葡萄。今哈薩克亦絕無。徒以產馬與大宛相似。然西北諸部。何處不產馬耶。蓋漢時大宛、烏孫、康居、奄蔡、月氏、扞架、于闐諸國。統為西域。而大宛部落強盛。附庸者多。哈薩克在彼時。當是其部中之一國耳。史稱大宛東北則烏孫。而土魯番之東北。即厄魯特諸部。烏孫者。蒙古語謂水也。厄魯特逐水草而居。史所謂隨畜。與匈奴同俗者也。且今哈薩克在厄魯特之化。是又不同矣。史稱大宛東則扞架、于闐。扞架音韻。與今之哈密為近。史記之扞架。漢書作扞爛。又或作拘爛。而史記所載為最先。漢書之扞爛。或因字畫偶誤。相沿不改。展轉訛謬。至云拘爛。則益失之遠矣。且于闐、于闐。音聲迥異。二者之間。必有一誤。于闐產玉。歷代相傳。今回部之利闐水多美玉。當為于闐故地也。益知大宛非定哈薩克明矣。或以哈密為古伊吾。引歷代開田、屯兵、建設州郡為據。然焉知非漢古伊吾之地。屯田設戍。而扞架乃西遷近于闐而居乎。又安知非中國浸微。而扞架仍來其故處乎。在昔夷、漢言語絕不相通。所傳不免悠謬。今文武將吏。往來西域。與行內地無異。則史所謂大宛、烏孫、康居、奄蔡、月氏、扞架。于闐諸國。與今之厄魯特、哈薩克、布魯特、椰爾奇穆、哈什哈爾。其同異大小。皆可以次而徐考。且歷代傳記。西域諸國所云勝兵數百者。其實不過如今之准噶爾廿一昂吉之一。回部賽里木、阿克蘇等小城。有一酋長。即可稱一國之類耳。設以今所定准噶爾、哈薩克、及回部相較。則史所稱西域三十六國者。不啻九牛一毛矣。必執史、漢為據。則司馬遷、班固並未身歷其地。即至其地。而語言不通。文字不曉。其傳訛有必然者。故注其大略如右。

寄題哈薩克獨樹有序

哈薩克西北隅有獨樹一株。其上五枝。盤擎陰廣。可蔽二百騎。哈薩克謂之鄂埒。引噶克又莫朶。鄂埒者。河名。噶克又莫朶者。獨樹之謂。本土爾扈特所稱名也。樹生河源。久聞其語。今問之來使。信然。夫宇宙之大。何奇不有。然非實據見聞者。奚足稱焉。昔既為長白瑞樹歌。今復悉此物必有對。其理信然。獨惜其遠處天末異域。伊古及今。文人學士。且不聞其名。安能傳其實。點筆紀事。蓋不如漆園寓物謬悠而已。

獨樹鬱輪困。物惟久故神。哈薩克過其下者。必膜拜供獻。而不敢稱其名。蓋如蒙古之鄂博矣。鄂博見舊作詩卷中。陰周二百騎。歲閱八千春。建木誰曾見。

奇蹤我所詢。依稀北谷子。餽飯此修真。道書登真隱訣云。餽飯方受。四梁真人時。在大宛北谷。

重九日張三營行宮。賜蒙古王公及行圍人宴。並金幣有差。詩以紀事。

罷園依例犒筵加。施惠兼因答歲華。耐可行宮逢九日。雅宜應節見黃花。朱提分賜一千騎。一千二百獵騎。舉成數耳。

文綺均頒卅九家。俗所謂四十九家王子者也。蘇對何妨頻令預。是日。哈薩克使者亦預宴。由來澤欲不遺遐。

萬樹園宴哈薩克使臣詩以紀事。

萬樹丹青豔霽霜。秋陽送暖似春陽。多須深目遵典屬。鄂舂槎影二處皆哈薩克地名。歸職方。耀武未煩貳師李。窮

源底藉鑿空張。近安遠服休稱慶。益勵吾心敬不遑。

九月十五日。賜哈薩克使臣觀燈火。

九瀛一合貴山朝。火樹依前絳蠟燒。可識仙莊原月字。只疑鹽澤接星橋。霜林葉落還裝葉。霞嶠標藏重去。建標。惠遠行時詎尋樂。謾稱預節賞元宵。

熱河啓蹕還京卽事

習武柔遐以次行。驂驛六御啓歸程。雲莊慢自留清戀。麥坂旋因閱宿耕。駝園每嫌野渡冷。馬臚還趁暖。曦晴。觀光率可從人願。宛使何妨攜入京。哈薩克使臣求隨蹕。至京師。許之。

御園深秋

惠遠行時玉塞旋。御園景閱杪秋天。林光暖留去聲楓猶續。籬韻霜稀菊欲燃。於澹泊中尋理趣。非空色際忘言詮。底緣陡切心頭悶。念到伊犁集賽邊。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召南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己巳孟夏。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事。頃秋獮迴蹕。九月廿有三日。問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的。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

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廁千官末。將以廿六日進宮視朝。亦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駐苑聊乘數日閒。問寢敬

趨慈壽閣。亮工敷對鷺鷥班。疇咨已罷餘清暇。較射令平聲觀駢角鬪。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阿睦爾撒納為官兵追急。復投哈薩克。阿布賽留之。欲擒以獻。而為阿爾睦撒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愧我猶然失前箸。示

伊空自擅穿楊。銷兵惟廬肆時夏。懷遠因教觀國光。和議羅義素應守。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彼此不食違逃。今逆賊已入彼。想彼定當縛

送闕下也。待期縛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嵩。慙稱飢溺已躬同。旰宵惟亟籌衣食。支詘何能適矢弓。荒服卻因至鵝鱗。羽林況復恃熊熊。聯情示度聊親御。連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無一驪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嶠。畫檝衝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穰

遺田陪臣攜賞非驕富。惇史傳將自此年。

孟冬時享太廟禮成紀事

吉朔脩管進吉蠲。假思仰冀意顯然。洋如在上原一脈。勿替引之於萬年。三獻禮成八佾舞。小春律在五
絲絃。午門迎送增蘇對。外蕃貢使。例於午門前迎送。是日哈薩克使臣在列。祖烈今揚西海邊。

十月朔日頒朔

敬授斯稱重。明時敢不虔。龍杓弦望辨。鳳闕典章懸。堯帝羲和命。大清億萬年。銅儀惟是在。稼政莫茲先。
布朔禎祥始。班和象魏前。伊犁哈薩克。從此入華編。時憲書前備列各省暨外藩諸部節氣。及日出入時刻。平定伊犁。後特命何國宗率四洋人。遍歷西域諸部測量。今年始增入書頒行。

雜言

吉莫吉於知足。半塗亦戒中止。安莫安於忍辱。近勇亦在知恥。長莫長於博謀。築室不潰於成。先莫先於
修德。神聽中和且平。似是而非理難悉。曰失而得事難必。養雞者不畜狸。牧羊者不畜豺。智貴決疑。明貴
任材。君辱臣死。樊噲庶幾。布曰當斬。奪理強辭。或誠限於時勢。則非我之所知。唾面自乾。世頗有。是可與
之言事否。

舊衙門行宮卽事

樸斲軒楹翰墨筵。老榆晚菊景清妍。春秋蒐獮尋常憩。來往光陰卅五年。予自十二歲隨皇祖來此。至今蓋三十五年矣。見獵寧關
動心喜。習勞率欲以身先。洛郵服射非嫻射。時哈薩克使臣隨圍。無一善射者。然見馳馬連中。無不心服。國家弧矢之威。示度因人有別權。

冬日視朝

百寮劍佩集明廷。班末陪臣贊謁聆。是日哈薩克使臣行禮。黃道星辰聯畢昴。小陽氣節竊元冥。東鷄西鱗誰分域。班使臣適亦隨班叩闕。北極南荒一太寧。遠服邇安心敢肆。敬天勤政訓聰聽。

冬至園邱禮成述事

配藜佳氣婉樵蒸。奠璧園邱祖業承。日在駿狼欽敬授。陽迴堪黍著明徵。於昭陟降依左右。敢曰馨香薦
豆登。寧遠尙惟希景祐。阿睦爾撒納通竄未後。西路軍移尙在籌辦。持盈更益勵兢兢。

戊寅春帖子

歲籥將迴換。春旗引吉祥。樓頭看積雪。臺上迓青陽。
首春欣值甲。是日甲申。紀歲恰逢寅。木德符滋養。熙熙緯未人。

玉局龍圖尋妙義。陶泓毛穎稱清陪。北溟卻盼佳音遞。時正待俄羅斯縛送竄賊阿睦爾撒納之信。願共東風速到來。

戊寅元旦

萬爆鳴中九陌言。宮聲祥應歲朝論。三陽和淖臨寅月。初旭闔披麗午門。資始羅圖欽御筵。音景。棣通玉燭

慶調元。貴山奉朔新馳使。澤共東風到處溫。

元旦試筆

穆愉一氣轉鴻鈞。十二龍樓春色新。戊歲戊辰爰稼穡。寅年寅月福臣民。世和益切因心敬。陽澤還思與物均。曉闕銅龍先進賀。慈寧純嘏自天申。

太和昕昱曙光披。百辟冠裳式禮儀。籌政箕風將畢雨。來王烏弋與黃支。重熙累洽誠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時。更有殷懷廬西北。春音願並捷音隨。

玉盤謠

玉盤博徑得二尺。圍六尺有去聲五寸。益虛中盛水受一石。素質不雕其色碧。旁達孚尹瓊華澤。葆光撫不留手跡。羣玉之精出崑崙。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瑤池津。行觴介紹簠簋罇。爾時所御器今存。作鎮西極永好完。未入震旦三千年。問今何來不脛偶。準噶爾亡淪世守。阿睦撒納茲竊取。王師架入靖孽醜。於將獲之聯犿走。棄其重器爲我有。元英大呂陳座右。咄哉玉盤徒華滋。不可食兮不可衣。連城價詎如窮奇。俘彼禍除可罷師。前歌後舞樂雍熙。瓌玩吾將安用之。擬付鄴人一例椎。

新春齋居

新年例不判行施。更大齋居簡閱披。人日已過占燕喜。燈宵未到駕鼇遲。民生國計籌全局。盤石苞桑庶

遠思耕牧伊犁期永定。自維終莫有閒時。

西陲

西陲方蕩定。卒未得休師。勤遠非初意。三年乃逮茲。設能先執領。安用屢移基。事順乏人幹。乏人責在誰。
西陲用兵非本意。具見前記。幸成大功。斷無中棄之理。使任事者智勇兼備。早誅一阿睦爾撒納。則衆叛傷息。必不敢再生事。而諸臣屢失事機。以致羣孽反覆。逆會遠竄。勞我師徒。於今三年矣。準噶爾素稱雄長諸部。哈薩克從來未通中國。今伊犁既已平定。哈薩克汗阿布賽亦不煩招徠。傾心內嚮。孰非上蒼之默佑耶。然伊犁耕牧善後。與夫一二遺孽。尙待勦靖。一時不能罷師。雖不似古者役民之爲。而曉夜運籌。自覺勞心。亦事之不得已也。若夫濟事無人。則惟深感耳。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事。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執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啓邊釁。然俄羅斯以逆賊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卽縛送。此更不可不力索矣。因命典屬嚴辭壘促。茲以逆賊患痘身斃。俄羅斯遂傳送其屍。修詞遣使。以祈永睦。蓋彼有大圖。則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旣亡。則毋甯違舊盟。此事理之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俘獻矣。從此俄羅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搆貳自消。而爲庸懦姑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茲事蹟。略志顛末。旣以杼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不足與語詰戎固圉之道也。

聯緣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叉和約固。獻來萬里逆屍殭。功如彭寵遼東豕。
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

不可謂無功。而伊犁既平。遂懷搆貳。然使任事者能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值事三年之久也。心是溫爾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皇。
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寧勅事先。初命阿睦爾撒納為將軍時。恐其有反心。密勅固倫額駙塞卜騰班珠爾。及軍營大臣等。言彼不叛則已。若露叛蹟。當先誅之。而諸臣徘徊遷延。遂致免脫。
亂弭安能待訛訛。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一勇士之力。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業街寧道首明懸。

駐行營

今年獵場向迤東。崖口外卽行營駐。曉涼羣已換旃冠。背指離宮猶驛路。輕驄得得進圍界。漸遠村莊多野趣。四十八家率獵騎。夔韃供役咸來赴。牛車駟園滿谷中。乳餅馬湏隨意酷。厄魯驚歎有如是。伊犁較此難言富。山莊幾日陪宴賞。宮室衣冠非所諭。古來北部輕南朝。今日歸新原勝故。我聞此語心爲怡。延美孰非祖烈貽。共措紳士議兵革。與介胄士談書詩。以水投石昔所譬。柄鑿弗入其奚疑。習勞繩武益勲懇。一家中外綿丕基。

過東嶺

東嶺名汗特木爾。過嶺卽是獵場山。不常經乃喜初遇。翠圍紫邏紛屏顏。塞樹新霜紅間綠。野水出石潺且浚。地近圍界獸雖少。逸麇難避烏號彎。是日馳射。一應隨箭而斃。新藩創見咋舌嘆。時都爾伯特貝勒。及札哈沁。烏良海。皆圍合圍。舊屬熟悉額手歡。繫我所喜固有在。景宜詩更餘清閒。

帝青石佛鉢詩用皮日休韻已卯

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序舉法顯傳以為據今開元寺雖有其鉢而非帝青石也徒以皮序有佛像見於外之言乃刻佛像於外以附會其說向會辨其謬矣近因蕩平準噶爾於其部落得佛鉢一則真帝青石也質古而色潤其為調御所持無疑蓋昔年準夷掠西藏所得與法顯傳所云若干百年當復來中國之語適相符合既愜法緣之喜因庶製美之章

豈藉雕鏤七佛姿天王獻此敬擎持律見佛舍婆城受覲拏日化樂宮餐烏哺時托去不教諸慮染置來惟許四禪知波旬國土寧應有飄至祥風法雨吹

大宛馬歌

今之哈薩昔大宛哈薩克雖三字急呼薩克則為一音蓋本兩字漢字析而為三嶠山神種古所傳烏孫中閼阻聲教向為準噶爾所隔不通中國攘為已有會貢閑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時屢貢哈薩克馬曾有詩不仁之守再世斬伊犁萬里拓幅員哈薩布魯布魯特字從上亦急呼成二字背向化無他為費致敬虔驟覆汗血實方物左右部長及可汗遣其首領遠來獻卻之失望厚賚還駘駟騶類實夥匍匐牽跪陳堦前為龍為駉各天矯雄姿逸態英且閒流珠歎玉誰則見奔霄追電有必然往者貳師求善種徒勞數萬惡少年致一二耳猶豔詡奚稱歸德開遠門關疆勤遠非本意人歸天與寧可捐人歸天與寧可捐作歌自警示後昆

涿鹿行三疊前韻辛巳

詰且發新城。涿野按轡行。灑灑露氣重。麥穎珠光明。農家已期餅餌飽。我戒滿言敢言好。行館壁題憶向來。成功歲事誠神巧。失之甚皆得之尤。見開旋轉總沐天恩稠。筠冲扈蹕掄材留。麟褒琅玕厥貢收。更復伊犁農事修。

書箠頭賜駐守伊犁內大臣阿桂

典屬今時班定遠。冠軍昔日霍票姚。阿桂於平回部時。以歷戰奏奇捷。今統留駐伊犁兵。循行諸部屯政。撫輯今宜。其勇決沉斷。殆兼霍、班之美。雪塗無藉持清暑。欲扇仁風萬里遙。

駐伊犁大臣阿桂等奏報二麥大熟。因用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首句恰與崆峒小麥熟同體。

遂用全章韻紀事。然彼當季世而黷武不已。宜詩人之刺。今則遇綏豐於耆定之時。亦反其意云爾。

伊犁二麥熟。久矣旋王師。少留更番戍。屯田俾勤爲。厄魯固爾札。廟火燄早飛。事見前詩。霍集占馘獻。大安反側兒。雖有幸災者。卽今奚遊辭。默克逮西溟。無不響國威。功成弗可棄。此語人盡知。歸化回亦知。遞覲瞻朝儀。衛拉乃無人。都護建閭麾。朝彥掄英材。百凡抒忠思。綠旗本習農。墾藝令乘時。索倫善騎射。偵候戈壁涯。耕回挈眷遷。使無離別悲。準噶爾曾遷四城。回人至伊犁。令種田。霍集占反。回城時。伐木拆廬。盡攜回人以去。今仍命遷還伊犁種田。又董理烏魯木齊屯田大臣安泰。奏報收穫倍稔。贖給陳

輜外。尚多充羨。因命廷臣等議緣旗屯丁。及沿邊無地民。願墾墾。墾耕就食者聽。日久能以熱河口外之生聚。則盛事也。心焉企之。

人事庶云盡。天恩至亦隨。屢豐既兆慶。功惟

賢臣歸甫也。即重生。何以爲刺詩。

玉盤謠疊舊作韻有序 壬午

西濛穴掃元戎重器同遷。北漠屯開督護遺珍載獻。在德致詎誇夫俘玉。而功成宜切於銘盤。一園因以重之。兩美茲其合矣。爾乃闡河粹毓。準部材程。昔焉青鉢偕登。世作躡林之寶。昨者金屠不守。時投甌脫之墟。當夫琛寶來庭。兌和列序。瓊琅匪乏。奚煩徵典瑞於骨都。輪廣依然。亦未著鐫文於阿渾。祇以五葦殊績。捷應轉圜。百部永清。權回覆盎。此則達瓦齊故物。已虛槃敦。行酒弗辱乎降王。阿陸爾撒納齋賫。空盜大弓。襲蹶究歸於太府。是用摛二篇而述事。鐫謝鼎辭。閱三載以繫時。欵箴座佑云爾。

與昔獲盤符寸尺。隻復成雙補闕益。忽分忽合無情石。猶覺愉焉色潤碧。卻似延津龍躍澤。是宜有詩紀其跡。出師昔歲略崑崙。五載功成咸來賓。天方默克西瀛津。或貢鑠甲或玉樽。付之有司武庫存。精金華服綵帛完。薄來厚往已數年。物固有幸奇聯偶。伊犁扼要輪番守。儲胥詎藉邊內取。哈薩布露胥地醜。敢萌覬覦市易走。墾耕忽見此盤有。驛致同舊列左右。絕域秋登萬寶滋。既足食矣還足衣。喜固在彼斯非奇。敢因志滿不戢師。天庥敬奉戒恬熙。福謙保泰永誌之。向欲速矣思增推。前篇以得盤時。道逆尚未就極。故有擬付鄭人一例推之句。

哈薩克陪臣到。因攜觀廣陵風景。

哈薩朝正貢馬頻。路遙遲到值南巡。因教馳驛來江國。便挈行春閱綺闌。昔歲觀光稱使者。辛未。準噶爾使臣曾命至蘇州賜諭。爾時準夷尙未勦滅。哈薩克原屬準夷。不通中國也。今番優賚實陪臣。廣陵鄂畚哈薩克地名。何南北。總我心懷保赤人。

碧玉盤謠癸未

碧玉之盤徑逾尺。質本規圓色光澤。準重夷器守世則。貯以馬湏可盈石。穹廬玉醴斯陳席。準俗。四月馬湏新得時。置筵酬神。詐馬爲慶。謂之玉醴。斯蒙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以招百福繁生息。仁義不施攻守易。矯虔奪攘紛兵革。休屠金人且弗惜。玉盤自合棄荒棘。磕破邊角秦靈隕。伊犁墾田耕者獲。驛使致京飛不翼。取裁改作葵花式。穆然完好綈几側。湯之盤銘曰新德。用識顛末茗華勒。

鴛鴦爾有序

尙書阿桂還自伊犁。以所獲鴛鴦爾鳥進。色正黝。尾中散白點如雪糝。赤睛黃匡。翎戢戢。半雉扇。然詢其名。既無義可索。或請按鳥譜。近似者當之。予曰否否。昔夏后羽毛作貢。屢中土職。方恒產。厥後吉光生翠。又不越嶺表。炎洲而止。且名率侈豔。弗深考。乃者新城既屯。旣城綏遠。所徵繫誌。實是賴。則思曩日刻筇之雄風。紀今時鳴岐之雅則。不其韙乎。爰仍其名。命郎世寧爲之圖。而系以詩。鴛鴦爾何出。伊犁沙水溇。戍還因致此。鳥譜絕難尋。項背如鶴雉。間關學戴鴛。白斑黑尾點。黃暈赤睛深。

忽得孤京闕。能無憶故林。聊將紀殊域。非是寶珍禽。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九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四

詩六十首

古築城曲癸未

效元微之體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韻

伊犁無綽羅駐我鎮撫兵。耕牧有餘閒。命之堅築城。
守望不可闕。其實非防賊。何曾捉民丁。事半功倍得。
遊辭慣騰口。問汝復能否。哈薩及布魯。歲歲請安走。
貢馬敢稱和。往來城下過。將軍坐令拜。虎帳高峩峩。
抱杵事頗煩。加賜頒德言。室家有恆產。東望玉門關。

麥熟再疊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甲申

二麥復連熟。去歲二麥大熟。今歲較去歲尤佳。天恩惠嘉師。屢豐接青黃。此豈人力爲。山右及河南。亦頻封奏飛。均稱八九
分。大悅農家兒。所廩惟齊東。頗有望雨辭。收麥固無礙。禾苗稿炎威。宣命問近況。霑澤願早知。霑澤尙未

知徒聞祈雨儀。東省霑澤未周。降旨詢問。撫臣尙未據報。普徧所奏摺內。惟稱率屬設壇虔誠祈禱。幕府有司官。步禱馳節。摩似此勤民瘼。亦足慰我思。君臣詎殊道。同希陽雨時。然予所希廣。寰海無邊涯。一飽胥爲慶。一飢胥爲悲。卽今伊犁疆。墾畝畚鍤。隨攜眷如居家。書記應忘歸。觸緒識文視。信筆庶杜詩。

閱伊犁將軍明瑞奏章因成口號

伊犁奏章傳驛至。無他惟籌耕牧事。更喜蔥海每霑膏。雖不言祥此真瑞。

伊犁大熟三疊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

昨聞二麥熟。額慶惠我師。穀黍其如何。尤殷牽念爲。卽今逮仲冬。始接郵遞飛。董率旣有方。屯田況健兒。地厚富水泉。豐收其奚辭。厄魯懷我澤。哈薩畏我威。極邊成樂土。天恩人盡知。感恩猶切知。忱惕慎威儀。回憶舉事時。督責揚軍麾。窮荒竟成用。獲匪所敢思。城成戶漸徙。已非草創時。伊犁自固爾札。烏哈爾里克等官兵。回人。暨腹地遷居戶口。聚落殷盛。歲獲迭增。至本年倍稔。自二十分至二十二分已上。計常給廩精外。贏羨陳陳相因。聞報彌深感慶。秋獵山之原。春耕水之涯。家室俾團聚。誰知離析悲。一二竄逐者。自取罰應隨。然豈終投荒。稍遲當令歸。紀實並誌懷。斐然用成詩。

安遠廟瞻禮書事有序 乙酉

伊犁河北。舊有廟曰固爾札都綱。三層繚垣。周一里許。當噶爾丹策凌時。以五集賽更番居此。誦經。每歲首盛夏。準噶爾之衆。膜拜頂禮者。遠近咸集。其俗素奉黃教。往往捐珍寶。施金銀。以事裝嚴廟。

之閔贖。遂甲於漠北。阿逆之叛。賊黨肆掠焚劫。廟乃燬廢。曾用韓愈陸渾山火詩韻。以紀其事。及我師再平伊犁。其地並建城堡。而梵宇之僅存煨燼之餘者。已不可復整。亦不必爲之復整也。因思山莊爲秋蒐肆覲之所。舊蕃新附。絡繹鱗集。爰規東北岡阜。肖固爾扎之制。營建斯廟。名之曰安遠。集梵僧。演步踏。以慶歲事。惟時都爾伯特郡王策凌烏巴什等。適以朝賀至。與達什達瓦部衆之隸居茲土者。歡喜額手。僉謂琳宮晃曜。妙相莊嚴。不啻曩時在固爾扎禮都綱。聞唄讚也。然余之所以爲此者。非惟闡揚黃教之謂。蓋以綏靖荒服。柔懷遠人。俾之長享樂利。永永無極云。因系十韻。以識緣起如此。

伊犁兵燹後。梵宇爲去聲重。爲縮地齊近遠。歸宗何改移。今朝初慶落。戎索永延釐。聳峙輝山麓。來瞻渡水涯。制仍固爾扎。境一毘耶離。唱唄格隆侶。喇嘛中之格隆。如僧中之受五戒者。歸旗達瓦貽。達什達瓦舊屬歸旗者。居於此。其願爲喇嘛者聽之。維新同致敬。憶舊孰含悲。羣訝胡寬市。予懷范變辭。藉無示敗彼。詎有覩成斯。置器廬安處。恢綱靖遠陲。

熱河啓蹕木蘭行圍之作丙戌

尊養去聲去年例萬年。昨歲啓蹕幸木蘭時。恭奉皇太后。仍駐山莊。以適高年。願養。並留皇妃。皇子。代承溫清。奉有慈諭。永爲成例。興居晨謁啓行旃。茲雲南望一心戀。爽氣北迎衆意便。落漲本微涉塞水。今秋迤北雨短。塞水本微。獲收逾半閱山田。熱河一帶。秋收較往年爲遜。然尙有過半之收。圍場亦自櫛比也。遠臣西北翮聯至。時都爾伯特貝子額爾德尼等。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並以朝賀至行在。即扈從行圍。示度懷遐詎偶然。

伊犁將軍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率全部歸順詩以誌事有序 辛卯

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及其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楞等率其部衆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犁具書通款自言爲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爲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棄舊遊牧挈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覲以伸積誠渥巴錫等亦先後來至伊犁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先是安泰奏偵知土爾扈特部內附信卽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今卽諭其偕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謁而舒赫德亦先所命由烏什馳往莅其事者因令代伊勒圖爲將軍駐伊犁安輯新附之衆給以餼贍振其乏也授之牧地資其生也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錫宴賚封爵秩而其部衆則量地分編以居聯其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什雖曾使人入貢第宴而遣之茲乃不藉招致全部內屬誠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準噶爾自底定以來築城安屯無異中國郡縣今土爾扈特復隸我藩屬於是四衛拉特之衆盡撫而有之可謂盛矣然余履秦持盈之念彌以是爲兢兢序而系之以詩紀實也其詳分注各句下此則毋庸觀縷矣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

渥巴錫爲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孫敦嚕布喇什汗子也

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願恩應博施

舍楞逃復返

平定伊犁時舍楞曾計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匿俄羅斯彼時卽向索取而俄羅斯以土爾扈特時舊係彼屬竟不送還今舍楞既棄彼來歸俄羅斯卽向我求索亦有辭折之然莫若先以此意令與屬傳檄示知尤見

中國光明 正大 彼亦合無辭。

衛拉昔相忌。搆拏往海濱。準噶爾舊凡四部。曰綽羅斯。白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為四衛拉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扈特搆讐。其汗阿玉奇。統全部西北去。乃以輝特為一衛拉特。而土爾扈特部。遂居俄羅斯地。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俄羅斯素不奉佛。土爾扈特在彼。俗尚不同。知伊犁黃敦振興。因思還歸故土。且聞從前投誠之都爾伯特部。在此得管封爵。樂業安居。遂棄其現居之額濟勒游牧。率屬內附。弗受將為盜。初聞土爾扈特來歸之信。議者或以舍楞前此負罪逃去。不宜與眾同受其降。余以彼既棄俄行之眾。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計。若俟其既至。執而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懷徠也。彼既悔罪輸忱。則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寬仁。而衛拉全部。莫非王臣。亦從來未有之事。又何必過為顧慮乎。俾安皆我民。

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至避暑山莊卽事有作

漲消橋就坦途培。至止還遲十日來。初傳旨於七月八日啓鑾。因雨展期兩日。復以白河漲盛。寄雲橋難猝就。仍自懷柔回駐御園。直至督促橋成。於十九日啓程。較每常至山莊。計遲旬日。

嶺過廣仁境。跌蕩門臨麗正象。昭回峯容水態如相迓。松牖雲莊暢好陪。不事招徠歸遠域。行看嘉宴此重開。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全部十萬眾投誠。其汗及台吉等。遠來覲謁。計九月月中旬可至山莊。當於萬樹園開宴行賞。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也。

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至伊綿峪朝謁詩以紀事

通使曾經丙子年。土爾扈特汗敦哈布喇什。曾於乾隆丙子秋。遣使入貢。今其子渥巴錫率全部歸順。更為不期而至者。茲徠統部不期然。名編典屬非招致。禮肆

鴻臚合惠宣。類已全歸衆蒙古。峪徵嘉兆信伊綿。是地舊名布祜圖昂阿。乙亥秋。噶爾薩多爾濟來朝於此。丁丑。戊寅。哈薩克。布魯特。歸化。其使臣並於此朝謁。因名斯峪。曰伊綿。今土爾扈特全部歸順。又適瞻觀於此。伊綿者。漢語會歸之意也。無心蜀望猶初志。丙子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有無心蜀望更勤選之句。蓋彼時土爾扈特。猶遠阻俄羅斯。雖有嚮化之心。無由徑達。朕並未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九

九一

醫術存奢望。即今濕巴錫等棄俄羅斯。舉屬內附。亦非有藉招致而
徠。且準噶爾四衛拉特。從此無不隸我臣僕。尤始念所不及耳。

天與欽承益鞏度。

重九日作

何處登高好。興安天與鄰。心懷同廓落。眼底俯嶙峋。地淨山如水。氣暄秋似春。重陽宜宴賞。況有遠徠人。

是日黃慕賜食。土爾扈特亦命入座。

木蘭旋蹕至避暑山莊即事有作

木蘭肆武罷秋園。是日山莊旋蹕歸。勅政旰宵仍別殿。詢安歡喜謁慈闈。舊藩莅止入邸舍。四十八旗王公

久。此間或有置邸舍者。新附隨來換蔽衣。土爾扈特台吉濕巴錫等。於木蘭入覲後。即令其隨至山莊。並視其秩。予以章服有差。

行慶施恩舉次第。園

看萬樹有光輝。

普陀宗乘廟落成拈香得句

遜肖何妨屢普陀。普陀有三。一居額訥特珂克。即印度。一居圖伯特。即西藏。一居南海。而西來因緣。則始自印度。而西來因緣。則始自印度。

北麓。仿其制為之。金剛四句括無多。層樓金瓦輝。香象偏袒黃衣演法螺。虔為祝釐開八秩。會逢歸極仰三摩。今歲

恭遇皇太后八旬萬壽。因建此廟。慶迓慈禧。茲屆歲工慶落。會土爾扈特汗濕巴錫等適至。以其素重黃教。命往瞻禮。俾益深感悅。

撰良慶落欣瞻禮。曰罪曰知且付他。

萬樹園賜宴土爾扈特汗濕巴錫等即景成什

汗仍其舊號新綬。餘各優封五等施。濕巴錫乃其舊汗敦噶布喇什之子。本應襲汗者。茲予封號曰卓里克圖汗。其策伯克多爾濟。封為親王。舍楞。班巴爾。封為郡王。餘則貝勒。貝子。各四。

公二封契苾詎徒四百帳招搖那藉九夷旗寧餽珍膳飽以德馬鍾蟻膠醉不辭于古爲稀今厚幸天恩
祖烈奉惟寅

萬樹園燈詞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賚頻施畢後先孰意新歸額濟勒溼巴錫等舊居俄羅斯之額濟勒今棄其游牧率屬歸順因親都爾伯特策凌等來歸之例於山莊宴賚並設燈筵火

戲俾得預觀山莊重看設燈筵

程經萬里不辭遙嘉與優恩詠蓼蕭自是勞徠惠遠部非關尋樂借元宵

通使昔曾阿玉奇今來明背俄羅斯納降彼已先孤約以此折之信得辭初舍楞竄入俄羅斯曾向其一再索取俄羅斯竟未送還設俄羅斯

以溼巴錫等叛彼來投向我求索即以舍楞事折之彼亦無辭以對

舍楞逃去復還歸悔過斯應滿昔非習爽光明有如是縛鷄籠內豈爲威

夕峯漸隱夕陽暉萬樹須臾萬燭輝望後漫嫌無月色上元景物豈其非

詎止隨圍按歲輸頻繁來集仰流鱗札薩克王公等每歲更番入覲隨圍今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烏巴什等亦來朝謁與宴彼即四衛拉特之一且舍楞所舊識也新來那不心

生羨明有伊犁舊識人

纏頭環耳各隨宜何必衣冠盡改之獨幸文身南掌使也隨班末仰威儀南掌國每十年一貢適其使臣職貢來京兼祝聖母萬壽因令於山莊

觀謁俾一體與宴

寶塔輝煌百十層。鑲錫膜拜法王燈。乘幽真是心源故。設教休誇神道能。

紫光閣賜宴外藩。卽席成什。壬辰

祝起中和奏樂。肆筵紫閣午曦明。底須九擗遵朝典。惟是三巡聯衆情。新附烏孫來北漠。土爾扈特舊班雁
僕熟西瀛。回部撫茲敢曰能開。益切冰淵惕守成。

七寶刀

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所貢也。

舉族來王脫異疆。解刀虔用貢天闕。雖殊乞伏銘建義。雅是呼韓獻脫光。燁琿銀花合六裹。殺紈秋水正
中藏。例同武庫皮包耳。何事於斯試銳銛。

銀削刀

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也。

書刀古遺法。烏孫何當有。然彼亦有經。削刻資工手。羊角爲之室。護以銀花釧。內外映虛明。智筭簇雕鏤。
叶。微物表至誠。輟論好與醜。築氏謝成規。牛家曾刪謬。叶。合璧事類載牛僧孺常用麥芒刀。字有誤謬。此刀小而銛。亦猶麥芒之類也。昔爲
幕珍。今作菜几友。還擬問昆吾。斯得所託否。

永佑寺瞻禮作

層樓神御仰雲天。午日當庭塔影懸。祖德宗功誠浩浩。肯堂矧構益乾乾。壁題幸有柔遐句。去歲瞻禮。有將撫新徠行慶

賞。庶幾昭鑒有餘欣之句。謂土爾扈特歸順也。去歲未來者。將以今秋宴資之。途況欣成穫麥篇。新附更番逮朝覲。優恩三接例依前。

伊犁將軍舒赫德奏伊犁客民願入屯田戶籍事。詩以誌慰。有序 癸巳

保開充國軍丁。僅足歸屯莊。請少陵民戶。何由佔籍。地喜新疆式擴。連營皆挈眷番休。人忘故土堪

懷。比屋並望衡僑寄。迺有莊姓四十八家之衆。到從乾隆二十九載之前。請依郭外以受廩。固已市

通哈薩。祈指河灣而荷鍤。何須畔讓諸回。從茲銜輓假官牛。落業永資八口。抑且糞田迴走馬。起科

弗俟三年。彼邊氓不待夫招徠。將荒服旋臻乎富庶。羣情可見。實事宜書。

關墾久增烏魯齊。即烏魯木齊。疾呼則為烏魯齊。屯耕今復逮伊犁。舒赫德奏烏魯木齊等處。俱已安設民戶種地。今伊犁有客民莊

令開墾。即於本年陞科。永為土著居民等語。因議每月給地三十畝。願多者聽。初墾。官借牛種口糧。分年還項。以次酌定科則。地肥水足多逢稔。籍注科陞願可稽。羊牧牛孳

安月析。平定伊犁後。自哈薩克來歸之厄魯特皆入旗籍。並自盛京移資乏四。隸察哈爾諸旗移資乏察哈爾於伊犁。皆給以牛羊。俾安游牧。今戶口日增。孳生益盛。而西安涼州之旗兵。則移駐新築。賜名之惠遠。迪化諸城。以資鎮守。

井令回人開墾。用贍兵餉。馬牽帛易息霜聲。每歲哈薩克以馬來易帛匹者。不絕於路。窮荒焉用茲成用。反杜甫此新疆經理之大概也。而禁織造粗疎者。向亦有詩紀其事。

額手天庥敬日躋。前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嘗深維屯種萬里之外。恐非長策。今屯地日廣。至民間客戶。自願入籍歸屯。不待招徠資送。此豈逆料所及然。穹貺彌加。即冰兢彌切。敢徒為持盈保泰之空言哉。

紫光閣曲宴外藩。即席得句。

崑西漠北共朝趨。三接聯情惠有孚。筵列雕盤裝粗糲。茵連華服逮鏤鐳。郡爾伯特台吉等。向以未出痘。祇遣人賀正。今亦有出痘可入關者。

茲親王策凌烏巴什之子。公爵索諾木雍。辰良日吉答詔令。長治久安懷永圖。燕語家人寧藉譯。向接外藩王公等。皆用蒙古語。蓋素所熟諳。近則回語並已通習。即新。卻非吁咈與都俞。

金錯刀

銛刀金錯迎雪光。甃甃爲室七寶裝。掣出雲文動星芒。近背勒字非頡皇。知是噶愛左行旁。辨以回人果識詳。大都回語成文章。佩之辟邪延吉祥。陸刺水截靡挫鎔。斫陣萬夫莫敢當。渥巴錫汗新來王。解用爲貢表至誠。叶。云昔額濟勒異方。土爾扈特在俄。近洪豁爾。洪豁爾在俄羅斯西北。爲回部中最大者。來往常刀得自彼稱精良。珍守歷世四葉長。云自其曾祖阿。玉奇汗世守者。茲歸樂土無甲兵。叶。敬備武庫一器藏。歸文棄暴爾允臧。持阿奠索予益獲。

賜伊犁將軍舒赫德

伊犁萬里撫軍民。不比堂廉取旨頻。此豈僅爲保障寄。因之特用老成人。固思舊侶歡常聚。其柰嚴疆倚獨諄。食少事煩正何礙。如斯我亦倍精神。

普陀宗乘廟卽事

普陀本以撫遐爲。蒙古皆重黃教。庚寅、辛卯。疊逢國慶。舊藩新附諸部落。咸集山莊。臚獻祝嘏。因仿四神道誠藏布達拉都綱法式。建廟於此。以迓慈壽。而洽柔懷。梵語布達拉。華言切音普陀也。看有相之。遂致遠徠土爾扈。廟工將竣。而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率屬歸順。朝覲山莊之日。適屆落成。大慈氏廣大因緣。不可思議如此。卽命至廟瞻禮。俾益感怍。土爾扈特急讀之。則爲土爾扈云。因教羣禮總持尼。卽今法雨滋忍草。萬古宗風振慧枝。若論三乘皈一字。謂猶一字屬多詞。

廣安寺瞻禮六韻

蒙古尊黃教。其來已久時。以神道而設。因俗習為治。用接宗乘右。是寺在普爾宗乘廟之西。俾修摩竭儀。金容輝法相。

玉律示毘尼。寺中有戒塗。是日虔瞻禮。萬年兼祝釐。廣安寧詎此。土扈即土爾扈特。急呼之。或兩字或三字皆可。如厄魯特亦呼厄魯。列藩維。

寶吉騶

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色爾克斯處馬也。色爾克斯為洪裕爾所屬。界鄰俄羅斯。土爾

扈特歸順時攜以來者。貢至天閑。調習經歲。茲御以行圍。性果馴良。因錫之名。并成是什。

歸順新藩貢異驄。遠於哈薩路難通。向稱哈薩克產良馬難得。今其部長貢獻。及以帛市易善者。充切天閑。不為希觀。若色爾克斯之地。更在哈薩克西北。從未通中國。茲名馬遠來。尤為難得。

云。本殊漢帝貳師取。寧數周王八駿同。教育天閑觀驥德。竟如土產備車攻。題詞自是表誠恪。曰示懷柔

祇愧衷。

左傳韓之戰。謂晉乘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誨。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將必悔之。弗聽。晉戎馬還。潯而止。其言既不衷道。且不知馬無足取也。夫晉秦戰於韓原。其曲在晉。取敗固宜。豈由鄭駟之僨事。況良馬每產於西北。冀北多馬。至今尙然。他省不能不取給於此。而天馬之徠西極。更以遠道為佳。不聞見疑於異產。至於調良馴習。惟視乎取馬之人。而不繫乎產馬之地。故周官教駘攻駒。亦止言其齒力性習。而不言物土之宜也。若

必乘其所產。非特東南無馬。不足以供驅策。卽齊、豫諸境。偶得一二土馬。亦豈及蒙古馬、大宛馬之適
用乎。左氏止圖暢厥辭。而不揆其當於理。此浮夸之所以見譏也。因用其語。輒爲訂正之。

孟冬時饗太廟禮成有述

齋宿舉冬禋。躬承追慕申。瓣香均致炷。去歲給祭。例自中位上香。畢。迭至列祖。列宗前上香。往返八度。慮涉
上香。茲孟冬時禋。祇因五位同堂。仍依舊例。均親詣上香。所謂禮以義起。且均致思慕之忱。清酒惜三陳。宗室濟踰助。明庭禮樂彬。告成更頒朔。律協海西
濱。今歲頒朔憲書。中增歸順土爾扈特、和碩特、汗王等
所居之地。及烏里雅蘇台附近諸部。凡二十五處。

甲午新正祈穀前一日詣齋宮作甲午

太和玉輦啓平明。乘大禮轎出宮。至太和門前。
御玉輦啓行。午門鳴鐘。鐘應午門始發鯨。西北諸蕃哈薩克。排班跪送式儀程。

石衢黃道直如弦。市肆駢羅列兩邊。百歲休和人樂利。皇都富麗故應然。
瓣香九捧謁皇乾。殿名退卽齋宮致潔虔。積雪松根殊去歲。近覺願祈厚澤徧春田。

上元鐙詞

鎮日濃陰傍晚晴。盼膏慶節兩縈情。豐隆合讓月天子。初歲元宵放夜明。
人人都喜晚晴好。燈有輝煌月有光。我獨惜哉未繼雪。優霑乃可慶農桑。
一輪初滿月方望。萬燭齊燃夜未深。最喜西樓向西眺。雪光猶曠遠峯陰。

瀛西漠北畢來賓，嘉會樓前許接茵。設曰光明開芻爽，耀華直到貴山垠。哈達克汗阿卜賽，遺其子阿第勒蘇爾統入覲，命與朝正外藩，及年班

同部，同列坐預觀。

廣陵富庶四臨知，燈火今宵想益奇。已慙去聲遠瀆非易事，那更術藉葉天師。

閒坐誰能古有山，炬輝蟾影閃如流。東坡使諫浙燈買，也自無端杭市遊。宋劉克莊燈夕詩，清於坡老遊杭市。

燈王說法覺愚昏，竺國輪高十丈賽。摩竭陀風本如是，見西域志豈曾太乙讀龍門。

火戲節筵次第完，雲興西北舉頭看。人情於澤甯辭足，願霈祥花入夜漫。

詠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所進匙又七首。又刺物以食，非取魚具及筭屬也。

畏吾都護換迴京，按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畏吾都護，畏吾，即今衛拉特，土爾扈特乃四衛拉特之一，都護之官，今雖不設，然新疆惟伊犁、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置有將軍、提督等官，管轄軍民。

其新歸順之士爾扈特及各回部，率遣大臣，侍衛等，輸班鎮撫之，雖曰欽差，即都護之遺意也。渥巴錫汗親送行之，渥巴錫遊牧在哈爾沙爾，阿思哈以三等侍衛護視

匙又七首各一具裝函，無其代為請安恭進，物雖微，嘉彼誠也。籲以請安忱悃達，先之微物兩三呈。有抹堪佐漆几用，無垢都教皮匣盛。豈

是大官偏少此，成詩緣識遠人誠。

剛甲行用舊作蕃甲行韻乙未

土爾扈特舊汗阿玉奇所用，其曾孫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以為獻，因成是什。

剛甲蕃甲驂靳轅，賁然來貢解纆看。伊犁平會歌蕃甲，昔年平定伊犁，俘獲甚衆，內有旗子甲，曾作蕃甲行紀事詩，在丙子年。茲詠剛甲後廿

年士爾扈特隔羅義土爾扈特所居。在俄羅斯之額濟勒。因與中國阻隔聲教。俄羅一名羅義。慕化內嚮其心堅。山莊宴賚錫爵秩。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及策伯克多爾濟等。率其全部歸順。以辛卯九月至木蘭。封爵賞賚有差。

觀謁。搆至山莊賜宴。雁臣歲覲來翩翩。優恤部衆俾得所。作文紀事千秋傳。渥巴錫等自額濟勒來時。月

三萬二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得半。而凍餒庭瘠殊甚。為之授地分房。等其衣食廬帳。俾無失所。因為優恤記。勒石以紀。至誠感恩無可獻。獻此剛甲藏由先鑠

子連環實精緻。介以明鐵兜登駢。曩彼兩大弗相下。向者相傳土爾扈特為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自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遂竄往俄羅斯。後渥巴錫等來歸。始得徵實。則

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跳去俄羅斯界邊。駐牧額濟勒之地。自統屬如左右賢。昔時曾欲

一致使。而俄羅斯以為患。初。阿玉奇嘗欲遣使通中國。為俄羅斯所阻。皇祖時欲悉其領要。命侍讀圖說琛。假道俄

月而至。則前此俄羅斯。挾我使人故繞道。遂令三閱寒暑延。豈料窮荒弗招致。即今歸順為我臣。叶。即今歸

順為我臣。昊蒼錫佑蒙轉旋。

過河詣溥仁寺瞻禮丙申

穹碑一拱讀。康熙癸巳。恭遇皇祖六旬萬壽。諸蒙古王公。無不携梵刹祝釐。皇祖鑒其誠悃。遂允於山莊東建此寺。額曰溥仁。御製文紀其事。立碑寺中。猶見衆藩誠懷畏至今。切河

山弈世盟。伊余守家法。遠域奉朝正。自平定準噶爾以後。新附諸藩。俱以每歲八月間至山莊。繙內扎薩克諸蒙古王。公慶祝。及土爾扈特全部歸順。其汗渥巴錫等復率衆朝覲。宴賚於此。

隕越庶免議。惕乾益凜情。

瞻禮普陀宗乘之廟因題

梵語布達拉。震旦謂普陀。南海本中華。西域實做摹。叶。普陀有三。詳見碑記。蓋西域布達拉。本以山似普陀。而屋宇則仍依藏式。茲廟規制。悉做西藏為之。斯

乃肖藏式。構築無差訛。土爾扈特來。慶落演梵那。辛卯秋。廟工落成。道士附扈特汗溫巴錫等朝覲於此。因命詣廟瞻禮。俾益深感悅。去歲雨致頹。根基未固羅。重砌塊石堅。債事弗深訶。昨歲夏秋多雨。廟之南面紅牆頹地。率引地面上層樓閣。亦有傾者。即遣大臣勸不諳作法。尙非健冒誤工。故不加深議。因命易大塊石爲基。層層整築。經樓佛閣。重加莊治。未踰年而葺工。閱整如前。而鞏固較勝於舊。通計費用四十餘萬金。例當工員賠補。念各員力不能償。止令其中數人廉俸最厚者。酌賠什之一。餘悉豁免。其工員初時僅視項帶。今於工竣之日。仍加恩給還。茲臨重瞻禮。舊貫仍巍峩。不有敗者相。焉覩成者嘉。叶成敗總六如。如是觀如何。

木蘭雜詠

修獮行秋令。憑輿避曉涼。向至木蘭。從無乘輿之事。近因余春秋已逾六十。數年來自行營至看城。始乘肩輿。以避曉涼。至上園則仍乘馬。臂雖病猶勉。心不息斯強。

扈此舊新部。內扎薩克蒙古王、公、台吉、及輪流入覲之土爾扈特年班、回部伯克等。並扈從行圍。非他左右王。孫曾慎聰聽。家法莫教忘。

習武將柔遠。未當廢以偏。往還期廿日。自八月十六日啓變。至九月初八日迴蹕。然越數日。即遣御前侍衛。馳至山莊請安。並以親射之鹿麕等恭進。溫清

闕高年。逸驛恆知豫。射生時進鮮。前茲原不覺。近歲每情牽。

草淺獸肥候。非春合是秋。當塗言豈當。魏文帝典論。謂歲之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云云。其言非知獵者。蓋春草雖淺。而獸不能肥。必待秋深草枯。燕原平淺。方堪馳騁。

而獸亦至此時乃肥碩。至於弓力。尤須風高始勁。若春多陰雨。弓安能燥乎。司馬諫難由。射祗勝弓弱。馳非下阪修。邇年因臂痛不能挽強。而獸至猶常命中。但不似向日之馳射峻阪耳。

天然景如繪。亦每有詩酬。

孔有其祁類。鹿麕麇麇。儻儻紛上塞。颼颼鄙西京。直闖帳棚入。生搏僕役爭。獻禽署閭部。翎褶果循名。

大學士于敏中。於行帳中獲活雁一以獻。因今年新賜以雙眼翎黃裙。故戲及之。

等城近咫尺。尖營及看圍城。俗皆謂之等城。蓋因等候得名。

曉往便傳餐。調鼎或親視。廚盤協衆歡。每遇看城傳膳之日。親視調和湯飯。並置列養羊。賜御前大臣。

侍衛及扈從行圍之舊藩。新部。諸王。公。台吉等。早餐。衆皆歡欣鼓舞。

因之悟飽煖。寧卽忘飢寒。設曰大烹養。惟期戎索安。

玉塞秋行旅。徐家畫不如。石渠寶笈。有徐賁關山行旅圖。

林疏風拂葉。嶺峻騎牽輿。肩輿上山。繫繩杆下。令侍衛騎馬在前。分左右拽引。以減奉輿校尉之勞。布

帳開山市。牛車趁晚墟。入宵景更好。星野朗安居。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倣其體。恭錄一首 丁酉

蠻子朝 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蜀將之所致。彼亦蓋貪中國利。涉遠來朝必有賜。蜀將乃攘爲己事。更謂開元鮮于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貞元蠻慕明德而自通。誠覲玉陛。德宗嘉其誘諭功。遂令蠻朝大明宮。異牟尋男尋閣勸。並教召對延英殿。召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歆羨不可得。蜀將揚揚頗得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樂府因爲刺。雲南天末六詔蠻。來朝弗朝於國誠何關。邊將得意相備位。爾時政治從可觀。辛卯土爾扈特來。跋涉萬里誠懍哉。伊犁收撫掄將才。辛卯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自俄羅斯之額濟勒率屬內附。告之伊犁。將軍伊勒圖以聞。特自烏什調舒赫德往彼爲將軍。經理其事。舒赫德遵旨分地安插。俾資耕牧。渥巴錫等來山莊朝覲宴資。回至所授游牧地。生計有賴。咸得安居樂業。越二年。授舒赫德爲大學士。入閣管理機務。示恩安輯非招徠。木蘭秋獵命廁陪。山莊挈迴鎬宴開。至今畜牧孳童孩。將亦爲相調鹽梅。備位非相驕非將。白傅再生應難騰口謗。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五

詩三十三首

全韻詩恭錄 二首 戊戌

四十九旗撫已久。喀爾喀未歸以遐。侵尋敗於噶爾丹。戶口紛散亂如麻。前後挈衆來內附。肯學光武閉

關遮。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喀爾喀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爲噶爾丹所敗。盡棄部落牲畜。挈人戶求內附。皇祖命議政王大臣集議。許其來歸。俾令得所。遣尙書阿喇尼等。還歸化城米糧贖之。十二月。故車臣汗之子烏默赫

來降。命襲其父爵。而扎薩克圖汗之。子額爾克阿海巴爾。尋亦內屬。次第命臣往經理。頒銀賜米給布茶。二十八日。以土謝圖汗等所屬人衆。不能自贖。命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等。

濟銀兩茶布。并購牲畜。往賑其乏。又運張家口倉米。選內駟廠駝隻散給之。二十九。年正月。土謝圖汗等。又以入戶乏食求賑。命發獨石口粟。戶給四斗。遂賴全活。多倫諾爾幸朝會。行幄大宴

賚有加。三十年四月。皇祖以土謝圖汗等。率所屬十萬餘衆來歸。親莅邊外綏撫。五月。駐蹕多倫諾爾。命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同列。設行幄。令土謝圖汗。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扎薩克圖汗。車臣汗等朝見。列坐賜宴。並賜

以銀幣衣冠器用茶布等物。葉宗之寺於以建。自是中外成一家。或遇老年喀爾喀。語及此猶淚雨下。古素重

恩賚有加。衆莫不感頌云。葉宗之寺於以建。自是中外成一家。或遇老年喀爾喀。語及此猶淚雨下。古素重

黃教。因建葉宗寺。俟胡土克圖演梵宣揚。衆皆頂禮。自是喀爾喀七旗。遂與四十九旗共備藩服。效臣僕。其人衆日漸滋生。殷阜十倍於昔。至今年老之人。思念皇祖恩德。言之必感激涕下。孫臣繼序敢不匪

盡人事。賴天庥。嘉綽羅斯都爾伯特。輝特和碩特之徒。叶。最後乃土爾扈特。跋涉歸順。路更賒。土爾扈特乃

拉特之一。初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於是準噶爾遂以輝特與綽羅斯等。同爲四衛拉特。及大軍平定準噶爾。四衛拉特等。殺者殺。降者降。遂撫有其地。收服其衆。於伊犁設將軍駐守焉。土爾扈特自居俄羅斯額濟爾之地。

傳至數世。阿玉奇曾孫涅巴錫襲為汗。因俄羅斯不奉黃教。又欲徵其子入質。遂與合族密謀。挈全部戶口十萬餘歸中國。八閱月。始至伊犁境上。余初聞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勒圖不能經理得宜。因調舒赫德至伊犁酌辦。而畏事者。以新來中有獲罪竄逃之舍楞。議論沸起。余亦不能不為之少惑。而略為備。舒赫德至伊犁。於安汛設債。儲備之事。無不悉安。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復掄其應入覲者。出驛而來。因命隨園觀獵。且於山莊宴賓。自是凡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清國之臣矣。無不安輯俾得所。飢與之食。寒衣諸。况體天御世之大君乎。於是為之日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得耕牧。并為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又撥官茶。出屯穀。以資。大君者蓋天之子。一物失所。應咨嗟。柔遠繩前。膺國計。恩威一統。含無涯。

右聖祖收撫喀爾喀

躬勞朔漠事三征。竄死賊渠餘悉平。皇祖以噶爾丹狡肆凶頑。違誓狂逞。侵掠我喀爾喀之地。竄伏近邊。必當及時。五月。駐什巴爾台。賊眾望見御營。知聖駕親征。大驚遁去。爾追至拖諾山。大將軍費揚武。大敗其眾。噶爾丹僅以身免。大軍凱旋。是年九月。復啓蹕巡視塞北。十一月。駐棟斯亥。噶爾丹使人格類固英至。尋遣之還。諭以噶爾丹若不親身來降。朕必往討。以七十日為期。過期即發兵矣。遂傳諭回鑾。三十六年二月。復統大軍親征。三月。駐蹕甯夏。聞噶爾丹已死。餘眾悉降。遂下詔班師。豈憚軍書治旁午。每申廟算諭先庚。先是聖駕駐蘇德。諭費揚武曰。頃偵知噶爾丹自圖拉由克魯倫移營。越二日。見其在達爾罕鄂拉。此寇乃極狡猾之。人。如敗遁。斷不趨圖拉。必渡克魯倫。或從類農巴爾濟。赴塞楞額。或繞巴延烏蘭之後設伏。爾等切勿隨蹤而往。恐誤入其伏中。宜詳察地理。及賊逃竄之路。小心堵禦。費揚武承命即行。尋奏言五月十三日。我軍至昭莫多。見賊蹤跡。遣前鋒挑誘。分兵兩翼。東於山巔結營。西則沿河布陣。並遵聖主指授。令官兵皆步行。噶爾丹率賊萬餘。向前拒戰。我軍奮勇進擊。自未至酉。大敗其眾。進剿三十餘里。斬首三千餘級。生擒數百人。餘被創逃竄。死於山谷中者相枕藉。並殺噶爾丹之妻阿努。噶爾丹引數騎遠遁。其眾降者千餘人。自此一戰。噶爾丹遂墮落。勢亦窮蹙矣。噶爾丹之敗。實費揚武一人之功。而費揚武之所。爾時策妄力猶弱。故獻車楞詐表誠。先是達爾罕伯克。擒獻噶爾丹之子。以能克敵制勝。實皆稟承先機廟算也。塞下騰巴爾珠爾。及噶爾丹死。達爾罕伯克復獻其屍。及其女鍾齊海。中途為策妄阿拉布坦截奪。遣工部侍郎常綬往索。策妄阿拉布坦即將噶爾丹幼子車楞三魯卜獻出。尋獻噶爾丹之屍。復獻其女鍾齊海。蓋是時策妄阿拉布坦力尙微弱。且懾我兵威。又素與噶爾丹不睦。

故先獻其幼子，藉洩私忿。且使噶爾丹不留遺孽，以絕後患。又詐為恭順，冀得假息苟延。計實狡矣。其後部落滋繁，遂計殺拉藏汗。大肆劫掠，其勢遂張。雍正年間，其子噶爾丹策凌，又復跳梁北路。後為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諸將按兵不追，賊眾得以免脫。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終噶爾丹策凌之世，甯謐無事。其逆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篡位，暴虐失衆心。喇嘛達爾濟篡奪之。達瓦齊因阿睦爾撒納之計，復篡奪之。準噶爾遂自相擾亂矣。

全定伊犁及回部，孰非前烈賴經營。乾隆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三策凌，率數萬人來歸。於是定議出師，遂命將軍班第、侍阿睦爾撒納往剿。軍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悉平定準噶爾，擒達瓦齊以歸。後知逆謀由於阿睦爾撒納，因釋達瓦齊，授以王爵，留之京師。而阿逆潛蓄異謀，於大兵凱旋時，即流言脅衆，黨惡之徒，有猝舉動。班第、鄂容安同時致命疆場。賊眾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塞路，既而大兵復進，前徒倒戈。阿逆乃竄入俄羅斯。旋伏冥誅。我兵至俄羅斯勒索，遂得逆屍。因於伊犁築城駐兵，設將軍鎮守焉。至於掃蕩回部，則由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誘殺阿敏道，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竟得脫去。因治雅爾哈善之罪，命兆惠往定回部。遂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直至葉爾羌城下，二會以逸待勞，統數萬人敵我三千餘人。我師過河者幾四百餘，猶能斬將奪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者三閱月。宮德、舒赫德等，率師進援，而馬力疲乏，復為逆回所困。適參贊阿里哀，遵余命驅馬急至，援出宮德等，遂同夜掩賊營。我師內外夾攻，逆回自相蹂躪，顧命不暇。因解黑水之圍，二會乃棄葉爾羌，喀什噶爾兩城。擄衆遺逃，其兩城舊伯克即獻城以降。參贊明瑞等，一遣之於霍斯庫魯克，再陷之於阿爾楚爾。二會乃竄入拔達克山。將軍兆惠等，傳檄擒渠，因函首以獻。回部悉平。大功既成，新疆式闢，耕屯相望，商旅通行。悉如內地。此皆上天眷佑，得以繼我皇祖之志，益深欽感云。

右聖主親征朔漠

布達拉廟瞻禮有作已亥

布達拉原肖前藏，落成土爾扈來賓。土爾扈特急呼之則為土爾扈，猶厄魯特急呼之為厄魯也。無心招致彼殊域，有意懷柔此近人。蒙古黃教，況此寺做前藏之式，尤為壯麗。諸札薩克王公等，松樹種將嘉蔭滿，山花開遍法雲彬。更今扎什煥倫布，每屆從瞻禮，無不歡喜踴躍。即此亦懷柔之一端也。札什倫布，華言須彌福壽也。以班禪額爾德呢欲來京，為欣在觀光輻輳類。余祝七旬萬壽，特做後藏式班禪所居，廟建於此，俾居之。

彈汗行辛丑

路經彈汗州。懷柔縣貞觀二十年建彈汗州因作彈汗行。自昔蒙古長原有汗之稱。長城以北東西亘各據部落雄相爭。

文皇欲彈壓。若輩邊州。因此額泐巖城。而何四夷君長上尊號。既笑卻之後。乃賜書四夷。遂用可汗名。

唐太宗貞觀中。西北君長請上尊號為天可汗。卻之。然其後賜書四夷。及屬國上書。遂稱天可汗云。彈汗行。慢言唐事。試言我皇清。四十九旗為舊屬。久去汗號。

惟以天公帶礪百世榮。科爾沁等旗舊亦有稱汗者。自太祖、太宗、時內附。即請去其汗號。受王、貝勒、公等封矣。四喀爾喀實後附。仍其汗號。乃我皇祖

沛恩宏。喀爾喀於康熙年間。為噶爾丹所逼。棄其部落。挈人戶求內附。皇祖許其來歸。故車臣汗烏默赫。札薩克圖汗額爾克阿海巴朗。尋皆仍存其舊號。與四十九旗同備藩服。朕雖不德。定準部亦

存其汗號。都爾伯特至今世祿其孫曾。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部。封都爾伯特與綽羅斯、輝特、和碩特、四族台吉為四汗。並分建王、貝勒、貝子、公。遊牧如四十九旗。喀爾喀之例。

嗣綽羅斯、輝特、和碩特、部落尋以叛逆自取滅亡。惟都爾伯特始終恪守臣節。其子孫世受封爵。部落耕牧安生云。其餘自作孽覆祀。非我黷武逞嘉兵。綽羅斯汗自噶爾喀多

珍滅無幾。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誅。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心懷搆貳。藏之於巴里坤。皆因反覆煽亂。自底滅亡。非欲嘉兵黷武也。其原委詳見四師詩。至土爾扈特汗。亦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初竄歸俄羅斯。傳數世至渥巴錫。擊全

部戶口十萬餘來歸。因命仍其汗號。分地安居。贍給耕牧。一遵皇祖收撫喀爾喀之例。優加恤資。詳見歸順、優恤二記。最後土爾扈特自歸順。仍其汗號。無庸更彈汗行。

何須彈壓。惟塵懷柔情。各部入覲。循茲以入京。億萬斯年受恩保土。與國亨昇平。

憶舊

適作彈汗行。因之憶舊事。舊事曰。惟平準部。視其部落。置汗四。準噶爾四衛拉特。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其輝特一部。本附庸于都爾

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輝特遂為一部。仍稱四衛拉特。平定準噶爾時。輝特與綽羅斯等三部。並受封為四汗。都爾伯特始終順。至今棄葉受恩賜。綽羅斯部及輝

特實叛逆殲無遺類。其中略涉疑似者。曰沙克都爾曼濟。諸厄魯特作亂時。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歸命。既受封。即命從將軍班第往征伊犁。乃于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後。流言脅衆。以致薰惡之徒。倉猝變動。賊衆復竊占伊犁。及大兵復進。阿逆亡命。竄哈薩克。復逃入俄羅斯。終伏冥誅。而其時札納噶爾卜殺其叔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衆。尋又爲台吉達瓦所殺。獻首軍門。又輝特汗阿睦爾撒納既歿之後。遂封巴雅爾爲輝特汗。乃巴雅爾與尼瑪哈薩克錫拉等密謀搆亂。皆自取誅滅。惟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率其部衆於巴爾坤。有近遊牧。反狀未明。參贊雅爾哈善。疑其有異志。夜襲其營。無分老幼。殲戮無遺。雖厄魯特惡積罪盈。孽由自作。而沙克都爾曼濟未免略涉疑似耳。彼原攜衆向內避。遊牧巴爾坤左近。以示其心無異志。其時雅爾哈善者。參贊駐彼董厥事。乃稱曼濟懷狡謀。率兵夜襲乘其寐。鼯蓋齟齬不一留。水爲之赤地。爲瘁爾時奏到事已成。厄魯罪盈亦自致。其後命雅爾哈善庫車進兵平回地。乃以失律正軍法。雅爾哈善後以將軍襲庫車城。當小和卓木率衆來援。屢經被殲。而任其潛行出入。不乘機進剿。又用綠營穴地火攻計。轉爲賊覺。橫截一溝。焚傷兵丁。以致賊衆逃去。竟得空城。實爲可恨。因命兆惠星馳往代。將雅爾哈善解京治罪。其偵轅失律。屢誤事機。明正軍法。固屬罪無可逭。而殺降受禍。益徵天道之不爽矣。至今思之。天道示項羽坑降二十萬。此其十分之三。及叶火炎崑岡玉石焚。胤侯佚德戒。天吏用人之失。吾豈辭。吁嗟用兵誠可畏。

阿布勒必斯王寅

阿布勒勒必斯者。哈薩克呼爲一字。王之爵。然不過羈縻。無俸遠部落。適有竊馬盜。將軍遣人索。伊犁將軍奏察哈爾官牧馬羣。被哈薩克人竊馬二百餘匹。隨遣察哈爾總管那彥偵緝。阿布勒必斯聞知。即查送竊馬之孟克等五人。照數賠還馬匹。並遣使至伊犁謝罪。當將孟克等審明正法示衆。阿布勒必斯遣藩奉法。如此恭順。因賜勒嘉諭。並加賞緞匹。以彼盡獲五人。並馬賠如約。聞之頒獎諭。厚德懷來薄。奉法逮殊域。張鷟勝空盤。

賜哈薩克沙海蘇爾統宴。卽事得句。

哈薩克克薩克二字。羈縻化外人。嘉其向化擬藩臣。哈薩克誠心歸順。歷久益虔。其汗阿卜賽。故即降旨封其子幹。里為汗。茲遣其弟沙海蘇爾統來朝謝恩。因賜宴觀燈。如向例。
 例當子繼封汗號。虔遣弟來叩旨申。賜宴觀燈示以惠。久安長治勗惟寅。本非勤遠徠殊遠。戒滿持盈意倍諄。

端陽日作

令序天中自古傳。苟其無事例應沿。歷年以來。端陽日每。逢望雨。則不廢節。幸落未渥非甚旱。今歲端陽前。屢經得雨。向未能透。雖不以旱罷節事。而心中實望。

再度節頒恩是衆懸。虎艾陳階雄故爾。龍舟渡浦競斯捐。適來哈薩教觀勝。哈薩克使巨沙海蘇爾統來觀。適逢令節。因命御前大臣侍衛等。帶至御園。觀龍舟之勝。問以玉河不解然。西域記載和闐玉池。每以端午日。自王公下至庶人。皆往取之。每取一玉。投以一。固亦無其事。而產玉如。故。益見書之難盡信也。

哈薩克馬

哈薩克馬多無萬。古稱大宛實訛傳。哈薩克多善馬。舊傳即古大宛者。非。向有讀史記大宛傳詩。已辨其訛。向北益冷向南暖。冬時牧近伊犁邊。

亦不驅逐薄取值。哈薩克在伊犁西北。冬時許遊牧近邊隙地。所牧馬。仍禁需索行多年。去歲雪大馬羣佚入我。

土爾扈特田王奇哩布乃查出。弗敢隱匿明報焉。駐塔爾巴哈臺大臣惠齡奏。據鄂倫布拉克地方卡倫侍衛額們。呈報。哈薩克因。急呼。巴。為一字。臺大臣奏。佚馬盡付哈薩還。

守法尊上有如此。是誠可嘉恩旨宣。駐塔爾巴哈臺大臣惠齡奏。據鄂倫布拉克地方卡倫侍衛額們。呈報。哈薩克因。急呼。巴。為一字。臺大臣奏。佚馬盡付哈薩還。

布查出呈明賄還。倒斃馬匹。送交哈薩克領回。其隱匿未報之羅下藏占巴等十四人。審明分別。治罪。土爾扈特以鄰境佚馬。弗敢擅取。其守法尊上。實為可嘉。因降旨獎勵。並加賜緞疋。古來若輩肯化外。相

與奪攘為矯虔。守在四夷尚弗暇。或且內寇滋邊患。昔誌伊犁見大意。戊寅歲。勒銘伊犁碑文。皆以伊犁既歸外。潛移默運。上蒼鑒之。惟奉時相機。不敢逆料云云。今二十餘年。歷久益安。遠藩奉法。恭順如此。實荷上天嘉佑。予惟益凜惕乾。日慎一日耳。何期歷久茲益安。天佑人歸實徼倖。以此憂盛增惕乾。

蒙古田

蒙古昔種田。撒種委之去。謂曰靠天收。秋成返刈穫。叶其去非無因。或獵或考牧。叶而今則不然。均習耘耨務。課雨與量晴。不殊三農慮。然實廢牧獵。斯亦忘其故。青海更甚茲。飲酒安眠豫。田獵牧俱懈。窮番攘且懼。黑帳房番人本畏蒙古。今青海蒙古耽樂圖安。轉有被番人劫奪之非而畏之。經駐劄四衛大臣留保住奏聞。因訓飭令莫忘舊俗。喀爾喀地冷無可事耕作。牧獵尚所勤。古

風猶未除。新附者知耕。都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皆厄魯特。俾事耕牧。地道不齊固。卻類內札薩。衣食漸富庶。叶版

升圖安居。何異齊民趣。隱思苟用彼。豈彼先民素。蒙古語以鹿盧為格爾。以土瓦屋為拜姓。板升、蓋拜姓之說。明時桑顏三衛。即有此語。桑顏者、諧音之說。向王會汾有版

升宜加防範之奏。此相沿明季畏蔥陋習。不直一晒。時即笑諭彼曰。茲侍從之扎拉豐阿即成升。汝亦懼之乎。因將原奏擲還。且明洪武初。分封寧王鎮守三衛。永樂靖難時。尚藉其力。因割地以償前勞。後世不能駕馭。致導額森入邊。遂

有土木之變。我朝則中外一家。所謂三衛之人。皆勤耕力作。與編戶齊民無異。是今之蒙古。實非漢、唐、宋、明所畏者比。然向之蒙古。尚有隨征伐之事。茲翻恐不得其力耳。然而鮮橫去。行得在失間

寓中外計胥廬。達者不言諭。

賜哈薩克阿卜勒比斯之子噶岱等宴詩以記事癸卯

請安阿卜勒比斯。哈薩克阿卜勒比斯遣其子噶岱來覲。並進馬匹。於四月十三日。在山高水長賜宴。並頒賜冠服銀帛有差。努喇里居遙故遲。時四哈薩克努喇里亦遣其子阿布賴蘇爾坦來進

馬匹其所居去阿卜勒比斯尤遠。阿布賴蘇爾坦中途
患病未至。遺來作哈拉托雷代為呈進。亦與宴餐。均可嘉其摠誠悃。未宜靳此沛恩施。筵開首夏頒三爵。節

過元宵燦九枝。晚更令彼觀燈火。雖過元宵。以對語不須資象譯。余自乾隆八年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並習

靈悉其情。亦勤。通情洽惠繫深思。學之所致也。

伊犁馬牛羊甲辰

伊犁馬牛羊市之哈薩克。初不費金錢。估值以布帛。布出回部供。自平定伊犁後。每歲馬匹牛羊。皆以綢緞布

供。布正解赴伊犁。帛則織造織。易馬綢緞。令江甯江蘇杭州織造等。平價買絲。官為織就。其丈尺。去非藕絲脆。

來匪骨立瘠。向以織造製辦新疆所用綢緞。恐希圖省費。不能如式。或如白居易所云藕絲蛛網之弊。因命該管官嚴行

發布帛。與換得牲畜。均資實用也。自古馬市患更僕數。難悉明則楊繼盛唐則白居易或以直言陳或以諷歌責今胥

無其弊而更得其益。加以官牧場。厄魯特。各有官牧場。衆畜日充斥。將軍籌久計。內地驅絡繹。內地復無

藉佳事成扞格。自古邊疆市馬。如唐白居易有陰山道之諷。明楊繼盛有罷馬市之諫。今則不特無其弊。而更得其利。

而烏嚕木齊都統明亮。且伊犁官牧場。牲畜蕃滋。昨伊犁將軍伊勒圖。請酌撥馬三千五百匹。牛五千隻。解送烏嚕木齊撥用。

行趕送肅州等語奏請。是今之易換馬匹。轉以內地之有餘而成扞格。因諭令該督等酌量分撥。妥為安頓。毋相推諉。並

飭軍機大臣詳議。將馬匹照李侍堯所奏。運赴甘肅撥補營額。其牛隻酌令烏嚕木齊一帶。及安西、玉門、燉煌各州縣。

給與種地民人。減價承買。嗣後馬匹牛隻。於貿易時。除酌量彼處應用數目酌留外。其餘並令該處兵民。以布疋等物。

派官監視。公平貿易。並傳詢李侍堯。從前撥補綠營馬匹。統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匿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

得。計節省馬價銀若干。此後應否照此辦理之處。令其詳悉覆奏。

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龍眠手寫五馬圖。一一驥院之英駿。來自于闐或董氍。事擬天馬登歌韻。即今哈薩及布魯。歲市為常無
論萬。哈薩克每歲驅馬至伊犁。以內地綢緞布易之。價廉而多。得良馬數盈千萬。每匹不過三四金。伊犁易馬既多。該將軍請撥解新疆各城。及甘省各營補額。且省採買繁費。因飭軍機大臣議覆施行。布魯特馬亦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烏什等城交易。每三十匹抽稅一匹。愛烏罕更遠於彼。馬高七尺有八寸。五馬之高不足稱。愛烏罕在拔達山西。所進四馬。曰曰凌峴白。均高逾七尺。公麟所畫元祐五馬圖。皆當時驥驥院所收。高者不過五尺六寸。較愛烏罕四駿。不可同年語矣。于思牽來敬以進。育之天閑聊備數。未如上駟調習順。上駟流御馬。皆蒙古地所產。閑習調良。向年行圍所乘。必用此。然今老矣逾古稀。那似昔年磬控迅。展圖自愧且自憐。石火光陰速誠信。

普樂寺乙巳

伊犁耆定後。黃教示遐方。來覲都歡喜。茲寺以四陲大功告成。自丙戌春經始。丁亥秋竣工。嗣後每歲各蒙古王。公。扎薩克。及衛拉特各部。分班來覲者。無不仰瞻歡喜。如遊春臺化宇。詳見向所制普樂寺碑記。成功久晏康。實非先所料。自西陲平定。至今三十年。伊犁無兵戈。來往新經者。夜行無滯。仰蒙眷佑。中外晏康。實非始用兵時所敢料也。益凜後無遑。罔不興稼穡。惟祈若雨暘。

題郎世甯繪進嘑爾獻馬圖 丙午

罷兵絕域反來賓。準噶爾之用兵。自康熙年間。皇祖三征朔漠。屢申捷伐。及我皇考兩路出師。額駙策楞擊敗之於額爾德尼招。幾令匹馬不返。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乾隆初年。余遵守成訓。川加安戢。示之以逸待勞。於是噶爾丹策凌所恃既訕。於乾隆八年。遣使入貢獻馬。厥後其子阿占及達瓦齊。篡逆相尋。因乘時大舉。掃穴犁庭。以承兩朝未竟之志。詳見四師誌事詩。牽獻權奇良且馴。遂使海西

作圖畫。並教內翰誌緣因。噶爾丹策楞所貢馬。其一純白有青文。高八尺。長丈有二尺。賜名如意驄。命西洋人耶世甯繪圖。並命內廷翰林梁詩正、汪由敦、蔣溥、莊有恭、嵇璜、張若澄為之序讚。後復命

沈德潛題什。偶然試展失六者。茲偶加披閱。所有題識之梁詩正、汪由敦、蔣溥、莊有恭、張若澄、沈德潛等六人。皆已

無一人矣。為之悵然。介爾猶看有兩人。余以四十年後重題是圖。而序讚侍御諸

寶。今得用之。重令庶什一迴新。識用古稀天子寶。成圖時亦亦佳話也。

正月二日紫光閣小宴外藩得句丁未

紫光高閣答陽敞。翼旦開筵慶歲華。酒醴笙歌彬有禮。衣冠進退肅無譁。聯茵廣廈期悠久。將幣承筐逮

遯遐。新襲藩王馳弟覲。新襲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來京。朝覲。因令隨年班藩部等。一體入宴。外臣恭順是予嘉。

新正幸御園即景成什

行慶新正幸御園。輕輿清曉出都門。郊原喜色銀花積。去歲臘月八日後。連次得雪。至二十八日。復得尺許。茲

兆。村舍歡聲爆竹喧。靈囿又看麀鹿伏。康居恰覲雁臣蕃。西域平定後。左右哈薩克咸向化內附。按之輿圖。證

遺其弟阿哈岱入覲朝正。昨紫光閣錫宴。即令與。順時燈火難概禁。踵事微嫌日漸蘇。

新正設武帳宴新舊外藩

三接無妨錫宴稠。貴山況復覲遙騶。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向例。歲底於大內之撫長殿。新正於瀛

園之山高水長。設大帳。次筵宴。新舊外藩。以示加惠。遣人至意。恰當御苑新正暇。共喜西山積素留。樂奏和平宮徵叶。凡筵宴。以次奏中和韶

樂。及丹陛清樂。乙巳

秋。以俗工止知五六工尺上等字為音。不知即古樂之宮、商、角、徵、羽也。因命於樂。禮爛中外。肅雍酬。穹窿日內。一律駢注宮、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等字。令樂工肆之。亦引俗入雅之意耳。禮爛中外肅雍酬。穹窿日午千人帳。應有顏家不信流。顏之推家訓。江南不信有千人能帳云云。言少所見也。茲所設武帳。中央穹窿。徑七丈餘。中設御座。旁列宴席。故戲及之。

上元燈詞

靈臺注目巧安排。昨歲今春值望皆。上元自是正月十五。而置望或於十六七者有之。惟昨歲今年正月。均於十五日值望。名副其實。更憮歡賞。駢喜團圓端正體。

三千遍仰上元佳。

新正恩旨念民依。今歲十行頒卻稀。上年南北各直省收成頗稔。所有被水成災者。惟江蘇之淮安、揚州二府。安徽之安慶、廬州、鳳陽、潁州等府十六州縣。然不過一隅中之一隅。是以新正加

賑恩旨。僅有二處。幸是昨年災歉少。合同民樂慶霽輝。

丙午觀燈憶乙巳。今宵慶節贏昨年。去歲上元節。因前年江南、湖廣等省災餘。元氣未復。南望不勝緘念。故上元後小宴廷臣詩。有節譙雖臨。愧不禁之句。今歲仰蒙昊貺。欣慶之餘。益深寅惕。

耳。由來憂樂視豐嗇。撫景摘詞幸豫然。

銀花火樹爛飄蕭。萬里車書那限遙。馳弟康居來及節。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入覲。歲內抵京。歷加宴

居地。乃大宛屬國也。俾看三五帝京宵。

朝正暹斛幾年停。暹羅國舊名暹羅斛。本朝自順治十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每三年來貢一次。三十五年六年間。為緬甸所滅。暫停朝正之使。俾使觀燈亦可聽。舊絕新承慢深

訊。暹羅國自殘滅後。於乾隆四十三年。國人推鄭昭為國長。至四十六年。遣使入貢。四十七年。伊子鄭華承襲。照例修貢。上年又奉表文。馴象遣使請封。因念舊暹羅王既經失國。鄭昭父子等能保黎遺黎。撫有疆土。即愈所請。封

鄭華為暹羅國王。並令來使不雅史滑里遜通。那突等一體入宴。以昭王會來同之盛。薄來厚往有常經。

燈詞邇歲詠朝鮮。卻命今春罷進箋。知禮國應訓以禮。近年上元慶節。於御園正大光明殿錫宴觀燈。每令朝鮮使臣隨班與宴。並勅賦詩進覽。亦頗可觀。茲因該國去歲有

世子之事。是以元旦朝賀後。即令來使起程。該國素稱秉禮。當以禮訓之也。無非教也被瀛壖。

去。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立春逾月氣暄妍。冰解波翻鷄踏蓮。今歲立春候早至。今逾月。御園河冰已泮矣。卻笑所司陳節事。學他南國鬧燈船。

左部哈薩克瓦里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入覲於山莊萬樹園。錫宴。因成是什。

貴山右部使方迴。左部今隨遣弟來。上年冬。新製右部哈薩克王汗和卓。令其弟阿哈魯來朝。因命於新正隨年班。皆部等。一歸入宴。後遣歸。茲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亦令其弟哈斯木入覲。

怡值中秋萬壽辰。即於山莊之萬樹園。特賜宴資。以示柔遠之意。似此爭思効勤耳。可能漠視沛恩哉。中秋節恰慶辰值。萬樹園仍錫宴開。

中秋即景

年年端正不須賒。亦豈稱祥頌月華。鶴唳鹿呦自然樂。鱗遊雁序那辭遐。時值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來覲。底知塞

苑勝禁苑。仍有荷花傍桂花。塞苑荷花。每歲至八月間開放不歇。間遇九月初旬自木蘭迴鑾。尚有開者。設曰人心已心度。謂他秋思在誰家。

命弄新疆呈樣錢文仍疊庚辰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詩韻戊申

準部回城久定功。銅鎔圍府布泉通。背鑄本處名殊製。伊犁及各回城錢文。陰面各鑄本處地名。左國書。右回書。面鑄乾隆號大同。陽面則鑄

乾隆通寶。漢書。呈樣各看來自外。聚銖並以弄於中。開疆守器均非易。既幸天恩既惕躬。

伊犁將軍保寧奏伊犁各城戶口耕牧情形詩以誌慰已酉

保寧奏自抵伊犁以來。察看該處耕種。百穀屢歲豐收。牲畜孳生繁息。其穀價較之內地頗減。所有人口。除伊犁駐防滿州綠營錫箔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回子萬餘戶外。貿易之民亦漸增至數萬。在此置產者既多。而於城市開鋪。鄉村耕種者亦復不少。較之從前富饒數倍。實與內地無異。慶非初料所及。因成七律誌懷。

伊犁萬里歲逢收。商賈流通戶口稠。布嚕特遵田界禁。向禁布嚕特於附近卡倫地方私種地畝。防其偷竊。近年悉遵禁約。無敢違者。哈薩作平克

市馬求售。每歲哈薩克以馬來易。昂匹者不絕於路。蓋藏有素衣食裕。耕牧無驚作息休。耆定初心敢期此。伊犁廷裏萬里。初歸版。善後事宜。頗難布

置。故予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文云。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上若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云云。茲據保寧所奏。耕種日廣。牲畜孳生。實屬仰邀天佑。非初心所敢期必者。

深蒙天佑愧何修。

安遠廟卽事庚戌

伊犁平定後。建廟奉金仙。伊犁河北。舊有固爾札廟。彼地尊禮特盛。我師平定伊犁後。因於山。鎮壓諸番部。衛拉

蒙古皆重黃教。故建是廟。亦神道設教之義耳。奠安三十年。信非初計料。四陲之役。初意非能逆視事機必克奏績。維時厄魯特諸台吉率衆來歸。力請大兵。而喀爾喀之地勢。又不可以錯處貽患。不若用

其鋒而以傳師試之。是以稱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乃壽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大功既成。而回中諸部。亦以次戡定。迄今三十餘年。休養枚寧。與內地臣僕無異。實賴吳蒼篤佑。宗社鴻庥。未敢自詡爲人力也。翻益

外徠駢。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率衆三萬餘戶來歸。於是四衛拉特盡入版圖。其餘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那木干。塔什罕諸部。亦悉向化抒忱。至二萬餘里之外。聲教攸同。益非始念所及。

聲教誠極盛。持盈祇悚然。

萬樹園賜宴內外藩王及各國使臣卽席成什辛亥

永佑寺旁黃幕敞。金風玉露近中秋。義安兼復陪臣遣。去歲安南國王阮光平親至山莊入覲祝釐。今歲復遣陪臣陳玉視等遠來謝恩慶祝。恭願出於至誠。深堪嘉尚。義

安乃該玉新遷。所住城名。哈薩寧須侍子畱。去歲哈薩克瓦里汗遣其弟多索里蘇勒坦來祝八旬萬壽。茲復稱去歲欲遣其子來。適以病未遣。今仍令其子阿彌載及陪使布占拜等至山莊慶祝萬壽。賜宴後卽

令回伊部落。蓋我朝威信所昭。無遠弗屆。漢唐以來。留其外夷之子以爲質者。適足啓其輕疑之心。朕不爲也。壽宴常并節宴舉。新藩竟似舊藩儔。茲衛拉特四部祇爾扈特、霍碩特三部。久爲臣屬。輪班入覲。與

喀爾喀、青海及四十九旗、蒙古王、公無異矣。來王幸匪初計及。保泰虔思祖烈麻。

夜雨朝晴 八月十四日

夜雨朝晴尤若時。越因時若切深思。何修而遇寧惟語。受寵如驚益勵寅。非冷薄涼正叶候。町蕃圃菜總

含滋。晚來恰合試烟火。今歲以哈薩克瓦里汗遣子阿彌載來山莊慶祝。並安南國陪臣入覲。命於萬樹園偕內外藩王大臣等觀烟火。以聯情示惠。夜雨朝晴。適協慶節。得此百凡順遂。惟益切虔惕耳。示惠

耀明未可辭。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一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六

文九首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戊寅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雖裁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彊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蔑知悛易也。云興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爲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道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旣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開惑論已卯

夫人情有所弗鑿於懷者。則不能無惑。況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閔語言泮不
 相同。風俗竟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析。因做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
 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天
 主人。欲有所締。搆捷伐。雖不敢回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舊志。開新疆。兵不血
 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西陲一役。自乙亥春兩路大兵進發。所過迎降恐後。遂擒達瓦。乃造於臻成大夫之席曰。
 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今所見者。迥異乎
 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啓子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兇應。如蝸如蟻。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一二隻行野宿者。或致
 戕其身命。阿睦爾撒納潛蓄異志。乘我師既平準夷。覲為四部大台吉。未途中途叛逃。而一時逆黨。如
 復過大夫之閭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函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
 跳。順者撫。逆者勦。丙子春。我師整旅討逆。阿睦爾撒納 先是喀爾喀有青滾雜卜者。標狡僉回之驍獍也。以
 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青滾雜卜。本
 恩封郡王。從征。密旨令將軍等計擒阿逆時。青滾雜卜實漏其信。復自軍營逃。
 回遊牧。微卡甘心從賊。為我參贊大臣納木扎爾執送京師。得正顯戮。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衆。以休
 以息。然彼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為盜。而慣軍詐者

也。見而輕之。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譚計緩師。而將軍遂爾黨阿不審先機。竟爾按兵待獻。坐失事會。既罷役。則相率為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為我臣。是

和起被欺於闕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厄魯特宰桑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釋將帥。所為思逞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闕展。為逆洞莽噶里克。厄魯特

呢嗎等設計遣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戢。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

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黃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而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

而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表來歸。請以擒賊自効。逆勢益蹙。僅以殘孽投俄羅斯斃焉。遣侍郎三泰。驗

聞。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鷓鴣不可以雞鴨育。是反獲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為奸焉。是惟

剪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

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獯會與我抗衡。皆此沙拉斯、嗎噶斯二鄂拓之

所構禍也。丁丑春。復命將軍成袞扎卜。參贊舒赫德等。由朱爾都斯路進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木集。而或袞扎卜等遇克勒特、烏魯特、沙拉斯、嗎噶斯等鄂拓克。皆撫降其衆。不取其馬。駝

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追剿沙拉斯、嗎噶斯二鄂拓。賊人詭持軍門劄。自稱已就降。撫。並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哈拉和落。竟以墮計捐軀。至庫車之稽勳。實價贖於遣遣。

更將申律。旗鼓一新。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及與師問罪。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來援。身篋入城。自投

羅網。雅爾哈善縱賊失機。遂致養癰貽患。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

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

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耆定之功高。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奇木。道遠馬疲。被遮固守。時經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侵。且屢獲神應。而夏前調兵在道。副將軍富德得以檄促赴

援。又參贊大臣阿里袞。解馬適至。內外夾擊。軍威大振。至己卯夏。會糧六師。繼進。棄城遠遁。八拔達山界。尋以追兵壓境。其汗秦爾坦沙開風歸化。殺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 臻成大夫乃進春

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爲不強。周二萬餘里。不爲不廣。五年成功。不爲不速。前歌後舞。不爲不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懷畏蒞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鬯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讐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厲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遠瓦齊之憤憤乎。遼

齊賦俘後。敕不誅。且優賜王爵。以善終。

設云事慎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爲敵國。豈不尊我君哉。碩儒曰。豈

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歡。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驗於顯者。微或可槩。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詒。決機不審。遲疑摘地。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夫虎臣熊士。折衝宣力。馬超囊足。姚期攝轡。渴賞捐軀。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錄。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沈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竿量。何異葦若之鷓鴣。是以王師屢入。靈奮席捲。如舉炎火而燔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爲是無稽之說哉。

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鬪。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棟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楛懷音。非納叛臣。獎蹙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陳賊中情形。請兵甚力。即推誠獎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或有以厚遇新附竊者。密勅周防。先示戚親。時命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阿睦爾撒納密行。密諭察其勳。雖非豫存逆億。而逆賊狡猾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操刀必割。所戒逡巡。阿逆既以未鑿所望。在伊犁時。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行軍檄。蹤跡頗露不逞。屢勅將興大軍。或又以爲乘人之釁。不知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喇嘛達爾扎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豫免庚辰。兩部永靖。並及其隣。哈薩布露。梟鬪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菽麥未辨。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信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粵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歲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子之短長也哉。

準噶爾全部紀略癸未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

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略纂敍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爲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疆臣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剌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爲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一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事。無足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爲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次子索諾本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爲七，努庫爾者，漢語爲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爲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并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

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爲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卽顯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爲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卽巫蠱事也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并擄伊子索爾扎。我聖祖仁皇帝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釋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剿。於是大策零敦多卜攜索爾扎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欲與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扎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和碩齊爲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爲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卜藏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爲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卜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羅卜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卜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後。羅卜藏車凌。羅卜藏丹津二人。謀殺噶爾丹策凌。嗣

因羅卜藏丹津被拘。羅卜藏車凌恐亦被囚。遂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世宗憲皇帝索羅卜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業經拘繫之囚。故不斬固。而且欲以爲奇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爲扣肯汗。扣肯汗者。女人掌國事也。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爲。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達爾扎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爲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慙患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讎之達什達瓦策之子。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爲汗。其次卽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旣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

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爲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剿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盛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搆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昂吉爲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戶爲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噶爾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嗎噶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烏拉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爾圖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扎哈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爲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

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多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陸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

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平定準噶爾方略序庚寅

平定準噶爾方略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略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爲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幸不可以屢徼。志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自古爲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旰斯宵斯。劬劬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僞。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爲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慙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擢鋒鏑者。不爲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爲也。旣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興焉。此亦一再徼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銳。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徹征緬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戒也。

普樂寺碑記

避暑山莊當輿。桓隩區。直北地。亘獅溝。西南官廡民廬。聚落殷羨。獨其東偏列嶂。遶縣。周原案衍。則諸經

所稱廣長清淨。於佛土宜。乾隆乙亥。西陲大功告成。衛拉特各部長來會時事。嘗肖西域三摩耶建寺曰普寧。嗣是達什達瓦屬人內徙。卽次旅居。環匝山麓。越歲乙酉。復於迤左仿伊犁固爾扎都綱建廟曰安遠。然自廟南延望鍾峯。式塏式閔。厥壤猶隙。惟大濛之俗。素崇黃教。將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緣初構而踵成之。且每歲山莊秋巡。內外扎薩克覲光以來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爾伯特。及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與其肅恭。俾滿所欲。無二心焉。咨之章嘉國師云。大藏所載。有上樂王佛。乃持輪王佛化身。居常東嚮。洪濟羣品。必若外關重闔。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閣城。內疊磴懸折而上。置龕正與峯對者。則人天咸遂。俯仰將作。如制以丙戌正月經始。泊丁亥八月訖工。爰取普樂顏寺額而爲之記。曰。自西人之瀕於塗炭也。湫隘阨危。不能終日。朕則爲之求寧焉。旣寧之後。奔奏偕徠。室家還定。朕則爲之計安焉。旣甯且安。其樂斯在。譬如佛影覆於鴿身。四大得所。離怖畏想。生歡喜心。斬自剎那以逮億劫。同遊春臺化宇。樂其樂而不能名其樂。真上樂耳。雖然。曷易臻此哉。語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朕所由繼普甯安遠而命之爲普樂者。旣以自慰。且重以自勗。而匪直梵文勝因福利之云云也。記成。并系以讚。

善哉大能仁。無去亦無住。以何因緣故。現此說法身。人天咸護持。功德甚希有。云何稱上樂。自小千中千。暨三千大千。法界無究竟。爾時兩足尊。甘露爲灌頂。一切諸衆生。若有情無情。念彼佛力者。受持陀羅尼。

三世諸如來。神力並加汝。第一具根性。卽身得證佛。其次小乘人。得八大成就。靈丹淨眼方。徹地智慧劍。空行遍周歷。延年無疾病。自洛又俱胝。無量僧祇劫。萬行齊完滿。求福不唐捐。普種福德田。普蔭如意樹。普覆大慈雲。普渡大願船。震旦閻浮提。清寧共安隱。而彼狼荒俗。永脫修羅天。合十白佛言。此是法王力。要知大自在。本分元自足。無苦彊言樂。卽墮分別相。樂故無名名。上亦無等等。東峯開妙壑。寶閣照旭光。舉似日出處。了了正知見。光與日無盡。誰識所本來。八寶莊嚴成。香華天樂備。大會啓無遮。同證無上道。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辛卯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士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

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戊寅四月。借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逸賊。至布古什河源。射舍楞弟勞罕扎布而擒之。既而舍楞至。稱欲投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先擒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詭稱欲入覲。且攜衆至。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曷親莅撫諭之。唐喀祿信其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要覲。俄頃變作。唐喀祿途遇害。和碩齊即降賊。尋擒獲伏誅。舍楞乃窺俄羅斯境。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汎。設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爲我大清國之臣。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祖恩。益凜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啓邊釁。蓋

舍楞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旣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況體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土爾扈特部落。長途疲頓凍餒。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贖。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爲籌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

歸順歸降之不同旣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爲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爲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夫此遠人嚮化。攜孳挈屬而徠。其意甚誠。而其陸危求息。狀亦甚憊。旣撫而納之。苟弗爲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爲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求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餒疴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

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關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使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

封渥巴錫為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為布延圖親王舍楞為錫里克圖郡王功格為圖騰貝勒默門圖為濟爾噶爾貝勒沙喇扣肯為烏察拉爾圖貝子葉勒木丕爾為阿穆爾靈貴貝子德爾德什達木拜扎爾桑為頭等台吉怒澤為四等台吉其未至之巴木巴爾亦封為郡王旺丹克布騰封為貝子拜濟呼封為公餘封台吉等秩有差 備恩禮 各賜鞍馬、裘氈、黃褂、並賜渥巴錫、策伯刺扣肯、紫帽、其汗王皆賜三眼翎貝勒、貝子 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 蒙古以已出痘為熟身未雙眼翎餘皆花翎並視其爵秩錫以章服 出痘為生身其生身者多畏染內地氣候出痘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為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為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皇祖矜其窮阨命尙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石二口倉儲以振其乏且足其食又勅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牲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 喀爾喀衆以康熙二十七年來歸 畜牧日以蕃生殖

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札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朕惟體皇祖之心爲心。法皇祖之事爲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始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爲之籌畫無弗詳。賙惠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詎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衆。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昇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衆咸識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土爾扈特部紀略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爲實。君子弗爲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己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爲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公之。是公非余之爲土爾扈特部之紀略。亦壘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詠之詩。載之記。皆以爲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略不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糜至。乃得一詳徵其實。爲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

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尙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爲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爲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木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卽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袁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袁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爲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教。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略。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

大宛馬識語丙午

歲乙亥。準噶爾平。越明年。左右部哈薩克以次內附。又明年。使臣入覲隨獵。有詩紀事。並加按定哈薩克爲漢之康居。又越二年。哈薩克來貢馬。因成是歌。仍謂之大宛者。以自古相傳大宛產善馬也。夫西域諸

國何地不產馬。而大宛獨擅其名。漢時人足未履其地。僅聞其名。阻閼習昧。遂以爲大宛所獨耳。不寧惟是。卽我朝西極未定之前。準噶爾所貢馬。率謂之大宛。向按大宛部落彊盛。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非臆說也。史記載康居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則康居。固他人之屬國耳。張騫使月氏爲匈奴所閉。及亡抵大宛。而大宛遂能爲發導驛。抵康居。是康居本聽大宛役屬也。唐書載石國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漢書所謂康居小五王之一。而唐顯慶中。以爲大宛都督府。亦其一證。故哈薩克以漢語言之。則爲康居。自其服屬言之。則原大宛。近三十年來。軍吏塗經。貢使躡接。汗血之馬。服阜。獨樹之蹟。寄題。非如前代鑿空者比。此歌與丁丑按語。固相印合。不得以異同致疑矣。幾暇重書是卷。因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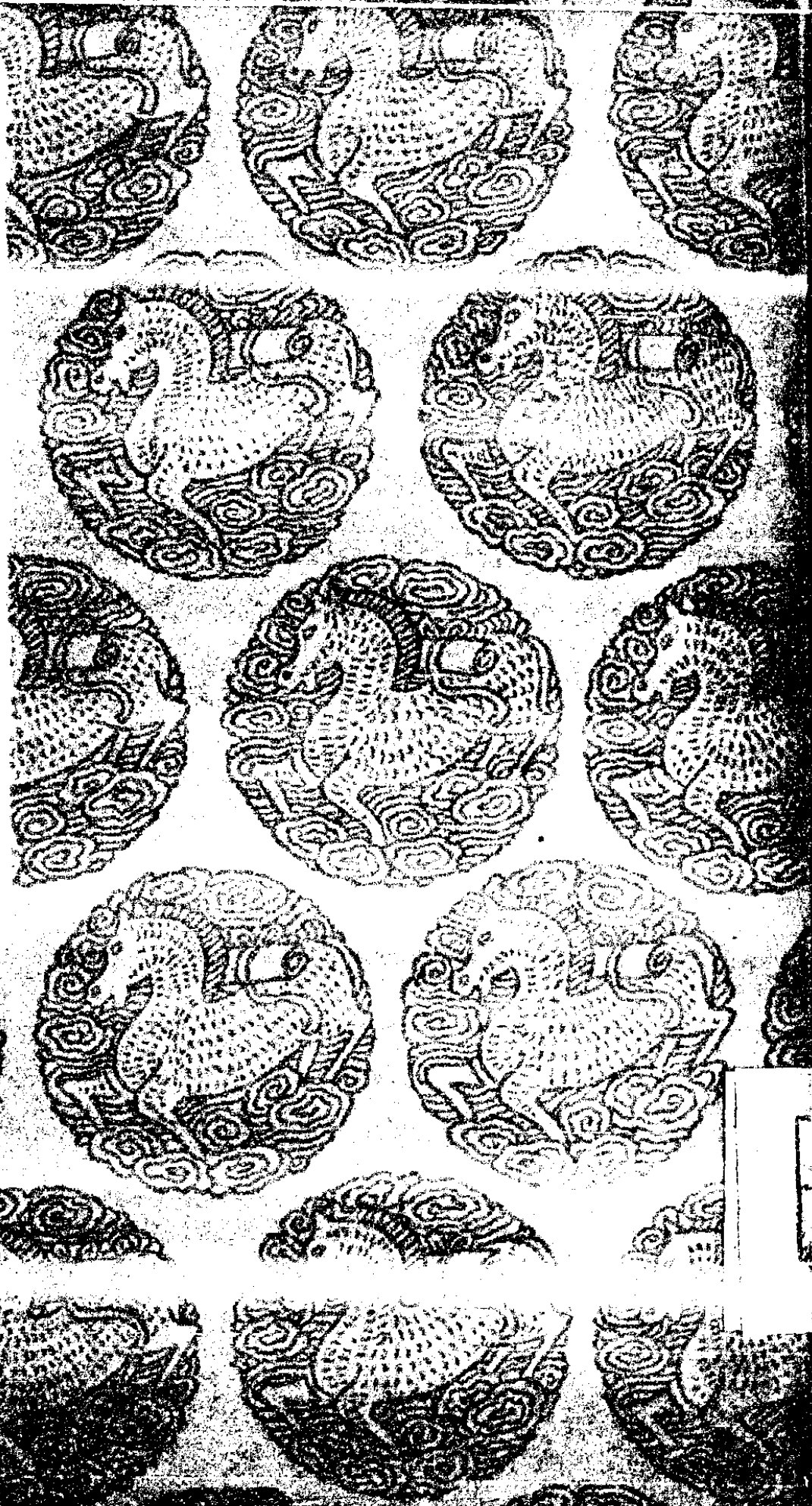




3
4
2180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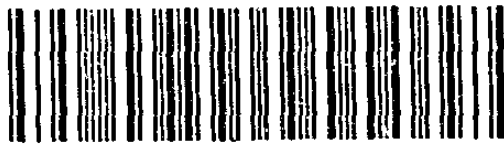
主編 王
著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三)



3 0645 2001 2

高宗詩文十全集
高宗 著
高宗 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二

平定回部第四之一

詩二十八首

西師戍寅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闊。始緣趨機動。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碁忌屢易。欲罷又未能。永言誌顛末。皇祖征朔漠。卽此厄魯特。三番整六師。狼羣始窘迫。策妄退守巢。予以延隊息。取馘索賊子。惟命無敢逆。噶爾丹兵敗。仰藥死。其子脫身逃竄。時策妄阿拉布坦鼠伏一隅。畏威服德。獻出逆屍。不敢容留逆子。厥後漸滋饒。遂復劫西域。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詐力。勢漸強橫。計誘拉藏汗。以女妻其長子丹衷。襲殺拉藏汗。大肆劫略。我師抵西藏。其酋帥大策零敦多卜始引衆歸巢。大策零敦多卜。卽今達瓦齊之祖。爲策妄族兄。終康熙年間。蓋未止兵革。皇考闡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輟。勝敗互軒輊。雍正年間。西北兩路駐兵。又值四帥入覲。劫竊四路馬羣。因藉所獲馬力。跳梁北路。勢甚猖獗。後爲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將帥之臣。按兵不追。賊衆得以免脫。我武旣揚。遂有罷兵之議。曰予守成訓。罷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怒。勞我衆。遠出彼。乃邀近功。坐絀我物力。一曰窺我邊。列堞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軼。知然明告彼。以主待其客。遠兵旣罷征。遠戍亦罷撥。近邊汝或伺。汝遠勞竭蹶。噶爾丹策凌。聞言乃計詘。得失故曉然。求和使來亟。來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澤。如是終彼身。無事皆

083
112
2:2181

寧謐其子曰阿占。即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之乳名。暴虐莫可詰。用是失衆心。相延為篡奪。喇嘛達爾濟。戕彼位自襲。達瓦

齊攘之。計蓋由撒納。喇嘛達爾濟既篡阿占而奪其位。達瓦齊偕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藉其聲援。復篡喇嘛達爾濟。皆阿睦爾撒納為之謀也。蓋欲自取也。綽羅斯汗族。達瓦齊一

脈。阿睦爾撒納輝特別枝葉。時慮衆鮮從。以此綴旒設終不忘伊犁。伊犁、蓋四衛拉特會宗之地也。煽亂事狡譎。達瓦齊

弗甘。兵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部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恐禍及已。率所部來降。避禍來投闕。撒納旋亦歸。寵遇廁班列。熟

籌如許衆。雜居喀爾喀。如狼入羊羣。幾不遭啗。就其力請師。毋甯授之鉞。阿睦爾撒納歸命乞師。朕思機既可乘。而新降多人。若盡處我喀

爾喀之地。終非長策。故定計出師。遂命阿睦爾撒納、副將軍班第以往。國家全盛時。出帑儲胥挈。曾弗加賦徭。更未廢賑恤。八旗及索倫。勁旅多

英傑。其心盡忠篤。其技善撤振。那如杜甫詩。慘惻新婚別。乙亥我出師。一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庶以慰

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瞥。留語啖衆狙。倡亂動戈戟。致我二臣捐。驛路肆唐突。阿逆潛蓄異謀。於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時。即

流言魯衆。黨惡之徒。倉猝變動。班第、鄂容安、同時致命疆場。賊衆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驛路。羣言益蜩螗。無恠懦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師

重討叛。所向復無敵。一二畏首尾。乃致賊免脫。大兵復進。前徒倒戈。阿逆衆叛親離。成擒在邇。乃因將軍策楞、參贊玉保等不和。又無克敵致果之略。阿逆得以亡命。申

命事窮迫。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命得乞。哈薩克汗阿布資始意欲留阿睦爾撒納。大兵已壓其境。相隔一谷。阿逆自度力不能支。因遣使說辭稱哈薩克衆即欲擒賊阿逆。

但其汗阿布資未到。乞暫緩師。適以策楞獲罪。命達爾濟阿將兵前往。我兵以逆賊在目前。爭欲進。而達爾濟阿以為天朝當示大義。彼既縛獻。不宜加師。力阻衆兵。徘徊觀望。而賊得以乘載遠颺矣。宰桑勤王者。

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心。旋師反又忽。時呢嗎、哈薩克錫拉、皆已授職從征。見達爾濟阿為賊所賣。笑其無能。自哈薩克還。復生變計。與巴雅爾、莽噶里克等密謀搆亂。以害將軍和起。

計賺我和起。奮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接。將軍兆惠。以孤軍遠駐伊犁。聞呢嗎等作亂。整師東旋。中途屢殲逆衆。值朕命侍衛圖倫楚等。率師赴援。乃得振旅而

歸·抵巴·里坤·諸將分南北兩路·直指伊犁·維時札納噶爾卜殺其丁丑重問罪·值彼互殘殺·因緣撒納歸·遇我竄倉猝·叔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衆·尋又爲台吉

達瓦所殺·而獻其首軍門·時阿睦爾撒納復自哈薩富德躡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羅刹·富德道

克逃回伊犁·聚衆爭長·突遇我師·跳身遁跡·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捐伊犁·築室

撤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臣貢馬·且誓擒賊謀紛汨北荒·守和議·冥誅致賊骨·伊犁倡亂流·大半就擒訖·初議衆建侯·爲撫四衛拉·二十一昂吉·公屬

一昂吉·則歸之公屬·如八旗·蒙古掄閱閱·準噶爾厄魯特又名四衛拉特部·內有綽羅斯·輝特·和碩特·都爾伯特四族·各領其衆·而綽羅斯爲長·噶爾

丹策凌時·設二十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稱也·爲其汗公屬·達瓦齊既執歸京師·於四部各封一汗·而二十然·仍擇其世族·宰桑·置長之·是予奉天道·好生體造物·詎知彼孽深·歷世不可活·以其狙詐類·誠如

向所畫·每歲費餼養·終亦背恩蔑·是傷我脂膏·而育彼羽翼·不如反之速·掃蕩今將潔·竊繪肆惡流·三氏淪亡歎·噶爾藏多爾濟被殺·綽羅斯族殄滅無幾·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誅殛·和碩特汗

沙克都爾滿津·心懷搆貳·參贊大臣雅爾哈善·詞知異謀·殲之於巴里坤外·餘都爾伯特·始終守臣節·

所以致今存·耕牧安職殖·其廿一宰桑·非誅卽病歿·不善降百殃·此理愈昭晰·謂禍乃成福·致得每於失·

幸以免衆議·孰非鴻佑錫·設使司事者·惟明更勇決·萬全盡美善·詎有小差跌·都大承平久·軍旅誰經歷·

益因警宴安·求全肯過刻·先是花門類·雜種曰回鶻·久屬準噶爾·供役納糧·噶爾丹策凌先人·執其酋長和卓·拘繫於阿巴噶斯之

部落·以回民分隸各昂吉下而役使之·籠絡其臣妾·我師定伊犁·乃得釋縲紲·我將縱之歸·撫衆許朝謁·和卓大兵西伐·大兵西伐·歡款輸誠·備極恭順·我將軍班第肉骨生死恩·感應久不輟·報德乃以怨·轉面凶謀黠·我將所遣

等·因縱遣故土·俾撫馭其衆·納賦執役·使百人遇害劇·和卓歸故城後·我將軍等差副都統阿敏道·是皆奉上命·守義遭臬兀·苟不報其讎·何以勵忠赤·

厄魯今蕩平。回部餘波蕞。徒以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賈勇誠易登。傷衆非所悅。中夜披軍書。萬里遙籌策。窮荒信安用。弦上矢難退。志因繼兩朝。變豈防一切。蒼靈賴有成。浮論甯祛惑。開邊竟無已。自問多慚德。但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諱。

托和鼎行

我師攻圍賊庫車。臨衝茆茆四面羅。舊降伯克回部中宰桑謂之伯克。爲我用。其名鄂對顯秩加。授職散秩大臣。備知彼中之

形勢。悉告將臣防周遮。托和鼎通塞里木。地名。賊來援者所必過。爰遣達克他那。藍翎侍衛名。瞭途見踪跡詳寡

多。以計誘賊賊遂至。達克他那緩行誘賊。賊住亦住。賊進則退。遂引至近軍營處。請爲前導勦賊窠。發師順德訥。副都統領隊大臣。率往堂堂之

陣。誰逆賊不自量。犯兩翼兩翼飛馳張鶴鶴。長箭大礮如雨下。狂獠奔亂氣消磨。填溝受殺敢迴顧。血

流漂杵時無何。勦賊一千四百餘。傷我十數忠堪嘉。是爲狂獠第一戰。遂叨天佑威荒遐。軍書日馳六百

里。奏函夜至披衣視。賜官錫祿酬庸勳。克城更待頒恩旨。討逆伐罪非得已。鯨鯢京觀豈所喜。

和落霍漸行

今春我師勦逆夷。首戰實和落霍漸。斬將搆旗早報捷。酬勞頒賚已有差。卽今生解俘囚至。曰渥赭特宰

桑伊。散秩大臣曾授職。乃敢倡亂如鴟鷂。面詢彼所致敗故。咋舌惟歎天奪其。彼衆猶有千餘騎。覘知我

寡設計奇。輜重遠行誘我逐。層層伏賊據險巖。官軍四百始馳至。少騎示弱山之陞。我進彼乃蟻涌集。銃

礮如雨循環施。我軍曾無一傷者。百靈擁護信有之。衝鋒突入矢齊發。賊乃喪膽紛離披。鹿埵隴種各逃命。大鞞大膊張軍威。殲彼屍僵近四百。負傷遯者數無營。是誠天助額手慶。奮勇要亦資人爲。問率軍者其人誰。超勇親王家聲貽。將軍策布登扎布。爲超勇親王額駙策楞之子。其兄成衮扎布。亦賜號超勇。策布登扎布以奮勇著績。爵封郡王。

狗蘇行

小和卓木其號霍集占。其名領兵來援圍城嚴。先是其兵來赴救。托和爾地名已二千殲。逃生回者匍匐告。昧死尙敢潛窺覘。城中知有賊接應。借一出突施戈鋌。綠旗圍城腹背敵。屹立不動戰方酣。是時實賴愛隆阿。副都統領隊大臣。率千騎至。皆奇男。吉林滿兵及索倫兵。橫衝截入亂狗陣。斬將獲醜如囊探。狂狗難當復大敗。東籠案角相藉撥。毆至鄂根河之側。溺水斃者如眠蠶。賊約五千三千死。千餘戰士威風添。霍集占乃抱頭竄。攀其大纛銅旗尖。咳首五色書旗幅。不解其義言詰詰。驛致旣喜復致惜。設執逆首除凶儉。徂惟求定靖遐壤。止戈和衆吾方快。

布魯特稱臣內屬遣使詣闕詩以紀事有序

布魯特爲回部別族。素與中土聲教不通。比因逆狗小和卓木背恩反覆。戕我使臣。旣命將往征。屢戰大捷。而將軍兆惠亦以搜捕伊犁賊黨。旋師會勦。道經布魯特界。其會長圖魯起拜等。遮道呼籲。自陳向爲厄魯特所阻。自外王化。今西域蕩平。所部人衆。皆願輸誠內屬。並各遣其大首領。馳驛赴

闕納款。念此遐荒殊域。固未脅以兵威。亦非馭以智術。望風歸附。情詞諄懇。已允將軍等所請。許其
攜從入覲。而并識其緣起如此。

捷仗原因討逆。猶仰流詎。意遠人徠。舊傳勃律兩王據。唐書西域傳。有大小勃律王。其地直吐蕃西。去長安八千里。以方域考之。即今布魯特部落。 即見堅

昆一面摧。回部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之地。四即與布魯特連界。今布魯特內附。則已斷其一臂矣。 厚往薄來。風早樹東。鷄西鱗道方開。不招不拒。敷吾惠。

王會何妨。達九垓。

泛月

襄雲向晚間。婪暑依秋退。望前傍下春。昂首月已在。三時豈無月。秋輪實可愛。入波漱灑光。盈手清涼界。
木蘭著緩盪。俯仰欣澄對。岸蛩有颯音。汀蓼多蕭態。愜賞則不無。長夜夙所戒。眼警隱西山。心共馳回塞。

軍書

軍書羽速至。謂喜願生恨。言志兼紀事。頗未必傳信。先是鞞獯。將謂賊渠遜。茲因沙雅降。雅爾哈善等。先以迎勦霍集占。藏衆鞞旗。猶會免脫奏報。至是沙雅爾城回長阿三和卓木乞降。錄其供詞。始將霍集占敗入庫車。潰圍不得出。後乘賁夜遁去。諸將並未追擒情節。歷歷敘明。 伯克親詳訊。始知霍集占來救
庫車。因爲我兵所截。入城欲伺釁。合力旋突出。被遮復挫。乃率四百騎。夜出身免愁。咄哉堪扼腕。選將
吾未慎。失機有如此。是豈疎防僅。譬鴉自投羅。解放翻成客。夷考自軍興。誤事率臣蓋。徒憐諸士卒。奮勇
冒白刃。賴天雖有成。決策屢多悶。自責不知人。遑敢弛國憲。

卽事

厄魯蕩平回部連。止戈畢竟是何年。固緣弦上矢必發。終愧階前羽舞旋。勃律正聞踵來接。堅昆位待首誅駢。山莊行慶暇奚念。念到庫車阿那邊。

卽景

拂廬幾點曉霜輕。跋馬剛欣卜爽晴。問景雅宜詩外趣。合圍摠在畫中行。塞山涼暖渾無定。巖樹丹青最有情。詎謂從禽忘一切。庫車時刻念怵怵。

得庫車城誌事有序

庫車之圍。將軍雅爾哈善坐失事機。方小和卓木率衆來援。屢經被殲。而任其潛入潛出。若罔聞知。前後奏報。矛盾具見。前詩知其株守淹時。必致逆黨免脫。坐得空城以自解。今報至。悉如所料。詩以

識恨

我師久圍賊庫車。讀作歌韻殲其援者紛如麻。惟是將軍無紀律。卒致竄走彼么麼。軍書之什已誌恨。後聞地穴爲賊遮。雅爾哈善用綠營穴地火攻計。轉爲賊覺。橫截一溝。焚燒兵丁。乃不自引咎。惟委罪將佐。塞貴。預料將得空城耳。彼賊腹心仍逃他。驛章忽至共披閱。一一如言曾不差。言則不差事則僨。用匪其人愧若何。

布魯特使臣至宴賜卽席得句

七戎舜教遠難稽。布露通唐付狄鞮。布魯特自古未通中國。考唐書四城傳。始載布露。或云。勃律有大小兩王。其時雖稱內屬。不過羈縻勿絕而已。部昔兩王稱大

小人今一派別東西。布魯特有東西之號。在東者分鄂拓克為五。在四者分鄂拓克為十五。新恩恰值伊絲峪。布祜圖昂阿。乙亥歲。平準噶爾。噶爾

歸化。使臣根扎噶喇等亦來朝於此。今歲布魯特歸化。其使臣亦適朝覲於此。藏多爾濟等來朝於此。丁丑歲。哈薩克地靈佳兆。有如此神奇者。因名其峪曰伊綿。伊綿者。國語會極歸極之意也。舊識兼逢達瓦齊。時達瓦齊扈駕預宴。詢諸使臣。知其舊為

台吉時曾識之。笑語甚懽。勤遠拓邊凜古戒。捧盈恭已奉天禔。

叢薄行

叢薄之中聞有虎。三子逐逐隨其母。鎗斃於菟及一子。其二曳尾藏深莽。惡獸應弗留餘孽。是非所云不

探卵叶。因命生擒觀壯材。羽林徼亂皆暴怒。兩人搏一何足云。一人獨撻賊堪詡。其名乃曰貝多爾。索倫

侍衛中英楚。手尾挈領安且詳。須臾虎兕入柙擄。被斑綉白涉鋪張。豈似今朝萬目覩。喜亦詎為萬目覩。

適有新歸化布魯。

右部哈薩克歸化。遣使朝貢。詩以紀事。有序

右部哈薩克。其汗曰阿比里斯。與塔什罕城回人等。接壤雜居。地廣人稠。不下左部阿布賚所屬。向

為厄魯特間阻。未通聲教。今年秋。參贊大臣都統富德。追捕準夷餘孽。哈薩克錫拉兵至其地。會塔

什罕與右部哈薩克構釁互擊。因遣侍衛蒙固爾岱等宣諭威德。哈薩克叩首輸誠。即日遣使朝貢。

而回目莫爾多薩木什和卓。亦悔悟息爭。並令頭目同時入覲。念兵非得已。而所至如歸。披閱郵函。

輒臆其緣起如此。

偏師西海勦遁逃。取便恩宣雜種曹。豈謂解紛更釋難。時右部與回人方背水決勝。蒙固爾魯等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即解甲聽命。匪徵目宿與

葡萄。情歆左部榮同被。其疏略云。右部素與左部阿布賽同為雄長。今得均隸臣僕。自效請倍左部。語尤愷學。德慙去聲兩階會偶遭。厚往薄來九經式。持

盈保泰一心操。

九日

木蘭雅合度重陽。處處登高是勝場。漢殿空傳蓬餌食。拂菻還識鬱金香。時布魯特隨園。亦預宴賜。唐書勃律傳。地宜鬱金。綠莎宜

馬滋逢暖。紅葉藏廉艷鬪霜。小矣淮南稱盛會。鴻綱萬騎總軒昂。

出崖口

廿日木蘭事大蒐。惠遐示度禮粗修。罷圍纔出峭崖口。遵路旋過野渡頭。漫戀友羣歌悉率。恰欣場圃報

登秋。山莊錫宴應聊駐。懷遠甯教愷澤稠。

木蘭迴蹕駐避暑山莊之作

木蘭修獮薄言迴。小駐山莊鎬宴開。未久秋風催轡去。訝同日影上窗來。千層錦樹紅兼綠。一道玉溪旋

復洄。尋鹿得欣否亦可。園中麋鹿甚多。時鎬獲之。為他巖景耐徘徊。

阿克蘇城回衆投降降詩以紀事

回衆築城居。取之原屬易。庫車其東戶。防守所特備。徒以將無能。久困致自棄。先是已兩勝。方逆獨赴援庫車。官兵一羸

之於托和爾。再殲之於鄂根河。逆黨斃者五六千人。賊勢大蹙。唾手可就擒獲。兵威亦云熾。雜種況夙怯。失城更恇悸。是宜鼓衆前。先聲圖成事。而

何待益兵。稍進復停轡。逆猶已失庫車。雅爾哈善不即乘機進勦。藉口需兆惠兵至。將前忽却。歷失事會。割穀資兵糧。前途穀滿地。不過藉口食。遂其

遷延計。夷考回所據。大城原有四。曰葉爾奇木。哈什哈爾暨阿克蘇烏什。其餘率小類。阿克蘇今歸。實斷

其左臂。故緣彼城中。伯克乃新置。霍集占心腹。霍集占既歸舊部。各城皆置其心腹。以爲脅制。比聞大兵將至。阿克蘇回衆。即協力與逆會拒戰。逐其所置伯克。獻城請降。強

從非衆意。今聞被創敗。倒戈更相拒。叶戕害其用人。獻城降遣使。此又宜速赴。河上逍遙真。阿克蘇既以城降。正可督兵

前進。諸城可傳檄而定。雅爾哈善乃以禾稼在地。欲爲坐食株守之計。豈前途獻地相題。轉感賞糧不給耶。是謂棄天祐。作孽乃由自。易帥明憲章。時命將軍兆惠。星

爾哈善解京治罪。靖遠佈恩惠。殲渠赦脅從。敷化逮闇昧。劬哉勉速籌。顯若冀明賜。

萬樹園宴布魯特即席得句

鱗集仰流鹿食苹。筵開萬樹洽輿情。舊藩每看聯新部。夜雨剛欣湊午晴。聲教遠通婆夷水。恩符直逮孽

多城。敢云揚烈幸無忝。惟益臨深勵守成。

萬樹園賜布魯特人觀燈火

鍾峰正掛玉輪盈。時九月望。日夕。合燦煙花愜遠情。卉服蠶裳朝麗正。山莊正門名。逝疏芻爽耀光明。從來不識燈王

法。布魯特本部。不似蒙古敬黃教。幻裏疑遊迦布城。彼處地名。歲歲山莊行盛典。心殷布泰益屏營。

九月廿五日進宮之作

三朝旋蹕略休停。廿二日自木蘭勤政依然式九經。太室修嘗歸紫禁。仙園養志奉慈甯。時屆孟冬之祭。應還宮。聖母以年高。

樂園居。故仍留暢春園。將來往問安。視朝。期均不悞。裘夷布魯特地名鄂畚哈薩克地名同文軌。岳樂伊綿二處皆木蘭內園場地名更戶庭。保泰心惟益。

乾惕。嘻嘻曷敢勵惺惺。

烏什城會長霍集斯伯克攜回衆獻城降詩以紀事

執渠早是被恩榮。先是達瓦齊自格登窮竄。霍集斯伯克奉軍檄。設計縛獻。錄功褒賞。畏逼遷隨尙近情。霍集斯伯克與小和卓木。均係回目。特識為所強懾。因附和觀望。頭在可宥。

順料伊將倒戟。嘗與軍機大臣籌畫軍情。曾諭及霍集斯伯克。有檢獻達瓦齊一節。我軍至其地。彼或降。順。比大兵既近。伊果筵款小和卓木。計圖擒縛。因為潛覺。遁去。遂率衆投款軍門。剪凶匪我

願佳兵。申明味雉霜嚴令。庫車之圍。逆酋唾手就獲。而失律者貽誤。因命將軍兆惠往代。就塗次執失律之臣。明示顯戮。軍威大振。疊見牽羊肉。袒迎天祐人歸

逮底績。越因兢業凜虧盈。

孟冬時享大廟述事

質明徂位展虔思。職事天潢式禮儀。追遠丕繇一脈賦。靖遐耆定萬年基。不遲廢徼迴瞻廟。有肅冠裳列

迓墀。昔廟大宛今布露。去歲哈薩克來朝。今年布魯特繼至。並以秋欄迴鑾。携入京師。適當冬嘗大典。於午門陪百官迎送。延麻孰匪祖威貽。

御園初冬

冬孟修禋孝思舒。平明命駕候興居。更因三接懷柔遠。將於御園再宴布魯特。命迴部落。聊值萬幾清暇餘。楓葉耐暄紅間

綠菊花過節秀而疎。春園莫漫誇桃柳。悅志由來在集虛。

將之盤山駐蹕湯泉行宮作

右部哈薩克歸化。侍衛挈其首領將至。故往田盤。令彼覲謁。欲因攜以行圍。並至南苑大閱。示我國家耿光大烈。非爲一己之豫遊。實係萬年之式度。問安啓蹕。卓午駐旌。聊詠七言。用誌初頓。

耆定伊犁車甲駛。嶠山左右惠同叨。扈行俾識朝家制。大閱兼陳士氣豪。垂拱待參詎非逸。覲揚永勗敢辭勞。問安啓蹕初程近。興引煙宮一染毫。

曉行

問夜無端到曉晴。輕輿遵路破寒行。甫田失望均鋪玉。只染遙峰一轡成。

怪底輕裘尙覺寒。北山積素豳雲端。因之爲去聲憶玉關外。伫待郵函報捷看。接蹕雖頻覲蕃部。繫頸平聲有待獻猗渠。衝寒僕役休嗟爾。討逆官軍更廛予。

雲罩寺

跋馬盤雲磴。石林謾天風。高處不勝寒。颯景況臨冬。我忽憶萬里。官軍奏膚功。勃律雖稱臣。堅昆待誅兇。傳蹕歸山莊。伫覽達郵筒。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三

平定回部第四之二

詩五十首

右部哈薩克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魯特部首領胥來覲謁恰至山莊曲宴示恩點筆成什戾寅

罷爭歸化信堪嘉。見前舉踵延頸平豈計遐。左部哈薩克距京師萬里而贏。至右部所居。迤西去左部尤遠。據云久

毗連遠部也。向日心殷身忘倦。侍衛攜之乘傳而來。日行三百里。歷兩月之久方到。皆敷天無外總為家。詎期葱嶺

殊言侶也。廟田盤曲宴加。南苑紆臨俾扈駕。視前來者肯教差。先是哈薩克、布魯特來朝。俱令扈從木闕行圍。今時當仲冬大閱。因於盤山覲謁之次。道便攜赴

南苑。俾得預觀講武。以均恩禮。

輸忱乘傳走陪臣。萬里餘程日六旬。賜食山莊禮粗習。隨圍海子惠重申。獻芹乃解歸俘黨。賚幣何妨不

受人。阿睦爾撒納之姪伊什扎布。先為我兵所俘。旋脫奔哈薩克。又轉售於塔什罕城。皆未知其為逆裔族屬也。侍衛蒙

畏懷懇誠。特賜以幣。並勅釋還之。自是開門胥識義。應教漏網共懷仁。

南苑行圍雜詠

盤谷迴巒攜貴山。柏冬苑景益蕭閒。先來大纛均曾預。上年左部哈薩克。及今秋布魯特赴覲木闕。皆得隨獵。今右部哈薩克等繼至。攜赴南苑閱武錫宴。乘便行圍。亦令

其隨列預觀 小狩應教視此間。

草枯廣甸馬蹄輕。疊中非誇技擅精。驚喜從他遠方訝。歡呼驗我衆人情。疎蕪淡靄接寒林。勒馬凝思亦偶吟。二十年前習獵我。原無爾許創垂心。

賜哈薩克布魯特等宴卽席得句

烏孫掃淨玉門開。受號爭先肯後哉。獻馬不須金馬去。右宛今效左宛來。躡前布露相伯仲。布魯特東四二部均於今秋觀謁而回。茲西部最遠者。與哈薩克同至。罷戰康居總廁陪。塔什罕城回人。先與哈薩克相爭。今修好同來入覲。誰道蒲萄經歲久。三巡早各醉芳醅。

仲冬南苑大閱紀事

廿年一舉甯爲數。乾隆己未大閱。至今蓋廿年矣。周禮分明節候論。便設軍容示西域。時哈薩克、布魯特、塔什罕回人等。皆令預觀。佇看露布靖堅昆。邇日盼將軍兆惠。喜音殊切於懷。好齊以暇干旂颺。旣正還奇萬礮喧。風日晴和士挾纊。非予恩也總天恩。

南苑賜哈薩克布魯特塔什罕回人等觀煙火燈詞

款關定筮復存邛。慶典頻繁舉仲冬。爲耀光明逮疏狄。先陳曼衍引魚龍。康熙二三十年間元宵。蓋曾在南苑陳煙火。後以建暢春園。率於彼度節。不復在此觀燈者。六十餘年矣。重觀因賚遠來人。村民遙近扶攜至。不

禁金吾例可循。

百道流虹貝闕朝。光明彷彿上元宵。田蠶事例雖云早。已盼霏空六出飄。

後先接踵共來尊。難學蕭王閉玉門。爆響連珠成捷報。便期早晚定堅昆。時我師方圍葉爾奇木城。日夜望捷音之至。

風定時暄夜正長。上弦魄影已騰光。時十一月十五日。周家建子原正月。想是嫦娥也為忙。去聲。

鱗集應教一視同。避寒燈火夜深烘。高張黃幕三巡罷。訝似清涼萬樹中。山莊三十六景內無暑清涼後卽萬樹園。邇年觀燈火宴遠蕃之處。

翠火明燈玉樹攢。化城蜃閣絳雲端。元宵預借休相擬。惠遠甯為好樂觀。

萬幕高竿揭野燈。半輪真是一條冰。肩輿宴罷還行館。惕夕因心畏益增。

黃鼎溪山行旅

溪路山程繚且紆。青帘野店有招呼。如斯行旅猶稱苦。萬里從軍可忘乎。時宜軍征勦逆回。亟盼捷音之至。

我軍

我軍取烏什。酋長款復獻。阿奇穆霍集斯伯克。阿奇穆伯克。回語大頭目。霍集斯其名也。元戎乘良機。率衆直前進。其奈隆冬時。枯草經蹂

躪。以此馬不肥。奚堪供斫陣。況臨彼巢穴。螳臂孤注奮。借一誘我軍。萬騎逞驅趁。我師繼千餘。鼓勇無退

寸。橋圯度四百。忠義人爭勸。殺賊至千餘。矢盡接短刃。涉淖退保營。相持城下頓。十月六日。我師直薄葉爾奇木城。賊緣邊盡溝立隊。

自固。我師以少擊衆。所向披靡。三戰。殲獲甚夥。賊擁竄入城不出。將軍兆惠。以賊游牧在城南。英我奇盤山。計乘虛襲賊。輜重制賊。十三日。取道城東渡河。未及半而橋圯。我師過河者纔四百騎。遇賊馬步萬餘。張左右翼來戰。而地皆沮洳。人馬不能如志。且戰且踰河。退保大營。雖遇挫衄。而人知効命。殺賊千餘。我四百人中。輓傷一百。時營中餘二月餘糧。高壘深壕。以待集師協勦。壯士遊七人。星馳兩致信。將軍道索倫侍衛五

十保等。兩次買勇突出。遇賊衆遮道者戮之。齎奏達阿克蘇城。時參贊大臣舒赫德駐守。因令五十保馳驛迎趣援師。且直抵京城面奏軍營情事。俟師齊卽率以赴援。

舒赫德留守。諸回靜以鎮。羽檄

催後師繼進期。遜迅畢齊阿克蘇。赴援雪深恨。夷考兵興來。曾無遭挫。此番客主殊。不幸致事債。兆惠稱輕敵。請罪誠不吝。此非退縮比。誰逆料利鈍。終能寡勝衆。允由効忠蓋。奚忍更加罪。褒嘉章服晉。諸臣諸軍士。行賞以功論。命兆惠由伯爵晉封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賜寶石帽。四團龍補服。餘大臣弁兵等。封賞優敘有差。晝夜促後軍。直前金鼓振。欲藉士敵愾。今特命派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綠旗兵繼進。已過關展。而將軍富德、參贊大臣舒赫德等聞此。信。各羽檄催進。其領軍大臣、侍衛等無不切齒逆網。寢皮食肉。人人同恨。計十二月中可至葉爾奇木。仰冀天助順。捷音共春來。平回鴻績建。

冬至南郊述事

金鳳占風來廣漠。鴻龍轉律啓韶陽。六宗依典修元祀。一意惟欽對昊蒼。澤國幸邀賜豐稔。今年豫東。江利工竣。咸獲豐稔。頑獯更冀靖猖狂。背恩戕使先開釁。逆獯大小兩和卓木。為厄魯特拘繫有年矣。自大兵定伊犁。始釋豐由逆啓。申討非得已也。曲直問惟帝鑒詳。其囚。俾長故地。乃狼子野心。竟致反噬。戕我副都統阿敏道。

苦衷

苦衷曾已賦西師。孰謂頑獯尚守持。當俎刀操終必割。在弦矢發可容遲。獨慙天與人歸會。竟致窮兵黷武嗤。師直理長觀事定。目前浮論付憑伊。

除夕

璣衡臨宿歲。簫鼓又迎年。大吉圖金薄。宜春換綵箋。詩童詠貞觀。心遠憶于闐。仁共東風裏。三軍奏凱旋。

己卯元旦己卯

網繆天地三靈協，發起陰陽萬物融。星德喜贏滋百長，木行從正建時功。南邦水土平成慶，西極車書拜舞同。回目霍集斯伯克之子漢勤政歲朝逢己歲，益欽理紀省微躬。

元旦試筆

祥啓屠維冒菲駢，青陽一律遍三千。歲開天紀欣迎祚，月建王正勵體乾。警管韶英宣太蒞，衣冠鴛鷺廁于闐。時賜漢哨帳爾諸軍昨報平安信，實沐恩禱意倍虔。將軍兆惠等與賊相持，昨據舒赫德奏報，降回至阿克回人埋糧百餘窖，且布魯特又侵彼哈什哈爾城，以此兩和卓木欲議和，而我將軍不允，此際舒赫德已領兵進援，計日可到，餘糧之獲，實賴天佑也。

爆竹千門達曙鳴，鞠陵初旭耀晨明。土爰稼穡資豐稔，木盛春陽肇發生。南北東西共文軌，京垓億兆願康平。金川耆定溯前已，平定金川乃己年，今歲又逢己，實幸理紀之符，願遂武成之慶。仁叶貞符聽凱聲。

重華宮曲宴于闐回長漠哨帳爾

朝天兼值預朝正，曲宴宜教沐寵榮。爾父誠為識時務，漢哨帳爾之父霍集斯伯克，先以縛獻達瓦齊，得邀獎資，征自効，而遣其子入覲。王臣詎有限裨瀛。是日御前行走，蒙古，青海諸王，公皆在座。舊宮小會輕齊史，新城來賓願武成。入律東風方溱達，春臺樂與物咸亨。

邊文進栗喜圖

栗喜立報喜。寓意真可人。捷音我殷仲。擬卽開新春。

新正瀛臺小宴御前藩王大臣及漠咱帖爾

運斗屠維單闕迴。順時行慶合瀛臺。千羣尙可冰嬉試。三接都教春宴陪。屏翰何妨廁葱嶺。歡娛齊說到。雲來。鵲場晴靄因觀射。是日發十五矢。中十三。蓋外夷雖宜宴資厚。尤當示之以射獵之事。彼更樂亦畏服。示遠甯徒好樂哉。

己卯春帖子

氣轉入正律。節迴冒萌春。慈甯開寶扇。獻壽喜芳辰。

勃律天西已貢琛。獨餘雜種背恩深。三軍氣與陽和鼓。佇共春來報捷音。

人日立春

東郊今日展春旗。來復成人百事宜。北采西鷄無異候。盧仝蘇軾有佳詞。勝徵寶帖圖金薄。生意瓊盤飴菜絲。己歲節還逢瑞己。冀符理紀捷音馳。

祈穀禮成述事

元辰涓選協休成。嘉祀恭承敬以行。侑食同壇欽陟配。居歆在上仰昭明。方興東作希霑雪。保定西陲願洗兵。卯歲祈年逢卯日。祥徵滋茂福蒼生。

新正曲宴外藩

外藩俱屬百年臣。新有西方向化人。時漢哨帕爾亦令預宴。肅肅彬彬遵禮法。彤彤洩洩樂和聞。瑞雲時點霏微雪。嘉夜先占美滿春。卻爲三冬待恩久。敢稱怡慰益顯寅。

卽事

霏珠積玉寸餘纒。傍曉春雲忽散開。點綴園林固佳矣。潤霑畎畝尙需哉。池冰無月何妨鏡。苑樹有花都是媒。天意入春頻兆喜。更殷捷報自西來。

上元燈詞

西山積素看微茫。未愜優霑實兆祥。暢好元宵雖得度。近作絮雪詩。有暢好元宵度得不之句。劬勞農務那能忘。

耀古輝今上元夜。重熙累洽大清春。東皇福與燃燈似。萬億無央錫兆民。都盧殭極各排當。傑構延樓對廣場。又是新年春好處。太清珠鏡自如常。西漆南油種非一。冰花沙戲巧頻增。還淳同樂互衡量。難說相應與不應。況是承歡殷祝壽。更因惠遠示綏和。帝城三五從來盛。今夕歡娛得聽他。寶篆書聯徵吉語。朶雲噴樹茁祥花。可知樂未饒憂切。爲庶官軍萬里遐。青煙一綫萬雷轟。俗例曾誇礮打城。擬葉爾奇木兆破。捷音早晚達都京。于闐廁座比藩臣。又報貴山來謁頻。時回長漢哨帕爾預宴。而哈薩克汗阿布資之姪俄羅斯蘇爾統等三十六人。復以赴觀將次至京。猶得預觀燈火。檢校龍門西域傳。

可如觀面話傳真

燕九日聯句有序

理紀古年。長春協序。六出頻霏。玉糝試燈積。並收燈。一弦縱減。冰輪既望。明同幾望。當十千之吉兆。志喜為宜。矧三五之初過。聯吟有待。因循歲例。載集廷臣。韻押疊雙。題拈燕九。時則黃柑粉荔。猶襲坐以餘香。鶴燄蛭膏。更侵宵而增色。分牋屬句。漫陳汾上之詞。卽席興懷。方伫回中之奏。伊昔崑崙。俘獻狄青。績著燃鐙。淮蔡城摧。裴度功成。冒雪乃者。陽回青陸。捷胥紅旗。軍利因糧。既火米紈。牛之畢獲。人欽奉贄。又宛駒闐璧之偕來。庶幾簫鼓競千門。便聽金鏡叶響。庶颺胥百職。還期朱鷺呈篇云爾。

御傳柑曾未共摛詞。節近收燈雪繼施。聯句應緣不可闕。

開筵復此未云遲。日邊令序傳燕俗。天際真人憶鍊師。寒淺乍過挑菜候。臣傳暖烘未到泮冰時。一堂佳

氣迎晨發。萬里和風入座披。無逸久承天子訓。臣來載賡重仰聖人詩。祥光最喜朝霏玉。綺語猶思坐咏

獅。壬申歲聯句早見九賓隨玉輦。臣史不妨百戲舞彤墀。珠光宛轉之而動。瑤瑤參差太簇吹。火裏花開金

茵菖。臣蔣

御製。壺中光現碧琉璃。城如夜破吳元濟。旂盼春寒葉爾奇。擬聽捷音喧爆竹。

先看寶帖寫險塵。風行解澤乘春令。電掃妖氛淨塞陲。宵度崑崙有襄武。臣劉統勳春來蓬閣識安期。白雲留

觀猶傳古。紅杏張燈又親茲。瓊圃翻翻梅吐萼。臣嵇璜玉關迢遞柳添絲。陽回大地和均展。德布先天惠不

遺。溫樹生花供苑令。臣秦蕙田時田豐玉報農司。西山爽豁蓬婆戍。北闕晴開太液池。慶賜遂行歌且舞。臣開泰

製。土膏其動潤而滋。瑞霏補散三冬葉。火樹重輝七寶枝。佳景正欣同甲戌。甲戌歲亦於燕九日得雪

仙源自昔溯鍾離。道教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傳唐呂尚。分爲二宗。處機爲北宗。七真之一。北宗真籙曾登幾。東海高風更屬誰。弱水三千凌島

嶼。臣董邦達銖裳十八從虬螭。鶴歸遺跡留華表。龍化奇蹤寄葛陂。曲譜瑤臺歌宛宛。臣劉綸琴收玉振韻猗猗。

長春樹拂雲千縷。太古壇函月半規。丹竈氣蒸虹蜿蜒。臣裴日修琅璈節按鳳葦蕤。霞棲廻指樓臺迥。雲臥常

思蓑笠披。寵錫璽書名不以。臣介福

御。席虛庭燎夜何其。清心寡慾是伊說。久視長生非我知。惟有祈年意恆切。

更思阜物俗還熙。升馨告潔邀天貺。樂歲銷兵庶聖思。琪樹泛光搖馭娑。臣觀保玉塵飛屑上罍罍。三三徑

外山披絮。六六橋邊冰漾澌。空際撒鹽埋馬耳。臣王際華桁頭收翠隱峨眉。銀盃逐騎分凹凸。繡刻交畦畫

碁。北里歡娛徵綺陌。臣錢維城天門詆蕩敞雲遙。魚龍曼衍真如此。燈月交輝信有之。佇候邀頭需嫖姚。臣陳應華

製。尙餘婪尾待波斯。時哈薩克汗所遣陪臣俄羅斯蘇爾統等。計日至京覲謁。將賜宴製燈火。五層圓鶴彎弓射。幾隊青驄擊鞠馳。累洽帝京多勝

賞。

開韶禁籟迓繁禧。傾心西域來蒲伏。如意東皇令指麾。竹筒編從荆楚記。臣錢汝誠金錢買許越吳支。豐年處處連棚樂。化國人人擊壤嬉。剪勝纔翻銀燕子。臣張泰開踏歌猶唱火蛾兒。星橋賸放金門鎖。雪梳重挑翠釜匙。蟾窟分明邀桂父。臣王會升花旛次第護封姨。上元曲步崔張撰。素滌辭看沈宋隨。宴躡荔筵符卜繭。臣金

御韻拈珠浦競探驪。春明增錄今宵合。汜勝占書五穀宜。節過明朝逮開印。疇咨勤政共孜孜。

哈薩克汗阿布賚之姪俄羅斯蘇爾統及其陪臣來朝詩以紀事
貢徵會弗責包茅。厚往頻來不籍教。命彼近親亦台吉。獻其方物乃蒲梢。皇輿豈必論疆界。廣運何妨示與胞。偶值咸賓殷保泰。乾元切體九三爻。

填倉日命哈薩克人觀燈火

委羽來經五月程。上元盛典值都城。得教餅節觀燈火。為示懷柔洽衆情。

陪臣數已較前多。更見親支遣洛那。俄羅斯蘇爾統為阿布賚汗之姪。在俄台吉中分最親。因專遣朝覲。邀賞慢須惜繁費。來人多。則賞物多。外夷見小習氣皆然。

古來服遠幾經麼。

化城蜃閣無邊幻。翠火明燈依舊新。亦有花翎曾至者。解稱兩度沐恩人。陪臣內有伯克訥者。前年入覲。得邀寵章之錫。今再至。即戴所賜花翎。意殊自喜。

示榮侶伴。

虹光百道燭層霄。信有龍門婪尾燒。漫謂重儷增頓置。上元屈指纔去旬朝。

御園賜宴哈薩克蘇爾統俄羅斯等即席得句

北紘向化至蒸蒸。懷遠應施慶賜仍。親族況來蘇爾統。哈薩克汗族而為首領者。則稱蘇爾統。蓋如準噶爾台吉之類。關河遙別客斯騰。哈薩

克阿卜爾麻密特所居城名也。玉花尙積嶮山雪。火樹剛收太乙燈。典盛漢家歌天馬。持盈惟益勵兢兢。

勤遠甯同道出馳。畏懷幸致望風降。傳觴何必稱瑤水。命舞還教出帝江。眩耀口騰明吐火。倒投跟絳戲緣槿。奉時行慶非誇富。錫命惟三協萬邦。

射八韻有序

紫纈韶昌九品正。資宣對黃間。春永四侯爰肄幾。閒當御耦之催班。更宛人之入侍。既掄才而授位。三五聯行喜弓燥。而手柔。疊雙呼雋前者蕃王負弩。曾陪靈囿三驅。今焉屬國奉琛。復觀和門九節。念茲觀德為國朝所素嫻。雖值率賓。敢家法之稍懈。非誇獨擅。略示大端。

園門曰出入賢良。正大先明殿前正門名。皇考御額也。理事恆茲引對敷。多士惟殷斯籲俊。遠夷兼值彼來王。綠籤器使掄

庶位。駢角親彎試廣場。志正體平力奚主。執專藝熟中去聲還常。是日發二十矢。中十八。未一矢正中五層之中的。示之所尙傾心服。

命以同為到手忙。時命哈薩克能射者均得預列。及發弓法矢。動不成節。蓋外夷或有習弓矢者。然較之滿洲。索倫。相去不啻逕庭矣。詎止朝儀淡宴樂。要令平聲廟略馨

張皇。外夷惟知重武。宴會百戲彼雖樂觀。終不若示以射獵。彼乃誠心悅服。不敢輕視中國。故朕每於此亟亟焉。恬文嬉武夙為戒。祖制天庥敢不靈。班筆儒臣從

紀盛自予家法奉無疆。

仲春祭社稷壇

午門西轉繚垣通。吉戊春祈凜必躬。五土封壇尊社稷。兩珪有邸致欽崇。樂宣太蔟調元律。惠遍三農贊
化工。更冀鴻庥錫保定。獻俘境外報成功。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四

平定回部第四之三

詩三十首

我師已卯

我師萬里外。馬力實難繼。況深入賊巢。主客勢誠異。以此被所圍。固守鼓衆氣。豈忍罪輕進。惟獎勤王事。
上年十月十三日之役。將軍兆惠直瀾葉爾奇木城。僅以四百餘人。衝剿賊衆二萬餘。又道遠。馬之倖有挫。然深溝高壘。悉力持守。賊不敢犯。其果銳沈毅。有大過人者。若輒以倖試爲嘗議。將徒快懦夫首鼠之論。何以勵將集事。是以屢詔褒勉。而趣諸軍刻日赴援。再三督援師。速進以接濟。亦不待督責。敵儼人同勵。參贊尙書舒赫德。於阿克蘇先簡駐城銳卒。並督諸路兵先至者。星馳往營。而將軍伯
富德等所統滿洲、索倫、察哈爾、及綠旗營兵。取道雲集。參贊公阿里袞。以次解馬濟師。一時軍聲士氣。爲之益振。屈指數上居諸。兵應臨彼地。爭勝在俯仰。所關信非細。中夜不安寢。亟盼佳音至。忽傳驛致章。秉燭披衣視。叶慶戰五日夜。斬將擐旗幟。副將軍富德。參贊及軍士叶同心。成巨功。殲賊數千騎。富德報至。稱本年正月初六日。統兵行至呼爾滿地方。遇賊騎五千。摩衆夾擊。轉戰五日四夜。會參贊阿里袞督解馬匹亦至。分翼斫陣。賊衆倒潰。戮賊千餘人。
餘悉負傷敗竄。而逆會大和卓木魯中鎗傷。賊衆昇之入城。且潛回哈什哈爾矣。已近將軍營。通信卒遣四。時將軍兆惠營中間鎗聲。知援兵已至。乃勵兵邀戰。將賊營焚燬數處。且陣戮千餘人。生擒
五十餘人。搜器械無算。並遣索倫、回兵各二人。自軍門持牘相聞。富德因附以入奏。頑獯百計攻。官軍一意備。以此歷三月。無恙皆甯謐。叶。先是舒赫
取援兵劄云。營中有餘糧。可支二三月。爲堅壁計。自後獨會或用雲梯。或用決水。皆爲我兵先覺。應手破之。而營中繕備益嚴。故困守雖逾時。而人皆有固志。至是馳報自將軍下逮介士。並暨暇如故云。相商夾擊策。

一舉期功遂。四月寤寐縈。今朝始慶慰。殷心念衆勞。額手感天賜。伫待捷音馳。國朝威遠被。

圍解八韻

圍解萬里遠。懷紆午夜頻。客冬將軍兆惠等薄賊城。堅壁固守。三四月。趣調援師。時將軍誠善守。天意本先

仁。少挫終能勝。知難在審因。勞哉惟衆士。予曰有良臣。更議擣虛策。相籌應變神。逆獨大和卓木。已遁回哈什哈爾。危城勢同孤注。

惟慮小和卓木乘隙潛突。豫籌於各路偵備。以防鉅險。兔營終詎脫。螻屈乃求伸。時軍中方議乘勝進取。因念士卒久勞。且兵饟在道。正宜少休養銳。勅於附近城中駐營。以需繼進。重賞

新甯客。明征要必申。舞干雖美事。何以謝軍人。狗酋反噬。檢惡。傷我官兵。非脅從比。懼怯無識之徒。或議解圍却賊。可以罷兵。匪直無以申國威。且何由深士怒耶。

述懷

勤遠非本意。乘時賴天佑。予曰有禦侮。予曰有奔走。準夷永蕩平。敢詡武德茂。蚤緣討逆狗。戰勝頻捷奏。

重賞實未惜。神勇亦屢遣。逼巢堅城下。強弩致逗遛。羽檄繼進軍。重圍急援救。夾攻士氣張。況當疊破寇。

肉薄豈不易。傷衆予心疚。以此合稍戢。齊力圖其後。惟是閱時久。待秋乃功就。枕戈衆效忠。擊鼓吾哀關。

焦勞分所當。萬方均在宥。塵彼此詎忘。惕乾惟益懋。

黑水行

喀喇烏蘇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軍薄。狗穴強弩之末難稱雄。築壘黑水待圍解。詎人力也天帡幪。明瑞

馳驛踰月到。殺勇承恩公明瑞。孝賢皇后姪也。命以副都統領兵行間。為前鋒。召回京。問以被圍情狀。自葉爾奇木抵京。路萬五千里。疾馳踰月而至。面詢其故棟。予衷蜂蟻張甄

數無萬。三千餘人守從容。害米濟軍軍氣壯。奚肯麥麴山鞠窮。引水漲我我預備。

逆猶舉渠淹我營壘。將軍兆惠等預開溝引之入河。

且轉資其用。

反資衆飲用益豐。銃不中去。人中營樹何至析骸薪材充。著木銃鐵獲萬億。

賊據前施銃。鉛丸壅集營上。我軍斫木爲薪。

木中得鉛丸萬億。即取以擊賊。斃賊無算。

翻以擊賊賊計窮。先是營內所穿井圍將解乃智其中。聞言爲之悵。諸臣實鞠躬。既

復爲之感。天眷信深崇。敬讀皇祖實錄語所載。會聞我太宗時。明四總兵來戰。正值大霧彌蒙。敵施火

礮樹皆燬。都統艾塔往視攻。回奏敵礮止傷樹。我兵曾無傷矢弓。匪今伊昔蒙帝佑。覲揚前烈勵予沖。詎

人力也。天旻曁。大清寰海欽皇風。

和闐賊遁詩以誌事并序

和闐爲回部扼要重地。所屬六城。曰伊立齊、哈拉哈什、玉隴哈什、齊喇塔克、克里雅。而統名之曰和闐。先是將軍兆惠遣侍衛齊凌札布、噶布舒、及回長鄂對伯克等往招歸順。繼大軍被圍。小和卓木遣賊黨往攻和闐。齊凌札布、噶布舒等分守伊立齊、哈拉哈什、玉隴哈什三城。百計抵禦。以待援師。其餘三城力不能支。復叛降賊。兆惠等解圍之後。即遣副都統巴圖濟爾哈爾、瑚爾起等分兵馳救。望見賊營。時值大霧彌漫。我師乘勢奮勇直前衝擊。殲其渠魁阿布都海里克。及和集雅斯二人。鄂斯滿被創竄去。餘賊悉遁。和闐得以解圍。其三城仍即撫定。

傳檄會聞定六城。狂且怒臂致加兵。力單三堡重去。反覆。伊立齊、哈拉哈什、玉隴哈什被圍時。齊喇塔克、克里雅城內降回。度守禦單弱。不能自存。隨復叛從賊。

計守十旬實勇誠。產玉河邊遁敵騎。探花沙上識王旌。古稱羊侃斯為盛。何吝嘉勳爵賞行。

博羅齊行

博羅齊者鄰和闐。賊獮據險偵我軍。先是圍解黑水困。元戎遣救掄二臣。去冬將軍兆惠。兵備葉爾奇木。特勇徑渡葉爾奇木河。以眾寡不敵。

為賊所困。乃築柵黑水之地。相持累月。小和卓木乘間遣賊黨往圍和闐六城。已失其三。逮副將軍富德統兵應援。與兆惠夾擊破賊。圍解之後。兆惠與諸將集議。遣副都統瑚爾起。及巴圖濟爾哈爾。率偏師馳救和闐。一為瑚

起爾。吉林舊族世受恩。一巴圖濟爾哈爾。乃厄魯特宰桑。其勇誠超羣。同心協力速赴援。率軍數不能盈

千。途歷戈壁不毛之地。負甲步進無俄延。哈拉哈什已垂陷。齊凌札布馳來言。夜急行至伊立齊。時賊望

風先逃奔。集兵拯哈拉哈什。賴天大霧彌漫漫。乘霧直搗賊營後。伺怠奮勇攻中堅。斬將塞旗獲輜重。孤

城恢復餘俱安。昔薛延陀神能致雪。冀因李勣終乃自敵焉。此霧或亦敵鮮答。西域習呪術者。能禁制作使風、雲、雨、雪、霜。

鮮答。名為鮮答。翻為我用成功全。易云天所助者順。向猶未信今信然。持盈知足感帝佑。敢肆志謂能開邊。

墨爾根巴圖魯瑪瑯斫陣歌

乙亥以來有事戎。賴我衆力成膚功。重賞之下多勇士。捨身圖報羣輸忠。舒布圖鎧實巨擘。三巴圖魯繼

厥踪。見丙子集中。後乃不可屈指數。就中瑪瑯尤稱雄。經卅餘戰皆首出。塞旗斬將誰爭鋒。鐵騎憑陵諸鄂拓。

準夷部落名。肅清伊犁揚英風。今春我軍急進援。富德率軍如熊熊。瑪瑯命領塗路首。蒙古語。先鋒探信者。呼爾璜處賊

迎攻。堂堂之陣賊辟易。瑯乃獨進躡寇窮。金鞭連策大宛馬。繡螫不用用雕弓。一箭正中賊要害。再箭倉

卒乃落空。三箭終殪賊墮馬。忽忘深入賊隊中。蜂屯蟻雜齊擁簇。瑞之馬斃倒沙蓬。捨馬步戰短兵接。叱咤凌厲氣如虹。我軍隨進瑞乃出。檢傷十處中。去聲其躬以帛裹傷明復戰。義膽自有神旂幟。花門降胡咋舌歎。如此超勇聞何從。將軍一一據實奏。不奇其勇憐其衷。設非立志忠且壯。安能效命功名崇。馳驛令歸不可再。嫖姚賜第今堪同。席前備陳隕涕聽。厚賚覺未酬勳庸。仍歸禁旅領宿衛。命為護軍統領若無曩勩據謙沖。古來歸奏未火殿。卻聞天子不召見。

賜將軍兆惠書扇

火嶺炎蒸劇。將軍未解鞍。國威揚萬里。臣節率三單。贈獎赤心篤。持同白羽看。黃香思漫引。存問悉平安。
兆惠母年高。時遣人在問。

賜副將軍富德書扇

師進和闐路。搗虛事夾攻。恩威僕僂識。甘苦伍偏同。推解廬予念。馳驅勵汝忠。筵頭題句贈。回部播英風。
哈什哈爾回衆投誠詩以紀事。

今春圍解黑水營。黑水、即哈喇烏蘇。地近葉爾奇木。去冬將軍兆惠等築壘固守處也。全師迴阿克蘇城。賊不敢遮亦不綴。彼力創竭足堪徵。
北塞調馬往二萬。益以索倫之勁兵。以布易回粟供餉。回人以布為珍。用兵駐阿克蘇時。命糧餉者運以易粟。餉軍省費三十餘萬。復勅內部。就產布各省採解。不以煩
甘涼。以數月休息。胥飽騰。整師兩路一時進。殲渠務使回衆甯。回會兄弟分處兩城。枝梧築壘。命將軍兆惠等。殺災故也。數月休息胥飽騰。整師兩路一時進。殲渠務使回衆甯。由烏什往哈什哈爾。富德等山和闐往葉爾奇木。

帥兵同時並進。令其首尾不救。以期俘獲。

屈指此際壓賊境。又盼佳信夙夜繁。朝來驛致將軍奏。兆惠報回衆投誠。拆封披摺

一詳覽。歷歷都悉軍前情。進至伊克斯哈拉。地名。將軍兆惠進兵攻哈什哈爾。閏六月初三日。行至此地。前隊中夜聞人行。參贊公明瑞於前隊略地。夜聞

人騎。進圍賊之。詢得哈什哈爾回人。奮勇圍捉。喊勿殺。是投誠者來相迎。久慕歸順大皇帝。奈脅霍集占弟

兄。大和卓木今肆掠。想同伊弟潛逃生。舊伯克等差我輩。願師速往揚威聲。馬驢牛羊被擄去。欲追擒彼

嗟無能。懇籲將軍早赴援。庶和卓木未遠征。兆惠悉此率兵進。通信富德同謀乘。來降回衆云。其屬方分投兩路軍門。時兆惠聞信。

即移知富德軍。以相機持重慮賊詐。兆惠奏言回人情詞雖無可疑。而受降如受敵。更慰萬里繫念。忤四大回城。便協謀乘勢進取。兩軍並加意慎重。以防詭計。甚協機宜。

三已得。哈什哈爾為逆酋大和卓木窟穴。其城更大於先得之烏什。遊魂釜底焉支撐。斷其左臂固美事。不無少恨。阿克蘇二城。今已款降。所餘僅葉爾奇木一大城矣。

煩懷仍使波羅泥都。大和卓木名也。就獲以之餌彼弟。或聽乃先兵。至早跳去。復需時日勞軍偵。二魁俘虜靖遐

壤。靜候天佑歌武成。

副將軍富德奏報小和卓木霍集占亦望風先逃。葉爾奇木固衆投誠。擬平定回部。凱歌十首

伊犁平定擬功成。孰謂狂回乃背盟。師直從來荷天佑。詎予本意好佳兵。

偏師護衛入回城。逆酋大小和卓木。為準噶爾拘禁日久。我師既定伊犁。乃出諸繫中。遣兵送大和卓木歸舊部。時葉爾奇木、哈什哈爾城中伯克。不容大和卓木進城。賴我師之力。攻克其城。大和卓木乃能復統其衆。

反面樓蘭太寡情。用是再勤將與卒。亦惟誅彼弟和兄。

庫車去歲事逡巡。不戰不追免脫身。初。雅爾哈善方領重兵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旋入旋出。竟付諸不問。自以坐得空城。即可報命。老師縱賊。至今實貽災難之害。設使就

擒早偃武至今猶恨債贖人。

阿蘇即阿克蘇也。克字從上。原成二字。烏什遞投降直進原期速定驄。去冬將軍兆惠率師徑薄葉爾奇木城。雖以再定伊犁。招降布魯特。周行萬餘里。道遠馬乏。猝爾被遮。然其

時適當諸回城望風獻款。因乘勢直前。速期綏靖。非輕進也。萬里周行強弩末將軍猶是氣如杠。

二千餘人守三月逆猖數萬不能攻援軍催進全師出。命副將軍富德等統兵往援。轉戰三晝夜。我師全軍拔壘而還。以少當衆。且固守淹時。而整暇如故。洵有神助云。

實賴鴻禧益惕衷。

整軍三路進攻齊早慮同逃不暇齋。將軍兆惠、富德。議分兵往定兩城。朕以二酋勢蹙。或棄其人畜。輜重而遁。屢命將軍等熟籌詳計。以偏師遮其要路。周防潛窺。哈什哈爾

平聲纔納款葉爾平聲奇木又來後。

自古火州傳不雨纏頭驚訝雨隨軍驛致佳音感乾賦。吐魯番、闐展、及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一帶。素少雨澤。今大兵所過。甘霖應時。回衆絡繹來降者。無不詫為神異。

降夷日日出千羣。

可知化外有同心簞食壺漿獻致欽。將軍等奏降人爭持饌糧羊酒。權逐營門。具見忱悃。便爾先逃更何往前途遮獲定成擒。時兆惠、方

撫定兩城之衆。尅日進軍。而參贊公明瑞等。一面往蹙賊踪。期必俘獲。

窮回歸化即吾民安集勞徠命蓋臣。兩城回衆。本為逆渠所脅。非自甘抗拒者。今既不肯從。亡。宜迎降恐後。因諭將軍等加意拊循。以示無外。檢校漢唐西域傳。

可能到此事傳真。

安集延將拔達山。軍中偵知二酋先期通好。拔達山伯克將欲往投。又以賊黨願赴。安集延持議未決。然於彼於此。皆屬回地。可以尺組繫也。豈能自外入鴻聞行看往遺聲。去

來俘獻。兵氣全銷唱凱還。

詠唐時回銅器有序

山莊舊藏古銅器一似豆而短足。初以爲三代青綠耳。迫視之。形不饜饜。銘不乙丁。金銀錯。其文則似回字。令吐魯番、哈密回子等識之。惟識噶愛兩字。其餘皆不辨。蓋彼經文亦有今古之異。人不能盡曉也。嘗考回鶻。唐時始通中國。史稱其先匈奴。匈奴與今之蒙古相類。則回回並非蒙古。且殊教也。元史始有回回國之名。或稱其爲大食國種。大食在西域。此稍近之。明邱濬以爲陳、隋開始入中國。在在有之。在在有之者。亦云其繁滋漢土者耳。其的派固不離西域也。今平定葉爾奇木、哈什哈爾。此實開闢以來不異之回地。回人若布魯特。若哈薩克。皆其蔓延繁滋。或雜蒙古種者有之。若唐史回鶻傳所稱善騎射。喜盜鈔者。實近厄魯特之習。而非回人所能。徒以回鶻音近回回。因屬之。纒頭之類耳。究之耳食舌傳。魚魯千里。將以餘暇博考。此姑俟之。所喜者。適獲此器於平定回城之時。殲厥渠魁。繫以白練。兆在斯乎。兆在斯乎。故從而爲之辭。

不是辛尊與啓匱。考時應入李唐時。纒頭回鶻人斯用。餽肉葡萄宮所遺。噶讀作平聲愛旁行粗可識。冰斯古籀豈咸知。遷其重器茲先兆。伫待俘來罷遠師。

軍書

軍書清曉到。兩回城已定。葉爾奇木、哈什哈爾兩大城。其兩城所賦役及建置。惟將軍所令。將軍兆惠等。既收撫回中諸城。請酌定賦役。視噶爾丹策凌時徵取之數。分別蠲減有差。并定錢制。廣圍錢兩。正而用天朝年號。而以城名回字附之於背。其建置官屬。自三品至五六品。詳系職掌。名目則各緣其舊。俱降旨如所請行。逋逃雖有挈捨而來相迎。詢以所去方。乃無可投境。叶。軍中得回人。詳訊逆賊潛逃踪跡。云初議投安集延。既懼為布魯特劫略。既蓋瑪地方。或就彼窺入塞爾古爾土城。苟延殘喘。計大兵一經圍壓。可以立就俘獲矣。邏騎遮其前。大軍逐以競。此舉或成禽。載戢載藝。詠佳兵詎得已。討逆惟義勝。藉衆集大勳。盟獨欽天命。

固濟爾巴圖魯璉爾圖盡節詩

璉爾圖者。索倫侍衛員。曾以血戰功。因賜號旌賢。璉爾圖於乾隆二十一年冬。隨大兵進剿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力戰有功。特賜是號。固濟爾何謂。敢勇能摧堅。亦云其勇耳。大節乃炳然。兆惠定回城。哈什哈爾。驛章一一宣云。有瑪穆特。被回擄去。去年其人厄魯特。隨軍廝役焉。將軍遣偵騎。彼亦隨往。旌屯等。率兵百人前行。捉生口。瑪穆特。莫甯察。斃也。忽被賊回遮。衆寡敵實難。矢盡守空屋。奮突揮以拳。莫甯察戰沒。旌屯命亦捐。璉爾圖在傷重。飲劍艱。猝被生縛去。至霍集占前。卓立唾賊罵。裂髻髮衝冠。巴圖魯侍衛。豈懼爾狂狃。天兵今少至。數萬繼進連。以千敵爾萬。汝滅踵不旋。霍集占乃怒。持刀向頸割。其達什策凌。同時遭繫牽。霍集占忿冒。爾厄魯特人。叶。唇齒應相依。何受中國官。鐵鉤鉤四肢。其死最可憐。是皆所親見。飾語敢取愆。徒以無足數。旦夕命苟延。渠逃定回城。乃復得見天。兆惠聞此語。既悅繼涕漣。悅以我有人。涕以己所遣。叶。據實歷詳陳。痛淚不忍看。心與

帥臣同。恩加甯惜駢。瑞綽爾圖等。前已有旨勅部。照陣亡例賜卹。今為齒睢陽張。為舌常山顏。古有今豈無。詩悉其死事英烈狀。復命察其子嗣。優加恩卹。

錄其人傳。

雙義詩有序

副將軍富德至葉爾奇木。既定回城。痛去歲將士之沒於王事。暴骨沙場。為之築墳表墓。因以奏聞。蓋隨將軍兆惠力守者。固已無恙。而旁出捉生。及在途值賊者。猝致捐軀。實出逆料。時則納木扎爾。三泰。適以奉差而往。遇難而殉。此雙義之詩所由作也。夫雙忠戡亂於無形。雙烈表節於有北。今之雙義。亦復炳然。此皆我八旗世臣。與國同休戚者。在諸人含笑九泉。已知世錄之必被。而朕捫心午夜。奚啻手足之如傷。用兵既非得已。盡節豈所樂聞。且即此役而言。非生擒二酋。何以雪我三軍之恨哉。然既建大業。甯免微疵。即走卒斷養。頗切同仇。則知我國家豢養旗人。萬年鞏固之基。而非周秦漢唐。一興兵而天下騷。怨聲載道者比。此又朕所深慶幸者夫。

雙忠昔集事。雙烈能忘身。二事皆見前集。茲作雙義詩。其故得細陳。曰納木扎爾。曾贊北路軍。奮勇剪逆賊。封伯酬其勳。納木扎爾先以都統參贊北路軍務。曾擒喀爾喀叛逆。曾論功加封伯爵。副都統三泰。英氣頗超人。均御前侍衛。素悉厥忠純。兆惠富德輩。從戎久效勤。欲代俾將母。將軍兆惠。富德。母俱年高。比歲領軍討賊。故特簡二臣往代之。二臣被選掄。去歲黑水役。事見前。固守遣索倫。致信愛隆阿。權退催後援。可支百日間。速進莫逡巡。將軍兆惠等猝被賊遮。時愛隆阿拒河駐後。將軍兆惠。自圍中遣索倫二人。問道傳語。大兵未集。可速進阿克蘇。俟後

軍一齊
進援

將軍及參贊輕進徒俱焚。當待師並來。何慮狂狙信。

特授納木扎爾爲靖逆將軍。三泰爲參贊大臣。之信。兆惠已知之。故亦令暫迴。以俟後軍。

爾時

二臣者。馳驛往軍門。過愛隆阿營。卻近黑水濱。所遣人未遇。礮聲前忽聞。知賊與我戰。聞戰恥退奔。徒攜百餘騎。赴義命同捐。叶凶信驛遞來。痛哭傷心魂。使早知拒守。退俟熊羆羣。同進可樹功。何致均沈淪。卽先至一日。合兆惠軍屯。亦可旋今歲。奚煩以身殉。叶不前復不後。此實若有神。富德自和闐。重至黑水津。葉爾奇木降。諸事粗處分。痛念我將士。沙場化爲燐。黃頭雖不備。掩骼權爲墳。猿鶴昔屬幻。邱隴今可循。因以此事奏。西望揮淚頻。豐碑旌墓門。千秋西海垠。捐軀固臣節。在爾非所論。在予則何忍。此恨終當伸。夷考六人蹟。事異心同均。與國休戚共。甯止曰蠶臣。史筆多訛傳。永言傳其真。

賜明瑞有序

參贊大臣毅勇公明瑞。以逆酋大小和卓木。望風先遁。率前鋒銳卒往遮。而賊猶問道通信。逆酋遂兼程走。明瑞追及之於霍斯庫魯克。以遠馳之旅。摧拒險之徒。銜枚列隊者甫九百人。鳴哨據梁者。且六千指。而能折負隅之勢。揚卷籜之風。轉戰三時。辟易百里。擒生斬級。輜重畢收。而將軍富德等。亦以兩城既定。統師會剿逆豎。計日可擒。非其志秉忠誠。曷以功隆摧陷。雖古名將。孰克方茲。援賜是詩。以彰其績。

世胄更勳戚。少年能老成。從軍俾習事。屢戰得英聲。適以狂狙遁。因將勁旅征。欲遮先信漏。不捨竟蹤橫。

地利彼雖擅。人和我實効。騎惟九百到。賊乃數千迎。少卒勝其衆。勇還濟以誠。昂哉俘二豎。衛霍遜功名。

中秋帖子詞九疊前韻有序

晶盤瑩采。九十平分。金粟翻香。三千徧滿。寄崇情於玉塞。延麗矚乎雲莊。原夫閏律暑遲。田峻位登。禾之喜。邊垣秋晚。虞人需戒道之期。看來鶴鹿皆馴。祖澤常懷文囿。聽去笙璫並韻。慈顏近侍瑤池。重隄曲水杯流。虛白毫光。和寶刹浮圖互映。半壁高峯。鍾照空青黛色。與降蕃列帳交縈。遠哉萬里。同晴。關外懽聲傳擲筵。捷矣百城俱下。湟中勁響應宣鏡。想一軍振槁先登。快甚吳剛斧琢。知二豎擒生立致。迅逾博望槎迴。旣開桂殿長筵。將啓蘅臯清蹕。紀旋鑣之盛事。合勝停鑣。庶秋帖之新裁。宜過春帖。曩者四篇製就。固已都捐霓羽靡詞。茲焉九疊吟成。庶幾共叶莖韶雅奏云爾。

勝地良辰可放閒。攜來詩稿自刊刪。開編恰是中秋帖。卽事重吟玉塞山。

朗照甯分中外光。揮毫墨染桂花香。興州景詠纔四度。合京師、木蘭、諸處九疊前詞於山莊。已爲四度帖子矣。西極功成逮一匡。

泔泔猶有逐回師。獲醜仁成奏凱詩。雖共儒臣賞佳節。廬懷遙在察汗池。二曾逃往之地。

欲招東魄上西樓。略覺山寒不礙秋。風月宜人廣九疊。光陰瞥眼憶從頭。

登樓

餘閒聊爾試登樓。近遠山田報有秋。一月幾迴開口笑。萬幾無間悉心籌。鍾峯早上團團魄。列水甯殊今

古流。此夕此時祇宜樂。爲懷西旅卻增愁。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五

平定回部第四之四

詩五十九首

副將軍富德等追及兩和卓木大勝回軍捷音至作歌紀事已卯

慶霄對月方開筵將軍捷報驛騎傳。孽囊展書歷歷閱。額手慶慰衷心憐。憐者我衆實奮力。慰者阿護惟

賴天。萬有餘里所致馬。軍營解馬。自內地至肅州。遠者已四五百里。其自肅州至察汗烏。又踰戈壁無水泉。裹糧

追賊幸尾及。彼逃乃在廿日前。逆酋兩和卓木。營我軍威。於大兵未至葉爾。明瑞先已折其角。未經大創。猶抗

顏。先是參贊公明瑞。設賊於霍斯庫魯克嶺。轉戰三時。擒斬賊衆甚夥。乘阿爾楚爾列賊衆。避其輜重。伏據山。輕舉

墮術在所戒。集思持重勝算先。時逆酋方設伏於兩山峯頂。少道賊人迎誘我兵。欲逞其狡計。不恃勇輕進。偏伍彌縫密佈置。

發縱指使皆英賢。副將軍富德與霍斯庫魯克等統中軍。令參贊公明瑞。阿桂等領左翼。參贊阿里。巴。等領右翼。翼之

兵二隊。備四面應援。而領隊齊凌扎布。為殿軍。將卒如臂指相維。佈置實當。諸大臣均予心膂。巴圖魯侍衛比肩。夙所教養共休戚。敵愾兼逮與僮

焉。是役雖僕隸無不共奮義勇。同心戮力功克就。二豎鼠竄圖苟延。戰罷檢閱傷一卒。殲彼計級乃盈千。師難到葉爾奇

木。況過數千里行遄。以少勝衆剪賊黨。明瑞既以前鋒九百擊敗賊衆六千。茲役也。我兵、馬、步、統計不過三千人。剿逆猶四千餘衆。擒斬者已過其四之一。而助逆渠魁。如阿布都克勒

木等大伯克數十人。並臨陣殲之。逆酋燕惡始盡云。捷奏至。並有旨從優議敘。猶念將軍。參贊等。憚忱立待元兇就縛時。特加曠國威赫濯揚天邊。優敘未足酬勞績。奮勇。殊勦非常例可酬。桂觴欲泛還罷旂。百年養士今獲效。祖宗福蔭貽萬年。位待俘虜到露布。西師之役方稱全。西師之役方稱全。行張凱宴勞凱旋。

哨鹿

白露雖已過。二三十年前。鹿鳴以白露前後為候。今率以秋分前後為候。蓋天道自南而北。氣漸暄暖云。氣暄鹿鳴遲。天道自南北。一端此可譬。山莊過中秋。應候呦聲試。哨必有定所。松巖特佳地。扎克丹鄂佛洛。漢語即松巖也。蓋宜哨之處。亦不多得。松巖其一也。披星出御營。霜坂跋輕騎。一暢尋樂懷。一寓習勞意。習勞以身先。與衆無不同。仄徑步劣窮。短衣披蒙茸。叢薄影白月。絕壁下隋風。低語學銜枚。銳進擬襲攻。回頭語額駙。去歲追賊蹤。去歲固倫額駙塞卜騰班珠爾。隨將軍兆惠。追擒哨賊人恩克。圖。至庫隴奎地方。以力戰受傷。命回京。茲隨哨鹿。天山黎明。正同襲賊之候。馬。上詢及之。誠不負教養。讀書曾深宮。深宮甯不逸。塞野有底好。繩武貴弗忘。是中有要道。晏起在所戒。冒冷天將曉。減從四五人。攀陟窮峯嶮。八义忽作聲。餐切羊腸繞。一鎗立斃之。今日機緣巧。緣巧匪恆逢。未勞實鮮味。關中馳逐之鹿。其肉勞而無味。鎗斃者。乃新鮮味佳也。取佳進慈甯。高擎馳飛騎。所餘命剝割。野食頒衆暨。人擅屠坦工。斤斧髀髀試。芒刃固不缺。是謂善乘勢。陡然憶西師。捷音尙待至。

捷報

逆酋霍集占兄弟。一創於霍斯庫魯克。再創於阿爾楚爾。勢蹙窮竄。將軍富德等。急躡之於西洱庫。

爾是拔達山連界地也。時賊衆據峯負固。我兵整陣勦擊中。發大神威遠礮。兼簡偏銳用烏鎗夾攻。賊中有伯克等。悉其大隊呼籲乞降。霍集占自山頂遮截至。手刃之不得止。而我兵四路設伏盡起。有徒步援絕壁進者。轉戰一晝夜。賊遂大潰。計獲賊衆一萬二千有奇。鎗械二千有奇。牲畜一萬有奇。逆酋僅以殘衆四五百人逸去。富德等傳檄拔達山部長。曉譬順逆。令其尅日縛獻。至是捷聞。朕以二酋一日不獲。軍務一日不竣。雖仰賴鴻庥。收城服衆。而旁午擘畫。何能釋懷。爰誌長言。伫期永靖。詎得已哉。

待圍小憩坐屏顏。捷報飛傳達玉關。奏牘機宜悉覽遍。降蕃輜重盡遮還。千軍直進伊西洱。二豎旋逃拔達山。除蔓斯之未底定。可辭畫策旰宵間。

九日

萬嶂嶽崎天沆瀣。木蘭菊節度今朝。登高卽目無遺照。在上惟懷不敢驕。勝地恰宜風雨度。是日微有風雨。芳筵兼聽管絃調。以節日賜食。近臣那易知有喜。劇待佳音正不聊。時將軍富德等遣使拔達山。諭擒逆酋和卓木兄弟。尅日往返。通計軍報。且夕當至行在。深川廬懷。

過卜克達坂

常歲迤東獵。迤西此重尋。卜克達坂居木蘭之西界。每歲行圍。曾一過此。廿圍倏蒞事。二豎待成擒。續武惟勤已。運籌更悉心。貞符如卜克。願卽遞佳音。

驛章

中途驛章遞，遠自軍營來。啓篋急披視，既慰又塵懷。拔達山邊檄，與兵阻逃回。拔達山汗曰素爾坦沙，奉將軍

和卓木兄弟於阿爾渾楚哈嶺，曾退伏嶺下齊那爾小河相持。再戰素爾坦沙，並調拔達山屬沙木爾伯克，帶兵星赴協剿。阿爾渾楚哈，其嶺高崔嵬，相持回少卻，守齊那爾隈。

厥路乃四通，薩嘛罕布孩。二回部名，居布魯特安集延極西。獲否未可知，遁或投其儕。備悉報將軍，回字頭人差。先是逆酋

庫爾，為我兵擊敗，竄至拔達山沙木爾伯克所轄錫克南村，詭稱欲赴墨克地方禮拜。時沙木爾適赴拔達山汗所，幼子在游牧，不知其詐也。及沙木爾遇將軍遣使，特為供馬送致素爾坦沙，而自遣頭上賽特多羅特馳報賊情。且將回字表具言前因葉爾奇木為準噶爾所有，我等亦為服屬。今天朝悉定回城，我等均為大皇帝臣僕矣。詞甚恭順。將軍正言斥，此語皆阻推。二暨數百眾，如雉往投罽。不以時

即擒，巧語將誰詒。叶，將軍宮德等，以軍營遣使未可，而彼中所遣回目，恐是潛來試探，且賊敗竄時，殘眾無幾，又何至遲延未擒。又云，素爾坦沙與賊相持之所，路通薩嘛罕，布孩各處，或是預為他時縱賊地，因書檄督責，越日傳送，令即縛會以獻。勒兵在汝境，為奉皇恩恢。虞驚汝老幼，再遲

兵臨哉。將軍等責遣回使時，一面復宣示恩意，以爾等部曲爾小，不忍違行移兵，若不即擒賊，則罪在爾等。應早自為計，因對使揀派偵探兵，付副都統伊住等帶領啓行，并將卡倫按隊外展，以須繼進。區畫頗中

繁，所惜少徘徊。相摺內部署索賊，具協機宜，惟我兵直抵拔達山連界時，未馬力實不進，亦弗深督責。叶縛獻斯

事畢，飲至凱宴開，設或更逸去。數月復延挨，迢迢萬里外。機務親籌裁，甯辭午夜勞。所期七德諧。

御園深秋

飽看秋山不厭秋，御園清景小淹留。候暄林葉飄還綴，霜澈湖波澹且流。漫惜登高孤勝約，那忘定遠廬

深謀。傳聞佳語兼疑信。將軍兆惠奏，所遣侍衛喀尼布，自將軍宮德軍營馳報拔達山汗邊擊逆獨，生擒波羅泥都，其覆集占亦已銷斃，宮德聞信，即擬率兵往取二酋，而捷奏尚未至京，刻為懸念。露布

何時望轉愁。

卽事

北省春夏旱。赤地愁千里。天恩大轉旋。稍救瘡痍起。江南春夏豐。米斗數錢耳。秋潮繼以蟲。穀瘍頓踊貴。叶南如幸遇豐。樽節庶有恃。昔乃不知惜。今則嘆乏矣。北如常憶旱。薄收亦勝彼。仍嗟麥價騰。祁寒怨無已。振恤吾不靳。溝壑可坐視。調劑貴有方。一一覩示指。戶口日以孳。孰不資食米。受豐不受歉。民艱固其理。弗辱在知足。弗殆在知止。設退一步思。道德合深旨。雖然言之易。所難在踐履。二酋必欲得。吾亦未免此。時逆獨兩和卓木。已為拔達山部落一擒一斃。方傳諭軍營。勤兵索獻。以期永靖。根株不欲姑息目前。致貽後患。然收城服衆。豈無浮議。謂可告武成者哉。

副將軍富德奏報拔達山汗素爾坦沙獻逆賊霍集占首級並以全部納款稱臣信至詩以誌事

架入殲渠逃望風。情知三窟已途窮。嘉茲識早獻馘順。笑彼悔遲跋扈雄。和衆永看兩部定。成功速在五
年中。西師之役。始於乙亥春。準噶爾汗達瓦齊即於是秋就擒。各部款附。嗣是辦理回部收城服衆。距今逆酋授首。統計蕪事未踰五年。天恩如此昭優賈。保泰彌殷慎勅躬。

庚辰春帖子

臘半發青陽。曉春萃百祥。十千週復始。又慶值金穰。

東陸延禧肇。西師告武成。南端雙鳳闕。北拱萬年清。

嚙斯訥默會文同。回中諸部。有相沿占候書名嚙斯訥默。今命欽天監官往測量日影。定時憲。書節氣之差。測景詳求昏旦中。從此凹睛凸鼻輩。一齊受吏

驗東風。

庚辰元旦庚辰

紀節循環五運推。三靈引達正昌時。歲惟振美期農稔。月應孟陬與物怡。淑氣闐闐調律琯。羣生嚙嚙沐春祺。武成敢詔堯封廓。敬久還求禹甸治。

元旦試筆

樽木初輝少海紅。敷天春色遍寰中。撓枝振美資三始。王路由庚達大蒙。銀箭漏聲遲細細。墨壺香氣暖融融。綵牋試筆今生幸。耆定伊西早勒功。

三白先春煖沐舒。鳳樓瑞氣曉扶輿。金泉應律闔龍戶。玉陛朝正引象胥。赤縣東西一尉候。黃圖南北共車書。家饒室被均希彼。保泰求安敢懈予。

元正太和殿朝會庸作歌

晨參晝會肅朝儀。正殿春融赤羽旗。考夏綜周原舊典。戛球舞籥迓新禧。十年一舉甯爲數。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

行。庚午。以平定金川。又朕四句之慶。故一舉行。茲四師武成。綏服回部。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皆稱臣入貢。兼值五旬大慶。故命循例宴饗。萬國來同倍切寅。吏治民生塵

宵旰問方詎止藉斯時。

祥花瑞葉玉樓棲。慶恰占年景福禔。耆定不期徠默克。安和惟是洽羣黎。漫陳漢殿魚跳水。卻聽天方鳳

奏西。時將軍兆惠。自葉爾奇木得回部樂。奏送適至。因命於大鑿所陳諸部未肆之。其簪筆誰成元會賦。持盈應悉。器有大小鼓、簫管、提琴、洋琴之屬。其伎有倒刺、都盧、及承盤、轉碟之屬。敬彌躋。

葉爾奇木驛貢石榴蘋果木瓜三種詩以紀事

大宛天馬早歌徠。果品惟三致自回。張協金牙斯漏賦。牂牁菡萏此殊開。詎曾燕趙移根往。且共瓊瑤包貢來。慎德何須卻食物。兢兢敢詡版章恢。

降旨免甘省辛巳年正供詩以紀事

邊省民風淳。是予亟嘉眷。師旅所由經。能無勞郡縣。連歲免正供。給值酬輸轉。遇災任賑恤。閭閻期惠遍。卽今縱武成。休養甯當緩。去歲卽預免。今歲正供矣。初春頽渙汗。惠心勿問吉。助陽實政見。

邇日

武成歌振旅。長途歸凱軍。汜勝占三白。積玉遍騰鱗。邇日更有喜。次第奏章聞。王畿固普被。河南北亦均。於東逮登萊。於西則晉秦。江浙及荆襄。盈尺滿鋪銀。深消遺蝗種。淨蠲癘氣氛。兵後不易值。何修沐天恩。敬勤惟益匪。遑敢忽笑嚬。休養愜恆願。額慶同吾民。

重華宮曲宴御前藩王大臣侍衛及內廷翰苑諸臣卽席得句

曲宴重華隔許年。自丙子新正賜宴侍臣。於今已五年矣。盱宵惟是廛籌邊。卻欣汜勝占三白。況值武成拓八埏。嘉與賢藩酬

綺節便宣翰苑賦瑤篇。尙懷奏凱歸來者。風雪長途正著鞭。

瀛臺賜宴安集延來使卽席得句

奉檄猶慙力未宣。

安集延奉將軍遣侍衛檄諭。卽欲協擒霍集占兄弟。以逆賊未至彼境。卽專使續請入覲。

右旋書捧使來傳。閉關難學漢光武。謁陛何期

安集延。西苑都稱到天上。南蘭羣喜沐恩先。

時拔達山使尙未到。

仰流嘉彼明於順。三接應申錫賚駢。

御午門受俘馘

函首霍占來月竈。傾心素坦款天閭。理官淑問甯須試。驃騎窮追實可臧。西海永清武保定。午門三御典昭詳。從今更願無斯事。休養吾民共樂康。

瀛臺賜宴拔達山來使卽席得句

歸俘獻馘識忠誠。貢使隨來萬里行。第一西方足嘉國。無雙天下此都京。俾觀禮樂三千盛。待賞煙花午夜明。重譯又須宣象寄。近始略習回語。可以不煩譯寄。而拔達山居極西。語又異於葉爾奇木。故仍須回人譯彼語也。 筠冲語異逮濛瀛。

瀛臺曲宴外藩

仙壺曲宴答韶年。舊典惟遵懌懌聯。北漠戶庭直密邇。西瀛裘帕許參連。蒙古王公等朝正來者。賜以曲宴。歲且奏回。今歲並令回部來使入席。且 兜離歌與任儻舞。拔達山將安集延。近悅遠來甯易易。側身基命益乾乾。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圓明園卽事

西山積素喜迎人。今歲韶春果是春。振旋三軍前後接。朝天使者到來頻。時諸部並遣陪臣入覲。安集延使陀克塔瑪特等。拔達山使額穆爾伯克等。已先後與宴。而布魯特所遣西拉喀斯等。亦即日抵京。遯疏率與光明耀。勞徠猶宜燕衍申。略得對時博慈豫。壽徵福履自駢臻。

上元前三日萬壽山賜親藩及諸回部宴詩以紀事

萬壽山光隔歲看。初韶行慶駐鳴鑾。朱琴儀鳳調伶史。翠釜供羊出大官。詩孰蔡襄咏嘉祐。節同景德宴蒲端。何期戎索茲開拓。敬保金甌永久安。

上元前夕曲宴宗親紀事

帝室韶年教敍宜。笙歌酒醴答昌時。內安外靖均天澤。授几肆筵申燕私。卻笑耐金聯瓊弁。漢會諸侯。例買耐金。金不足者有罰。此何政體。恰歌行葦燦棠枝。西樓燈火須留看。百技新增葉爾奇。

上元夕恭奉皇太后觀燈火

樓頭歲歲奉慈娛。今歲慈娛勝且殊。樂聽侏離復僂侏。舞看跳劍與都盧。明燈忽綴千珠網。翠火全張萬壽圖。所喜萱階紓念切。敢誇蒲海奏功庸。

上元燈詞八首

銀蟾十二度虧盈。初度團圓分外明。況喜農山三白兆。更逢絕域武功成。村燈社火鬧閭閻。一日樂原可聽諸。那忘去年當此際。六鼐山底治軍書。

三元嘉夜福駢駢。剪綵流黃歲歲新。答臘都曇攬響處。太平音裏太平人。
 龍從鳥集舞林離。跳劍尋幢呈百奇。拔達山將波羅爾。聽觀鳧藻喜閑知。
 都盧技本外方來。漢使艱難鑿空開。試問千秋摘句者。分明親見是誰哉。
 暮景西山霞腳紅。須臾寶月正當空。一家中外聯茵席。底論空桐與大蒙。
 秋榜今年樂育材。玉關振旅賦歸來。佳哉此夕華燈下。太喜花開照世杯。
 千葩吐燄霎時中。殷七應輸技未工。原有蒲簾延月者。愧言此樂與民同。

上元後一日曲宴廷臣

翼宵曲宴集公卿。豫樂胥殷恭敬情。紫鹿高緝縱奇麗。蓼蕭湛露本和平。
 相於卜畫三巡罷。同此祈年一念誠。繡籠草蟲吟唧唧。對時堪驗物勾萌。

過望依然寶月輪。歡聯泰陞答韶春。剛欣絕域功成日。尙繹長途振旅人。
 聽方俗。瑤牋斑管命儒臣。歌聆需雅駢千祉。共祝綏豐福在民。

燕九日作

七日燈宵一日餘。自十三日放燈。至十九日收燈。共七日。樓西焚景醮渠背。纒頭羣喜瞻天表。
 挺臂何妨挽月虛。是日令肆馬上諸技畢。復親

率近侍諸藩較射。命矢疊中。俾回使觀之。蓋外夷所重惟武。燈宵百戲。彼雖愛觀。不至如此驚服也。慶節發陽原典故。騰輝吐瀾尙龍魚。
 新年百務咸亨順。爲

去聲。是矜矜越凜予。

瀛臺宴拔達山諸部回使詩以紀事

遠使徠朝宴遣歸。傾誠憐彼戀依依。燈宵剛度韶春麗。夜雨欣晴瑞旭輝。乍可頒飭聯撒荔。何妨并服接絲衣。從來曰信大蒙重。安爾耕桑永受禩。

仲春祭社稷壇禮成誌事

春祈愆祀曉暉曠。社稷鴻庥天地同。銳首兩珪象生物。方中五土表元功。夏松殷柏開宗古。后土句龍協饗崇。墻外馘俘獻耆定。每思優貺惕深衷。

恭謁孝陵

隔歲我來東。珠瑯敬告功。衣冠天浩渺。松柏歲菁葱。凡此封疆拓。永維庇蔭蒙。靈臣皆努力。幸與剏時同。

恭謁景陵

西域已班師。東陵展祀宜。闢疆二萬里。奏績五年期。默默深叨佑。悽悽更益悲。敢云成祖志。祖志注今斯。

夜雨

二月十日
三日

一更淅淅山雲低。細雨霏似春煙迷。然乎否乎那可定。瓦雀簷下尋巢棲。
二更徘徊剛就枕。隔窗濛濛雨已審。籲思三寸霑則佳。猶尙未焉誰安寢。

三更假寐少偷眠。眠醒霧注垂簷前。檢校年來斯厚幸。不比齋報軍書傳。
四更乍徐還乍疾。農人明曉驅牛出。果然聽雨發言泉。也教藻思抽乙乙。
五更枕上覺增涼。優渥當春大吉祥。便可披衣看山色。無眠一夜信何妨。

雲罩寺壘前歲韻

春山紅綠紛獻技。爭東風。寺樓坐空闊。卻憶前年冬。青郊茲遍耕。絕域早定功。藁街豎長竿。籠首懸元兇。

山莊略無事。忙是遞詩筒。前歲詩有傳蹕歸山莊。佇覽達郵筒之句。時回部尙未定也。

順義縣行宮叠戊寅舊作韻三首

忽作輕陰忽作晴。由旬半日望中行。離宮過午霏雲覆。額手今番料雨成。

郊樹春煙釀薄寒。新題舊什檢無端。那看事定憶未定。曾此軍書丙夜看。前歲駐此。有位待郵函報捷看。及繁頭有待獻回渠之句。

密雲傍晚低空宇。澍雨中庭滿細渠。成武兼欣兆農慶。天恩益厚益兢予。

二月廿一日恭謁秦陵啓蹕疊乙亥韻紀事

東歸既歲祀。西來緣上陵。啓蹕疊舊韻。往事迴憶生。舊作有命師奠四極。有事告二陵之句。逆者畢掃穴。順者胥來庭。展謁叩

默佑。首頓駐翠旌。拓疆萬餘里。告功五易星。郊勞循祖典。卽看舉回程。將以二十六日告功禮成。旋蹕黃新莊。時將軍參贊大臣等凱旋至郊。卽於

翌辰詣良鄉縣南迎勞。其築壇張幄。列纛拜天。諸臣以次行禮觀謁。一遵祖制。

將軍兆惠富德差乾清門侍衛來請安詩以賜之

數年萬里未爲遙。遙在將逢隔五朝。卻爲勞儀待旋蹕。時將軍等凱旋近郊。擬以二十七日。上陵。回程具儀迎勞。如三秋念轉無聊。

恭謁秦陵

質明峯樹辨陵園。趨謁松宮冠劍存。敢曰志成蕩鹽澤。亦云功定靖花門。凡茲萬里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迴憶痛難言。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六

平定回部第四之五

詩四十六首

二月廿七日郊勞出征將軍兆惠、富德、及諸將士禮成紀事庚辰

京縣郊南親勞軍。園壇陳蘇。謝成勳。出師本意聊嘗試。四陲之役。始以厄魯特諸台吉率衆款附。請兵甚力。我噶爾喀牧圍。勢不可以錯處。滋患無甯及其鋒而偏師嘗試。

特計因其地以撫之。故禡旗、命將之典。榮未舉行。語具乙亥告成碑記。茲准夷既平。而回中諸部。以次戡定。實荷上蒼宗社鴻庥。非敢謂先時逆觀及此也。奏凱今朝備禮文。釋甲戢戈罷征

伐。論功行賞策忠勤。膝前抱見詢經歷。國朝舊制。凡出征將領成功還者。行抱膝跪見禮。以示優異。今即遵行。一瞬五年感以欣。

同心萬里那暎遠。畢竟歡言賦采薇。勇將歸來兼福將。蔽衣著得解戎衣。漫稱偃武修文日。恐即嬉文恬

武機。飲至甯誇暢和樂。持盈益勵慎幾微。

三月朔日御殿定邊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等率成功諸將士朝謁。詩以紀事。

黃麾簇仗正衙排。奏凱來朝樂孔皆。脫劍釋冰搖玉佩。卷班按隊叩金階。幸逢耆定于戈戢。況值熙和風

日佳。范士發言予敢忘。惴矜保泰是長懷。

上巳日同豫軒作

西苑將凱宴。南軒先憩駕。軒在瀛臺之南。正逢祓除節。韶光藹相迓。紅紫入花選。葱蒨籠巖榭。同豫信同豫。耆定籌邊罷。然予敢肆志。敬忘不少借。高謝晉永和。甯云關治化。

上巳日凱宴成功諸將士有序

筵開飲至。剛逢祓飲之辰。苑啓瀛臺。恰奏濛瀛之績。於時上公晉舁。青郊解甲初還。蕃長敷茵。黃幄纒頭列侍。宮懸陳百部。將回中樂府。齊登錫爵。遍三巡。以閣上圖形爲次。詎因詔挾纒投醪之惠。期得抒推心造膝之忱。且食刀闌壁借來。包匭宜酬其効。順而紫綺朱提並賚。簽名合第。彼成勞。從茲凱宴遐宣。足使天堂知樂。是用寅承永切。毋忘月鶻依光。非矜七德升歌。爰藉八章紀實。

出勞嘉勳。歲禮旋昇。平凱宴液池壩。關疆掃逆。賊資衆助。順成功總。賴天策績。林林恩子厚。詢勞一一命來前。甯惟云不重生望。祇覺迴思越悚然。

日麗風和春未深。獎庸備禮有壬林。試看偃伯靈臺上。詎數流觴曲水潯。命預綺筵排伯克。也陳夷樂奏任禁。笑聆蜀技無情者。那覺西悲動乃心。

圓幕高張榆柳垂。犒筵喜值禊修時。策勳舍爵竟今日。鬯武書常允不期。誰擬浯溪泐崖頌。我歌靈夏出車詩。紫光將畫凌煙像。西師嚴成大功。自元臣及在事將軍。參贊、禁衛、統領諸臣。第其勳績。懋著者。命工圖形。紫光閣。以崇獎勵。穆棣同叨乾貺貽。

成功將士錦衣旋。日月光輝軍氣燭。藉我虎臣典宿衛。笑他杯酒解兵權。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既以酬庸。皆均命爲御前領侍衛大臣。宋蘊祖

機術駕馭、夙所部故戲及之八旗子弟心如石萬禩國朝龍荷天宣看瘡癥猶未愈三等侍衛綽克圖巴圖魯恩特驍勇過人臨陣不避鋒鏑今預宴賜酒時撫其額傷猶未痊復能無一體恫瘝連

柳舒花放正良辰上日前期福履申三月三日爲上巳然卸甲報弓盡鳧藻回晴豐額集魚鱗千秋難遇太平宴百戰歸來義勇身獨憶儲胥宣力者故大學士黃廷桂綜理軍儲調遣諸務備殫忠勤未及武成溘凱迴未見惜斯人焉先逝故前賜詩有奪我賢以何太劇不教留看凱歌迴之句

敦瓜烝栗允堪憐二萬何期竟拓邊遠愧周王與六月遲過殷帝克三年依楊霏雪凡經幾立幟登弧盡陷堅此日征夫真邇止皇州春滿七條絃

拔達山人獻馘歸三軍飲至霽晴暉勞心幸我紆宵旰公道憑伊論是非紫綺朱提頒渥澤前歌後舞迓鴻禧歡來憶不同來者軍興以來我大臣將弁等咸以藍忱自奮其間有遇阿逆之叛如將軍公班第參贊伯鄂容安遇噶爾賚多爾濟等之叛如甯夏將軍和起而追色楞之逃者如副都統唐喀祿誤聽沙拉斯馬噶斯之詐者如都統滿福至遇狷酋和卓木之叛如副都統阿敏道前鋒統領鄂實副都統三格侍衛特通額總兵高天喜而奉命在途猝遇亂賊如將軍伯納木扎爾參贊侍郎三泰其巴圖魯侍衛中之奇撤布巴凌阿甯古禮富錫爾瑞綽爾圖等並能以死勤事秉節捐軀雖加恩優予旌卹而當功成飲至時迴念義烈炳然尤不勝雪涕云勞爵手持淚暗揮

芳節延禧淑氣清禊歌聲是凱歌聲元戎允合躬承袞勇校均教手賜觥藉衆力茲疆地戒勅予心永奉天行從來悟得受招理虔鞏流謙慎捧盈

凱宴畢乘舟至悅心殿

上已從來合宴遊。似茲凱宴得會不。良辰盛典還多暇。耐可新波漾綵舟。
春融瓊島翠嶽崑。別殿疏龍憩悅心。綈几蘭亭觀定武。恍同逸少會山陰。
土潤新蕪綠到階。春光今歲識真佳。舊題粘壁閒吟過。始覺籌邊悅釋懷。

耕藉擬禾詞四首

沃塗膏壤司空掌。縹輓紺轅農正陳。率稼供粢胥要道。敬遵家法歲躬親。

千里王畿霑臘雪。陽春二月被甘霖。天恩今歲真優渥。益為紓心益惕心。

隴麥芄葱實愜懷。甯惟藉畝治除佳。去年此日那能忘。曾是寥寥鎮雨暉。

四推歲禮置朱紘。遞進扶犁王與卿。諸部回人列觀預。是日命隨將軍凱旋入覲之哈密郡王玉素富。暨各回部貝勒、貝子、公、伯克等。於迎駕後。並得入壇觀禮。俾

知國典重農耕。

詠回銅噉噉器。疊去歲避暑山莊詠唐時回銅器韻。有序

噉噉器之制。正圓而豐下。上橫蓋可左右。紐高五寸有十分寸之五。口圍尺有八寸。腹圍二尺四寸

有十分寸之八。中實六升許。銅范而金銀錯。其文皆旁行回字。不可辨識。西師凱還。將軍等與所俘

武器並獻。命阿渾。通經典者。其名曰哈爾披野特者。詳譯之。具云。元時回部有汗曰眉哩特木爾。世居伊

楞。地名。在今布哈爾之西。嘗得沙賴子。城名。在伊良匠喀嗎爾所造。用貯漿。齊鏤文。悉祝嘏之辭。葉爾奇木。哈

楞。地名。在今布哈爾之西。嘗得沙賴子。城名。在伊良匠喀嗎爾所造。用貯漿。齊鏤文。悉祝嘏之辭。葉爾奇木。哈

什哈爾世不乏一二見者。其緣起載陀犁克名史云云。夫天堂墨克之區。遼遠荒忽。歷代史牒所志。支離牽合。罔所折衷。今荷天祖垂庥。師武臣克襄成績。旼章其地。氓隸其人。乃至昔日舊物留遺。皆得入中國。而詳其原委。亮非獲休屠金人與薄梢。苜蓿輒斷。斷動色侈詞之爲也。爰以長言系之。俾傳示來許。不敢矜方物之遠。益無忘綏輯之艱云爾。

重器真遷噉嚙舊作有遷其重器茲先兆之語。平回並馘獻來時。曾供菽水數升受。亦閱春秋四百遺。其史所紀。造此器時。月不可細考。約計距今已四百餘年矣。哈嗎匠鏤眉哩用。陀犁史載阿渾知。詎珍三品精鈔錯。保定方籌撫衆師。

惜陣亡提督豆斌詩

去歲正月初九日。副將軍富德自阿克蘇率諸師兼程進援。將軍兆惠軍遇賊要戰於呼爾璊。時豆斌領綠旗兵列鎗礮對敵。不期中賊銃捐軀。詩以惜之。

老將行間名久標。雍正年間。西陲用兵。豆斌卽以裨將特著功伐。後屢膺節鎮。勇略夙優。援師深入從去。票姚鋪敦縱已占三捷。嬰鑠不期喪一朝。杜牧悲曾譏點筆。孟明壯詎肯迴橈。最憐來歎臨終際。強起猶虞衆志搖。豆斌中創時。猶力疾拊循諸將士奮勇殺賊。

後獨蘇行疊前作韻

樹丸火米符祥占。喀喇烏蘇之役。將土方堅壁趨援。時于固守處。得審米贖軍。樹上檢鉛丸濟川。並獲神助。孤軍接應遂解嚴。整師救和闐玉隴。帕首蟻雜胥劉殲。將以三品進掃穴。僑如叔仲先潛覘。狼狽挈挈預遁去。二城降不勞矛鏃。競作饒吹逐主帥。從今

食飽眠亦酣。選卒前遮復後襲。義無返顧均雄男。線天積地架入阻。欲得虎子虎穴探。明瑞邀之庫魯克。以少勝衆折妖機。富德追及伊西洱。用強驅弱如掃蠹。鹿埕流湯賊屢敗。獲銃攀懸軍威添。遁入異域卒獻馘。飛來報捷紅旗尖。凱旋攜以貢武庫。阿渾譯出其文詁。蘇上旁行書。命以托特字譯之。回中稱通曉經典者曰阿渾。道。胡乃借德興狂儉。敵愾致力衆惟惜。事成志遂吾敢欣。亦知福善禍淫。

獨劍行

逆酋小和卓木霍集占所佩。副將軍富德大勝之於伊西洱所獲也。凱旋奏進。詩以識之。

袂襖展室青萍寒。一條秋漢溢波瀾。蛟龍水斷犀陸剗。吳鉤薛燭古所傳。秦階九窟胥晏安。歐冶之法誰則閑。絕域尙武求精堅。銛鋒三尺不可刊。弱肉強食必佩旃。況彼窮奇肯離焉。伊西大勝獨蘇寒。二酋倉皇駭走前。獲茲銳器羣訝觀。訊醜踉蹌具致言。劍藏霍集占身邊。惟命是顧乃忍捐。異封獻馘師凱旋。彤庭奏進出匣看。光芒誠覺星辰連。駭弄武庫識歲年。保定諸部籌久全。

惜陣亡總兵高天喜詩

喀喇烏蘇之役。我師渡河。猝被賊遮。時總兵高天喜奉將軍令董率修橋在後。聞將軍陷陣中。乃捨橋衝入賊陣。以致陣亡。推恩優卹如例。凱旋備悉其事。詩以惜之。

始由小校出從征。優擢奇雄至總兵。留後修橋恥苟活。復前入陣遂捐生。綠旗中祇一人實。絕域外傳千

載名。裹血結纓甯讓古。詩非獎勇獎忠誠。

射八韻有序

門啓賢良。掄材式資觀德。階陳蕃部。肄武兼示柔遐。爰循聽政常程。庶愜依光夙願。耦聯十五子臣。之鵠並張。雋獲疊雙。齊夏之規。胥叶以身先爲則。詎謂穿堅札七重。俾目擊而存。共喜侍長楊百步。將告成功而匪懈。益遵先志以彌勤。華林百戲。異靡文差。不負春園日永。壁上一觀。同壯志鎮。毋忘朔塞風清。

勅幾協九經。量職授明廷。志敢懈耆定。治惟求永甯。大蒙胥列侍。中國式儀型。繁弱月規魄。四侯星寫形。飽音鳴未已。鵠影落無停。擅巧非誇己。綏遐所適丁。由來重弓矢。庶以鬯聲靈。赫濯於昭在。欽惟懿訓聽。駐防葉爾奇木大臣阿里袞等。奏報諸回城於三月下旬得雨。詩以誌慰。有序

諸回城既隸叛圖。人欣復業。駐防大臣循行勸墾。插蒔方興。而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兩晝夜。甘霖大沛。葉爾奇木、哈什哈爾、和闐、洋阿雜爾。同時霑渥。回人抃舞款告。詫爲希有。阿里袞等以聞。回、湟、古稱霽澤之鄉。比歲復苦逆。曾蹂躪。茲獲天仁降鑒。槁壤頓蘇。視前此師行瀚積。嘉澍應時。均深感荷。因欽鴻貺。載紀長言。

葱嶺火州致艱雨。一犁天澤霈今春。灌田不藉穿渠力。利穡都欣纒首人。校尉方將設戊巳。神農未始禱

庚辛遙遙萬里祈年望。敢詡休徵益敬寅。

端午帖子詞有序

琳池始漲。梅霖快值逢壬。綵笮旋牽。蒲醕欣當汛午。因酬令序。甯崇侈乎水嬉。敬奉慈顏。庶佐歡於夏清。時則蓮風拂檻。中人乍引朱旗。麥浪搖階。舟子徐划黃帽。不藉拔河諸戲。供奉排當。將聯在沼。羣情傳呼宿衛。貳師專闢。賜符分底齒橋邊。四部名王。佩帟捧蛾眉班裏。幸際昇平。堪繪典循五日。陪遊勤思翫物為箴。詩就六章裁帖。

滄池澆沈似蓬萊。雨霽南薰正阜財。不必傳宣學士院。開門帖子試親裁。

綵絲縷縷稱延命。蒲劍青青說辟邪。底是吾心真喜處。一犁梅雨足辰家。

文場磨勘索清真。廷試因之易此辰。四月十一日禮闈揭曉。貢士當即赴廷試。因本年定例。尚需磨勘。遂定期于重五引對。

對天人。

功成上將早封侯。蒲席榴筵愷樂優。帕首河邊罷採玉。來陪鷄侶看龍舟。

大中節物。

是日命兆惠、富德、率留京回部郡王、錫集斯及公額色尹等入內苑。俾預觀

筠沖測驗命疇人。星紀輿圖盡得真。卻笑當年西域記。底稱投石識蕤賓。

佳節欣逢重五日。地天相得數惟均。六章帖子中和叶。保泰持盈志倍寅。

海努銅印有序

武定功成農政宜舉。念伊犁委之荒蕪。久或別部竊踞。非良圖也。因命副都統阿桂、伊柱等率兵往理屯政。茲伊柱循行至海努克地。見大招梵帙叢委。以次檢輯。獲虎紐銅章一方。文曰管轄厄魯特。後旗扎薩克印。旁識雍正四年十月鑄成。即日驛封來上。蓋向年曾頒給隸喀爾喀之厄魯特扎薩克毛海者。彼叛往準噶爾。攜以獻噶爾丹策凌。因命篋衍內廷。並系是詩以誌其事。

厄魯和通厄魯特謂回人為和通。以次平。徐籌考牧及屯耕。葉奇即葉爾奇木四字。急呼之實兩字也。已慶春膏溥回地素艱雨澤。昨阿里裏等

葉爾奇木諸城。耕作方興。霖大沛。回人皆詫為希有。甘海努曾無兵燹驚。收拾金經販淨業。分明銅印返神京。天驕猖獗今何有。獨忿

因之益凜盈。

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及所有古銅錢。因題以句。

天祐西師歲大功。勞徠泉府貴流通。形猶騰格因其俗。寶鑄乾隆奉我同。回城既定。部人以騰格噴賦。將軍等

以行。又驛致回中所有古錢。蓋彼時。景德開元溯所有。和親互市鑑於中。篋藏詎詡聲靈鬯。垂示懷柔慎自躬。

宴哈薩克陪臣作

哈薩陪臣候起居。優恩錫宴示榮諸。徐聞壺漏遲金狄。不藉瓊筵命象胥。塞限寒門帝京到。風來暑節曉涼舒。時和武定遐方順。惟勵謙沖凜執虛。

拔達山八駿馬歌

大宛駿馬斯已奇。拔達山駿奇倍之。方隅貴山南以西。獻馘稱臣誠識時。良驥服阜納費隨。青驄送喜領羣蹄。捷音早共紅旗馳。右送喜驄。堅昆底定我馬歸。鶴其英鷲色其騏。右堅見鶴。洱海即伊西洱淖爾一戰塞厥旗。獲良翻以徠白羲。右洱海驄。有駮紫電名雅宜。掃塵滅迹追無遺。右紫電駮。服遠在德不在威。闕虎舊上方十駿之一已老茲其妃。右驄。蝦蟆一跳丈六齊。掉尾肅肅白玉題。右玉駮。呈覽按隊過荷池。祥霞輝映光配藜。右祥霞駮。逸足未聘望可知。籟雲底藉鞭箠施。右籟雲駮。徒觀骨格皆英姿。揣稱且命儒臣為。天閑調習付有司。待予秋獮徐試騎。警霍集斯居京師。回部郡王霍集斯。以拔達瓦齊及隨征功。賜第。留京城。父富貴之更教禮儀。遊閭闔。分觀玉臺。叶。初子俱齊封賞。蓋以望族傑材。不宜令歸回部。具深意焉。

非求馬興戎麾銷兵從此含生熙。

恭奉皇太后觀荷作

月地震筵侍懿慈。昇平御苑即瑤池。解能扇暑疑廚蕙。為是延年號澤芝。傾露烹茶勝仙掌。曝陽遊葉出靈龜。今年分外邀萱豫。西域師還賜雨時。

回部貢金至命為麟趾褒蹶以紀其事有序

諸回城既悉內屬。戎索益閔。念非經以井牧。則別部偏處。久或強食滋患。然屯開戍集。而官師精廩。因之。若前代骨都戊巳。僕僕轉饟。坐耗腹地物力者。朕豈為之哉。去歲將軍兆惠等。以回民環顧定。

賦請加鑄天朝年號通寶于見行騰格錢以資輸納朕命檢校將來大臣官兵駐防歲給所需取足供支而止其視曩者噶爾丹策凌責入諸回故額蓋已減什之五六矣今歲騰格已供彼處諸屯戍之用而貢金適至乃付冶工鑄趾屢蹶以誌緣起並系以詩昔漢武幸回中下詔言封岱時見西域金氣之祥因鑄黃金爲麟趾屢蹶其詳已不可考說者謂瑞麟五趾其形當如餅而五出若屢蹶蹶正深圓則後世沿而范之者固衆無足深論然注池玉河朕且不以得地爲寶豈珍此纍纍鏤銑而賈之以示方來者良以固圉繕邊初不役費中土民生爲至計不則禹貢三品屬之水衡可耳又何長言紬繹之爲

肉好頰型騰格錢儲胥恰供戍新邊或殊疲弊中國耳並聽輸將三品焉西域早稱氣相感泰山虛詫瑞會駢政平遠服吾何有紀實聊因麟屢傳

同近支宗藩及御前大臣侍衛並回部郡王霍集斯等賞荷卽事得句

自春徂夏雨暘若五沃花開日甚長笑我秋來纔一賞孤他湖裏冠羣芳爲衣端祇宜彼沅比義還思遜爾常霍集斯兼令陪宴直稱此信是天堂

雷雨

七月十九日

旬旬砰磕殷西山傾江倒峽頃刻閒五日朗晴雨何礙終覺戚戚聽更闌三更雷聲遠四更雨勢止葦坂

榮畦益滋潤。愛餘翻為吾民喜。兼之銷兵定遠軍。士大半凱歌歸庶。異南國佳人。振振懷君子。

再題輿地圖疊前韻

收云擴宇歲前猷。偃伯從茲罷勦搜。厄魯馬牛無一牧。筠沖屯堡並全收。

乾隆乙亥。平定。舊稱各部。既命何國宗等分道測量。載入輿圖。已

卯。諸回部悉熟版籍。復道明安圖等前往。按地以次盤定。上占辰朔。下列職方。備繪全圖。永垂徵信。

本朝文軌期同奉。昧谷寒暄重去。細求無外皇清王道坦。

披圖奕葉慎貽留。

駐防關展屯田大臣定長等奏進所穫麥萬穗詩以紀事。

載戢西瀛已定功。戍耕伊始慶綏豐。夏收萬穰先來進。秋熟千屯預報芄。實粟惟堪嘗以歲。旣安那更役如熊。開疆逾遠心隨遠。總為祈年宵旰中。

中秋帖子詞十疊前韻有序

上章紀歲適逢有象秋成。西顯辨方最喜平分月夕。於時武功保定。協氣蒸為太和。絕域享王天衢。會其有極。慶辰初過。佳節載臨。稠疊稱觴。萬斯年常承慈豫。更番裁什。十賡韻正。勃吟情。秉燭治軍。書猶憶去年之景。拈毫敲綺句。可孤此日之閒。然而侈頌昇平。非予所喜。由來不忘規諫。惟爾其鑿。內翰諸臣。同依前例。

剏成帖子值幾閒。九度吟情瞥眼刪。今夕又逢清籟裏。可孤寶月上屏山。

槐市榆街歷落光。皇州景物倍生香。桂華忙採蜂翻翅。黍熟新肥蟹張聲。去聲匡。

定功西域早班師。去歲真成吉兆詩。已卯中秋帖子。疊原韻。作於避暑山莊。有獲醜佇成奏凱詩之句。爾時二酋雖已潛逃。回部未全底定。今除兇殺衆。紫禁稱騰。重憶前篇。實符祥兆。

更值秋收多報稔。得教對月詠琳池。

擯毫十度十登樓。雲閱人間二七秋。自丙寅至今庚辰。凡十四年矣。何似東坡飛逸興。錢塘江上望潮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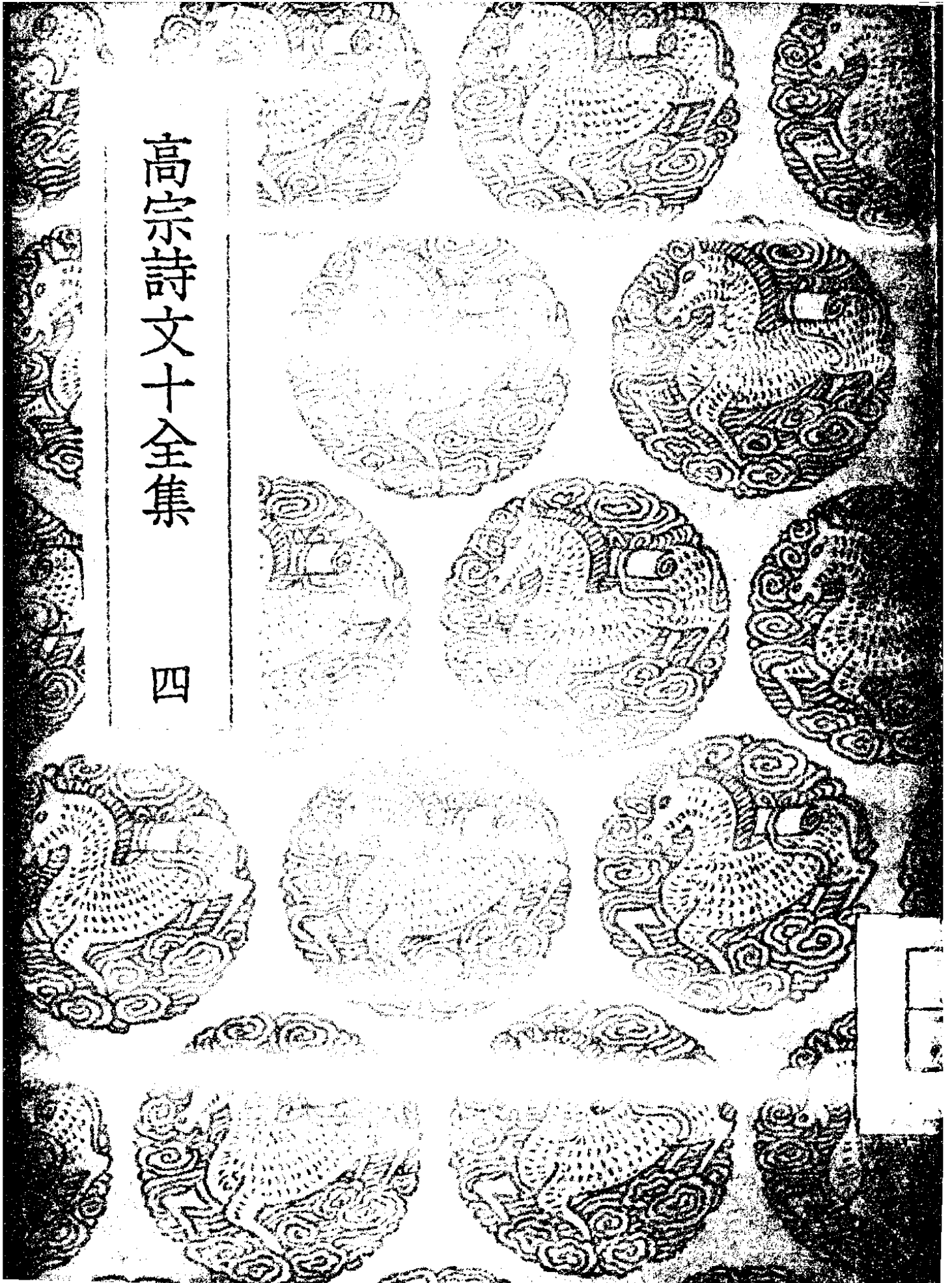




33
14
2181

高宗詩文十全集

四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高宗詩文十全集
(四)



3 0645 1997 2

高宗撰
清高宗撰
彭瑞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七

平定回部第四之六

詩四十首

八月十八日恭奉皇太后木蘭行圍啓蹕之作庚辰

每歲金秋舉獮苗悠悠旌旆馬蕭蕭承歡內外都無間繩武覲揚亦孔昭示法子孫從啓蹕每歲木蘭行圍諸皇子皇孫畢從俾習勞也隨圍賓客扈來朝今年蒙古諸賓客以祝萬壽來京者衆即由此扈駕而行新擣回部鶻師赤回部霍集斯等皆令隨圍彼中放雕鶻錫保赤之類高處興安試放雕雕鶻宜於高處就下放之滿洲蒙古以騎爲重若回部厄魯特則以此爲重云

出古北口得詩四首

年年獮狩此經過外戶何須亟禁訶天捲秋雲歸塞嶺潦收川水退潮河綏豐關外可能同馬上昨猶卜度中佳象今朝眞目擊村村比櫛更崇墉從征新附賦歸歟樂土興州安室廬準噶爾渠帥達什達瓦部衆於乙亥年內附屢遷至山莊普濟寺前爲建室廬俾得樂族安居從征効力回部有功凱旋歸里今隨該管大臣等迎駕至古北口外齊禮漸教遵式虔隨典屬迎去聲鑾輿口北耕民來往熟不譏更不必言征試詢慣事遊辭者應作何爲塞上行



083
1124
22182

九月朔日作

秋季惟朔旦，塞圍第一場。千山斂雲氣，萬樹絢晴光。迴巘鴻網合，深溪魚貫長。咸賓速回部，入觀之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烏

巴什等，向曾預觀塞圍。其回部酋長霍集斯伯克、霍什克伯克等，以賜爵留居京邸。並屬獲觀，從獵則自今歲始云。執役有名王，舊扎薩克、王、公、台吉等，率柔遠繩先切。詰戎寓意良，甯當懈幾務。獵罷閱封章。

過卜克達坂疊舊歲韻

去年出哨過，今歲進圍尋。果協貞符吉，舊歲九月初過此，有貞符如卜克，願即早傳逆賊擒。敢誇無事日，益勵有孚心。翠栢丹楓處，遙聞呦鹿音。

行圍二首

天府神臯百獸牲，細莎灌木靜無塵。最欣悉率升大阜，底藉要遮事斥闈。割截炙鮮猶古俗，炊金饌玉直癡人。舊藩新部衆同樂，獨者惟斯染翰頻。

千二百人各職司，率先扎薩恐淹期。衆扎薩克每日於五更時，領衆前往撒圍。圍將合，即親至獵場，率先馳射，以均勞逸，不令踰時久待。尊爲元后親爲父，威實何須恩實宜。峻坂有時亦馳下，神鎗無故不空施。從來柔遠慈常庶，武定遐懷益慎茲。

蒙古王公等進宴，卽席得句。

木蘭歲歲秋圍舉，東道名藩許獻芹。舊例，木蘭行圍，扎薩克、盟長等，進公宴，家宴凡數次。朕命合數宴爲一，所貢之馬、駝、牛、羊，並卻不納。既以聯中外一家之情，兼寓體恤之意云。

幕設崇岡菊節度。是日重九。席聯新部雁行分。隨園之部爾伯特親王策凌烏巴什等。回部郡王霍集斯伯克等。並命預宴列坐。湯羊美勝八珍膳。詐馬催來千錦羣。諸伎畢陳行賞罷。一家和樂萬方聞。

哈薩克使至俾觀園

阿布賚汗。哈薩克汗名。侯起居。蘇爾統。阿布賚汗之名都勒特赫勒。蘇爾統。蓋其貴族之稱。如蒙古之台吉云。至謁鑾輿兼程而進堪嘉彼。前聞

程。月之十八。已抵波羅河屯。據云。途中驛騎餽糧。並荷天朝優恤。不知跋涉之勞。急欲瞻觀天顏。以申誠悃。厚惠

以加甯靳予。北界控弦重習獵。漢家連網笑周陸。圍期二日應教展。廿一日。駐蹕海喇蘇。止餘一圍。因哈

射得肥麇便賜諸。

至張三營行宮賜宴諸蒙古疊丁丑舊作韻

示遠圍期兩日加。罷圍依舊見黃華。曦迎暖谷人披襖。雪點曉峯樹戴花。自為驅馳聊布惠。可知中外總

為家。洛那有宴仍教預。丁丑此宴。哈薩克陪臣亦適預。嘉彼鱗流仰集遐。

木蘭迴蹕至避暑山莊作

鹿期促駕駐兩日。塞上行圍倏又迴。美土如斯可漫去。遠人爾許況攜來。時回部郡王霍集斯伯克等。自京隨駕。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烏巴什等。

亦赴木蘭朝謁。既命觀園。並攜至山莊錫宴。從容宴樂應教預。假藉清涼得久陪。繩武惠遐綿奕葉。山莊嘉

兆自天開。

永恬居疊舊作韻

一谷温暉日。坐來滿屋簷。錢秋冬景破。半百鬢星添。松翠雪輕壓。楓紅霜飽霑。卷阿真愜意。魚海洗兵恬。
舊作有待待停渠獻。干戈戢永恬之句。

射

射是朝家夙所長。承平遊豫那宜忘。攜來新附控弦部。駐此當年避暑莊。親御矢弧聊示度。數頒幣帛用旌良。樹侯壘中休稱頌。是日發矢二十七。中十之九。破的者六。及易小鷓。復連。敬仰前猷敢不韙。

萬樹園賜宴即席得句

小陽春旭暖温暉。今日筵開萬樹園。屈膝捧觴逮鹽澤。纏頭式禮廁花門。回部郡王雀集斯伯克等。及哈薩克陪臣。咸預宴。敢云一已示先烈。或可千秋示後昆。坐有鏤鐏如舊僕。偏稱兩度沐深恩。策凌烏巴什等。以甲戌夏入覲。曾宴資於此。今入舊扎薩克之列賜坐。

萬樹園觀燈火

巖風傍晚淨魚鱗。東望鍾峯掛壁輪。塞即京華林即上。燈原嘉夜月原春。千枝蠟鳳燃銀樹。百道星虹落玉津。義寓光明輝忽爽。甯云誇示遠徠人。

駐扎葉爾奇木大臣呈覽所鑄乾隆通寶至因用排次回部錢文詩韻紀事

昨歲元戎奏定功。早籌鼓鑄市廛通。即看大冶範鎔就。仍屬司農職掌同。將軍兆惠。歸爲戶部尙書。寶是乾隆來自外。

泉殊景德去由中。排次回部古錢時。有開元、景德諸錢。彼時未能臣服其地。自屬中國攜往者。用權子母底其貢。載戢干戈省厥躬。

微雪臘月十日

微雪纔逾寸。冬來望久翹。松筠剛羸齒。梅塢未封腰。雖兆三白瑞。暫稱六幕調。回中偏報喜。新住海明。奏至。葉爾奇木。哈什。

哈爾。並於十一月初。得雪尺餘。新闢耕屯。足占豐稔。惜近慰於遙。

紫光閣寫功臣像及諸戰圖畢。集讌落成。爰賦六韻。仍疊四章。有序。

勳標偃伯。煙銷濛汜之氛。蹟炳圖形。雲擁趨陂之勝。時則掄偉績而系贊。先教褒鄂傳神。逮一善亦臚名。乃屬鄒枚紀實。匪詡天經地緯。恰符五數之重。真逾漢史唐書。能觀百賢之萃。且聚米狀山川。阨塞壁間。八陣常存。而列星占旌纛。飛揚。磧裏參旂。盡掃。試按昇平王會。詎惟萬里而遙。為思宵旰軍書。何幸五年式集。昨者歸而飲至。行觴趁上巳良辰。茲焉落以慶成。展席繼先庚嘉宴。凡在股肱心膂。藉國家翊運多才。應知竹帛旂常。承天祖垂麻永靖。維億載綏遐有象。已被丹青。予一人持滿。彌殷長鑄金石。

開就勝朝址。見日下。舊聞。圖標昭代勳。格慚虞帝羽。數過漢時雲。開中國功臣像。勳績顯著者五十人。朕親製題贊。餘命儒臣擬為者。又五十人。視雲臺二十八將。不

音倍。大造無私佑。諸臣實盡勤。五年勞突將。此日幸休軍。有覺上林表。斯干液水漬。落成緣戢武。錫宴重去。摛文。

建置惟旌績。運籌匪謝勳。永期紀勞動。甯為去聲賞煙雲。保大天垂貺。開遐予敢勤。帑原出內庫。督未命將軍。掄武駐冬日。每科武殿試。例於閣下。校閱騎射。又諸技勇。慶成臨沼潰。詰戎求世德。寶訓揭鴻文。恭讀太宗、聖祖、世宗實錄。中飭武備。懋晏安。為萬世大法者。

敬勒石閣中。以昭勸訓。

伊犁征不戰。五月已成勳。將謂業安石。誰知事幻雲。驅馳常塵遠。擘畫不辭勤。最恨庫車報。深虞黑水軍。事均見歷年詩章。轉旋叨昊綽。仍執竟淮濱。始末親籌筆。其觀勒壁文。經畫四師前後所製詩文。於成功燭委。運籌大策。綜彙刻石壁間。示謀實也。

衛拉勞前烈。厄魯特、傳謂之四衛拉特。重華與放勳。敢云成不日。惟凜望如雲。載先去聲傳柑宴。允嘉荷載勤。歸春舞千旅。洗雨伏波軍。風嫩中和樂。水酥太液濱。賡歌鴛鴦侶。可以共論文。

紫光閣落成錫宴。卽席得句。

落成勳閣液池濱。廣宴都陪宜力人。宴間以功臣圖畫為次。其西陲建績者。並令預坐。幸際時休頌照燭。宜聯句亦引垂紳。嬉文恬武由來戒。保泰持盈一再申。旭日春雲欣協象。是日曉陰微雪。宴時略晴。既而復陰。祥花滋麥芻霑頻。

紫光閣落成錫宴聯句有序

雲連高閣。凌煙采壯。三霄景麗。仙瀛環海波澄。萬里旣戢戈而囊矢。有僕同徵。如松茂以竹苞。斯干式詠。英姿颯爽。共看畫就麒麟。瑞色繽紛。正喜晴餘鳩鵲。時則歲功肇慶。金穰初啓。重光春序開韶。木德全符已盛。冀舒二葉。移例宴於乾清。茵集千花。繼凱筵於豐澤。檻外輕陰微護。凝瓊島以氤氳。

檐間暖旭旋呈繞金蓋而蜿蜒壁縑按地覽新繪之分圖庶石編年撫舊題之遍勒廣殿九歌時敘
績紀武成明廷一德咸賡盛聯文會開疆鑿空底誇漢將無雙佐策發蹤應位鄴侯第一風雲翊運
昇平快觀百賢蕭露申情喜起遠隆千載北漠衣冠並集適屆朝正西濛裘帕紛來真稱受吏酬庸
展席都陪英衛勳臣給札分曹并列馬枚詞客聯鼎恰掄廿四依花信之番番揚風豈讓三千抽藻
思之乙乙奉琛獻贊羣欽典屬威儀合璧聯珠詎詡靈臺占候持盈保泰予一人虔奉鴻庥杼翰摛
華爾諸臣謾鋪景鑠

御製例舉雲臺繪紫光忠勤集事表臣良落成開宴迓新社

列坐酬庸逮遠疆舊臘田家登上瑞元辰太史奏奇祥羣依黼座瞻堯舞臣傳仰識神功邁漢唐每奉廟
謨欽蕩蕩近承天語聽琅琅追隨劍履慙調燮臣來領袖衣冠忝贊襄詎以遭逢於早達所欣運會協時
康三朝全盛咸親覲臣史奕世殊恩尙未償乘鄣昔曾邀帝鑒備藩今復叩仙闈朝正快觀車書集臣成
布

御製系贊長留姓氏香獻歲迎禧纒翼日稱觴納慶答初陽休嘉砰隱聆韶樂
鼻衍聯翩耀彩裝此際宸歡昭豫順五年聖算荷精詳終資虎旅能騰躍臣兆猶記羣狐妄跳踉爲效三
驅擒狡兔敢言一矢走天狼乾坤廣大超前牒臣宮日月光華紀太常肺腑蒙恩深雨露股肱宣力厲風

霜遠人向化環干羽。臣色布騰巴附珠爾壯士還家脫桶襠。舊隸職方皆屬國。新徠疏勒是名王。輦飛秩秩尊三殿。

臣札拉豐阿

製。燒闕桓桓表四廂。衛霍較功心彼惡。鄂褒傳照氣斯揚。獨掄同志蕭居首。

遍寫英姿閭擅場。貌得弓刀增颯爽。擁將旌旆儼飄颻。格登掃孽雷轟陣。臣阿里拔達搜逋電掣芒。收盡龍

沙歸五服。搗成鳳藻彙千章。市通普爾泉流廣。臣梁詩正珍獻和闐玉佩鏘。汗馬箭浮俱大赤。羽林擢萃盡中

黃。星弧遙碧雕題國。臣秦惠田月蟾全平爰劍羌。蒲海瞻雲呈碧瑄。瑤圖益地啓珠囊。渠胥置驛隻雙堦。臣永貴

製。都尉宜禾千萬箱。征戰昔原師武力。詠歌今屬翰文長。重華聯句欣堪繼。

豐澤其遊樂未火。燕帖楣編銀鑿落。蛭膏燈綴玉瑋瑤。插桃分竹詞先就。臣裘曰修撒荔傳柑席待張。醲淡前

宵藍尾酒。甘餘隔昔膠牙餠。庶珉授簡叨榮遇。臣于敏中殷城連茵慰企望。照眼琉璃迎旭耀。舉頭翡翠切雲

翔。雪隨繡繖花綵砌。臣介福煙裊金爐篆拂墻。瓊島晴容浮菡萏。趨臺霞彩疊鴛鴦。九華鳥奕凝松棟。臣觀保

製。三素輪囷繞杏梁。經始匪同麟閣建。飾陳祇就液池旁。膾川潛雁雲飛饌。

斲玉腴斟金溜漿。撞竦都盧爭撇振。隊撐角觝互低昂。雕珂盤馬驥騏驎。臣王際華錦字銜書舞鳳凰。僮侏兜

離諧律呂。摩訶勅勒叶絲簧。捧觥效祝烏羅護。臣錢汝誠鞠脆輸忱沒謹忙。鞦韆婆娑陳右部。蒲萄磊砢進西

涼。辛盤乍簇春初吉。臣錢維城甲觀宏開日用剛。遞擘芸牋陪給扎。踞肇文綺喜承筐。唐花爛漫枝交亞。臣蔣炳

製虞舞繽紛袖頡頏。粘壁陣圖紀勞勩。堆盤貢果滷芬芳。止戈永誌皇乾佑。

載筆難名聖德滂。笑說平戎誇頡頏。陋聞奉使鬪陳湯。八紘旋拱星從斗。臣莊有恭六幕提攜網在綱。畫室具

儀裳濟濟。歌鐘徹響。篋趨趨。黃神鼓奏喧饒吹。臣胡寶瑤白阜屏排燦縹緗。雁嶺從今休鐵騎。龍庭幾度晉銀

塵。萬年仁壽重申命。臣周琬一曲昇平載篤慶。保大定功威震疊。獨租賜復惠汪洋。鑾坡八覲逢晨賀。臣吳達善

御象譯馳函幸歲穰。稟朔大宛參鷺序。值班回部接鴛行。西瀛北界一家合。求治圖安敬不遑。

尊藏得勝靈蘇於紫光閣。詩以紀事。有序

亭郭靖金牙。威宣載旆。燧烽消洱海。德表結旌。爰開高閣以圖形。並弄靈旂爲守器。原夫一麾臨闕

外。彌文不侈禡。七宿炳壇中。壯志初傳鏡鼓。方過祈連而壓陣。千山風鶴騰聲。更驅疎屬以揮軍

百部。沙蟲掃跡。昔也緬李程刁斗。遜是森羅。今焉輝袞鄂弓刀。逾其英特。彼龍堆逸矣。詎淮銅柱齊

標。而虎紐纍然。合與金符同譜。從此電霜生色。匪徒充武庫之儲。還將日月承華。庶永隸奉常之掌。

麟閣圖形例紫光。大師靈蘇並尊藏。招搖伊古資神佑。功績從今紀太常。信是元戎篤忠悃。肯忘羣力效

疆場。持盈知足懷乾賦。敢復佳兵恃盛彊。

武成殿作

紫光閣後殿。因額武成名。千載丹青貌。五年宵旰情。被天恩獨厚。資衆力斯誠。那更生餘望。迴思幸以驚。

崇藏西師俘獲軍器於紫光閣詩以誌事有序

幕庭收絕域。連翊風雲臺。閣應中台圖。兼將相軍儲森列。旂常已炳尙方陣。獲便蕃仗械胥登武庫。甲函青瑣得自前。驅脫胄之時。鎗委綠沉。出諸後隊。伏發之會。貫矢詎來。肅慎應知。貳負先儼。佩刀疑壓赫連。早識溫禺久。毀掃蚩尤之長彗。還帶釐纓。盡尸逐之鋒車。曾資鉛彈。凡此勳銘百戰。無須漂杵矜奇。方當蹟著九功。用藉包戈紀實云爾。

高閣巍巍表鑿忠。崇藏俘獲類從同。戢干囊矢肆時夏。奪鎧塞旗藉衆功。信可傳神留百世。甯稱屈指數三雄。器書名例太常紀。甲冑旗纛之類。孰所獲者。各書名其上。以誌永久。一善吾惟憶莫窮。

紫光閣曲宴外藩紀事

祝聲三作翁如隨。琴上春溫動縠絲。中外一家宜愷樂。耕桑九服正熙怡。紫光佳話從今紀。豐澤恩筵合此移。每歲宴朝正外藩。例於豐澤園設大幄。茲以紫光閣落成。遂移筵宴於此。戢武毋忘詰戎戒。皇清奕葉奉天禱。

拔達山汗素爾坦沙貢刀歌

獻馘早已嘉。摠馘薄來厚。往遣使行。感恩致貢器用呈。佩刀一握偃月形。兩馬先之白與青。邊臣代進達帝京。出鞘麗水躍如星。昆吾割玉古所稱。銛鋒鑄出浪人精。寶鈿金錯太麗生。皮室革帶堅且輕。無所用也。方銷兵。付弄武庫徵來庭。

上元燈詞八首

今年初度玉輪團。傍晚偏欣定紫瀾。已盛悉新於底見。重熙燈節此長安。
西樓又值上元宵。王母樓頭佳慶饒。獻壽恰當七袞始。賀正猶萃九瀛朝。
大宛回部各分班。深目于思總怵顏。列坐賜茶陳百戲。紅霞數抹羃西山。
都盧倒刺奇難述。轉磔緣繩技畢覃。謾議侏離雜夷樂。列觀諸部取相諳。
暮色蒼然合放燈。一時樓閣朗千層。花開閨苑齊條鬯。霞起赤城方蔚蒸。
粲晏皇都度元夜。沖凝韶令迓春祺。人和歲美斯真慶。雲郁泉甘亦底爲。
星星一綫飛空迅。爛爛千林著蕊均。已喜光明杯照世。更看仁壽鏡宜人。
侍慈行慶與時行。消息還籌虛若盈。古寺空寮春月入。箇燈常放大光明。

觀回部繩伎聯句有序

繩伎、卽古尋橦度索之遺。而徵信也。史闕有間。國家諸藩向化。方伎畢臻。若僦、侏、兜、離。大之可以數
典紀功。精之可以省風體物。所由來遠矣。比因回紇內屬。花門抱器者。胥隸樂府。獻歲列部。番覲燈
筵款侍。乃命回人緣高楔。跨修繩。前奏斯伎。以愜觀聽。其始也。戛戛子子。無挾而造。則近乎勇。其繼
也。于于徐徐。出險而亨。則近乎智。其究也。油油灑灑。奉身而退。則又近乎仁。蓋一藝而三善具焉。若

是昔昌黎石鼎聯詠。重自標置。謂吾詩云云。不解人間書。矧我二三詞臣。方當釐宮懸所必備。補王會所未圖。而可孤勝事作恆語乎。是用卽目首倡。俾劉綸于敏中。聯成五十韻。以示誌西域者垂之副墨。

御 筠冲今允服。都盧昔所稱。燈節陳長伎。

撞戲超同朋。首髡省纏鬢。脛露辭裴滕。扱衽風囊韃。臣劉綸束體雜組緝。連隊次樂部。儲具供林丞。差排跋

斯翼。臣于敏中

御 控掣抹之隙。雙撐千尺木。直拽三丈繩。如虹拖碧落。

不棧懸丹峻。窮巔互福度。拓勢么弦拖。腔遲秋筆哨。臣劉綸拍急臘鼓鑿。居然謝梯筏。詎爾忘淵冰。臨厓送

者返。臣于敏中

御 拔宅仙乎登。發地上累足。凌空息撫膺。奇趨忽百出。

邪許時一膺。布武矢偪仄。振臂誇倜儻。鞠效秦贅臆。臣劉綸擔匪虞卿筇。低腰宛舞女。合掌俄枯僧。跡絕邯

鄆學。臣于敏中

御 意會狗僂承。履銅取滑細。著屐甯憇兢。屏營無二慮。

拮拮惟兩肱。絲曳蜓立顛。角挂羚睡菅。竿頭詣成進。臣劉綸繫表神來騰。迴旋轆轤軸。盤辟浮圖層。亭亭昭

閒闔臣于敏中

御軒軒棲觚稜。瞥下儼跨馬。虛躍似翻鷹。安其危永吉。

動亦定乃凝。叱陋九折坂。抽嫺三釋棚。佛跏妥帖結臣劉綸禹步蹒跚仍。綳殊孩兒倒。牽詫傀儡興。爪攫鸚

在架臣于敏中

御尾掉魚離罟。目正徑無險。心卑高可乘。木雞差足擬。

磨蟻猶難勝。初虞引髮重。轉喜桑卵增。達中或重繭臣劉綸棘端孰鋪毳。磬折筍虛系。蓬轉隨車凌。奄馳籜

雲驥臣于敏中

御將徒培風鵬。諷元徒傳藻。賦張真究升。踰躡有餘暇。

彳于鮮後懲。情移禦寇善。力靡偃師憎。卻行退宋鷁臣劉綸縮守黏曹蠅。進止自栩栩。視聽交繭繭。拔河鬪

謾騁臣于敏中

御胃索走妄誦。旁觀駭汗致。孤翹壯心憑。教猱猱遜捷。

憐夔夔敢矜。方外遊殆庶。域中見何曾。巧習履而泰臣劉綸道藝貞以恒。胸晒石火轉。機部扶風緇。交閭新

誌備臣于敏中

御幻人前事徵。列觀俾愜衆。論賞聊勸能。行慶輯戎索。熙春和氣烝。

永慕齋疊舊作韻

行齋比歲一來居。稍慰予心更怒予。猶覺嶺雲遮浩浩。那能莊夢穩蘧蘧。越襪此日敬勤實。恐致當日付託虛。厄魯于闐都扈蹕。幸蒙恩庇總消除。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八

平定回部第四之七

詩七十一首

射虎川辛巳

西來聖蹟仰依前。嶺谷重經射虎川。榛薄鼠如真不啻。寺樓麟楹尙居然。至今其虎尙楹置畫樓寺中。三驅弧矢罷平野。承平日久。舉關率無隙地。不似康熙初年。此地尙有野獸。可行圍也。萬戶耕桑遍大田。稍可弗孤前烈者。秋圍一試示于闐。去秋木蘭行圍。嘗一日射燈二虎。時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及哈薩克赴覲陪臣。並扈從與觀。

郊臺有序

行春還赤縣。才餘一舍之程。卓午駐青旗。載跋三成之墀。官柳依依夾路。年前想解戰袍。女牆疊疊緣階。日下疑聞擗鼓。上將今來裘帶。雍容扈蹕同登。豐碑昔著雅歌。肅穆升香特拜。凡此妣焉旌而屬句。彌懷帝祚延洪。不忘臨虎穴以宣猷。益切予心保泰。

郊臺曾此勞軍迴。列籟虔酬天佑恢。一歲循環真迅矣。萬年景鑠實貽哉。於今祇凜持盈念。絕域甯誇拓土材。耆定新疆籌善後。共勤耕牧闢汗萊。

駐葉爾羌大臣新柱等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自古天方艱致雨。今年還比去年優。頻逢愷澤滋戈壁。乃覺微涼到火州。笑口于思歌樂利。纒頭亞旅事。鋤耒闢疆遠益勤。民遠慰在綏豐逮海陬。

閱健銳營習武

健銳垂營制。勤教子弟兵。果然實效獲。遂用大功成。耆定敢因懈。詰戎益致精。簡良行賞渥。弧矢亦親抨。

寶勝寺八韻

金川昔奏績。寶勝葺祇園。事蹟紀穹碣。營規繕列屯。已巳。金川功成。因就西山舊寺葺新之。名曰寶勝。簡凱旋

得其力。居多。即今平厄魯。更順定花門。允藉鷹揚勇。敢忘鴻佑恩。造功慶維兆。嬉武戒猶存。佛力恃奚可。人為

勉應去聲。敦。聊因觀衆技。便以識衷言。忱惕外甯候。范文有至論。

端午日侍皇太后宴並攜王大臣觀龍舟

夏節兼逢大慶年。天中無事不稱仙。欣看麥穗迎薰實。自合榴花分外鮮。蒲宴聯情嬉有戒。龍舟觀度鬪

應捐。呼前笑謂于闐長。郡王霍集斯。賜第京師。是日並命預觀。霍集斯。向即為和闐部長也。投石甯須一顆圓。

詠拔達克山汗素爾坦沙所進斧有序

素爾坦沙自獻俘奉貢。夙著惻忱。後因遣侍衛等齎勅宣諭各部。拔達克山復以使臣還朝。疏進方

物中有斧一。白金鏤錯文。蓋回製所重也。詩以誌事。且鏤諸函。

齊斧方戡亂。蠻書遂獻誠。嘉忠頒厚賚。貢物表衷情。肅肅喻由義。蛾蛾叶利貞。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見太元經。匱藏無所用。聊識武功成。

題職貢圖八韻

累洽重熙四海春。皇清職貢萬方均。書文車軌誰能外。方趾圓顛莫不親。那許防風仍後至。早聞干呂已成賓。塗山玉帛千秋述。商室共球百祿臻。詎是索疆恢此日。亦惟謨烈賴前人。唐家右相堪依例。畫院名流命寫真。西鑠東鷁覲王會。南蠻北狄乘元辰。丹青非爲誇聲教。保泰承庥慎拊循。

出古北口卽事四首

千山雨過水歸壑。五日晴浮爽拂人。古北年年雖熟路。一番秋景一番新。潮河波湧構橋艱。野舫乘浮過石灘。負捆牽馱爭問渡。滿川旅況駐驄看。

山蹊避潦昔曾經。甘里行宮午憩停。厄魯興州來扈駕。哈邦弗著戴花翎。厄魯特舊著哈爾那帽。今居熱河者。皆易中國冠服來接駕。哈爾那呼之。

則爲一字云。

隔河避駕畢招來。奔走宣勞實壯哉。一百年前此關外。卻看頽廢有屯臺。

中秋

中秋昨歲度皇州。今歲中秋塞景逾。且喜一天晴趁意。更看滿魄月當頭。照來野水都含鏡。高處平齋可
號樓。檢校前年饒底事。餅瓜筵上阿軍郵。前年秋駐此。回中方奏畜集斯庫於克等處之捷。皆以節夕治軍書。至宵分不輟。對景宛目前也。

木蘭行園卽事襍詠八首

將謂秋深栢隋寒。新紅濃綠尙興安。賡詩自有諸學士。執役方來衆可汗。
魚麗雁字諱縝紛。習獵由來寓習軍。敢謂拓邊還定武。周書垂訓此尊聞。

捫矢彎弧忘臂病。今秋頗覺臂略痛。亦因乘輿亦先身。都爾平伯特烏梁海。況有新來觀化人。

黃幕高張面翠峻。筵開灑馬錦雲騰。呼韓上壽尋常事。漢史嗤他太豔稱。

氈廬雖是不懷居。宜月宜風便有餘。適暇挑燈惟著句。勝前歲此治軍書。

丹楓翠柏金官績。山色溪聲大塊文。寓意由來不留意。鬧中無礙靜中欣。

崇山尙自行泥淖。今歲秋霖盛絕殊。陡憶楊橋歌瓠子。卽今歸舊有成無。

粗觀大意過秋山。詩稿將盈篇幅間。何必多今從杜語。非關藏拙實偷閒。

永安海圍場殪虎

白沙翠柏山四圍。國語永安名久垂。國語永安譯者。漢語沙地也。林天石海滂湃披。北人使馬如舟師。陸離淫裔張魚麗。
藏幽伏莽毋或遺。獵虞報有虎負嵎。叶。遂往殪之率伙飛。要遮前後緣阪巖。威不可當曳尾馳。失險遽臥

淺草陂。隔谷下馬相高卑。虎神鎗一發斃之。厄魯回部胥扈隨。咋舌脫帽欽服其。此亦偶然何足奇。先是射鹿命炙炊。藉草爲席樹爲帷。割嘗徧賜染指誰。君臣和樂逮海涯。靈器世守皇祖貽。兂戈和弓竹矢僮。同珍其誰曰不宜。

白鷹歌五午

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所進歌以紀事。

受將軍檄遮賊魁。設罾未入慚雉媒。逆會霍集占兄弟。窮蹙至拔達克山獻賊。而安集延、霍罕諸回部。並請設計誘擒。雖逆會未及取道。而先後惴忱備著。捧首以降心無乖。方物屢獻表賓徠。每教厚往而薄來。九經正義誠昭哉。白鷹今復致鷲材。雪毛金腳刷羽皚。下韉目不留狼豺。鵠師赤養皆旗回。回人養鷹鵠者。謂之鵠師。赤。居之京師。隸八旗。蒲萄饅肉那可儕。開門揖盜謀非佳。博觀今古益凜懷。作歌匪詡遐荒開。

布魯特額木爾員所獻七首歌

回部大定興農耕。分駐宣撫留朝卿。其中喀什噶爾城。近外部落嚴候偵。有布魯特馳使伴。厥長額木爾貝名。獻玉七首來輸誠。佞慮回書仍左行。譯出一一申葵傾。向因路阻兇醜兵。戡逆靖亂今太平。地爲王土人王氓。貢物表敬慙菲輕。驛致金闕由海明。時侍郎海明。駐喀什噶爾。開匣尺八居然呈。龍鱗其室櫛以頽。玉柄金鑣象鼻形。抽看光如波溢青。月芽直芒披電星。封還銷鑄胥矯情。咸賓用識王道貞。

新正紫光閣賜外藩小宴卽席得句

歲歲名藩賀正人，筠冲今益覲光臣。
蒙古汗、王、貝勒、公等各視品級，敘於內親王、貝勒、公等之次行禮。
元朝式序羣公拜，曲宴還教三接申。
勒壁畫圖思偉績，閣中備列功臣遺像，並贊。開筵酒醴款嘉賓。
蒙古諸王，優稱之曰賓客。呼韓位在侯王上，漢室偏誇服遠人。

武成殿卽事

筵開御延閣，儀具憩廣殿。惟是念衆勞，敢曰恃天眷。
周廊泐壁詩，數載籌筆見。虔泰益乾惕，際和戒安宴。
武成一再過，孜孜圖永奠。

郊臺

廣陽南五里，封土建郊臺。每過欽天佑，非關詔域開。
去聲戰袍解昔勞，纓帽扈今來。
年班來謁，諸回人皆令隨行，過上元始分路命侍衛帶往各城。迴憶誠傲倖，淵衷益慎哉。

紅杏園三疊前韻

今杏仍昔園，三度曾駐輦。乘陽行時令，爰復停雲館。
撫景驗貞元，晰理窮幽顯。更無軍務殷，喜有經書展。
迴思此問夜，始籌王旅遣。掃逆兼靖回，丁丑駐此時，雖伊犁已定，而賊黨巴雅爾等乘阿逆之釁，觀望煽動，方命將士乘春進討，今厄魯回部悉平，爲憶爾時行在旁午，不禁喜惕倍增者也。
天恩錫盡善。

燕九日賜隨營諸臣及直隸各官食

修市行營御。邱仙節日臨。度疆留牧伯。明日入山東境。直隸各官皆留。扈駕有纓簪。宜與開春宴。因之愜衆心。筠泮常預席。

隨行回部王、公等。並得依次列坐。食豔擬懷音。

至泉林二首再疊舊作韻

泉林子在川上處。成誦巖齡記憶明。五十望牆猶未入。東西歸壑又逢晴。泉林、卽陪尾山。東西各有出嶺則合一川爲泗水矣。門庭

熟路無須問。軒榭前題有若迎。勝地良辰扶翠輦。高年憩賞足娛情。

我曾兩度駐負尾。絕勝渾如初度來。何必管絃誇熱鬧。可知泉石稱清陪。觀民蒿目盈甯耳。近聖翹心鑽

仰哉。較量前番幸成武。丁丑過此。時西師尙未蒞事。有不異。前茲惟問夜。軍書籌畫爲惶何之句。幾間對景一徘徊。

望蒙山雪色再疊舊韻

翠微積素訝偏同。三度春光一例中。此可無言平野過。試看有霧遠峯蒙。賦情因遇思梁苑。詩意其雋緬

衛風。較量前番饒厚幸。伊犁早慶兆農功。丁丑疊韻。有遐心憶到伊犁塞。待王師早建功之句。近得駐伊犁大臣阿桂奏。則各部屯政舉興。收穫倍稔。且遇冬雪。兆慶有秋。實堪欣慰也。

登城霞閣疊舊作韻二首

曲阿循水驛。高閣俯城衢。每廬惟民瘼。甯云忘己劬。官方開考績。河務乏良圖。風氣殊南北。材華盛越吳。

憂惟一意切。頌漫萬聲呼。所幸今成武。來巡搆闔蘇。時厄魯特及諸回部錫封爵。備禁衛者。並列。扈從其地。視漢書西域闔蘇。蓋遠過之。

丹樓祀昭烈。香火走欄衢。惜耳事艱就。嘉哉志並劬。欲信平聲難度德。不共見深圖。無已偏安蜀。有求且親

去吳。一時懷古慨。三義至今呼。青雀還南進。前程近指蘇。

閱武

時巡江國駐行驂。武備於今閱已三。敢際定遐忘要政。實關計久詎常談。扈隨況有新烏什。回部郡王霍集斯。舊為烏什部長。今居之京師。扈隨來此。命預觀。統制由來舊耿弇。杭州將軍福祿。曾為西路軍營參贊。事畢命駐杭統旗兵。未御射侯緣臂病。自去秋偶患臂病。輟致。不能如式命中。詰戎身先去。略懷慙。故遂弗為。

端陽節觀龍舟

天中序正返南巡。霽日薰風節事陳。湘浦漫稱弔騷客。貴山況至有陪臣。時哈薩克阿布賽使陪臣請安。因令預觀。已欣麥穗連。騰秀恰看榴花映。座新按隊龍舟原不競。雖嬉意欲化民淳。

恭奉皇太后至避暑山莊卽事一律

潦退今秋早半月。大安日日奉同行。去歲阻滂。因先啓蹕。隨路親橋道。具安。始命誠親王恭奉聖母就道。高年康健真堪慶。祖德恢鴻益庶情。地自清涼聽午熱。是日微熱。黍方秀實利西成。廣仁嶺度山莊近。恰有排班哈薩迎。爾統都勒特赫勒等入覲。適至山莊。卽所額前迎接。

避暑山莊啓蹕木蘭行園之作

皇露今年早。中元度啓程。野橋取路直。潦木落潭平。晚稼偏宜熱。秋空正快晴。貴山求宿衛。笑許鑿葵誠。

哈薩克汗阿布賽遣使請安為其所遣陪臣鄂莫遜、色楞曰特爾二人。懇留備羽林之屬。因命為乾清門侍衛。遷往伊犁。

濟爾哈朗圖行宮作

卜克嶺嶺名今秋西取途先臨濟爾哈朗讀作平聲圖戢囊早慶貞符彼已卯過卜克嶺曾有詩時尚未定西域也安樂蒙古語濟爾哈朗漢語為安樂也非謀悅志吾黃野稼逢澇餘有碧空雲斂晚來無勤民習武均心匪詎為高齋景足娛

過卜克嶺行圍卽景四首

本是賢王遊牧地非牟農父力耕田卻因流寓增於昔私墾翻多占界邊

界限周防禁制詳鬱盤過嶺卽圍場詰戎柔遠於焉在家法昭然敢不寢

過閏今年謂早寒迫來午熱拂秋鞍晚田賴此方成熟南望心因萬姓寬

卜克誠然協瑞符新疆田牧創長圖爾時原未廢游獵已卯秋過是嶺有貞符如卜克之句蓋爾時回中雖屢奏捷逆酋尙未獻誠今幸諸部胥定屯政具興還憶當年戒徒率圖問批答極函固無稽替刻也臨大事當有若無

萬樹園賜宴卽席得句

叢樾中間甫野長甫田叢樾為三十六景之一又名萬樹園清秋嘉宴拂廬張北宛西海背來賀祖德宗功正未央詎曰銷兵

應凱樂益欽守器慎幾康訓恭儉亦示慈惠幣帛均頒實篚箱

博洛爾部沙瑚沙默特伯克所進武器製匣藏之並紀是什癸未

文列星行光溢濤切崑珍似斷秋毫于闐西去千餘里博洛附在和闐西幾二千里和闐即古于闐也那數尋常玉櫛刀宋開寶二年于闐貢玉

右回劍

齊斧言旋早洗兵更無拓遠祇持盈集鱗流仰甯當拒厚往惟嘉底貢誠

右回斧

同豫軒

倚岸周遭鏡影體中央金碧煥瀛臺東南綴景茲堪憩軒在瀛臺東南西北遵王方遞來時回部極西愛烏罕部之愛哈莫持沙汗及哈薩克西

部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啓齊玉蘇部之努喇脫汗巴圖爾汗以次奉表貢馬窗俯六街驗蕃庶民猶三代慎栽培日同固可然艱矣言倡斯非益戒哉

紫光閣錫宴外藩並各回部即席得句

紫閣高寒黃幕低舊藩新部賀正齊宜頌湛露聯疏漭恰看卿雲蔚配藜德愧衆星拱北極疆踰大夏譯東鞬謾詢計里爲多少拔達克山西更西

紫光閣錫宴聯句有序

園鄰豐澤三巡傳卜畫之觴殿莅武成九譯輯朝正之瑞愛烏罕纒頭乍遣獨險拔達層嵐努喇麗

交臂仍徠。齊度火敦巨澥。典早徵夫勝賞。時均被以榮施。乃有技擅伏飛。材雄超距。五日春生靈沼。鋪匳則冰鏡猶凝。半竿暹曜超陂。轉旆而礮車遞發。倏訝鮫人梭擲。得標直探龍宮。旋疑玉女箭投。呼雋平分鶴陣。既占翊旦。爰集通班。礪山帶河。長頌先世百年之朔。左賢右蠡。備繪皇家一統之圖。鴻臚序舊隸新蕃。萼席敢爭滕薛。太史書東任西休。充庭甯數漢唐。憶曩者旅振由庚。筵開上巳。及獻歲庶慶成之什。爲比年定柔遠之經。從此瑞牒貯雲臺。北望丹霄常垂。濛汜庸階勒煙閣。西來紫氣鎮繞。觚稜詎勞貫月以偕迴。期叶占星而從好。茲也句聯七字。頌宜人恰當人日之前。少焉名綴重行。歌戩穀還。仁穀辰之後。

御製紫閣重輝勞凱師。自茲春宴率於斯。舊藩列坐新佯接。

豹旅分曹鷺序隨。讌落早廣雲縵詠。朝正常譜露瀼詩。觀光逮萬有千歲。臣傳拱極合四十九旗。況自名

王徠頡利。更通荒徼越龜茲。行依賓雁春迴塞。臣來贊壘琛鸚曉拜墀。殿壁麟圖功罕匹。苑瀛魚藻地相

宜。武成一自翬飛奐。臣劉豐澤無煩鳳帟垂。臣來舊時筵宴。例於豐澤園張大幄次。遂移宴於閣下。峯跋崑崙循嶠道。海尋蒲類驗

潮期。東風先報霄干呂。臣梁詩正。

御製北斗剛逢月指寅。哈薩克三汗內附。西哈薩克啓齊玉蘇部之努喇斡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同時奉表遣使入貢。愛烏罕一使初馳。金花箋

嚕克靄表。帕爾西語。謂表箋也。

赭汗聽額色披謂馬也亦駢拔達山仍輸韎韞霍韓部亦效權奇交閭四比傳趨蟻臣陳散秩同途代展

葵類爾格納阿濟比齊里克沙藏比招馬拉特比巴斯奇斯穆拉特比四部並圓闔晨開天談蕩儀鎧晴耀日夢麗

鴻臚九擗班隨虎臣劉象譯千重陞夾螭職貢繪嗤摹立本早朝句陋和王維階前干羽瞻還響臣董堂

上笙鏞聽共怡宣對不違顏咫尺歸誠何敢味差池慰詢通俗聯疏逖臣彭

製和樂同人示惠慈午夜且遲陳火戲液池猶可試冰嬉旭光漸入舒長候

韶景初臨鬱藹時焚燎錢銜垂棘壁樽桑木燭鞠陵曦三番花數花信五日一候自立春至此適當旬有五日經句遞臣觀七種

蔬看詰旦治圖啓元辰庸作載諸臣皆蒙召與書占甲子屢豐綬是日甲子占書以正月上旬逢之為豐年之兆彤闈左个青陽轉

敏臣于紫闥西華翠罕移鏡吹導輿碎岌峇鈎陳環葆頰葳蕤徑分瓊島雲方鑿臣誠橋對金鼈凍迨斯蘭

泛光縈鑑馥桂柳穉煙亞蓋凝芝輕貂候仗排連襪臣張

製回鶴迎塵伏冒衫帕爾西文言呐呐得斯捷回人標帽首嶷嶷仰流自集非招致

食野相將豈墊糜延蔓三階交綺屬璘璣四座接茵比次行騰矚兼臚膾臣王餌薦銀餠與饌姿扞乳賦

浮青玉盃膠腸醴漬爛銀匙陪臣懷核昭恭悃臣寶衙士傳餐洽寵私綽爾多歌將進酒阿思滿回語謂

滿祝大來蓋鏗訇鈎樂招音釋臣金絳繡銖衣舞隊擺漢伎魚龍跳八丈唐花跔鄂匝千枝聲翻僚侏綠

撞幻臣王

御種別蒲荷餽肉遺。笑臉于思共鳧藻。虔心鞠脰式鴻儀。調停底藉東西幕。唐史突厥突騎二國使爭座。中書百僚議於東西幕坐兩處。今各國

使惟聽指使。列坐無敢爭者。

燕衍均頒伯仲卮。囊挈鐐鏐爰賚以。幄羅筐篚俾承之。屬裳飮澤榮逾袞。臣倪承寬。懸貌銘歡感浹肌。衆庶惟

祺生嘒嘒。太宰旣饗樂熙熙。蘭臺史昔慙留志。臣蔣。子墨卿今愿聘詞。鑿空使駕行未到。滑稽臣朔語難

支。一家中外涵圓照。臣盧文昭。泰始訢聞普阜滋。受輯共球來莫不。報言瑤玖尙乎而。德威若是其敷福。臣邊繼祖

製頌庶幾哉。勿忘規。棧谷梯山憐慕化。薄來厚往沛恩施。八挺萃慶承天佑。一意持盈慎已思。

大西門賜宴諸外藩回部。並閱軍容。因成長句。

幕張廣甸大西門。惠遠筵加三接恩。寒澤早知消伏莽。詰戎亦示重苞根。礮聲疑啓春雷蟄。士氣真教寤海吞。仁祖德威懸聖日。於皇赫濯至今存。

上元燈詞八首

天上蒼龍迴玉斗。人間赤鳳集金支。敢爲豫大豐亨語。幸是重熙累洽時。碧漢無邊一色朗。銀輪初度十分圓。燈詞昨歲從頭讀。行慶西樓又隔年。去年趙北稱觴度。今夕上林列炬陳。中外同欽天下養。慈甯福履祝千春。琉璃冰結梵王燈。寶塔崔嵬十一層。便是黎軒人善眩。陸離光怪謝難能。

玉樹分明蔚崑嶠。星橋直欲接鹽池。耀光雀躍愛烏罕。聯遞鴻賓努喇麗。
翡翠火成蒼頡字。琳琅花吐赤城霞。越裳重譯還重譯。葉爾光回人譯愛烏罕語。準噶爾人譯回語。然回語。準語。皆習而能之。若以周時語論之。當為四譯矣。笑

語樓前總一家。

歲什燈詞八首新。甯當不稍弊精神。因之絜矩千重焰。長此宜多後議人。
鐘鼓誠懸歲未登。淮南主術訓垂曾。承慈歡復同民樂。欲罷翻因愧不能。

愛烏罕刀

西蒙奉表馳使伴。獻名駒二抒遠誠。陪臣乘傳達帝京。敬同諸部朝元正。豐饗曲宴皆預令。承筐幣帛厚
賜行。緊密爾漢密爾漢。陪臣名。感悅并。貢刀可否諮公卿。笑而許之聯彼情。長跪百鍊雙手擎。彎如碧水弓在檠。
雖弗適用器則精。刀取輕直。乃宜刺斫。此刀彎如半弓。知不適用。上有白氣□□□。資磨瑩漫理呈。匣度武庫誌偃兵。玉關開後
□□□。非招致來亦迎。殷殷予意惟持盈。

液池泛舟三首

飛龍蓬島御風輕。蓬島飛龍。液池舟名。尙前明物。時加修飾。供御用。暢如波池新水生。却是西濠人不識。直云天上坐而行。時愛烏罕
等部陪臣。請瞻仰御舟。允之。並喜託以爲得所未觀。

盆梅隄柳爭春色。岸芷汀蘭勒水芳。何必其來盼袞袞。會看一到去堂堂。

玉螭金鼈亘臥虹。承光樓閣倒涵空。勝朝遺跡春明夢。殷監兼存水監中。

入北紅門小獵卽事四首

出城十里到紅門。近也虞丞典制存。卻歷五年方一至。迅哉何以駐高奔。
朝家武備萬方欽。略示西戎寓意深。何必三驅詔他藉。此來本不爲從禽。
苑中小獵心猶喜。習氣了知未易降。臂痛雖然艱射鵠。馬馳中去聲兔尙連雙。
廣甸土蘇多作盜。揮鞭視馬力徐馳。爲思積潦疏消處。春種可能不誤時。

新衙門行宮。疊舊作韻。

三處行宮兩宿移。春風小試漫淹遲。無過武備示規意。是來本欲以行園之度。示諸回部。故啓程之日。咸令送駕而去。信宿還宮。卽御經筵。況速文華
進講時。昔往今來真迅矣。民情物理慎思之。皞熙未致伊誰責。縱曰知難亦底爲。

愛烏罕四駿歌

天山左右多回部。聲教古艱通譯鞮。分疆劃界各領衆。其名不可僂指稽。愛烏罕實土著國。遙在拔達山
更西。遣使進表非招致。淳泥蠟紙金字題。先以乘馬色不一。嘉誠那責比物齊。使者郵至早賜遣。按程馬
到憐穿蹏。曰驄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蹠金隄。右超洱驄昂藏之驕若歡玉。用昭徠遠房星低。右徠遠驄有駉有駉
生月蟾。一形十影耳竹批。右月蟾凌崑之駿色正白。不須鞭策行追霓。右凌崑高逾七尺長八尺。爲龍一一皆

馱驢于闐董氍四五尺。見李伯時五馬圖伯時圖畫猶豔提。別毛按品予嘉號。永誌底貢無乖睽。所幸在此懼在此。太保作訓吾將從。

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有序

居易作此蓋刺時以有用之織市無用之馬價重而貨輕且有懼回鶻之意焉獨不諒彼時所以爲此者蓋出於不得已耳且中行說之所以爲漢患者政以繒絮爲無用馬爲有用是居易亦未思及今之市哈薩克馬則不然價廉而馬濟用且操縱在我恐無知者取以爲喻故反其意兼用其韻

陰山道陰山道居易刺時誇詞好江淮織縑戶乏絲紇邈送馬地空草壯馬不來來者羸誰論相骨與相皮以五十四易一匹和戎可以觀當日豈其所願蓋所畏漢唐以來十六七征之不能守之苦權爲和市幣帛數易馬神爲復蹄穿斫陣衝堅無用處向年西師爲鋪敦要義已具開惑論自茲大宛遵王勅以馬來市帛酬直帛酬直非取諸民官貰絲斤如法織唐時縑帛或取諸民今易馬所用皆命各織造處平價買絲官製之弊亦非所以惠遠人則命該管官以時稽覈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伊犁兵駐閱數歲馬供兵用勝縑綵偶令計價贏與絀伊犁市馬由官吏操均計馬價帛價每馬一匹不過三四金較內地市馬直尙不及三分之一蓋比尋常省數倍縑不窮馬實多白家少傅如可問爾謂市馬今若何

奇石密食

回語綠蒲萄之名也凡蒲萄皆有子此獨無子截條植地而生回中古亦無此種云數百年前自布

哈爾始得之。布哈爾去葉爾羌西又數千里。前年命取根移植禁苑。今成活結實。詩以紀事。

服食明垂貢旅葵。苑中初熟綠蒲萄。昔同目宿原有子。中國蒲萄。相傳種來。自西域。然皆有子者。此便離支甯比高。魏文帝詔。南方龍眼。荔枝。甯比。比四國蒲萄。石蜜。石蜜之音。頗近回語。豈當時亦曾見此耶。廣志徒傳三種色。廣志云。蒲萄有黃。白。黑三種。燕歌休詡一杯豪。讀作平聲。奇石密食賓方物。慎

德那辭乾惕勞。

枝葉蟬封獻者同。碧琉璃顆獨中空。采條移植上林茂。結實頒餐造物功。欲笑醞醅歌太白。直疑崖蜜詠坡翁。本來無子根何託。雞卵誰先辨豈窮。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九

平定回部第四之八

詩五十三首

上元燈詞甲申

西山積素未全消。先日祥花又細飄。十四日微雪嘉夜于于宜共樂。天教人度好元宵。

春鐙去歲惡災連。今夕春鐙始愜然。敢曰重熙逢勝節。益惟一意廬祈年。

靈臺剛協敷和紀。上苑初迴條鬯時。一氣陽春萬方被。花催羯鼓信兒嬉。

歲歲徽音奉豫遊。行行火樹映西樓。飛空萬道金魚箭。獻壽都爲海屋籌。

掌儀雜技增回部。凸鼻凹睛舞木熙。誰曰任禁率難解。譯成原是祝釐詞。

翠藍火結太平字。丹碧煙擎富貴花。雖是鐙前呈吉語。祥徵願共萬民家。

西瀛北界廁鴛行。匆爽胥教得耀光。屬國甯惟三十六。大都去號不稱王。

毳服花茵宴賞陪。真成萬國樂春臺。所司陳火戲其名曰萬國樂春臺貴山又報新馳使。伊犁將軍明德奏報哈薩克阿比里斯遣陪臣策伯克等七人入覲將次至京

小分去聲應留待彼來。

賜賚哈薩克陪臣並攜遊御園詩以紀事

北戒遙踰萬里程。陪臣久乃達都京。正月據報。哈薩克使臣至邊。因命留火戲待之。茲以路遠。雖命馳。驛速行。猶至三月始到。遂不復賜觀烟火。祇按例賜食頒賞遣還。鐙宵早過。

九華照御苑。方當百卉榮。獻馬無過聊表悃。同舟真是大聯情。慣來可罷恩筵款。以彼歲有來使。且未。值禮節。遂弗賜宴。厚往

仍教例賚行。

阿克蘇桑椹熟因成八韻詠事

嫩條阿克蘇。讀如。素音。初移結實仍當夏五時。食黷殊方還獻黷。曰梔爾雅詎為梔。祇傳烏白原恆有。訝見丹

紅實出奇詭。異甯同尺以計。神異經。東方有桑椹。長三尺五寸。碩魁真比寸猶欺。迎眸磊落誠軒意。可口甘芳孰朵頤。鮮進

鳳闈欣遠奠。熟頒鷺序沐恩滋。銜殘漫擬櫻桃誚。解熱奚勞甘蔗隨。分賜莫將容易看。泔泔曾用濟王師。

我師平回部時。所過桑椹豐稔甘美。遠踰腹地。營中恒佐軍食。士卒采摘風戾。兼足資糧糲之儲。至今傳為盛事。

反韋應物采玉行即用其韻二首有序

應物言徵丁采谿玉。以致獨婦餉糧而哭。蓋刺時也。然藍谿本不出玉。何由而采。詩人徒欲其言之

行。而不論事之虛實。率如此。故反其作。得二章。前章反古。後章詠今。

今古此藍谿。不聞出良玉。采者向絕嶺。求之草莽宿。玉生於河。亦非絕嶺所宜有也。蒼頡制字後。故應鬼夜哭。

和闐供歲貢。玉河每撈玉。計侵賊之糧。飽餐而晏宿。瑾瑜自特達。那待秦庭哭。玉出於河。五色皆備。本不待剖璞而後知。則卞和三則之說。

想亦出於附會不實。不然。今之貢玉多矣。何無一在璞待剖。此近而可徵者。

白海青歌有序

霍罕汗額爾德尼嚮風款塞。獻白海青一。重數譯而達京師。所謂積雪全曠。飛花碎點。信鷲鳥之奇特者也。金元以來。賦海青者。率目為海東之產。故有扶餘東溟之詠。今林丞所掌金眸玉爪。迥異凡材者。蓋習見習聞。茲霍罕地在玉門萬里外。於古為大荒以西。順秋氣而應瑤光。其精俊明竦。為金方之英。固宜。既命郎世甯繪圖。狀其神貌。更賦七言長句。以紀其實。匪若天馬興歌。極鋪張誇詡之為。亦如旅獒底貢。深持盈慎德之思耳。

海東翻飛下海西。海青本名海東青。變青為白斯更奇。東木西金五行配。各從其色非人為。霍罕部在天山右。其汗名額爾德尼。摠誦貢致方物。鞮來鷲鳥隨譯鞮。黃睛玉爪氣雋逸。素翹皓羽光陸離。籠育林監昭遠服。為之造屋誠無稽。見元史。豪騰雄擊都弗藉。純精朗潔覃宜題。瑞圖越裳漫比擬。寫形傳實甯可遺。寫形傳實甯可遺。久安永奠殷吾思。

博洛爾部沙瑚沙默特所獻七首歌

風胡歐冶徒傳昔。淬鋒斂鐔術誰核。外域尙鬪防暴迫。必佩利器求精飭。博洛小部自守域。近拔遼山時。被通訢之守臣為和息。拔達克山與博洛爾部接壤。屢行構釁。圍城劫掠。其部長沙瑚沙默特。乞援於駐劄葉爾羌都統新柱。遣使誠諭。拔達克山。格遵約束。還俘罷兵。沙瑚沙默特進貢謝恩七首。尤其部中所最。

者珍感恩獻此表食德出匣月芽光奕奕斷蛟龍復剗犀革解紛懷遠斯堪式非同侈詔鄧遵得

郊臺乙酉

庚辰曾是勞旋師叩祝臺陳得勝旗自此西瀛盡來賀每循南路引餘思固資衆力成勳績實藉元戎善指麾享澤何期騎箕尾協辦大學士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以去歲冬至月患病溢逝雖親臨酌酒今經此地不禁迴憶生悲不禁觸境一生悲

重華宮小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玉孟聯句並成二律時新正二日丙戌

元會簪裾應翼旦重華翰墨亦頻年不妨並舉省儀節頗勝三巡徒管絃聯詠玉孟看列几庶吟綵筆共題箋時和歲美誠堪慶祇覺惕然饒暢然

黃屋雪餘三白色青宮日上萬年枝是予舊學商量處又此初春愷樂時北漠西瀛新雁序年例來觀之集爾羌沙雅爾

各回部伯克令與內廷行走之蒙古王公等並入與曲宴南榮東壁昔鸞陂挾毫深意胥知否乃在箴辭非頌辭

補詠戰圖六首有序

西師定功於己卯越七年丙戌戰圖始成因詳詢軍營征戰形勢以及結構丹青有需時日也夫我將士出百死一生爲國宣力賴以有成而使其泯滅無聞朕豈忍爲哉是以紫光閣旣勒有功臣之像而此則各就血戰之地繪其攻堅斫銳斬將擐旗實蹟以旌厥勞而表厥勇爾時披露布已有成詠者卽書之幀間其未經點筆者茲特補詠凡六事禮不云乎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撫是圖

也。有不啻若彼之感。先是宵旰勤勞。雖日神馳於連營列陣之間。此則目擊心存。竟如指揮諸將士於折衝禦侮之際。而痛定之懼。予惟益欽天眷於無窮。凜月盈於有永。遑敢自詡坐謀伐赫濯而忘兢業哉。

鄂壘扎拉圖之戰

丙子冬。將軍兆惠聞準噶爾宰桑等煽亂。自濟爾哈朗移兵。甫至鄂壘扎拉圖。突遇達什策凌等。賊衆無算。因乘其不備。夜出衝殺。殲千餘人。爾時噶爾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等渠酋。會兵邀歸路。連戰不退。兆惠等且守且進。適朕所遣圖倫楚等援兵至。并力夾擊。賊始解圍遁去。我軍全隊迴至巴里坤。

以誠馭詐致相輕。阿逆竄跡哈薩克。勢將就縛。乃以譎計緩師。將軍達爾黨阿。不審虛實。按兵待敵。遂失事會。而厄魯特宰桑之從征者。既心輕將帥所爲。因復同謀變亂。哈薩纔迴譎變生。戊巳駐營攜少卒。時兆惠爲副將軍。駐兵濟爾哈朗。所攜不過偏師。鎮守伊犁等處。而已猝值叛賊彙集。因以少擊衆。全軍而出。螳螂怒臂阻前程。直何畏曲中宵出。一可當千衆賊驚。竟得全師逢接騎。整軍復入大功成。

庫隴癸之戰

庫隴癸附近伊犁。我師三入勦賊。時叛黨昂克圖塔爾巴等四宰桑。據險藏匿。兆惠所率將士。纔八十餘人。夜進山口鏖戰。時曉霧迷漫。布圖庫特克爾得克二宰桑脫身跳去。其餘悉被斬獲。時戊寅。

三月十六日也。

威弧有事射天狼。三穴窮追那許藏。鋌險賊人雖鼠竄。擣虛士氣正鷹揚。五更直襲屯營寨。兩騎先收牧馬羊。兆惠於奪險攻賊時。分遣侍衛扎廷保。投誠厄魯特達什。車楞二人收其牧羣。以故賊不能脫。以少勝多張撻伐。將軍誠勇著旂常。

通古思魯克之戰

霍集占兄弟負恩各據城反。將軍兆惠既定庫車。烏什等城。遂直抵葉爾羌。薄城南。賊衆馬步二萬餘。兆惠所領兵不過三千。率以渡黑水河者。纔五百騎。迎敵血戰。適喀什噶爾賊黨復至。我軍遂結營固守。經冬涉春。己卯正月。援兵繼進。克敵奏功。故繪通古思魯克之戰。以紀攻伐葉爾羌回城初交遇險之始事云。

兩回曾昔困莎車。得地忘恩應去聲。剪除亦翟蜂屯助白翟。僑如狼顧鹿榮如。渡河騎率五百耳。背郭賊將二萬餘。守壘竟同援兵返。時副將軍富德奉命領兵在道。因命速進赴援。而參贊大臣阿里袞所解巴里坤馬。亦刻期至軍營。遂大敗賊人。兆惠等全軍以出。然計我師掘壕守險。已及百日矣。忠誠迴憶益歎歎。

霍斯庫魯克之戰

逆會因葉爾羌。喀什噶爾既破。失其巢窟。悉衆逃竄。參贊大臣公明瑞於閏六月十五日。選兵邀截。偵知兩會暫息塞爾古勒。是地爲去拔達克山。安集延兩處之要路。時二會欲赴拔達克山。而賊之

衆伯克等欲赴安集延。商議未定。我兵悉力窮追。至霍斯庫魯克。賊避其輜重婦子。以六千人登山成列。我軍先至者九百騎。卽奮勇仰攻。轉戰三時。斬馘數百。俘其男婦駝馬。賊遂轉向拔達克山一路而逃。明瑞仍督兵追躡。後會副將軍富德等軍。有阿爾楚爾、伊西洱庫爾、淖爾等處之戰。

回城既定。進追兇。雙耳山前竄跡逢。

回語霍斯庫魯克者。華言雙耳也。

賊已六千橫據嶺。兵纔九百仰攻峯。遮迴安集延逃

路。直躡拔達平山去蹤。將卒同心奮敵愾。千秋國史勒勳庸。

阿爾楚爾之戰

二會於霍斯庫魯克爲明瑞所創。懼我師勇銳難當。設伏於阿爾楚爾兩山峯頂。以待我師。時富德、明瑞等軍皆合諸大臣集議。衆寡相殊。彼又先據險要。非整旅結陣。難出萬全。因以健銳營火器當其中堅。更張兩翼。設奇兵。統計以三千之衆。克敵致果。所傷者一卒。殺賊至千餘人。陣斬其大伯克數十。賊始披靡逃竄。急追躡之。遂及之於伊西洱庫爾、淖爾。

霍斯庫魯遁餘魂。合旅窮追玉水源。蕃部勤王隨契苾。

時布魯特皆隨軍爲嚮導。

旗軍厲志定堅昆。蚩尤所恃依重險。

風后宛同握八門。健銳營兵精火器。雪山條作陸渾原。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

我師乘勝追賊。七月十一日。抵伊西洱庫爾。賊復據山阻水。此地山高石危。淖爾緣邊僅容單騎。大

和卓木波羅泥卻。先據山嶺。爲往拔達克山之計。小和卓木霍集占。以衆賊阻絕淖爾隘口。與我對敵。我兵分布攻擊。豎纛招降。衆賊跳崖。巧命阻水者。蹂躪淤泥中。霍集占止之不能。遂奪馬繞山。會其兄遁往拔達克山。我軍直壓其境。索取賊魁。自是之後。兵不血刃矣。

三交三勝武貌雄。霍斯庫魯克。阿爾楚爾及此。凡三戰。皆以少勝衆。黠鼠徒嗟五技窮。一綫沿溪進魚貫。千尋列嶂突蠶叢。遊魂釜底雖潛脫。馳檄天邊竟定功。歲事追思臨事慎。持盈永以勵深衷。

閱武丁亥

健銳練精旅。香山聚隊居。知方素嘉爾。閱武便臨予。所向赴桓實。甯誇聲勢虛。展伸佈行雁。偃伍列麗魚。撫壯誠欣矣。問勞尙憫如。藉茲成偉績。前此平定回部時。健銳營士卒所至。奮勇先登。屢奏攻堅陷陣之捷。遂成大功。耆定可忘諸。

烏什戰圖補詠有序 戊子

自庚辰西師凱旋之後。伊犁則築城墾野。回部則減賦薄徵。視地之大小險夷。各駐以大臣。戍以兵卒。晏然無事矣。越五年乙酉。而有烏什之變。烏什者。介於阿克蘇、喀什噶爾之間。爲回部適中之地。依山爲城。有險可恃。田肥饒。水充足。又有牧場可滋。長馬牛羊。故變亂之後。逆賊守至六越月。始食盡力窮。縛其酋以獻。於是誅戮其精壯。遷徙其婦稚。凡烏什之城。及其所附村落。皆爲官有。駐以大臣。戍以兵卒。如前制。而更申明紀律焉。夫烏什固據形勝。得扼吭捩臂之勢。而宜厚駐我兵。以鎮壓

衆回部之地也。初以王師勦逆撫順，不可無故奪之。今值彼變亂，自取屠滅，因以爲回部適中官軍都會之地，是又開惑論所謂愈變而愈康者，非天垂貺，豈能若是哉？而予渺躬之荷龍綏，勵兢業，又當何如哉？其致變之由，及我官軍之奮勇克復，條爲六事，各繫以詠如左。

聞變

乙酉二月，烏什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等聚衆五百餘，乘夜縱火焚掠，戕殺官軍，駐守之副都統素誠自殺。賊遂據城爲變。時駐阿克蘇之副都統卞塔海聞之，急郵奏報，覽其詞過於張皇，知其庸懦不足集事，且回衆久懷德威，使非激之致亂，不應自棄化外。庸可不察其由，以示懲創。因降旨駐伊犁之將軍明瑞細查致變之由以聞。

南巡三月返春舟，六百飛傳計里郵。卞塔海初奏烏什事，由六百里馳達時，方自杭州返蹕，卽於行舟以答，並籌度調兵諸機宜。展視乃知烏什變，報來始自阿蘇投。回語阿克蘇，急呼則爲阿蘇。烏什卡倫官全福等聞城中變，急投阿克蘇報知。卞塔海卽據以入告。輕徭本是常施惠，倡亂何當彼取尤。師駐伊犁定赴援，重臣宣命察因由。回衆蠢動，固罪無可道。若召釁有由，亦不可不申國法，以儆其餘。因密諭明瑞於赴援時，訪察速奏。

師援

阿克蘇、喀什噶爾與烏什相犄角，應援最近。而卞塔海與駐喀什噶爾之都統納世通，雖亦領兵往救，但二人素未經戰陣，無益於事。時明瑞聞而統兵赴援，兼程邁進，至則申明軍律，並力攻城，賊始

困窘

勳戚伊犁董重兵。明瑞於平定回部時奮勇追剿。屢著功績。素為回人所軍。因命其為將軍。駐伊犁。統轄諸回城事。早年回部得威名。變聞遂率雄師拔途遠。

仍教兼驛行。計明瑞聞烏什事。必率師赴援。但伊犁相距幾二千里。慮或稽時。奏至。知其兼程前進。為之欣慰。可笑無能還妬阻。納世通甫至烏什。聞明瑞統兵赴援之信。怒其分功。遂行文阻止。

奏至。降旨嚴飭。而明瑞亦不從其言。決計迅赴。幸因未聽遂過征。逆回始相入。倉皇守壁壘。新知紀律明。卡塔海、納世通諸事失措。為律。賊眾始惶懼。死守。不敢復出。

亦不從其言。決計迅赴。

獻謀

烏什伯克賴黑木圖拉既叛。慮其力之不能抗我師也。乃相與聚謀。走間諜巴布敦等。卑辭厚幣。求

援於霍罕之厄爾德尼伯克。又教為詭語。以煽亂所過諸布魯特。惟時布魯特久效恭順。且知逆黨

之妄也。遂執巴布敦等。遣使詣喀什噶爾以獻。

遊牧東西勃律連。唐之勃律。即今之布魯特。不同回部列氓編。諸回城向苦準噶爾賦重。自己卯底定時。即為減定賦額。一如

之能習耕作。盡地利。故雖向化內附。不令納賦。惟入覲時。職貢效忱而已。負城既叛賴黑木。賴黑木圖拉既據烏什。即遣其黨巴布敦等。偕安集。間去

潛通安集。延布魯適居路經過。去。駟支慕遇計擒全。巴布敦等至布魯特境。即說稱附近烏什各回城。同時俱亂。冀以煽惑諸部眾。適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代默特遣人告之。

以叛逆惟烏什一城。餘皆安堵。時布魯特比齊里克齊。遂誘巴布敦等擒之。捫都解送喀什噶爾。外域輸忠意實虔。即遣其弟喀爾捫都解送喀什噶爾。比者。部落之首領。即如回部伯克之職。

悉故

布魯特既縛獻巴布敦等于喀什噶爾。時駐喀什噶爾之副都統柏琨，訊其變亂之由，則稱烏什之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橫派黠擾，蕩檢宣淫，而副都統素誠，不但不加督責，且與之同流合汙。以是回衆不勝其忿，遂脅聚生變。又納世通、卜塔海，平時亦妄自尊大，凌虐諸回，素爲衆怨所集。且卜塔海初至烏什城下，不事詰剖，輒施鎗礮以攻，及賊出拒，復怯而敗走。納世通繼至，亦茫然不知所措。賊益逞其負隅之勢，明瑞詢察得實，臚章入告，與柏琨所奏悉合，因各視其罪，重懲之。

巴布敦辭實可憑，周諮我衆，又堪徵。明瑞查訪取亂所由，知素誠擾累不法，及納世通、卜塔海、唐安乖謬諸罪狀，皆得自貿易人衆壅詰諸回之口，詢之在事侍衛等，亦衆叻如一。哥舒

翰既少恩甚。知恤衆每將疲瘦羊馬，倍值取利，又肆爲淫惡，致所屬回衆切齒，亂作亦並遇害，實非意料所及。不

大宜還耽樂仍。素誠在烏什，惟事科派苦累，又復淫縱無忌，賴黑木圖拉之一死，餘辜真尙有兩，鴛鴦駕愧惟增。

此雖素誠、阿布都拉之罪，然用二人以致債贖之愧，實切于懷。可同効節加優恤，用戒將來示創懲。

攻堅

明瑞等攻烏什數月，圍困甚力，賊出拒戰者，卽擒獲誅磔。于是賊驚駭聚計，謂與其束手就斃，毋甯捨死以求生，因謀夜出襲營。我軍覘知之，預爲之備，賊首賴黑木圖拉中箭死，賊黨益窘怖，復推賴黑木圖拉之父厄塞木圖拉爲阿奇木，悉衆死守，以延殘喘。此皆得之捉生鞠訊者已，而明瑞復掄驍銳，夜薄其城，登陴毀堞，奮擊獲大勝，賊自是日危蹙矣。

罪不容誅。賊自知求生捨死死相持。誘來平野騎弗進。賊知罪在不赦。僥倖道死。明瑞等知之。即調兵兩隊。先

合後隊奮擊。賊即退守城。我軍追躡及城下。賊猶持火器乘陣拒敵。轟以大礮。賊乃匿避。仰薄高峯銃競施。督以衝堅誠亦易。諭令

瑞即統兵赴援。復命尙書阿桂。馳驛往會之。彼時以烏什葺爾孤城。又無外援。易于收服。雲梯堅即登城。賊既

毋庸悉銳進攻。輕櫻鋒鏑。致多傷我士卒。因諭令嚴急攻圍。待其勢窮力蹙。乘機取之。賊未覺。挺刃交下。明瑞等以時屆秋令。師旅不宜久羈。乃簡巴圖魯六百餘。中夜掘雲梯。分道潛往薄城兩隅。東北隅先登。

賊軍未即得城。後以天明。早使遊魂釜底馳。

城復

登城之捷。賊益膽落。我軍乃逼城築壘嚴圍。斷其樵汲。即有突出者。並擊敗之。賊城糧絕。馬餓。拆屋

以糞。微茅以飼。殍仆溢途。巷衆皆憂。悸離畔。沙布爾者。烏什之舊商伯克。故未從賊爲惡。乘人心洶

懼。謀縛厄塞木圖拉。詣軍營納款。因以獻城。至夜。遂內潰。先是諭明瑞等曰。賊不早悔罪。伏法。若城

垂破。始乞降。則不可貸。當盡殲之。以揚我武。黎明。我軍振旅入城。悉戮其黨羽。徙其婦孺。烏什復平。

時八月十五日也。

斧塘鋒。蝟勢將成。將恐多傷。退我兵。我東北登城一軍。既獲全勝。其攻西南者。以賊已有備。不復能上。明

高壘深壕。奚道命析骸。易子苟延生。倒戈縛就無完卵。輿輓獻來速破城。教寫陣圖旌衆勇。定功惟是凜

虛盈。

再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仍用其韻

陰山道陰山道伊犁城郭今完好日耕日牧兩勤為田有嘉禾原有草經冬如春可起羸分羣別色色潤

皮在垆之野數千匹厄魯孳生計月日伊犁牧政以每年驟馬三匹例得字駒一匹牛則十字得二積歲大加蕃息將軍更復籌久長內地撥來十

六七將軍阿桂奏現在孳馬充切又得哈薩克貿易馬匹為數日益自分往屯田各處應用外并請撥給緣邊營伍以資軍實勅督臣吳達善議行豈似唐時回鶻驅市二萬翻為中國

苦計馬價絹五十萬匹不免闕供數二語彙括白居易與回鶻可汗書達覽將軍尚噴有煩言藕絲蛛網著之于身皆破處

爾時公主為可敦皇帝敬問往復論納廿五萬權頒勅心愧于中辭不直徒令江淮民入縑長官督課精

工織皆見居易文及詩中哈薩稱臣今數歲來以牝牡去幣綵一馬不過三四金較內地價廉幾倍從來邊事嘗者

多以今較昔竟若何

博洛爾部沙瑚沙默特伯克進玉欄雙七首詩以誌事己丑

戢干西極各安居表進佞盧弗改初雙器先之宜酌納五年貢亦不為疎是部隔和闐又二千餘里癸未年曾遣使進武器亦有詩球琳

欄內鐵銜定穩穩室端銀鏤諸以短乘長休論彼薄來厚往益懷予

寶月樓

冬冰俯北沼春開出南城樓近倚皇城南橋寶月昔時記向作寶月樓記粘壁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葑祿鏡影大光明鱗次居

回部城外西長安街內屬回人街宇相望人稱回子營新建禮拜寺正與樓對安西繫遠情

上元鐙詞八首

春雲泛泛密鋪空。雪色輝鐙月色同。謾惜鸞輪偷輾過。姮娥今夕讓豐隆。
 西山一帶玉爲岡。次弟華鐙入席張。煜雪金蓮飛萬朵。陸離銀樹列千行。
 哈薩流沙涉貢駟。威臨何似德爲培。常年入賀陪臣遣。今歲專誠侍子來。
 一度元宵一度新。是何緣復是何因。分明龍象銜調御。無量鐙中轉法輪。
 森飛景附有神權。朗暎當空皓魄圓。集錦圖燃翡翠火。流蘇幢噴蕙蘭煙。
 掌儀回伎列繩竿。回部雜伎。掌儀司領之。與內府旗人無異矣。礪極都盧倒擲盤。中外一家慶嘉夜。西京底事訝奇觀。
 風信枝頭幾番去聲。纔情知春事尚徘徊。爆如雷響花如雨。去聲。催得韶光袞袞來。
 選文徵韻審毫端。戛戛陳言務去難。藉用鐙前遣餘暇。上元詞又八章看。

燕九鐙詞

舊聞今日讌邱仙。燕九節見日下舊聞。藍尾元宵鐙重去聲燃。那見雲中降玉輦。却看火裏種金蓮。
 鐙事今春七日同。自十三至燕九例放七日。鐙火遇大風雪即止。有雲却喜每無風。魚鱗傍晚斂全淨。讓出蟾光燭碧空。
 高燭虹光百道流。林丞明日火嬉收。無邊惟益勵無逸。有作應知必有休。
 鐙前適閱驛章程。阿卜賚汗遣子誠。時有部哈薩克阿卜勒比斯。遣子卓爾齊等先至。已令入座預觀。而左部小分阿卜賚。遣子幹里蘇爾統等。亦在途將至。命酌留鐙火。以均恩例。

去教留還待彼博恩應與耀光明。

哈薩克汗阿卜賚遣其子幹里蘇爾統來請安於御園賜宴因成是什。

未徵侍子入朝參卻以輸誠壘遣男右部哈薩克阿卜勒比斯遣子卓爾齊於新正入覲令隨朝正外藩不督因之

深感慕無私應與徧包含笙鏞並奏春光暢金帛優頒愷澤覃忽憶朱波方梗化一為愜意一為慙

清晨細雨灑霏微開宴穹廡朗旭暉張大幕於西園凡宴外城每川之以順其俗尚也已是澤霑惟霽好敢誇天與及人歸戴恩永矢

無他嚮式禮還嘉弗少違章服榮頒剛稱體被教異部耀光輝

桑甚

回果種不成回瓜成卽迸惟有移回桑成甚實繁盛赤似結珊瑚白若穿珠瑩箇中具妙理應是懷音證

讀史記大宛傳庚寅

大宛之跡見張騫去漢萬里俗耕田多善馬號天馬子屬邑七十餘城焉選僅耳聞非目視以今證古多

訛傳哈薩克或康居是舊聞哈薩克為古大宛向已辨其非今考哈薩克不但無城郭與大宛異且其地當準噶爾西北兩面準噶爾為漢烏孫證以漢書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今哈薩克當為古康居也

大宛則實安集延安集延地控葱嶺其東與布魯特錯處漢書稱休循出葱嶺西捐崑崙與葱嶺屬西北皆當大宛按休循捐崑崙木塞種無城郭常卽今布魯特又西北為安集延諸部皆有城郭土著與史記所言

相合自當為古大宛地善馬率出哈薩克伊犁來嚮歲數千哈薩克每歲驅馬數千至伊犁以內地綢緞易之價廉而多得良馬詳見舊作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詩註安集延

雖亦有馬素乏良騎來天閑且哈薩克無城郭安集延原村落連昔之大宛今鮮馬今哈薩克非大宛彼

其漢事尙謬記。何況異域懸天邊。皇輿西域輯圖志。一一徵實登諸篇。但考古卽誤於古。

不定準部、回部以後、分命大臣

駐守。其道里土俗。衆皆熟悉。且曾遣使測量。是以皇輿西域圖志所載。悉由核實。惟考古仍不能不資史。漢諸書。而選、同輩記中國事。尙不免失誤。其言異域。必更傳訛習聽。今雖據爲考證。恐所訂究不足信耳。 斯之未

信吾殷然。

詠龍泉盤子有序

向侍衛自吐魯番迴者。曾攜一盤至。亦既有詩紀事。此盤乃霍罕所貢。霍罕、安集延、部類相近。而霍罕爲之長。舊伯克額爾德尼。今其姪納祿博圖襲爲伯克。其地蓋遠於吐魯番數倍。使使者貢萬壽。並告新用事。因成是什錄實。

古宋龍泉世頗稀。云何外域尙或有。吐魯番器昔訝看。霍罕包貢今復走。不寶厚往致頻來。所嘉彼亦知獻壽。質厚色葱弗茅薺。出遊生入賤。磁器開路曰薺。少損曰茅。定審之下斯掄首。趙家幅員未逮彼。彼何以得故難剖。長言紀實非玩物。更廬深意慎所守。

和闐探玉壬辰

和闐探玉春秋貢。小者氈包大罽送。置郵互遞其事常。亦豈役民致勞衆。玉河富產瓊瑤瑛。于斯掇取久慣經。了知非自璞中出。空傳別足泣楚廷。傳紀卞和獻玉事。以玉在璞中。包孕未剖。人不知其爲玉。以致別足。若今和闐之玉。產自河中。回人皆能取之。且可預定玉質之高下。並無別有石璞包其外。人不易知也。向作和闐探玉行。是以有何曾璞塞之句。獲玉有賚空弗罰。賚以米布用靡訕。何有徵丁采藍溪。樂府三歎韋應

物米布原非金帛偶。以此纒頭頗竊取。大者固難小易藏。蘇揚市鬻翻多有。回城採玉。取其歲充職貢。不過在率多精瑣。一望知為和闐之產。可見回人及往來市儈。徇利透漏。然仍流通中華。可聽之耳。利之所在計所工。奚必一一嚴究窮。製器仍或歸天府。擲山不同中之同。

陝甘總督文綬奏新疆屯田詩以誌事

漢代嘉充國屯田稱便始。爾時實防邊。多有戒心矣。今日亦屯田。事乃異乎彼。西域平定後。疆闢二萬里。地既無爭戰。土復甚豐美。雪山引溝渠。水旱均足恃。耕作雖已興。地尙有遺利。叶督臣欲招墾。條奏其事體。陝甘總督文綬奏。新疆沃野綿延二萬餘里。屯田雖已廣闢。而餘地尙多。必須廣為招徠。使地無棄壤。民無遺利。因體條具五事。一。招新墾商買備工之人。就近認墾。以省資送。一。指明新疆地名道里情形。曉諭戶民。以期樂從。一。嘉峪關請每日辰開酉閉。以便商民。一。烏魯木齊大路數丈。請修治寬闊。以利行旅。一。甘省地既瘠。新疆利堪指。去歎安四溝渠。應疏濬暢流。以益灌溉。皆為經久要務。下大學士、九卿、集議施行。甘省地既瘠。新疆利堪指。去歎就樂土。可廣興耕耔。因憶定伊犁樹碑言大旨。初謂計未得。戊寅秋。為後勒銘伊犁之碑。有屯種萬里之外。又行之有效。且恐無識者或因以滋議。今耕屯日廣。歲獲豐盈。而待墾之壤。沃衍有餘。設法招徠。使甘省府地資民。趨利嚮往。樂業安居。尤為一舉兩得。是皆上天鑒佑。貽美利而釋羣疑。實始念所未敢期必者也。何期忽有此。額手謝天恩。旃幪錫厚祉。庶幾免指摘。詎敢稱欣喜。

閱武

八旗子弟兵。健銳此居營。聚處去聲無他誘。初。建健銳營於此。掄八旗勇壯之士居之。以其地離京城遠。無營勤俗外誘。而列營聚處。技易精勤。平定四陲時。用之頗著成效。操自致精。一時看斫陣。異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師頗著名。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

平定回部第四之九

詩四十六首

上元燈詞發已

碧宇晚來定紫瀾。層樓王母奉燈觀。玉輪東上如含喜。今歲爲饒一度團。
自來燈月上元佳。以有烟花與作偕。倒借璇霄綴星宇。平鋪冰闕接天街。
京都各省元宵節。一日樂原九寓同。柳或言雖殺風景。要知返樸論因公。
樓前百戲于思列。跳索尋幢更覆盂。看慣卻殊西域傳。艷稱奇技有都盧。
萬里馳來卓爾齊。恰逢嘉夜宴樓西。面詢牧盛人安否。那更傳言藉譯鞮。
幻擬虛空摘星斗。真教陸地茁芙蓉。盛金結繡玲瓏玉。丁緩應輸巧不如。
龍銜雞踏輝千炬。魚撥犀椎滾六么。示儉難教一例罷。聯情都爲九瀛朝。
昨歲景光如昨日。今年燈火又今宵。箇中底識殊勝處。瑞玉依然護麥苗。

陝甘總督勒爾謹請於巴里坤設學額因命建置府州詩以誌事

蒙古、回語、皆習然。弗藉通事譯語也。

甯邊迪化久開明。巴里坤增學額新。勅爾謹以巴里坤生息增繁。兵民子弟。教書講射。漸已蔚然可觀。請照烏魯木齊迪化甯邊二廳例。專設學額。事屬應行。並念其地為邊陲一大都會。向僅駐一。同知。倘於體制未合。自應於巴里坤設府。烏魯木齊設州。使邊郡規模闊遠。命大學士。九卿。集議以聞。底藉關中移宮戶。即看徼外得恆民。因教建置二千石。永利讀耕萬億人。無用都成有用地。足知鹽鐵論非臻。

和闐採玉乙未

和闐採玉春秋貢。取之玉河知以共。在彼為常不覺勞。在我有賞仍利衆。昔年未入中國時。實供衛拉穹廬送。琢為玉盤盛酪漿。豈知亦向天閭竄。平定伊犁以後。阿陸爾撒納叛走。王師追擒。得其所棄玉盤一。徑二尺。曾紀以詩。及耕屯既開。壬午春。墾地者復獲其一以進。形制尺寸並同。仍疊前韻紀之。瓊英璨璨人皆識。幾曾剖璞待卞憫。盡信書不如無書。至理子與言允中。

題均窰碗有序 丙申

烏魯木齊屯田軍士墾地得舊盜碗。都統索諾穆策凌於入覲時攜以呈進。視其色澤似宋均州窰。而足間泐水微缺。蓋元時做造者。此盜流傳頗有。尚非難致之物。惟是烏魯木齊在漢為蒲類國。仍其王自領之。當日祇目為西域。唐雖於此置後庭縣。與金滿輪臺西海同隸北庭大都護府。而戶口不登。貢賦不入。亦不過羈縻而已。元之幅員最廣。其地皆得統而有之。乃考元史地理志。謂河州以下。載籍疎略。莫能詳錄。則亦未能實撫而郡縣之也。今自平定伊犁以來。天山迤北。皆歸疆索。其舊

時大部落皆駐兵分防。星羅碁布。而烏魯木齊尤山北孔道。因設都統治之。並建迪化州。宜禾縣。與鎮西府同爲嘉峪關以外都會。邇則阡陌日開。耕屯相望。廬井阜而倉廩實。與內地赤縣埒。繫茲恬熙景象。當思所以保其樂利。利於無窮。撫斯椀之出土完好。益殷予持盈戒滿之懷。用題什以示意。若舊器之不脛而至。則固非予之所尙耳。

烏魯木齊天山北。漢之蒲類。唐後庭。屢內屢外。屬荒略。千年沿革難詳評。平定伊犁駐兵衛。斯爲道中開墾。耕翻土得茲銅盜器。別有銅器數種。皆同時開墾得者。都護郵致資。然呈細觀製。否宋內府。蓋元做宋而非精。雅具祕玩。詎所尙。用誌屯戍安邊氓。閭閻百世謀。恬樂題什不覺心猶驚。

題唐鼓腔尊

是器乃都統索諾程策凌得自烏魯木齊呈進者。考其地。唐爲後庭縣。與金滿。輪臺。西海。同隸北庭大都護府。今屯田軍士。因墾土得之。色澤斑斕。入土年久。當爲唐代之物。其式與遵生八牋所載鼓腔尊相合。因以名之。並成是什。

伊犁遠域易田疇。烏魯木齊爲近陬。墾土器呈戊巳尉。範銅形異子孫卣。自唐以上應無紀。入塞而來似有由。關地開疆聽彼議。安民和衆盡吾謀。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恭錄三首。丁酉。

城鹽州 美聖謨而誚邊將也。

城鹽州。美聖謨而誚邊將。德宗築城五原上。不謀邊臣不謀相。自從城築鹽州安。闌布贊普增悵望。十餘載弗敢犯塞。萬姓夜眠晝無恙。又如張仁愿受降築三城。北邊千里得安甯。其後邊將非不計及此。願欲養寇翻得握強兵。各爲身謀將可鄙。獨斷築城君足美。白家樂府意在此。然亦不過慎守幸保無事而已矣。城迪化烏魯木齊增廨舍。城惠遠伊犁今爲外戶闡。野可牧畜田可耕。工商富聚謀經營。來往夜行無盜驚。哈薩布魯常至城。以馬易帛攜歸簫。是城較之鹽州受降拓萬里。香山白傅以爲何如耳。

八駿圖 戒奇物懲佚遊也。

文武開基成康守。其上世德更以久。厲宣幽平貪天禍。然自穆王耄荒政已醜。嗚呼得之難。實失之易。萬古君鑒亦知否。白家少傅因有八駿圖之歌。意實佳哉。理尙聽吾剖。赤驥盜驪。白義與渠黃。騂騶騶駟。駟耳及山子。叶。此八雖曰天馬駒。原祇四蹄非翼脛而走。況能御者惟一人。封之趙城曰造父。叶。萬里躡言千里誠史書。然卽千里一日而行亦烏有。向謂今之飛馳驛遞。晝夜限行六百里。卽加緊不過七百里而止。然一驛匹馬之力。一晝夜間。亦祇六七百里而止。安能馳千里乎。曾爲千里馬說以正之。屬車警御不能及。獨與造父諸事豈能成。徒手穆王之失。在於志怠政而好佚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法與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字。濟之以武詰戎時。邁弗敢疎。馬射亦有駿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既至踵事圖其後。則以愛烏罕及拔達山屢貢其名駒。平定

回部以後。愛烏罕、拔達克山皆貢名馬。並論其駿。命以名而為之圖。詳見舊作愛烏罕四駿。拔達山八駿歌。然益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恣佚遊而玩奇物。白家少傅知此乎。

陰山道 疾貪虜也。

陰山道。癸未戊子凡兩作。畏虜啓貪較昔非。柔遠濟用出今度。縑非勒民供馬實。資軍略大端。二首詠之。詳茲不重僂而複言。約言馬政實亦國政關。李唐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曾見杜甫篇。當時已愁馬多地。狹容不足。其稱七十萬。實乃張大其數焉。唐書兵志。張萬歲為太僕。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於岐、幽、涇、密間。地廣千里。分四十八監。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於河、西、豐、曠之地云云。志又稱八坊之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供芻秣。計每田一畝之所產。當養七馬。勢必不給。疑當時張大其數。史家不考書之耳。觀杜甫天育驛驄歌。稱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嘆其材盡下。較史所稱。已少三十萬。則史之不足信。更可知矣。彼四十萬想卽市取回鶻者。奈會草盡泉枯馬病羸而不勝鞍。何如我朝上都諸部。蒙古牧場寬。育馬二十萬有奇。生駒增年年。營馬驛馬乃分餵。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亦二十萬有奇。不勳聲色得實用。並無扞格不通行之難。本朝之馬。分布於上都、遼、布、遜、諸府。遼里岡愛、烏梁海、大凌河、暨左右兩翼各場牧放。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共二十萬二千八百餘匹。各就水草字育。仍歲有孳生。又滿、漢、各營及各省驛遞塘站馬。共二十二萬五千二百餘匹。皆月給馬乾銀。各就所在分飼。均資實用。且無馬多地狹。不敷芻秣之患。因讀古詩紀今實事耳。試問何以為刺白家之樂天。

御崇政殿六韻戊戌

盛京宮闕鎮東遼。締構千年祖德昭。廿四春秋經歲閱。準回平定早兵銷。甲戌御殿時。阿睦爾撒特等乘內附遣使先至。會命其隨班行禮。是辦理

新疆之始也。茲準部、回部、皆經平定。重來崇政斯瞻殿。便與臨軒擬視朝。上兩次至此。俱御崇政殿受賀。茲以其地並入我版圖。疆宇較前益增闊矣。在聖母二十七之內。止御殿。一如視朝之例。樂。鑄邑那居停昔宴。癸亥、甲戌。並御此賜。臣工宴。今歲亦不舉行。雲門雅樂徹今韶。一欣一戚紛吾感。日繼日繩敬久要。難在守成創不易。永思著說敢逍遙。向嘗作創業者成難易說。謂創業者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實難。予之以難貴業者之初心。既以申敬于後世。且自勵焉。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欲守成者常知其難。持而弗失。以慰創業者之初心。既以申敬于後世。且自勵焉。

實勝寺

瀋陽既建都。佛宇於焉構。名之曰實勝。義蓋叔孫取。叶。遂致定中原。萬方徠輻輳。雖資幽贊力。允藉神功茂。小子承先烈。月將而日就。戊辰築梵宇。西山之東岫。題額實同之。金川功速奏。戊辰夏。征勦金川。以番人侍其礪險。因憶開國之初。我旗人歷以雲梯肉薄登城者。不可勝數。遂於西山之麓。設為石礪。簡伏飛之士習之。未逾月。而精其技者。得二千人。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為經略。統之以行。且集諸路之兵。期必濟事。先聲所布。其會厥角請命。因命教其罪。班師。技未試而大功以成。礪之側建寺曰實勝。更合成功之旅。其後五年間。準回歸我宥。乙亥平定準部。已卯平定回部。立健銳雲梯營于寺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向所作實勝寺碑記。皆有健銳營勁旅從征。每當攻戰之時。悉鼓勇効命。因得迅奏膚功。黷武則何敢。詰戎亦云懋。握勝胥以實。循名幸略副。惟勵繼繩心。永賴祖宗佑。

清甯宮再疊舊作韻

廿四春秋閱。宮庭宛似前。敢誇新拓地。甲戌至此。為籌辦新疆之始。乙亥夏平定準噶爾。已卯春平定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北踰伊犁。四抵葉爾羌。悉隸版圖。耕屯相望。井設官分駐。商旅通行。嚴加內地。而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以及安。惟疊舊承天。集延。拔達克山諸部。亦皆臣服。實賴天庥祖德垂佑云。祖蹟懷肯構。神禱欽奉筵。祀神為國家舊俗。今坤甯宮每日祭神。及春秋立竿大祭。皆依昔年清甯宮之例。茲駐盛京。仍照癸亥、甲戌兩次。行祀神禮於此。並召扈從之王、公、大臣。及奉天、吉林兩將軍入。

內賜食祭引。酌匏風樸素。執豕饔精蠲。不盡一心慕。言將六御旋。蒙庥如尙健。重至待他年。以受盞錫福。

回玉行己亥

回地既已歸版圖。回玉斯宜供賦稅。春秋撈取乃在川。亦有產山品稱次。取之川者歲爲常。採諸山者實偶致。以其重大艱運行。密爾岱山玉。潤澤雖稱通河中所採。而其質較大。向因製造特磬。專員往採。得大玉約重三千餘斤。由冰面拽運。致致京師。琢成大玉磬。曾集內廷諸臣聯句紀事。資潤更遜受水氣。然而採取胥命賞。駐彼大臣可有例。官賞自不如私售。遂至奸商施巧計。回民貪利亦其常。知而弗禁奚求細。採玉必役回人。因行賞以旌其勞。而其山卽勅封禁。駐劄葉爾羌大臣司其事。然回人貪利。復有內地奸商。潛資重貲。至彼私售。故蘇州新製玉器。多有白而大者。此固所司未能嚴密周防。或并藉以分肥餘潤。俱未可定。因其事爲市肆貿易之常。故向未深究。商則可耳官豈可。大臣爲之誠異事。奸商射利偷販。常情也。乃高樸以駐劄大臣。竟人三千餘。至山採取。獲大小玉料無算。潛遣家人運至內地。與奸商張鑾在蘇州製器私賣。已售銀十二萬餘兩。而由陝、甘、續運玉料。又四千餘斤。其在葉爾羌存積。及埋藏之大小玉料。復計數百塊。竟以官山所產之玉。視如己物。明目張膽。舞弊營私。實出情理之外。爲從來貪賊者所未有。其罪實不容誅矣。幾至激變如烏什。怪哉創見肆無忌。馭法諸人正典刑。受苛回民普加惠。前此素誠在烏什。苦累回人。致有激變之事。素誠亦被害。隨派明瑞、阿桂、督兵勦捕。半年始得復平。今高樸在葉爾羌勒索回衆金銀珠寶。賦稅纍纍。又多派回人採玉私售。回衆無不怨憤。經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列款呈首。永貴據實入告。事始敗露。倘再擾累經年。葉爾羌回衆憤怨益深。必致激生變亂。更有甚於烏什者。因諭永貴。將高樸及通同作弊之伯克阿布都舒庫爾郭普爾。嚴訊明確。卽於該處正法示衆。其派往採玉之回人。并令查明。免其明年應納之稅。以示體恤。高樸罪案。總非意想所及。若鄂對不死。綽克汗不換。其事尙未必破。至於鄂對故後。高樸因與鄂對交好。請令其子鄂斯滿代爲伯克。予以回疆伯克專管一城。若令父子相繼。乃類唐室藩鎮之事。因調色提巴爾第往彼。而令鄂斯滿爲喀什噶爾伯克。至綽克托年滿將換。適永貴因市恩李淑芳獲誼。派令往代。彼時並非欲令二人往查高樸之事也。而竟因更換。得辦此事。實賴上蒼眷佑。默相予衷。誠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桓寬鹽鐵論雖迂。未能捐斯吾亦愧。

詠唐回紇鏹銀四喜壺幸丑

會詠回銅噶嚕芻。天方古器孤京都。卽今鏹銀四喜壺。卻是唐代來者乎。爾時蒲萄官餽肉。中國兵威或弗足。借彼之力因成功。郭相成王辱不辱。入土年久青綠斑。摩挲猶認前朝艱。長吟弔古非謂己。保泰惟殷方寸間。

安遠廟壬寅

始自遠人徠。先是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楞等。率衆來歸。甲戌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各率數萬人來歸。若而人不可使占得喀爾喀地。於是始議兩路進師。既而定伊犁。闢新疆。歲乙酉。遂仿伊犁固爾札都尉建廟。額曰安遠。非期疆宇恢。蹟乖成事順。功就賴天培。四師之役。自乙亥春兩路進兵。遂擒達瓦齊。定準噶爾諸部。無何。阿睦爾撒納叛逃。逆黨煽附。丙子春。我師追討。阿逆竄跡哈薩克。嗣哈薩克擒其反覆。請擒賊自効。阿逆隻身竄入俄羅斯。竟伏冥誅。又回部大小和卓木。久爲準噶爾所拘。我師既定伊犁。釋其囚。恩撫之。乃二酋孤恩助惡。屢抗官軍。賴天恩助順。狡謀莫逞。二酋遠遁入拔達克山。其汗素附坦沙。殺賊酋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底定。蓋屢變屢安。適成我事。詳見所著開感論。責實誠幸耳。循名豈易哉。伊犁耕作闢。保泰慎籌裁。

正月五日紫光閣賜宴得句癸卯

太液冰凝積雪體。紫光光暎鑄筵開。同欣宿麥三白兆。其慶新春兩日迴。正月初三日立春。正月節。淑氣一堂融玉琯。傾心列席酌金勔。今年霍罕輪來覲。每歲新正。於紫光閣筵宴蒙古王、公。年班回部。今年霍罕伯克那爾巴圖不遠二萬餘里。遣使輪班入覲。因令一體與宴。以昭柔遠之誼。柔遠應教宴賜陪。

上元燈詞八首

達夜連晨雲蔚空。候暄微霰落泥融。今宵巧讓上元節。卻見輪昇少海東。

徘徊碧宇未當中。幾平望光輝正望同。是月十六日始望詎屬羲和善推步。姮娥應是示虛沖。

傍晚薄陰燈火明。恰宜寶月麗初更。諸凡順適臨佳節。望雪依然弗愜情。

幻術曾聞殷七傳。信乎否也祇疑然。試看火線飛來往。萬樹燈花頃刻燃。

金花照夜如恒晝。火樹烘春了不寒。霍罕五年繼一覲。從前霍罕伯克那爾巴圖。遣使拜其特來覲。已越五年。今歲復遣使鄂布爾克色木輪班入覲。因令與回部伯克一體

與宴班聯回部許同觀。

陪臣去歲預觀燈。惠遠何妨作例應。昨歲命朝鮮陪臣一體與上元筵宴觀燈。以示懷柔。因以為例。該國陪臣鄭存謙、洪良浩。賦詩呈進。亦頗清順。仍照上年例宴資。亦增太平佳詠也。

禮義國原閑賦詠。上元帖子句當增。

從來燈與月為媒。遠暎西山雪又皑。金粟紛紛桂中落。應緣秋榜兆多材。今歲八月。各直省鄉試之期。

見說隨時愛景光。氣和土潤兆農祥。昨年三月曾祈雨。去歲上元遇雪。前冬三白亦優。今歲入春。雖每微雪。然雨。總欠優渥。幸昨冬壓被甘雪。與去歲景况頗同。

去歲自上元雪後。二三月間。仍望雨澤。三月晦日。曾詣黑龍潭祈雨。籌農之念。原無時可釋也。念此惟殷敬不遑。

燕九鐙詞四首

一雪由來無不宜。最宜婪節賞鐙時。御園鐙節。例以十三日起。至燕九日收鐙。設無五日繫心悶。那有七言入手怡。自十三日微雨後。連晨霽蔚。

而雪澤未降。榮念甚殷。是以上元鐙詞。有望雪依然弗愜情之句。至十七、八日。得雪露透。始為之暢適耳。

上元雲薄月昇早。燕九天晴月上遲。燕九時當望後。月上較遲。然燈光映雪。倍覺晶瑩。巧以燈光映雪色。大當斟酌是誰為。

萬斛金花灑玉田。白雲觀尙說邱仙。思量羽客何得此。元祖前陳言可傳。元史。邱處機自號長春子。元太祖召對。每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

人。問為治之方。以敬天受民對。問長生久視。以清心寡欲對。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

奉時行慶固云應。有節當思敬義勝。散遣雁臣歸各部。仍教同樂共觀燈。年班蒙古王、公、札薩克等。及回部伯克霍罕來使、朝鮮陪臣。於上

元節次宴後。茲復於燕九日命至同樂閣觀燈。然後分遣歸部。用昭慈惠。

閱武

長河右岸畔。火器建兵營。俾以隔城市。因之致銳精。火器營于乾隆癸巳年。移建西頂左之長河岸。別為一營。以

童而習之者。技藝最為精熟。每緣路便閱。亦欲賞兼行。近年每緣往西頂。路便簡閱。分別賞

卜勒比斯。適道其子嚙昏來覲。于四月十三日在山高水長。旌旗壯風色。組練耀曦明。三進轟雷發。大閱九進始發連

賜宴。賞資後。因于十五日亦命隨至教場。與觀操演。進即發。故三雙馳雄電爭。無過小隊試。非謂遠人驚。然寓詰戎意。毋忘保泰情。

紫光閣曲宴外藩紀事甲辰

外藩曲宴錫初正。皇考垂庥例奉行。曲宴外藩。向無此典。始自雍正年間。皇四苑御園黃幕張。去聲。自皇考

四年以前。每歲宴朝正外藩。或於豐澤園。或於圓明園。皆設大幄次。曲宴頌賞。聯屬中外。用示慈惠。平回定準紫光成。按日下舊聞及春明夢餘錄。均載紫光閣之名。而蹟難詳。

或於圓明園。皆設大幄次。曲宴頌賞。聯屬中外。用示慈惠。百朋有秩速遐壤。三接無非洽下情。百歲熙和逢歲

平定伊犁回部。因罪新紫光閣落成。圖功臣像于閣上。並弄藏得勝靈藏軍器。以誌武成。嗣是每歲遂移外藩筵宴於此。

稔。去歲直隸及各省幸獲有秋。十二月廿一。廿五等日。執規惟益慎持盈。

駐喀什噶爾副都統保成奏擒獲在逃之布魯特燕起信至詩以誌事

布魯特亦回。羈縻原化外。雖有授官職。無過榮冠帶。布魯特亦回部別族。然不似喀什噶爾。葉爾羌之回民供賦役也。前因將軍兆惠。搜勦逆回。小和卓道經其界。其酋長圖

魯起拜等。遮道陳請稱臣內屬。並遣大首領詣闕。木薩二。薩。布魯特散秩大臣。字一呼。阿其睦。于乙酉

朝覲。因有授職賜之冠帶者。詳見戊寅年紀事詩。有阿其睦者。効力原稱最。其弟通薩。阿其睦。于乙酉

年烏什之變。曾經出力。茲因從前伏誅叛國大和卓布喇哈泥敦之子薩木薩克。潛在喀什噶爾。迨外之色款爾罕地方。遣回。阿其睦。于乙酉

人托克托素丕。與阿其睦之弟額穆爾私通信息。潛留勾結。經喀什噶爾伯克鄂斯滿訪聞舉發。乃阿其睦偏袒其弟。即向。阿其睦。于乙酉

韓克託保成處。誣告鄂斯滿。庇弟為誣賴。保成發其事。命執不可貸。其子燕起逃。逐者反被害。阿其睦。于乙酉

亦與薩木薩克有通信之事。鹿弟為誣賴。保成發其事。命執不可貸。其子燕起逃。逐者反被害。阿其睦。于乙酉

木同謀。陷害誣告鄂斯滿。阿禮木亦潛通薩木薩克者。經保成查出實情具奏。時正南巡迴理。朕以若不將阿其睦等擒治。阿其睦。于乙酉

不久必生事端。當即降旨。令將阿其睦等解京治罪。阿其睦既執之後。其子燕起。疑懼潛逃。復將保成。鄂斯滿所追。阿其睦。于乙酉

捕之回子。伯克。保成懼事滋。調兵衛邊界。保成以燕起拒捕逃竄。恐致滋事。復調烏什等處官兵數。阿其睦。于乙酉

等。戕害竄逸。保成懼事滋。調兵衛邊界。保成以燕起拒捕逃竄。恐致滋事。復調烏什等處官兵數。阿其睦。于乙酉

可張而大。設使大兵臨布魯特。驚駭。叶。更不成事。體亟命反軍。旃。惟令檄別部。遮執乘機會。茲別部之比。阿其睦。于乙酉

布魯特之頭人謂之。名葉爾鐵拜。率領三千兵。遮執報一介。燕起一人逃竄。實不足調兵擒拿。致布魯特等驚疑。詎

比。知回人之伯克。經舉妄動。更為謬妄。因即降旨令其速行停止調兵。止須檄令別部。乘機截擊。茲果據保成奏到。額特。阿其睦。于乙酉

快國威萬里宣持盈益棟戒

紫光閣賜宴外藩卽事書懷乙巳

準夷回部及金川三捷都蒙天佑全勒以戰圖一已凜紀之詩律衆臣賢迴思安自危獲此豈肯樂斯憂

忘前瀛漠筵叩春宴共自乾隆二十五年平定伊犁回部鼎新紫光閣嗣是準噶爾回部每歲以年班入覲與外藩蒙古王公等同與春宴及平定兩金川後該處土司等亦准其按年輪班入覲一體與宴以示

遠柔持盈惟益惕衷淵

閱武

健銳雲梯營實自戊辰始事因伐促浸促浸即大金川歸降宥其死厥後乃背盟猖獗構禍起終滅兩金川自戊辰歲

於香山置健銳營訓練八旗勁旅屢調出征勇敢素著平定兩金川實資其力與屯晏久矣誠資衆軍力亦藉訓練耳準夷及回部落平皆賴此

營列伍萃處地遠京城無習俗外誘技易精勤平定準夷回部時用之俱著成效實寺有碑績纂文皇美昔我太宗文皇帝以偏師破明兵十三萬於松

前次已巳歲金川凱旋因就四山舊寺葺新之每駐茲閱武遵前軌既用示詰戎兼以行賚予叶健銳營名曰實勝寺用紹前光詳見實勝寺碑文

及馬上四鎗四箭各種技藝俱能精熟即十歲以下幼童亦有能嫻習者每親臨閱視命分別頒賞其超衆者加倍賞給以示鼓勵所爲豈徒然不出敬勤理

實勝寺述義

實勝有二義其義試詳述文皇紀戰勳前歲仰戎詰盛京實勝寺爲我太宗文皇帝破明兵紀勝所建予四詣陪都無不瞻禮紆忱斯寺傲舊爲耆定

屢蒙古乾隆己巳金川既平因倣盛京實勝寺之制建茲此寺用紹先烈而紀成功並訓至於實勝義世出世

練健銳營兵用成勁旅嗣是平準夷拓回部定兩金川屢奏成效實蒙古祐

同律萬法歸大圓。佛智惟一實。出世法於戰更易知。勝在衆心一。世間法是二義原合。平易非巧術。然而不外敬。五字示昭悉。

紫光閣山宴外藩卽席得句 丙午

行慶新正例紹前。承筐兼以渥恩宣。自雍正年間。皇考始行新正筵宴外藩典禮。例於豐澤園張大帳次。設宴賜賚。乾隆初年。余敬紹前典。依例舉行。初猶黃道張氈

幄。今率紫光肆綺筵。自乾隆二十五年。平定伊犁回部。鼎新紫光閣後。遂移宴於閣下。其迓春禱占穀日。更欣雲色積瓊田。昇平曲讌聯中

外。周覽壁圖尙惕然。

駐喀什噶爾辦事參贊大臣護軍統領明亮等奏獲在逃之布魯特燕起詩以誌事 丁未

初獲燕起者。其名葉爾鐵。方將加重賞。無何報逸脫。甲辰夏。喀什噶爾伯克鄂斯滿。舉發在逃之布喇哈尼敦之子薩木薩克與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額穆爾私通信息。阿

其睦祖護其弟。卽向韋克托。保成。誣告鄂斯滿亦有與薩木薩克通信之事。又與英吉沙爾伯克阿禮木同謀誣陷鄂斯滿。而阿禮木亦潛通薩木薩克者。經保成審出實情。遂令將阿其睦等解京治罪。其子燕起潛逃。並戕害追捕之回子伯克等。

其時額德格納部落之布魯特葉爾鐵拜等兄弟三人。選檄追獲燕起。因卽降旨。賞給葉爾鐵拜等兄弟頂帶元寶示獎。尋又被其屬頭目穆拉特拜等。私將燕起縱放。詳見甲辰說事詩注。其時尼敦子名曰薩木

薩。薩木薩克者。乃伏誅叛回太和卓布喇哈尼敦之子。潛在喀什噶爾迤外之薩。色默爾罕地方。遣回人托克托素丕。與額穆爾私相通信。潛留勾結。復有伯爾克亦畏罪逃越。是年。復有布

因誣賴領隊大臣法靈阿勒索屬下。事白。畏罪。帶領五百餘戶。逃往安集延地方。是爲回界外。作毀之三孽。而其

中燕起。鬼蜮最狡黠。於乙巳之冬。盜馬會來竊。以其在遐壤。不值進兵撥。燕起逃竄後。於五十年十月內。率領

二百餘匹。經保成奏稱。四布察克部落之頭目多連。擊獲賊人霍凡什。審明原委。並稱燕起選馬百餘匹。先行逸去。至

阿賴地方。甚爲窘迫。多連追至前途。因雪大路阻。未及窮追。彼時以其地處極遠。不值調撥兵丁前往擒捕。是以中止。

今秋彼復至。伺隙恣詭譎。色勒部頭人。庫楚克擄獲。昨據駐葉爾羌大臣塔琦等奏。七月內。燕起又聚集布魯特六百餘人潛來。將葉爾羌外駐之布魯特色勒庫爾頭人庫楚克擄

去。搶奪人口牲畜等物。即派官兵前往追捕等語。葉爾羌大臣。寄信喀什噶。發兵邀去路。竟得生擒活。亦布魯効力。重賞嘉勤劬。嗣據

什噶爾之大臣明亮等奏。一聞燕起之事。即派領隊大臣老格。帶領回子、伯克、兵丁等。並鄂斯滿預備之回子兵五百名。一同前往追擊。至中途。訪知燕起踪跡。有體依特頭人伯耆克克伯什。情願領路。追至朔提地方。將各要口分兵堵禦。

一面嚴飭喀什噶金部。派頭人沙尼雅思、薩滿起、訥德爾墨特、伯克特墨爾等。令其追擊。遂將燕起擒獲。現在械送京師治罪。因降旨擢授老格為副都統。並賞給世職。其在事出力之大臣。伯克、頭人、回子、兵丁等。分別賞給翎頂、銀兩、緞疋、荷包。

三孽去其最邊境。應甯潔臺灣。即內地。何乃猖蟻。綠旗兵悞事。蔓延致机。隄茲特簡重臣。等物有差。

勇將挈英烈。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小醜跳梁。不難立時撲滅。始悞於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繼命常青前往。初至所辦尚合機宜。但綠營怯。而常青究未曾經歷戎行。半載以來。不能督率將士。相機籌勦。惟左支右

補。各處分兵防禦。益形兵少不能滅賊。僅以守府城為事。與賊以暇。而賊勢更張。是以復命福康安為將軍。海關察為參贊。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人。星速馳往。以冀進殲渠逆。迅奏膚功。盡剿作逆渠。佇

速捷音達。

武帳一首戊申

武帳穹窿御苑張。上元錫宴歲為常。東鮮平西笮胥輻輳。北漠南球總享王。佈惠行時甯可闕。持盈保泰

益無遑。大都舉事毋忘舊。歲例。蒙古、回部、番部等年班入覲。類有宴資。歲底則於大內之撫辰殿。新正則於瀛臺之紫光閣。上元則於御園之正大光明殿。又於燈節前在山高水長。張設武帳筵宴。以示加

惠。我朝祖制相傳。聯情中外。所當萬年法守也。法祖規應奕葉襲。

伊犁將軍保甯奏布魯特壽婦一百六歲既賜之貂帛並詩以紀事

耕牧伊犁卅歲仍。自甲戌平安伊犁後。二萬餘里。咸安耕牧。迄今三十餘年。世際純熙。祥登仁壽。茲據伊犁將軍保甯奏。布魯特畢班壁特之母。今年一百六歲。昇平人瑞。遠邇胥徵。深為欣慰。外疆欣

報百年登祝釐乃以遣子告獲健還能遇馬乘保甯並奏畢班璧特稱伊母身體健壯尙能乘馬以係婦女不能前赴伊犁遣子詣將軍處稟明伊在遊牧地方恭祝萬壽等語因加恩賜大綬二疋貂皮六張伊子前來具稟禮儀恭順亦屬可嘉並賞給藍翎以示優獎高年無間內外至意貂幣用頒貞壽獎干戈早輯禮儀興深維初念未期者保泰惟增業與兢

卽事正月十四日 庚戌

濃陰傍曙八辰微兩日如斯望雪霏十二、十三兩日皆曉陰未雪固識秋霖土膏潤亦資時澤麥根肥慶宵縱會諸藩宴行賞猶憐衆役希每年掃雪培樹之人皆有賞去冬未逢大雪衆人無不盼望也捷信適傳喀什噶事雖小究邕皇威上年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明亮等曾奏布魯特扎穆帕拉特等搶奪安集延來喀什噶爾買賣之回人馬一千餘匹之事本日奏到遵旨派領隊大臣副都統銜博斌阿奇木伯克玉伊斯堪達爾帶兵前往緝拏將頭人扎穆帕拉特等三人拏獲分別治罪隨卽加恩賞給明亮、伊斯堪達爾、博斌、博斌、荷包數珠有差其在事人員亦加賞頂戴、緞疋有差茲事雖小然卽能擒獲匪犯邊境肅清外夷見我皇威遠邇永靖寇盜亦佳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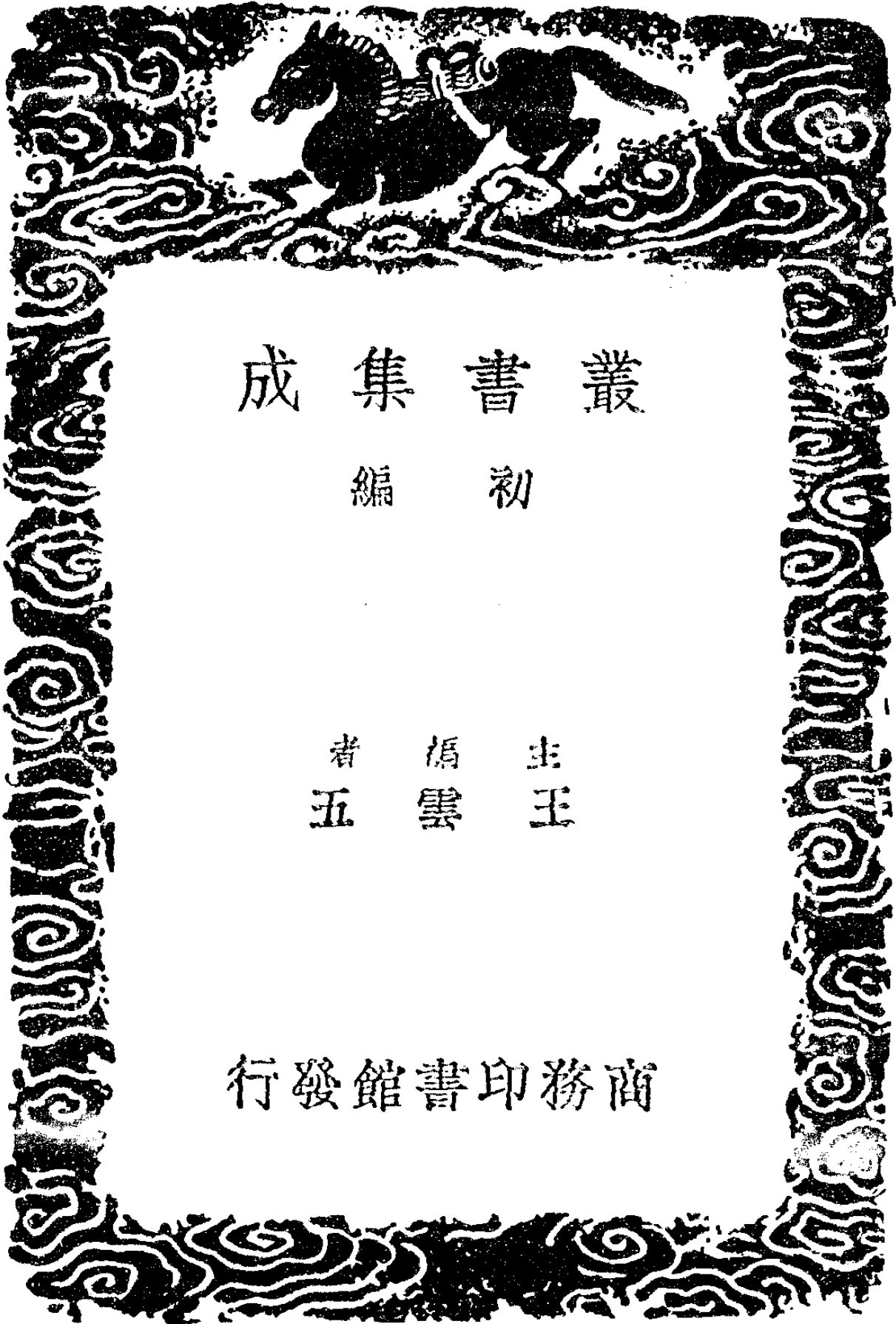


83
14
2183

高宗詩文十全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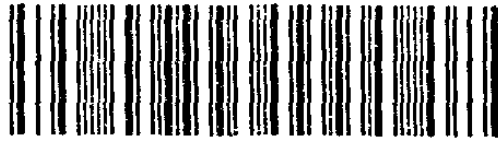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全集

(五)



3 0645 1993 1

高宗詩文十全集
高宗詩文十全集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一

平定回部第四之十

文八首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己卯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勦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勦劬以底有成。荷天之龍在茲。畏天之鑿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蠹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集。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而進。旣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旣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



083
112
2:2183

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茲不複紀。紀興師討獮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獮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間。罪彼搆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兔脫。此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債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擐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獮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衰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豎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天恩助順者六也。旣而彼

料我必再入。秦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而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僮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旣已雀毆。甯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兇渠函首。露布遙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履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旣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天也。夫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祖宗之敬天愛民。蒙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上蒼之心。志列祖之志。勉繼罔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酋僭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叢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喚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彼藐獯。彼獯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輶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

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撓。大鞞大膊。如虎搏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爨。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賚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鏑。溫顛爨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慈甯稱慶。亞歲迎祥。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得已。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關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仿髡。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縹緱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遽。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旣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我使軺。叶是用與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蜩螿譁譟。旣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憤。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會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駢走無踪。爾雖無踪。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舉旗

助力。腐鼠莫遁。遂來獻馘。二酋旣殲。諸回永靖。叶。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爲準夷臣。今語隣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孫。在昔己巳。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紀。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劫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乾貺。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勳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纆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纒頭碩鼻者流。皆棍棍跟跟。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撻重輻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歲事而告成功。則

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復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有序 庚辰

西師之役。賴天佑。乘時運。資衆力。拮据孽盡。幸底厥績。固非予一人所敢逆料。敢期必也。然稍可以謝衆論。愜深衷者。無他。則以賞罰信而應機速耳。語云。日中必覲。操刀必割。言應機宜速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言賞罰宜信也。機之來。發於無窮之源。而應以萬變之極。蓋難言之。若夫信賞罰。似非難事。而亦有所難者。則以不能因物付物。有所容心於其間耳。且罪疑而後從輕。若不疑而亦從輕。則偷生者何懼焉。功不疑而從重。其理固當。然涉疑而屢從重。則冒賞者生心。而真功反有向隅者矣。是知疑不可也。夫不疑而功惟真功。賞斯重焉。罪惟真罪。罰斯必焉。則捨命灰軀。冒矢石。投鋒鏑之倫。孰不勸以懲乎。茲者事定功成。寫諸功臣像於紫光閣。朕親御丹鉛。各系以贊。不過譽。不尙藻。惟就諸臣實事錄之。並闡其義如右。雲臺二十有八。凌煙閣二十有四。而此五十人者。則以國家中外一統。宣力者衆。然此猶舉其尤赫者。若夫斬將搃旗。建一績。致一命者。亦不忍其泯滅無聞。將亦圖其形。而命儒臣綴辭焉。

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恆

世胄元臣。與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鄴侯不戰。宜居首功。

定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戶部尙書兆惠

濟爾哈朗。喀喇烏蘇。兩番襲迫。均保無虞。以智濟險。以誠感衆。卓哉崇勳。闢我提封。

原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兵部尙書班第

元戎率師。平定伊犁。而何阿逆。叛亂乘危。變出不期。投軀西漠。故里櫬歸。痛哉醑酌。

原靖逆將軍三等義烈公工部尙書納木扎爾

我懷賢勞。命將往代。正值黑水。猖獗鼠輩。以二百衆。陷萬賊中。因緣徇節。勇濟以忠。

定邊右副將軍親王品級超勇郡王策布登扎布

拍馬彎弓。敵無所向。不曾讀書。如古名將。和落霍斯。少勝衆彼。超勇親王。額駙之子。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靖遠成勇侯理藩院尙書富德

古云福將。信有其言。所遇均吉。勇冠軍門。不甯一勇。兼善於謀。吉林拔萃。特賜封侯。

原定邊右副將軍二等超勇伯內大臣薩拉爾

彼中宰桑。識時早歸。副帥以往。克贊戎機。拔身戰出。不忘本朝。云胡不死。責備則澆。

原大學士三等忠勤伯陝甘總督黃廷桂

外任封疆。內司綸綍。俾理儲胥。經權弗詘。殫誠盡智。事協予心。未同凱宴。痛惜曷任。

參贊大臣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

惟科爾沁。世連姻戚。魯館承訓。王庭宣力。參贊軍務。賊營夜侵。中創弗退。嘉乃忠心。

參贊大臣固山貝子扎拉豐阿

準夷之叛。奉命在道。賊遮中途。屢戰不撓。其志旣篤。其材亦英。蓋自髫年。教養禁廷。

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

渭陽所出。扎薩穎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堪鉅。

參贊大臣多羅郡王額敏和卓

土魯蕃族。早年歸正。命贊軍務。以識回性。知無不言。言無不宜。其心匪石。弗可轉移。

參贊大臣工部尙書舒赫德

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厲厥意懦。策厥材賢。白衣白水。聞黑水信。安衆進授。爵秩重晉。

參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尙書阿里袞

富德入援。次呼爾璜。趨行戈壁。馬不進焉。以馬濟軍。敵營夜襲。同事建績。曰鄂博什。

原參贊大臣三等襄勤伯總督鄂容安

世臣知書料善論兵。惜弗通語。遂弗燭情。變起倉卒。力戰命畢。用違其材。實予之失。

參贊大臣一等承恩毅勇公戶部侍郎副都統明瑞

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旣忠且壯。屢立宏勳。愜予所望。

參贊大臣工部侍郎副都統阿桂

阿克敦子。性頗捷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

原參贊大臣三等子戶部侍郎副都統三泰

率二百人。共詣軍營。臨敵而退。甯謂忠誠。如早聞信。何致殞身。不前不後。失二賢臣。

原參贊大臣前鋒統領騎都尉又一雲騎尉鄂實

其兄徇節。其弟忍使。欲報兄讎。固請不已。黑水之挫。復以捐身。超雪前罪。賞延後昆。

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

嬰鑠請行。索倫巨擘。挽五石弓。尙能殺賊。如鷲之擊。不留飛鳥。馬援來歸。殊恩榮老。

原領隊大臣安西提督總兵官豆斌

宿將行間。久矣宣力。所董綠旗。遵其律則。隊中獨喪。是有命焉。裹創慰衆。益庶哀憐。

原領隊大臣甘肅提督總兵官高天喜

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効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謂血勇。

領隊大臣副都統塔什巴圖魯端濟布

將軍黑水。先衆徑渡。固營待軍。實端濟布。衆寡稍挫。倉卒周防。奪回人馬。勇且謀長。

領隊大臣護軍統領愛隆阿

將門傑種。拍張撫髀。受將軍檄。力戰全歸。整師再進。賈勇陷堅。弟巴靈阿。盡節軀捐。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璘

侍衛從征。奇功屢立。雖賊萬衆。單騎直入。陷陣馬仆。距躍彎弓。賊人咋舌。稱天上雄。

領隊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爾

都爾伯特。部中傑驍。嘉其心直。授職本朝。凡與交戰。義弗返顧。師濟和闐。不孤恩遇。

散秩大臣穆爾德木圖魯齊凌扎布

旗籍蒙古。偏校從軍。殺賊則奮。鶻入鷄羣。與噶布舒。分守和闐。保衆集事。且有謀焉。

散秩大臣哈坦巴圖魯噶布舒

躍馬抨弧。先鋒鏖陣。入俄羅斯。得阿逆信。和闐既定。論功策勳。衣錦歸籍。散秩大臣。

副都統噶畢雅圖巴圖魯額爾登額

軍門統事。諸務勤宣。亦能力戰。突將無前。入拔達山。索逆猶馘。曉諭殊方。是其偉績。

郡王霍集斯

奉元戎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貝子鄂對

平伊犁時。歸順勤王。回部傑出。其心允良。往諭和闐。被圍三月。共噶布舒。全守卓越。

內大臣鄂齊爾

前無堅對。後無返思。持鞘一呼。千賊披靡。揚揚英氣。泱泱偉身。與薩拉爾。蓋同部人。

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於格登山。賊據險守。率廿四人。間道襲後。諸賊大潰。爰以成功。本厄魯特。降順効忠。

原散秩大臣騎都尉達什策凌

衛拉從征。暗噫咤叱。額駙受創。衛護以出。用賜殊恩。用益奮感。畢命回城。每懷側慘。

副都統鄂博什

索倫營總。乙亥出師。老而益壯。頗識戎機。厄魯回部。胥聞其名。聳身馬上。如擊兔鷹。

副都統圖布巴圖魯溫布

生不知懼。戰不知退。亦不受傷。銅額鐵背。弓可擔水。箭如鑿鑿。溫侯名布。是耶非耶。

副都統克特爾克巴圖魯由屯

本射生手。狼不暇走。以之殺賊。如探囊取。奇功屢建。亦因閱歷。世職崇階。酬其勞動。

原副都統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三格

渾齊潛道。疏防降謫。從軍贖罪。每戰必力。黑水殞命。豁罪論功。圖像紫光。表忠無窮。

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奇徹布

包沁之叛。千賊一身。賜巴圖魯。防乎斯人。後復屢戰。喪哈薩克。始終於是。曷勝悼惜。

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

哈薩錫拉。叫謏稱亂。趨羊適過。以計解難。後復從軍。屢戰屢進。單馬衝突。獅子奮迅。

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

庫軍圍攻。命守要害。偵賊來援。周防以待。賊卻乃前。賊前乃卻。引至大隊。是鞞是膊。

頭等侍衛薩穆坦

厄魯劫運。搆毀互戕。識時拔出。致力疆場。首被掄選。往拔達山。譯語曉譬。共索敵還。

原二等侍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璜綽爾圖

捉生以出。被回所遮。衆寡不敵。矢盡堪嗟。罵賊以死。雖死猶生。時共事者。達什策凌。
二等侍衛哈朗書巴圖魯塔瑪爾

聞戰則喜。無生有死。五易馬進。終弗卻視。身不及膽。心則乏謀。用以衝陣。勝五百牛。
原二等侍衛哈布台巴圖魯富錫爾

三巴圖魯於中之一。要遮色楞。忽墮其術。不及彎弓。白刃揮霍。猶斬數人。之死弗卻。
三等侍衛額爾克巴圖魯海蘭察

烈風掃枯。迅其奚難。亦賴衆傑。摧敵攻堅。於塔巴台。射巴雅爾。是其偉績。勇鮮倫比。
原二等侍衛雲騎尉富紹

黑水築柵。未畢賊侵。蜂屯蟻雜。攘攘林林。持將軍令。意氣昂藏。來往慰衆。銃殞堪傷。
三等侍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圖

狗盜雞鳴。孟嘗不棄。竊馬何害。用人之際。間道達檄。首遴斯人。雙雄比肩。衝出萬軍。
三等侍衛什倫哈什哈巴圖魯阿爾丹察

騎二駿馬。縱兩神鶴。回如瓦雀。伏不敢發。共扎奇圖。左旋右抽。卒致軍信。効力獨優。
三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五十保

軍檄再發。更掄五英。馳驛逾月。迅至北京。捨身報國。不可數算。舉其尤者。圖形作贊。

實勝寺後記辛巳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今賴昊天垂佑。宗社篤祐。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復綴。茲記者。寺左近健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璦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恃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旗靡鼓餒處。得健銳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斬將塞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爲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我。朕豈爲之哉。自己巳設此營。而辛巳卽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卽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粵問而燕答。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叨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易。我諸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訛傳。其真較僕婢耕織之間。爲尤詳。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槩爲之改正。是西域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錄。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一十有八。分卷四十有六。繪圖系說。蔚爲完書。若夫關地歲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久長。圖所以永乾貺。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凜。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說哉。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遞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窈奧可探。而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旣平。不可無方略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

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爲準語、或爲回語、於是兀格、蟀自之言、不須譯鞞、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旣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爲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爲非、此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爲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爲天而敬之、回人以爲阿思滿而敬之、是卽其大同也、實旣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祛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卽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玉璞抵鵲說 丙戌

桓寬鹽鐵論、稱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云云、初讀之、以爲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此不過舉烏有之事、喻貴人之所賤、不足以厚中國明盛德耳、今乃知誠有其事、而惜寬之未詳言之也、蓋玉出和闐、和闐、卽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問以鵲名、則回語亦有之、且

稱回部諸城皆有鵠。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鵠。有鵠必致刀兵。地不甯。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鵠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鵠。誠或有之。是則寬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如抵鵠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寬之言爲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爲鹽鐵論之註。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二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一

詩六十二首

新正齋居壬辰

元正昨纔過。大祀今將臨。遷坐居齋宮。精一勅寸心。庶政雖云簡。萬幾敢弗欽。西川廬奏章。丙夜問披衾。首祚重新年。臘雪積未深。潤壤占三白。正月九宮三白在農占易雪望雲凜難諶。

降旨四川省供應兵過之各州縣緩征今歲錢糧詩以誌事

昨歲輪蜀蜀正供。今年仍命緩征農。為因小醜忽謀逆。靡已大兵往討兇。小金川僧格桑以傳屬土司徒吞鄂克什明正之地督臣屢檄不悛是以分路進討。竟至抗我顏行。今約哨斑攔礮寨已破。遠圍之圍亦解。乘此掃穴擒渠。雖是軍需發國帑。豈無力役藉固可完局。倘竄入金川。不即遵諭縛獻。勢必移師往征。以蔽成事。非得已也。民從演師並有加恩例。前年官兵赴滇一切俱發官帑所過州縣錢糧節次蠲緩並格外賜銀以給夫役例不准開銷者肯致閭閻歎孔丘。

燕九日作

節事七朝今日收。一彈指頃迅過眸。都稱火樹銀花快。誰識望雲思雪愁。祇覺民艱那覺樂。知無仙分去故無求。邇來倍有關心者。賊境將臨盼捷郵。時官兵征剿小金川四路大學士副將軍溫福已山所底葉安圍攻資哩南路四川總督桂林亦自卡了攻得喇爾金計薩美諾賊巢皆不

過五六十里。而陝、甘、貴州、所調之兵。節次可到。佇望兩軍。尅日會合。總會嚴事。

題澄懷堂

祭罷更衣取路便。南臺一帶小留連。曉餐後閱奏章屢。軍務遙籌引席前。是日御此堂。召軍機大臣。降旨敕金川軍務。堂曰澄懷。澄豈易。心期勵政勵無偏。首春覬眼仲春至。益切時膏潤大田。

郊行四首

行館無過卅里強。吉行弗藉特恩忙。傳餐視事循常例。是日五鼓。軍營奏章至。降旨。裁酌機宜。畢。然後啓行。啓蹕金烏拂曙光。馳馱車裝各趁行。往還十二日爲程。因思減從猶如此。軍務那能刻忘縈。去年此地潦經過。沙坂依然沮洳多。卻是便宜秋麥好。菁莘都已發新科。遠付近墅出扶攜。夾路迎鑾額手齊。越覺憐他經歉後。賑加甯鮮向隅俟。

夜雪二月初十日

晚陰雲勢厚。心希夜或雪。問雪兼問郵。夕陰甚濃。冀可作雪。兼盼軍營捷奏。每更均數問之。近率五更徹。假寐旋即醒。二更仍未闕。司昏詢如何。乃報霏霽屑。時密時復疎。落地融看瞥。卜度庶優霑。未敢卽怡悅。

再題半天樓

雪中前日望山尖。山樓知在雲烟裏。快晴今日暢躋攀。猶有積素庭中委。地迴由來雪益大。曦光到此應

遜矣。下視薊野全無雪。陰嶺惟餘塊素耳。一爲慰因衆黔黎。一爲念廬諸軍士。僧格桑尙未就擒。時官兵進勦小金川。已抵其資哩。僧格宗諸隘。現在攻圍。一俟攻克。即可擄其美諾巢穴。檢縛僧格桑。日來盼望捷音甚切。而其地相近雪山。軍行寬間以進。岩礮冰雪未融。將士不免衝寒涉凍。尤深慮念。執戈方將攻玉壘。

集遠堂口號

堂顏集遠回攬景。集遠無過百里邊。我所思逾幾平百倍。官軍正在剿金川。

季春齋居

小祀例惟兩日齋。齋斯同一敬爲偕。潤茲東畝無需盼。捷待西川正繫懷。曦北低看移牖影。晝長遲覺報壺牌。輕雲薄霧常奄靄。不雨何妨雨亦佳。

卽事

由近以及遠。大吏報次第。率稱春雨霑。實利興農事。畿輔昨秋霖。下隰猶潤漬。弗雨乃覺宜。小霏遂開霽。迴異常年況。望澤愁不置。暮春御園景。攬結應暢意。而卻繿軍營。捷音盼卽至。五夜醒十番。孰能安枕寐。合是憂勞人。韶光任明媚。

駐蹕香山靜宜園作

過雨麥秋瓦大田。輕輿綠野靄朝煙。以言農景心差慰。祇望軍郵眼欲穿。散悶聊因駐五宿。惜陰頓已向三年。園成趣固非日涉。卻對山光覺惘然。

題致遠齋

靜宜園中咨政處。駐茲清曉所必臨。致遠詎為玩山景。九州四海在一心。一心敬怠分頃刻。罔念作狂凜。戒深。況今西川未歲事。夜以繼日企捷音。

勝亭

勝亭樓岨。陪蓋不常至此。今朝風日佳。偶因試步履。峯態及林姿。一一供眼底。適接西川郵。恢復番之鄙。

桂林奏報。總兵宋元俊。統兵收復金川。侵佔革布什咱之地。已得木巴拉博租。薩木多替。藏。巴角諸處。殲戮賊番甚多。惟盼勦平美諾。擒獲僧格桑。以蕲斯役。亟望捷音之至。所期殲渠魁。小勝何足喜。

自玉河放舟由昆明湖歸御園即景雜詠

遊八刻餘詩廿首。羽林苑外候將勞。暇云遣則歸應可。興所適當戒在豪。來以輕輿返以舟。為欣順水送乘浮。界湖迴望高樓遠。笑我當前缺句留。兩行綠樹佈陰齊。不見黃鸝聽巧啼。日色日聲鏡光裏。弗留而過幾灣隄。隄外鱗塍插秧遍。方方白水浸青苗。農功較比常年早。夏長秋收候正遙。漁村蟹舍遙相望。甓社菱絲夫豈殊。柔櫓數聲葦渚拂。卻看漠漠起飛鳧。機聲軋軋聽來近。早識舟經耕織圖。別舍蠶功剛炙箔。總關民計總塵吾。玉帶橋過出玉河。昆明湖闊靜微波。行來畫舫艤石舫。路取山陰近幾多。

山陰佳景頗堪尋。得句多哉弗重吟。去聲便返御園問章奏。遙遙軍務正關心。

廣源開易舟過萬壽寺至昆明湖登陸迴御園沿途卽景雜詠

廣源一開界東西。水截長河高與低。舟不可通應易進。早看艤棹候前隄。

花宮窈窕枕長川。雲水僧人跪道邊。風利不須重結纜。付他到點自參禪。

到卽不點。點卽不到。二語見傳燈錄。

麥浪翻風麥穗翹。幸哉今度麥莊橋。碑亭誌水昔年建。農計殷殷廩旰宵。

西轉長河更北行。岸傍火器建新營。國朝舊制。棟八旗精銳爲火器營。茲特勅帑建營於此。俾聚居便於操練。且省賃房之費。無非所以惠旗人也。便於操練省賃屋。

一舉還看兩得成。

玉河高水向東流。滾壩平鋪雪浪浮。多少節宣資灌注。湖心西望峙層樓。

繡漪橋北坦昆明。一碧澄波漾舫輕。奚必天孫費機杼。七襄宛在面前呈。

鳳凰墩據水中央。來往頻過眇渺茫。卻似神洲聳瀛海。那教容易艤烟航。

東岸湖亭俯廓如。到斯登陸易輕輿。軍營驛傳曾來否。捷報而今正盼予。

晴望樓卽目

邇來時雨復時晴。縱望高樓慶慰生。不獨黃圖調燭玉。大都赤縣協符貞。苗朮禾黍耘將遍。穗飽麥麩熟

逮成。一種又牽心。弗擇西川猶未奏銷兵。

熱

今年節候晚。熱亦較向遲。二麥逮將熟。日以暝則宜。爾近驟炎蒸。縱風歛氛披。麥穗詰實際。曰燠斯惟時。園亭氣既清。廣軒敞四垂。書史伴幾暇。雖熱心神怡。然有弗怡者。迫望軍郵馳。

眺遠亭作歌

趁爽更復躋。崇椒樹葉翻。風涼意滿。雖然亦眷勞。與人恰憩山亭顏。眺遠詎止玩山林。絜矩之道吾應樹。衣食大欲民可畏。雨暘時若天難誌。況茲金川正有事。遙遙西望常廬意。禁暴安民不易籌。卮宵企待捷音至。

塞湖載月之作

載月本宜湖。塞湖更佳趣。十載乃一遊。那可孤斯度。久欲泛舟遊。晚每陰雲遇。僂數過上弦。霞斂霽天露。不宜再徘徊。青雀山莊泛湖船名候以豫。萬山四圍翠。一水當中素。月午光正品。如逢雅人故。於此默無言。山川笑我固。

御園亦有湖。每歲載月遊。比及來至此。率已值新秋。況多逾望夕。輪缺寒風颼。故雖斯對月。未曾開蘭舟。乘涼惟夏宜。蟾光見舉頭。湖則同御園。山實勝百籌。結想旣因憤。興懷良復悠。悠哉忽轉念。便以問軍郵。

自慙

夜不安眠。晝間頻。晝籌軍務每勞神。自慙息事安民念。卻類窮兵黷武人。已是三年養狡寇。小金川逆酋僧

夏。即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親往誠諭。逆酋即遵教退兵。比奏至。朕以番蠻互相仇殺。習俗使然。既知悔罪息爭。亦途釋而不問。迨阿爾泰甫回未數月。逆酋復於五年夏。乘金川與革布什哨構釁。仍圍鄂克

什。且與金川索諾木潛相勾結。狼狽為奸。並敢築礮抗拒。罪難更道。而阿爾泰等。尚思遷就完事。屢加督飭。阿爾泰等猶遲疑觀望。雖稍進兵。未得要領。知其不足恃。因諭溫福自滇赴川。專司攻勦西路。且命桂林前往南路經理。後見

其措詎頗合宜。遂罷阿爾泰。命桂林代為總督。此去歲十一月事也。小金川之役。朕初意實不欲煩師旅。今則兩酋同惡。索諾木敢於助賊抗顏。不得不並為聲討。未嘗不悔前次之失於姑息。致三年尚未藏功。茲實勢難中止。並非好為黷武也。

奈逢兩路誤庸臣。溫福初至西路軍營。策勵將士。即攻破巴朗拉。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可望乘勝深入。乃因參贊五岱。密訐溫福。察其必係有過懼劾。先發制人。及命溫福查覆。果列五岱罪狀以奏。即

命色布騰巴爾珠爾代為參贊大臣。並同豐昇額往鞫其事。色布騰巴爾珠爾甫抵軍營。即偏袒五岱。輕信其言。擄擄溫福細故入告。朕鑒溫福之小過宜宥。而其事必司員明德愆愆所致。因逮五岱。明德訊究。并治色布騰巴爾珠爾之罪。而溫

福已為所誤月餘。不能進勦矣。至於桂林在南路。其始調度。深合機宜。連破約哨卡了諸寨。將自達烏抵附格宗。并令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哨。侵地方。翼可成席卷之勢。不意桂林器小易盈。惟事安居酣飲。不恤士卒。及派將領尚道攻取北山

梁。兩次告急。桂林玩不赴援。又不夾擊策應。致將卒等傷及二三千人。桂林匿不上聞。自此遂一籌莫展。月餘不復進兵。經阿爾泰等劾奏。特命福隆安往訊。若實。當重治其罪。而令阿桂代彼。統兵督篆。則仍授阿爾泰。是兩路俱屆垂

成。均以事端歧阻。延誤月餘。實為憤懣。今溫福一路。漸有起色。惟冀阿桂至南路。振作一新。彼此速奏捷音耳。

庸臣過即予之過。易置佇聞捷報臻。

宛宛轉轉石澗流。三三兩兩野塘鷗。颯颯灑灑惟新秋。遙遙切切軍務籌。

夜雨十月廿一日

晴光不定隱斜曛。入夜雨聲枕上聞。原是無眠問軍報。那堪增厭聽紛紛。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二十二

崇山眞博大。四日歷周過。夜雨朝晴每。是數日或晚或夜。必有陣雨。而晝日晴朗。弗礙行園。奇靈顯應多。無妨驅騎獵。有暇把豪哦。獨盼郵章劇。軍情近若何。

恭奉皇太后迴鑾至圓明園作

麥秋登稔繼秋收。不啻王畿遍九州。今年直隸兩收。皆至十分。各省所獲。自八九分以至十分。無在七分以下者。惟甘肅皋陶等十八州縣。夏禾微旱。成偏災。然以寰寓較之。蓋千分之一耳。大有幸蒙誠後樂。同人斯豫勵先憂。民間飽暖供慈覽。園裏清溫奉懿遊。未免一籌猶繫念。每當中夜問軍郵。

夜雪十月十八日

夜醒問軍報。卻稱密雲鋪。三更遂飄落。五鼓罷紛敷。晨接二寸奏。府尹吉夢熊奏。自十八亥時。至十九丑時。得雪二寸。旋即旋融。土脈滋潤。節先十日符。本月二十八日交小雪。應候恰先一句。晴雖弗致惜。致惜那能無。

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報攻克布朗郭宗賊會僧格桑竄入金川整兵追剿小金川全平詩以誌事有序

小金川逆會僧格桑。恃與金川逆會索諾木狼狽為奸。陸梁抗命。索諾木潛為黨惡助兵。代其拒守。因命大學士溫福為將軍。尙書公豐昇額副之。統兵攻其西路。而南路則以內大臣阿桂為副將軍。督兵並進。所在山徑險仄。賊得逞其負隅之計。西自資哩。美美卡。路頂宗至明郭宗。南自達烏甲爾。

木翁古爾壠至價格宗。皆峭壁懸崖。碉卡林立。將軍等董飭官軍。勵勇奮擊。我領隊大臣。侍衛。並率衆先登。始以大礮摧其堅。繼乃覓間入其阻。每克一寨。皆久經攻戰而後得。其難如此。及阿桂既克。價格宗乘勝直入。徑擣美諾賊巢。逆酋先期遁去。會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兩軍相合。溫福等仍督兵窮追。徑取布朗郭宗。逆酋復由僻徑竄入金川。遂收底木達。擒其父澤旺。因而招徠汗牛。撫降別思滿諸寨。其大板昭亦傳檄而定。小金川悉平。時軍營奏至。謂番境界在雪山之中。茲值隆冬。乃晴暖無冰雪。衆以爲異。此實賴上蒼眷佑。將士等得以利便集事。第其經陟艱險。破碉奪隘。諸勞績。則不可以無紀。今大軍進剿金川。所當掃蕩鼠穴。繫縛二酋。以告歲事。而天之助順。人之用命。尤予所切望而深勗者。俟大勦成。當做平定西陲例。凡戰地。悉爲繪圖。張之武成殿壁。圖系以詩。此誌事之什。特爲先聲之倡耳。

美諾賊巢失。先是阿桂於月初六日。由南路督兵。乘勝直擣美諾寨。賊巢立破。逆酋價格宗。先於初五日見勢危急。挾妾潛竄伊妻所居之布期郭宗。爲死守計。布期宗。讀如擊眷遷。窮追期
即獲。溫福與豐昇額既由西路統兵。與阿桂會於美諾。初九日。即由八角碉分兵追勦。直抵布期郭宗。四面截攻。賊寨驚潰。而價格宗知勢不支。先將妻妾潛送金川。自赴底木達。欲見伊父土司澤旺。澤旺閉門力拒。價格宗竟殺伊父。
所道傳語三人。自由美臥溝小路翻山竄入金川。溫福等因撫定各寨人戶。擒澤旺解京。一面尾追價格宗。勿令免脫。
黨惡問金川。復遁本相連。任爾狼狽。顧那容駭。喙延小金之事。歲

命緩徵川省過兵各州縣錢糧詩以誌事癸巳

小金事歲討金川。不發難容矢在弦。彼有謀深甯可置。金川逆酋索諾木。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為奸。殺食革布什且訊有逆酋商謀官兵回去。再打木坪瓦寺。直到維州橋不難之供。今小金川雖悉平定。而主謀未殄。日我當功倍未後。潛肆併吞。是中朝費如許兵力。轉以藉寇兵而齊盜糧。邊境何由綏靖。揆之理勢。則併勦萬難中止也。

宜捐。當官兵將破美諾賊巢時。特授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等。乘小金川既定。統勝兵直討金川。分道並進。令明檄索諸木陰誦罪狀。大軍伐謀。不滅不休。先破其膽。且以作六師之氣。堅隨征衆土司之心。事定。熟籌善後規制。俾邊民共享一勞。雖云輓輸。去。都無累。亦念勤勞覺可憐。一歲正供均緩納。為民計久愛民先。

命緩徵陝西湖廣等省過兵各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一省偶興兵。鄰省率波及。因悟佳兵非。其奈狂番習。番人狡悍性成。徒徇撫柔之名。彼且狎而生玩。故欲靖邊防。非虛。用緣不得已。惟圖速甯輯。始原聽蠻觸。逆酋格桑以報私怨為名。圖吞鄂克什之地。始因其同類相讎。事所移師直勦金川。兇渠不難並縛。然始事已悔遲遲矣。而終乃類姑息。當大示懲創。雄師齊衆力。陝甘多勁旅。滇黔慣批拉。湖南況接蜀。近山善攀陟。簡精各用長。督以旗勇集。小金已全定。金川猶竄賊。掃穴雖可必。未能期頃刻。言念過師處。允宜沛恩澤。緩征以次第。陝西寶雞等六十四州、縣、廳。甘肅隴四等五十三州、縣、廳。湖廣州、縣。各詳核該地方人戶出力等差。酌定加恩緩徵分數。及帶徵年限。務令被澤遠均。閭閻恩徧給。夙鄙問惠心。祇覺抱慙德。

偶為春喜圖輒題以句

春信梅傳鵲喜占。情枝報喜藉毫拈。喜神元旦西南值。送喜金川願早詹。

次辛所穀禮成述事

祇路樓街減步趨。舊儀。於寧城門外西階。設樓薦處降輦。今由寧城西南角。祈年式禮未徹。去歲冬至。閣邱大祀。玉帝後。即還就讀祝位立。以次進俎三獻。及飲福。受胙。禮成。始還至二成拜位行禮。稍省登降。茲祈穀以在祈年殿中。一如舊制。始春前雖次還如上。立春在十月合正月月合在辛。吠豚薶牛爨沙海。鏗鏘儀鳳叶笙竽。金川耆定昔逢已。前平金川。歲在己巳。額春捷聞今已符。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圓明園即景成什

行時扶輦卜良辰。御苑年韶又一新。更喜樓臺多積雪。可知草木樂初春。冰堅漫待魚陟負。前一日甫肩立。為立春後第三候。且獵問三百凝。魚陟負冰。返池冰如鏡。於試燈風景尤宜。日愛還思烏駐蹕。卻是銀花火樹下。金川捷報問猶頻。

燕九日作

燈宵七日例難刪。亦速收燈警眼間。火樹銀花一時徹。西瀛北漠各教還。求仙誰復問雲觀。去聲。是箇為。長春真人邱處機作。至期。羽流並集白雲觀中。盼捷予惟望雪山。熱鬧了知歸靜寂。欣於風月得清閒。

仲春養心殿

新春典學兩俱應。為是還宮禮敬承。依例彤扉弄仙木。宮門神。春聯。例於三月初二日收庫。更當青瑣徹華燈。鬧將半月翻欣靜。間勅萬幾敢忘兢。正值金川攻要塞。問郵中夜每頻興。

仲春祭社稷壇禮成述事

春祈秋舉報秋每。事行蒐。每屆仲秋吉戊。正當出口行圍之時。是以每歲春祈。率躬親展事。以此恆躬禱。原非為去聲已求。佑民宜稼穡。福國遍

寰陬。仁俟墮門外。平番俘獻囚。會典獻俘儀。先期擇吉。遣大臣告祭太廟。社稷壇。押所解俘至廟。壇街門外。跪獻畢。次日於午門樓橋檻正中。行受俘禮。

山陰四首

石舫原通水陸衢。山陰取便一遵途。或與或步聊延賞。亦未曾稽四刻需。

舊愛遊山馳驛云。每至園亭佳處。小憩即行。未嘗多有留戀。即前此歷次南巡。於諸名勝亦然。故大學士尹繼善因比之馳驛遊山。余笑而應之。曾有詩紀其事。至今猶以此為欣。味閒

齋對如相誚。知是那更構築勤。

山北猶存積雪多。樹梢消盡樹根羅。恰如身在瑤池上。倒影波中看玉柯。

霽清軒近北東門。例以因之返御園。不識遞來軍報否。捷音企望正心煩。

過南嶺閱武兼遊寶勝寶諦諸寺即事成什

健銳建是營。乃自己已始。其時定金川。名實勝緣此。畏而赦盡剿。將謂革心矣。十年即漸猖。蠶食鄰弗止。

然猶俾安撫。屢撫屢背詭。前此征剿金川。大兵壓境。涉羅奔。郎卡。窮蹙乞降。冀其誠心滿革。遂允所請。故弗加誅。甫及十年。即與鄰封土司構釁。攘奪相尋。屢經督提撫諭而止。郎卡死。其子索諾木

兄弟。竟敢背恩肆逆。且有竄食諸番。侵及維州橋之意。而小金川逆豎僧格桑。與之狼狽為奸。鴟張自恣。初皆未之知也。庚寅夏。僧格桑與鄂克什修怨稱兵。阿爾泰。董天弼。親往誠諭。奏言逆酋已遵教退回。朕以番蠻互相仇殺。既知悔罪息爭。姑且釋而不問。孰意阿爾泰等。竟以鄂克什之地。新歸僧格桑。希圖遷就完地。匿不上聞。益為逆酋所輕視。不數月。索諾木遂侵殺革布什哨。僧格桑復攻圍鄂刻什。並敢築礮抗拒。逆迹益彰。勢難中止。辛卯冬。始與問罪之師。

二酋如此。黨惡跳梁。非併力剪滅。必貽後患。因悔始之曲原赦罪。尾大不可掉。問罪師無已。償拉雖蕩平。小金

繼之不欲加兵。皆未免失之姑息。今不得不為除惡務盡之舉矣。

番語謂之償拉。去年冬。攻破美諾。平定其地。僧格桑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促浸境今抵。當噶拉。豐昇額至日。旁山梁。並掘金川險要。連次破礮殺賊。

即日可望。徒以春雪多。兼之險可恃。武雖閱於斯。功願成以邇。實勝豈徒然。寶誦力並企。正法如日照。么膠架入。技徒爾。番地春雪本多。蓋山高氣寒所致。即今已交夏令。日色暄暖。自漸雪霽冰銷。易於得進。賊雖有險。亦不足恃。藉曰賊能爲扎達祈雪。彼邪不勝正。技將安施耶。趁暇縱遊茲。馳念惟庶彼。

詣齋宮宿卽事成句

自春入夏雨頻霑。釐度清和曉不炎。雖是常雩遵典制。仍祈後佑致精嚴。昨春已是雨知時。今歲猶羸去歲滋。似此恩施實稠疊。惟虞志滿益虔寅。祭前一日。太常例於神樂署習禮。其地在齋齋室清居消篆紋。朗聲習禮隔牆聞。宮牆外。相距甚近。宣贊聲高時。或得聞。此時祇合息諸慮。卻繾金川正進軍。

常雩禮成述事

幸逢甘澤夏春連。遠祭時行益企然。雖曰協和值於是。更希綏屢繼乎前。幣承玉奠寸衷肅。鐘始金聲中呂宣。陟降省緣過六十。朕年逾六旬。敬祀之心實切。而步履大不如昔。因命大學士等定議。稍減登降繁文。自奠玉帛升壇。至受福胙後。始還至二成拜位。仍冀歲歲躬行。以抒誠悃。必躬期永奉皇乾。

晴

好雨連昨夜。快情欣午前。徂雲千里淨。酷熱一時湔。翠色濯明樹。清聲助暗泉。心閒那閒得。軍報問金川。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三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二

詩三十首

登四面雲山亭子作癸巳。

昨欣驟雨暑全消。極頂登臨忽隔年。望去天光千里外。遞來秋信五朝前。是月十九日立秋。擅乾坤內無雙景。奪造化有獨權。坐此應教諸慮淨。依然馳念到金川。

復雨六月二十四夜。

復雨輒復愁。我愁紛有故。聞去聲作非賦。霖大田未潦洳。所慮漲水發。怒波衝驛路。軍書盼孔亟。遲或誤裁務。困獸竟反噬。猖獗邀隙遑。初為遁逃藪。繼乃狼狽助。縱回騷糧臺。遮邈更險據。小金川逆會僧格桑與金川鄰境。抗拒王師。不得已。命將申討。去年冬。攻克小金川。僧格桑窘迫。由美臥溝竄入金川。大軍進剿。期於掃蕩賊巢。併擒逆豎。惟時命董天弼駐守底木達等寨。以扼美臥溝要隘。孰意僧格桑復萌逆惡。於六月初一日。竟從去路潛來。竄佔舊巢。並擾軍營後路。乃董天弼庸懦無能。先既退居美諾。及溫福嚴飭。始回底木達。仍另一立小營。不在官寨防守。致為賊會窺伺。乘間攻破。即佔據底木達。布期郭宗兩寨。並煽惑降番復叛。搶奪八卦碇。科多一路糧臺。擾截木果木後路。逆會罪大惡極。實為覆載所不容。而還軍有差跌。懦卒散羣。致失我賢臣。痛惜言難論。先是董天弼之玩愒貽誤。亦死有餘辜矣。思之深切憤懣。統兵馳赴劉秉恬處接勦。藉以無虞。不期初十日早。賊竟陡至木果木山後。而防駐之德爾森保。毫無措置。以致失守。賊遂竄入溫福軍營。緣營兵衆。見賊先驚。倉皇潰散。僅存滿洲。

兵百餘。溫福率以擊賊。竟致受創捐軀。聞信深為震悼。雖加恩贈襲伯爵。祠祀昭忠。並資貲助喪。實不足以喻我痛惜之懷耳。旗兵之未遣。綠營之徒付。圖省從公議。可恃忘深慮。去年春。已簡派八旗兵三千。備赴軍營。因溫福、阿桂。俱奏滿州兵一人費至綠營三倍。欲多用綠營兵。可不發京兵。遂為其言所惑。不復深計。因而中止。設使溫福軍營敗至時。有滿州兵千餘在彼。則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潰滅失事。是仍由溫福自誤。予之輕信亦誤。今悔已無及矣。所幸阿桂一路。調度得宜。收戮叛番。斷其內應。復分路掩擊。殺賊四五百衆。並安章谷後路壘站。軍心鎮定。糧儲軍火充餘。足資倚任。因即命為定邊將軍。並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犁、厄魯特兵一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剿。以申國威。而張撻伐。追悔何嗟及。聚銅大錯鑄。賊計誠益詭。賊罪越難恕。禁旅發精勇。雪仇無返顧。天自鑒曲直。我豈為窮黷。叶。兩金川之役。初意並不欲加兵。而逆酋等敢於蕩蕩逆命。遂不鑒。並非予之有意窮兵黷武。吾誰欺。欺天乎。今逆酋詭變若此。實為罪惡貫盈。自速滅亡耳。勤勞遑敢辭。國威要揚布。

喜晴六月二十五日。

歷辰猶細霏。傍午遂大霽。農功幸益佳。軍營亦信遞。自聞溫福軍營失事之信。阿桂軍報。數日不至。其後路料多。軍營密貼情形。乃另從章谷一路馳遞者。覽之始得慰憤。未然防已周。先覺誅奸細。從逆盡勦滅。可疑亦別置。以此當噶拉安然若無事。總俟重進師。應迴美諾至。阿桂一聞賊匪侵擾底木達。布期郭宗之事。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內應。預為防範。復偵知案丁男。移置他處。收其兵器。而頭人之可疑者。則羈之營中。不令回寨。是以當噶拉全營軍心鎮定。因諭阿桂即撤兵。回至美諾。殲除羣賊。收復底木達等寨。並擒逆登僧格桑。將小金川全境廓清。駐軍以待。京兵至日。另籌進剿。是阿桂一軍之安。所繫甚重。固由其調度有方。亦實賴上天嘉佑耳。未逮難收拾。嘉護感天賜。

敬晴齋卽景

逾月方言至敬晴。卻欣齋閣善循名。風來林下惟披爽。日上窗前特耀晶。促織當秋欲吟涼。野花帶露尙

含榮雖然悶與閒雲散，仍繾軍書煩緒縈。

七夕陣雨

陣雨送斜陽，旋晴露月光。洗車還處暑，去暑。預日。發軔利行裝。是日健銳營兵，啓程征勦金川逆賊。錦樹輕含籟，冰蟾濕不涼。軍書勤夜問，嬾泛塞湖航。

自咎

自咎用人差，用人真匪易。昨歲平趨拉，番語。謂小金川。頗屢建勳幟。木果木軍營之潰，實由溫福之失策債稜而誤。任溫務尙曾經練，此外更無可任之人。當阿爾泰因循玩誤時，遂命其由滇入蜀，代阿爾泰統兵。伊甫至軍營，即攻克巴喇。收復達圖等處，軍聲大振。因即授以將軍，尋與阿桂分路平定小金川。屢著勳績，初不料其昧於馭下，疎於自防，敗績喪師，遽至於此。用而何勦促浸，番語。謂金川。持久遇險地，遇險未能進。我豈過責備倉卒，賊遮鄰周防合深計。乃竟閉營門，不願夫役輩。叶。溫福自進攻金川以來，由功噶爾拉移兵普嶺，亦頗奮勉勦擊。屢破賊壘，而賊恃險抗期郭宗，且擾及劉秉恬所駐之旗拉角克，已令海蘭察等率兵往援。即應自爲嚴防，勿使賊衆侵軼後路方是。顧以山後要隘，僅委之德爾森保，以致荒唐貽誤。賊因得直至溫福大營，先劫礮局，後斷水道。溫福倉皇無措，堅閉四面營門，致客民夫役數千，無可依託，紛紛散去。使彼時收之營內爲護持，即備人數以助軍威，亦無不可。乃竟拒而不納，既示賊人以弱，且致搖惑衆心，其失算實甚矣。若輩羣奔散，綠營遂逃棄。因致賊大逞，禍延多將吏。時溫福營中兵數，幾及二萬，不爲不多。乃以調度失宜，致綠旗圍卒，一聞賊至，且見人夫驚散。途皆致膽亡魂，相率奔潰。溫福僅攜百餘人衝出，遇賊身殞。初，軍營報至，方惜其爲國捐軀，予以一等伯爵，世襲罔替。繼知其潰敗之由，並據富勒渾等查奏，文武大小多員，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又三千餘人，實溫福一人所誤，使其身尙存，罪在不赦，豈可復膺五等之封。因降旨削除伯爵，然猶念其效於王事，仍交部照例議卹。使旌別各不相掩，其陣亡文武，則特勅優卹之。褒忠之典雖施，而其中若提督馬全、牛天昇，副都統巴期、阿爾素納等，並皆出力有用之材，爲之嗟悼不置。且同時陷沒如許之多，尤爲心惻耳。挫跌似此無。

憤報刻難置。國家百餘年用兵多矣。從無似此失挫者。總因營中無滿洲兵。以致債事。若此亦由溫福、阿桂。倡議不用旗兵所誤。予亦誤信其言。今悔已無及。惟有調派八旗勁旅。及各省銳兵數萬。並簡督總立功之大臣等。帶往與阿桂另籌進剿。以期所向克捷。掃穴擒渠。庶洩神人之憤。且慰死事者之心。而予不得已而用兵之衷。與今日難以中止之勢。則宣示中外。俾眾共喻焉。旗兵悔未用。事後差稱智。

軍報

軍報三千里。十餘日馳至。雖悉心裁酌。彼處形又異。是在領兵者。相機為進退。於古有名言。軍情弗遙制。命宜言還師。意因接阿桂。初。木果木軍營失事。海蘭察等尙駐兵美諾。與阿桂擊息可通。方毅開其後路。會勦逆賊。使檄調之兵到川。摠以往接。猶恐遠不及事。計惟宜喜軍營距當噶稍近。因迅諭豐昇額等。速統兵擇路赴援。持重弗肯還。詳陳彼地勢。阿桂亦已出。而無意外事。據險圖再進。先因收勦底木達。布期郭宗之事。命豐昇額督兵赴大板昭。斷賊歸路。既乃命其往援阿桂。及豐昇額接奉赴勦大板昭之旨。已聞美諾失守。因計議謂去亦無益。且恐倉猝移營。軍儲不暇保護。並致韓斯甲布士司窺伺生心。設有疎虞。後圖難繼。奏請仍駐宜喜。以資控馭。迨奉往援當噶之旨。又以已得阿桂信。復申前說。豐昇額後次奏摺未至。而阿桂已奏自當噶全師而出。退據翁古爾壘。為再進計。且於卡壘至章谷。嚴密周防。余懷始得稍慰。兩路均吉利。視若遠吾旨。實乃合吾意。當此軍書絡繹。宵旰運籌。每有所見。輒為隨宜指示。然郵函馳往。最速亦往有傳諭甫數日。續接奏又復迴不相侔。深慮其以拘泥貽誤。故有似違旨而不當事機。似違旨而深合吾意者。惟在將軍等之臨事斟酌。不意豐昇額。舒常初督委任。竟見及此。深為嘉慰。有臣而若此。實為國之瑞。溫福吾舊臣。債贖翻禍致。一慶一以慙。憤懣刻弗置。勁旅簡重征。溫福之失。固因不得人心。而又漫無措擱卒所誤。今簡派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勁旅。勦逆洗深愧。阿桂奏。現今馳赴日隆一帶。整頓舊兵。籌度荆、陝。駐防精兵。遣赴軍營。以期整旅復進。迅滅金川。仍分西南兩路進剿之事。並酌定分勦金川進兵道路。志在必掃賊巢。務擒逆酋誅磔。以雪憤恨。因舉軍營重務。悉以委之。並擇順治年間愛星阿所佩征緬得勝之定西將軍印授之。佇望早馳捷奏。衆正天助順。大舉期功遂。

再題劄得齋

松下山齋倚翠嶠。弗頻至以棧蹊遙。小遊適喜仲秋暇。歷數因過十九橋。自瀑源口至此。溪谷繁好。凡過十九橋。咫尺懸居開月宇。沈寥蕭景繪晴寮。西成有望軍心定。今歲各省奏報。約計秋收分數。均在八九分以上。可慶屢豐。而軍營自阿桂全師退馳。翁古爾聖。豐昇額仍駐宜喜。軍心大定。只俟新兵續到。為收復小金川及。路得閒情韻句調。進勦金川之舉。

詠白鷹士爾區特貝子錫喇扣肯所進。

歸順重來入覲班。錫喇扣肯前歲隨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謁。今歲復請借年班。台吉博爾哈什哈等入覲。白鷹為獻擎去聲。繼環素翹圖瑞百禽表。竦翻凌

虛萬里間。班史休誇一雉賦。周王或異四狼還。懷柔西北餼粗具。戢靖金川計正艱。西陲北庭。拓地二萬餘里。異域歸誠。耕屯相望。為史冊所罕覩。而金川以葛爾偏隅。征討兩年未克。茲復增兵易將。另籌攻勦。務期掃穴擒渠。然制勝之策。誠非易圖耳。

題吳鎮晴江列岫卷

得勝解非積學成。蕭山名魏跋語致精評。長江欲共秋空遠。列岫如烘皜日晴。鼎峙四家真不愧。筌忘六法有誰京。溯源應近金川地。邇日軍機正縉情。

悔過

屢宣軍中人。並觀更兼聽。軍營大臣、侍衛等。如巴雅爾、富興、齊里克齊、福康安。前後至行在。詢以軍中之事。所言雖不盡相同。而於溫福之庸妄偵事。則衆口如一。似屬公論。口碑出與論。益悉庸臣行。剛愎惟自是。曾不集思定。築礮將及千。工作勞衆病。溫福口吃而性急。每當前席奏事。往往因言未能達。辭氣俱悖者。其於朕前尚然。何況臨下。意其失不過如此。今詢之知溫福剛愎躁妄。自以為是。參贊以下。並不虛衷集議。即言亦不見聽。勦兵輒盛氣凌人。以至衆皆解體。即如溫福於營中築礮卡。令軍士搬運木石。工作無時。人多疲乏。亦取怨之一端也。勦兵

多分乃少攻勤翻鮮勝。溫福軍營兵衆幾二萬。乃以萬餘兵散列及干卡。兵本多而分之使少。遂致勢渙力單。盡歸無用。實爲失算。又每兩數日。即派兵撲礮。不計地勢險易。攻勦之能制勝與否。驅令輕冒鎗石。惟藉以爲奏事塞責之具。每次士卒傷亡數十。而所殺賊。每晚虛施礮。不惜火藥罄。是皆軍所忌。溫福蹈之不及其中。以此兵心愈失。然事前實不能知其乖張若此也。併以致賊邀隙情渙羣逃。進然此將半載不知實我憐。自古信將帥。謗篋有弗證。既已付之權。豈宜設伺偵。孰謂致債事。悔過徒慙怍。觀過或知仁。解嘲聊有詠。

過卜克達坂再登前韻

己卯庚辰均嶺度。達坂。漢語。謂嶺也。入圍出哨必途尋。己卯由此出哨。庚辰則入圍。向欣吉協三軍戢。茲盼貞符二豎擒。己卯過此。有貞符如下克。願即遞佳音之句。遞發未逾月。捷報即至。西師之功途戡。茲欲苟容翻致僭德。不能已那惜勞心。兩進勦兩金川。惟冀擒索諾木。僧格桑二逆豎。亦如前此之速。符吉語耳。

會均以內地土司。敢於負恩反噬。且於木果木軍營戕害將軍特領。實堪切齒。除聲罪致討之外。更無可言。而賊番等恃險抗拒。攻之亦殊不易。然又不能畏難中止。雖籌畫煩勞。所不惜也。滅圍冀早山莊到。驛騎封函預遞音。本擬於重九日過驛山莊。茲減省一圍。即可早到一日。問聖母安並以此情令御前侍衛。馳驛先奏。

冬至日南郊大祀禮成述事

躬承大禮陟壇圓。拾級攝齊卅八年。虔祀一陽迴黍谷。顯祈三捷定金川。險夷徒彼地利恃。曲直端茲天鑒懸。奠獻趨踰幸歲事。益惟惕若更欣然。

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奏報攻獲賊碉戰勝各情形詩以誌事

討罪復仇重整師。羽林黑水簡熊熊。到齊甫報發征讎。自蜀欣看至捷旗。征勦兩金川以來。僅調派各省綠旗兵。而滿洲勁旅。於選定之後。因

溫福、阿桂奏止。遂未發往。以致事不足恃。茲整兵再進。宜籌萬全。因簡健銳。火器、兩營兵一千。並吉林、黑龍江兵各二千。按隊進。於十月中。俱已入川。昨阿桂奏派兵分路並進。於十月二十七日啓程。並與明亮相訂。均於二十九日同時進兵。收復小金川。而兩將軍。西路兩朝據鄂什。阿桂在西路統兵。又派海蘭察、富興、成德、積福、成果等。隨馳函報捷。皆十一月朔日所奏也。

軍迅發。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福康安、福珠里。分路進。是日即攻克資哩木拉斯抵普爾瑪阿喀木雅東溝。又斯達拉阿喀爾布碩藏嶺山梁色布色克美卡東瑪色渠十一處。三十日攻克阿喀木雅山上大礮。直取木蘭壩。乘勢攻得鄂克什官寨。賊人遁入路頂宗。官兵乘銳進攻。以期即克攻。時賊眾並悉力拒。南路官兵。以明亮統守。見官軍勇猛難禦。所至奔竄。我兵追擊。殲賊甚多。并俘獲生口二人。南軍連日克丹思。亦為兩路。以富德、奎林分領。明亮督兵策應。仍分三枝。為前後聲援。又令三保帶兵設伏。牽掣賊勢。今奏於廿九夜半進兵。明亮即攻克得里。富德攻克河北喇嘛寺日寨。繞出得里之前。會兵奮勇直取赤爾丹思。奎林亦攻克河南之得布甲。所至賊皆始拒終潰。勦戮二百餘。那忘昨歲艱如彼。孰謂今番迅若茲。西洛之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皆險峻。昨歲攻至獲鎗仗火藥無算。而促浸則金川番名也。予向以趨拉降番。雖為

實為。趨拉易為原逆料。促浸如故尙遲疑。小金川。番語稱趨拉。而促浸則金川番名也。予向以趨拉降番。雖為迅速。而促浸竊賊。代趨拉守拒。主客之勢不同。新難持久。收復小金川之尙易為力。早籌度及之。曾屢諭將軍等。今果如所料。至金川則險隘如前。於制勝之道。尙無把握。聞其賊酋色達爾。賊目丹巴沃維爾。在美諾聚賊佔據。二賊皆索諾木所恃為主謀助惡。若能將二人設法擒獲。則賊黨剪除。勦平金川之機。可衆兵鼓舞斯宜耳。諸將戒盈仍訓之。得十之六七。果爾。予心方為稍慰。惟仰賴上蒼嘉佑。並在將軍等之用力耳。衆兵鼓舞斯宜耳。諸將戒盈仍訓之。此大得勝之速。因由添派八旗精銳。勇往直前。綠營兵有所倚仗。亦皆效法知勉。是以所向克捷。但究覺得之太易。恐賊人狡計。讓我深入。賊或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官兵方乘勝深入。自不宜使知此意。惟當鼓其銳氣。奮勇成功。若領兵之將軍、參贊等。則不可因連勝稍存倖滿。必深體滿招損。謙受益之訓。慎之又慎。方能有濟。隨傳諭切戒之。並賜命兩路將軍、參贊。并查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交部議敘。其攻戰時傷亡兵卒。雖屬無多。亦令查明咨部議卹。並賜卹獎功施次第。莫遺無濫。慎參差。俾當二豎成擒。日始得吾心略慰怡。

將軍阿桂奏報克復美諾詩以誌事。

收復小金原意料似茲迅速不期中。收復小金川之易。予早逆料及之。茲據阿桂奏。官軍於十一月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諸險隘。並攻得別恩滿、兜烏、八卦壩。現已克復美諾。

駐守其地。計自廿九日進兵以來。不過五。詎因事順或滿志。尙以賊逃未愜衷。官軍攻勦彌卡時。有躡入礮牆。斬磔。賊衆者。有賊正奔潰。追擊賊斃者。其墜什匪暨之賊。更無算。並收獲噶位十餘。米百餘石。器仗乾糧亦多。惟小金川賊目七圖安都爾。聞官兵已上山梁。即棄美諾而去。自必仍竄入金川。渠魁未及就擒。實爲可惜。是以雖聞捷音。不以爲喜。並諭將軍等。勿以事順自滿。即宜乘勝速行。分路進勦。促浸。以期制勝。此大出力將士。仍飭部議敘。

將績並教予優敘。乘機還勵。奏膚功。先聲討逆軍威振。諒彼遊魂計亦窮。

將軍阿桂奏報收復小金川全境詩以誌事

事之將難上峻山。事之將易下順水。旬日全定小金川。幅員五百有餘里。自十一月十四日。接阿桂美諾捷報。後。十九日。復據奏海爾察山別思。

滿一路。於初三日直壓昂嘴角。克取岱都喇嘛寺。隨攻克布朗郭宗。底木達。獲糧約四千餘斛。其明亮等所勦之河北。河南各寨落。以次攻獲。廿三日。又據奏小金川授三等侍衛銜木塔爾報稱。大板昭。馬爾當。贊頭溝各寨番人。俱懇請投降。其汗牛各寨番民。亦各投順。並聲敘從前不敢賊附之語。自初一、二、三日。攻取明郭宗各寨。至此收復小金川全境。僅及旬日。實爲迅速。其自美諾經底木達至大板昭。計程二百四五十里。而自美諾由南路至汗牛一帶。程途亦約略同。

迴思六月債事時。猖獗賊亦迅若此。一朝失亦一朝得。天道好還原定理。整兵直進討促浸。雪嶺險滑仍如彼。擬欲持以久困之。復慮師老致委靡。賈勇及鋒而用壯。收復噶拉之易。朕久意料及之。至進勦促浸。恐兵夾攻。或可易於得手。其功噶拉。當噶拉兩路。只可用爲牽掣賊勢。若仍作爲正路。恐賊人抵禦如故。即一月三捷。或待以月日。持久困守。又恐師老志懈。自當乘此新勝銳氣。令其賈勇直前。及鋒而用。自爲事半功倍。

心焉企我非黷武。願佳兵捷伐由來不得已。

元旦試筆甲午

威池浴影曙光鋪。元會共球萬國趨。恭已求甯撫六合。單心圖易奉三無。金猊馥郁祥烟裊。仙木駢羅瑞

色扶。恰值貴山來侍子。哈薩克汗阿卜賽。遣其子阿第勒蘇爾統入侍。即遣歸。仍厚賜之。便教九擗式鴻臚。寰宇增年髦與倪。休嘉砰隱迂鴻禔。萬幾雖曰歷歲久。一敬益惟勵日躋。敢譬乖衣若辰北。方塵籌筆在川西。佻正首祚陳初願。二豎成禽願莫稽。

命緩徵川省過兵各州縣明年錢糧詩以誌事。

緩徵去歲逮今年。川省自出兵以來。雖停頓供億。絲毫不以累民。而輓送軍儲。不能不稍資民力。已節次降旨。將癸巳、甲午等年額賦分蠲緩。不佈澤新正無可蠲。賦稅預教寬乙未。茲以小金川全境收復。乘勝迅勦金川。不無尙煩開闢轉運之力。因諭該督查明辦差州縣繁簡。將乙未年應徵錢糧酌量分數緩徵。兵戈速願洗。金川王師討逆不得已。民莫思艱爲去計全。一體夷租並加惠。軍務經行之所。番民有認納夷賦銀米買馬者。亦一體緩徵。載咨方伯善勤宣。

題元人春雷報喜圖

火珠燦映雪瓊梅。爆竹香燃戲幼孩。乘震雷聲始東發。兆春喜信自西來。

同豫軒

步輦向南移。雲軒據月陂。於焉斯小憩。耐可引深思。在易雷出地。循名象玩辭。金川塵遠念。勦逆正行師。祈穀禮成述事。

咫尺皇穹願覬瞻。元辰椒祀致精嚴。祈辛值酉留熟叶。卜日爲人來復占。樂具金聲還玉振。腥陳一熟與三燂。征番曲直惟昭鑒。奏凱願希莫久淹。

人日悅心殿

祈辛迴喜恰成人。退以詢安愛敬申。依例茲辰徹宴樂。是日遇忌辰。例不奏樂。無妨應節事遊巡。正希瓊島春陰好。

已覺瑤軒淑氣開。曰此悅心那易悅。西川捷報望來頻。

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四庫全書聯句復得詩二首。

四庫輯書煥東壁。七言聯句聚西清。台衡乙乙都抽思。檢校彬彬亦署名。四庫全書總裁。既令擬與吟宴。並其總校之翰林三人。亦令至重華宮入宴。

和曰穀恰欣逢任養。是日壬戌。任養於月干更適建文明。正月建丙寅。明炳漫言嘉會斯和樂。心在金川願洗

兵。

瑯嬛祕籍歷增多。從事調言覺太過。瑯嬛記載張華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内查蓋有之。若二十年外。固已盡讀之矣。因共至一

處。大石中忽有門。引入一室。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一室曰。萬國志也。惟有一室。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曰此玉京諸祕籍。二犬。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華欲貸住數十日。其人曰。此瑯嬛祕

地。豈可貸耶云云。古今書籍。即在人問者。豈能觀。華所言未免過誇。不必石室祕藏。始足證其妄也。史乘書倉屏忌諱。初下採訪遺書之旨。應者寥寥。意必督撫中疑

觀望不前。因復諭各省。以既下詔訪求遺籍。豈有尋摘瑕疵。罪及收。稗官雜識概蒐羅。要拈摘藻先臆繕。御花園摘

藏家之理。令各明切曉諭。釋其疑畏。於是天下之書。皆踴躍呈獻。本就大內所有書籍。分四庫貯之。曾有詩云。芸篇貯萬卷。牙籤分四部云云。茲命于敏。典數上。開元廣勘磨。著作酬

他業勤肆。施行愧我政如何。

新正恭奉皇太后幸御園之作

撰辰曉出鳳城垣。煙市鐙棚景物繁。甲午今年新甲子。是日甲子。春輿此日駐春園。璇霄瑞氣霏銀粟。布。形。雲。密。
霏。稷。雪。益。盼。 姬室徽音奉壽萱。吉旦王師茲進勦。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約。正。月。初。十。日。分。道。進。兵。會。勦。金。優。滯。不。停。 月間三捷籲天恩。

夜雪正月初十日。

入夕依然灑細霏。或疎或密最關情。三重暖閣安能寐。一夜祥花問到明。曉起鋪庭餘二寸。遙思遍野潤
新正。願移玉壘茲優渥。是日適當軍營進兵會勦之期。而嘉雪怡慰盼望。番境多雪。惟昨冬晴暖勝。常。願。移。彼。之。多。優。霽。於。此。處。則。軍。務。農。田。兩。得。其。益。均。賴。上。蒼。嘉。佑。耳。 征。縉彼王師適進

無盡意軒對雪作歌

春山偶問有餘清。文軒恰坐無盡意。經冬望澤不甯心。詰晨對雪忽滿志。攢團豎灑復橫排。昆明湖水面
前開。入波玉與練紋合。亦有凍者鏡光措。玉泉咫尺乃不見。汗漫模糊連一片。倏然露出兩鍼尖。霏勢略
停塔影現。既停復霈變幻奇。白銀世界遊迷離。在茲真佳多益善。悠乎心緒金川師。一時莫定愁與喜。無
盡意哉有若此。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御園前殿集簪紳。翼日芳筵例合因。同此深心惜未雪。詎甯悅目賞新春。挾牋應是兼規頌。在籟還聽奏

翕純漫道不經傳俗節。由來生計爲農民。

司天應爲惜華節。舉首今宵月始圓。

昨雖上元而憲書於十六日方值望故云

弗卜夜臨申讌啓。歷多年率未燈燃。甘醪羽爵甯

須再。庶品蚌盤漫笑前。雖是同堂斯愷樂。良臣進勦正心懸。

阿桂等奏各路將軍俱定期於正月初十日進兵會勦金川計連日正當得勝案入之期盼望捷音甚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四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三

詩三十三首

聞兩路軍營攻得要隘信至詩以誌事甲午

兩路馳軍報。一朝達喜音。明亮以正月十一日在馬尼報捷。阿桂以正谷噶讀作平聲。既架入。阿桂等奏於正月初十日。子時。派兵搶過谷噶了口。

佔其山梁三四處。連得礮卡。已入賊境一百餘里。馬尼聲。並深侵。明亮奏初十日丑時進攻馬尼之前。攻得礮卡。殺賊二十七人。賊目一人。窩德

得二礮。與明亮兵合。而對河之德赫布。亦攻得賊寨四十餘處。馬雪冒如平蔡。海關察等所統官兵。自谷噶山梁了口復

尼中山梁五礮諸賊悉潰。奎林以皮船渡至博堵。亦得其木城二座。海關察等所統官兵。自谷噶山梁了口復

勇直前。轉戰二十餘里。五更後。又復大雪。官兵轉乘雪霧。火騰卜尅金。明亮進攻拉窠。克石卡五。遂逼進東大礮。賊

迷漫。直抵礮根。除黑夜殲賊人不計外。共殺賊三十餘。放鎗抵窠。官兵不避危險。蜂擁而上。於四面

挖開石腳。拋擲火彈。復於東南角舉藤牌掩蔽穴地。實以旗兵真識義屯卒亦輸忱。此大官兵攻礮接仗。倍為出力。

火藥地雷轟發。礮聲隨地。賊大半壓死。餘亦皆殲斃。皆由八旗勁旅。奮勇先登。絲營

觀感激勵。並效法恐後。而奮勉咸敵愾。么磨期就禽。詎甯斬重賞。在事出力之滿、漢、屯土各兵。俱加賞一月。實

屯土兵練。亦各踴躍川命。錢糧。並令將軍等查明分給。甯溢毋遺。

用勵同心崇嶺彼失據。先是海關察等。於初九日辰時。即在谷噶山梁了口下埋伏。賊人並未知覺。至酉時。見了口下

分路進攻。佔其左右山梁。及相近之俄巴拉克山峯。額森特亦據嶺東之右依谷山梁。海關察窮巢我可尋。雖然宜戒

又佔最高之登古山梁。賊於此等要隘。並未預為守禦。今大兵皆入了口。賊已自失其險矣。

滿籌筆倍生欽。兩路官軍所向克捷。實賴上蒼嘉護。余惟益凜滿盈之戒。以欽承眷佑耳。

細雨二月朔日

邇日軍書特續念。醒眠問遍五更鐘。晚陰惟望雲共落。中夜何期雨乃逢。所惜甘膏力徐淡。遂處噫氣勢方濃。雖然未至興農候。預為籌農憂每憧。

仲春御園卽事

還宮言出御園常。旬日韶光頓爾昌。風坼埭頭桃蕾紫。暖侵階齒菜花黃。繖張已覺嫌曦烘。舟泛甯須整凍忙。如此佳時如此處。問軍書那問春芳。

副將軍明亮等奏報攻克卡卡角山梁詩以誌事

玉壘蘊叢境。跬步皆奇險。番賊所恃茲。急切未易掩。馬尼既奪砦。明亮於正月初十日進兵。卽攻克馬尼壘口。奪木谿。明亮於十九日子時。派令將領督兵分勦。時有預伏峭壁下之空。藍翎與善保、守備田藍玉。乘夜漏未盡。率吉林、索倫勁卒。於萬難容足處。駕空迹絕而行。比黎明。與善保、田藍玉等。已立於山頂。官兵皆接踵而上。賊見我兵從山峯石空中截出。皆驚懼失措。而山梁礮內諸賊。咸望風潰。餘皆奔竄。統計殺賊五六十餘。盡得木谿礮寨。我軍鼓勇敢。層層直逼進。木谿亦隨陷。叶而何卡卡角當前險倍儼。三面設計攻。一線穿棧峽。先是攻得木谿。令官兵暫為休息。明亮等隨相度形勢。於二十四日。派兵兩路。於正面西面仰攻。明知賊所防備。用以牽綴。別派兵一千。繞過山後。截出東面進攻。使賊三面受敵。以期得手。時東面溝內。礮寨櫛比。我兵攔阻在內。復派巴圖魯拉布棟阿等。帶兵策應。合為一處。雖將溝內礮寨。或焚或奪。然進退皆為地勢所限。而正面西面官兵。亦以處險未能寸進。相持至兩日兩夜。察西面山麓絕壁中。微有舉步可上之徑。與善保、田藍玉。卽選健兵五百。超越先登。豈意賊設伏。火器潛來犯。火熄技難施。狡寇驚破膽。隊駭竄嚴穴。追擊多禽斬。廿六日黎明。與善保等將陟山頂。忽有賊數十。於峯下突出排鎗。欲犯我兵。而鎗藥皆不燃。賊卽驚竄。我兵因得直瀆其前。揮刀驅殺。而賊人正面山嘴駁位。亦隨火炸裂。三面官兵。聞聲相應。勇氣百倍。共

殺賊六十餘。而山寨逸出之賊。於山梁相遇。我兵又截殺其半。盡佔卡卡角賊寨。此皆賴上蒼嘉佑。神力默助所致。朕
惟倍深寅畏。並曷將軍等益知感敬。迅望集勳。其奮勉出衆之興善保。田蓋玉。前既賞以巴圖魯號。茲復授典善保四等
侍衛。田蓋玉都司。遂得成奇功。覽奏額手感斯誠天默佑。何修彌自慊。佇待取馬邦。由卡卡角而前。地名庚額
即用。以示獎勵。惟山半羊腸。一線可通。有兩石卡阻。路後復護以大礮。土人云。是促漫南路第一緊要門戶。明亮
山脚直插河流。惟山半羊腸。一線可通。有兩石卡阻。路後復護以大礮。土人云。是促漫南路第一緊要門戶。明亮
等擬用大礮轟擊。可望計日克捷。過此則為馬邦。再進則為喇喇依賊寨。惟冀仰邀天貺。掃蕩金川。速奏大捷。賊
巢近可撼助順而禍淫。昭昭懸上覽。耆定速戢戈。蒼生樂恬憺。

肩輿迴御園四絕句

山前山右小遨遊。漏下曾無廿刻留。略騁目吟十餘首。春光亦足曰相酬。

一枝紅杏傍溪開。訝似寒山別墅梅。分付兩峯穹塔影。暮春待我或重來。

寓意由來貴弗留。更無須下玉河舟。玉泉為水源。自玉河至昆明湖。乃乘流而下。青龍橋畔麥塍接。已見新秧翠欲流。

馳驛遊山是我常。山靈應笑我何忙。肩輿往即肩輿返。為去聲切軍營問驛章。

卽事

卽事書懷趁幾暇。箇間春色方穠始。益之蒼松與怪石。繁麗偏饒古風化。古風萬劫祇如斯。繁麗無過一
時乍。岡環溪抱不易窮。止止弗入深盤中。門前驛或遞軍報。誤我半刻籌軍容。十日之遙。各路將軍馳奏軍報。皆須十餘日始達。近日官軍進勦。得其險要。即可架入。以此盼望捷音尤切。豈爭半刻而我心。方待已迫以已度。人情可測。

迴蹕詣暢春園。恭問皇太后安。卽景成什。

寅牌夙駕到惟辰。趨請安怡詣暢春。虔肅祝年永期萬。往來數上日甫逾旬。香山遊豫諭云樂盤谷瞻懷念以申。祇待軍營鴻捷報。尙廛慈顧問承頻。

御園暮春遣悶

仲春啓蹕暮春迴。十日韶光瞥眼纔。綠水青山疑畫展。新萋繁蔭迎去人開。臨池撫帖三倉衍。棄暇翻書四庫裁。之二者猶略遣悶。悶因亟望捷音來。阿桂昨奏。一二日內。即覓路進攻。計廿四。五日。當有大捷。是以連日盼望喜音尤切。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羅博瓦山碉。痛殲賊衆。相機進勦。詩以誌事。

羅博瓦最高。四峯互圍擁。危石銷巖岈。冰巖滑龍嵒。賊緊要門戶。死守弗開空。然勢在必取。將軍申戒董。八旗子弟兵。其中多將種。心旣堅忠義。力倍加拳勇。偏伍與彌縫。部署勞洞洞。阿桂奏。羅博瓦山最關緊要。此一路必當竭力。始得建領之勢。因於廿三日。派海蘭察等。統兵九百名。攻第二第三山峯中間丫口。以截新賊人歸路。又令額森特、烏什哈達。帶兵在後續進。海祿、保甯之兵。又繼之。普爾普仍攻羅博瓦之前山峯。福康安攻喇穆喇穆大碉。又令特成額、成德等。由左邊山溝潛進。以牽賊勢。夜發曉將及。賊聚拒衝湧。據高直下擣。我師屹弗動。待其近至前。持滿無不中。叶綠旗及十練。激勵均躍踴。履險如席平。騰高擬鳥獲。刀子短兵接。賊敗不旋踵。隴種奔案角。棍跟逃穴孔。兩日尅八碉。廿六卡獲冗。賊巢斯已近。一鼓期收總。廿三日三更。傳令軍士進發。將及黎明。官兵分爲五路。各自爬越而登。賊先已知覺。即撥聚擊賊。往下直衝。勢甚兇猛。官兵內雖有被石滾傷之人。並不稍爲移動。俟賊人衝近。持滿而發。無不應弦即倒。既近。則刀矛短接。傷斃亦多。賊人勢不能支。始行敗退。官兵上緊追殺。直上山梁。賊衆除殺死外。并有抱頭滾落崖下。箚中者。海蘭察一面佔據丫口。碉卡一面往搶三四峯。及峯下一岡。碉卡。盡行攻克。普爾普督兵攻打兩夜。意氣騰上。攻開碉座。統計殲賊二百餘。促沒頭人二名。攻克大碉八座。大小二十六卡。搶獲礮位、火藥、鉛丸甚多。距遜格爾宗不過五六里。備取賊人碉寨。竟可直下冲隘。擬從羅博

瓦對面山梁發兵。截斷其後。賊自不攻自潰。長驅直入。更爲得辦。阿桂調度有方。諸將領亦奮勉出力。然予更有因晉阿桂太子太保。海國察授內大臣。普爾普。額森特授散秩大臣。並賞荷包有差。佇俟功成懋賞。

思好生承天寵。逸德玉石焚。佳兵誠宜奉。渠魁所弗赦。脅從實懵懂。曉之令歸命。倒戈或陰拱。官兵殺賊甚生畏懼。然賊戮太多。朕心有所不忍。因諭將軍等。及賊番驚怯之時。開誠曉諭。以此事由於逆酋之負恩反噬。罪在不赦。與諸番無涉。番衆中如有能設法擒獲索諾木。及涉羅奔兄弟。並其姑阿青。頭人丹巴沃維爾等至軍門來獻者。奏聞另加賞錄。若能棄逆投降者。亦可貸其一死。各予安插。諸番如果明於順逆禍福。自求可生之機。既覺事半功倍。且可免致玉石俱焚。方合朕好生之心耳。誅殺既弗亟。成功庶速鞏。寄諭相咨。諷慎事惟虔竦。

自得軒有會

仲尼示三戒。各自有其時。余雖不言老。於得可弗思。然正未能免。故可申言之。貴居九重高。富有四海彌。何求而弗得。又何得之期。熙績在百工。難得賢良資。足食惟三農。難得雨暘宜。二者佛仔肩。耄耋所弗辭。卽今不得已。爰有金川師。進勦在旦夕。難得紅旗馳。是皆亟欲得。奚能戒以離。聖言無不該。豈我獨異施。祖禹訓養志。或同彼所爲。

四月朔日齋居

三春脩已過。孟夏又來臨。所幸霑膏雨。無能惜寸陰。遷居有常例。大齋於宮內齋宮居。變食爲清心。政簡雖餘暇。仍勞盼捷音。我師臨賊巢甚近。益切望捷音之至。

詠題壁玉韞賜將軍阿桂

闔體誠資挽六鈞。玉工琢作刻崖人。漫嗤沙苑詩無謂。用方岳秋崖事可識涪溪筆有神。臂病多年疎射鵠。心塵
邇日望書麟。良球等度奚相稱。合賜燕然勒績臣。

養心殿晚坐

不雨時正熱。銅龍赫日炳。宮牆高數仞。糊頰光益炯。然亦有權便。宋殿坐深靚。紗疏閉弗支。炎氣難爲梗。
翻書研道精。摘句消漏永。因懷居易詩。自然涼足領。忽復問軍隨。笑我安能靜。

長河泛舟入昆明湖。至廓如亭登陸。沿途攬景雜詠。

樂善園中小憩遲。晚涼仍便進舟宜。岸楊初聽新蜩響。萬物由來不讓時。

一插高低兩水闌。精藍萬壽枕河干。廣源橋在萬壽寺東。限水之高低。朱衣僧自門前跪。點到知伊著語難。僧以賜裝爲榮。其

衣。以自別於衆。殊覺可笑。點。卽不到。亦口頭禪語也。

長春橋北建營房。火器營兵駐以常。藝習居安兼惠下。多需內帑定何妨。於長春橋北。度地建營房。選火器營兵居之。兼闢教場。爲演習之所。

既得相聚肄武。且得安其家室。實爲兩便。雖多費。亦所不靳也。

繡漪橋進卽昆明。倒影樓臺縱復橫。亭到廓如更遵陸。御園籌筆諭軍情。今長阿桂等奏報軍營事宜。已隨時批答。迴御園後。仍須繕畫諭示。

遣悶

擗擬詞遣悶。實覺悶艱遣。昨近屢作雲。率被終風卷。今朝雲旣無。風亦爲之緩。似此何日雨。釋我愁纂纂。

况復接軍書。阻雨計難展。自克羅博瓦。阿桂攻克羅博瓦。已扼促浸門戶。門戶據初限。對面突起峯。更有

賊碉繕叶。喇穆喇穆岡。排柵守巉巖。其下曰則口。格魯瓦角悍叶。是皆近賊巢。勒烏抵死守根本。賊人以

角乃彼中要隘。恐為官軍襲取。根木一失。則賊無所憑。因聚眾拒守。六路分進兵。調撥王臣蹇。阿桂以羅博瓦相對

井問脫出賊番。供稱莎羅奔兄弟。及其頭人丹巴沃禿爾。皆聚集於此。攻取對面突起碉卡。如攻得。即一面分兵搶占日則。額

森特由海子斜上。直取喇穆喇穆岡。第一大碉。即分兵下壓。為海關察接應。善爾普由莫斯滿了口進攻石城。即夾攻喇

穆喇穆峯上第一大碉。彰調進攻小口。第二第三大碉。保衛進攻山腿。上第四大碉。烏什哈達等由羅。然需數日晴。鼓勇

博瓦下攻賊木城。牽絙使其不能分顧。福康安、海祿、成德。則皆為策應之兵。調度頗中機要。然需數日晴。鼓勇

鯨鯢剪而何逮。一月雨多晴乃鮮。分撥既定。只俟連晴數日。即可克日進攻。乃四旬以來。雨雪多而晴霽少。官兵

日朗潭陽坡。氣寒凍陰熾。刺手致尼步。坐視賊不遠。按圖而計。阿桂軍營。距勒烏圍賊巢不遠。是此一路。實有

善望之弗能得。鬱陶惟愧赧。軍營久雨少晴。京畿久晴少雨。若今兩地陰晴相易。易地則皆

石槽行宮晚坐

蓮漏延清晝。槐風送晚涼。剛因籌筆罷。是日阿桂、富勒渾等。奏報籌復以挾戕忙。一室孰今昔。三幡混幻常。

北山雲密佈。庶雨望徬徨。

至避暑山莊作

廣仁嶺去歲雨憑輿。策馬平明此過諸。利穡霑膏還憶彼。去歲關內春夏雨甚佳。關外四五月間略缺澤。五月十

習勞示衆每塵予。青山綠水真佳處。奧室敞軒各灑如。所愧昔年臨此者。依然午夜問軍書。

聞京師得雨誌慰

喜近於驕慰近欽。欽哉切切水銘心。此而渥霽幸逢昨。彼亦霑霖報到今。廿二日。熱河得雨深透。今留京辦事。王、大臣及順天府奏至。京城亦於是日自未至酉。密雨霑透。晚田得以及時翻種。爲之欣慰。謝雨祠官力澤啓。禮部以二十日雨已三寸餘。尙在方澤。七日之內。例應報祭。因遣裕親王恭代行禮。望秋農父大田臨。百憂都以消嘉貺。一意惟應盼捷音。前此以盼雨盼捷兩事。交策於懷。今甘霽優渥。已愜所願。惟專望阿桂捷音耳。

甯靜齋

魯論幼曾讀。弗忘山水樂。芸齋山水間。清冷帶荷梢。不息性情深。恆峙體靜奧。適合武侯言。原從吾所好。設更譬致遠。捷望金川報。

陣雨五月廿八日

邇來每作雨。雨實弗致多。溜枝復潤葉。旋即放晴和。今晚山雲重。陣雨落霽露。前墀立積水。接上銀竹羅。固知涸可待。却慮漲潮河。夏漲亦其常。虞滯軍報過。進勦正斯時。捷音日延職。

初伏六月八日

一日復一日。北至臨三庚。上伏值斯辰。午熱信有徵。熱即蒸爲雨。所幸雨而晴。山莊稱避暑。過雨涼爽生。對時思育物。未秋祝西成。那采六色芝。虛傳八葉莫。遙遙金川師。佇望駐紅旌。

晴

傍曉雲容散。逮辰日色晶。雨收猶潤重。風度覺涼輕。荷瀉珠光閃。榭翻玉影明。籌農心略慰。祇剩繡軍清。

策馬

策馬出石城。閱隄兼閱稼。雖日勅幾政。山莊究多暇。外庭弗相見。非美慙且怕。所以間去聲數朝。沿攬必命駕。誰知三五宿。田功殊又乍。此地不種稻。黍高而蕎下。叶一律芄綠雲。極目鮮隙罅。濃露潤苗穗。爽風翻穠穰。邇來幸時若。晴晝雨或夜。亦無異漲落。諸事胥妥迓。祇渴望捷音。耆定武功罷。

軍郵

軍郵今日來。報克色溯普。羅博瓦捷後。兩月餘阻雨。雖定六路攻。曾未寸步舉。先是阿桂擬分兵六路。由羅博瓦下溝。攻取對面突起礮卡。搶佔日則丁口。並攻喇穆喇穆峯上大礮。以番地雨雪久不止。我軍未能即進。邇來略放晴。我軍勇倍賈。門戶既已近。賊人防益固。叶山脊築三礮。

左右更夾輔。進退兩維谷。決策在破釜。期得而後往。將軍計非鹵。分投各銜枚。一呼發萬弩。羅博瓦岡下地名色溯普。賊於山梁中連列三礮。復於兩旁坡坳各築大礮。右一左二。與中互為援應。時因久不進攻。官軍蓄銳勵勇。思一展試。會連日晴霽。先派海蘭察等統兵攻中路。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各統兵攻其左右。福康安等為後應。十二日丑刻月黑後。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董率各兵。分隊銜枚潛往設伏。先令普爾普等。攻撲喇穆喇穆各礮。以分賊人之力。其右麓並令成德等作勢牽綴。普爾普等直上連搶兩大石卡。賊方合力抗拒。海蘭察等已直抵第一礮根。賊因礮中為礮所摧。於下截堆木為禦。官兵即就木堆騰躍而上。毀其礮牆。拋入火彈。賊見官兵四面圍攻。固守不出。乃派索倫兵預伏其旁。開圍一面誘之。賊果窺入伏中。官兵控弦以待。射燈過半。餘亦負箭而遁。其第二、三礮。賊雖悉力死拒。官兵亦皆躍上礮頂。毀門克之。殲賊殆盡。其左右兩坡之礮。並先後攻克。殺賊與中路略同。復克其向西山麓之礮。翌日又克其向南山麓之礮。是役也。統計攻獲戰礮十一。平礮四十。礮五。火藥、鉛丸、鳥鎗、刀矛、口糧無算。殺賊二

百餘。割首級三十九。耳記五。燈其大頭人遠什側妾。即索諾木令在此路領兵者。又斃其次頭人巴克多稔窩思達爾結二名。捉得生口六。皆訊供以聞。人人自為戰。上下力各努。踣礮如履

平。礮石中鼓舞。觀之心惻然。喜極淚欲墮。叶。得戰礮十一。平礮四十許。殺賊二百餘。器械獲無數。殲其大

頭人。率醜守礮者。叶。蓋自用兵來。斬獲斯為巨。臨遜克爾宗。勒圍近據。觀賞卹所弗惜。叶。兵以來。克爾斬獲

因敕部錄敘。並解親佩。賜將軍參贊。以示寵異。其領隊大臣之出色者。如海蘭察等六人。亦賞官川。各一。嘉許難形。語。佇待馳紅旗。崇捷耆定武。

杜甫詩有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句。為和嚴武軍城早秋作。注之者謂滴博、蓬婆、西山地

名。或云滴博、西山城名。蓬婆、吐蕃城名。或又於滴博下。注雲嶺在維州。至何以謂之滴博、蓬婆。則未詳

其義。按武為劍南節度使。以廣德二年。連破吐蕃。詩正作於此時。今維州橋在汶川。其外即番境。諸番

即吐番種類。向聞促浸逆酋。有欲佔維州橋之語。并聞其地以此語造為歌曲。流傳已久。則唐時或曾

占維州境。亦未可知。故云已收滴博也。又今以維州以外為西路。與嚴武所稱西山亦合。惟滴博、蓬婆

以內地字義解之。輒不得其說。考番語。即唐古特語。唐古特謂樓曰丟切。蓋烏。今地名亦有訛稱兜烏

者。丟烏。急讀即為礮。故今以番人所居之樓為礮。其實礮於字書為石室。兼樓稱之義始全。但言礮者

猶從番語耳。又唐古特閉頭巴字。亦讀作幹。視其語所應用者而分之。或當時有粗識番字。不解字義

之人。讀幹為巴丟。巴再轉遂為滴博。亦猶元姓却特。誤為奇渥温。由粗識蒙古字形之人。妄為離合。因

至傳訛耳。又蓬婆亦唐古特語。朋博之轉。朋博者。堆昇之謂。今之色湖普為賊番就堆昇築礮之所。則

溯普當卽朋博之訛。色蓋色爾。番語所謂金也。茲因紀色溯普之捷。考訂如右。

夜雨七月初二日

五更忽聽簷泉流。葛衾涼峭清夢逾。不雷不電甚醞藉。或徐或疾真優游。繼膏益潤利稼穡。纔希渥霈望外酬。軍營況復報捷近。自審增懼吾何修。

將軍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丁口。詩以誌事。

色溯普克固可進。喇穆喇穆轉在後。山梁上有賊戰礮。直進仍虞彼掣肘。我兵相勢分營圍。而匪聚徒亦嚴守。惟彼峯尖兩大礮。肋崖如削猿難走。以故賊不甚隄防。得此斯爲踞其首。搯吭拊背則無難。搗虛抵隙或堪取。分兵路路各進攻。阿桂奏。自克色溯普以來。賊知我兵注意在彼。守禦益密。因細加體察。喇穆喇穆一帶西迤峯巒突起。兩大礮居山絕頂。兩旁坡崖如削。北面山勢更陡。賊度官兵不能往據。若能佔此山巔。已斷其後路。勢必俱成瓦解。可收搗虛抵隙之功。卽於廿二日晚。令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分兩路攻色溯普南面山岡賊礮。福康安帶兵接應。又令普爾普、海祿等。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之礮。保甯、彰甯等。攻其以次賊礮。並令成德、特成額、六十六等。亦於左邊進攻。海蘭察、宜達色、秦斐英阿、格勒爾德等。直取絕頂兩大礮。於滿洲、吉林、索倫及綠營屯土各兵內。選至勇至健兵六百餘。分隊潛上。別選精銳登峰巘。峭壁直上千仞高。以頂繼踵翼爲手。須臾遂克兩戰礮。賊衆盡殲無一漏叶。其餘各礮雖力拒。我圍益堅魚在罾。賊知難拒盡棄遁。我兵追截多僵仆。叶。廿三日寅刻。額森特等見海蘭察兵已抵賊礮下。督兵趨赴。越過三道深壕。箭燈多賊。其普爾普等所攻第一賊礮。官兵直冒鎗石。拋擲火彈。刨挖礮根。賊窘迫出礮。官兵鎗箭齊發。斃賊甚衆。並射中紅衣賊目胸背。帶箭而竄。成德等將護礮木卡。儘力攻開。連克石卡四座。惟時海蘭察所帶各兵。先於半夜月出之前。掩藏火繩。屏息魚貫由石壁陡滑處緣上。前人之踵。幾及後人之頂。以手引手。蟻附前進。預伏礮旁。黎明一踴而登。直上東峯礮頂。毀門躍入。盡殲賊衆。卽撲進西峯尾礮圍攻。奮力勦殺無遺。煎焚其

下兩木城。賊隨燼滅。成德、普爾普、保寧等。冒雨攻圍山梁之礮。徹夜無倦。賊巢燬遁。廿五日早。大霧迷漫之際。海蘭察等復從山梁尾礮。乘勢掩殺西南兩山崗礮卡。官兵勝後。勇氣倍增。並攻克日則了口各礮卡。殲戮多賊。是役也。攻得礮三十六。木城五。石卡五十餘。平礮百。殺賊數百餘。生擒二。獲馬賊十一。噉一。鎗仗、口食無算。喇穆喇穆山梁。爲此路賊人第一要隘。而日則了口。亦勒烏圍要路。將士攀援超越。奮不顧身。雖雨夜霧晨。罔加勇往。而海蘭察不避艱險。每攻必克。尤爲勇將。亦山將軍等調度有方。因勅部優敘。并賞兵丁等一月糧。並傳諭獎賜。以待底績策勳。乘勝勇氣百倍增。並即克日則了口。是役諸將皆用力。而海蘭察功最右。相機取遜克爾宗。佇待捷音奏囊剖。

副將軍明亮奏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已據要隘。籌進取賊巢。詩以誌事。

宜喜達爾圖賊之北門戶。攻已一歲餘。曾未進數武。所以豐昇額。改圖易西路。叶。達爾圖山梁。爲宜喜要隘。賊人守禦極嚴。昨歲豐昇額統

兵在彼。同舒常攻打。經年未能寸進。因移兵凱立葉。亦無可進之路。遂就阿桂軍營。兩將軍並爲一路。明亮進正地。復以遇險阻。亦欲往西路。已謂議可許。自統

布寨分兵七千。移攻正地。及遣人偵探黃草坪一路。直進二十餘里。不見賊踪。斯喇喇一路。堅礮林立。等密。山深。難於急進。且恐墮賊詭計。亦請移赴凱立葉協勦。或聽阿桂就近調取。以所奏頗爲近理。遂嘉許之。阿桂令其

迴牽綴由宜喜。叶。阿桂聞明亮欲往西路之信。謂西路已無藉添兵。應籌牽綴之法。使賊勢分而力弱。乃飛札明亮。令

亮因駕馭鼓勵。土司共知奮勇自效。然其地。有鑒於上年之難進。未能信其爲策之善也。昨接阿桂奏攻礮進了口。叶。即日則晴明望宜喜。賊礮毀弗覩。但

見我軍營列據山梁處。疑信尙未定。今朝奏囊剖。叶。分攻彼七礮。奮勇齊並舉。一時皆即克。兼得格勒古。

昨阿桂於日則了口軍營奏。初六日清晨。雲開日出之後。遙望達爾圖山梁。賊礮俱已不見。但見官兵營盤七座。知明亮

已得手云云。雖喜且盼。未敢遽信也。十八日早。明亮奏達爾圖山梁橫亘數里。其中節尤要。賊於此連築七礮。非分攻

不能得利。因派奎林等攻第一。第二兩礮。和隆武等攻第三礮。三保等攻第四礮。珠爾格德等攻第五礮。科瑪等攻第六礮。噶塔布等攻第七礮。每起帶兵六七百名不等。復派馬彪、舒景安、都爾嘉等。各帶兵策應。其俄坡、格勒古。則令

都司崔文傑等。帶領韓斯甲布士兵三千往攻。初四日黎明前。各將領分路並進。維時大雨如注。官兵冒雨直進。勇氣百

倍。和隆武先攻得第三礮。餘皆以次而克。殲賊二百餘。獻首級者廿一。耳記三十七。其俄坡、格勒古。亦俱攻得。隨

將所有礮卡拆毀。安設營壘。與惟餘第四礮。勵衆期必取。明亮等通計。得礮礮十五座。平房廿六間。大礮六。鎗矛、阿桂所奏望見情形。適相合矣。成功神且速。嘉勞生擒大頭人一。散番八。惟餘東北山口第四礮未克。然其勢已孤。現今設法攻取。一經攻克。即可乘席捲之勢。與阿桂合兵搗擊。以伸衆忿。難盡語而實賴天佑。助順默相輔。賊巢已逼近。螳臂應難禦。諸臣既同心。和則力共努。明亮奏至。降旨交部優敘。在事出力兵丁。各賞一月糧。將軍等如此同心協力。深所嘉許。和能成事。計日盼捷音之至。定功膺茂褒。捷音日夜佇。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五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四

詩三十七首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該布達什諾大木城及色湖普下各碉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詩以誌事甲

制勝出奇資帥略。克碉殲賊不崇朝。阿桂奏該布達什諾賊人木城。最為扼要。若從彼繞出。即斷其從路。不得不為。黎明。海關察已繞過奇林。搶佔木城後山腰之上。派兵焚其附近寨落。分路繞截攻打。十七日寅刻。各帶兵潛進。比我滿洲。索倫兵。鎗箭齊發。瘴賊無數。並射其兩頭人。官兵箭枝將盡。遂暫撤回。額森特見賊人寨落烟起。知海關察已經繞出。則色湖普右山溝下。備禦必疎。遂超越巉道溝塗。且戰且行。直躡色湖普山梁。亦焚其下附近寨落。十八日夜。復派各路帶兵分攻。訂於十九日子刻。同時並起。官兵乘勢分進。折柵上碉。勇皆百倍。宮興、福康安、成德等。各將木城礮卡攻克。海關察於山後射斃多賊。額森特亦循山梁直下。均各攻奪賊寨。立時焚燬。此皆色湖普下格魯瓦角地也。計克戰礮二十三。木城九。石卡六十餘。焚燬寨落七十餘。礮房數百。殲賊男婦老幼三四百。所獲軍械糧畜無算。官兵勢已聯絡。現三軍敵氣誠均篤。二將宣猷績獨超。此次攻礮殺賊。在事將領弁兵。無不奮勇出力。而海關察、在進攻遜克爾宗。額森特。尤為勇略超羣。除諭部優敘外。仍加賞海關察超勇。巴圖魯、額森特。事逮半功將逮倍。勇宜鼓志不宜驕。現今大軍將成。請事尤宜全善。三軍乘勝深入。自皆鼓勇。巴圖魯號。以旌異之。然不可因此稍涉矜驕。以致志得意滿。略有疎懈。並傳諭。勗哉佇金紅旗報。紫閣重開姓氏標。平定西陲凱旋時。曾繪功臣象於紫閣。其立勳支著之五十人。親為切誠之。亦欲倣西師之例。圖形紫閣。以昭茂典。則較原係內地土司。雖非若西師之拓地開疆可比。而將士攻堅力戰之績。則較西師更多。將來功成凱宴。亦欲倣西師之例。

中秋即事

興州桂節常欣度。比似皇都致不同。尺五沈瀟喜天近。平分淵魄正秋中。吳仙修處葉全綠。周子愛時花
尚紅。山莊仲秋月。荷花尚開。雖以苑內有溫泉。物意人情多浹洽。祇餘翹盼歲鴻功。

山莊深秋卽景

昨日門前送鳳幃。後程因致小留淹。林稀鹿向平原出。水冷魚尋深沼潛。金氣肅消幽塢外。碧霄朗接遠
峰尖。最佳處合忘諸慮。盼切捷音志未忤。

恭奉皇太后迴蹕至御園作

知年不忍舉宣尼。喜奉慈遊是所知。啓駕日同至共日。往營時先去返蹕時避。避年率以同日本奉聖母啓蹕。即先
先行。朕於山莊多駐數日。霜楓吟牡丹青錯。秋菊疑陶黃紫披。百二居諸消一瞬。依然望捷縉遙思。

將軍阿桂等奏報功占默格爾山梁并奪碉殺賊情形詩以誌慰

遜克爾宗賊門戶。攻餘兩月未能開。因教繞道乘其隙。前因阿桂在遜克爾宗攻勦日久。未能卽得。因思日爾八
聽赴凱立業。與五岱合力攻壓。可收夾擊之
利。現在寬開進攻之路。適與前旨相合。遂得登峰殲厥魁。阿桂奏。探得日爾八當嘴以下。榮嘴爾博以上。其間有默
業。日爾八當嘴之賊。皆在我後。計可不攻自潰。因令海關察等。繞道前往。搶佔默格爾山梁。額森特等亦奪獲碉卡。胡
尼爾圖帶兵佔據日爾八當嘴四面高峯。海關察。額森特。復攻壓密拉喇木大寨及其旁碉卡。盡行攻克。并克復凱立業各
寨。通計殺賊一百五六十。生擒者五。搶得大碉寨房二百餘。阿桂稱現據之密拉喇木。距嘴爾丹喇
間。鎗矛牛羊糞把等物無算。聞之稍慰。佇盼捷音計至。榮嘴八當應棄守。嘴爾不過十餘里。卽前抵勒烏圖賊巢。
亦止二十里。今經官兵佔據。則榮嘴爾博之賊。已失其險。日爾八當嘴雖尚有賊。而前後俱有官兵。賊自不能復爲死守
云云。想可迅掃勒烏圖。以期大功速成。至此次官兵。因阻滯日久。積憤愈勵。於並無路徑之處。不避險滑。攀越力攻。

竟日徹夜。不少休息。可嘉之中。復為憐惜。因勒部議敘。其勒園噶喇速成摧。勒園噶喇依之減字也。諸臣努力憐為慰。朝夕紅旗望報來。

副將軍明亮攻克日旁一帶碉寨詩以誌慰。

三軍同力努。諸將一心佳。達爾圖雖險。日旁梯可階。明亮奏。以達爾圖賊人有備。未可急於輕進。因查日旁道路。包。賊人在上聯排礮卡。難展兵威。惟周叟對面之山。即係日旁分支。其前有路。可以繞出。石包之後。林深路險。止可進而不能退。隨派和隆武等。帶兵從此路晝伏夜行。密為繞越。仍於正面派兵揚威。其斜下山溝。並派兵規取。明亮等復統兵在後策應。均約於十月二十日寅刻。同時進攻。分兵還選隊。入管更緣崖。正正旗先展。堂堂陣自闢。聲東擊西。應前至後。登皆流滴飛擲。撮抱頭互擠排。石包難復守。沙壩亦淪埋。望已賊巢近。擣從虛處挨。十九日四更。和隆武兵已繞至措手不及。鎗石俱不能施。我兵盡力勦殺。將所有戰礮十餘座。平礮二百餘間。全行攻奪。即山溝內水礮。水卡。亦經佔據。沙壩山賊。幾次欲來沖奪。俱為我兵截住。而石包上拒守之賊。因官兵勦擊迫射。無路可逃。俱紛紛滾崖落澗。無得脫者。統計殲賊甚多。割獻首級三十餘。生擒者七。所獲兵械。馬、騾、牛、羊、口糧等物無算。過此石包。直望勒烏園。不過二十里。皆係漫坡。且與阿桂所攻日爾八當嘴。止隔一河。兩軍會合。即已不遠。本為聲東擊西之計。今成攻取捷虛之舉。為之欣慰。因將副將夾攻知日指。大捷候星差。和起真有子。此處攻得日旁。全係和隆武之功。和軍營。因追巴雅爾。為逆回所害。曾加優卹。並給以世職。今和隆武復能如此宣勞建績。和起可謂有子。為之欣喜。益感於懷。欣餘切感懷。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雪霽三寸先三日。祀舉一朝凜一忱。省歲有豐還有歉。沐恩惟厚益惟欽。青齊黃濱胥歸靖。山東壽張逆匪王倫等。糾眾作亂。侵擾三縣。劫庫戕官。搶掠臨青舊城。肆掠村鎮。特發八旗勁旅千餘。命大學士舒赫德等。往彼統率經理。數日。即盡勦滅。距其起事。甫及一月。而淮安外河老壩口堤工漫溢處。自堵築至合龍。僅二十日。兩事皆成功迅速。實賴天

佑索諸丹巴願早擒金川土司索諾木急呼之則為索諾丹巴沃雜爾則其用事頭人最好狡者今阿桂已統兵攻克格也索諾丹巴願早擒魯古一帶碉寨即日可抵勒烏圍聞逆酋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皆聚於彼惟冀上蒼嘉佑一鼓成擒更得子月恰當陽復子是日子正二刻冬至倍顯義象見天心迅速蔽功耳

紫光閣宴外藩卽事成什未乙

外藩恩宴例初年協洽情宜與衆聯共慶蠶登稻昌卜見淮南子合教樂備禮明宣促成醮什榜隣舊將寫戰圖廡展前向年平定西域曾繪戰圖張紫光閣壁即日蕩平金川擬於閣外展接前廡以備繪圖紀績兩紀崇勳藉輿力惻然意覺勝欣然

悅心殿

幾餘初歲試遊尋咫尺塔山憩悅心恰對春屏吟翼日又看瓊島佈輕陰屢霑仍冀斯為雪京師於冬至月臘月屢曾得雪不過三四寸而止冀得渥霑益佳故每遇微陰即盼其釀雪耳望稜無遑始自今更盼捷音越以甚安能卽境豫清襟

新正吉日恭奉皇太后幸御園卽事成什

欣陪鳳輦出皇州慶節行時例率由穀日晴和占穀美是日初八為穀日春朝良吉奉春遊已看柳杪將穉放更喜松根有雪留獨盼紅旗尙遲到難忘丙夜問軍郵

祈穀齋居

祈年躬祭望恩覃左个齋居預日三潔膳去辛徹懸心致肅華鐙綵勝例聽諳初春惟念耕桑始遣暇無妨書史耽題壁率多盼捷句每遇齋居多有詩紀事邇年以盼金川捷奏屢見於辭幾迴清詠不勝慙

正月十七日小宴廷臣二律

翼節廷臣例賜筵。展期一日值今年。每歲小宴廷臣。例用上元後一。今以適當月食。展於十七。箕疇著省惟卿士。謝賦遺詞異朏弦。察吏安民同有責。息肩滿志實無緣。莫容易視茲歡醺。盡職艱哉爾我然。

新正幾務恰餘閒。宜趁閒籌民事艱。慢聘豐亨豫大說。當思敬意吉凶關。徵招樂叶笙簧律。需雅茵聯內外班。時大學士管兩廣總督李侍堯。江西巡撫海成。俱以入覲在京。令一體與宴。却憶賢勞于役者。驅馳冰嶺雪碣間。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碣寨木城詩以誌事

自克默格爾山梁。滿擬卽遞平賊信。阿桂於昨歲十月內。攻克默格爾山梁。其地距勒烏圍不過二十餘里。計掘穴擒渠。可以剋期蕲事。侵尋待之逾兩月。密拉喝

拉兵仍頓。賊因距巢甚近。死守益堅。阿桂自默格爾山梁得勝。卽駐兵密拉木噶拉木。以兩月餘。雖攻得日爾巴丹。蓋

緣已扼賊門戶。因以死守防益慎。彼處跬步無非山石劍蠶叢。允難進於康薩爾築碣寨。弗遺餘力據險

峻。嘉哉我將及吏卒。敵愾同志衆積恨。拔彼鹿角越彼濠。直逼碣根登奮迅。堅壘深窞一時摧。大鞬大膊

不遺慙。賊以勒爾策依山勢延長。周防不易。因於康薩爾山梁。多築碣卡。守拒不遺餘力。阿桂遂派兵三隊。秦斐英阿

過重濠。至第一碣根。向上拋擲火彈。賊人鎗石雨集。抵拒益急。我兵舉鎗注矢以待。賊有露身碣外者。卽擊射燈之。官軍遂一呼而上。躍登碣頂。其碣內外地窖。覆以石板。爲我兵踰場。賊多有壓斃其下者。尋卽攻得此碣。察其下有穴。

潛通第二碣。卽以石填塞。是日已刻。復得其第二碣。戊刻又克其第三碣。賊人除殲戮外。餘皆負傷而遁。十三。十四

兩日。並將其下各處寨落。盡行攻取。是役也。計克大碣十。木城四。大石卡二十。寨落七。捉生二。殺賊二百餘。礮

銅礮二。烏鎗。刀矛。糗糒等三日殲賊二百餘。遂奪山梁高萬仞。石碣凡十木城四。近碣寨卡全收盡。叶齊

心努力悅以憐。普賚特旌夫豈靳。將士奮勇得勝。其志足嘉。因賞在事兵丁一月錢糧。其將弁中勇銳超羣者。經將軍保奏。優擢陞等。賞翎、賞巴圖魯號有差。將軍、參贊、領隊等。則俟攻得勒烏圍。交勒爾策依籌即擣。迅雷不及掩耳。震譬如破竹已裂節。其解自當速迎刃。阿桂等奏。勒爾策依山形。總

部優敘。勒爾策依籌即擣。迅雷不及掩耳。震譬如破竹已裂節。其解自當速迎刃。阿桂等奏。勒爾策依山形。總

兩三日內。迅速督攻。使賊人措手不及。以期進搆其巢。事半功倍。豈期然為山九仞。懼尤甚叶。佇俟紅旗大報捷。竭誠惟籲天助順。康

爾之險。倍於他處。賊之守禦。亦較他處為堅。乃官兵得之。如不甚戮力者。實賴上天嘉佑。阿桂奏謂此數日。適當上辛詣壇親祀之辰。由於誠禱所格。不知予之默籲。固無一日不然也。

肩輿歸御園四首

冰融牆外已通舟。直達昆明足溯遊。適可輕輿便言返。興於豪處戒其流。

水田一帶尙存冰。蓄潤將資穡事興。小試頗關農八政。原無他術治民能。

日下曾傳功德寺。層層梵宇布金田。規模減昔頽葺舊。為繫觀瞻非佞禪。

去年亟返盼軍書。今此依然詩詠如。去年二月中。幸玉泉山。正當將軍等進勦促浸之初。盼望軍書甚切。因有肩輿

輿。較前倍急耳。近進雖頻殲狡寇。近日阿桂康薩爾之捷。殲賊二百餘。嗣復克其堪布卓、甲爾納兩處。殲寨。斬獲亦衆。即日乘勝深入。可期迅蕝豐功。鴻功待蕝越殷予。

獲諜有序。

阿桂既克康薩爾。即乘勝進勦堪布卓。甲爾納賊寨。數日復全克之。初發兵之夜。有番人來投。訊其

名。為郎木卡。云是鄂克什人。廿餘年前逃往促浸者。聞大兵攻勦嚴急。故至此探路。欲率番投降耳。

阿桂以彼在促浸久。地形皆所熟悉。何待再探。且察其神色有異。嚴鞫之。不復能隱。知為促浸頭人。

當噶拉阿納木遣其叩營詐降。以潛詞我兵虛實。及進攻路徑。廢牧遠近。卽令遁歸。以告爲抵禦掩襲計。阿桂旣得情。卽斬郎木卡以徇。并札致各路督兵攻勦防守諸臣。胥留意毋忽。阿桂此舉。可謂得行軍機要矣。邇來賊中投出之番。不一而足。從未有如此察詰者。其中誠僞。固不可知。然過疑懼沮遷善之塗。而過信恐墮狙誘之術。自非明習有識者。未易臻此。善夫李靖之言曰。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譬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然靖第知用間之難。若察間之難。則未之及也。余旣嘉阿桂之能發奸。因成是篇以闡之。

兵法所貴者。知我知彼耳。知我猶覺易。知彼斯難矣。彼我互主賓。我乃彼之彼。彼用間諜來。蓋欲知我已。誠投與詐投。是在精心揣。誠投我撫之。或得彼端委。詐投乃奸細。窺我告被駛。將軍審獲之。允協用兵理。復克其兩處。阿桂於攻克康薩爾後。復得堪布卓。甲爾納兩賊寨。斬獲亦衆。且已至河岸。官兵汲飲甚便。卽可乘勝深入。迅速成功。賊巢已入架。叶師貞賴助順。鴻捷計日指。

仲春齋居

右社將臨祭。深宮此致齋。晝長日出早。春暖雪消皆。牆柳梯籠院。庭莎芽紐階。誰云幾務簡。籌筆正縈懷。
阿桂奏至。堪布卓西南山巔上。尙有碉寨。必須攻克此處。前進始無妨礙。官兵先已圍其三面。並移墩轟摧。又分兵四路。於廿四日半夜。乘雪進攻。賊已知覺抵寨。尋恐被截在內。一面出碉抗拒。一面逃竄。官兵鎗箭齊施。斃十數賊。餘俱竄至河邊。落水淹斃者甚多。因得其大碉一。木城一。石卡二。其沿河六寨賊人。雖步退守。尙須節節力攻。然以形勢度之。必能次第攻佔。隨卽指示機宜郵發。益盼捷音。適至。

太液池泛舟

液沼冰融可泛舟。致齋前偶試清遊。還宮況此為路便。監水因他作楫求。魚躍鴈迴化工暢。天光雲影靜機投。鳴榔聲裏忙登岸。為接軍書報直郵。連日盼望軍郵甚切。適於舟上接阿桂、富德奏函。隨命登岸。與中啓閱。將回宮批答。不暇遊覽。

詠同心玉環

巧匠琢瓊玉。同心古有聞。利將見金斷。臭可擬蘭芬。聲應惟相合。形聯永不分。如占大師克。麟閣佇酬勳。

至靜寄山莊二首

曉行雲罩盤山最高峯寺名。見高峯。已覺宜人翠盪胷。水郭山村仍歷歷。橫巒疊嶂自重重。鳴鞭大嶺騁懷度。稅駕

仙莊覲面逢。駐蹕此番期七日。尋幽摘句得從容。

不過遊奕趁幾餘。無逸一篇恆惕予。勤政愛民經歷許。衣宵食旰敢渝初。仁斯壽寓知惟樂。桃已開多杏

未舒。誰曰怡情茲靜寄。慙仍曉夜問軍書。去歲在此。以宜軍進勦促浸。得其險要。即可架入。盼望軍書甚切。有門前驛或遞軍報。誤我半刻籌軍容。十日之遙。豈爭半刻。而我心方待

已迫之句。今又經年。官軍屢次克捷。乘勝進攻。拒勒烏圍僅七八里。大功即可告成。翹盼捷音。較去歲益切。

盤山迴蹕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因成是什

往來纔祇十餘日。仙苑芳春花綻皆。迴蹕帶星發行館。是日寅刻。即從行宮啓行。圖早問安也。駐旌圖曉謁思齋。最欣超向精

神健。甯止如常食履佳。惟是捷音頻繫問。慙猶無以慰恩懷。

邇日

邇日每作雲。亦弗風擾之。靈雨未過旬。再霑我豈辭。因循乃虛度。不免望蜀思。御園景雖佳。誰去問芳菲。況值軍營中。近臨賊巢時。曉夜盼捷音。何未馳紅旗。子曰為君難。其難無已期。

三月晦日偶成

思量多幸是今春。三月兩霑膏澤勻。略覺籌農慰顛念。幾曾玩景答芳辰。體天大德惟生物。以己之心而度人。保泰持盈恆切切。況茲捷信盼猶頻。

宿齋宮即事

星推辰見月惟陽。宮漏聲遲日正長。仍似昨年斯望捷。昨歲霽祭齋居時。阿桂正當深入。擬派兵六路分攻。急盼捷音之至。齊居詩曾及之。今歲宿齋宮。阿桂奏至。現與

明亮訂期會勦。三四日內。即可進兵。冀速集事。阿桂距賊巢咫尺。轉瞬捷穴擒渠。且與明亮夾攻。尤為事半功倍。茲以集勦在邇。盼望捷奏更切。

敢云春雨已占祥。每因閒暇塵無逸。

曰奉居諸運有常。孰謂值齋方事簡。書呈四庫勘猶忙。

孟夏常雩禮成述事是日雨

例舉雩禮適值雨。心因慶益切心寅。沐恩幸繼三春澤。修祀剛逢立夏辰。是日時若顙和協箕畢。欽哉執禮率臣鄰。王師深入賊巢近。翹冀鴻禧捷報臻。

御園首夏

通閩因教節令遲。御園首夏似春時。紅輕綠重雖恆例。午暖朝涼不定期。楊柳絮稀經雨減。牡丹花放待風吹。如斯佳景厭歡賞。為盼軍營馳捷旗。

初夏香山靜宜園駐蹕

山墅曾無廿里遙。輕輿尋勝趁良朝。今年憂樂何其屢。近據阿桂奏報。現與明亮訂期會勦。兩三日後。雪泥漸乾。騰巴爾珠爾傳疾忽發。勢殊委頓。亟命其子鄂爾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挈御醫馳往診視。以冀速痊。朔日奏至。則色布騰巴爾珠爾。業於前月廿八日奄逝。昨已復其王爵。茲並賜帑治喪。且命沿途護其歸轍。以昭軫恤。數日

棲遲藉以消。傍砌紅留花放朵。連林綠重葉封條。閩前首夏如春暮。觸緒都關變與調。

近處山園果不羣。靜寄山莊。避暑山莊景。俱較此為勝。而距京各數日。茲則附近郊坳。亦足供登眺云。峯姿泉韻靜宜欣。氣含生動有形畫。格寄古初

大塊文螺翠欲飛。昨過雨。筍青半隱曉留雲。如斯佳豈吾誠樂。猶自軍書問夜分。

致遠齋理事

駐蹕香山四日期。肯緣遊豫闊疇咨。因言觀行求其當。授職量材審所宜。不特已聰取公論。惟殷民隱欲周知。副名設更云致遠。正此望懸馳捷旗。

遣悶

遣悶惟以詩。詩亦悶難遣。近接軍中報。夾攻賊巢翦。惟是甫定期。雨雪遇為舛。阿桂與明亮。訂期兩路會勦。初定三月廿七。繼定四月初二。俱因連日雨雪暫阻。蓋此次兩軍會攻。所關者鉅。將軍等之意。亦慮泥深途滑。兵難措足。不得不籌其萬全。擬俟晴霽。相機速進。然功速垂成。盼望益切矣。滑刺難進步。無奈待展轉。三軍雖

奮儼諸將籌盡善。以此弗嚴督。闔外聽猷展。惟是盼捷殷。曉夜心纂纂。彼望晴弗晴。空勞王臣蹇。此望雨弗雨。日引慮成嘆。以彼而易此。兩得功皆歲。何時惠其甯。吁哉徒臺吮。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有序。

近於永樂大典散篇中。哀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韻。且鼠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鮑明遠數詩之精審。余昔嘗效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體詠金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列句首。從鮑法也。日來大功將成。盼捷益切。寢食為之不安。拈翰成此。聊以自遣。而灌鼠屠豬。藉以取譬於施力之易易。庶幾吉語是徵耳。

鼠寇猖金川。於唐吐番種。牛相却悉坦。自昔惡蠢動。虎年即背盟。促浸於乾隆戊辰年平定後。至戊寅年。其會耶卡。即與革布什哨搆毀。意圖吞併。時督

臣開泰。提臣岳鍾瑛。檄令撤兵。弗聽。隨調裨斯甲布土兵。斷其糧路。又令章合。俄拉各兵。突出會攻。始退兵至丹多。廢燒寨落而遁。搆毀鄰封。兀。耶卡應與九土司搆怨。以番人互相仇

犯內地。無庸深罪致討。止令九土司自行合力攻禦。九土司者。裨斯甲布。革布。什哨。巴旺。俄拉。丹孛。與促浸最近。鄂克什。從噶克。梭磨。卓克采。稍遠。兔穴營三窟。蟻鬪相衝。捫龍驤未

足勞。方伯命戒董。蛇蝎為其心。遷延竟悻悻。馬年增築礮。壬午歲。耶卡自知為衆番所惡。佔據各山梁。修築堅礮十餘座。欲圖出外滋擾。尋侵奪裨斯甲布之俄坡。

又攻殺丹孛番衆。又與三雜谷。吞併心益涌。羊子效父觸。耶卡既死。其子索諾木益兒悖頑梗。戕害革布什哨土司。革布什哨接仗。又滋擾巴旺。佔據其地。慈惠俄拉土舍僧格桑。攻圍鄂克什。

經督臣阿爾泰。提臣董天弼。同往訪諭。僧格桑稱願退地釋兵。辛卯夏。俄拉違背前約。復攻鄂克什。逆會。羸角會。遂相聯合。狼狽為奸。且侵明正土司寨落。並添築礮卡。負隅抗拒。其罪實難再道。不得不加以兵力矣。

弗恐猴誘不可赦。王師發精勇。雞肋非所圖。羣番籌安鞏。狗苟與蠅營。壓卵山臨聳。阿桂駐兵空薩爾。距勒烏圍不遠。現擬同明交

訂期分路夾攻。越日掃穴。擒渠。行見膚功迅奏。豬韡羌兒俘。成功不旋踵。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等碉柵詩以誌事。

自報克獲康薩爾頓兵三月未能進。雖時斬勦賊小創。以近巢穴守愈峻。定計兩路為夾攻。宜喜壓下乘。

其覺。阿桂自攻得康薩爾以來。雖屢籌進勦。時有斬獲。但賊人因距巢益近。竭力死守。未能即克。因計宜喜一路。有可乘之隙。約明亮至軍營而商。乘賊人不備。由山梁下壓。可收夾攻之利。因於南路抽兵四千七百。又添派川兵二千。阿桂亦於西路選兵一千。令海蘭察。福康安帶往。俾資合勦之力。精兵既益。調遣定。爰趁天晴入奮迅。丫口為賊境咽喉。未因宜喜潛抽引。

而我將卒鼓敵膽。直冒煙火無回吝。三面險碉一時奪。軍營自三月下旬以來。雨雪飄漫。直至四月初十。始得晴。以進攻宜喜之局。為此時緊要關鍵。必須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替兩處。同日並攻。賊始不能抽掣堵禦。因派將領帶兵分路進攻。十四日子時。烏什哈達率兵潛至木思工噶克丫口。超越而登。賊以此地為其咽喉要處。並未潛抽此處賊人。以防北路宜喜之兵。一見我軍。即鎗石齊發。力為抵禦。遊擊梁朝桂。先搶東北隅大碉。攀援而上。官兵隨毀其碉根湧入。參將國興。督兵躍入木城。並用刀斧斫柵衝入。惟時我兵呼聲四合。兵氣益揚。侍衛穆哈納。副將曹煥。將山峯左右之碉。同時攻克。其中所有賊衆。殲戮甚多。官兵自康薩爾至丫口。連祭木柵佔據。其攻打沿河各寨之兵。攜柴前往。堆積羣尼寨下。放火焚燒。延入寨中。賊多燒斃。從此至噶爾丹寺。可從山梁徑下。并可直壓勒烏圍。阿桂奏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為之欣慰。即勅部議敘。

自此徑進勢應順。西路捷實賴天佑。更稱望見北路近。得楞碉卡已攻獲。薩克薩谷下。一瞬。阿桂並稱北路官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索。搶獲大碉一。石碉九。並於十三日。望見攻克得楞碉卡。向東南已至沙爾尼之上。又見有一隊官兵。向東從薩克薩谷而下。已可直至河沿。所有日旁、沙壩、及喀爾西斯、年木哨爾等四處山巒。山溝、寨落賊人。似已不戰而逃。由彼至勒烏圍。對河臨岸。其間已無險阻。計明亮奏摺。亦日內可至。一日可取三年功。佇待明亮報實信。

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詩以誌事。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去年宜喜據山梁。昨歲七月。明亮自絨布寨移兵。欲赴西路協勦。道經樟斯甲布境。出其不意。攻克宜喜。山梁。據賊要隘。惟因去路綿長。官兵不敷繞截。隨改路由達爾圖進攻。未能深入。未進都

因去路長，增調官軍足供用，更相籌畫總抒良。

明竒等至達爾圖，屢籌進勦，賊衆守禦更力，且於達爾圖山梁下掘壕，阻官軍進路，復稽時日。阿桂因籌議賊中形勢，謂仍當由

宜喜一帶相機即進，並請多撥勁兵供用，使之迅速集事。阿桂唯以日旁別綴聊虛擲，南路及吉地等抽調官兵四千七

撥西路兵一千，再就宜喜等各營原有兵抽撥，約可滿萬。明竒遂於宜喜一甲索先攻且試嘗，因恩甲索一帶，促浸祇餘

老弱防守，遂合總兵敖成督兵直入，十二清晨，連破賊人要隘三碉，又搶鼓勇遂教分隊入，剪兇都勵一心強

佔左右兩山賊碉七座，已刻以後，將接連俄坡之東山賊碉四座，亦經佔據。鼓勇遂教分隊入，剪兇都勵一心強

三保、和隆武、奎林、珠耳格德、阿滿太等為五隊，分取得楞南峯頭所有之碉，其向東山腿，則令福康安等往攻，十三

日黎明，各官兵呼聲四起，奮往爭先，賊人鎗礮齊發，疾如閃電，三保等六隊官兵，各將所指之碉，先後攻克，福康安

等亦搶奪石卡三座，統計賊二百餘，生擒者七，官兵各將所得之地，嚴行守禦。乘勝齊兵擬下壓，截前料賊即奔忙，明竒奏擬乘賊人立脚未定，無險可

直至河岸邊，非惟達爾圖等處賊人，立見竄散。兩軍會合指日，晚衆志歡呼，益匪獲三捷，勒烏圍最近，阿桂攻

工噶克丫口，已可下壓噶爾丹寺，直搗勒烏圍，明竒兵抵河岸邊，亦可與阿桂會合，夾攻賊巢，計克勒烏圍及噶喇依，并擒索諾木等，當三次報捷，而克勒烏圍之紅旗，當第一先到也。紅旗第一到懸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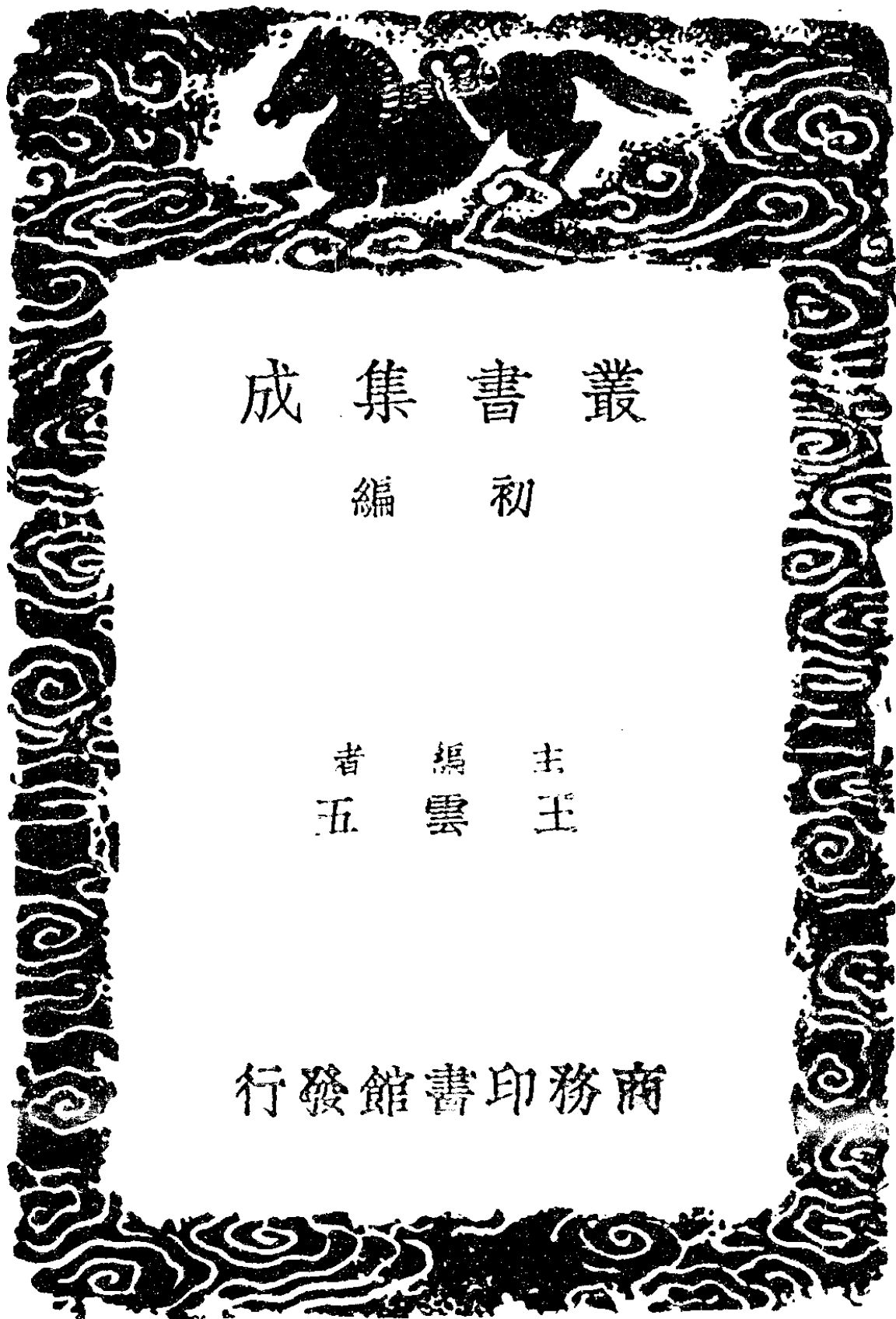


3
4
2183

高宗詩文十全集

六





成集書叢

編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六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五

詩四十首

賦得大車檻檻得還字八韻有

詩小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謂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毛傳鄭箋多從之朱子集傳則謂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仍本小序而略變其說惟端木詩傳謂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又魯申培詩說謂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二說似得正解按小雅出車勞還率也通篇皆述其行役之苦以慰勞之此篇一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再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與出車篇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意正相類其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亦猶擗風擊鼓篇生死契闊之義若作男女淫奔解則生既異室死安得同穴乎又毛傳謂大車大夫之車毳衣大夫之服孔疏因釋為大夫乘大車服毳冕巡邦國以決訟失之拘矣蓋大車即采薇篇之戎車而毳衣之如裘如璫乃侈陳服飾之盛亦猶采薇篇之詠及弭服出車之詠及旗旒耳且大夫治軍旅原有兼將率者即以此為形容大夫車服亦無不可第不必如傳疏之泥於聽訟之解也若夫出



083
1121
2184

車篇。絃及艱難。況瘁。乃上之人體恤下情。代爲詳述。非若擊鼓詩人之自陳危苦。正雅之異於變風者。以此。又如周公東山之詩。閔東征者而作。爲之詠。詠勞苦。得乎性情之正。故能使上下心志交孚。所以爲盛。降及後世。如杜甫兵車行。新婚垂老。諸別。則在下愁苦哀怨之音。意生諷刺。而非溫柔敦厚之遺矣。且古者寓兵於農。戰陣非其專習。或不免以調遣爲苦。漢以後。兵民旣分設。兵備用荷戈。乃分內之事。尤不宜稍涉愁嘆。如出車篇之憂心悄悄。鄭箋謂其臨事而懼。誠非過論。呂祖謙乃云。古者出師。命下之日。士皆涕泣。此書生迂懦之見。不值一噓。而綠營士卒。畏慙不前。聞出軍而色變。往往如此。宋明之兵氣。齟齬。以至於亡。職是故耳。若我滿洲習尚。則不然。聞有征調之事。踊躍請行。每以不得列名兵帖爲恥。故用之所向。克捷。洵非前代委靡之兵所能及。然八旗風氣固純。亦貴乎培養而振作之。億萬年保泰求安之遠圖。無有重於此者。茲以朝考新進士。舉此命題。卽取子貢詩傳義賦成八韻。并引申爲序。大暢厥旨。而予邇日盼捷之殷懷。亦卽於是詩三致意焉。

風雅夥章句。宣尼三百刪。序家多有異。聖意鮮能閑。檻檻大車詠。萋萋小雅嫺。小雅出車。并木斐。勞還率之詩。毳衣行役

訊。擊鼓從去聲軍艱。契闊誰弗念。賢勞我亦關。征番實非已。望捷刻無閒。近穴當擒兔。阿桂已自木思工。噶克下。壓。噶爾丹寺。明亮亦攻。

至沿河。計日可合兵會剿勒烏圍。乘勝掃穴擒渠。惟盼紅旗速達。

犂庭等艾管。紅旗佇將至。指日凱歌還。

捷報

邇日捷報頻頻來。紅旗益盼其至哉。西路已克山之嶺。

阿桂奏。下巴木通地既陡峻。上下雙嶺。中間復闢木城一道。溝壕重疊。以阻我軍。海蘭察、額森特。於四月廿

二日寅時。督催官兵拔開木城。從中衝突。由旁繞出。後。官達色等所統正面官兵。亦一擁直上。於是合力連克兩嶺。賊人大半被殲。得脫者甚少。官兵已據上游。勇氣百倍。海蘭察等乘勢督率。順梁攻壓。又將色爾孟薩吉達佳布一帶。寨。悉行攻獲。維時五倍等先至來珠寨下。直前攻克。而得式梯賊人。尚以鎗石抵禦。及見梁上礮寨悉被燒焚。又見官兵循山而下。勢不可當。旋棄礮而遁。官兵即將上下得式梯。全行佔據。而勒吉爾博山梁。上下迤延二十里。所有礮寨卡。奮力分剿。若由第三峯大山梁前進。又分一路出木思工噶克了口。由半山前進。佔至第九峯。則俯臨勒烏圍。勢若建瓴。更無阻礙。此次計克大礮一百數十處。木城數十座。寨落二百餘。寨房千數百間。殺賊三四百。生擒者十。奪獲牛、羊、鳥鎗、刀、矛無算。北路復據河之限。明亮奏。茹寨一路麥田。收之自不可緩。而茹寨戰礮。扼其險要。撤克撤谷一路官兵。難以徑進。惟當于基本斯丹當嶺山巔盡處。竭力冲開賊壘。一路攀卡而前。直抵河沿。則茹寨一帶。皆可攔截。不攻自破。隨于廿三日。派兵分進。侍衛進財保等。帶兵搶佔臨河六處緊要礮寨。賊見官兵勇銳。勢不能當。隨各棄礮逃竄。其時副將圖欽保。帶兵在撤克撤谷。聽聞鎗聲。即督兵直攻茹寨戰礮。拋擲火彈。乘賊人四散潰逃。即將各寨落縱火焚燒。而奮勇官兵。亦已截出河沿。其各寨竄出之賊。中鎗被箭者甚多。亦有墮河死者。自山巔以下麥田十餘里。皆為我官兵佔據。由此至勒烏圍。僅一河之隔。即可與阿桂訂期會剿矣。下壓路。謂西旁擊路。謂北各盡力。彈丸勒圍。即勒烏圍。急呼之則為。實易摧。噶喇依。俗謂之刮。竄勢必有。逆會索諾木。現居噶喇依。其各處賊番。所有糧食器具。聞皆陸續運往。勒圍。賊。愈聚愈多。口食更無所藉。非忍飢。然亦豈能數月挨蟻附羣小固可恨。何妨湯網為之恢。降旨脅從與罔待斃。即潰散來投。諒必不能久存矣。

治。前以賊番協助逆豎。抗拒王師。罪大惡極。曾屢諭將軍等。以官軍既抵勒烏圍。噶喇依。賊即求降。亦不可宥。今兩軍。參贊。於進兵時。宣諭賊衆。有能畏罪出降者。仍從寬免死。如此網開一面。惟仰體上天好生之仁。而以此招降賊衆。自必聞而解體。更可望大功速就云。

軍。參贊。於進兵時。宣諭賊衆。有能畏罪出降者。仍從寬免死。如此網開一面。惟仰體上天好生之仁。而以此招降賊衆。自必聞而解體。更可望大功速就云。

惟仰體上天好生之仁。而以此招降賊衆。自必聞而解體。更可望大功速就云。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好生天德敬體懷。藏功休息吾

西直門外作

夜雨快晴曉爽侵還宮又復值齋臨改觀農務祝登玉應節義爰凜梃金如砥石衢行處慣似油綠野望

中深倚虹堂名在高梁橋向慶有詩小憩傳朝膳正值軍營報喜音阿桂等奏官兵攻克噶爾丹寺及噶朗噶等寨塌三日四

餘間其地距勒烏圍不過數十里

日日

日日有陣雨非過非不及無礙麥之收益增黍之漚北郊值齋居朵殿爽風習幾開閱四庫開篇益可挹
惡者吾戒鑒善者吾慕襲永晝用以消遙古於焉汲陡思鴻捷近紅旗盼乃急

雨中過懷柔縣

邇日雖時作陣雨有霑足處有尙欠心期優徧始為佳今夜五更霽霖濫曉起乘車就潦塗更塵行旅漸
車厭復為去迤南慰渥澤邇日每傍晚必有陣雨各處均霑惟畿南一帶分寸尙欠今日自丑初起繼雨滂沱至

此大霖得優益嘖方寸無定念雖然此皆目前近遙縉軍營怒思兼賊巢已迫指日克阻因札達堪憤憾明
露為慰耳正在派兵分道進攻因連日大雨不止稍阻軍行此必賊番札達所致實堪切齒何當兩處都快晴掃却
然邪不勝正此等邪法豈能經久官軍雷轟霆擊之威賊必望而氣阻克捷應在指顧矣

癡雲卸愁擔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遜克爾宗詩以誌事

遜克爾宗賊要害攻之數月未能克遜克爾宗為勒烏圍賊巢外險自昨歲四月繞隙因據默格爾反出其後期

必得。阿桂因遜克爾宗久攻未下，探得日爾八當噶之下，榮噶爾博之上，其間有默格爾山梁，若能取，則進攻勒烏圍，既為得勢，而凱立葉、日爾八當噶之賊，皆在我後，遂派海蘭察等繞道前往，搶佔默格爾山梁，並攻壓密拉噶拉木大寨，及其旁礮卡，又克獲凱立葉各寨，此上年十月中事也。我後彼彼亦後我，故悉力守聚羣賊，康薩工噶雖屢勦，自攻克默格爾山梁，阿桂在彼頓兵兩月餘，賊于康薩爾山梁，添礮力拒，今年正月，阿桂派兵三隊，克其三礮，并將其下礮卡，盡行攻取，賊人因距巢愈近，益竭力死守，阿桂復于彼頓兵三月，而木思工噶爾丹口，尤為賊境咽喉，然必須與得式替同日並攻，賊始不能抽擊堵禦，因于四月中旬，乘積雪消，與明亮訂期會剿，遂派兵將了口礮卡，悉行攻佔，隔河仍拚死拒礮中匿，噶爾丹廟既望見明亮官兵，亦從薩克薩谷而下，直至河沿，其日旁等賊寨，俱已不戰而逃矣。已獲勒圍巢穴近咫尺，五月初，官兵攻克噶爾丹寺及噶爾噶，距勒烏圍僅數里，置此於後終非計，分兵首尾俾受敵，偏伍彌縫未可施。仰攀側越手為翼，冒霧突衝進了口，火攻短兵各盡力，或斫寨門或越牆，賊不能支，遂奔北木城石礮獲數十，木城、石礮、五為聯絡，必須從上下壓，方為得力，隨于五月十二，派總兵成德、遊擊普吉保，分兵前往，時霧氣四塞，曹昇額察視機宜，未便再為遲待，遂令官兵用礮轟擊，使賊人不疑我兵進攻，而成德、普吉保等，即乘雨霧攀越崖磯，潛至礮根，蓋將了口上下石礮、木城，悉行攻克，復進克其下二大礮，阿桂以遜克爾宗在榮噶爾博山陽第七峯之後，恐賊人尚可沿溝來往，後路未絕，隨派副將曹順，領兵循榮噶爾博山陽而下，放鎗縱火，與曹昇額相倚角，曹昇額因思官兵將次合圍，遜克爾宗，賊必竄逸，應及早攻撫，庶可多殲賊衆，遂派兵三路，與之合力並進，或斫寨門而入，或梯牆躍進，賊礮奮勇擊殺，羣賊力不能支，悉於橋穴遁去，官兵追蹙，殲斃甚多，計克石寨六，石礮十二，平房七，遂擬進兵由直古腦下壓勒烏圍矣。一歲之功成頃刻，是役固藉衆鼓勇，副將軍實豐昇額，錫名繼勇繼乃祖，自上年四月，攻剿遜克爾宗以來，至今始攻得，經久相持，成功頃刻，深川欣居多，曹昇額所製之公，乃其高祖額宜部世爵，額宜都本係巴圖魯公，因子其公，調度合宜，則副將軍實豐昇額之力，號果毅之下，增繼勇二字，以獎其能，紹乃祖勇略，且慶國家之得世臣宣力也。國之蠶臣綿世德。

永祐寺瞻禮

繼繩何處不欽思，知遇偏深此地悲。四十年哉以即位，有成愧六旬歲矣故吾嗤。雖云肝食還宵衣，去未

民致安與物熙。永佑卽今祈佑者。軍營早晚遞紅旗。

千尺雪

軒榭經營歷有年。龍鱗松已鬱庭前。源頭近構文津閣。因貯四庫全書。建文津閣以待。閣在此北。據上源也。益契選家賦兩篇。謂文

機文賦。謝惠連雪賦。

颯颯體體飛灑間。清涼坐遣片時閒。偶因六月六花對。頓繾遙情到雪山。番地雪山。盛夏猶積雪。金川適當其地。今王師進剿。將逼賊巢。盼

望紅旗卽至。宵旰榮懷。雖遊覽所及。不禁顧名慙念耳。

軍書

三處軍書一日來。立時籌筆肯徘徊。阿桂、明亮、富德、三路軍營奏摺。俱於十三日同時遞到。卽爲展閱批答。並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宜。立時傳諭。略無停晷。扼其吭背

守自力。聚彼鯨鯢攻易摧。阿桂分兵攻剿巴占。賊衆捨死寨守。未能卽下。蓋其離巢益近。則力拒愈堅。情理固當。如爲。今阿桂擬于第八峯下。添築木柵。與第七峯丫口相連。逼攻正面賊巢。使賊不啻摧枯拉朽。賊雖竭力支抵。復何能

人鎗石不能遠及。又薄其所掘溝沿。令溝內之賊。無由施展。卽日可望捷奏。使賊緞布遙牽嚴斥堠。富德駐兵絨布寨。雖不能統兵直入。

而設卡密防。使南路之賊。不敢棄而他顧。勒圍夾擊。迅風雷。明亮已攻克賊人額爾替礪卡。卽日可下至平坡。阿桂今擬是此一軍之牽綴賊勢。亦正不可少也。

河沿。兩岸夾擊。大駭。賊斷不能久拒。佇可唾手而得耳。獨因捷近盼如遠。日夜郵傳問幾迴。

雨後喜晴 六月二日

邇日陣雨旋卽晴。旣渥禾黍亦非潦。今曉急霽歷一時。再久爲霖斯弗妙。經事多乃益畏事。憂先農父田

功劬然彼無過盡其力。發理惟予任感召。以是願晴心特甚。已牌雲散曦光曜。額手稼穡幸無妨。引領西望紅旗報。

詠和闐玉琢奏凱圖三絕句

琢玉誰爲奏凱圖。抑因昔也仰今乎。讜言猶憶舒州句。一將功成萬骨枯。興戎作孽彼自取。黷武窮兵我弗爲。乃復頻逢鴻凱奏。幸於斯更愧於斯。

凱成玉隴因貢玉。昔五年今亦五年。地小於前事艱後。西師之役。拓地二萬餘里。藏功不過五年。其中並有兵彈丸微壤。自征剿至今。亦已五年。而取礪奪隘。將士皆勳勇宜勞。始能攻克。其用力幾數倍于西師。而軍需所費。亦較前愈倍。今雖近賊巢。紅旗尙未報捷。益深懸望。依然三捷望。心懸。

四川總督文綬奏報川省得雨情形詩以誌事

川東南北雖霑雨。仲夏非優季夏優。文綬奏川北、川東、川南等處。五月內節次得有透雨。省城自五月得雨後。又詩。已插者。菁葱。今幾節遲堪補種。三農情喜望登秋。軍精實賴豐收辦。戰士還廬陰潦留。軍糈米糧。尙資採。今齊雨應時。于農田甚爲有益。但官兵逼近賊巢。正需進剿。又恐雨多致潦。阻我軍行。此心實有難於並慰者。一擘奏囊心兩繫。半因慰復半因愁。

書扇賜將軍阿桂六韻

掌握師行掄俊豪。事無巨細一心操。功成九仞尤應慎。志洽諸軍實所褒。探路欲因乘怠隙。阿桂奏。督兵人因係近渠險隘。悉力抵拒。官軍屢攻未下。茲於苗則大海山梁之四。探有昆色爾喇嘛寺。又四爲車嘴。若由昆色爾將章嘴佔得。則苗則大海、拉枯喇嘛寺。均已攔截其內。賊自不能距守。屆時或順山腿下至河邊。或涉水而西。皆可繞

出勒烏圍之南。以斷其與喇喇依往來之路。海關察親至其地。審度情形。統兵往勦。約于初三。攻碉直可壓危撓。我四圍。即可奮力前進。以我精銳。擄彼空虛。諒無不克云云。所籌甚合機宜。亟盼捷音速至。居避暑原無暑。卿效賢勞真是勞。嘉予七言錫書扇凱歌三捷換征袍。勉之指日親郊勞。紫閣銘勳崇爵叨。

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石真噶賊碉詩以誌事。

宜喜雖經下壓攻。明亮等自得宜喜山梁後。復得其茹茶一帶平。近集力守聚羣戎。因教逾月阻多崇。忽報雙

碉剋衆雄。明亮先因額爾替山梁為勒烏圍門戶。銳意進攻。而賊衆亦因其地逼近巢穴。捨死堅拒。月餘以來。屢攻未下。察其旁有石真噶山梁。亦為要隘。設法進勦。亦兩次未得。今奏至。官軍奮勇。剋其大碉兩座。已據石包。

從此至沙爾尼。賊已無險可恃。即軍雜役喧進猶巧。石真噶一路。賊番守禦甚堅。然舍此別無可進之路。而官軍每可剋日進抵勒烏圍。為之欣慰。當進步。賊略聞聲息。即銷石如雨抵禦。屢為所阻。明亮以向

來挽運敵位。多有邪詐之聲。賊衆習以為常。不為防備。因於六月廿八日晚。派奎林。和隆武等為一隊。攻迎面大碉。德赫布等為一隊。攻左手石卡。阿爾薩朗等為一隊。攻右手石卡。舒景安在後策應。值新鑄大礮成。連夜挽運。乘衆聲喧雜之時。我兵分隊潛進。已逼碉根。賊尚未覺。雖溝深濠濶。密布松箴。官軍無不一躍而過。斫門拔柵。鼓勇直前。廿五日黎明。將迎面大碉。全行佔據。復合力更進。又得其正中大碉。並得其旁平房二十餘間。追殲賊番二十餘。其

中鎗著箭。跌墜崖礮者無算。即將所得賊將先兵奮效惟忠。此次進剿。將士等均各奮勇。而奎林。和隆武。首先攻得人碉卡折毀。趕立木柵三座。派兵守禦。將先兵奮效惟忠。大碉。尤為超衆。因勅部同在亦出力之將領弁兵。查明等

第。分別石包已俯勒圍背捷盼紅旗指日中。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苗則大海昆色爾山梁並拉枯喇嘛寺等處詩以誌事。

勒圍望見阻巴占。繞路進攻兵出潛。十七日阿桂奏至。云巴占為賊人最要門戶。距勒烏圍不過數里。故賊番悉衆守拒。不遺餘力。阿桂屢次統兵往攻。均未得手。因擬從舍圍枉卡分路攻進。仍

派福康安。特成額。烏什哈達等。分兵三路攻打巴占。以掣其力。途派普爾普。秦斐英阿等。攻取章噶山峯。海關察等

隨後策應。並攻章噶相近之果克多山峯。其具色爾喇嘛寺。在拉枯喇嘛寺之上。于此一路尤為扼要。因派額爾特等帶兵

進攻。其酋則大海各礮。合常祿保等。統師攻剿。又溝內巖洞。賊衆藏匿。派巴彥泰等往彼截殺。不使賊衆來擾。而巖洞以下溝內。尙有寨落五處。則派富興、成德等。分頭攻搶。並預爲埋伏。騰石攀林越溝底。屯蜂附蟻上礮尖。百餘處窮尅巢。近三日力殫羣賊殲。初二日黃昏。官兵攀林扶石。潛密前行。正由巖洞經過。住巖洞之賊。秦斐英阿等。卽帶兵直進。北至拉枯寺之上。各處賊人。俱來迎拒。額爾特一面酌留官兵衝壓。一面直上。昆色爾山梁進攻。賊人鎗石齊下。官兵卽蟻附登礮勦殺。並殲其逸賊。遂奪據昆色爾寺。惟時官遠色等。循梁東上。佔至雅木則礮對面。其餘官兵蜂擁而西。海蘭察卽將果克多山峯攻克。胡尼爾亦克獲所攻之礮。富興、成德、海祿、巴彥泰等。亦將各寨落巖洞。全行攻克。惟拉枯喇嘛寺賊尙死拒。初四寅時。官達色、秦斐英阿、額爾特等。合兵從上壓下。成德等從下上攻。先將附近各寨克獲。縱火焚燒。烟焰蔽空。遂進圍拉枯寺。至亥刻。官兵飛騰而入。賊人逃遁無門。亦均誅斃。其喇嘛科爾三寨所屬之瓜爾沙巴等寨。悉行掃蕩。昆色爾寺山陽日爾底擦烏曲所屬之格思茹等寨。焚燒過半。常祿保等所攻之苗則大海。亦于初四日寅時官兵繞出其後。將大戰礮圍住。同賊鎗石稍稀。官兵四面攀越。賊人措手不及。當將大礮攻克。其餘各礮卡。亦逐一掃除。計官兵竭三日三夜之力。佔地縱橫三四十里。攻燒礮寨一百三十餘處。殺賊二百餘人。搶獲銅礮、手礮、鳥鎗、刀矛、氈毯等物無算。因降旨將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交部分別議敘。將卒一心同効盡可嘉并與可憐兼。

熱河啓蹕木蘭行圍之作

武功文德並宣昭。謨烈欽承自聖堯。撰吉行旌指北塞。詢安寢閣謁東朝。獮蒐節合仲秋月。往返期惟廿二朝。丙夜紅旗仍間捷。幾曾行幄得逍遙。

入崖口

源溯伊遜平那藉航。野橋渡騎妥而康。雙峰畫意興詩思。八月今時卽昔光。例試小園平甸合。用三四百人於平甸列小園。國語謂之阿達密。仍驅吉駿六鈞良。一蹙一箭無多獲。近崖口獸尙少。是日祇射一箭。卽中一鹿。適接軍書便賜將。駐行營後。適每入崖口。卽行之。阿桂等奏至。現已合圍勒烏園。指日可克。既批答諭示。卽以所射之鹿。分賜阿桂、豐昇額、明亮、俾均愷惠。且因初圍獲雉。爲成功獲醜之兆。

將軍阿桂奏攻克勒烏圍賊巢紅旗報捷喜成七言十首以當凱歌。

廿四仲秋夜丑時木蘭營裏遞紅旗本來不寐問軍報孰謂今宵宛見之。

七千里外路迢遙向十餘朝茲八朝向來六百里加緊軍報俱以十一、二日遞到茲軍營八月十六日所發紅旗於廿四日五時已達木蘭行在途中僅行八日可識衆心同

一志嘉哉行賞自宜昭以馳遞紅旗迅捷論將資旗員弁查明行賞其沿途驛站官員兵役交部分別議賞議敘

賊巢最是勒烏圍甲雜小連噶喇依勒烏圍為促浸最要賊巢今已攻克則索諾木現居之甲雜小寨及其噶喇依狡窟官軍自可乘勝席卷掃穴擒渠佇見紅旗登至破竹勢

成應不日速傳捷信願無違

行營半夜那來喧却是紅旗到敍門敍門即和門周禮夏官大司馬注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為之敍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云云今行營旌門之制約略相合五載勤勞同

上下鴻勳集總沐天恩

紅燈一點引紅旗頃刻行營人盡知舊部新藩同賀喜古來報捷可如斯

成言原有付兒行一見紅旗即奏將啓蹕幸木蘭時命皇六子奉皇太后駐山莊諭以紅旗必由山莊經過俟一至即奏聞聖母雖是慈心早知喜更馳侍

衛報山莊皇太后雖已聞捷音仍遣御前侍衛春甯資奏書馳詣山莊賀喜

一破賊巢飛騎馳未遑詳悉盡陳之阿桂等一得勒烏圍即發紅旗未將軍宣力應優賜先示端倪加勉宜

紅旗至降旨將參軍參贊及將領等交部優敘兵丁各賞月銀而將軍阿桂宣力獨至奏績庸必當予以公爵優其章服因先賜以紅寶石帽頂命其子侍衛阿彌達馳資以往俾益迅速集勳

前次受降惟戢斧今番報捷乃犁庭前次征剿金川涉羅奔耶卡岩迫乞命遂允所請受降戴事未十年耶卡已侵擾鄰境土司耶卡既死其子索諾木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為奸

意欲蠶食各土司。甚至黨惡負恩。抗于天討。因深悔前此之姑息養奸。敬承天眷能無慰。未至武成心未甯。

宵衣去。惟吾理合然喜而不寐那能眠。乃知履齒事誠有較彼殊猶高下懸。

三捷盼來一月間。此時軍務正相關。執渠掃穴歌者定。佇待郊臺奏凱還。將軍等凱旋時。擬至良鄉行郊勢禮。已預葺郊臺以待矣。

是日晚阿桂奏摺至。知攻克勒烏圍詳悉。詩以誌事。

勒烏圍賊舊官寨。凡土司所居者。垣固礮高不易攻。石卡木城接鱗次。水臨山背據蠶叢。阿桂奏。勒烏圍礮高。又過甲爾日礮橋而南。為科布曲山腿。與勒烏圍官寨。互為犄角。鎗礮俱可相及。其間寨落、木城、石卡。又皆鱗次。比。聯絡接應。前阻大河。後負高礮。對河扎烏古阿爾古一帶。鎗礮既能隔水救援。而其後高礮層層。每層丈餘至數丈不等。礮上均有木欄礮座。備禦甚嚴。且自轉經樓至科布曲。陸路既可通行。而皮船過渡。往來亦甚便易。是以各處敗回賊人。及喇喇依一帶番眾。全聚于此。合力抗拒。

軍共建功。官兵壓至勒烏圍之上。分兵攻繞。既用大礮轟摧。復用衝天礮擊打。又從勒烏圍轉經樓礮卡密排之中。一面攻搶佔據。一面擊礮橫截。以斷其後路。並令冷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合轟沿河而南。礮礮以斷賊人下水之路。又以高礮陡削。兵力難施。令官兵頭戴柴捆攔牌。手推沙囊。匍匐而行。至礮沿層層堆起。趕立三層高礮。以擊礮下之賊。並於所挖地道中。用礮轟擊。礮下掘溝抗拒之賊。計高礮八層。均經官兵逐步搶佔。僅餘一層。而甲爾日礮橋。更為賊人要路。因排大礮轟摧。漸塌。復於楚兵內募善泗水者。潛於水底。總巨索於橋柱之上。合力扯拽坍塌。因於八月十五日申刻。分派官兵先為埋伏。以備攻搶勒烏圍。令海爾察、額爾特等。攻其近南木城。賊人鎗石抵拒甚緊。轉經樓等處之賊。復來救援。官兵迎擊。殲戮過半。而為滿洲、索倫、兵弓箭所斃者尤多。復於亥刻令額爾特、烏什哈達等。攻近北木城。官兵拔礮踴進。出其不意。即時攻克。海爾察率同納木扎格勒爾德。自官寨東南進攻。普爾普、泰斐英阿、自南進攻。福康安、特成額、明仁、從西北進攻。而五營攻其東北。豐昇額帶兵為各處策應。維時四面合攻。呼聲動地。拋礮火彈。如流星閃電。官兵各攀援上登。賊人始猶支拒。及見我兵蜂擁齊入。膽落欲逃。被我兵攔截。更復不少。遂於十六日子刻。將勒烏圍官寨攻克。瑚尼爾圖亦將未層礮上石礮攻獲。並同烏什哈達。將寬回之賊。邀擊殲斃。而轉經樓亦經保甯、官達色、彰露、帶兵攻打。四面飛礮而上。至丑刻。一併克獲。官兵追擊逸賊。至甲爾日礮橋。賊因橋斷。赴水竄逃。值雨後水漲。賊乘淹斃甚多。復為官兵鎗箭擊射。得脫者無幾。此次計攻克勒烏圍官寨。及轉經樓、喇嘛寺。並攻得其旁礮房、寨落、木城、石卡、六十餘座。凡賊所恃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殺賊數百人。奪獲鎗礮刀矛等。

物無算。途其舊集。擬乘賊人上下心膽俱寒。提兵直掃。鳴喇依。為迅速肅功之局。此皆阿桂露布馳奏語也。

優敘先行循令典。歲庸封爵待恩崇。

木蘭迴蹕。恭問皇太后安喜而成什。

惠遐詰武要惟均。歲事山莊返蹕巡。四海臣民咸共仰。高年福祉慶恆申。捷旗到早知而喜。微閣瞻增精與神。將奉安輿入京國。弗寒猶先去小陽春。

季秋山莊卽事

鳳鑾恭送向都還。後發徘徊五日間。夏月無何逮秋月。青山卽漸作蒼山。遊因遣輿聊乘暖。意戒耽盤敢愛閒。雖是紅旗已初報。繼茲其至盼猶艱。

恭奉皇太后迴蹕至御園作

巡歸此日稅輪蹄。聖母康強萬壽祺。駐以徐因發以豫。行斯後亦到斯齊。皇太后於十二日自熱河啓鑾。緩程安行。於廿一日駐石槽行宮。朕於

十六日啓蹕。按程而行。亦於廿一日駐石槽。廿二日。恭奉聖母迴蹕暢春園。一心祝願惟悠矣。四月光陰亶迅兮。幸得紅旗初報喜。再三其至更

殷。阿桂攻克勒烏圍。初次紅旗報捷。於八月廿四日。至木蘭行在。即遣侍衛馳赴山莊。為聖母賀喜。今阿桂統兵覓間進剿。鳴喇依。為掃穴擒渠之計。指日可望肅功。二次三次紅旗。自當接踵而至耳。

微雨十月初八日

宮禁園庭來往居。問安喜見體康舒。因孟冬進宮齋戒。聖母喜園居。旬餘一至問安。邇年率以為例。小春林際丹青若。微雨齋前霽靄如。研獲澄泥愛臨帖。窗明牡蠣稱觀書。紅旗捷至已踰月。亟盼佳音益捲予。

雪間十月
初九日

侵曉同雲一色屯。六花飄颻遂紛繁。欣於應節先大雪。是月望日大雪節。適此間安來御園。鏤玉條柯松罨屨。渥膏

菱柢麥培原。六千里外心遙繾。霽以為佳望捷煩。將軍阿桂等前日奏至。現攻賊人科布曲。西里兩處要隘。一經攻克。便可乘勝席卷。時軍營連雪。至廿四日始放晴。擬即進

兵。是以選日盼捷尤切。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欣逢月朔復初陽。恰值天開甲運昌。是日甲戌。冊載承禋幸躬藐。自乾隆元年冬至躬詣行禮始。迄今四十年。三歲必親行。從未遣官恭代。

學禮挈兒行。命諸皇子侍壇上瞻禮。俾知余承祭時拜立。進獻之必誠必敬。以恪奉明禋者如此。於昭侑座配列祖。默啓綿基籲上蒼。鴻捷更希報早晚。

阿桂等奏。攻克西里要隘。明亮等奏。攻得扎烏古山梁。兩路連次奏捷。官軍乘勝深入。應趁期馳報紅旗。益祈洪佑。速聞耆定武維揚。

復雪十一月十五日

南郊逢澤未三朝。初一日冬至。初三日即雪。恰值園居景物招。徹夜同雲濃翼旦。撰辰啓蹕返東朝。初四日。奉皇太后駕還宮。是日時陰時晴

而未。宜晴宜雪恩誠厚。益惕益欽志敢驕。祇有殷勤望鴻捷。六千里外繾心遙。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西里第二峯。期相機進勦情形。詩以誌事。

勒園即勒烏園。急呼之。則為勒園。故向亦有勒歪之稱。克後逾三月。西里當前限幾峯。近穴咽喉賊固守。截礮寨柵我橫衝。阿桂

月望攻克勒烏園以後。統兵乘勝深入。進抵西里。其地為促浸要隘。賊眾悉力守禦。攻之頗不易。近已克其阿橫曲腔達坂等處。而西里正礮。尙未能得。因於其下接擊木柵十七座。繞出西里第二峯之右。用礮旁轟賊寨。亦未攻破。復籌於

現擊木柵之下。再接數柵。橫截賊後。使其不能相顧。茲據阿桂奏。四里第二山峯名奔布魯木。新擊木柵。即在山峯木城兩碼之下。四里正寨之上。其地為賊人鎗礮所易及。必須分賊之勢。始可擊柵逼進。隨派福康安等。前行防衛擊柵官兵。而令額爾特等隨進擊柵。又派普爾普等。為第二隊續行。而第三隊。分兵合隊皆中。擊要下。壓上批都礮。月廿九、十一月初一。我兵兩次乘夜迅往。從賊人鎗礮如雨之中。步步擊柵而進。接擊十餘柵。環繞山峯兩碼。之後。越過山脊而東。圍其三面。惟向東一面。尚微徑。賊仍負隅不動。因於初三日晚。令額爾特帶兵千餘。赴四里山腿。盡處合攻。而令海蘭察督兵趕擊木柵。復派福康安等從左進攻。普爾普等向上攻。縱火因風天助順。登巒乘夜衆摧打。海蘭察率宜達色等。直取奔布魯木山峯木城。部署既定。三隊分頭搶撲。拋擲火彈百餘。然及賊人木城外所積枯。兇。海蘭察督兵直抵山峯木城之下。奮力亟攻。賊人抵拒。鎗石交下。攻至二更。拋擲火彈百餘。然及賊人木城外所積枯。枝橫木。值大風忽作。火勢蔓延。燒至木城。官兵乘勢騰湧而上。羣賊踉蹌竄出。官兵尾追殲。及追急。墜崖死者甚多。其不敢出城者。均成灰燼。時福康安帶兵攻入各碼。並穿礮牆。縱火焚燒。官兵四面合圍。賊不能逸。亦均斃於火。普爾普等仰攻礮座。賊見官兵勢猛。且各處烟焰蔽天。力不能支。跳礮而遁。官兵鎗箭追擊。復多殲戮。時已三更。官兵三隊合井。自上壓下。至四里正寨。賊人一面抵禦。一面奔逃。途將寨落克取。復分兩翼抄出。克其寨後山包。及迤下山腿礮卡。將及四更。已壓至溝邊。額爾特等。復攻克四里山腿盡處木城。並克雅瑪別前兩碼。此大通計得木城九。大寨四。石礮七。石卡數十。殺賊百餘。所獲鎗矛等物無算。現擬攻剿雅瑪別東之舍勒固租魯。及阿曲左山腿下之瓦刺。占。奏至。為之欣慰。即勅部議敘。海蘭察及領隊大臣等。其隨隊奮勇兵丁。各賞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官兵屢勝。勇氣倍增。賊勢日就窮蹙。自可席捲而入。掃穴擒渠。指日惟盼紅旗之至。遂能據險成殊績。將更相機歲偉庸。佇俟紅旗朝夕至。永消蠻觸靖巴寶。

雪十七日

十雨宛看十雪呈。初五雪後。初七復微雪。漫空積地總充盈。愜懷惟覺修何遇。受寵由來勵若驚。樂與民同潤麩麥。知無物比獲瑤瓊。設論夜半平淮蔡。祇願明朝達捷旌。昨阿桂奏至。官兵于初三日夜。攻克奔布魯木礮。及四里正寨。即擬乘勝進攻掃巢穴。佇盼紅旗速遞。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七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六

詩五十首

題平定合符有序
乙未

李侍堯奏粵民李阿集私越邊界。至安南國之順化。娶番婦居焉。其地在安南王城西南。遠隔重洋。昔爲阮姓竊據。歷今九世。番人稱爲順化阮王。與奉朔受封之黎姓國王爲世仇。會順化王死。有二嫡次而幼。庶長而愚。長子繼立。其舅擅威福。土人患之。有阮翁袞者。順化王之同姓。以除奸立嫡爲名。自稱西山王。募兵構怨。客民多從之。李阿集因受僞封開國公。西山兵逼近順化王所居。二子皆出走。阮翁袞思自取之。土人不從。兵衆解散。李阿集遊奕洋面。遇順化二子舟。劫奪其財貨。攜家竄回內地。爲有司所執。將按以法。籍其家。得玉平定合符一。隨牘奏進。發緘視之。長二寸又十分寸之五。闊一寸又十分寸之八。厚三分有奇。符上下各一。外面爲龍鳳形。玲瓏通裏。內面中爲雞心缺式。左右鑿柄相應。形圓而橢。鐫小篆文各一。上曰平定。下曰合符。中心及四角皆有穿。蓋繫組以佩也。玉質瑩潔潤澤。知爲舊物。而安南不聞產玉。以大小計之。疑是玉帶版改爲。第不解彼地玉工。乃

能精巧若是耳。夫奸民之當治。安南之內訌。皆不具論。惟是王師征勦金川。正掃穴擒渠。刻日奏凱之時。而玉平定合符適得。先事之徵。若有默司其契者。敬惟昊蒼鴻佑。宵旰繫懷。因以斯符示兆。如詩所云。天作之合。或可取以為賦詩斷章之喻乎。因序其事。題什識之。

海舶蠻邦恣橫去聲。行賊擒因致玉符呈。龍蟠鳳舞外磨紱。陽定陰平內琢精。姬室雅章詠天合。金川嘉兆

卜師貞把吟詎為珍希見。吉語佇看報捷旌。

雪十二月
初九日

適午凍雲黯。速申臘雪霏。漫空方漠漠。作勢更飛飛。於澤甯辭屢。逢麻益慎幾。惟殷盼捷報。速至願無違。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等處碉寨。即期迅擣賊巢。詩以誌事。

西里尅來逮一月。阿桂自中秋夜攻克烏圍。即統兵進剿。而賊衆拒守西里。攻之三月餘未克。直至十一月初三夜。官兵分路襲擊。奮勇摧堅。將西里一帶賊寨。悉行攻克。計其奏至之期。距今又月餘矣。賊

巢近復阻山梁。索隆古據建瓴勢。阿桂自攻得西里後。乘勝直入。雖連克其舍勒岡。租魯瓦喇。占雅瑪朋及薩爾孟勒。限勒木通等處。而科布曲及索隆古山梁。為賊人

近巢要害。抵拒益力。屢次攻之未下。茲阿桂等奏至。科布曲正梁。賊人挖壕固守。鎗石晝夜不絕。未易輕進。若突然分路上攻。搶得迎面各碉卡。一氣直上正山梁。得手較為迅速。因於十二月初六晚。分撥官兵。海關察同伊爾保等。攻

搶中開城卡。福康安、烏什哈達等攻其左。善爾普、額爾特等攻其右。而令侍衛遜集、密爾塔木出賊寨之上。向下攻。額爾特則於大路直取格隆古。其間尙隔三碉。派烏爾納、那木札等。從正面進攻。特成額等攻其左。善爾普等攻其右。豐

昇額親往策應。並派海祿等。率士兵從雅瑪朋穿越林菁。前行繞至兜窩丫口。以待并力齊發。初七夜。海關察等由中路直進。官兵從鎗石叢中鼓勇上登。殲賊甚衆。遜集、額爾特等。亦已繞出其上。賊不能支。紛紛敗遁。福康安、善爾普等同時

合力奮攻。其指派各碉卡。均經克復。殲賊亦多。官兵勇氣倍增。遂將科布曲寨落。全行攻克。額爾特等。又攻克格隆古等各碉。賊突圍出者。經官兵截殺殆盡。海祿之兵。已攀援上至兜窩丫口。與海關察、額爾特會合。即將丫口搶佔。

井克科布曲附近寨落。及拉布哨占寨。而索隆古山勢更高。礮卡在山岡之上。潰敗賊衆。退聚其內。不宜稍驕。即令索倫兵率士兵。由林箐中繞進。抄出其後。海蘭察、額森特從正路上攻。賊人棄礮奔遁。官兵搗擊殲斃。及帶傷斃者。又復不少。遂將索隆古佔據。井將得木巴爾們都斯礮卡。一併攻獲。又將安布魯木一帶。併爲掃清。通計攻克大礮、石卡、木柵、一百餘處。獲礮九。鳥鎗、刀、矛、等物無算。殺賊二三百名。生擒二人。即日發兵直搗賊人巢穴。以冀早爲掃殄。是役也。將軍等調度合宜。參贊及領隊。董率奮勉。各兵亦俱勇往出力。深爲可嘉。因勅部優敘。噶喇依。即賊巢。俗謂之刮耳崖者。頻獲卵殃。冒險衝鋒。資衆力。除兇助順。賴天慶。紅旗早晚其將至。益切中宵盼不遑。

副將軍明亮奏攻克獨古木寨落及搶佔乃當山梁情形詩以誌事

逆巢正路自河東牽掣河西亦藉攻。阿桂等統兵由河東進攻。自克勒烏圍後。屢得賊人西里一帶至雅瑪朋等礮卡。渠之計。自屬進兵正路。其河西之兵。原以牽綴賊勢。而明亮等自得。近復佔據科布曲、索隆古山梁。已扼賊集險要。即可直搗噶喇依。爲掃穴擒宜喜茹寨以來。漸次逼近河邊。與河東聲氣聯絡。益可成犄角之勢。自夏至冬鮮有克。明亮等於六月廿八、九日。派兵分路攻得石真噶賊人大礮。設立木柵駐守。此後雖常進攻。未能有得。近今較昨略稱雄。閏十月初十日。明亮等攻克扎烏古礮寨。尋又攻取礮占。此路官軍。遂大有起色。十一月十七日。復將達撒谷擦角赤爾登布里三道山梁悉行攻獲。軍聲益振。忽聞獨古呼之則獨古。急已登險且戰乃當圖下衝。明亮奏云。十二月十四夜。派奎林、阿爾薩朗等。攻取赫布等。攻取在下之獨古木思滿。分左右繞進。將近黎明。賊人望見放鎗抵禦。奎林已率兵先登。所礮門而入。賊賊無遺。其葛木呢布各寨之賊。亦紛紛棄去。各鳥獸散。復派德赫布等。攻取布吉魯。和隆武等攻取達那。賊衆皆望風披靡。間有抵拒者。即爲官兵鎗箭所殲。其賊目在後以刀驅之。亦不復顧。所有山梁上下寨落八十餘處。官兵隨到隨克。立行燒燬。通計殺賊百餘。擒活口二。獲礮一。據云。乃當已克大半。再前更無險阻。即甲雜寨建於臨河不包之上。攻之亦爲省力云云。已降旨將明亮、舒常、及將領、員、弁等。下夾進正逢賊窘候。快觀益望捷旗紅。部優敘。兩路官兵。奮勇夾攻。成功在邇。益盼紅旗迅至。

元旦試筆

逢申共識應連酉。得酒還欣於乞漿。運斗旋杓環紫極。卿雲旭日麗青陽。訓民符節觀新物。傳道讖風誦

四方更值邇來頻報捷。前日阿桂奏、攻克朗阿占斯拉瓦等碉卡。進據則朗拉克丫口駐營占山梁。擬即整兵直搗賊巢。昨明亮奏、已得乃當賊碉。乘勝前進。攻克甲維賊寨。並將河四一帶後路肅清。現擬渡河攻

剿雍中喇嘛寺。井力合擊喇嘛依。此刻明亮等復奏、攻克獨松卡拉爾舍斯滿一帶。並稱阿桂已攻克舍齊喇嘛寺。現在圍剿喇嘛依。同時富德亦奏、攻得馬爾邦等處。即日可期掃穴擒渠。紅旗連至。速希歲績籲天慶。

歲辨坤方得朋吉。月占乾卦九三臨。樓陰雪色鋪瑞色。市上人音聽喜音。聖歷心存無暇逸。昌昌福迓有

壬林。廿年勤政方歸政。余踐阼之初。曾告天陳願。至乾隆六十年。即當歸政。以今歲計之。尚需二十載。然敬勤之心。始終如一。不敢稍暇也。不負初心勉自今。

雪正月初二日

翼旦逢齊雪。新年第一祥。繼冬優且渥。昨歲冬雪屢霽。且極普遍。為邇年所未有。彌宇霏而霧。鳳輦銀花度。今晨恭奉皇太后至

奕飛集。尤深欣悅。龍樓玉蝶翔。軍書頻報捷。連日軍營屢報捷音。今早阿桂等奏、已攻克舍齊喇嘛寺。雍中喇嘛寺。賊其助

兄。並黨惡賊目。俱在圍中。即日便當掃蕩擒俘。紅旗旦晚可至。農諺幸徵稷。遇順益知慎。蒙庥敢不寢。重華燈爛朗。歡捧萬年觴。

顧正誼開春報喜圖

梅花塢裏春先到。樂歲圍爐老友陪。童子庭前鳴爆竹。喜音都共捷音來。

新正悅心殿

新正藩宴循成例。待備遊山陟碧峻。五歲軍功一朝歲。兩金川負恩抗拒。不得已而用兵。自收復俄拉以來。攻日便可掃穴擒渠。大功全

載。通計前後約及五年。三冬雪澤翼辰仍。昨歲冬雪屢霽。既優且普。新於斯即景心誠悅。敢詎生驕志忘去

競。珠綴屋簷玉鋪砌。摘吟合有幾章增。

紫光閣曲宴外藩。卽席得句。

廊展前楹布席寬。果然速繪戰圖觀。昔西師凱旋。曾錄其功績。繪為戰圖張壁。今征剿金川。集勳在卽。而自進

張之聯情雖合此中外。効力那忘彼赴桓。將是承筐祇循例。及陳凱宴此真歡。鏤鐫近已習生痘。綵服

欣看捧爵盤。蒙古以未出痘者為生身。不敢至內地。是以策凌烏巴什雖歸誠二十餘年。惟於熱河朝覲。昨歲渠已出痘。因亦來京朝正。卽命其於筵前進酒。

祈穀齋居

遷坐居左个。大齋異燕去聲。時戒辛清口味。簡政謚神思。戶換宜春字。屏多望捷詩。去歲齋居。有題壁率多盼捷

幸哉圍賊穴。仍急盼紅旗。阿桂奏。已統兵直搗喇依。圍其四面。卽日便當掃穴擒渠。紅旗迅至。

四川總督文綬奏開夔關米禁詩以誌事

金川逆王命。問罪有師指。惟是地險要。征以五年矣。儲侍出民間。過糴不得已。昨歲文綬奏。持籌熟繫矩。

叶並欲禁雜糧。夔關販胥止。邇年征剿金川。軍儲需米。因從該督等之請。暫禁川米出關。去冬。文綬奏川省所產雜

且昨歲江蘇、安徽兩省。俱被偏災。市價不免騰踊。若得上游糧食販運。可資接濟。因不允所請。並諭令大功告成後。夔關川米。亦當弛禁。因計江浙民。接濟賴餘此。如何概絕之。

覽摺批弗許。叶且令一聞捷。卽免截穀米。邇來屢報勝。賊巢圍尺咫。茲接驛章程。弛禁一遵旨。茲據文綬奏

已遵旨將夔關開禁。仍聽運米通商。流通利閭閻。是固吾所喜。

祈穀禮成述事

由來邦本曰惟民。祈穀因民重上辛。已幸臘春逢雪渥。更聞碣砦掃巢頻。居天子職古無數。沐乾父恩予鮮倫。言出心聲敢以實。若驚受寵益增寅。

正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幸圓明園即景得什。

撰辰行慶翠巒奉。初歲開韶紫籟臨。臘雪已欣霑遍野。春雲又見吐遙岑。恆同民樂期無斁。轉為時和惕不禁。幸較昨年逮功歲。去歲新正。有獨盼紅旗尙遲到。難忘丙夜聞軍鼓之句。近則大軍已圍定囑喇依賊巢。擒兇報捷。祇在旦夕矣。紅旗旦晚遞佳音。

上元燈詞

六出霏冬五出春。樹根積澤尙餘銀。官軍矧復圍賊穴。慶賞應教答令辰。

素魄光輝第一宵。西壙嘉會九瀛朝。玉蛾金鯉都耐冷。飛入煙空上下飄。

西嶺下春隱夕曦。清宵誅蕩碧空披。團圓漫惜欠些子。好是玉輪幾望時。是月十六日始望。

萬壽燈明萬福全。奉時行慶自年年。六菴下盼紅旗到。一節微嫌意欲然。

遙裔幾行雞樹密。丰茸一片鶴煙稠。飛空燭箭數無萬。都作增齡海屋籌。

藩王列席侍西樓。位次甯須較量不。厄魯近多出痘者。也教元夕賞皇州。

出痘。同內札薩克、王、公列坐。與觀燈火。

弄竿蹴鞠各分曹。雜選銀花陸海濤。節夜原非重九日。底傳元冑挈登高。

蒙古未出痘者。弗令至內地。示體恤也。都附伯特親王策凌烏巴什今

四朝休養斯民庶。百歲熙和比帝都。況值開韶三五夜。順時同樂可能無。

正月十六日小宴廷臣二律。疊去歲詩韻。

節後仍開小宴筵。聯茵敍陞列年年。皇猷允藉調乎鼎。官路應教直似弦。須識頌寧若規好。但云泰應即驕緣。載咨染翰敷牋者。細繹吾言然不然。

金川耆定略心閒。休養應圖兵後艱。和樂茲雖賞柑節。凱旋衆未度桃關。漫歌七德功云蒞。已歷五年師乃班。猶急郊臺親勞去聲接。勤劬功勩細諮去聲閒。去歲詩有卻憶賢勞於役者。驅馳冰嶺雪礪閒之句。

燕九日作

底說踏歌打旋去聲羅。錢王買節亦云過。處機生日傳聞久。古觀白雲聚會多。每值午風傍晚靜。況餘積雪慶時和。收燈諸事誠休吉。祇奈紅旗未到何。

復雪正月廿三日

昨晴今復雪。春澤見稀同。落地即爲雨。霏空不礙風。已看增颯景。更喜利康功。一節猶微欠。盼殷旗捷紅。

華滋館

暇日遊山館。晨餐坐片時。放晴春旭嫩。宿雪土膏滋。庶政尋常理。軍書特地馳。阿桂等奏。逆酋同母兄索諾木、朋楚克、及其大頭人達爾什桑卡爾雅瑪朋阿若魯。續就俘獲。現用大墩四面轟擊。計十目左右。即可掃蕩賊巢。擒渠奏凱。犁庭期十日。惟是盼紅旗。

恭奉皇太后巡幸山東。是日啓程。先謁二陵告功之作。有序

兵銷箝徼。永逸定於一勞。功獻泮林。式固彰於既克。溯昔日告成銘學。通此而三。紀歷年展禮登堂。

逮今凡六。時則郊臺備典。勞還之杖。杜將庶於焉。部屋周咨。望幸之徂。松是慰。敬燭仲月。明詔東巡。

二陵之默佑允切。叩祝因先吉撰。初九日啓鑾。再謁西陵。用展告成之禮。迴蹕首嶽之鴻禧是籲。發軔略俟春融。廿三日暫

駐新衙門。翼日恭迎皇太后聖駕至南苑。歡奉東巡。舟程既為安適。而時屆春深。景候尤增和暢也。瞻洽萬民歡承一路。通河波暖。安艫揚天上之帆。普

甸春明。清蹕奉雲中之輦。探源頭之活水。泉正浮甌。舒壇畔之新花。杏初迎仗。景遠頓而增行館。願

和宜順羣情。準經涂以就舟居。適體益臻慈豫。惟養志與祝釐並切。瞻依咸遂彼喁喁。然問俗以崇

儉為先。繁縟預禁其瑣瑣。蓋禮緣義起。偃武適可修文。而詩由心生。循名必當責實。爰茲摛藻。用志

展幹。

在泮由來稱獻功。東巡仍此奉慈躬。宮牆式禮闕五載。泰岱延釐申一衷。水舫陸輿期體適。近程增頓為

年崇。地方大吏。以聖母高年。宜緩行。以適頤養。而德州至平原。及中水至曲阜兩處。郵程大遠。擬各於適中之地。葺行館數楹。敬奉慈駕寧憩。其意誠懇。因聽之。二陵叩祝期先謁。鳳駕遲

行正暖融。

題隆福寺行宮六景

翠雲山房

山以雲爲衣。松柏與翠之。閒房構其間。挹潤又一時。寄語扈從者。漫陳八伯詞。

翠微室

稍卑得畝平。便因築巖室。匪學隱者流。子輿言已悉。石居鹿與遊。聞善沛然由。

碧巘丹楓

丹楓帶秋色。碧巘則後凋。自然成繪畫。而非筆墨描。猶疑最深處。佳羨若可招。

天半舫

飛樓俯虛無。浮舫於天半。何殊泛滄溟。一例遊汗漫。我廬卷阿什。豈弟致伴奩。

挹霞叫月

霞爲月點綴。月助霞光明。相需相得彰。無情而有情。寓意固在茲。匪慕高蹈名。

翼然亭

行館最高處。小亭冠峰置。適纔跋馬路。一髮縈紆細。聘望目爲勞。紅旗由此至。

恭謁景陵

己巳明樓謁。受降赦彼戎。丙申今日拜。荷佑定茲功。歲月漸因遠。高深憶不窮。三征平朔漠。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皇祖因

鳴爾丹侵掠邊境。親統六師討之。九月凱旋。是年十月。及次年二月。復躬行征剿。鳴爾丹仰藥死。餘衆悉降。還付史館恭纂三征朔漠方略。

慚愧未親躬。此大蕩平金川。及前此平定準部。回部。皆命將往剿。愧未

能效皇祖之親征也。

二月十二日駐蹕桃花寺。是日紅旗報功喜而成什。

謁陵本為告功來。是日紅旗即至哉。皇祖九霄垂佑顯。孫臣五載慰心纒。勳成一將能無繼。氣復萬民要

在培。川省辦理軍需輸運。不免稍用民力。節經將歷年正供餉額。今大功告成。更為特沛恩施。用示優恤。速俾喜音達萱卮。捷奏至。即道御前侍衛侍郎和坤。將紅旗馳赴暢春園。奏賀皇太后。以冀上慰慈懷。

倍增色喜。高年定博笑顏開。

將軍阿桂。奏攻克喇噶依賊巢。紅旗報捷喜成凱歌十首。

甲午桃花寺蹕停。軍書正此俯窗櫺。甲午春。恭謁東陵。駐蹕桃花寺。曾有嶺蹊來往。呈眼底。頻望軍書俯窗櫺之句。今果喜符佳讖。幸哉今日仍憑處。綠柳中

飛一點星。

勒圍。即勒烏圍。急呼。之則為兩字。報捷夜行營。八月廿三日夜。重值上陵晝返程。二月十一日。一刻萬人齊色喜。光明日月永銷兵。

三穴猶延一月餘。阿桂等於臘月十九進兵。合圍賊巢。距今二月初四報捷。計四十餘日。賊雖負隅死守。然官兵奮勇攻剿。大噉環攻。蟻眾豈能延抗。六軍奮勇豈饒渠。周遭火

器熾攻處。早爛區區釜底魚。

句餘棧驛八朝至。軍營六百里。加緊文報。約計十一日始至。此次二月初四所奏。紅旗於十二日未。時遞到。僅行八晝夜。可謂迅速。因降旨將臺站官弁。兵役。交部議敘議賞。一片紅旗萬馬

飛。夾路羣番喜且懼。國之慶也國之威。

險惡山川靖梟獍。邪深機阱絕根株。從今番部都安堵。強食奸欺自此無。促浸逆賊。意在竄食鄰封。欲圖吞併。今經掃蕩。除。諸番從此可以

安享太平矣

蠶叢絕險隱妖氛。百戰功成古未聞。鼙鼓冬冬聲凱獻。羌兒稽首送將軍。

堅礪林立萬重山。破險衝鋒歷盡艱。奏績都資軍將力。紅旗一道入桃關。

姜維征處號維州。艷羨戎人謠語留。維州、唐所置。以地有姜維屯壘而名。昔吐番佔得其地。號為無憂城。大肆侵掠。番人蓋習聞而欣羨之。是以有搶至維州橋之謠。今金川全境削平。安營設

鎮。皆成內地。信可謂之無憂矣。今日勒圍為內地。無憂城果是無憂。

盼捷經冬復入春。垂成偏覺意塵頻。今宵料得方安枕。明告慎哉用武人。

流離此日穴巢傾。耆定從茲可罷兵。歌凱莫教容易聽。五年功幸一朝成。

白澗行宮卽事

去時切切盼紅旗。返蹕紅旗已見之。固以功成欣且慰。翻因事定惕而思。追前詎有符節握。善後還虞屯

戍為。平定金川以後。擬於其地設鎮安營。令提督移駐美諾。並於勒烏園添設總兵。噴喇依添設副將。其餘險隘之地。分設參將。遊擊及員弁駐之。即令綠旗兵及番人等分地屯種。並於雅州添設將軍。以控制之。番地自可永資衛輯。

覽奏獻俘非獻馘。昨紅旗馳報。俘馘同獻。意索諾木已死。今日阿桂等奏至。則逆酋兄弟。並皆擒獲獻俘。無應獻馘者。豈阿桂未解馘字義耶。益增美善愜心期。

至烟郊日作

淡沱烟光郊趣深。吉行六轡緩如琴。卻看絡繹迎夾路。稱賀連翩集盞簪。向遇謁陵迴鑾。在東京王、公、大臣。祇於近處候駕。茲以紅旗報捷。大功

告成。俱至烟郊迎賀。一喜由來生萬喜。人心因識卽天心。自維於此何修遇。虔鞏持盈倍勵欽。

展謁東陵告功。禮成旋蹕。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兼賀紅旗之喜。卽於御園駐蹕。翌日啓程。祇謁西陵。俟還蹕至南苑。恭奉慈輿。巡幸山東。卽事成什。

告功東返合趨西。路便御園一宿稽。未曙便行遵柳陌。問安緣切謁萱闈。紅旗至矣增歡喜。黃髮康哉永福禔。指日懋輿奉祝嘏。岱宗壽算願同齊。

御園花朝卽事

西發東還經御苑。桃紅柳綠繪花朝。羣芳爭湊仲春景。北方花朝。花率未開。去歲臘月十五日立春。最早。加以冬春雪淨類霽。故今歲花朝。花事特盛。三白
遑稱六幕調。恰值佳辰欣筆點。正逢絕域報兵銷。雖然敬意分一念。泰亦難萌敢曰驕。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八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七

詩六十三首

黃新莊行宮卽景丙申

向遠行宮建以陳黃圖仍此駐輿新牆籠柳樹烟爲暗庭茁杏花火報春昔過今來何必較前題後什益相鄰郊臺十里縣城外指日重臨慶典循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將軍等計日凱旋因定於四月廿七日由山東迴鑾至此舉行郊勞禮

永慕齋

自是終身慕到齋慕更諄忍言八月景又隔兩年春望近湖成鼎種來松作鱗告功叨默佑永此靖堯塵

恭謁秦陵

兩年闊展謁一旦寫悲呼難問彼蒼者永沈吾痛乎金川除後患清海繼前謨所願自茲往戢兵事更無金川之兵本出於不得已幸邀默佑掃蕩成功從今更不願有用兵之事矣

良鄉道中卽事

迤邐房山入廣陽輕輿雨後釀晨涼須叟紅日照綠野暄潤胥宜正不妨

麥苗已覺較前長。又見新塍苗豆秧。等度年來無此事。往年望雨。或至夏初方種大田。今日見有新秧。問知是豆苗。蓋緣冬雪春澤。連被霽掃。地氣甚潤也。懋而生懼轉傍徨。

高處麥長低處短。問因地濕致生遲。物情卽是人情耳。過不及同中始宜。遙看塔影似針懸。忽值行宮綠柳前。待到迴鑾此郊勞。始稱一路事成全。

小獵

行行路進海子門。獵騎循例候平原。一自臂病罷射鵠。馬射依然弗厭煩。昨冬以來艱支屈。茲並馬射亦覺難。雖云見獵心猶喜。力不從心實赧然。控弦不滿發矢弱。斃一孱兔增腆顏。解之者徒虛譽武。廿發十九中。去聲昔傳高齡罷射斯其可。詰戎甯繫身爲先。顧而笑之我弗取。卽今隨者多少年。廿發十九中誰見。百聞不如一見焉。甫經定功可耽逸。昭烈致歎意應存。

春曉

東方漸吻昕。綠野漾春露。肩輿徐啓行。草香聞布護。所欣甯在草。麥田及蔬圃。一例潤氣蒸。歷年所罕遇。武定奏軍功。雨霑紆農慮。幸逢諸事順。吾心慰滋懼。

南紅門外作

南苑行宮逐頓移。東巡今日信遵達。紅門外便烟村接。歷覽農桑茲始之。

秋麥已長春麥萌。不教獵騎躡縱橫。柳圍村識青雲店。憶我少年覓句行。

鳳河一再渡橋。搗漾渾流每藉茲。鳳河發源於海子內之團河下流。與永定河匯。蕩滌沙渾。同由大清河入海。是風河實永定關鍵。向以年久淤塞。因出內府帑金。飭加挑浚。俾得暢流。邇年

頗資其力。又以舊河勢直。恐其一瀉無遺。令作之字形。使其曲折而下。設使不為之字繞。清波直瀉慮無遺。

大興縣境接東安。儒士耆民載道歡。絞縛綵棚由賀祝。啓程前。原降旨不令地方官備陳戲棚。茲因紅旗報捷。紳官並亦不得無程督地方官。能禁也。

降旨加恩直隸各州縣詩以誌事。

省耕祝嘏告成功。慶祿應敷恩普同。賜復無論經及否。茲因平定兩金川。集勦奏凱。恭奉聖母安輿。巡幸山東。延禱岱嶽。並詣闕里告功。凡蹕路所經直隸各州縣及別

曾承辦兵差之處。所有緩征借欠共銀十萬五千六百兩有奇。米穀麥共九萬九千一百八十石有奇。粟子蠲免。俾普霽澤。其災區而非巡蹕經行。及非軍行過七百四十兩有奇。災借欠項米穀麥五萬六千七百三十石有奇。亦予蠲免。民間總令留餘力。司庫何須計鮮充。申命地方大小吏。推行毋俾向隅窮。

四月朔日作

祝壽獻功禮畢過。流陰宛轉入清和。易舟北上希膏切。夾岸青看結穗多。人曰無妨未謹我。麥虞有失更昨在中水行宮。因盼雨未得。有雖非五日。堪十日。迫待卻。適蘇氏辭之句。距今又將旬日。願望甘澤。益切於懷。庶禾期逾五日。迫十日。對此農民愧若何。

遣悶

自我入齊境。佳麥觀菁葱。苗秀秀將實。翠浪翻芄芄。而何往返間。少雨偏多風。寸澤何嗟及。眼看欲失豐。

逮得而奪之。誰不惜以仲。因思消息間。理固鮮恆通。通塞互轉旋。此理原堪窮。祝釐告武成。歲禮都從容。凡事忌太順。先憂那辭躬。躬弗辭先憂。惟是憫良農。

恭奉皇太后迴鑾駐蹕桐柏村卽事二律有序

吉功行慶東巡輦。掖金根。辭舫就輿北道村。臨桐柏。溯發輒至於旋蹕。月計兩周。由畿輔返自齊封。疆連千里。緩頓總期安適。喜慈躬之日益康強。經涂並効懽呼。嘉民志之風同愷樂。茲以勞還舉典。越程仗葭青郊。復因尊號具儀。信宿鑾回紫禁。時則微薰正拂。渥霽初晴。攬盈疇之麥熟禾滋。與扈農而共慰。祝夾路之鳧趨雀躍。知中外之交欣。爰紀聯章。用昭歲事。

水程率歷遍陸路。此非遙。往返都安吉。康強欣適調。慶因定西旅。恆是奉東朝。郊勞應親莅。還宮遲一朝。

因舉行郊勞之典。廿五日自桐柏村徑駐南苑新衙門。廿六日至良鄉。廿七日禮成後。率將軍等還京。師詣慈甯宮問安。皇太后慈駕。則於明日駐南衙門。廿六日回鑾。駐壽康宮。爲期較早一日。

踟蹰緣望澤。優渥喜新晴。敢曰時逢泰。誠看雨洗兵。諸臣無內外。夾路畢趨迎。是日在京王、公、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等。俱至桐柏村接駕。人豫占天順。予惟凜捧盈。

良鄉道中卽事用近韻

霽後輕輿破曉陽。紗衣稱體覺微涼。黍高稻下都芄綠。一雨回蘇幸弗妨。觀農那覺路途長。麥欲登秋禾蔚秧。識得力田不如處。未孤盼雨亟彷徨。

兩月東巡真覺速。一時南望反嫌遲。自良鄉至山東。往返幾兩月餘。迅若轉瞬。自南苑至此。距明日郊。果然明日。勞不過一宿。轉覺稽緩。蓋不盼則速。盼則嫌遲。人情大率如此。逮郊勞嘉霽天教百事宜。

盼捷今休日夜懸。郊臺知近縣城前。戎衣看卸著章服。領謁慈寧大禮全。郊勞後。即由行宮更衣回京。率阿桂、豐昇額等。詣慈寧宮請安。

良鄉行宮晚坐

來去條經兩月程。紗窗重拂夏風清。詩粘素壁新還舊。意託良農雨與晴。依古歡惟文簡課。荷天寵幸武功成。受俘凡四郊臺二。遇以何修勵若驚。

於郊臺迎勞將軍阿桂凱旋將士等成凱歌十首

郊臺仍是此郊臺。何幸重修盛事來。漫謂數年經契闊。精神注似日相陪。

勳臣率拜列靈旂。郊勞之儀。陳將軍、參贊等得勝戮於臺上。朕親率成功將士及王、公、大臣等行禮。是時臺下鳴螺。饒歌樂作。軍士鳴螺赫武儀。樂奏饒歌行抱

見。拜禮成。御幄次。將軍、參贊。趙至座前。行抱見禮。各加撫慰。賜坐賜茶。猶循祖宗以來家法也。詰戎家法萬年垂。

己巳班師本受降。非擒賊滅寇。故未行郊勞之典。庚辰郊勞典鴻龐。放牛歸馬予素志。凱獻何期此見雙。

準部回城定五年。金川小寇亦如前。嘉予將士久敵愾。不覺對之增惻焉。

地險加之衆志堅。促沒逆賊。恃其地險。碣磧蟻聚。齊心抗拒。其事雖小於平定。而逐步力戰而得。攻剿之艱。視前不啻數倍過之。林碣步步戰而前。小於昔事難過

倍。慰意恆因意惻然。

鑿穴而居避火器。終於面縛出蕃城。官軍圍攻賊巢。用大礮四面轟擊。賊衆皆墜地而匿。以避礮穴。今鼠窟垂破。逆酋胆落計窮。因率其弟兄甲爾瓦沃維爾斯丹巴。並其兩土婦。及助惡大頭

人丹巴沃維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喇克巴暨爾喇嘛。並大小頭目二千餘人。出寨跪捧印信。乞免誅戮。遂悉就擒獲。貪生螻蟻固如此。聚旅將焚語豈誠。先是投出番衆。愈

若官軍攻至巢穴。窘迫無計。即相聚焚死。不肯爲官兵所得。彼時即以番人之性。最忌自戕。不過故作妄語欺飾。以圖狡脫。屢諭將軍等嚴防。今果不出所料。

倏經于役五春秋。棧道崎嶇似坦郵。棧道險。較之金夾路花紅復柳綠。阿誰致悔覓封侯。

脫卻戎衣換吉衣。龍章示獎特恩稀。郊勞時。將軍等俱甲冑觀謁。隨行奏凱而還。俾衆觀仰軍容之盛。入朝後。始解甲易吉服。將軍阿桂。實爲此事首功。特賜四圍龍補。以示優異。

同心戮力還掄最。便解天閑賜六飛。將軍阿桂。及副將軍豐昇額。參贊海蘭察。並賜御用鞍馬。乘以扈行。

兵洗金川永不波。潢池跋扈竟如何。良鄉近遠多黎庶。歡喜都來聽凱歌。

凱歌亦豈易爲聞。五歲辛勤勞衆軍。我實未曾安五夜。幾多憂慮與平分。

金川平定御午門受俘卽事成什。

畏威赦罪昔己巳。借德致俘今丙申。眞首函呈非或首。生人組繫是俘人。鹹字從或從首。蓋或者、疑辭。函首以獻。其真僞原在疑似之間。至

俘字從孚從人。孚者、信也。執人以來。其生獲實爲可信。六書會意。具有深義。願昔人無論及者。茲當俘械並陳。適得是聯。天然切對。因並詮釋之。陳儀凱獻聲靈赫。偃武歡騰禮樂彬。

四沐天恩際時泰。乙亥六月。征剿準噶爾。先獲青海數酋。羅卜藏丹津及新投順復叛去。策凌孟克之子巴期孟克忒木爾等來獻。是年十月。因平定準噶爾。復獲達瓦齊等。檻解京師。並御午門行受俘禮。庚辰正月。平

定回部。函復集占之首以獻。復御午門受之。皆賦詩以紀。並有從今更願無斯事之句。茲以兩金川負恩反噬。不得已而用兵。幸賴天祐。集勳奏凱。且逆酋黨羽。全就俘獲。實爲盡善盡美。通計前後。凡四舉是典。從此益願洗兵。長不用矣。

盈虛默念倍惶寅。

四月念八日紫光閣凱宴成功諸將士有序

續宣西燹洗兵波靖金川凱叶南薰錫宴筵開紫閣旋蹕舉勞還之典昨朝纔解征衣御樓受俘獲之儀詰旦全陳繫組念徼外棧穿冰雪瘁以五年指壁間米聚山川成於百戰功宜懋賞允茲晉爵加章實稱循名遂爾圖形系贊繫此日同堂之愷樂酬諸臣歷歲之盡誠酌酒親頒一酬霑殊非易承筐共拜千緡賚亦奚多撫陳迹以增懷難忘視昔幸後來之繼踵益勉從今六章詎曰侈文億載

願言偃武

己巳班師原赦罪己巳之奏凱非受降乃赦罪彼乃所屬士司逆命則討丙申宴凱信成功樊崇甫以十年叛

境卡自赦罪之後未及十年即侵擾鄰乃其常事遂置不問莽布奚當六戰雄蠶食狼貪終弗改雞連鯢取孰矜窮五年宵旰勞西

願幸觀酬勳禮樂融

郊勞昨還曉受俘禮應凱宴答功庸修儀偃伯斯宜矣夜雨朝晴有是乎廿七夜半後快霽遲遲未曉而

覺相敏中、福隆安等至座紫閣貌圖俾績顯金卮手賜按名呼宴開召將軍阿桂、豐昇額、參贊海湖察、額森特、領隊大臣奎林、和隆

前親賜卮酒以示優眷武、福康安、普爾普、並擇其餘勞績茂著之人及軍機大臣舒赫德、于鉞癥著處恫關切念此何敢耀武吾美諾重征得重易勒圍多戰信多勞初攻薩拉、雖

收復美諾諸境則未旬日而蕪事至促浸則層層險阻賴阿桂詎予隴蜀無已望念彼孽芽有藉蕪資哩卡了消

不憚艱瘁將士奮勇宣勞每因難以奏績前後不啻百戰阿桂、豐昇額、俱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其餘亦在

御前乾清門行走者多。國朝家法萬年循。解兵笑彼一盃酒。示澤欣茲滿座春。夷樂寧須關傑侏。俘歌合此奏單佤。阿桂

等所存番童。有習鍋莊及斯甲魯者。卽番中儼戲也。亦命陳之宴次。鴻勳集矣雨陽若。祇恐驕生志倍寅。

紫光閣峙液池邊。為寫戰圖廊展前。紫光閣壁開葺列四師戰圖已滿。昨歲展拓前楹。以備繪金川戰績。命將軍等具稿以進。擇其事最大戰最偉者繪之。幸矣竟如操左

券。嘉哉所賴掌中權。揚威擣險重無藉。秦劍破弓合有然。五載劬勞信不易。一為歡喜一為憐。

伊犁回部早成勳。又勒畫圖新舊分。詎我佳兵不知戢。奈其狀莽敢忘勤。索諾木濟其父惡。覆食鄰封。與僧格桑狼狽為奸。背恩反噬。不得不聲罪

致討。今幸成功。而追憶艱險。不啻痛定之思矣。頻思舊績翻因戍。多出翹材繼以欣。平定伊犁回部時。所繪一百功臣。今存者不過什之

之人。頗不乏翹材。則又為之欣幸云。湛露采薇重賦罷。益欽保泰敢云云。

蒙聖母賜膳於寧壽宮喜而成什一韻二首。

西筵歲勳績。東朝豫懿懷。膳頒八珍列。樂奏六英諧。調鼎鹽梅共。采薇將士偕。皇太后幸寧壽宮。既賜余膳。並於階下賜將軍阿桂、豐昇

額。暨成功將領之功績最著者。掄二十三人。及軍機大臣六人飯食。發物有差。古來多凱宴。幾見賜思齋。

母子情牽處。憂勞略釋懷。砌花都色喜。簷鳥亦音諧。陽雨幸時若。孫曾繞膝偕。還期就開此。仍復侍萱齋。

平定金川恭上皇太后徽號禮成誌慶。

五年籌筆合予躬。廬念慈恩日夜同。幸值鴻功靖狝徼。宜崇燕喜悅萱宮。欣肇冊晉和闐玉。平定回部以來。和闐歲貢大玉。

恭遇加上徽號。冊寶卽擇寶玉中之最佳者琢為之。於慶典倍昭尊貴。那數柱題交趾銅。位祿壽名得因德。真堪古史邁其彤。

恭上皇太后徽號禮成御殿受賀成什識懷

夜陰將謂雨侵晨。册晉慈甯旭景新。式禮太和遂受賀。叩恩諸將那忘辛。聯班更進百千衆。恭上聖母册寶。慶賀禮成。御太和殿。將軍及成功將士。列班謝恩畢。次同志亦惟一二人。耆定幸逢諸務蒞。自銘戒滿倍虔寅。王公百官。宣表行慶賀禮。途頌詔。

尊藏得勝靈蘇於紫光閣詩以紀事有序

師中麾督劄旌軍。勝壯風雲之色。徽外績成偃伯。兵銷騰日月之光。郊臺既列拜以告勳。紫閣遂尊藏而誌武。溯自虎符申命。壁壘新而一將宣勞。因之貔旅同心。弓刀利而八旗鼓勇。應指揮以破險。咸勵赴赴桓桓。運鈴略以出奇。仍合堂堂正正。艱辛百戰先登。則蟻聚就殲。靡蕩七旂並舉。則鷹揚奮擊。願壁閒之圖畫。建牙稱是英姿。振地角之鼓鉦。展旆知其勇號。韜函媿昔。與西陲珠飾以交輝。夔戢從今。叶北斗玉衡而永定。

郊臺武定叩蒼穹。陳列靈旂凱禮雄。宣力勤勞資衆將。坐謀籌畫賴元戎。建時吉氣占剛日。暨處軍祥符勝風。例以伊犁及回部。尊藏高閣紀成功。

蕃劍行

功成俘受甲已毀。歸來蕃劍呈票姚。西羌尙武相爭器。盈尺利器常繫腰。羶毬戎服爲袂褫。強食衆暴逞厥豪。縛雞連足掀彼碣。究亦何成嗟汝曹。徒觀魚腸室餽鮫。綴以七寶蚌殼雕。龜紋隱起星芒昭。叩筮寶

物斯稱高。匣藏紫閣。識勳勞。光明日月。兵氣銷。

弄藏所獲金川軍器於紫光閣。並誌以詩。有序

邛籠剗淨。深林無伏莽之遺。檠木俘來。遠徼有戢戈之喜。指點戰圖。張壁。懾我威弧。檢稽獲簿。陳庭。收其脫帽。金璫已拋。殘重甲。嗤犀兕之尙多。鉛丸惟懸。臍空囊。識蟲沙之早化。短鋒誰佩。漫矜犴黨。之銛。左插何施。自斂脫光之影。蕩兩川而兵洗。金氣全消。鑄九鼎以勳銘。銅標詎比。虎皮韜櫜。連函。用誌武成。鳳味濡毫。長律。寧誇文具。

出師寧曰圖俘物。弃器亦因紀武功。貝甲蠻刀胥就獲。舉旗斬將並稱雄。金川金小穴俱掃。南金川分東西。東為小金川。四

為金川。俗亦謂之大金川云。白鹿白狼跡豈同。那肯事平忘衆力。惟應泰保慎吾衷。

永佑寺瞻禮

下馬先據瞻禮誠。層樓神御曉曦晶。屢申此日養親志。敬法當年避暑情。夕惕朝乾敢或懈。勅幾律已戒。其盈。紅旗三捷歌耆定。祈佑叨恩幸武成。昨歲瞻禮句云。永佑即今祈佑者。軍營早晚遞紅旗。自去秋及春。紅旗三捷。遂然全俘。武成耆定。茲展謁之下。彌感神御垂庥。惟益凜持益。

敬承嘉覲於無數耳。

安遠廟

東嶺琳宮接。題門各有名。匪尊不二法。緣繫衆藩情。蒙古素奉黃教。而伊犁之固爾札廟。莊嚴特甚。尤其所尊禮者。仿其制建安遠廟於此。每歲駐蹕山莊。舊設新附。絡繹麟

集。俾之瞻仰斯廟。益增歡喜。以示柔懷遠人之意。非祇開揚象教也。

佛日迎薰郎。慧雲收雨征。金川茲武定。安遠永銷兵。

頤志堂

頤志頤慈志。額顏皇祖留。教生即家法。壽祝擬仙籌。夏清日方永。山停水自流。懿懷增豫者。耆定奏功收。

千尺雪二首

雨過溪流漲野灘。噴珠峽口落飛湍。坐來未可默然置。欲去陳言夏夏難。憑流耐可小徜徉。幸罷軍書頻問忙。戰將歸來談玉壘。此時落雪正尋常。

成都將軍明亮等奏新疆事宜詩以誌慰

險疆費力始平之。不合仍將俾土司。兩金川恃其地險抗拒。大費兵力。五年始得蕩平。自不宜復以分給附近土司。致日久復滋後患。因於其境設鎮安營。率降番屯墾。以裕軍精。並設成都將軍。駐省鎮守。歲再巡查。彈壓。俾番徵永臻綏靖。戊卒輪班撥近地。於川省綠營內。撥兵六千名。前往分駐。所居平房碉座。隨處伐木運石。如法砌築。茲據明亮等奏。督促工作。五月內即可蒞役。降番散處墾荒陂。兵屯之外。並給降番地土。酌予種子。俾資力作。茲據奏。降番等各將踐毀碉房。自行葺治。樂業安居。所種秋蒔瓜菜。菁蔥遍野。氣象甚覺安舒。如此屯耕編管。相制相維。新疆自可永期甯謐。已看樹藝欣作息。即寓屯耕相制維。永救蠻方靖兵火。由來萬事在人為。

泛月有詠誌懷

泛月本宜夏。山莊宜之最。傍晚坐溪亭。冰輪且遲待。去聲叶西嶺陰下落。東峯曦迴在。須臾曦亦隱。舉頭素蟾對。暮色旋已蒼。寒光頓可愛。爰開綵畫舟。以遊琉璃界。四山圍明鏡。皓魄印其內。更思夜明照。原包四

山外外內通體淨。上下合相去聲快。恰似邀金田。誰云居玉塞。昨年亦斯境。而鷹籌筆會者。定今餘閒。適與聊弗害。瞿然謂失言。無逸應恆戒。

疊和闈玉琢奏凱圖三絕句韻

去歲曾題琢玉圖。何期為兆即符乎。勒勳紫閣名重煥。命圖將軍阿桂等五十功臣於紫光閣。親為製贊。並繪後五十功臣像。命儒臣等製贊。并做平定準都回部之例。

懸逆藁街髓已枯。

永靖笮疆期善後。番耕屯戍悉心為。迴思昨夏拈吟際。祇盼捷音未及斯。

早報石田卜有穫。前據明亮等奏。番衆墾種之地。菁蔥遍野。氣象安舒。誰云兵後或凶年。武功成矣無一事。祇切祈豐念永懸。

賜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六十壽辰

功高殊衆賜冠衣。壽日充閭耀吉輝。謀勇奏平定玉壘。歸來俾協贊黃扉。六旬慶自今伊始。廿四考當逾

古稀。不說保全島黽勉。皆謂史稱宋太祖能保全功臣。以為善事。夫欲保全之。是心中已先有一彼將有過。或我將疑彼之念。非待臣以誠之道也。君之與臣。惟願其長享令名。以宣猷佐理。何必預設保全之意哉。

名同郭令豈其非。

樂成閣

樂成雖是額檐楣。艱致西成樂屢綏。歷夏至秋計以日。日暘與雨幸惟時。敢因親近而忘遠。今歲各省雨暘時若。可望有秋。督撫等預報收成分數。俱在九分以上。惟甘肅臬剛等廿九州縣。夏間被旱。四川打箭爐。七月中猝被山水冲損。城垣官廨。湖南永興。耒陽二縣。六月內山水陡發。傷及民居。雖皆一隅偏災。並飭大吏率屬加意撫恤。毋使失所。自

秋。督撫等預報收成分數。俱在九分以上。惟甘肅臬剛等廿九州縣。夏間被旱。四川打箭爐。七月中猝被山水冲損。城垣官廨。湖南永興。耒陽二縣。六月內山水陡發。傷及民居。雖皆一隅偏災。並飭大吏率屬加意撫恤。毋使失所。自

審何修以遇斯。更早武功奏著定。持盈祇益勵謙寅。

中秋節卽事

欣逢萬寶慶西成。今歲畿輔及各省。俱屬有秋。督撫奏報收成。均在九分以上。遠自海隅近帝京。真悅懿顏對佳節。合陳綺宴愜羣情。光

聯月宇馭守影。響徹雲璈鹿叶聲。更勝去年今夕者。免於燈下盼紅旌。

入崖口

伊水崖口纔五渡。伊遜崖口乃九迴。伊遜水自源頭至此。凡九曲。因得名。伊遜。蒙古語。謂九也。木蘭行圍率由人。壁立萬仞一線開。一

夫當關萬夫退。年年秋獮慣往來。成功將士羣扈蹕。金川險問倍此哉。不翼而飛附而上。堅礪林立無弗摧。既喜既懼既憐憫。身異爾勞心實陪。

於巴雅爾鄂爾袞。滿蒙古王公等進宴。卽席得句。巴雅爾者。蒙古語謂喜。鄂爾袞。則寬也。昨歲於此

地接將軍阿桂。攻克勒烏圍。紅旗捷至。因此名之。

歲歲寬溝備宴同。每歲蒙古王、公等。備宴率於此鄂爾袞溝。以其地寬敞。可詐馬也。嘉名增錫識成功。仍看列就九駝白。宴前例進九白駝。蒙古最尊重嘉賓。雖

不收。喜其徵瑞也。那忘飛來一騎紅。將士凱旋多扈蹕。金川成功將士。阿桂留京辦事。豐昇額係御前大臣。海關察。奎

多。因其久著勞績。彙命在家休息數月。藩屏威仰問從戎。蒙古王、公。見豐昇額等。輒問番地險峻形勢。及將

直至八月初。始赴山莊。今皆扈從行圍。太古王庭溯舊風。前次第陳四事。塞宴四事。爲詐馬、什榜、相撲、教駝。向曾有詩詠之。

幸西苑接見朝正外藩年班回部哈薩克來使及四川土司土舍頭人等之初次覲謁者卽事得句

步輦西華西苑巡匪遊圖覲遠徠臣夾衢左右紛迎接露冕笑言普拊循回部更番久依例庫車三品阿克伯

克等十三人朝覲如年例內旗札薩舊稱賓內札薩克四十九旗之蒙古王公台吉等土爾讀作平聲扈入朝如雁土爾扈特及杜爾伯特新

附之王公台吉等哈薩克流仰集鱗哈薩克汗阿布賽遣使鄂托爾齊等朝貢適至來享來王來賀節土司土舍土頭人兩金川平

亦每年輪番入覲其餘各土司羣巖瞻仰因許其照回部例輪班朝賀今初次來京之土司明正宣慰司甲爾參德沁等八人及綽斯甲布

土舍綽爾甲爾參等三人土守備加頭等侍衛木塔爾等十一人德爾格特頭目索特納木拉布坦等七人卽命成都將軍明

亮統率以行茲於西苑門外隨衆夾道叩謁隨傳旨詢慰並加賞品級頂帶及冠服有差撫茲武偃文修世益切寅持泰保寅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二十九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八

詩四首

紫光閣曲宴卽席成什丁酉

紫光閣筵開迓始春。莫教卜日先去聲於人。是日爲人日。前一日。民安物阜期引翼。北漠西戎仰集鱗。時朝正新傳請藩。班回部。哈薩克來使。及輪班親謁之士司等咸集。並命與宴。衆士司都欣得所。兩金川那更侵鄰。戰圖左右陳前廡。預拓閣之前廡。以待紀功。今張戰圖於壁。叨沐天庥倍敬寅。

紫光閣錫宴聯句。召大學士并成功將佐及內廷翰林等。至重華宮茶宴。得詩二首。

春醴今年事倍豪。今年紫光閣筵宴外藩。命輪班朝覲之士司等咸與。且卽以此命題聯句。較常年倍盛。重華循例引詞曹。成功自是資提戟。聯句何妨

有捉刀。平定兩金川。戰勝成功。實賴師武臣之力。至宴間聯句。不妨人代爲之。且邇年新正聯句。皆預擬御製句成。其餘則命內廷翰林。以次擬就。臨時填名。卽外廷詞臣。亦非其卽席自作也。驄已從而

已定。樂斯淑以禮斯陶。莫教容易看嘉會。去歲功圍正爾勞。昨歲此時。阿桂等正督兵攻圍噶喇依。

聯情賀祚有前聞。豈是無端宴樂勤。祇以茶行弗用酒。亦如武偃必修文。松撐雪榦連冬喜。梅放春葩迎

午芬。咨爾規應過於頌。體予懼實勝乎欣。

新正紫光閣錫宴聯句有序

紫光雲縵展楹。欣景麗韶光。玉壘氛銷畫壁。看氣劘堅壘。憶昨丙申宴凱。彤弓歌繼庚辰。逮茲丁酉。示慈石鼎。聯依辛巳。時則春來十日。雪積三餘。冰涵太液。以凝膏。斗指孟陬。而對滄。值雁臣之鱗集。舊藩偕新部朝正。恰虎衛之鑣連。列將次元戎侍蹕。矧復羣番效順。彼土司屢籲瞻天。因教每歲更班。我將軍初攜遵道。宜合申夫燕衍。俾咸覲夫龍光。指閣上之圖形。襲鄂之弓刀。共識撫筵間之環座。漠濛之琛賚同陳。嘉三爵以油然。奮勇難忘百戰。快一朝之萃止。運籌幸慰五年。本不得已而用兵。惟願從今偃武。乃莫之為而邀佑。所期長此持盈。願同堂既敘其功。而卽席應書其事。爰掄廷筮。兼召詞臣。授簡分行。適備雲臺之成數。連籤得句。迥殊薰殿之零篇。長言倣七始之華。抽思宿辭乙乙。平韻兆八方之晏。符占還叶庚庚。自出師以及勞還。詳其梗概。舉實蹟而成雅什。屏厥鋪張。對景命以生欽。朕躬非徒為需樂泰交之象。際盛儀而志喜。爾曹尙勿侈豐亨豫大之詞也哉。

御製紫閣拓寬前庶楹。豫為之兆。果符貞。甲午夏。展拓紫光閣前楹。以備平定兩金川。張列戰圖之用。茲果叶貞符。應教春醮繼凱醮。

所愜今庶例昔庶。庚辰春。平定回部師旋。於瀛台凱宴。辛巳新正。紫光閣落成。掄功。臣之尤著者。并集廷臣外藩。慶宴於此。卽以命題聯句。茲如其例。臺上雲紉掄將佐。筵開

露溥逮公卿。酬庸實乏鉛刀割。臣舒赫延賞兢慙弱翰擎。人越筓關兼棘道。班聯北漢及西瀛。來朝領袖

星郵置。土司等分班入覲。自今歲始。卽命成都將軍明亮統之而行。臣于敏中。專闡馳驅雪棧繁。幸奉遠謨。臣職勗。何期渥典主恩榮。已叨杖杜

沾三雅臣阿桂共對芳椒侑六莖。幾隊冰嬉陳太液。一番花信亞元正。是日為元旦後五日卻宜慶澤敷豐澤。臣程景伊

御製為撫鏗鯨湖翦鯨赦罪誰知還借德。畏威竟是假投誠。養癰寧可聽一再。

滋蔓那容肆合并。兇逞狡謀思狃附。孽遺醜類更羶生。屢經文告無知抗。臣福隆安途試軍鋒不諱征。臣格桑

木狼狼為奸。侵擾近鄰土司。上初意以蠻調相開。不值加兵。及屢經阿爾泰、董天弼等往諭。逆酋違教逞強。並敢負恩抗拒。勢不得不聲罪致討。而其事非阿爾泰所能了。乃命溫福自滇移兵赴川為將軍。授為大學士。攻其四路。並命桂林

代阿爾泰為總督。從南路統兵剿之。巴朗劈山披外戶。遠圍破竹響先聲。溫福初至西路。即攻克巴朗拉。乘勝取達圖。地歸蠶食卡了廓。桂林師進。南路

等寨。井復革布什哨。巢復鳩居資哩。傾溫福既進克資哩。僧格桑途將鳴角震從南路入。桂林為宋元俊所誤。因罷

統兵從南路入。壬辰十一月初。阿桂出其不意。連克翁古爾。收禽械致北風迎。溫福亦自路頂宗進至美諾。時僧格桑已

復從美臥溝竄入金川。途擒其父澤旺。檣解京師。逋誅未許依唇齒。臣明濟惡公然託舊甥。僧格桑挈眷竄入金川。逆酋索諾便將兩甄

翻窟穴。俄逢重險壑溝阬。溫福、阿桂由功嘴、當嘴分兵進剿。溫福因卡撤一路。賊覆轅詎意無完軫。溫福調度

為賊人窺伺。潛約降番直襲大營。致有木果木之失。臣海圖察債事因之易良將。鑒前爰復調精兵。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總統軍務。且以木果木之事。由綠營兵怯

御製移壘猶欣有列營。阿桂在當嘴。賊衆不敢債事因之易良將。鑒前爰復調精兵。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總統軍務。且以木果木之事。由綠營兵怯

儒所致。因簡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美諾。讀作平克復不旬日。癸巳冬。阿桂復整兵由西路日隆寨而入。未及旬日。即收復美諾及小金川全境。

促浸徂攻各首程。八旗兵既抵軍營。而各省續調之兵亦至。將軍阿桂統而由西路進攻。谷噶據梁批厥口馬尼

奪寨斷其悍。甲午正月。阿桂等攻佔谷噶山口山梁。已據西路之險。大軍得以深入。明亮是時亦攻克馬尼、統八旗

突進九封裂臣英九折潛緣髮路爭凡遇險峻之處繞壓色泐乘雨霽阿桂於三月中旬攻得羅博瓦因阻雨久未

兵循巖而上乘勢下壓襲登喇穆趁宵更時賊衆拒守益力六月廿二日阿桂令參贊海剛察等於夜半月未出前銜

巴湖普盡克其礮復於六月廿五日克之臣曹秀先捲籜雄吞滴博城七月中阿桂等復攻得正

地抵瑕紆犖确明亮久駐絨布未進上命其分兵至正地而入或可攻其無備及明俄坡簡銳剷僻嶽明亮既至宜

額已往西路阿桂軍營而韓斯甲布土司等以營中現無將軍懇求明亮駐彼以壯軍聲且願效前驅枯骸獻出朱髦

驗逆會索請木等見官兵深入賊勢已蹙遂獻出僧格弱息牽來素組呈僧格桑之妾側累及價拉蘇惡頭人七雖獲

亡猿林肯費難寬漏網釜將烹屍促浸逆會雖獻僧格桑之展圖歷歷如斯指上披閱地圖親御丹毫識其處傳示

製契算迢迢似宿盟阿桂等於未奉批示地圖之前奏到籌畫久對堅碉阻幘幘別尋捷徑鼓鼙鉦因攻日爾

八當克阿桂欲取遜克爾宗久未得便九月中因繞上默格爾山梁途有把握矣

稍憇密拉噶木行阿桂既克日爾八當噶嶺接沒金凭疊障阿桂既通凱立葉一路復於十一月初攻上格魯古了

克接通丹卡攢康薩隔連坪密拉噶拉木之南為康薩爾賊人礮卡如林排鎗勢比騰蛟迅臣袁守躡頂威同

搏虎攫乙未正月十一日阿桂令海剛察福康安等分路進攻超越重壕舉鎗注矢合力奮擊康薩爾一帶堅礮賊

勒吉羣峯空階聳木思單徑漫措撐勒吉爾博山梁在康薩爾南九峯迤邐為勒烏圍賊巢屏蔽中開了口為木思

遂得了口木城賊退守下巴木通官兵乘勝順壓自下巴木通而下百餘終朝轉戰仍餘怒官軍攻木思工噶克時賊

礮寨之賊無敢支拒者其勒吉爾博寧尼來珠得式替各寨亦悉攻克

樓戰七次。賊無算。臣桂林。三歲收功匪妄評。阿桂奏既得木思工噶克。望見北路官兵。亦從宜喜。甲索日旁全境肅。明亮因

之路。為賊所阻。商之阿桂。謂當仍由宜喜進攻。四月下旬。派西路兵一千。令福康安帶往攻克甲索日旁。海山石

察亦往會攻。合力並擊。遂克撒撒谷。其日旁沙壩等處賊寨。皆棄礮遁去。河西周圍五十餘里寨落。悉行焚燒。真沙尼

上。夾河平。五月間。明亮克取額爾替礮卡。下至平坡。復進攻石真噶寨。克之。阿桂降魔淨洗番僧穢。丹喇嘛寺。為勒烏圍大廟。番僧住此者。皆行紅教。且代逆會拒守。為賊巢門。繼勇深嘉後路深。阿桂攻得喇嘛丹喇嘛

戶。五月初。阿桂遣兵攻克其寺。番僧悉潰。賊更失其險矣。臣和隆武。懋勇深嘉後路深。寺等處。居高得勢。以遜克爾宗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派兵三路分進。將其地上下石礮、木城。悉行攻克。是役。燔燬又看雙寺破。

也。豐昇額督率之力居多。上命於其所製果毅公號下。增懋勇二字。嘉其能紹乃祖額宜都之績也。七月間。阿桂繞道進攻苗則大海。昆色爾章噶噶噶。緬拖那復巨橋橫。勒烏圍牆垣高固。賊人守禦甚嚴。其南為轉經樓。

爾博各處賊礮。並焚燒拉枯喇嘛寺。冷角喇嘛寺。而賊衆皮船過渡。往來亦易。阿桂既壓賊巢。沿河而相及。其河有大橋曰甲爾日碌。為賊人陸路通衢。而賊衆皮船過渡。往來亦易。阿桂既壓賊巢。沿河而南。祭棚道賊。復於楚兵內募善泅水者。潛於水底。縛巨索橋柱上。扯拽令倒。於是賊人水陸俱斷矣。東新囊士徐

阿桂以勒烏圍旁高嶺陡削。兵力難施。令官兵頭戴柴捆擔牌。手推沙囊。匍匐而行。至礮仗。伏沿層層堆起。趕列三層高櫺。以擊礮下之賊。高櫺八層。均經官兵逐步搶佔。臣福康安。御板柵梯垣倏潰驚。八月十五申刻。阿桂先派官兵埋伏。令海蘭察等。禦轉經樓來援之賊。亥刻。令額爾特等攻其

近北木城。官兵板柵踴進。即時攻克。海蘭察等復自東南進攻。普爾普等攻其南。福康安等攻其西北。五倍攻其東北。維時四面合攻。呼聲動地。擲火彈如掣電。官兵攀援上登。蛙擁齊入。賊衆膽落潰逃。被殲者亦復不少。勒烏圍官寨既克。其轉經樓及旁近礮卡六十餘處。亦悉攻得。仲月中秋掃官寨。

八朝上塞遞紅旌。官軍於八月十五夜。攻克勒烏圍。十六日。馳奏紅旌。舊藩新部齊稱賀。是時諸札薩克、王、公、沙拉扣肯。皆扈從行圍。次早並於和門歡呼叩賀。

喜峪寬溝肇錫名。是地本名額爾袞溝。因得捷音。特賜巴雅爾之。加服衰章垂赭帶。飾冠瓊寶耀華纓。執桓豫

擬崇銘鼎。臣梁國。傳箭惟期速釋弼。紅旌奏至。上以將軍阿桂。不辭艱瘁奏績。實為首功。將來宜授以一等公爵。

恩浹行開增匪勉。時降旨將軍、參贊、及將、校、寵承微外益碎罰。索隆削壁螺旋縮。將軍既克勒烏園。即當直取科布曲。而賊人阻

河嶺山固守。峯巒如削。難以力攻。必繞上中開之索隆古。始可乘勢前進。自九月至十一月。阿桂統率將士。由當嘴思

克底而上。節次攻得西里及卡布角等寨落。遂分兵潛上索隆古。賊人死力迎拒。皆為官軍擊敗。即據其寨。賊因退回得

木巴爾拒守。科布盤空蟻捏振。官軍轉戰而上。隨處作木柵據守。逼近科布曲山梁。十二月初。阿桂先令將領攻克

臣和坤。科布盤空蟻捏振。勒隈勒木通。而賊尙堅守科布曲。海蘭察、福康安等。分路上攻。又派兵繞出礮卡

之上。向下衝壓。途盡克科布。解瓦兜窩飯斗建。科布曲之下。格隆古之上。地曰兜窩。賊憑稠堅守。藉以聯絡前後之

曲正梁各礮。及旁近寨落。皆震蕩潰走。遂併克之。尋復攻破則阿古安布魯木等處。挫枯則朗稿非輕。則朗嘴克了口。為嘴喇依要隘。阿桂統兵

而嘴爾嘴木勒烏溝寨落。亦同時掃殄。益據建飯之勢矣。挫枯則朗稿非輕。則朗嘴克了口。為嘴喇依要隘。阿桂統兵

雍中併取猷逾壯。阿桂由了口據嘴占山梁。十二月十七日。遂將瑪爾古、當嘴一帶寨落。悉行掃蕩。進克舍

艾氣亦勅。明亮於十二月中。攻克獨古木上下諸寨。賊皆奔竄。稍存抵拒者。皆為官兵鎗箭所殲。山梁

犄角森森列戟靖機槍。阿桂於十二月十九日抵嘴喇依。督兵合圍。并斷其水。游魂鬼使奴奔鹿。先是索諾木之母阿

河西之甲納雜爾寨。聞官軍已得雅中寺。據渡口。阿倉等惶懼無所歸。遂至軍營投降。臣錢汝誠。

御製奪魄天驅族聚戩。時索諾木及莎羅奔兄弟。并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等。皆聚嘴喇依。官

資副將共殫精。阿桂攻剿所至。籌畫悉合機宜。諸將領亦各奮勇著績。而副將軍豐昇額、明亮。遂圍嘴喇依四面。

早恟莎羅奔衆情。官軍既圍嘴喇依。索諾木束手無策。莎羅奔及丹巴沃

合圍以後。賊衆仍以鎗石支拒。數術。竟無一人伸逸者。先是傳聞索諾木及其逆黨。共謀如官軍圍急。便疑聚而自焚。或

穴地而避。皆由賊衆罪深惡積。為覆

載所難容。不肯聽其得逃顯戮也。

脫身搖尾嗟窮黨。時促浸黨惡頭人布爾普阿納木

出阱投籠晒逆兄。逆會母姑

請遣人回巢招諭。索諾木乃遣其兄圖達克明楚克先後來營。皆就拘繫。會勦日纔四十翌。籍降數綜二千贏。阿桂等進圍益急。賊勢日蹙。官軍復播

四日。索諾木遂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土婦。并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嗎

合圍至此。僅生人檻是孚人摯。真首函非或首盛。時索諾木等與價格桑。首級俘誠同獻。上以俘字從孚。入

受俘詩并。應告怡邀申右命。上以噶喇依既合圍。蕩平在邇。於捷聞倍速置傳倂。軍營六百里。加緊文報。計十一

旗。於二月十二日未。繖鋪松葉重簷翠。旗颯桃花一片頰。是日。上擬謁東陵。迴蹕駐桃花寺行宮。紅旗適至。

及尋。數蔭十餘丈。豐茂慈蔚。實國家億。泮水芹香陳俎豆。上謁陵禮成後。恭奉皇。郊臺鏡吹叶竽笙。東巡旋輝。

萬年景運洪長之徵。見御製恭謁孝陵詩。郊勞成功將士。是日所用。受俘仗轉胥依藻。上御午門受俘禮成。即幸瀛。駐黃新莊。

御製飲至筵開及薦櫻百戰辛勤真可憫。中宵籌畫那忘忤。策勳錫爵遑云靳。將軍阿桂。封為頭等誠謀英勇公。副將軍豐昇額。本襲公爵。復加

賞徽勇名號。著再賞以一等子。副將軍明亮。封一等襄勇伯。參贊大臣海喇察。封為一等超勇侯。參贊大臣額森特。賞

以一等男。領隊大臣奎林。本係公爵。加賞一等男。領隊大臣和隆武。本係子爵。晉封三等果勇侯。領隊大臣福康安。賞

普爾普。俱賞給三等男。大學士于敏中。賞給一等輕車都尉。均世襲。周替。其餘將士。及各項應予敘賞官員人等。俱著該部從優議敘。

偃武修文莫與京。御製受俘詩。有陳儀凱宴聲靈。萱祀逆釐徽號晉。鳳樓普澤詔書宏。上以平定兩金川載功。恭

王、公、大臣等拜賀。禮成。御太和殿。將軍及成。革鴉食楛齊編戶。臣陸費。佩頓安屯協耦耕。兩金川降番解京

功將士謝恩。畢。羣臣行慶賀禮。途頌詔天下。設鎮安營。令綠旗兵分駐。特授明亮為成都將軍統轄之。並擇番人之

插。隸之健銳營。而促浸趙拉之地。則就其遠近。以資贍給。凡前此不毛之壤。今皆膏肓遍野。羣番愜欣慶幸。安居樂

聚。聚米山川原在幄。畫灰鈴略獨持衡。勝圖詳繪高張壁。上以諸將士百戰辛勤。其勞績應與表著。預命將軍等

張之裝光閣壁。並令各自為圖。凡十六幀。御書紀靈蘇尊藏什襲。以將軍等得勝靈蘇。合饒尊藏。御製詩以紀。弄事各詩於其上。合裝成冊。亦弄閣中。臣朱珪。靈蘇尊藏什襲。以將軍等得勝靈蘇。合饒尊藏。御製詩以紀。弄以諱成。贊邁凌煙添濟濟。命仿西師藏績之例。畫五十功臣像於紫光閣。上親灑宸翰。就其事實。各為之贊。銘超入功。贊邁凌煙添濟濟。迴非凌煙圖畫所能媲美。且繪其次五十功臣。命詞臣贊之。即人數亦三倍於彼也。銘超入

蔡陋錚錚。御製告成太學碑文。並勒銘美諾。勒烏圍。囑喇依三碑。文煥功巍。照耀遐邇。至御製文以平淮四事為比。然相去奚啻霄壤。彼韓愈之碑。又何足彷彿萬一哉。昨緣足食通夔夔。四川本屬產米之區。金川川兵以來。所運軍糈。皆按時值和買。督臣請

帥銜尾而下。既不使蜀中有壅遏之患。且上年江、浙、偶值歉收。屢為趨公軫蜀氓。上籌辦軍需。發庫帑六千餘萬兩。俾通上游之米。以資接濟。數省黎庶。咸深感頌。臣陸錫熊。屢為趨公軫蜀氓。上籌辦軍需。發庫帑六千餘萬兩。

身。雖其常分。且各給以履值。然究不免稍用其力。是以川省緩徵蠲免之恩。五載幾經需以險。金川之役。凡五年而歲凡一再沛。且經辦軍需各省百姓。亦並荷優施稠疊。億兆無不淪肌浹髓矣。就其間雖多阻折。

而事難中輟。惟斷乃成。萬年常保泰而亨。捧觴竊喜宣慈惠。臣紀實仰容謨之廣運云。

御製給札其毋頌聖明。事後追思越深懼。衆前今謂信難成。仰蒙昊祐鴻功歲。益勵敬勤若奉盈。

御製給札其毋頌聖明。事後追思越深懼。衆前今謂信難成。仰蒙昊祐鴻功歲。益勵敬勤若奉盈。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九

詩三十六首

閱武樓閱武因成六韻誌事丁酉

節前閱武旬場寬。組練生光了弗寒。可勿用仍要以備。不忘危敢恃其安。新疆舊部茲同扈。北貉西戎許

並觀。大兵平定兩金川。以其地安營設鎮。而令其餘各土司。分年入覲。俾益懷德畏威。茲初次舉行。派定明正等十八處土司。土舍。頭人共二十四員名。命成都將軍明亮攜以入朝。與朝正外藩及年班回部並哈薩克使臣等。同與朝

賀宴資。適於閱武樓閱武。因命舊藩新部。及破險衝鋒或經見。邇年攻剿金川。我八旗將士。越險摧堅。勇銳百倍。此大瞻謁之土司甲爾參德沁等。皆得與觀。至若滿洲兵。行陣嚴肅。簡練

精強。則其昔時。正旗堂陣俾初看。銷兵氣共陽和鬯。訓旅心殷揚覲難。示義方還頒禮賜。閱武禮畢。所有在所未聞見也。

皆循例武臣莫重詔登壇。行賞

祈穀齋居疊去歲舊作韻

去歲捷希候。去歲此時。正當阿桂等攻圍噶喇依將得。是以盼捷尤切。今年功蒞時。無非賴天助。益覺凜予思。紫閣戰圖畫。彤墀齋宿詩。

事平惟望稔。祥正肅青旗。

上元燈詞

上元三五自年年。卻每艱逢望夕駢。上元自應正月十五。而望則或在十六。或在十七。今歲望夕。恰值十五云。豈是靈臺巧位置。月天子愛此宵圓。

去年仍此盼紅旗。昨歲此時。阿桂等正當攻圍噶喇依賊巢。成。功可計日而待。是以慶節宴賞。惟盼捷音。今歲早聞凱唱詞。諸將歸來都侍坐。張燈歡樂

合同之。

金曦西影入三商。銀樹當場列萬行。延壽戡禧輝吉語。朗迎鳳展獻嘉祥。

恰值請安來北漠。新舊諸藩年班。回部及四川各土司。俱以朝正來京。而哈薩克。阿卜賽。亦遣陪臣鄂托爾齊等請安適至。並令其列坐觀燈。更欣偃伯靖西戎。爆雷花箭一時

發。訝似堅礮用火攻。

踴躍朝正各土司。樓前節物俾觀之。三班起舞摠誠悃。土司、土舍、頭人等。願各於筵前起舞。以申感戴。因令按次列為三班。軒舞踴躍。其歌曲雖係番語。譯出皆祝嘏

之詞。嘉其誠悃。分等以綵幣厚資之。衆皆叩謝。歡林而退。譯出原皆祝嘏詞。

西樓歲歲豫慈情。輓榻升樓若履平。軟榻仿皇祖時之制。非但省步履之勞。即陟梯亦如平地。千朶蓮花燈萬葉。

一年一葉介釐呈。

煜煜高盤呈五色。紺紺列炬纈雙葩。須臾東壁銀蟾湧。倒映西山一片霞。

燦爛三山駕六鼇。聯情中外足摛毫。笑他金盞燈輪豎。光福門稱廿丈高。

正月十六日小宴廷臣

去歲紅旗盼節後。今朝綺繡賜幾閒。由言無易一日樂。軫念有懷百戰還。阿桂、豐昇額、明亮、督兵攻剿兩金川。不辭艱辛。閱五年而大功始

成。海關察、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爾普。皆卜晝未燃九華炬。迎蟾先看六鼇山。武成事事皆如意。可識

吾猶惕此間。

無須耗磨俗談傳。翼節需雲例合沿。九寓豐穰誠幸矣。一家中外豈非然。既因扎薩兼京職。喀喇沁貝子扎

拉豐阿。為領侍衛內大臣。敖萬貝子羅卜藏錫拉布。喀喇沁貝子胡圖靈阿。皆為理藩院額外侍郎。巴林額駙德勒克。敖漢額駙彭蘇克。拉什。皆為副都統。並以扎薩克而兼京職。因得與宴。便可聯茵預列筵。況有先生

敖漢讀作平聲。且能作詩。蒙古戲稱之為敖漢先生。欣看七字竟成篇。

秋仲恭祭社稷壇禮成述事

每歲春祈奉。今年秋報承。每年春祭社稷。俱親詣行禮。秋祭時。以行圍塞外。駐蹕熱河。今歲因居憂。未舉秋蒐之典。故得躬承秋祀。幸無值二滿。惟有祝三登。

壇外獻功罷。昨春平定金川。俘逆酋索諾木等解京。於社稷壇門外行獻俘告功禮。壇中奏樂應。二十七日之內。郊社大祀。仍川樂至御前。導引。及鹵簿大駕。則樂設而不作。禮也。禮成詠

良耜。毛詩序。良耜。秋報社稷也。似續念猶兢。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恭錄一首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不是戎人實漢人。鄉貫涼原沒落蕃。皮裘毛帶束繫身。牧羊飼牛多苦辛。冒死奔逃欲歸漢。忽逢漢軍出拜見。却被將軍縛作蕃。同彼真蕃作俘獻。有詔赦死徙南方。離卻蕃鄉投蠻鄉。蠻鄉言語本不解。有苦誰訴淚萬行。涼原故地不得歸。蕃中妻子歎別離。較諸真蕃更增苦。窮民之情誰達之。居易作歌良

有以邊將冒功率如此。縛戎人。聽我今歌。縛戎真。促浸官寨。噶喇依。大兵四面重重圍。據高壓下逐步進。

奪碉破柴力不遺。神器火攻賊益懼。土囊堆積聊避危。定西將軍阿桂。攻剿促浸。至噶喇依。督兵四面圍攻。疊

水之路。番衆絡繹來投。皆言高厚礮墻。俱爲擊穿。透其寨垣。毋墻者復壓斃多人。逆酋膽落。因寨踞石峰之上。不能

穴地而避。遂以土囊堆積護墻。迨攻擊益力。索諾木兄弟及其助惡大頭人丹巴沃雜爾等。計窮力竭。乃率二千餘人。面

縛乞降。即解京獻。復斷水路艱取汲。立待朝夕成掃犁。乃羣面縛蕃城出。牽羊肉袒難恕其。亦有漢人則質

逆兵降賊者。張坤忠以內地營兵盜竊軍營火藥。逃入促浸。轉爲賊人設謀畫策。及官兵攻圍噶喇依。賊勢窘迫。阿桂

即命誅磔。示衆。行營示衆正法明凌遲。是皆同聞共視之實事。豈如唐代冒功屈陷以詐爲巡歸郊臺奏凱宴。獻

廟獻俘。歲禮儀縛戎人。由今視昔非同彼。縱有香山之才奚爲辭。

過南嶺閱武禮寶相實勝諸寺疊癸巳舊作韻戊

重問罪金川有征辛卯始丙申途蕩定數典實於此自己巳年初定金川立健銳營建寶勝寺於此及辛卯歲重

功而寺亦名與寶稱今來而此未識詠則過數年矣清明舉上陂迴塗香山止癸巳年駐蹕香山閱武兼歷諸

瞻禮益深追溯之思云迴塗香山止今告成已及三年展禮山陵迴塗至此用安前韻以紀成勞餘暇過南嶺松蒼復石詭曰武不可忘曰思曷能已寶相宵五臺曾以祝釐

抵相寺寶宵五臺殊相寺規制瞻企之餘益深依慕耳本擬藉其佑孰謂捐予恃歲月不少延雲山別甫邈

全韻詩恭錄一首

回首望西南景仰徒成企一心實茫茫五字空爾爾粘壁廡前韻誰問斯和彼

策妄心藏詭計尤潛兵擾藏逞奸偷肯因姑息從羣議定與勦除籌遠猷。

康熙五十九年正月。皇祖開策妄阿拉布坦誘殺拉藏汗。遣策零敦多卜

至藏。佔據藏地。毀其寺廟。散其番僧。即欲派兵安藏。而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皇祖以此時若不進兵。賊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邊諸番部。將作何處置耶。因諭安藏大兵。宜速前進。授都統延信為平逆將軍。領軍統領噶爾丹為定

西將軍。統兵分。頻疊紅旌奏洪捷。宣揚黃教奠遐陬。是年十月。噶爾丹奏報。八月初四日。率官兵自拉里前進。路前赴藏地。望風響應。取墨朱工喀。其附賊之喇嘛等。陸續出降。並擒獲準噶爾之喇嘛百人。內有策零敦多卜授為總管之喇嘛五名。即戮於軍前。隨撫綏土伯特人民。悉令安輯。復據延信等奏報。大軍於八月十五日。駐營卜克河。其夜。策零敦多卜率眾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二十日。兵

次齊嫩郭爾。夜半有賊兵二千餘來襲我營。我師嚴整備禦。賊眾不能抵敵。遂奔北。二十二日。兵次綽瑪喇。其夜五更。有賊千餘劫營。因營中四面哨兵鎗礮矢石齊發。賊兵被殺身死者甚多。餘皆望風而遁。次日。策零敦多卜亦即率眾逃去。又派兵送新封之達賴達麻進藏。金川掃穴諸番讐。即敕西戎拓坦郵。兩金川皆服屬土司。乾隆戊辰。金川會耶卡。自此藏地平定。振興黃教益盛。

救罪班師。甫十年。而耶卡即與革布什哨等土司構釁。其子索諾木兒悖尤甚。自恃人眾力強。與各土司稱兵。迄無衛戍。余以為蠱鬪變禍。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大吏惟欲省事。每示寬縱。逆酋轉以為不足懼。與小

金川之僧格桑狼狽為奸。侵奪附近土司。且敢負恩抗拒。不得不加兵征討。而此逆不除。各土司必為覓食。且恐梗我藏路。乃阿爾泰怯懦無能。因授溫福為將軍。由西路進兵攻復鄂克什侵地。時阿桂為參贊。亦自南路攻克美諾。僧格桑竄

投索諾木。因令溫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噶爾拉。分兵兩路。進剿金川。而溫福措置乖方。為賊所窺伺。竟致偵事喪師。美諾復失。因命阿桂為定西將軍。尋即收復美諾。統兵由谷噶進剿。豐昇額。明亮為副將軍。海蘭察。舒常為參贊。

福康安。奎林等為領隊。兼添派京兵。奮勇直進。每從間道破險攻堅。會僧格桑已死。逆酋獻出其尸。乙未八月十五夜。阿桂攻破勒烏圍。連取賊人卡寨。而明亮等在北路。亦攻得宜喜山梁。以次進取。十二月。西路官兵。攻得雅中。舍齊

兩喇嘛寺。於十九日兩路合兵。圍困噶喇依賊寨。賊屬紛紛投出。至丙申二月初四。逆酋索諾木窘迫無計。率其屬眾出寨叩降。阿桂等派員進獻俘馘。一面奏報捷音。紅旗馳到。適當恭謁景陵之日。寶賴皇祖默佑。其詳已見平定金川告

成大學碑文。茲不復綴。

右聖祖平定西藏

勝亭即事己亥

攬勝構山亭。其形遂肖勝。亭蓋官方勝為之。謂二方相連環也。木工呈其巧。卻忘著相竟。我昔亦偶登。詩寓捷音聽。壬辰春登此亭。適得桂

林奏敗復金川。侵佔革布什頃故地。鐵戮賊番甚多之捷報。因題詩云。適接四川郵。恢復番之鄙。所期殲渠魁。小勝何足喜之句。又四年。削平兩金川。大功告成。茲已凱歌奏。武成久者定。重登

豈無思。乃在怠與敬。丹書示明訓。敢曰逞遊興。即事每自反。學業於焉證。

致遠齋有會

香山勅政處。其名致遠齋。致遠在慎近。九州一心懷。即以遠言之。所致亦廣哉。準夷及回部。何啻萬里開。

土爾扈歸順。久矣鴈臣陪。準部、回部。以次平定。拓地二萬餘里。大臣駐守其地。各部酋長。受封奉儀。咸錄版圖。土爾扈特汗、王等。亦率屬歸順。授地安居。每歲更番朝覲。與內札薩克無異。

金川更報捷。屯種羣番培。兩金川削平後。於其地設鎮安營。督率番衆耕屯樂業。永資綏靖。西藏高行僧。茲復祝壽來。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梵僧

七旬萬壽。欲來稱祝。此非可以強而致者。因愈所請。遣人迎之。於自問得何修。天貺蒙優恢。那更敢勤遠。知足

其言該。

中秋日作

塞苑中秋兩度遠。依然圓魄發清輝。酉年此日收烏什。未歲今朝克勒圍。乙酉二月。烏什小伯克額爾木圖拉

聞而赴援。即命其督兵攻剿。賊衆拒守。六月餘。勢漸窮蹙。明瑞捐銳登陴奮擊。遂於八月十五日攻克其城。烏什復平。

定西將軍阿桂。統兵征剿金川。所向克敵。乙未秋。進潯勒烏圍。其地為促浸最要巢穴。寨密礮堅。阻河負礮。阿桂相

機布置。官軍如法築柵。泗水拽橋設伏。選勇分攻。至夜半。衆皆蜂擁而入。殲賊殆盡。遂克勒烏圍。亦八月十五日也。勒烏圍急諶之則為勒圍。是均於此度節壽軍務。而在木蘭關捷者。敢謂詰戎繼祖烈。那重養志侍慈徽。每逢佳節思親倍。句憶右丞淚暗揮。

紫光閣曲宴外藩卽席成句庚子

紫光曲宴遠情聯。戊己曾經罷二年。可再停筵衆爾若。勉教御座越悽然。順時八舉樹風俗。列席三巡佈管絃。和樂不忘詰戎意。戰圖兩壁繪金川。

郊臺

迺邇向南程。郊臺觀面呈。丙申斯再叩。丙申歲。阿桂等平定兩金川。凱旋時。仍視庚辰春兆惠等平定回部凱旋之例。行郊勞禮。但庚辰初創規模。丙申則臺已發成。其舊設帳次者。亦已爲亭座矣。孟月重去聲。經行屢獲蚌幪佑。敢忘乾惕誠。諸藩扈清蹕。益切撫柔情。

上元燈詞八首辛丑

都稱三五上元宵。置望靈臺遲兩朝。是月十七日始望。謾議圓輪錯佳節。示沖本意正高標。

一點飛烟瞥眼過。諸天花雨雨去聲。婆娑放舍利。應如是。縮地何殊摩竭陀。

齋鈔曾聞賜母賢。一時佳話帝都傳。明通紀載永樂十年元宵賜宴。聽臣民於午門觀釐山三日。時尙書夏元吉侍母往觀。上曰。賢母也。命齋鈔二百錠賜之。午門豈是觀燈所。斯事吾云未合然。

回部番官罷遠行。興州曾是仰光明。昨歲仲秋。於山莊行慶典。各蒙古扎薩克、喀爾喀、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回部各土司等。均於萬樹園賜觀烟火。今歲上元。惟蒙古、喀爾喀。以年班來

者。仍與宴。賜觀烟火。其杜爾伯特等部落皆遠。均先期降旨。免其今歲朝正。以示優卹。年班扎薩仍聯席。不藉調停典屬情。蒙古內扎薩克、喀爾喀。皆世以視唐書所稱突厥使與蘇祿使爭長。典屬爲東西設幕以調停之者。不可同日語也。

去歲冰戲吟行館。今歲踏歌聆御園。傍晚紫瀾風定處。西樓景物祇依然。
粵苑高高淨碧虛。庭前百戲遞陳諸。須臾一片銀蟾上。燭朗星輝總不如。
火樹星毬紛熠煜。鼇山貝闕聳嶙峋。八章詞置三年整。
向年上元。例有燈詞八章。自丁酉後。戊戌、己亥、罷賞燈節。庚子值南巡。不為此詞者。三年於茲矣。
却覺當前意境新。

意境新翻引舊悲。承歡如舊永無期。聯情中外同民樂。勉抑追思強對時。

過南嶺閱健銳營肄武作壬寅

健銳置營久。遠奢俾習勤。香山初置健銳營。選八旗精壯子弟。列營聚處其地。遠隔城市奢華。於習勤肄武。尤為有益。從來出桓起。屢藉建功勳。營中官兵。屢經調派出征。最稱勇敢。平定西陲。及兩金川。均著有勞績。是日觀操練。果然超匹羣。賞因旌善布。等第要明分。四月二十一日。親閱健銳營。各種技藝。俱能嫻熟超羣。因命頒賞其超衆者。加倍賞給。以示優獎。

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職官表聯句復成二什癸卯

宓犧龍紀肇龍師。遼矣名官乃必資。或簡或繁異今古。汝為汝弼藉誦諸。曾無通表誠闕典。應有全書勅所司。前因四庫全書告成。載籍大備。因思歷代職官志。雖散見於諸史通志諸書。第古今因革損益。名實異同之處。未有專編可考。降旨命館臣纂輯職官表一書。刊布頒行。茶宴選題合聯句。對茲微雪又希思。

歷代原曾表職官。茲如通志例而刊。由今視昔臣不易。以己率人君實難。北銑南金甯限地。龍言夔拊戒

空餐瀛西朔漠胥登籍。職官表備列內外文武各官。至於遐荒遠徼。威嚴官守。如喀爾喀軍營。烏里雅蘇臺庫倫。西寧及西藏等處。分設將軍。參贊。駐劄大臣。以資綏馭。新疆。準噶爾。回部。亦各設官置吏。自將軍。都統以下。特派大臣官員在治。其蒙古官屬。回部伯克。及各邊境土官。土司。並一體附入。以昭中外一統之盛。益慎持盈國步寬。

題致遠齋二首

靜宜理政處。名曰致遠齋。來往滿十日。寧毋稽政哉。吏兵各有人。引見庭前排。緊予篤素志。籲俊期良材。其日多逢英。心目為之開。設多逢庸輩。未免意為灰。五字識其難。禹吁理實該。昔臨致遠齋。或值用兵際。翹首盼捷音。切切鮮甯意。準夷及回部。廿年久安遂。金川屯戍興。諸番知懷畏。豈敢復奢望。惟願無兵事。所以戒遠勤。然亦防近蔽。

郊臺甲辰

行旌發廣陽。臺迥向南望。兩度斯郊勞。去聲。庚辰春二月。將軍兆惠等。平定準噶爾。回部。凱旋於良鄉縣南。築儀迎勞。如庚辰之禮。郊臺迎勞成禮。丙申夏四月。將軍阿桂等。平定兩金川。凱旋。重修郊臺。具儀迎勞。如一心感昊慶。春初苔色淺。歲久樹陰長。惟願無茲事。佳兵豈有當。

四川總督李世傑奏報麥收八分餘及雨水情形詩以誌慰已酉

川省年年幸屢綏。向稱湖廣尙過之。向稱湖廣熟。天下足。而四川近年以來。屢獲豐稔。產米尤多。下游之江。廣各省。咸資轉運接濟。不啻過之。麥甦秋報八分稔。黍稻雨經一尺滋。據李世傑奏。川省二麥。播種早者。三月內即經結實。其次於四月間內各黃熟。核計九分者。順慶。雅安。甯遠。保寧六府。眉州。邛州。資州。綿州。茂州。酉陽六直隸州。石碛一廳。八分者。雅州府。瀘州直隸州。及理番廳。合計通省麥收。實八分有餘。又四月十七、八、九、及二十二、三、四等日。各屬普得甘雨。入土深透。現在

早插禾苗。已經長發。餘亦栽種。齊
 全。綱望青葱。民氣歡暢等語。可
 望農功符築納。自然民氣叶熙怡。盜
 風息內番馴外。從前川省囑噫賊匪。最為民間之害。自
 大加懲創以來。地方官俱知實力緝辦。有犯必懲。近年閭閻安靖。盜風久息。其沿邊
 各土司番夷等。自大小金川平定後。輸誠向化。共享太平。民生其間。實為樂土也。
 樂土蒼生愜倦思。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一

再定兩金川第五之十

文四首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丙申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爲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慙恚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耆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于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爲世臣也。吾則以爲旣已受職爲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隣封。將欲大有所爲。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茲雖歲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巳。告功之文。茲不複記。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

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既臨境。彼卽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頒師。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卽與革布什咱搆。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襍谷爲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甚。自恃地廣人衆力強。與各土司搆兵。訖無甯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爲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鬪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寬。逆酋轉以爲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爲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敕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于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韋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爲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衆悍。久蓄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維州本漢徼外羌冉駹地。蜀將姜維征羌。駐此築壘。後因名爲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德中。陷吐蕃。號爲無憂城。遂累入寇擾。大中時。始復內附。五代蜀州內徙。改縣曰保寧。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州治保寧縣并入。明洪武初。于州境析置保縣。本朝雍正五年。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尙有維州橋之稱。而促漫番人。以殺至維州橋。播爲謠曲。似係聞吐蕃舊事。妄冀效尤耳。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卽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偕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卽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爲窮兵黷武。而轉咎己之類于姑息養奸。蓋中國之制外域。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予窮兵黷武。則予賴天恩平伊犁。

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尙不知止足。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爲揚赫濯。紀勳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滿三萬衆。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皆險。番奴効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將軍阿桂。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軍及參贊。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犁。定回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天恩助順。衆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威或致少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尙諒予懷。慙悔過之不暇。知非稱功誦德。而爲言其庶幾乎。繁之以辭。用誌始末云爾。小金首禍。曰僧格桑。兵救鄂什。向稱沃日。今定爲鄂克。僧格桑于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阿爾泰乃遣兵護鄂克什。而逆酋亦遂與官兵交戰。督臣□□。每事遷就。知弗勝任。將軍別授。阿爾泰等名爲進兵。亦遂釋而不問。未數月。復圍鄂克什。辛卯夏。阿爾泰親往。誠諭。奏稱逆酋遵教退歸。論溫福由滇赴川。經理軍務。且命桂林馳往視之。辛卯冬。因阿爾泰始終遲疑玩誤。遂罷其職。而溫福代爲大學士。授定邊將軍。山西路督兵進攻。其四川總督。則令桂林代之。統兵攻剿南路。攻破巴朗。向說

蜀山。直取達圍。進抵資哩。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金川助惡。溫福初至四路。即策勵將士。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繼命豐昇額爲副將軍。同溫福進剿。賊尋退還木關。我兵進抵路頂宗。桂林在南路。其始頗合機宜。連破約哨卡。諸寨。并復革布什哨。地。尋爲宋元俊所誤。致有壘壁薄之失。桂林歷不上聞。爲阿爾泰所劾。因卽罷斥。而令阿桂爲副將軍。赴南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僧格桑。皆峭壁懸崖。礮卡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勵勇摧堅。深入其阻。乘勝進搗。賊巢。王辰十一月。遂克之。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與阿桂會。復督兵攻取布爾郭宗。逆酋山僻。徑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乃傳檄撫定汗牛。大板昭。既平。趨拉。小金川番語本名。遂討促浸。即金川。等寨落。小金川悉平。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黨惡拒命。因移兵並剿之。

雪多境險。奏功以沈。奏功以沈。賊更遮邽。綠營怯懦。遇戰辟易。攻剿促浸之兵。溫福山功。喇拉。阿桂山當。喇拉。分兩路並進。功噶之前。爲卡撒了口。賊築

開斷徑不能進。遂別由昔嶺繞攻。而礪堅地險。兼多雨雪。攻之半年。雖屢得賊卡。終未扼其要害。緣旗兵既搗蕙。遂福又不善調度。以二萬餘人。散佈各卡防守。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隙。于癸巳六月。遣番衆數百。由開道潛出。煽誘趙拉降番復叛。董天弼庸懦失守。為賊所殺。賊益猖獗。擾溫福後路。直侵大營。緣營兵衆先潰。將領戰歿者多。溫福率親兵與賊搏戰。亦遇害。趙拉之地復失。逆酋等罪大惡極。愈不可寬矣。兵既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

阿桂在當嘴。軍律明而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木果木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前已簡派八旗兵三千。令赴川助剿。為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軍營。有滿洲兵在彼。則緣營得所依恃。亦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開。美諾重定。路則令明為副將軍進剿。兩路並進。其南四。迅赴軍營。重籌進剿。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開。美諾重定。路則令明為副將軍進剿。兩路並進。其南

向克捷。旬日之間。谷噶既入馬尼。並克象養旗兵。允得其力。阿桂等於甲午正月。搶佔谷噶。山口山梁。明克即收復小金川全部。綠營觀感激。醜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桂、明亮。共成三部。弟宜喜之兵。攻剿

勁旅。奮勇先登。綠營觀感激。醜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桂、明亮。共成三部。弟宜喜之兵。攻剿勦。皆效法恐後。奏績甚速。醜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桂、明亮。共成三部。弟宜喜之兵。攻剿

牛載。未能寸進。而明亮則由馬尼攻得木谿。卡卡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溯普。逮遜克宗。甲午三月。阿桂攻克角。及抵庚額特。亦阻險未能進。遂駐紮布寨。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溯普。逮遜克宗。甲午三月。阿桂攻克

宜軍皆涉險銳攻。礪甚衆。遂臨遜克爾宗。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默格爾。以擾其後。我兵攻克色湖普後。偵知喇穆喇穆迺西峰。壓陡削。賊備禦稍疎。因分兵超越進攻。盡據其礪。並攻克日則了口。亦六月中。賊衆防守益力。阿桂

事。其後兵進稍阻。至十月初。復繞道攻得默格爾山梁。其榮噶爾博。日附八當嘴之賊。皆截于後。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洋。宜喜為賊要隘。守禦極嚴。豐昇額、舒常攻之。一年未下。繼而命豐昇額改赴四路。舒常

千。移攻正地。明亮遣偵卒往探。不見賊蹤。難以輕進。亦赴西路協剿。阿桂扎止之。會韓斯甲布土司懇明亮駐宜喜。并願効前驅。明亮乃出其不意。分兵冒雨直進。遂據宜喜山梁。並攻得俄坡格勒古。賊因掘濠斷路。明亮等復為所阻矣。并

逮昨乙未。略康薩爾。木思工噶。賊礪並毀。阿桂自攻得默格爾。欲乘勝直進。賊復於康薩爾山梁。抗阻兩月餘。乙礪。賊甚衆。四月。復攻得木思工。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

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

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

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

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

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噶克。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

並派西路兵一千。令福康安帶往攻克甲索喇卡。海關察亦往會攻。合力並擊。先克撒撒谷。其日旁有火河兩軍聲息。之沙壩山。并達爾圖得楞及溝內之斯年木哨爾各賊。皆紛紛棄礮遁。周圍五十餘里寨落。悉行焚燒。復行焚燒。可通。並清後路。遜克爾宗。五月中。明克爾宗額爾齊斯河一帶。兩岸夾擊。聲息可通。迨阿桂攻得喇嘛丹喇嘛寺等處。居高得勢。以遜克爾宗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派兵三路分進。豐昇額督。苗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率攻剿。或斫寨而入。或梯登而進。遂得其礮。殺賊無算。後路益肅清矣。苗則大海。亦當並剿。分派將領。統兵同往。其昆色。阿桂以昆色喇嘛寺。在拉枯喇嘛寺之上。於此路尤為扼要。其苗則大海。官兵無不超越而登。飛騰而入。輻爾山梁最險。官兵皆蟻附上攻。佔其礮寨。復縱火焚燒拉枯喇嘛寺。又攻得苗則大海。官兵無不超越而登。飛騰而入。遂克勒圍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未至。既克西里。迺若建領科布曲。索隆古。不日而傾。阿桂于八月十五。其附近礮卡。木城六十餘處。一夕無不摧破。八日而紅旗遞至木蘭。詳見聞捷凱歌及誌事詩。自奏捷後四閱月。雖時有克獲。未能深入。直至十一月初攻克西里。軍聲愈壯。而賊勢愈蹙。尋即攻得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並克格隆古兜窩等要隘。又掃清安布魯木一帶。雍中含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依。賊其奚走。阿桂既由索隆古進攻。則喇嘛克了口。益據建領之勢矣。雍中含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依。賊其奚走。阿桂既由索隆古進攻。則喇嘛克了口。四面圍攻。水陸俱斷。促浸番衆。自攻克勒烏圍以來。大小男婦。紛紛投出。其大頭人布魯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魯等。遂皆相率乞降。並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亦皆投至軍營。倉云。索諾木。涉羅奔兄弟。並作。是時河西。惡之大頭人丹巴沃維爾等。皆在圍中。此蓋逆會賊黨等。罪孽深重。天奪其魄。驅之一處。以就擒也。明亮亦入富德馬邦。傳檄芥拾。明克爾宗額爾齊斯河一帶。悉全行掃清。真據馬爾邦亦遣兵與阿桂會。設非西路圍噶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明亮、富德兩路。向皆艱于攻富德所得之地。俱不煩兵力。易如拾芥。設非西路圍噶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明亮、富德兩路。向皆艱于攻寸進。自阿桂既克索隆古。乘勝席捲。已圍噶喇依。各處之賊。皆膽破心散。望風潰降。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非果由力戰而得。若非西路官兵。直搗賊巢。則明亮、富德兩路。仍未有進取之期也。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三穴。訖其奚逃。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竭。乞命而出。官軍四面合圍。賊猶負隅力抗。繼川大礮環擊。摧其礮逆會惶懼。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次第詣營。並即拘繫。于是攻圍益急。據其近礮。斷其水道。索諾木等迫無計。遂于二月初四日早。率其兄弟涉羅奔、甲爾瓦、沃維爾斯、丹巴、并兩土婦及黨惡大頭人丹巴沃維爾、阿木魯特窩斯、甲尼

瑪噶喇克巴。並兩喇嘛。挈大小頭目。男婦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乞免誅戮。因即悉就擒獲。俘獻京師。自闕
 剿以來。計四十餘日。至是全境蕩平。罪人斯得。紅旗於二月十二日。馳至桃花寺行宮。適當告功東陵之期。此實仰賴
 皇祖默佑。益深感敬。隨諭將軍阿桂等。統成功將士。擇日凱旋。侯東巡迴蹕。至黃新莊舉行郊勞大典。以昭優武策勳之盛。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恩異數。加之宜厚。征剿金川
 由將軍阿桂。蓋臣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實爲此事首功。特封爲頭等誠。能出能入。有權有經。連長
 謀英勇公。加賞雙眼花翎。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紫轡。以昭崇獎。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允資羣力。寸步層峯。冰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埕隴種。金川
 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鬪猶獸困。捨懲雞肋。念我衆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上蒼。靖彼
 蕃徼。我武惟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之。文以誌愧。

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借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賈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借德。亦因賈拉
 之肇。故戊辰之役。以救賈拉。而有促浸之征。前因金川侵擾小金川。拘其土司澤旺。地方官諭之。不從。輒敢干抗。
窮蹙乞命。因矜其頑。遂允受降。澤旺乃得復歸故地。耶卡始尙畏懼斂跡。未十年。輒思吞噬鄰封。時相仇殺。彼時
以變觸爭衡。乃其常事。亦遂聽之。耶卡既死。其子索諾木。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爲奸。負恩梗化。遂致復勞師旅。
深悔前此之姑息矣。茲辛卯之師。以伐賈拉。乃並促浸而掃。僧格桑恃有索諾木黨惡。欺蔑鄰疆。攻圍鄂克什官寨。佔其境
陰違。浸至辛卯夏。僧格桑乘素諾木侵害革布什哨土司之釁。益復滋橫。並且修築礮卡。謀抗天朝。勢不得不加以兵革。
而阿爾泰因循貽誤。遂命溫福由滇入蜀。授以大學士。統兵征剿。即攻克巴朗拉。繼又克復達圍一帶。以至資哩。官兵
前抵路頂宗。仍不能進。壬辰夏。阿桂以參贊赴南路統兵。於是年冬。攻克僧格宗。甫半月。即乘勝攻得
美諾。其餘寨落。悉傳檄撫定。小金川平。而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匿而不獻。于是移兵並討促浸矣。彼其緩則
 頤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賈拉遠不如促浸。故美諾再人而

再克。美諾未嘗不險。而一克僧格宗。其勢遂如破竹。逆會僧格桑。初窺布朗郭宗。溫福由明郭宗統兵往捕。僧格桑已從美臥溝遁入金川。擒其父澤旺以歸。溫福為將軍。始猶勇往。繼乃味于懿哉。又不得人心。癸巳夏。賊衆從後路潛出。遂有木果木之變。美諾亦尋失去。乃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發八旗勁旅往剿。阿桂部署稍定。於十月廿九日進兵。自資哩至美諾。五晝夜。志行恢復。實為神速。而僧格桑既至金川。索諾木即羈留不遣。即其謀擾木果木。但令小金川賊目七圖安堵爾。同往美諾。詔召。而不使僧格桑復還故巢。則索諾木之密圖吞併俄拉。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立摧堅礪。遂據官寨之穴窞。美諾為小金川官寨。即其巢穴也。此固皇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僧德之招。是用勒銘會巢。永鎮祚徽。

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劫木果木。自壬辰冬攻克美諾。逆會僧格桑竄去。索諾木匿而不獻。於參贊大臣。由常噶爾拉進剿。溫福旋攻據昔嶺。遂駐木果木。師久不得進。溫福細於謀。以營中所有之兵。築卡布守。既耗兵力。且以分而見少。癸巳夏。賊會窺其無能。乃逞狡謀。令賊目糾衆。自美臥溝及大板昭潛出。號召俄拉降番復叛。擾木果木後路。溫福漫無部署。軍營為賊所劫。緣營孱兵。一時俱潰。溫福被其恨至今。將士何辜。弗雪冤沈。害。其餘大臣官員兵丁。陣亡者甚多。我朝用兵。從無如此腔折者。思之實堪切齒。

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尼。去聲。木果木之失。皆由營中無滿洲兵為之表率。亦由溫福等奏阻。故已派而未遣。及溫福既偵事。知緣旗兵之終不足恃。乃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黑龍江兵二千。並派西安、荊州、駐防滿兵四千前往。以為之倡。又添派淡、甘、滇、黔、兩湖、精銳數萬。合力大舉。以阿桂為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為副將軍。阿桂遂統八旗勁旅。閱五晝夜而恢復俄拉全境。乃進攻促浸。甲午正月。阿桂自西路攻克谷噶馬尼。佔其山梁。入上下同心。據忠敵愾。西路遂進。南路略賊境百餘里。明亮亦自南路攻克馬尼。此為再進克捷之始。軍聲大振。

泥。去聲。勒烏圍從西路進攻。喇喇依從南路進攻。阿桂自攻得谷噶馬尼。遂能扼要。所進據皆其險。隘。明亮等既得馬尼。雖時有小捷。然庚額特、馬邦、俱未易攻進。于是途專望西路之得手矣。丫口深入。爰克羅博。阿桂自丫口進兵。以羅博瓦為賊人緊要門戶。因派兵五路。分喇穆喇穆併占默格。阻雨數月。至六月初稍晴。遂將領率之。超越而登。遂將羅博瓦山峯及山岡礪卡。盡行攻克。

克其岡下之色爾普。又于六月下旬。盡克喇穆喇山梁及日則丫口。七月中。又克其該布達什諾大木城。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十月中。復佔其默格爾山梁。其地在日爾八當嘴之下。榮嘴喇博之上。向閱地圖。指以春詢阿桂。而所籌適相合。既佔此山梁。遂克密拉喇木大寨。獲康薩爾木思工嘴。餘。阿桂自十月攻得默格爾。駐兵密拉喇木。兩月並克獲凱立葉各寨。我兵勢益聯絡矣。遂克薩爾木思工嘴。至乙未正月十二日。官兵乃攻克康薩爾山梁。其險倍于他處。賊之守禦亦更堅。而官軍于三日內全得之。其後復因雨雪。頓兵三月。至四月初十日。天霽雪消。十四日中夜。官兵潛進。攻奪木思工嘴克丫口。阿桂自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妄也。遂克爾宗。其險難託。遜克爾宗為勒烏圍賊巢外險。自前歲四月開。攻之經年未克。阿桂自得木思工嘴克丫口之後。于五月初。攻克勒烏圍喇嘛寺。及喇朗嘴。又搶佔舍圖柱卡。已居高得勢。而留遜克爾宗在後。究屬非計。乃于五月十二。派兵前往。時霧氣四塞。官軍乘勢攀越崖巒。直至礪根。遂將其地上下石礪、木城、悉行攻克。凡此數處。林立堅礪。是役也。豐昇額之力居多。因于其公號果毅下。增擢勇二字。嘉其能紹乃祖額亦都之績也。

層次攻勦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匪遙。七月初二日。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爾山梁。至拉枯喇嘛寺。飛騰而入。又得喇嘛科爾三寨。並攻克苗則大海。馮三日三夜之力。占地縱橫三四十里。焚其礪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守無益。令移兵北路會剿。甫至宜喜。即得達爾圖山梁。至是復由茹寨攻進。連克額爾替石真嘴等寨。盡得其上下沙爾尼。日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礪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陡礪劃界。木卡石之地。與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

城。鱗鱗繪擊柵周。遭援路截其泗水拽橋。囊土濟師。勒烏圍為賊舊巢。恃其礪高牆厚。守拒甚力。且有轉經樓桂于勒烏圍轉經樓之中。擊柵以截賊人援路。並令冷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而南。沿河擊柵以斷其下水之路。又募楚兵善泗水者。繫巨索于甲附日礪橋柱。以洩圯之。又以礪邊賊人鎗石可及。乃令官軍頭戴柴捆。手推沙灘。匍匐而行。至礪沿層積堆起。趕列三層木柵。以擊柵下之賊。穴道旁出轟以地雷。叶。凡此百計。用盡無遺。並于所掘地道中。用礪轟擊礪下。掘溝抗拒賊。謂善于。四面礪攻。礪摧垣裂。遂督大軍。斫牆衝闥。遊魂弗支。奔迸整。功成一夕。中秋八月。官軍四面合圍。礪火彈。所遇礪卡。或拔柵斬闥而入。或攀援奮躍而登。呼聲四起。賊衆披靡。礪毀殆盡。惟沙羅奔兄弟。及賊目丹巴沃雜爾。聞風先竄。究亦難逃天網。計亥、子、丑三時。將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賊所恃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時衆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肅乎厥忠。卓乎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秋。乙未八月十五夜也。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弟兄出碣。獻印。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卽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密圍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翼失傍。官軍初圍賊巢。蟻衆猶負隅抗拒。我兵用大礮四面環擊。賊自揣力不能支。日形窘迫。先是逆酋之拘繫。其黨惡之布籠。普阿、納木等。先後求降。山塔爾薩木坦等。並經擒獲。于是進圍益急。賊勢日蹙。官軍復掩其近。斷其水道。番衆恒懼。紛紛潰出。索諾木遂率其兄弟沙羅奔、甲爾瓦沃維爾斯丹巴及兩土婦。并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維爾、阿木魯梓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階兩喇嘛。挈屬二千餘人出。方將劇崇搜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且夕滅亡。寨。逆酋跪捧印信。羣泥首乞命。由是罪人斯得。獻俘奏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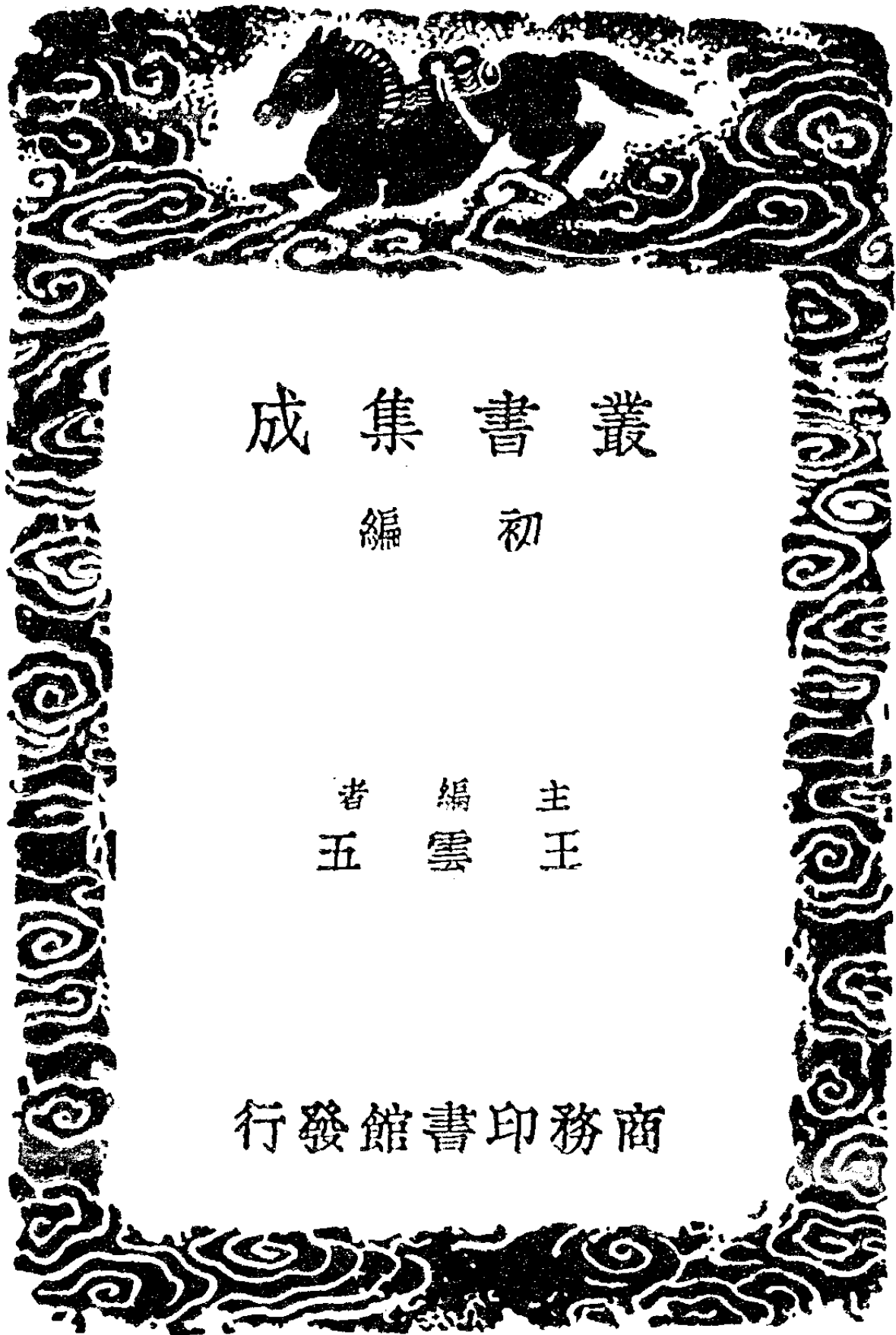


3
4
2184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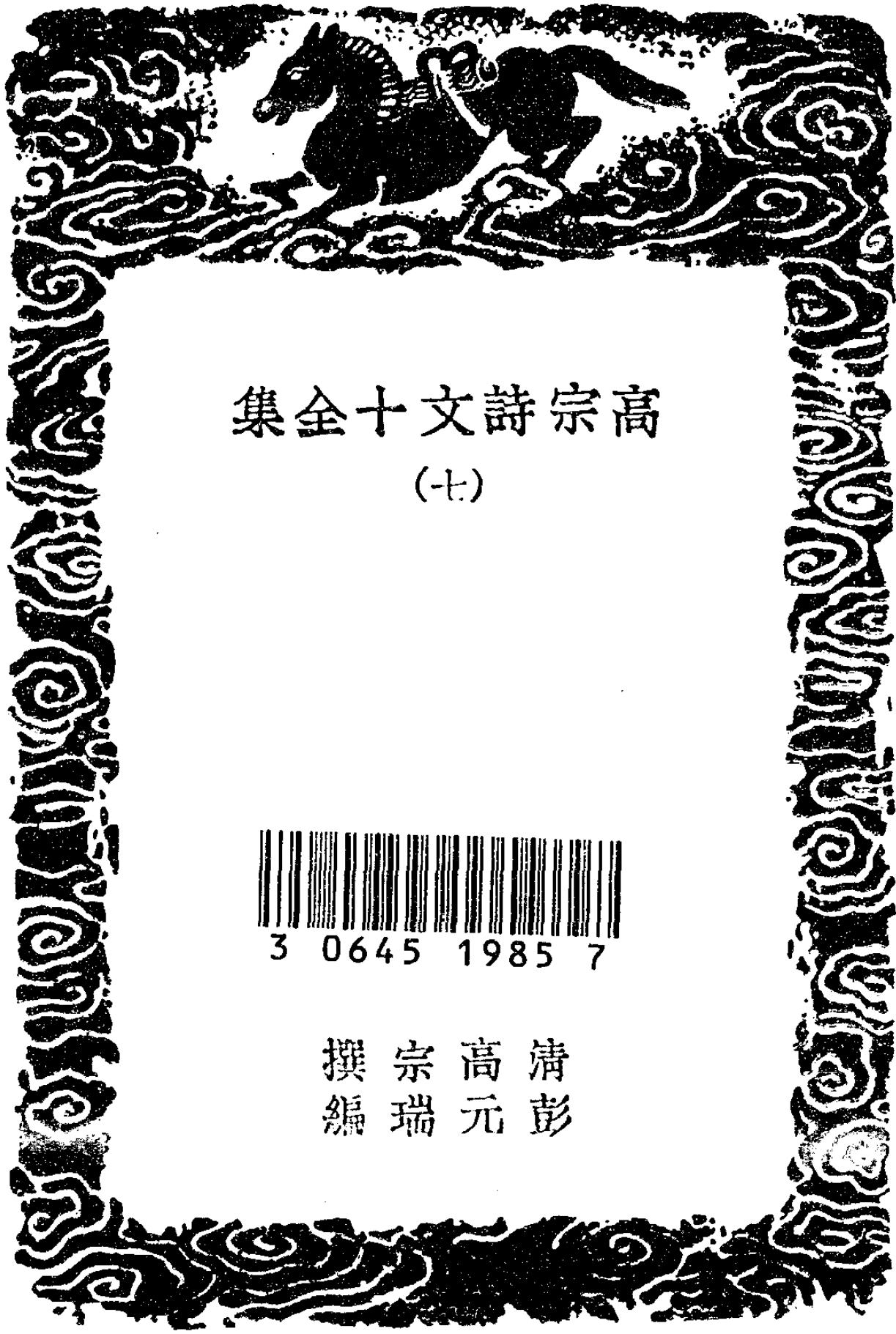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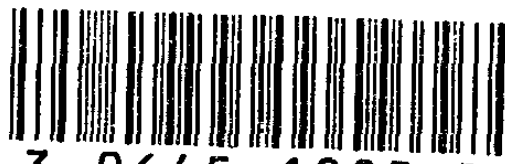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七)



3 0645 1985 7

清高宗撰
彭元瑞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二

再定金川第五之十一

文二首

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贊有序丙申。

金川既平定。圖功臣像於紫光閣。序而贊之。一依伊犁回部之例。其故其義。前序言之詳矣。茲復何言而不能無言者。誠以諸臣宣力摠猷。或定策於樽俎之間。或衝堅于石矢之隊。且捐軀盡節者。指不勝屈。寧忍令泯沒無聞。而弗壽厥儀表。彰厥名聲者哉。夫用兵。蓋難言之矣。無應機之謀。乏識人之鑒。而徒俾推轂。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溫福之僨車。朕深引以爲愧。而阿桂終能集事。朕又略因解嘲。至於午夜廢寢。當食忘餐。吁亦勞矣。夫無此勞而徒曰有兵有將。汝其爲我征伐。則真窮兵黷武。而付其天下之成敗於不問者。朕弗爲也。觀此序者。或諒朕非窮兵黷武之爲。幸何如之。冀何如之。而朕之子孫。當凜佳兵之誠。苟不得已而用之。必深體此序之意。弗以冒昧行焉。則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休。基于是矣。前圖逮今。甫十六載。事故過去者。卽十分之九。爲之愴然。而後生疊奮。繼前人之光。爲國家之用。林林源源以出。因又爲之慶矣。其兩被圖形。如阿桂之倫。豈非德業之光輝。人



083
114
2:2185

臣之厚幸而較衛霍英鄂之流更爲榮遇超越乎。

定西將軍一等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阿桂

西師參贊經歷多年茲爲巨擘掄掌兵權西師之役阿桂爲參贊大臣皆有勞績因其習軍務特授爲定西將軍統兵剿兩金川阿桂承命以來籌畫盡心不憚艱險用能掃蕩賊

巢俘擒逆黨大勳克集實爲首功錫爵圖形優加章服懋昭陋庸之典誠而有謀英弗恃勇集衆出奇成勳克鞏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果毅繼勇公加一等子戶部尙書豐昇額

宜喜弗動癸巳夏因促浸賊人句通趨拉降番潛出滋擾時豐昇額駐兵宜喜諭令就近赴大板昭堵剿豐昇額得旨時已知有木果木之事又未得阿桂軍營信息恐將綽斯甲布一路兵力分單徒去無益竟未移兵前往奏至

嘉其有識特降旨獎勵之定見識機後副西路親勵戎衣遜克爾宗督兵進取國之盡臣勇繼乃祖遜克爾宗地最險要且在我軍之後豐昇

類督兵進攻或所塞而入或梯牆而進遂爾得礮燄賊嘉其勇敢無愧乃祖巴圖魯公額亦都之風因於所襲公爵加繼勇二字以旌之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襄勇伯成都將軍明亮

獨統一路頗有斬獲姻戚少年世承恩澤明亮爲孝賢皇后親姪察其少年誠篤俾習軍旅命爲副將軍在南路統兵隨卽攻取馬尼檄復移兵襲取宜喜山梁遂于北路進剿尋克日

旁沙爾尼一帶亦屢著功績建績抒忱是用褒嘉俾司將印永靖作巴兩金川既平於其地設鎮安營駐守因授明亮爲成都將軍以控馭之

大學士舒赫德

土爾扈特安集邊城辛卯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全部歸順特調舒赫德爲伊犁將軍經理其事安集命入綸閣措極爲妥協旋授爲大學士甲午秋命統兵剿捕山東逆匪王倫甫六日而蕪事

速定臨清金川之役未悉端委書旨承行時亦贊理

大學士一等輕車都尉于敏中

內地土司事須漢字。國家用兵一切機宜率以清字書旨。茲金川乃內地土司軍書往來多用漢字五年以來于敏中始終其事稟受機宜承旨書諭頗著勤勞既加恩賞以世職並賜雙眼孔雀翎圖形紫光閣元儒臣從來未有之榮遇自始至終勤勞弗替相機擬諭厥功茂焉賜翎寫象儒臣執肩

兵部尚書一等忠勇公和碩額駙福康安

父定復叛子嘗愧之。戊辰金川之役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時以莎羅奔朗卡畏罪投誠遂奏聞受降未十年郎卡福隆安因此屢懇赴軍營自効皆未允所請留之禁近俾習贊軍務是用稽首躬請出師留於左右俾習規畫頗有嘉謀協予廣益

原參贊大臣固倫額駙贈和碩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

伊犁宣力屢立戰功金川參贊仍勵勇忠抱病軍營弗令奏聞惜竟不起未觀成勳

參贊大臣一等超勇侯都統海蘭察

射巴雅爾超授侍衛洊至都統參畫軍計堅礪險砦無不先登勇而有謀封侯實應

參贊大臣一等嫺勇男護軍統領副都統額森特

虎鎗隨圍覺與衆殊命往勦賊攘臂以愉閱歷既多遂參謀議獨當一面亦復集事

參贊大臣護軍統領舒常

八旂子弟總屬世臣菁莪造就命以從軍勇弗褻旂智堪入幕北路贊機時資其略

領隊大臣一等承恩武勇公加一等男都統奎林

兄終王事。至今為恨。奎林乃毅勇公明瑞親弟。皆孝賢皇后親姪。明瑞為將軍。督兵征剿。願匪陣亡。朕每以為恨。不忍更命從軍。乃奎林力請不已。因許之。奮勇屢著功績。屢請効力。披堅
斫定。心源落落。膽氣堂堂。世家英器。是予所臧。

領隊大臣三等果勇侯都統和隆武

襲父卹職。和隆之武父將軍和起。征剿準噶爾時。在開展為莽噶里克等所害。議卹予以世襲子爵。和隆武襲之。此次征剿金川。不意其勇敢超眾若此。因晉封侯爵。少年老成。囊錐脫穎。竟善
用兵。略曰旁塞。獨擅偉勳。楚材繼出。既憐以欣。

領隊大臣內大臣都統戶部侍郎三等嘉勇男福康安

代兄以往。繼父而奮。福康安、福隆安之弟也。矜許廬勵。王臣之鑿。登碣奪砦。那須蒙甲。嘉勇錫名。世傳勳業。

領隊大臣副都統三等奮勇男普爾普

父是日禪。子非弄兒。普爾普之父巴圖濟爾噶爾。以都爾伯特部率桑來降。隨征回部。於和闐立功。仕至都統。普爾普應陣奮勇。頗能繼其父志。因特賜男爵。命往勦賊。盡力無遺。金
戈鐵衣。冰山雪窖。能入能出。敵不敢校。

隊領大臣荊州將軍輔國公興兆

憶國當初。創業開基。宗室王公。宣力率師。承平襲慶。安享榮華。董公建勳。斯為可嘉。

原參贊大臣西安提督哈國興

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向路趨拉。屢舉險要。中道病殂。成功未告。

領隊大臣西安提督馬彪

西師効勇。早著旂常。命勦逆番。盡力以藝。搢橋渡河。奪卡據水。用濟我軍。井井有理。

原領隊大臣江南提督馬全

挾翼雖英。御須造父。設非其人。良材徒苦。陷木果木。將軍債轅。溫福頓兵昔嶺。株守不進。以所統二萬衆散布各圖甲。噶爾思甲布等。約促浸許為內應。賊衆各由閒道潛出。擾溫福後路。漸逼木果木軍營。緣旗情卒。聞風驚潰。溫福率十餘人突出。遇賊被害。馬全在後抵禦。遂歿於陣。英材為庸師所誤。雖加恩贈卹。至今惜之。殿後捐軀。愧惜難言。

領隊大臣廣西提督書麟

本非習戰。遇戰即奮。恐孤父名。書麟乃大學士高晉之子。偉哉後進。功成事定。提督鬱林。攻則壯志。守則小心。

領隊大臣副都統綽克托巴圖魯三保

本射生手。獸無跳走。以之射賊。探囊物取。冒險屢進。志篤且純。受創獨重。祿養終身。三保在軍營。每戰。勇往不避矢石。因攻甲。藥賊寨。右臂受烏鎗。傷甚劇。久治不癒。憐其臂已殘廢。免令入直營差。仍留副都統之任。俾得祿以贍。

領隊大臣副都統法福里巴圖魯烏什哈達

有足如鑷。有手如翼。削壁尖峯。行無難色。領隊奮勇。屢克碉堅。羌兒畏之。若雀遇鷗。

領隊大臣副都統多布坦巴圖魯瑚尼爾圖

木思工噶躍入賊碉督衆韃膊勇不目逃巴占牽敵俾無遮亂番人望之弗戰辟易

領隊大臣副都統扎克博巴圖魯珠爾格德

奎林深入賊刃將及發矢斃之險中救急同心合力共集大勳寫圖旌壯傳史流芬

領隊大臣副都統咱爾親巴圖魯阿爾都

喀哨奎林及和隆武絕地被遮餘勇猶賈曰阿爾都據險牽賊二人乃出其功尤特

領隊大臣副都統阿爾杭阿巴圖魯阿爾薩朗

跬步皆山面前萬仞無著是處攀騰奮迅遂破扎古扎古即扎烏古既翹且英人中獅子實稱其名阿爾

國語謂獅子也

領隊大臣副都統穆騰額巴圖魯舒亮

率健銳營訓練有素節制之師五步六步礮墮叢中鼓勇身先勞而不伐是用稱賢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納親巴圖魯科瑪

堂堂之陣亦藉出奇潛行僻路附葛蹕巖直越峯頂火攻石碉破二百寨科瑪子沙壩山率兵潛行色格功高為賊所阻即

分兵搶佔色格落喀爾都等處
拋入火彈燒賊寨二百餘間

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濟克巴圖魯伊蘭保

有賊必戰。有戰必先。率我勁旅。攻其中堅。志不顧身。勇能知義。噶占進棧。丹格建幟。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爾丹巴圖魯佛倫泰

功成一將。那保無虞。爭前恥後。舊風未渝。當噶之戰。直進身殞。使我心惻。優卹惟允。

領隊大臣副都統三等信勇公富興

信勇世家。志不愧祖。富興爲信勇公費英東之曾孫。以有足疾。不能登陟攻戰。而駐守要隘。則甚得力。徒以窳瘳。艱于步武。蠶叢鳥道。登進則遲。據險

守要。千軍不移。

領隊大臣副都統德赫布

賊之所恃。據碉堅守。我之所利。拏柵進取。知彼知己。正以出奇。邀隙攢射。善手是資。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莽喀察

索倫善射。其中爭最。西師建勳。紫閣形繪。逞其猿臂。搜彼蟻封。不虞創重。歎惜何窮。

領隊大臣直隸天津鎮總兵噶布什海巴圖魯海祿

資哩美諾。皆樹奇績。奪昆色爾。攀枝援壁。固資衆力。率先必親。事定酬庸。命鎮天津。

領隊大臣貴州鎮遠鎮總兵僧格巴圖魯敖成

甘涼宿將。屢立戰功。以其驍習。俾伐蠻賓。于巴布里。攻其恃固。乘雪伐之。有如李愬。

領隊大臣山西大同鎮總兵巴爾丹巴圖魯官達色

連環火攻。國之雄器。率領得人。無往不利。及至近碉。斫門穴孔。大呼直入。嘉乃獨勇。

領隊大臣四川北鎮總兵賽尙阿巴圖魯成德

沈舟側畔。鼓棹為難。受創復進。其心審丹。似若而人。不勝指屈。養育八旗。報非虛飾。

領隊大臣陝西固原鎮總兵法福里巴圖魯圖欽保

承平日久。敢恃內安。永憶文子。厥有名言。嘉我諸臣。遇兵則奮。竭力敵愾。世承家訓。

原甘肅肅州鎮總兵札親巴圖魯曹順

始由偏裨。洊至總戎。騎牆殺賊。受傷捐躬。賞延于世。為之惜悼。季世朱門。歌舞以笑。

領隊大臣陝西興漢鎮總兵三等義烈公保甯

父歿王事。保甯之父納木札爾。以靖逆將軍征剿回部。於黑水陣亡。卹贈義烈公。保寧襲爵。因其力請出師。遂允之。在軍營屢著功績。襲爵為公。不忘忠懇。力請從戎。雖屬

少年。乃如宿將。持重戒輕。心精膽壯。

領隊大臣山西大源鎮總兵特成額

誰謂世家。而多執綽。後生可畏。不忘祖父。叶。特成額為原果毅公策楞之子。其高祖即巴圖魯公額亦都也。是予所嘉。是予所憐。願予世臣。

綿此萬年。

原領隊大臣陝西延綏鎮總兵烏爾納

平生若儒戰則倍勇雖屢受傷進不旋踵功成事定賊寨火延沒于弗值實可嗟焉

將軍等既平促沒賊巢掃蕩數日後鳴喇依

寨內忽火起延及火藥局烏爾納督兵往救不意藥礮石飛傷腦而歿為之悼惜因敕部照陣亡例議卹

原署福建甯鎮總兵敦柱

披堅破銳突將無前衆志成城而各力宣威震邛笮拉朽摧枯宜喜已克惜哉捐軀

頭等侍衛札卓穆巴巴圖魯額爾特

七校護衛無殊衆人及至臨敵其膽包身地道深入木城超躍遂克勒圍厥功允卓

頭等侍衛揚達克巴圖魯托爾托保

每戰俱前三遇三克勝彼忠嗣王耀武漠北漠北可馬此步而攀冰巘萬仞所以爲難

二等侍衛拉布凱巴圖魯秦斐英阿

一木曷支衆擎易舉嘉我諸臣心同力努人自爲戰各有所成攻康薩爾直進賊營

二等侍衛崇錢巴圖魯柏凌

于戰可觀人之立志或挺而前或退而避受傷雖多其節弗渝如柏凌冬壯矣丈夫

原二等侍衛額依巴爾巴圖魯達蘭泰

或仰而攻。或俯而壓。仰以應抄。俯如馬踢。么騰迹遁。鬼蜮魂銷。追奔逐北。處處功高。

原二等侍衛善巴巴圖魯薩爾吉岱

賊之長技。在于善守。反而用之。擊柵進取。滴博蓬婆。威名遠服。惜哉陣亡。於阿穰曲。

索倫佐領舒丹巴圖魯特爾悖澈

賊之所懼。勁弓長箭。飛蜂蝟集。對則色變。索倫捷手。射番最多。每據要害。其功弗磨。

貴州副將奢特陳巴圖魯興奎

黷武豈願。詰戎敢忘。因弗得已。曉夜傍徨。良材總總。爲國宣猷。寫圖表績。永示千秋。

平定兩金川方略序 庚子

前平定金川。實祇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則併促浸、儂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略。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惠。不讀後方略。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借恩奢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略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贊言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詢葢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略之謂略。有方無略失之執。有略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般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略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

動。卽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略豈易言。而成方略更難觀也。今幸觀方略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爲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三

平定臺灣第六之一

詩二十五首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丁未

明廷曲宴侑笙絲。節後婪春言語怡。鄰衆莫非資贊治。古稀猶自未拋詩。微漸西抹東塗者。弗稱去聲花南。硯北時。簪筆載咨庶韻侶。應思少頌在多規。

麥培冬臘占三白。潢弄燕閩殲二囚。去歲秋間。直隸大名匪犯段文經、徐克展等。糾衆不法。後徐克展及餘黨俱已就擒。正法。惟首犯段文經尙未弋獲。又冬底福建臺灣。有逆民林爽文等。倡會謀

爲不軌之事。前據調任總督常青。提臣黃仕簡、任承恩等奏報。調發官兵剿捕。并據常青奏稱。臺灣鎮、道等統兵攻剿賊匪。保守郡城。且有義民等率衆協同截殺。賊勢少退。茲又據總兵柴大紀奏報。連日川鎗噓擊。賊人甚多等語。顯

佑敢因稱後樂。微璠亦弗懈先憂。武揚速到期開捷。現在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先後渡臺。又飛調澎湖協水師兵進剿。計此日早已到彼。兵力厚集。自可一鼓殲滅。惟盼捷

音。以慰懸切。德化未臻。略抱羞。昨一歲中。兩處逆民擾亂。雖卻願連茵率少長。上。長予兩月一人留。遲思初即位時。在朝諸臣。皆年

長於予。茲五十二年之間。與宴諸臣。皆年少於予。惟大學士穆璜與予同庚。長予兩月。屢有乞休之請。恩諭慰留。俾青年領袖班行。爲予老伴。亦盛事耳。

承光殿卽景有感

春祈歲禮右方壇。路便承光磐以桓。蔽冕入齋因易服。棲遲據案遂傳餐。南瞻正切卽開捷。上年冬底。福建臺灣彰化縣

大里札等莊逆民林爽文等。結黨倡邪會。謀為不軌。總督常青。駐劄廈門。調遣官兵剿捕。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各帶官兵。已於正月初四等日。先後抵臺。節次。據常青奏報。黃仕簡等。連日用礮擊殺賊眾數千人。餘黨遁入內山。已傳旨令常青渡臺。督率文武員弁。務期搜捕淨盡。不留餘孽。北駕非關欲問安。宮。及事竣。則適御園詣暢然。黃仕簡等抵臺。月餘。自己痛加殲戮。而尚未報剿賊捷音。日夜切盼。春園。禁司慈安。是以庚辰承光殿詩。有每還宮禁無非事。亟往園亭切問安之句。迴憶十年無此事。不禁撫景暗凄酸。今右壇禮成迴園。於此易服傳餐。而十年以前之事。已不可復得。能弗愴然。

御園仲春卽事

經筵祭社禮成迴。十日春光爾許來。黃重柳絲受風裊。紅薰桃朶向陽開。隙駒誠迅惜應爾。郵騎何遲望亟哉。黃仕簡等帶兵渡臺。已經月餘。而剿賊捷音。尚未奏至。南望郵章。不勝塵切。那有閒情問佳景。孤他韶冶待吟裁。

命免臺灣府本歲正供詩以誌事

無端孽種聚荷萑。劫掠村莊害及官。福建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創立天地會名目。煽誘匪徒。謀為不軌。劫掠村莊。及知府孫景燧。知縣俞峻等往捕。轉被殺害。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聚眾猖獗。不法已極。不可不大加懲創。以靖海疆。不得已而用兵勦。莫非勤以俾民安。因思亂後閭閻困。合令當前賦稅寬。據提督常青。任承恩等先後奏報。連次用礮擊殺逆匪甚眾。並有義民鄉勇數千。隨同剿殺。甚屬可嘉。除俟事定後自當從優分別賞賚。因念臺灣良善百姓。當此逆匪肆擾之際。驚懼逃避。不免受其荼毒。深堪憫惻。因馳降諭旨。令將臺灣一府四屬今歲錢糧。暨免征輸。以示軫念良民至意。德化未臻甯漸澤。一為南望一心寒。

清明 二月十八日

花朝三日過。景物正清和。未覺芳菲賞。其如盼望多。臺灣逆民林爽文等。不法滋事。經提、鎮等屢次殲戮。而首至待澤。然春雨多多益善。片雲厭風散。點雨奈晴何。遣悶無他事。五言信筆哦。惡尚未就擒。盼望甚切。至農田雖臘雪優澤。土膏滋潤。不連日濃雲閣雨。亦深願冀。

迴蹕至圓明園作

夜半濃雲佈晨凌細雨霏無何妒風作遂覺亂塵飛徒復成虛望惟慚勅萬幾待郵兼待澤臺灣逆匪等因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以致首犯林爽文至今未獲已飭常青到彼督辦佇盼馳奏以慰懸念又連日雨意頗濃而每為風散盼望成虛亦為之不愜愁度往和歸

福建巡撫徐嗣曾奏春雨田功情形詩以誌慰

臺灣有事討奸民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屢經官兵斬獲而首惡尙未就擒前因黃仕簡任承恩觀望誤事令常青到彼相機督辦日來盼望馳報以慰虛懷未免發兵近自閩

軍餉甯辭供內地田功最要利三春晴資麥壟卜登圃雨足稻塍起墾畝據徐嗣曾奏閩省去冬雨水調勻麥苗滋長開歲以來據通省各屬稟

報自正月初四、五、六、及十八、九、二十、暨二十七、八等日屢得春雨到處普濟二麥倍加暢發區區雜種無不茂盛現值東作方興更得及時翻犁播種閩閩安堵民情懽慶等語佇待飛章報擒逆

閩閩安堵樂熙淳

三月廿九日遣悶雜言

九十春光減兩日今春正月三侵尋速至三月盡明當首夏從頭數韶治去付東流允歲除前日雪優霑月俱小建

華滋景物殊常婉孟春猶稚仲春麗御園花事爭妍緊我已略塵望雨心肯以賞花問去民隱季春上中

下之滂日甚一日旱象引昨看弄田麥苗綠及時嘉霽豐猶準十日不雨恐無之難言大田已播畛御園內所

種之麥田青翠可愛若十日內得有透雨尙可冀豐收至顏河水田近每生雲隨散風嗟哉膏澤懼尙遠况經捷

硃針已出則由於引水灌注之力不得謂大田已播望雨未殷也信盼臺灣庸臣失律增激憤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滋擾已逾三月餘尙未殲滅淨盡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之

進勤戴 雜言遣悶弗成章莫勝其慚辭亦窘

致遠齋題句

致遠題名久駐園理事處非關覽景曠惟慎勅幾務適接閩中章勳匪悉真故按兵而不舉庸懦二人誤
臺灣賊匪林爽文等糾眾不法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勳捕日久未能殲滅賊事朕料伊二人必有遷延觀望儲怯誤事之處
已將伊二人革職治罪令常青過臺督辦茲據常青奏到黃仕簡安坐郡城並未親率官兵進剿又復調遣失宜任承
恩駐守鹿港當逆匪林爽文回臺之際亦並不奮勇先事遣重臣甫到據謀慮整頓作士氣旗鼓新軍律備任承
勳賊種種貽誤之咎果不出朕所料殊為憤懣幸而朕早已料及先令常青前往並授為將軍復以福州將軍恆瑞提
督藍元枚為參贊並諭揀派福州駐防兵一千名帶領飛渡臺灣協同勳捕其失機之總兵郝壯猷即降旨於軍前正法
以激勵將士茲節次據常青奏稱整頓現有兵力調飭將弁并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俱由鹿耳門進口不必再
行分撥且使兵到三四千之後即親自統領先將南路賊匪撲滅後再行自南而北務期迅速擒獲賊首平定海疆所
辦皆合機宜俾盼捷音以慰懸注易賢更調兵埋根弗迴顧獨是海外遙風信難定遲亦惟盡我心籌畫勤寐寤聞捷尙需
時徬徨盼朝暮

閱武

健銳營茲駐今將四十年雖安不忘耳得力則誠然
戊辰歲於香山設健銳營訓練八旗兵丁素稱精銳從
前平定準夷回部大小金川屢經徵調實為得力詎獨
驍騰捷所嘉心意堅
滿洲兵臨陣以退縮為恥不似綠營怯懦惡習往往有兵不願將脫逃之事茲因臺灣逆匪林爽文
等糾眾不法調兵進剿乃因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以致賊勢鴟張總兵郝壯猷
所帶兵丁遇賊潰散退回郡城其畏葸失律罪無可道若綠營弁兵間因示戎詰亦以寓恩宣
香山地道京城健
俱能如八旗勁旅奮勇堅心埋根前進自當早獲渠魁撲滅賊事矣
外誘習氣故能操練精熟每駐蹕此地必親臨閱視
分別頒賞其中技勇超眾者加倍恩資以示鼓勵

實勝寺

實勝寺建山之陽。置健銳營。早有記。乾隆戊辰夏。用兵金川。以彼恃礮之險。攻久未克。因憶敬親列朝實錄。開國

命於西山之陽設礮。而簡伏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命大學士公傅恆為經略。統之以行。逮平定金川

後。即就礮傍舊寺。易其名曰實勝。昔我太宗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以紀勳。茲仿其例。合成

功之旅。立為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己巳歲御製實勝寺碑記。以遵家法。宣國威。實賴八旗兵子弟。平定西域及金川。無不功成

慶如志。自立健銳營後。所習雲梯。馬。步。射。鳥鎗諸技。訓練精熟。趨捷勇往。嗣平定西陲。及大小金川。得其力居多。何意海外邪教輩。俾兩提臣誤軍事。上年十一

逆匪林爽文等。倡立邪教天地會。滋事不法。水陸兩路提督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前往剿捕。不意伊二人互相觀望。貽誤之罪。實無可道。一南一北自株守。與賊以暇賊生計。綠營恒

怯惡習成。遇敵猖狂。即退避。以致蔓延恣梟張。三月待久捷未至。黃仕簡頓兵都城。任承恩株守鹿港。一南一

甚。至總兵郝壯猷恒怯無能。遇賊奔潰。已經三月有餘。尙未滅滅賊事。幸子慮早遣將臣。一新旗鼓申軍律。叶稍待調兵抵臺灣。殲賊安民整吏

治。賊匪事起於去年冬至月。黃仕簡。任承恩既到臺灣。候至彌月。未見奏至攻勳情形。即慮彼二人必至誤事。幸早見及

此。命李侍堯為閩浙總督。往辦軍需。而令常青飛渡臺灣。授為將軍。督兵勦賊。並將失律之郝壯猷。於軍前正法。

以警將士。常青到彼後。查奏貽誤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其籌辦整頓兵力進勳諸務。頗合機宜。申明紀律。旗鼓一新。

惟以現有之兵。向因黃仕簡等調遣失宜。未免氣餒。奏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俟到有三四千名。即先行帶領。自

南而北。以期生致逆。賊首犯。其餘么麼小醜。無難一鼓殲戮淨盡。綏靖海疆。俾被難黎。復安生業。現在尙須厚集

實為愾。憤耳。用人之失。我實當略敘其詳。不勝愧。別墅梵宮近。堂為聖化寺別墅。康熙年間。林深佳蔭攢。經年來閱武。香山之健銳營。與茲所閱四頂之火器營。率經

便道憇傳餐兩字奎章仰千秋治法觀持盈誠不易返樸更云難庶政肯勤理軍書更細看今早於此傳膳辦事適接常

青報到奏稱三月廿二、廿三、及廿六、廿七等日逆匪竟敢率眾直逼郡城常青令游擊蔡學龍等領兵並率同義民奮勇擊殺先後殲戮甚衆並有賊目莊錫舍等悔罪投誠殺賊等語常青辦理甚合機宜此時消息已轉不難計日蕪事因加獎諭並授其子爲三等侍衛資恩賜玉牒佩襲等物前赴軍營省視以示優眷并允所請將蔡學龍超陞副將又特賞給花翎其義民之陣亡者亦諭令照兵丁之例加倍賞恤蓋行軍之道非信賞必罰不足以鼓勵戎行以每當接到軍書之際更不可不詳細閱看以定其功過也亦惟明賞罰敢不慎其端

閱火器營兵

火器營分建長河西岸濱癸巳年於西頂北之長河岸建蓋營房移城中火器營兵之半於俾之遠城市益可致

精純九進閱真練每大閱火器營操演九進始發連環六韜匪漫循雲梯一例賞施惠本應均營兵分別頒賞

茲來閱視非徒簡其技勇亦所以均恩賞也

見幾

嘗讀繫辭傳見幾曰君子設其俟終日毫釐謬千里馳驛易閩督往臺灣經理上年冬至月臺灣逆匪林爽文

恩帶兵前往勦捕節次據奏分兵堵禦零星殺賊並不知埋根首進直搗賊巢予卽慮伊二人必有互相觀望畏縮貽誤之事於正月初十日適李侍堯陛見來京卽將伊調任閩浙總督馳赴福建辦理一切軍儲事宜而令常青飛渡臺灣專俾以督率剿辦賊匪之任甫於到臺灣前一日事否鳳山得復失三千軍敗北葉常青於三月初九日到臺灣卽奏稱總兵

官兵竟至潰散鳳山縣城已經收復旋又失守郝壯猷退回郡城所帶兵丁三千名潰回者僅止七百餘名郝壯猷及敗殘兵於初八日陸續至郡城此總由黃仕簡安坐郡城調遣失宜郝壯猷不能督率奮勇以致敗衄其罪實無可道也查參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一南一北株守遲延漫無籌畫種種誤事之處果不出朕先幾所料因降旨將郝壯猷於軍前卽行正法以爲玩誤退縮者戒其黃仕簡任承恩俱行拿問治罪卽授常青爲將軍令恆瑞藍元枚二人爲參贊

俾事權歸一。得賊勢益猖狂。欲攻郡城。邈設非常青至。事不可知矣。自鳳山復失後。賊勢益爲猖獗。乘勢竟犯府城。相距十里之外。設非常青卽時到彼。則黃仕簡尙在彼。以其老病昏憊。一籌莫展。必致爲賊人所取。否則以身殉之。尙復成何事。雖么騰小醜。終不難辦理。嚴事。但曠日持久。臺郡地方良民。爲賊蹂躪。益不可問矣。幸藉老成臣。鼓勵士氣起。今日接飛章。狀賊新壁壘。賊黨悔罪投。用以殺賊匪。常青年逾七旬。而精力勇往。到臺灣後。節次所奏。經理調勦。斬獲二十餘名。經此番大加裁殺。賊勢披靡。郡城安固無事。並有賊目莊錫舍。帶領二千餘人。悔罪投降。常青恐其或有挾詐情事。因令殺賊自効。方准其降。所辦持重。甚合機宜。一俟續調粵兵到日。先卽統率將南路賊匪掃淨。合兵直洗六里。拔賊巢。務將林爽文及餘賊目。一併生擒。以正刑誅。覽奏爲之欣慰。此時消息已轉。機會甚佳。自可計日告蕪。迴思此事轉移之機。實賴上蒼默佑。俾予燭及。事前早爲調置。得以無誤。予惟信賞必罰。慎重嚴明。仰承助順。佇盼捷音。郡城得以安。羣賊散披靡。惟待調兵至。賈勇賊巢洗。迴思轉移間。實賴見幾耳。見幾豈易哉。以靖海疆耳。

吳祝蒙佑啓。貞吉天助順。誠明傳去聲。合旨。

繫辭下傳曰。知幾其神。朱注以爲釋豫六二爻義。其爻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朱注又以爲其德安靜而堅確。蓋訓石之義。引而未發也。予則以爲石喻不動。乃訓誠也。中庸曰。誠則明。明始能見幾。不動而誠則介石。實爲見幾之本。若夫石之堅確不動。似與不俟終日之速有蹉然而不蹉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苟見幾矣。無以應之。是謂失時。則又予遲速論所謂兵事宜速之義。然而不基以誠。而出於明。其失又可勝言哉。由是觀之。子思可謂知易矣。向釋上傳第五章。亦以爲與中庸首章有相合者。茲因賦見幾之什。故復闡其義而申論之。

永佑寺瞻禮用辛丑詩韻

延薰致爽復來居。延薰山館烟波致爽。皆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中。皇祖賜題也。瞻拜穹樓例奉初。仁顯憲承昭自昔。德明威畏愧惟予。么磨

煽值猖而獗。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本以么磨邪教。煽衆跳梁。其始由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貽誤於前。其繼又由郝壯猷不能奮勇督率官兵。為賊衝潰。而郝壯猷奔回郡城。遂致鳳山得而復失。於是賊勢益復猖獗。值事之

無可道。二人實捷伐張籌速與徐。辛丑。甘肅撤拉爾番回肆逆。及甲辰。新教逆回田五等。糾衆滋擾。俱在山莊駐蹕時。游治軍書。命李侍堯為閩浙總督。令常青為將軍。飛渡臺灣督

那辭勞重去聲治軍書。辛丑。甘肅撤拉爾番回肆逆。及甲辰。新教逆回田五等。糾衆滋擾。俱在山莊駐蹕時。游治軍書。茲臺灣逆匪首犯。尙未就擒。連日馳諭方略。與向二年跡略相似。予惟敬承皇祖。皇考讓烈之

垂。德威並用。以期迅蕪。豈敢復辭勞勩也。

清舒山館得句

山莊駐蹕月山館。憩新秋。殘暑徐將逝。浮光迅若流。清誠雙日滿。舒未一心酬。常青等勦捕臺灣逆匪林爽文。早晚盼到捷音。又今夏山莊雨

場。可謂應時。而課晴量雨。未免時增。兢惕耳。敢此煩勞厭。堯題見舉頭。題額乃皇祖御筆也。

遣悶十韻

仕簡黃承恩任兩提督。一南一北互盤旋。上年十一月。賊匪林爽文等肆逆。黃仕簡。任承恩過臺灣勦捕。意謂么

望。遷延數月。與之暇乃賊生計。乏出奇因軍久懸。黃仕簡。任承恩。彼此觀望。不思激勵將士。出奇制勝。轉與

以致鳳山得而失。鳳山於二月廿一日。已經收復。後賊匪復來侵擾。而魏兵郝壯猷。偃徒稱鹿港守之專。任承恩在

應整頓兵力。自北而南。會同黃仕簡設法擒捕賊首。乃株守鹿仔港。藉詞堵禦。此北路之誤也。社毆烏合路梗塞。港聚蜂屯野蔓延。賊首未得即時就擒。遂致匪黨

是大肚社。二林社。蘇豆社。大武壠社。笨港。鹽水港。竹仔港等處。賊勢蔓延南北。通衢東港。俱為梗塞。債事自應示明勅。耆功因更易英賢。行軍之道。貴於賞罰

恩、遷廷誤事。因令祭問解京治罪。郝壯猷敗逃回郡。亦即於軍前正法。明罰勅法。不得不爾。又幸子燭於幾先。於新正即調李侍堯爲閩浙總督。馳往辦理軍儲。特授常青爲將軍。恆瑞、藍元枚爲參贊。飛渡臺灣督率增兵。相機進剿。請兵莫不速簡往。常青於三月初九日抵臺灣。目擊賊匪猖獗。勢須厚集兵力。節次奏請添調官兵。隨令先後揀調廣東、兵二千名。廣東兵一千名。分往常青、藍元枚二處。以冀剋期奏凱。綏靖海疆。蓋底績惟期奏凱還。西禦東防非貴人以勦賊成功。而不與之兵。朕豈爲之。但遠隔重洋。恐調遣略緩。爲之焦急。

上策掄精選銳在礪堅。常青至臺灣後。意欲廓清南路。擊獲賊目莊大田。再往北路會勦林爽文。乃賊計狡黠。見大亦非善策。因屢次申諭常青。酌留將備兵丁。堅守郡城。竟當簡率精銳。直趨北路。沿途勦殺。打通斗六門一帶。與柴大紀會聚。其鹿仔港止令普吉保固守。藍元枚帶兵亦自北而南。與常青等合兵一處。則兵力既厚。軍聲益壯。直攻大里棧。爲擒渠搗穴之計。迨林爽文一經擊獲。其餘賊黨無難立時殲滅矣。軍機曉夜重籌畫。驛牘海山遙望牽。予因臺灣之事。已經半載。雖常青等屢得宵旰籌畫。盼得捷音。惟海道遙遠。軍報不能速達。未免時切縉念耳。要以安民獨賦普。臺灣自逆匪滋事後。閩閩未克避賊還徙。有誤農功。早於二月軫恤。仍虞貴羅連糧運。有貴糧之虞。節次降旨。令江南、浙江、江西、四川。運米九十餘萬石。並據紓帑。姜晟辭辦湖北米十萬石。陸續運送至閩。俾民食益臻充裕。糧價不致增昂。任人予誤將誰諉。紀實聊成遣悶篇。

題戒得堂

構得書堂久慶落。流陰七載迅分明。堂築於庚子。今日閱七載矣。不踰已邁宣尼歲。戒得原循聖祖情。皇祖聖壽望七時。曾願。庚子。於山莊清舒山館之左。構書堂數楹。亦以戒得題額。蓋仰循皇祖垂示之義也。望道依然慙未見。化民肫若竟何成。予即位五十餘年以來。無日不以匪林爽文等。謀爲不軌。迫脅良民。抗拒官軍。半載有餘。尙未就獲。雖撫躬循省。尙無致此之由。然頑梗未化。殊深憤懣。每教新什隣舊詠。藉驗年來已所行。

避暑山莊啓蹕木蘭行園之作

山莊三月駐無何。又啓蒐旌節夕過。

例以八月十日啓蹕。

可識習勞養身處。

是日仍乘馬行數里。

正塵盼捷績心窩。

近聞塞邊匪林爽文等。

其黨自相攻殺。賊衆立見就擒。機

會已佳。佇盼捷音。時策心曲。

去年霜早惜傷黍。今歲秋暄已刈禾。

去歲熱河一帶。以種遲霜早。收成遂歉。今秋天氣暄和。道旁所見禾黍。俱已發揚。實堪欣

慰。

詰武籌農胥要務。息肩猶未敢忘麼。

出伊遜崖口至張三營行宮作

伊遜平由進復由還。

伊遜、河名。注見前。即崖口也。鹿柴設於此。

半月風光眨眼間。向暖面看迎綠樹。經霜背指別蒼山。恩頒獵

騎都鳧藻。

每歲獵罷出哨。第一程東道。則於此張三營。四道則於阿穆呼耶。賜從獵之

蒙古王、公、台吉等及所部兵丁等食。并頒賞緞疋銀兩有差。令其各歸所部。

稔穫農村鮮鵝顏。日盼官軍

殲逆寇。問郵午夜未心閒。

常青等勦捕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尙未蕪事。來往木蘭半月餘。日盼捷音。爲之積念不置。

迴蹕至避暑山莊卽事有詠

時蒐此復轉山莊。景物深秋又異常。潦盡溪波黃變綠。霜濃林葉綠爲黃。雖云心志如前壯。究覺馳驅遜

昔強。斯去斯來憎愧處。軍書籌畫旰宵忙。

避暑山莊迴鑾之作

山南此日啓歸旂。勝處由來戒戀留。較雨量晴幸時若。維南迤北率秋收。

今歲南北各省。據報秋成。分數。率占八九分以上。

有吟愛就

清真句。無刻忘塵耆定謀。如是愁中消四月。海音徒望捷悠悠。

諸羅園解

大紀業復諸羅。乃在春之首。諸羅前被賊匪林文糾眾搶佔。經柴大紀帶兵攻擊。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田洋進兵。賊人閉城堅拒。邱能成奮勇先登。攻開城門。我兵乘勢迫趕入城。賊人由北門而逸。柴大紀入城安撫。侵尋未掃穴。翻被困之久。維時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不能督兵奮剿。於是賊眾復合。繼而常青等渡賊勢少卻。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羅。類經降旨。備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告也。

賜大學士嵇璜時微疾而痊進見喜而得句用辛丑御門日作韻

邇日籌瀛髮率宣。百餘人。又調各省兵萬人。前住勦捕。每日籌辦軍書。率巴圖魯、侍衛、章京、重臣掄俊統軍。

先採薪喜愈談前席。碩果權休稱避賢。同關四中今獨在。懸車一去慢頻連。四十六年十一月御門日。承旨閣

稔璜。協辦大學士尚書永貴。蔡新。俱年逾七十。今存者祇蔡新。稔璜二人。而蔡新于前歲致仕家居。稔璜亦欲乞休。上年新正。曾賜以詩。有一去已憐一為甚。再隨應識再非宜之句。今日稔璜以微疾痊愈進見。喜其精神尚健。弗忍令其

還作歸計也。卻云慶八旬乞返。首肯同卿待戌年。稔璜感予慰留。稱願待予八旬萬壽後。再行陳請。今計屆期僅隔兩年。彼時自當允其所請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四

平定臺灣第六之二一

詩三十一首

普吉保奏報收復笨港詩以誌慰丁未

向稱諸羅圍之解。誰知隔海傳信訛。官軍入城雖及半。其餘仍被賊遮羅。更惜捐軀兩勇弁。為之扼腕興

咨嗟。柴大紀於新正克復諸羅後。旋復被賊屢次圍攻。常青等初次令魏大斌帶兵一千五百名。前往救援。中途接戰不利。二次令總兵蔡學龍、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往授。乃官兵入城。方僅及半。而賊眾又復遮羅不

得前進。其時李侍堯據署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奏稱蔡學龍等於八月十九日。分起前進。柴大紀接應入城。蔡學龍復自諸羅打出。以通道路等語。方為欣慰。詎意竟屬訛傳。茲據普吉保奏。收復笨港。並稱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已於

彼時臨陣捐軀。二人屢著戰績。聞之更為憤惜。因降旨。貴林即照總兵議卹。楊起麟加一等副將議卹。以示垂軫。加以海上八九月風賦不利無舟過。一月有餘望信

至。肝宵焦急徒延賊。自接常青等奏報後。已一月有餘。未得續奏。日夜為之焦急盼望。相傳海上風賦。向來八九月不利。即商旅船隻。亦不能駕駛。交十月後。小陽春節。便可往來迅速矣。茲值十月

亥當律。小陽春令迴陽和。曉來驛章遞佳信。普吉保報殲賊多。焚燬賊莊獲賊械。收復笨港安民家。東諸

羅西鹽水港。近五十里非遙遐。聲氣既通約期會。三路進取賊巢窠。普吉保奏。九月初六日。帶領官兵。由大突溪前往笨港。授應諸羅。十三日。行抵

麥仔寮。有賊數千。在彼處苛派銀米。百姓正值驚惶無措。聞官兵踵至。歡聲動地。賊眾奔逸。普吉保分作三隊。直前衝殺。連次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人。奪獲器械米穀無算。并焚燒坂頭厝等賊莊七處。收復笨港。安集良民。現在又

與恆瑞、柴大紀訂期。三路合攻。該處東距諸羅僅二十里。西距鹽水港僅三十里。聲息密邇。又聞常青聞恆瑞在鹽水港被賊攔阻。派總兵梁朝貴、副將謝廷選。帶兵一千名。前往策應。恆瑞處原有兵三千。并力會勦。自當勢如破竹。茲

以重臣率勇將。久經勳績凌烟磨。待風縱覺遲數日。新兵齊到翻為嘉。茲命福康安。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前往。據李侍堯奏。尙在大樽門候風渡洋。雖覺稍遲數日。而新調之廣西兵三千。已抵廈門。其四川屯練二千。貴州。湖南兵四千。亦接踵可到。又鄭國卿所帶閩兵三千。亦將次配渡。統計生力兵萬人。福康安帶此勁兵。飛渡鹿仔港。相機會剿。直搗賊巢。掃穴擒渠。一舉蕪事。俾待捷音之至。以慰廑念。聲勢既壯。破賊膽。不難靖逆。揮天戈。卻以安民為要務。叮囑訓諭。慎莫苛。臺海民人附賊。迫脅所致。隨馳諭福康安到彼。尤應將安分良民。妥為撫慰安輯。即已經從賊者。亦應設法招徠。分別辦理。不可因其業已從賊。概予殲除。阻其自新之路。堅其助逆之心也。屈指兵至鹿仔港。重新旂鼓。殲么磨。者定武功奠海滙。七閩比戶昇平歌。

水師提督柴大紀奏固守諸羅信至即加恩封為一等義勇伯詩以誌勸

正月諸羅克復纔結營壘築更溝開。柴大紀於正月克復諸羅之時。即相度形勢。分兵割營於縣城四門外要害之處。迨之計。營盤甚屬堅固。是以賊衆疊次攻犯。俱為官兵所敗。旋聞夏杪賊猖獗。竟敢城攻恣擊。歷以少勝多策。真壯聯孤為衆。志猶恢。節次大紀奏稱。逆賊林爽。文糾衆萬餘。不分晝夜。接連來犯營盤。並將八獎溪用土石壅塞。決水泛溢。以阻援兵來路。又用大板木車。中藏鎗砲。挽以四牛。分路衝突。俱為柴大紀設法抵禦。令人挖通真溪之土。放水順流。並用大砲擊碎木車。殺死賊匪無算。皆由柴大紀調度有方。聯絡義民之心。故能衆志成城。以少勝多。屹然不動。如此為國宣勞。實為難得。每于披閱來摺。嘉獎之意。真不可名言也。義民勇士感誠篤。禦壘輸糧弗懈頽。柴大紀激勵將士。義民人等。感激思奮。當諸羅被圍日久。軍糧漸乏。而魏大斌所帶火藥銀糧。有旨相機計求。復被賊攔截。不能前進。城內外紳耆舖民。挑送飯米涼水。接濟軍營。歷久弗懈。甚為嘉軫。有旨相機計求別。直陳固守志毋迴。前因衆賊百計攻擾諸羅。而常青先後所派援兵。總未即至。惟恐柴大紀激於忠憤。堅守與城存亡之義。固守弗出。則反失一賢臣。因降旨令其酌量情形。如力有難支。不妨率領官兵。整隊而出。並慮義民受賊戕害。有所不忍。諭令設法捍衛出城。再圖進取。乃柴大紀接奉此旨。覆奏一切守禦。久經佈置周密。且城內數萬生靈。不忍委賊毒手。立意堅守。以待救援。與予軫念義民。多方愛護之意。適相駢合。批覽之下。為之墮淚。似此忍飢固守。心志益堅。惟知以析骸為爨。雖未至望眼已穿待援。去來督飭進兵莫遲耳。優頒加國事民生為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

爵實宜哉。據柴大紀奏。諸羅情形。兵民皆以花生、地瓜、野萊充飢。尙能忍餓堵殺賊匪。及疊次移文常青。轉催恆瑞、普吉保、迅速救援。而二人以鹽水港、笨港、地方緊要。且後路無繼。不可輕離爲辭。未念柴大紀待援甚急。因即馳諭普吉保。速統大兵往救。接濟糧餉鉛藥。以保無虞。柴大紀力捍危城。忠肝義膽。發于至性。其在臺灣剿殺賊匪。勞績最著。即此守城一節。志堅不移。尤爲難得。應加恩封爲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賞銀一萬兩。俟大功告竣後。再行優加封賞。所有諸羅義民弁弁官兵。激發忠義。同心固守。實堪嘉獎。隨即降旨。將五十四年圍縣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並令查明出力員弁。咨部優敘。其隨營兵丁。賞給兩月錢糧。以示獎勵。現在福康安迅速抵鹿仔港。兵威壯盛。士氣百倍。自當即日破賊解圍。擒勦逆首。重臣勁旅茲將到。剪寇書勳凱宴陪。林爽文等。其奏庸功。以靖海疆。而安黎庶耳。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陽迴黍谷值生寅。是日寅正一刻。十四分冬至。亞歲天恩惠在人。五十二番欽陟降。南郊大祀典禮至重。自乾隆元年。至今五十二年。每歲必躬親行禮。以昭誠敬。

六月初願矢躬親。予自即位之初。願天矢願。如得蒙佑至乾隆六十年。即當歸政。然自今數至乾隆六十年。雖璧星

青篚循周典。律應黃鍾奏夏鈞。時值官軍平海寇。福康安、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統領各路大兵萬餘人。於前月二十八日渡海。計此時已早抵諸羅一帶。大加勦

戮。賊匪益竄。鴻禧眷佑。速藏大功。連聞捷音。翼垂鴻佑捷聞頻。

福康安奏大勦諸賊。開通諸羅。並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昨改賜諸羅縣名嘉義。合

縣士民守城之忠實堪彰善也

笨港雖攻取。諸羅仍艱進。前據李侍堯奏。據臺府知府楊廷理稟報。蔡學龍等於八月中旬。將諸羅道路打通之信。不意竟屬傳訛。嗣據普吉保奏。九月十三日收復笨港。與恆瑞訂期前進。旋以後路無繼。

不敢輕離爲辭。不知救兵如救火。豈可少緩須臾。乃柴大紀忍飢待援。而普吉保等情怯無能。仍未能直抵諸羅。殺賊解圍。幸早續發兵。重臣威名震。勇將選以百。新兵強風

振渡海雖遲。日以遲翻成迅。幸予燭於幾先。於八月卽命福康安、海蘭察等。帶同巴圖魯等百餘人前往。又調四川屯練。及貴州、廣西、湖南等省精銳之兵。隨行前進。福康安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

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風色又轉。復在崇武澳停泊候風。似覺稽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兵二千。及廣西兵三千。先後到彼。風色轉順。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所有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即達。為從來渡海罕有之事。此實仰賴上天賜惠。海神靈佑。而福康安帶此新兵。乘銳長驅。即舊存兵丁及義民等。亦有所倚恃。踴躍爭先。是渡海雖遲。而事機為迅速也。齊力遂剪瀛。一日風資

順進由鹿仔港三朝倏臨陣。大克崙仔頂。一當百以奮。蔗田及草寮。蹂躪率稱盡。叶。即解諸羅圍。資賊糧

胥運。茲據福康安奏。十一月初六日。與海關察等帶兵赴援。凡遇賊莊。即行勦洗。初八日黎明。行抵崙仔頂。賊匪多

福康安預令扼其左右要路。並焚斫竹園、蔗田。及各處草寮。繼進至牛欄山地方。賊匪阻溪自固。屯割山梁。待官兵將

等即於酉刻入城。城中義民爭先出迎。歡聲動地。福康安入城慰諭。勞軍及義民歡呼。追饑饉。全活數萬命。旌

功。恩不吝。彭善樹風聲。嘉義名新晉。諸羅被圍日久。飢困情形。深堪憫惻。福康安、海關察等。不俟貴州。湖廣之

名為嘉義。以旌士民。此皆由調度有方。振作士氣。用能克敵致勝。自應厚加寵錫。福康安、海關察。俱即晉封公爵。各

賞紅寶石帽頂。四圍龍補褂。以示優異。其鄂輝、舒亮、普爾尊等。及巴圖魯、侍衛、章京。與在事出力之將弁等。並

令查明。咨部從優議敘。至此次大加痛勦。賊人膽落。已成破竹之勢。福康安等。隨籌攻斗六門。破竹應解刃。佇勦

即籌至斗六門一帶。擒獲首逆林爽文等。迅奏捷書。慰予盼望。不難指日以俟耳。籌攻斗六門。破竹應解刃。佇勦

大里杙。賊首生擒。訊指日以俟之。速遞大捷信。

降旨。豁免臺灣應徵兵穀。詩以誌事。

臺灣經賊燹。正供免兩歲。春間。慮念臺灣良民。因逆匪之擾。未免有誤耕作。九月。復據柴大紀奏。諸羅義民踴躍。心固守。降旨將縣名改為嘉義。並將五

十四年。閩縣錢糧。亦行豁免。用示獎勵。兵穀繫軍精。弗免乃恒例。督撫厘民艱。今朝奏章至。不敢竟乞免。帶徵

四年計。嗟嗟無辜民。沙蟲苦受備。茲幸功近成。庶得耕耘遂。茲據李侍堯等奏。請將臺灣各縣。本年應徵兵穀及耗羨。租稅銀米。分作四年帶徵等語。目下福康安等帶領

大兵。已抵諸羅。沿路勦殺。賊衆潰散。旋往斗六門一帶。搜捕逆首。大功不日告成。然地方被賊蹂躪之後。艱苦備至。來春方事南敵。安有蓋藏。因加恩將該郡四屬應徵兵米十九萬九百餘石。及耗羨租稅銀六萬九千餘兩。粟一千八百餘石。全行寬免。俾民漸獲蘇息。以副惠愛被難編氓。有加無已至意。忍令帶徵穀其穀何由致。概命豁免之。明歲資蘇息。叶冀漸元氣復。南望饒憐意。

福康安奏報攻克斗六門詩以誌事

斗六門攻克。今朝至捷音。遲聞因海上。茲據福康安奏。十一月廿一日。與海關察等分據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莊。沿途殺賊六七百名。鎗斃騎馬賊目十餘人。將器械馬匹。全行奪獲。直攻開斗六門。卽日已進搗賊巢。惟其摺遲。至月餘始到。是此時擒獲賊匪佳音。想亦在途。總以海上風信不常。不能速至也。別信逼山陰。又據李侍堯奏。探聞官兵已攻破大里杙。出等語。百戰雄皆勝。諸臣嘉不禁。福康安、海關察、鄂輝、恆瑞、普吉保、袁國瑣等。此次奪獲賊卡。奮勇剿殺。侍衛、章京、並鎮、將、官、弁等。除賞給巴圖魯名號。及陞等賞翎各員外。凡在事出力。東南望翹企。實報首兇擒之員弁。令一併查明咨部議敘。所有打仗出力之兵丁。亦令酌量分別賞給錢糧。以示嘉獎。

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

斗六門既取。直前抵賊巢。躍溪飛馬渡。掃穴短兵交。福康安等奏。官兵於十一月廿一日攻克斗六門之後。次日卽因大里杙東倚大山。南繞溪河。水勢甚深。福康安等馳馬先渡。賊匪乘官兵尚未到齊。自城內擁出萬餘人。三面圍襲。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如雨。四川屯練。及廣東、廣西兵丁。亦即爭先涉水。攪殺一處。斃賊甚多。天色昏暮。於溪邊整齊行隊以待。移時。果有賊匪潛來攻擾。官兵屹立不動。鎗斃大震。賊匪旋即敗走。逾刻又沿溪來撲。如此往返五六次。至丑刻。攻擾愈力。隨用短兵相接。殺死賊目賊匪數百。計自日暮至黎明。官兵力戰一夜。痛殲賊衆無算。實屬可嘉。背壘犯雄陣。乘宵揮遁鞘。廿五日卯刻。福康安派兵一面與賊接陣。一面率同巴圖魯、侍衛等。分路攻入賊巢。文見官兵壯盛。不能抵敵。於夜間帶同眷屬。避入大山。隨卽分派官兵。入山搜捕。並諭令番社。渠魁猶待獲。盼切一體擒擊。是此時林爽文亦不過苟延殘喘。斷不至稽誅漏網。惟盼望擒獲逆首日內信至爲懸切耳。

捷旌捐。

戊申春帖子十二月二十八日

申年春入酉是日辛酉戊土兆辛穰額年同民幸乞漿得酒當。

千歲日之至坐而原可知其中卜豐穡言吉為去聲民宜去歲嘉平廿八雪優霑方慶海氛開去歲臘月二十八日常清等

奏到竊謂逆匪林爽文滋事今以二十八日立春之前先得捷音計海上旋師春聲奏凱亦正當其時矣今年春入禘前日是日為禘祭太廟前一日奏凱行將返大軍。

元旦試筆戊申

太和元會萬方趨五十三年教敬敷戒在得乎老已至思其艱也易為圖卻非求治成欲速惟是慎終始

弗渝天子古稀敢稱倦孜孜猶日勛勤吾。

康熙三載逮今歲一百還饒廿五年康熙三年元旦甲子至今歲元旦又值甲子凡一百二十五年甲子重逢真是幸青陽篤祐益增綿每歲功隣

耆定賴天祐寇翦萑苻靖海堧立春前一日福康安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攻克大里代賊巢林爽文竄入內山官兵入山搜捕計時當可魯就始以七言終五字元旦

及試筆詩皆七言除夕詩皆五言數十年來遂成常例遂成常例屬吟箋。

入陟山北門雲岫軒小憩

躍龍邸第禮祗園迴蹕西墉入北門間步假山雲護岫欣看真樹雪鋪根傲春交泰時惟奉視昔由今意

與存卻是未紓一念者獲渠捷信待之煩福康安奏前已攻克大里代賊巢至今又越數日而擒獲逆首之報尙未馳到為之懸切耳

命獨緩福建各府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妖寇猖狂煽海濱。師征經路自於閩。雖居近遠地殊格。合視重輕恩被均。閩省自辦理臺灣軍務以來。漳、泉等府屬。應付浙、粵、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省之兵。兼之糧餉。軍裝等項。絡繹過境。雖輕重略殊。均資民力。茲大功將次告竣。自宜殊殊恩。所有泉州府屬之晉江等四縣。漳州府屬之龍溪等八縣。應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甯德、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仙遊等十二縣。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光澤等七縣。應徵錢糧。緩至五十四年麥收後徵收。俾小民均沾渥澤。用普春祺。固是軍儲發國帑。豈無里役累貧民。緩徵獨賦命。置吏屢沛澤。猶塵苦辛。上年因臺灣轉藉內地運送軍糧。漳、泉各郡。恐致費閩接濟。又將台州等九幫阻凍漕船。應免糧米截留。於海道運閩。俾積貯充盈。軍民口食。益加寬裕。蓋念大兵經過之地。雖軍儲俱發國帑。而閩閩轉運。不能不藉民力。實深慮念。沛恩不嫌過優耳。

戊申上辛祈穀禮成述事

三成躬陟屏上。扶持九奏欽承式禮儀。祈穀俶禋逢穀日。上辛殷薦洽辛時。初八祭日。時值辛卯。重重嘉兆希豐錫。

慄慄虔衷祝履綏。賊首竄山待生獲。前據福康安奏。已攻克賊巢。林爽文見軍威壯盛。夜間帶同眷屬。竄入內山。現有番社等。情願一體堵截擒拿等語。逆首罪大惡極。自必生獲。以彰國憲。

惟籲吳貺。速得捷音。慰予歧望耳。速聞捷報籲天釐。

新正重華宮二律

正值傳餐憩武成。殿名。在紫光閣後。是日。錫宴外藩。先於此傳餐。置郵忽見達紅旌。衆欣賊首必生獲。細按軍書未報明。將陞座時。忽聞紅旗報至。云生獲逆首。一時與宴藩臣。及執事人等。皆歡喜動色。及覽福康安奏。祇云景獲林爽文父母家屬。逆首尙未就獲。又稱令投出賊目阮和。陳泮等。入山驅探。俟得確信。帶兵前往。並云。林爽文恃其地勢險僻。勾結生番。祇須嚴防隘口。一面招致生番。協同堵截。並不言現往何處擒拿。所奏殊不明晰。至此么摩小醜。亦不值遞紅旗。而紅旗又非自軍營發來者。不知驛站何處添飾馳遞。軍務豈容虛惑。現在嚴行飭查。雖此春韶行賚酒。

那能歡樂聽歌笙。宴回卓午重華坐。七字聊據不快情。

東壁聯吟例有詩。咄哉茲番去。乃遲之。生擒賊首題方稱。去。謾頌功成我不為。速進督程勸且訓。安居深

戒慮而疑。林爽文逃入內山。雖據番社等俱稱協擊。但即當趁此新勝之際。一鼓作氣。以重兵壓之。該番社等佈於軍威。自必上緊擒擊。若僅坐守遠處。傳諭擒獻。或番社貪其賞財。轉為竊匿。或令竄入他處。而衆心因遲生懈。

必致更稽時日。况據稱南路尚有賊匪。竊出滋擾。福康安宜急將林爽文擊獲。即馳赴南。路殲除餘黨。倘疑慮不決。未免於事機遲緩。因馳諭訓戒。督其進程。朕心殊未愜也。

殊少壯時。易云君子彊不息。決策甯

新正幸御園卽事成什

紅旂未識發何方。飭命沿途查勘詳。昨日紫光閣宴前軍營報到。不知何站添發紅旂。詭稱報捷。不可不嚴查懲治。以儆虛飾。將謂賊渠擒遞捷。徒因逆屬

獲騰章。始聞紅旂遞至。以為賊首已得。及閱奏摺。僅云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雖逆匪勢已窮蹙。不致漏網。而現向未得生擒之信。覽之殊未愜意。順時行慶甯當簡。籌策應機滋更

獲。盼得捷音。日甚一日。乃福康安已克賊巢。未即乘此兵威。震懾生番。擒渠戴事。辦理殊近遲緩。生番等平時當撫之。以德。行軍之際。不可不惕之以威。事機稍緩。彼將不復知懼。甯肯効命獻賊。因即應機籌策。訓示再三。新正順時

行變。加惠柔遠。必不可少。而午霽未成。雪微惜。上年臘雪頻霽。與中歷覽郊原土膏。甚覺融潤。盼捷焦思。實不知有賞節之樂。今早雲陰濃厚。近午開霽。未免惜之。不知足固我之

常。

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並圍截賊首情形詩以誌事

曉接軍營報。攻平小半天。前稱獲眷屬。前據福康安等奏稱。林爽文父母家屬逃匿水裏。番社俱已按名拿獲。今復走兇奸。今日癸至。攻小半天山

會稱。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現在協力擒捕等語。與暇近旬日。羣聚至二千。福康安於十一月廿五日攻克大里代後。即應派官兵銳氣。迅

賊匪得於集集埔聚眾固守。迨十二月初五日，攻克集集埔後，又遲至旬餘，層層涉持重，屢屢戒遲延，將士真宣力，賊匪復得於小半天山聚集。據險固守，尙有二千餘人，何音與賊以暇耶。領軍可謝愆。據奏林爽文餘匪在於小半天山頂墾立木柵，柵內壘石作牆，又將道旁大樹斫倒，橫塞道路。官兵踴躍用命，蟻附而上，打死賊匪百餘人。賊始竄回柵內，投石放鎗，抵死抗拒。曾爾普率先領屯練兵丁擊倒木柵，賊匪登時潰散。各兵盡力追殺，鎗斃賊目十餘人，生擒賊目五人，殺賊二百餘人。將士官兵，歷次奮勇攻堅，實屬可嘉。使福康安前次即乘勝追迫，餘黨豈能復聚為列柵固壘之計，而逆首當早就擒。官兵又何用如此涉險力攻，是直領告亦無可辭也。而其並行賞與飭期速奏功全。

上元鐙詞有序

璇霄寶月燭先天，圓體圍三綺席華。鐙曠不夜，元音隔八。每以撫時抒詠，例成排歲為編。溯開什於攝提，逮去年之協洽，積疊經三十七次。自丙寅始作鐙詞，至昨歲丁未，凡三十七篇。春色宜人，迤邐為四六八章。丙寅初唱八四章，六章者，自辛未以來，每歲例作八章。歲華紀麗，大抵申祝慶占豐之念，亦以通西瀛北漠之情。播為商籥之音，譜入象胥之譯，多雖益善，數恐不鮮。茲者豐楙迎年，申堅肇吉，環周六甲，開首祚於歲朝。今歲元旦甲子，規滿一輪，候圓靈於元夜，^{十五}雪封犢背，田間之嘉兆五行，浪帖鯤身，海表之軍聲三捷，人向光音天裏，詩宜鈞樂奏中，爰發在心之言，因為屈指以計，歲紀尙三之二，屆虞書之倦勤，大衍得萬，有千合義經之積數，分章序卦，繼歲連吟，平廿一而鉢速響時，仄四三而珠嵌字裏。六十四卦中，平聲凡二十，皆押為韻，仄聲四十四，則於詩中見本字難因見巧，麗不涉纖，梁簡文之咏卦名，偏非全舉，宋嚴羽之臚詩體，古未前聞，奇畫今開，乾至比而成歲，哉生始兆，弦漸望以都圓，或能符義文周孔之全經，惟仰賴天地祖宗之純佑，易生生而大

備律八八以相成。維五十三年之春際。三五初摛鏡詠。羅六十四卦之目裁。四六乃製弁言。

屈指倦勤餘八年。鏡詞六十四應全。每歲八章。是怡應。成六十四章耳。每章擬以卦名什。副望恩惟待昊乾。

上元每歲例西園。同樂新疆及舊藩。詎為去聲怡情賞寶月。日廬深意奠輿坤。

及時膏澤可教屯。先武甯當學閉門。弗藉舌人通譯語。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年平兩金川。略習番語。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

古或語。是以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見。即以其語慰問。無藉通譯。元夕命新舊諸藩入同樂園。隨觀燈火。並燕笑聯情。用示柔遠之意。華鏡聯席共歡論。

元宵恰值望宵中。上元本以正月十五得名。而置望亦有在十六。亦令與宴。去歲以該國有世子之事。命該使臣於元旦朝賀起程回國。今年仍令隨同新舊外藩入班與宴。際此遠來及近悅。敢誇化洽與功崇。

飛空星點達斯須。火樹銀花燦萬株。占得羲經卦之五。雲天宴樂日惟需。

千尋貫斗蛾輝麗。八照流虹鶴焰丹。恐涉矜張深自訟。勝分敬意慎其端。

臺灣者定逮班師。休養羣黎命妥為。臺灣自逆匪滋事以來。良民逃避失業。深堪憫惻。去歲已節次降旨。將五十二、三年臺灣全郡。並嘉義縣五十四年地丁錢糧。概予豁免。今逆犯林爽文父母家

屬。俱已擊獲。該犯亦窮蹙入捕裏社。埔尾一帶。番社等協同圍截擒拿。不難。尅期蕪事。而避難羣黎。正當加意休養。一面命地方大吏。妥為安輯。以副軫念。今夕春臺賞烟火。那能南望免遐

思。流雲點綴幻晴晦。時有飛花落碧空。建國親侯比去聲之吉。順時行慶月惟中。

上元後一日疊去歲小宴廷臣詩韻

流雲點綴幻晴晦。時有飛花落碧空。建國親侯比去聲之吉。順時行慶月惟中。

上元後一日疊去歲小宴廷臣詩韻

保障由來勝繭絲。任人債事愧難怡。竊得地土豐饒。福建漳、泉、廣東惠、湖等郡民人。錯處其間。各分黨與。往往以私怨小忿。聚眾械鬪。官斯土者。祇顧肥其私橐。不以職守爲念。封疆人吏。遇有陞調缺出。更或用其私人。每致貪婪無藝。釀成事端。甚至起立會名。潛相煽誘。而地方官又復習爲欺飾。捷額預了事。以至有林爽文戕官肆逆之事。此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爲保障。而爲繭絲所致。任用不得其人。竊用自愧。捷音切盼達軍報。翼節那能快賦詩。咨爾簪纓委珮者。體予焦肝憤宵時。今朝小宴權教罷。意弗紆策慚執規。

洗巢執屬連稱勝。自福康安。海關察率領巴圖魯等渡海以後。旬日之間。諸羅圍解。旋即攻克賊巢。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有內山逆首囚。福康安于勦洗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連次于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雖官兵亦即奮勇攻克。而逆首遁入埔裏社。埔尾一帶。日內尙未得生擒捷音。爲之焦急。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淨遺

憂安民和衆詳畫策。德道禮齊多惡羞。七字兩章詎容闕。拈毫聊付壁間留。

節後萬壽山

名山遊節後。佳景攬春初。雖未芳菲若。已看閭藹如。蕪茵依綠染。柳線向黃舒。憂樂無定處。仍斯盼捷書。自上元前一日。福康安奏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攻克小半天山後。逆首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生番頭目等。現在協力擒擊。諒無漏網之理。但距今旬餘。尙未遞到捷書。爲之盼切耳。

福康安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大里灰摧破巢穴。頻繁馳諭戒逍遙。福康安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棧賊巢後。止云生番等協力緝拿。未拿。是以頻降諭旨。撫降輯衆日無暇。執訊招番井有條。茲得生擒林爽文捷音奏至。據另摺奏稱。該處民人投出者。深以遲緩爲戒。出各社生番。殿切曉諭。令其協同堵截爲獻。又令巴圖魯二十員。屯練兵丁數百名。改裝易服。扮作民人。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等。一同擒獲。現在搜拿餘孽不

遺所辦俱非井有條。究得生擒盡美善。不教餘孽伏根苗。移師南指如破竹。又據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令各兵少為休息。即統率大兵肅清

南路。檢獲賊目莊大田等語。賊首就擒。先聲奪氣。待捷音惟暮與朝。可謂弗辜簡用者矣。想續奏捷音。亦祇在早晚間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五

平定臺灣第六之二

詩五首

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戊申

將謂東廂聯句拋。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鹿仔港。旬日內收復諸羅。旋即攻破賊巢。林爽文逃入內山。意謂不日即可生擒。爰擬於新正九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即以平定臺灣聯句。乃遲至十六、十七等日。

未得捷音。適以社祭。經筵諸典還宮。今日未刻。怡於重華宮得軍營奏捷。仍即於東廂命諸臣入宴。依例賞資。捷聞獲孽淨三苞。正逢歲以二月朔。符合師之六五爻。

仍此接茵試清茗。無須列几置豐肴。泰中恒凜不驕意。損滿益謙兩語包。

臺郡彈丸稱要地。外通海國內閩疆。康熙始用廟謨定。雍正繼稽吏治詳。然以流民多雜處。遂教奸匪叛

無常。臺灣流寓本多。福建漳、泉、廣東惠、潮。無業之民。各分黨翼。械鬪成風。以至糾眾不法。如往時朱一貴、吳福生。及近年黃教、林耀、楊光勳之徒。不時竊發。然朱一貴而外。未若此番林爽文就擒。直待經年之久也。

即予五十年中屢。未若斯番賊燄狂。

天地改云添弟會。外官可恨善為欺。渡洋涉險不知懼。牟利忘公總計私。向例。臺灣道、府、廳、縣缺出。本

涉重洋。人情多懼。近乃廉知不肖之員。貪其地土豐饒。不以涉險為虞。轉以得調為幸。而督撫亦不問其才具若何。率

多用其私人。此輩蒞任後。利慾薰心。遂置地方公事於不問。更或聽斷徇私。侵婪任意。小民無所告訴。每致私相構怨。聚眾忿爭。地方官又復化大為小。將就了事。甚至奸民倡立會名。釀成巨案。滋事戕官。實有由來。富勒渾雅德之抵罪以此。及至事張難掩飾。徒稱兵少竊嗟咨。地方遇有奸匪。嘯聚文武各

員。果能乘其勢未張，急為擒擊，不難立時撲滅。乃始則心存諱飾，及事不可掩，又復諉於兵少，不能剿除，以致賊勢蔓延，良民遭其荼毒，斧柯之尋，深為可恨。然自古以來，致乘除易姓者，率出於此，而其君不知，是可畏也。致茲抑是誰之過，吾過吾惟自訟之。

界進生番本異倫，窮蹤歷險備管辛。

自林爽文竄入生番界內，福康安、海蘭察等分路窮追，所向克捷。賊匪所剩黨與漸次殲戮殆盡，及聞林爽文逃竄打鐵寮一帶，於山游樹林內藏匿。

福康安令官兵由後壩至中港，又自竹塹至桃仔園，窮蹤歷險，嚴密堵截，使賊匪等不致漏網稽誅，可謂備管辛苦矣。

埋根踴躍資羣力，執首綢繆賴一人。

此次所派巴圖魯侍衛等及屯練

黔、楚官兵等，無不踴躍爭先，奮勇出力，實屬可嘉之至。至福康安慮逆首驚懼自戕，不能生致，因派巴圖魯二十人，及屯練兵丁數百人，改裝易服，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

並賊目何有志等，先後擒獲，是

淨北已知無後慮，剿南應易洗前塵。

福康安等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即統率大兵向南路擒擊莊大田，想渠魁既已就擒，餘

匪亦當喪膽。肅清南路，更當勢如破竹。統計福康安渡海以後，自鹿仔港發兵解諸羅圍，打道斗六門道路，破大

里找賊巢，攻克集集埔，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又攻克小半天山，並此次生擒林爽文，未及三月，可謂神速矣。

鴻捷叨天佑。

自二十二年後，平準夷，定回部，收大小金川，焚王倫，殲蘇四十三，梟田五，並此次俘林爽文，三十

我太平，惟冀此後更無用兵之事，益當感激鴻慈，日深兢惕耳。

感激惟深勵惕寅。

平定臺灣聯句有序

海不揚波奏凱入東風之律，春宜潛露銘勳聯左个之吟。塵籌三捷之軍書，撮紀一篇之方略，則有瀛壖外郡，閩嶠南區，水滸澎湖，山環番社，濤雖甚壯，門穿鹿耳之雙，沙縱能飛，嶼剗鯤身之七，古未登於圖牒，境管限以要荒，自明季之多虞，初騰白羽，漸海邦之越禁，中據紅毛，逮鄭氏豺虎一方，傳克燹，繼熊三世，天寬地小，始雖示以招徠，颺息颺消，終究歸於寧謐，欽惟仁祖，平以廟謨，開一千里。

郡縣之封。經百五年。涵養之澤。蔗霜稻雨。地富畝耕。線路沙更。人私舫渡。莠稂或雜。芽孽其間。分漳泉關。蠻觸之軍。指天地刑。犬雞之會。屬置吏有乖於撫馭。遂奸徒益嘯其譁張。初啓囊封。卽爲燭照。並班水陸。連雞早策其退飛。相望北南。驚馬果貽於中敗。先遴能事。往易制軍。命舊督以臨驅。俾壹權而守土。王鈇以律。必嚴債帥之誅。晉版不沉。益鼓義民之氣。獨在同心之弼。兼參常勝之英。百將擒雄。萬人足敵。逆能轉順。義本取於惠安。速乃因遲。吉適符乎崇武。漢名。在惠安縣境。一日一夜。而邁飛鶴首。十盪十決。而頓解蟻封。梟晝暗而竹焚。馬宵凌而溪渡。斗欵門壞。杙斷里殘。竭虎尾之上流。杵真投白。遮獅頭之窮境。網已周陸。涸鮒空游。水裏社逃埔裏社。竄猿無路。大半天連小半天。合父母妻一家之逆屬全俘。舉生熟野諸番而軍威知懾。越海喜傳露布。禽渠果致檻車。欣轅成事之全。益顯投機之順。維二月初吉。佳節適屆乎中和。去聲。三日之齋。昊旣式昭於右社。是役也。發粟米。鑿泉以餉。徵川湖黔越之師。民不知兵。價翻減市。蠲賦三年之外。酬勳五等之加。堅城剋百雉之墟。大吏巡雙熊之軾。殊民宅里。察吏蠹良。始完洗甲之功。乃入歌饒之曲。迴憶天山二部。雪嶺兩金。昔皆著定以鴻成。今豈示誇於烏合。然而八旬紆策。五夜決幾。軒皇教戰而霧不迷。光武發兵而鬚爲白。信賞必罰。是爲馭將之方。衆志一心。彌驗入人者厚。禁中頗收。八旗之子弟多材。澳外風潮。萬靈之神祇胥佑。兵糧所過。歲未失豐。縣里更名。事超聞喜。師行而已。籌善後。警聞而預度。機先。米聚滄溟。箭週

春騰皆宜臚茲鈐策被以宮商用授簡分第頌之茶佇返旌勞飲至之酒爾諸臣箴恬熙而奉上毋

雷修韓愈淮蔡之文予一人篤敬戒以惠南豈徒效周宣江漢之雅也哉

御製不意妖氛煽海孺擒兇蕞事逮經年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據常青以前歲臘月二十八日奏到茲福康安於今年正月初四日已將林爽文擒獲么磨小醜自初剿以至蕞事蓋已經年矣

漸仁摩義慚惟我

發慮出謀幾在先平定臺灣一事皇上預料黃仕簡任承恩必致誤事適李侍堯以湖廣總督於上年正月初十日入覲即命其前往總督閩浙辦理軍儲而命常青飛渡臺灣專司剿捕八月間復命福康安為將軍調

率勁旅前往經理軍聲大振勢如破竹賊眾潰散林爽文旋即就擒自檮帶南溟酒閩省依毗外郡曰臺員

始事以迄蕞功無不由容謀默運決策幾先故能底定海氛厥功迅奏自

至占城是為臺灣伏莽之始旋即棄去旋據荷蘭水站為臺灣為海中番島自林道乾遁後海寇頭思齊於明神宗

乃有中國民人寄居之其後荷蘭夷人取識應雞鳴雖島竊王士禘池北偶談載明崇禎庚辰歲閩僧貫一掘地得古甌

其地因築赤嵌城即今之安平鎮也識應雞鳴雖島竊王士禘池北偶談載明崇禎庚辰歲閩僧貫一掘地得古甌

琅克取臺灣鄭克塽乞降之識蓋自明季至我朝康熙二十二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因國家清甯悠久之福而天數已預定

於古武成犀射竟波平本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內犯江甯為我師大敗而歸又經王師破其廈門傳集遂退逐荷蘭

克厥降唐熙癸巳初平臺灣至上年丁未歷百五年一府隸三星列躔臺灣克取之後康熙二十三年廷議

開設府一曰臺灣領縣三曰臺灣鳳山諸羅至雍正元年因諸土沃產豐饒粟蔗臺灣以海土肥沃生殖滋豐

羅距淡水廳道里遼闊乃復分諸羅縣北半線社地方增設彰化縣治並栽番薯甘蔗

等物不事耘鋤坐享大有不但本地足食并可資贍內地暨蔗自鄭氏挈內地數萬人外徙迨

汁為糖歲產二三十萬商船購售各省兼旁資日本呂宋諸國後閩之漳泉粵之潮惠

相攜寄居。無籍游民。往往偷渡。私墾近番隙地。地方官又倡邪張魯訛添弟。邪教設會結盟。最為地方之害。前年壘置之界外。不能設法稽察。以致習於械鬪。遂開弄兵之漸。凡入其教者。用三指按心為號。乃彼時查出之天地會。起於乾隆三十二年。以大指為天。小指為地。一經聖明指出。真洞燭微矣。臣和珅。投溺盧循妄得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為小。規避處分。以致養癰貽患。臘霏麥雪牘來傳。是何蠢爾竟敢爾。臣王杰

仙瑄動葭灰竿始揭。林爽文倡會聚眾。自外生成。於前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嘯兇起事。職需麥雪牘來傳。是何蠢爾竟敢爾。臣王杰

御卽以未然知必然。提督黃仕簡聞匪犯滋事。即帶兵渡海。任承恩亦自請帶兵進剿。朕閱其奏報情形。殊覺張皇。蓋由黃仕簡病後精神昏替。任承恩少不更事。早決其不能妥協辦理。刻期嚴事。仕簡黃。病昏已。上弗奏承恩任。觀望彼遲前。黃仕簡。任承恩渡海之後。節次據奏。分兵堵禦。並不埋根首進。及常青而任承恩株守鹿仔港。一南一北。互相觀望。遂致坐失事機。府城遂梗南北路。鳳山於二月內收復之後。總兵郝壯猷尋又懼怯敗歸。黃仕簡在南路安坐不救。任承恩又不能整頓兵力。自北而南。於是賊匪肆出。南北道梗。

賊勢翻指左右甄。賊首林爽文等。聞官軍頓兵不進。復圍聚斗六門。謀犯諸羅。而賊匪莊大田。諸將懈心權忌。軍營將弁。因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無所稟承。亦遂懈弛。不能上緊追捕。多兵分背氣難聯。征剿臺灣兵丁一萬三四千名。經黃仕簡等分統。零星派練之咎。實軍樞屢諭洞觀火。上深鑒諸將事權不一。懼怯推諉。誠諭屢頒。以師律一新甚改絃。黃仕簡。任承恩節無可道。實軍樞屢諭洞觀火。上深鑒諸將事權不一。懼怯推諉。誠諭屢頒。以師律一新甚改絃。黃仕簡。任承恩節

終坐守遷延。不能奮勉。因命將二人。革職拿問。解京治罪。以申軍律。誠負重恩老且憊。猶矜先志世仍延。黃仕簡。任承恩獲罪重辟。實所應得。守。實由老病昏憤。至任承恩之父任舉。前在金門陣亡。伊兄任承緒。亦因救火傷斃。父子皆歿於王事。承恩又向無子嗣。是以俱從寬。不予勾決。能臣瀕廈旌麾駐。李侍堯既奉命督閩。辦兵餉。臣舊督臨疆節制專。常青既交督篆。即渡洋至臺。錫舍賞因占面革。賊目莊錫舍。帶領二千餘人。悔罪投

復屢次隨征受傷。晉擢。壯猷誅盡誓軀捐。官兵既復鳳山。總兵郝壯猷領兵守衛。自當効命捐軀。乃以賊多兵潰。散都司職銜。以示獎勵。壯猷誅盡誓軀捐。官兵既復鳳山。總兵郝壯猷領兵守衛。自當効命捐軀。乃以賊多兵潰。散

臨陣。係累匪目危城復。臣董保障羣心士氣全。常青抵臺後。意欲先清南路。再往北路會剿。乃賊計狡黠。伴

奮往。係累匪目危城復。臣董保障羣心士氣全。常青抵臺後。意欲先清南路。再往北路會剿。乃賊計狡黠。伴

心守禦。城立礮四門雷隱隱。克復諸羅時。即相度形勢。分兵割營於縣城四門外要害。決溪一道浪濺濺。時賊將入

賴以全。土石壅塞。激水泛溢。以阻援兵來路。官攻嚴力擬憑蹄躑。賊用大木車。中藏鎗礮。挽以四牛。分

兵挖通填溪之土。放水順流。殺賊無算。亦運糧接濟。其急公踴躍。甚屬可嘉。屢經降旨褒賞。拜井欲同耿恭矣。呼

御戰銳民皆具粥。諸羅被圍日久。兵食漸乏。城內外紳耆婦民。挑送飯米涼水。供給軍士。不

庚何異叔儀焉。諸羅久困數月。軍糈日形匱乏。而魏大斌等所運火藥銀糧。又復被賊攔截。不

諸羅待援甚急。恒瑞、善吉保二人。以鹽水港、笨港、地方緊要。且虞後路無糧。不

可輕離為辭。因再四剴切馳諭。令其速統大兵往救。接濟糧餉鉛藥。以解圍城之急。

乙覽來草動軫憐。諸羅被圍久。上諭柴大紀酌量情形。難支不妨整隊而出。捍衛義民。毋致為賊戕害。不必執城存與

為之墮淚。即降旨封為義勇伯。前以示軫恤之恩。後以勵忠藎。魏大斌援圍未解。先是魏大斌帶兵援應諸羅。在鹿仔草

之氣。大聖人大公至正。因時因事。不俟檄而無不悉協。魏大斌既不能攻克諸羅之賊。得以前

抵縣城。而一切糧餉火藥。未能同時運到。路途仍復梗阻。魏大斌

庸懦無能。轉為諸羅增添食口。因即與罷斥。留於軍營効力贖罪。蔡攀龍捷信俄遷。魏大斌既不能攻克諸羅之賊。前

據李侍堯奏稱。蔡攀龍等分隊進剿。直抵縣城。復自城中殺出。府城

至諸羅道路已通等語。執意竟屬訛傳。蓋海上風聞。未能得實也。地瓜且啖飢腸奮。諸羅城中乏食。兵民皆以地

糗充腸。猶能忍餓殺賊。劍竹終完望眼穿。臺灣郡縣。向無城垣。皆以密編劍竹為之。而諸

意氣彌奮。臣願長安。劍竹終完望眼穿。羅終能固守。御製詩有望眼已穿待援來之句。大義夙明褒爾衆。深恩

已久入人望。獲嘉聞喜縣名誌。上以諸羅義民弁官兵。激發忠義。同心固守。實

同官兵殺賊。接濟軍糧。深知大義。賜廣東義民額。但解貪財售賊米。據李侍堯奏。諸羅雖向梗阻。各莊民人食利。乘

日褒忠。泉州義民額曰旌義。各碩額懸其里門。特旨改縣名嘉義。以示風勵。臣彭元瑞。通德旌賢里額懸。上以廣東泉

食資給百姓之事。可知賊匪多。預加施惠免民錢。上念該處民人。被賊擄累。不能及時耕種。生計維艱。節次加恩。不

由道脅。並非出於本願也。濟師請使遙情燭。臣略。籌將知人睿慮淵。常青奏請添兵。並請派大員督辦軍需。上覽知其自

總督等。偏貼牌黃。務使家諭戶曉。

軍旅。堪當此任。即降旨令其馳赴行在。親授方略。命為將軍。前往督辦。召募渙其羣授策。上以粵東與福建境壤毗連。水土相宜。降旨令李侍變。孫士綬於漳、泉、潮州等處。廣為召募。既可就近聽撥。而附近遊

手無籍之人。得以充伍食糧。脅從赦勿治騰箋。逆匪糾眾肆擾。本屬罪不容誅。第其中被脅民人。原非本願。上念其不致被煽為匪。最為要策。均為國家赤子。不忍悉予誅誅。申諭脅從因治。以安反側。

戎行起粵黔湖蜀。先是常青以賊勢猖獗。必須厚集兵力。節次奏請。福康安亦以為言。因令先後揀調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貴州兵二千。陸續分起前赴軍營協勦。臣胡季堂

御儲精浮江漢海川。臺灣向來產米最多。內地資其接濟。近因賊匪滋事。轉藉內地運送軍糧。因念閩省米必昂製儲精浮江漢海川。貴。降旨令江南、浙江、四川、江西、湖廣。先後運米百萬餘石。俾民食充盈。市價平減。熟計

事難庸旅了。改圖功俾重臣肩百巴圖魯馳驍將。朕既命福康安、海蘭察、迅赴軍營。仍帶同巴圖魯百餘人前往。

萬林爽文空鶴拳。古稱勇士一以當百。今巴圖魯皆係選鋒勁旅。久經行陣。又得矧彼鷓鴣張烏合伍。逞於蚬穴蟻

封邊。偽官護駕猴新沐。義民王守等。擒獲賊黨廖東。搜出黃旗一。廢弁都司錫善緣。司。以軍政黜革。素與賊匪林爽文相識。遂糾約入黨。於淡水之白湖抗拒。官兵為副將徐鼎士所執。坐卽索錢原慣。遂坐據官署。橫索諸富戶錢物。尋為義民等縛獻。跋惟運米

亦憐蚊。匪夥王抗郎破一足。賊日莊大田以其不能履陣。且曾為鳳山縣徵糧胥役。月令專司運米。幻談測字口召禍。有連清水者。素以測字為生。賊陷鳳山時。遂承為賊測字云。詭託畫符女起妖。番婦金娘。向習畫符治病。林爽文糾之入黨。偽封為女軍師。一品夫人。詭稱能

虛分二百桿。據金娘供稱。莊大田黨夥。共番銀篋斂一千圓。王抗郎嘗為賊目莊大田斂。蟲沙立化辜成伏。將軍

廖東以下各賊匪。先後俘送。魁首陣羈法置駢。賊目賴樹。受偽職為順天北路大將軍。拒官兵於淡。巨旆啓行金氣肅。至京。成寔之法。臣李授。水之新莊。檢獲於陣。與彭喜等俱檻送。至京伏誅。復又在崇武

福康安召至行在。具授方略。卽回京師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啓行。時在八月之初。長櫻破浪沙程便。祥符崇武鷓中艤。福康安配渡放洋後。復又在崇武澳守風。澳名崇武。適符破賊吉

光。臣惠齡。

御賜與平安螺右旋。福康安遠涉重洋。為國宣力。特將內府所藏右旋白螺。賜令攜帶前往。俾吉祥。用資利涉。秋發冬臻曉並夜。舟登風候海連天。視如

遲乃欣成速。福康安於八月初旬自京起程。九月內由廈門登舟開駕。旋於大樽門守風。比至開行。又因風阻。未能徑渡。收泊崇武澳。至十月底始由崇武澳放洋。一晝夜即抵鹿仔港。雖守候稍遲。而放洋後平安迅速。詢

之船戶。僉云向來所未有。

止本齊還到匪偏。前經派調四川屯練。及廣西、貴州、湖南等省兵。陸續前往。福康安在舟守風旬日。四川、廣西之

正可俟官兵齊集。即表楔天妃靈胎蠻。此次往臺灣官兵。及糧餉火藥。均由海道配渡。仰賴天妃助順。靈胎肆昭。此是為成功預兆云。

大將壁新鮮。福康安於十一月初一日抵鹿仔港。即將舊駐營盤擇地遷札。號令嚴肅。軍中壁壘。頓為改觀。用材職吏與鄉舉。諸羅縣舉人郭廷機。彰化縣舉人曾

四避賊至廈門。素為臺灣民人所信。其家中莊田甚多。可以設法遣人離間賊黨。福康安於抵廈門時。即傳見郭廷機等。優加獎賞。帶往軍營。諭令妥密辦理。功成後。許以請旨優加錄敘。臣謝墉。利器厚刀借火

鉛。福康安於候風時。將應用一切軍器。妥為製備。復多八卦山初及鋒試。廿人哨早已旗舉。八卦山在彰化縣城之

里找三十餘里。為前往賊巢必經之地。福康安到彼。預籌進兵道路。先令海關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餘人。至八卦山一帶。詳悉窺探。徑至賊卡迎殺。賊匪四散奔逃。海關察率領巴圖魯等鎗箭齊發。斃賊數名。擒擊活賊一名。餘

賊潰逸。又經預派土守備色穆里雍中等。帶領屯練。降番。在竹園埋伏。遇有賊匪執械下山。當經屯練等擒獲。割取首級。是日賊匪見官兵甫到。即能以少擊衆。屢有斬獲。無不聞風震懼。即此已有摧枯拉朽之勢矣。化龍守壘

遮防密駐守。福康安自鹿仔港進兵。即派總兵李化龍在彼。舒亮尋巢聲勢牽。先是徐鼎士擬由北淡水大甲溪一路夾攻大里

鼎士。聲言直攻賊人巢穴。以牽賊勢。大兵乘銳直抵諸羅。所向克捷。五隊埋根龍豹合。大兵援應諸羅。分爲五隊。福康安與海關察、侍衛、章京等。分

隊帶領。互相應援。將義民分爲兩翼。窺探道路村。兩莊犄角鶴鵝。十一月初六日黎明進兵。福康安、海關察。帶領

莊。遇有賊人抄出。即分投截殺。部署甚爲周密。復於崙仔尾等庄。糾集數百人。或千餘人。蜂擁前來抗拒。從中截殺官兵。福康安已預爲布置。令郭輝、穆克登。雙

阿。帶領屯練。降番。扼住右首東庄溪橋。普爾普、春寧等帶兵堵截右首各莊賊衆。力戰良久。遂將道路立時開通。雙

溪口三塊厝。惟荒土。臣伊游厝灰礮少剩椽。

福康安一面商令海關察。酌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及奮勇官兵。長驅先進。直抵縣城。一面將沿途賊莊。盡行攻勦。遂攻克雙溪、三

塊等處數十賊莊。并將

房屋察廓。燒燬淨盡。危境頓安。歡以迓。褒言纔聽感而漣。

海關察等沿途奮勇殺賊。所向披靡。進至牛欄山。賊匪阻溪自固。官兵直越溪河。衝過賊陣。搶上山梁。

攻克竹欄。賊匪紛紛逃竄。即於十一月初八日酉刻。至諸羅縣城。福康安所帶官兵。連夜前進。復連克賊莊。痛殺賊衆。城中義民。踴躍出迎。歡聲震地。福康安帶兵入城。撫慰將守城義民等。優加獎賞。撫輯良民。各安生業。數月之圍。一朝而解。官兵等無不共慶更生。此時始得聞節次褒嘉諭旨。感激或至泣下。

諸羅賊匪。人數衆多。從山麓以至海濱。大半佔據。諸羅圍解時。官兵奮勇截殺。自縣城迤西。至瀨海村店。全已收復。

西沿洋盡經收盪。諸羅賊匪。人數衆多。從山麓以至海濱。大半佔據。諸羅圍解時。官兵奮勇截殺。自縣城迤西。至瀨海村店。全已收復。

賊衆掃盪無遺。臣阿必達

御製。北入山應捷剪虔。

諸羅圍解後。餘賊多在迤北近山一帶潛匿。經福康安、海關察等分兵搜捕。跟蹤殲戮。斃賊無算。遂將興化店至員林等處賊莊。悉數攻克。

斫柴焚寮迅頃刻。駭

腐伏雉看駢闐。

諸羅至斗六門一帶中。有大排竹等莊。係賊匪屯聚之地。賊人於各處要路。搭蓋草寮。妥設柵柴。抵死抗拒。經大兵分路追勦。將賊人寮柴全行焚燬。賊匪四散奔逸。後路爲之廓清。

門開斗

六逼大里。

斗六門爲賊人久據之地。十一月二十日。福康安、海關察等。帶兵分隊進勦。將中林大埔林、大埔尾等莊。同時攻破。追殺二十餘里。遂由庵古坑直至斗六門。賊衆聚集甚多。悉力抵禦。官兵四面進攻。斫倒竹圍。

痛加殲戮。賊衆紛紛逃竄。當將斗六門收復。即日整兵。爲進搗大里代賊巢之計。

街越螺雙搭水連。

斗六門收復後。各處村庄番社。震懾軍威。投出者甚衆。並願隨同勦賊。經福康安派員帶領前往。將四螺街、東螺街搜捕。餘匪淨盡。賊首林爽文。自諸羅敗竄。福康安等即由水沙連至大里代一帶。

山路。跟蹤追捕。

官兵自水沙連過大溪。見沙上車轍縱橫。知係賊人搬眷入山之路。窮追。見賊蹤。逆眷躡牛塵亂轍。數千。護車行走。官兵痛加勦戮。車牛中駁驚逸。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

叛徒躍

馬落驚弦。

我目騎寇。在山梁上騎馬執旗。指揮放鎗。沿途倏淨平臺近。官兵向大里代進發。沿途勦虎仔溪、萬丹莊、揆險。海關察直前馳射。中其脾。獲之。

竹柵土城猶紙耳。賊巢依山繞河。築土城。內設竹柵二重。其外溝

距賊巢五里。

徑渡何虞帶水潺。

大里代南溪河水勢甚深。將軍策馬直渡。兵弁等俱爭先涉水。奮勇搗殺。

昏塵且剗乃殲旂。自二十四日申刻。徹夜力戰。

爲守禦之計。官兵初到。賊於城上放礮。乘我兵尚未到齊。擁出萬餘。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交發。壓敗不退。往返五六次。短兵相接。斫戮賊匪甚衆。

刻。徹夜力戰。

矢無虛發。賊賊無算。官兵傷者僅數人。至二十五日卯刻。官兵與賊一面接仗。將軍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于四、北兩門。分路進攻。一擁而入。將大里代全莊洗盡。林爽文以夜拒官兵時。潛攜逆孽宵遁。擒賊口劉朝清、何從龍、林茂等。獲敵百六十餘。鎗二百五十餘。糧六千石。牛八百頭。溪頭濁水夷千壘。逆首林爽文。自大里代竄後。由番社赴匿集集埔。大坪頂一帶。往地步。臨溪設卡。據險死守。福康安于十二月初五。自至其地。形勢斜夾。南北兩山中。橫大溪一道。即虎尾、東螺兩溪上游。地名濁水溪。賊阻溪自固。在斗礪上壘石牆塞路。即派普爾普等。由番社進攻。福康安、海蘭察、帶巴圖魯等。分路至溪邊。賊萬餘蔽牆發火器。官兵排鎗前進。兼用大礮轟擊。相持良久。海蘭察等乘馬浮過。官兵奮勇泅渡。鎗箭齊發。斃賊甚多。官兵屯練。攀援而上。直搗賊壘。賊潰。追殺十餘里。將集集埔賊營剿淨。並燬沿淮角草寮千餘間。擒斬及溪溪之賊。不可勝計。進天半高山碎一卷。據奏稱。隨探賊踪之社丁杜敷。及搜出賊目阮和等。林爽文逃後。餘迫至生番隘口。臣胡高望。進天半高山碎一卷。據奏稱。隨探賊踪之社丁杜敷。及搜出賊目阮和等。林爽文逃後。餘于十八日分進。丁夜繞過大山。至小半天山麓。時已黎明。該處樹密草深。路徑逼窄。攀藤方可登陟。賊于山頂立木柵。壘石牆。並伐大樹。橫塞徑路。官兵攀援進至半山。賊眾壓下。勢甚猖突。將軍傳諭以山路險惡。無可駐足地。至此仰攻。有進無退。升。兵等俱踴躍用命。不避鎗礮。蟻附而上。打死賊匪百餘名。餘賊抵死抗拒。攻至巳刻。普爾普率官兵等拉毀木柵。先登。賊眾即時潰散。追殺賊目十餘人。生擒五人。殺賊二百餘人。奪獲器械、鎗、礮、鉛、藥、馬、牛、米、穀無算。產逆坐為梟種累。林爽文賊巢既破。竄入埔裏社、埔尾一帶。其父母家屬。遁入水裏番社。福康安令社丁杜穀。無算。產逆坐為梟種累。設法弋獻。果即按名擒獲。解京。上先諭逆首之父林勤。雖律應緣坐。然究不忍因父子而罪及其父。尚司法外施仁。貸其一死。續據奏。林勤亦曾商同把守隘口。抗拒官兵。且林爽文曾將義民首黃殿邦祖父墳墓發掘。使其父林勤早故。亦應與其祖先墳墓。一井發掘。剝骨揚灰。况現在同係謀逆之人。其罪斷無可寬。經軍機大臣法司定擬具奏。林勤應依例凌遲處死。替身空仗免謀顛。先據福康安奏。林爽文每日易衣換馬。并預求面貌相常。即奉旨依議。仰見用法明允。權衡至當。替身空仗免謀顛。似者數人。以為替代脫身之計。及官兵分路窮追。擒獲假裝林爽文之賴達。訊出該犯本欲向北逃竄。見圍截嚴密。潛往打鐵寮。一張羅直到番窮社。福康安令巴圖魯、將弁等。帶山溝樹林內藏匿。是逆犯詭謀免脫。轉露行踪。天理昭彰。洵為不爽。易服真疑賈列塵。福康安等四路窮追。並派方。又詢知該處出山。即係海岸。慮其入海潛逃。派兵由後壠至中港竹。易服真疑賈列塵。福康安等四路窮追。並派自戕。因棟巴圖魯二十員。屯練兵丁數百名。改裝易。喜報途聞成檻執。熱諳路徑之義民。入山驅捕。一面曉諭。獅子頭社以北。三貂仔欄社以南各生番協捕。該犯已成釜底遊魂。逃竄無地。正月初四日。于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擒獲。尋又獲林琴、陳傳、吳萬宗、賴其瓏等四名。均係有名頭目。因由其罪惡貫盈。難逃顯戮。實乃聖主仰

契天眷。機順事全。途得生擒逆首。檻繫來京。按律伏法。以彰國憲。而快人心。孚人爭看用徽纆。恭讀丙申御製平定金川受俘詩。有眞首函呈非或首。生人者。疑辭。函首以獻。眞僞在疑似之間。至俘字从孚从人。孚者。信也。執人以來。實爲可信。六書會意。具有深義。一經闡晰。昭若發矇。今林爽文生擒就俘。尤深慶信。堪嘆僭號同一貴。聖澤匪徒。不過械關拒捕。旋即伏辜。惟林爽文與朱一貴二賊。敢行僭號。眞神人共憤。天理所不容也。臣葉觀國。

御製最快生俘異道乾。海寇始明林道乾。與林爽文逆賊同姓。而敢通誅。撤振允資衆軍勇。勤勞實藉兩人賢。前此臺灣進剿之兵。不爲不多。特以領兵不得其人。皆致懦怯。自易將以來。轉怯爲勇。新調之兵。更爲出力。一鼓作氣。聲勢倍增。巴圖魯等首先摧陷。克成大捷。是役在事兵將。均堪嘉獎。而調度有方。奮勇無敵。則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實爲功首。愧無遑那築京觀。

役弗淹誰阻瀨船。並自侯封俾爵晉。福康安、海蘭察等至鹿仔港。不俟貴州、湖廣之兵到齊。即先鼓勇架入。諸羅

爵。福康安晉封一等嘉勇公。海蘭察晉封三等超勇公。以示寵異。疊加勇號待功竣。軍營兵弁中。奮勇出力。如梁朝桂、袁國橫、穆克登阿、官福

告竣。再交福康安。四團服采榮頌衰。福康安、海蘭察等攻克大里杙之信。先據李侍堯探聞馳報。當經奉旨將福康安、查奏。交部優敘。四團服采榮頌衰。海蘭察二人優獎。並先賞給四團龍補褂。紅寶石帽頂。嗣福康安奏至。即加晉公

爵。臣王再暈冠翎寵珥蟬。常青初至郡城。調度一切。甚爲妥協。柴大紀力擢圍城。不辭勞瘁。李侍堯、孫士毅。料

打仗出力。並先後蒙恩賞。職領武文巡節莅。現在逆匪蕩平。地方彈壓。及吏治戎行。皆資整頓。特奉諭旨令

戴雙眼花翎。以示嘉獎。職領武文巡節莅。該省督撫及水陸兩提督。每年輪值一人前往稽察。著爲定例。任需道

府御屏銓。向來臺灣道。府缺出。俱由督撫奏調。該督撫等因其地土豐饒。每有瞻徇私情。不問屬員才具能否。率請調

道。府員缺。均由吏部臨時請。漳泉分籍田分宅。臺灣地方。屢有奸民聚衆械鬪之案。皆由彼處多係漳、泉兩郡民人居

旨簡放。仰見澄敘官方至意。釐成事端。前經奉諭。預令福康安於辦理善後事宜時。除各處義民隨同官兵打仗殺賊者。毋庸遷徙外。其賊匪莊田。業

人各為一莊。俾免郡縣增城石或甌。定後。總督滿保。曾議及建城。維時以其地處海外。無城難於防守。然失之

易。復之亦易。是以未經建立。以省煩費。此次林爽文糾眾猝起。攻劫彰化縣城。究由薊竹不能防禦所致。聖慈以當日

未及建城。與其失而復取。徒煩兵力。曷若設城固守。更為有備無患。曾諭令於事定後。將郡城廢縣。酌量建城。以資

保障。或就設立舊座。用外磚內土之法。如式砌。繕使罷差臺制改。向例。每三年一次奏派滿、漢、御史各一員。巡視

造。或就彼處開採石料。以代磚工。尤為便易。情形。易為欺蔽。未免有名無實。特奉諭停止。冬卿銜命土功涓。改城垣。令其馳赴該處。會同巡撫徐嗣曾勘估辦理。牛區外界詢前事。

雍正時。總督滿保著有經畫疆里一書。內稱臺灣地土廣饒。糖穀利溥。再過四五十年。內山、山後。皆為良田美產。若

劃定疆界。不許往來耕種。勢難禁止等語。自近年楊景素議立界限之後。將界外良田美產。轉畀生番。生番不事耕種。

內地無業游民。竊渡偷墾。地方官諉之界外。不復稽察。於是奸匪尤易藏匿。因傳諭福。蟬拂東征鑿舊編。鼎元東征

集。於康熙年間。平定逆匪朱一貴時。謂諸羅地方遼闊。應添設官弁。以資防守。至雍正二年。始分設彰化縣。上以該

處迄今又閱六十年。土地戶口。日加增闢。酌量情形。復應須添設文武員弁。控制撫馭之處。諭令福康安勦賊竣事後。

相度形勢。會同李侍堯等籌酌。並查藍縣元隘歷。仰見皇上好察濶言。知徹微彰。交繫蘊。自臺灣用兵以來。凡命將、

寸長必錄。而幾餘披覽。觸處貫穿。非尋章摘句。所能仰窺萬一。策兵、籌餉、戢賊諸事。皆

由皇上乙夜精勤。先事知幾。故得大功者定。復念周易繫辭所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義。平日用之。內以正心。外以

勅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蓋文王於豫之卦辭。有取於建侯行師。而周公於六二爻辭。則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孔子

繫辭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三聖人義蘊。無所不通。而行師之貴知幾。尤為明切。避暑山莊正殿後室。聖武題為依

清曠者。實上年籌機宣諭之地。因於外簷額以四知書屋。更於寄情山水之中。有會於熙政詰戎之本。罔義作記。煌煌大

文。義貫軒輅。理徵遲速典謨篇。御製識事文。詳述自逆匪滋事。以及大功速成。中間遲速之機。莫不炳照幾先。洞

理通一貫矣。希聞自古機操券。至維敬與明。秉公去私。弗音典謨矣。用兵之本。弗音典謨矣。御製更願從今燧息烟。兵不易言用。至不得已而用之。惟信賞必罰。示以至公。搜策量能。本以至明。而且半夜披章。

今更願無茲事之句。近作識。追賦蠲租施後惠。上年春間。念臺灣地方遭賊匪滋擾。小民必誤耕作。九月後。據柴大

事語。指歸此意。蓋慎之也。紀奏請羅義民踴躍急公情形。先後命將臺灣全郡五十二年、五十三年、

應徵錢糧。岢免征輸。十二月。復據李侍堯奏。臺灣各屬本年應徵兵穀十九萬九百餘石。及耗羨租稅銀六萬九千餘兩。粟一千八百餘石。請分作四年帶徵。亦令全行寬免。近又念漳、泉等府屬。應付官兵及糧餉軍裝等項。雖俱動用官帑。不無有藉民力。並降旨將泉州府屬之晉江等四縣、漳泉府屬之龍溪等八縣、應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甯、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僊遊等十二縣。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甯德、羅源、連江、光澤等七縣。應徵錢糧。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俾閩閩間境已安全而澤餘休養。以示有加無已至意。殃民縱吏悔前愆。臺灣遠隔重洋。地土饒沃。向來地方官全不以地方公事爲念。甚至聽斷徇私。貪婪無藝。于是奸匪得以藉口滋事。劫縣戕官。遂成巨案。此固由歷任督撫任用匪人所致。而予亦不能不自引咎也。聯吟誌過非誌喜。誌也國威萬里宣。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六

平定臺灣第六之四

詩三十二首

仲春瀛臺卽景戊申。

右社躬禋歲禮成。遂臨西苑祭衣更。載陽仲月欣佳景。素尙雙文仰聖情。素尙齋敷典。遵暑山莊皇祖所題額。是日傳膳視事於此。隄柳梳風黃欲綠。盈梅培雪澤爲榮。驛章裁奪那知倦。今日接福康安奏審訊林爽文及籌往南路擒祭莊大田情形。並各書奏摺頗繁。纖細俱經裁奪。雖披閱移時。而矢願孜孜。亦不以爲倦也。纖細胥存公與明。

隨安室有會

予十七歲居重華宮時。曾顏書室曰隨安。取隨遇而安之義。卽位後。於西苑及圓明園、長春園、清漪園、靜宜園、湯泉、避暑山莊等處。每以題額。今六十年以來。隨遇之義。益堪靜驗。

重華昔所額。閱六十年中。到處題三字。惟時驗一躬。安居造以道。隨物會其通。更愜符名者。臺灣茲定功。

望郊臺口號

伊犁回部金川定。曾叩郊臺勞去聲。凱軍林爽文俘到指日。小哉不值此奮勳。

揚芬港得詩四首

揚芬蓋以菱荷香。春仲何由襲水芳。卻是停舟有別會。波光澹澹接天光。

題名世代原難考。毀譽人間訝已紛。德政設如俗吏者。俗吏不務實政。每藉去思。德政等碑。為欺世盜名之術。或屬員藉以逢迎上司。究之真偽難逃公論。是以近年概

令什毀。殿行申禁。真揚芬抑假揚芬。

擒魁海外靖妖氛。貳負縛來亦速聞。近接江蘇撫臣閔鶚元奏報。逆匪林爽文已押解入江南境。即其貳之莊太田亦不日即聞福康安擒獲之信。故邇日盼此捷音。又略焦急。卻命生

祠立赤嵌。臺灣風俗刁悍。此番大加懲創之後。若不明示武威。恐該處民人。事過即忘。無所畏懼。因命于事竣將福康安、海蘭察及鄂輝、普爾普、舒亮等之勇略最著者。于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兩處。各建生祠。令衆怵目敵心。

是予所嘉者實蹟。而非檇厭人之立生祠也。此揚芬乃實揚芬。

水絳牽舟到早仍。樓門俯淀遠波澄。厭他十景虛點綴。行宮前臨淀池。水光接天。自有佳趣。足供眺覽。乃地方官略仿西湖十景。點綴亭臺。徒增繁費。意殊不取。

途不登樓。臨眺。翻涵空明卻弗登。

李侍堯奏報臺灣情形詩以誌慰

甘路賊已靖。南路師方進。軍郵隔十日。復盼佳音信。茲接督臣章。吏臣胥致聞。李侍堯奏。據同知楊紹裘正月廿七日稟稱。現在府城附近各

鄉。已無賊匪。惟南路水底。聚金京潭等處。尚有潛匿。官兵分投搜捕。所有附郡義民。俱令歸莊耕種等語。勦賊連得勝。寇已遠城郡。民迴耕其田。夏收望以瞬。李侍堯又

奏。二月初六、七等日。據船戶自鹿港回至蚶江者稱。自林爽文擒獲之後。鹿港各廟社演戲謝神。殆無虛日。附近田畝。已種一半。其被難歸莊之民。現亦及時播種等語。轉瞬夏收。臺灣民氣。可以少甦矣。復接署撫

奏。春膏獲稱順。麥苗已暢發。可卜收成物。又據巡撫伍拉納奏。各屬稟報。自上年十二月初三、四以後。各得雨三四次。又建安、甌甯、浦城、建陽等縣。十二月廿二、三日得雪。積

厚二三寸不等。其福州、興化二府屬。于正月中旬亦得雨。甚為霽足。當此二麥長發之際。有此渥澤滋培。是閩省內地收成。亦可預卜。大兵之後。豐登有望。感沐天庥。彌深兢惕。兵後歲獲登。蒙天庥益。慎。翹思擒次兇捷布至惟迅。

崇禛觀瞻禮

崇禛古觀枕津河。一紀春秋此重。過。愜意蒙庥錫海晏。據月初福康安奏。已將逆首林爽文生擒。檻繫來京。固已仰荷天庥。尙冀南路並將莊大田亦即拿獲。以靖海疆。而安肅躬瞻禮籲時和。藐予深感恩駢疊。上帝高居示鬱羅。萬物有心天普鑒。天在人人心中。隨方示黎庶耳。難拘禮議時祠多也。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信至。詩以誌喜。

正殷捷信盼連朝。忽接佳音至自遙。鹿耳鯤身防海逸。莊大田在鳳山一帶。距海甚近。初慮該匪情急遁入海內。追捕更難得手。轉不如林爽文竄至內山者。尙覺人力可

施。柴城瑯嶠獲山跳。此次福康安多方籌辦。令巴圖魯等各帶官兵。分隊自山梁挨次排下。而烏什哈達所帶水師兵丁。適值順風。連檣齊至。沿海密佈。水陸並進。四面合圍。遂將莊大田及有名頭目四十餘名。全數

擒獲。又殺賊二千餘名。其餘逃入生番者。被柴城、瑯嶠各番社縛獻三。百餘人。未及兩月。南北二兇。悉行俘獲。全郡俱已平定。實深嘉悅。一之為甚竟致再。鷓既成擒豈赦。鶚永靖

瀛壖揚國武。益深兢業昊恩昭。

李侍堯奏截停各省運閩米石。詩以誌事。

軍務昨年恐弗完。籌糧百計每從寬。上年因臺灣軍務未即蕪事。節次諭令江南、浙江、江四、四川、湖廣等省。撥米一百餘萬石。又有台州等九幫。以守凍不及受兌之米。並令陸續運往閩省。

俾軍儲民食。歲功卻至用不竭。截運誠教慰以歡。茲據李侍堯奏。現在軍務告竣。將各省撥運之米。除籌備應川。悉臻寬裕。外。尙多米四十餘萬石。所有台州等九幫。及未底閩境之湖南、

四川二省米石。飛咨各省。俱一體裁留等語。進勦安。坐謀。力各盡宵衣。吁食意差安。雖然敢即云無事。惕息為君敬識難。

上巳日賜御前大臣侍衛等食

海嶠首俘至。行宮一日停。巡幸津門。原定于上巳日迴鑾。因逆首林爽文。等于初二日晚間解到。次日廷訊。復停驛一日。重三逢令節。上巳溯前型。左右嘉勤。扈笙歌合與聽。如云較馬射。豈彼足相形。

柳墅行館中有辛卯憶故大學士傅恆之作。見之悵然。既而快然。因用舊韻。

題句光陰十八迴。自辛卯逮今。已十八年。無端一見引餘哀。戊申辛卯彈指耳。吁食宵衣仍我哉。肩佛塵寰將逮卸。計至乙卯歸政。不過七載。退居甯壽宮之後。亦可少息仔肩矣。威揚海嶠竟成材。福康安素練戎行。此番渡海。稟受方略。統率勁兵。生擒二兇。威為快。存亡造就循天理。傾者覆之栽者培。福隆安侍朕左右。謹慎小心。尙無大過。但其自奉未免耽于安逸。究不遭回祿。未始非感應之理。確乎不爽。若其弟福康安。屢著勳猷。為國宣力。是應優加寵錫。以旌其勞。蓋栽培傾覆。予惟視其自取。即予欲宥過。而冥冥之中。天理亦有所不容者。吁。可畏也。

天津迴鑾之作

到來日報大田擒。又值訊俘協衆忱。天津駐蹕六日。初至。即得生擒莊大田之報。將迴鑾。復值林爽文解到。親加鞫訊。衆情胥快。數日之內。諸事頗為順意。似此諸般皆順意。祇殷一雨獨縈心。迴思春雪虞孤負。深究盈虛凜酌斟。新年雪澤甚優。嗣後得雨。總未霑足。豈因諸事順意。敢懈此祈年望雨之意哉。安福艫窻靜。拈句卻欣漸遠管絃音。

巡幸天津迴蹕至御園作

陸則輕輿水則船津門發蹕御園旋觀民頗豫豐年值去歲畿輔統計八九分收成靖逆兼從遠海傳初駐津門日即得生檢莊大田佳音

將迺鑿並值械繫林爽文俘至因即加廷訊三月佳春正明媚一心望雨獨勤虔那更暢意看花鱗惟是殷憂

然後押赴西市正法以彰國憲而快人心

廣東總督孫士毅奏報春雨霑足麥收豐稔情形詩以誌慰

東粵近隣閩賊平民氣聞當林爽文等滋事時粵東就近多徵調兼緝捕逆匪不無騷擾澤霑歲惟首霖霈月終旬

據孫士毅奏粵東入春以來地土微乾旋於正月廿二日潮州府一帶密雨淋漓自宵達旦頗為霑透至二月初九日方始開霽二麥得此結實飽綻現已有刈穫者可卜一例豐收至早田俱已翻犁二月下旬即可栽插又廣州省城及肇慶惠州嘉應各府直隸州得雨情形遠近相同繼此時優霑起耕遍隰酌披章肯不慰望雨此憂

糧價日就平減覽奏深為欣慰惟北省望雨仍不免懸切耳

頻

李侍堯奏報閩省雨雪二麥情形詩以誌慰

去歲兵興際多方籌繼糧臺灣以上年逆匪滋事未免有誤耕種軍糈民食必得預為籌備因節次命江南江四

接濟昨據李侍堯奏軍務已竣民間俱已歸莊耕種所有茲猶用不盡更值若雨陽二麥可卜收早稻播種忙

運到之米散用有餘其未經運往之四十餘萬可以停止茲猶用不盡更值若雨陽二麥可卜收早稻播種忙

李侍堯奏閩省上冬雨水調勻正月內各屬頗得澍雨茲省城於二月初五、六日又復雨雪交加極為霑足二麥得此倍加暢茂該省氣候和暖農事較早各處播種早稻田水盈滿園蔬雜糧亦俱茂盛大兵之後可冀豐收覽奏為之欣慰海外賊既靖各屬民胥康兵後無凶年額手慰南望然而復元氣匪易爾尙獲

常雩禮成述事

春雪優霑謂卜豐。侵尋望雨昨年同。日常雩卽殷勤禱。希願鑒斯敬畏衷。謝佑貞師靖海寇。祈施甘澤切田功。七旬有八能藏禮。何莫非蒙帝鑒崇。

致遠齋疊去歲韻

斯齋曰致遠。致遠甯一處。詎惟暢卷阿。益慎庶政務。昨歲駐此時。臺灣報變故。以為兩提臣。同往豈致誤。誰知互觀望。剿兇乏猷慮。上年台灣逆匪林爽文等滋事。黃仕簡、任承恩、兩提督帶兵往剿。以為即可殲滅。乃伊二人儒法無能。南北互相觀望。不能成事。因將伊二人革職治罪。而令常青過臺灣督辦。易將謂奮略。固守如一律。雖未滋後患。始終懼前顧。常青既為將軍。初到臺灣時。尙能調度整頓。繼復株守郡城。終瞻前顧後。坐守稽延之苦。實不可道。以此遣重臣。擒賊成功遽。幸予燭於幾先。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餘人馳往。並調集四川屯練。黔、楚、兩廣兵丁進剿。福康安飛渡臺灣。後。數日之內。解圍破賊。歷險窮追。設法生擒二兇。漸次掃蕩餘黨。全臺平定。於是撫輯良民。得以復安耕作。迴思昨歲駐此。籌辦軍書。瞬已經年矣。遂乃撫黔黎。閭閻安寢寤。迴思昨歲況。迅哉朝與暮。

閱武

輕輿清曉過南山。閱武旌勞未可刪。所愧躬倡平未乘騎。昔年閱武。必乘馬至教場。或親御弧矢示之。身先之勞。以從衆願。遂乘輕輿以往。究用自愧云。敢忘衆力近平蠻。自立香山健銳營以來。屢派出征。屢有成效。上年臺灣逆匪滋事。先派翼長等八人。前往領兵打仗。後復簡派巴圖魯百人。隨福康安等進剿。果能深茂。功。實為奮勇出力。然予心益深茂。誥戎之念。未敢一日忘也。益當克詰訓惟懋。並視等差賞以頒。莫謂例行託遊豫。無非事也政胥關。

實勝寺疊去歲韻

實勝寺每兆實勝蒙天恩不可無記。匪予始乃自太宗松杏山攻率子弟敬述此事用此名。崇德六年八月，太宗以偏師破

明總兵洪承疇兵十三萬於松山、杏山，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功績。予於乙巳歲以金川凱旋，亦就四西城金川山傳寺葺新之，名曰實勝，自是平定伊犁回部，兩金川無不名副其實。遠紹前光，即以敬修武備也。

早如志以爲是後應偃武與民休息可無事不意丙午歲之冬臺灣邪教萌逆計兩提臣乃互觀望不敢

首進更退避。上年逆匪林爽文初滋事時，黃仕簡、任承恩以兩提督率兵渡海，若能奮勇勦殺，不難立時撲滅。不意

黃仕簡安坐郡城，任承恩株守鹿仔港，以致賊勢蔓延，攻城擄社，日肆猖獗。迨予撥命常青爲將軍，過臺灣籌勦，而賊衆日增，已難措手。非二人義難之咎，何以致此。以此養癰賊蔓延，攻城擄社猖獗至，更命重臣徵勁兵百巴圖魯，爰師律去

歲夏間，予燭照事幾，非遣重臣前往，不能迅速藏功。於是命福康安、海蘭察等，於八月初率巴圖魯百餘人，屢戰屢帶領續調川、黔、楚、粵、勁旅近萬人赴閩，此百餘人皆素嫻師旅，無不一以當百，賊衆聞之，已皆膽落。

勝擒二豎三月功成亂反治。福康安等於十月底自崇武澳放洋，一晝夜間，揚帆直達鹿港，軍威所至，勢如撥稿。未

蹕香山，顧瞻寺額，幸而無辱前名。此皆仰賴上蒼眷佑，用是益深敬畏耳。幸哉未致辱前名，不然何以掩斯愧。

含暉堂視事

堂構東門近，臨之視事頻。肯窮遊覽興，因懈敬恭身。差以毫而里，慎哉絲與綸。功成迴勇將，勞苦細咨詢。

海關察自臺灣回京，視事之後，召見細詢勦平逆匪戰績，及遠涉洋面情形，咨勞頻繁，不覺逾晷。

悉故

臺灣逆匪靖，海嶠期永固。因留福康安，諸政資展布。臺灣自朱一貴肆逆之後，嗣如吳福生及近年黃教、林耀、楊光勳輩，不時糾衆滋事，雖即伏法蕩平，而一切善後事宜，

未能熟籌妥辦。是以奸民罔知畏懼。獨復乘間竊發。此番既經大加懲創。不可不熟籌良策。永固苞桑。因命福康安暫留彼處。商辦建城移縣。增設駐防。分募戍兵。及撫輯熟番。經畫疆土諸大政。善後俾久奠。勘前

覈宿誤。茲乃具奏。聞一一悉其故。諸吏懈文治。各弁弛武務。加以事苞苴。胥弗勤民慮。奸民滋事之由。向日

文員懈于化導。武職疎于操防。已不能整頓地方。加以利其地土肥饒。肆意侵漁。若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基。董啓璵。知縣唐銓。程竣等。居官聲名狼籍。總兵柴大紀。縱兵牟利。於是奸徒得以藉口。益無忌憚矣。即如緝

邪教無備。行又遽。善惡未分明。燒屋如劫擄。叶天地飾添弟。化大猶巧訴。前年閩省辦理楊光勳械鬥一案。該

徹底究理。並將逆犯嚴緝。則根株自必早能禁絕。且此等邪教匪徒。祇應上緊緝拏。即有拒捕情形。亦不妨當時格殺。究非若勦捕逆賊。所當焚其巢穴者可比。乃署彰化令劉亨基。于案犯善惡。尙未分明。輒任胥役等燒其房屋。是地方官

緝捕奸民之事。竟至形同劫擄。以致林泮等逼令林爽文謀逆滋事。又于天地會名目。改爲添弟二字。有意化大爲小。巧詞掩飾。乃道員永福。臬司李永祺。後存將就之見。率轉完案。迨林爽文等聚眾抗官。恣爲猖獗。該署令亦束手無策。被其戕害。此其貽誤釀變之由。歷歷如繪。以此奸賊煽抗官。乃弗懼。遂致恣披猖。賊首久失捕。重臣率精兵。不可不嚴加懲治。以爲貪利殃民激變者戒。

三月成功速。叶鑒前並飭後。官方大籌度。叶福康安等率巴圖魯等百人。及川、粵、黔、楚勁兵。雖未及三月而

既鑒於釀事之由。不得不爲弭變之計。是以令福康安籌定善後事宜。惟冀此後。庶幾靖瀛疆。萬民安寢疇。官方整飭文武各員。皆以綏定地方爲念。則奸頑自化。而海疆庶可永靖耳。

命晉增天后徽稱詩以昭靈誌謝

尊封天后自先朝。輔昊安瀾恩久饒。近以臺灣靖兵燹。益知海舶佑神昭。望海自用兵以來。官兵配渡及裝載

安於上年十月廿八日申刻。在崇武澳放洋。一晝夜間。駛行千里。所有兵船百餘隻。於廿九日申刻齊抵鹿仔港。尤爲從

來渡海所罕聞。今奏大兵凱旋。海關察、普爾普等。分領巴圖魯等並川、粵、黔、楚、領兵大員。各帶本省官兵。由鹿

耳門。鹿仔港兩處配渡。俱即揚帆利涉。惟福州駐防一起官兵。內有領催蘇榜額等三十三名。於三月初七日乘坐哨船。已至港口。未上大船。陡起風暴。拋碇不。吹折篷桅。前鋒德福等四名跳過別船。蘇榜額等廿九名。未及過船。隨風

飄至大洋。兩日兩夜。幸不覆溺。初九日。于黑水洋地方。適遇許長發船自澎湖駛至。于是兵丁等遇救過船。俱得無恙。天后昭靈顯佑。益深欽感。飛來異鳥安無事。據福康安奏。蘇榜額等

險之際。忽有異鳥一雙。赤喙赤足。眉作金色。飛集船頭。頗甚馴熟。船戶等謂得神佑。必可無虞。既而果得遇救全生。過後詢之官兵船戶等。言之鑿鑿。並奏上年自崇武漢開船後。即聞船戶等傳說有靈異之事等語。向聞海上船隻遭風。其蒙救者。有飛鳥紅燈來船。即知萬無一失之語。以今驗之。洵有不爽云。渡後大魚忽有飄。又奏。領催、兵丁等。于過救過船之後。將軍裝搬運甫寬。呼吸之頃。數十人之性命。得呼救之頃。神之佑助。更為靈異。四字徽稱晉仲悃。天后靈應垂庇。佑民福國。康熙十九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字。此大用兵。仰荷神庥。屢昭助順。允宜增益徽稱。褒崇封號。因敬加顯神贊順四字。以隆妥佑。而抒誠悃。永資福錫萬民邀。

福康安奏臺灣地方甯謐情形詩以誌慰

地經兵燹撫為難。特勅良臣善後觀。臺灣賊匪滋事。福康安等于數旬之內。生擒二逆。勦除餘黨。因稱迅奏膚功。然民間以兵燹之餘。耕種失時。田畝荒廢。撫恤為急。並一切善後事宜。轉

須從容料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暫留彼處。次弟詳籌。為永靖海疆之計。府一縣三農事起。導和禁鬪戶民安。據福康安等奏。該處難民。漸次歸莊。其各歸農業。民間修復水道。繕葺房屋。亦已漸復舊觀。現在通衢市集。負販流通。往來如織。府城內外。演劇酬恩者甚衆。地方日就甯貼。人心實已大定。並曉諭地方官。嚴禁爭鬪之風。隨時化導。務在有犯必懲。當不致更滋事端。令

銷兵鑄未知謀永。又稱前後收繳刀矛。及各項器械數千件。俱改鑄農器。給與貧民。縛匪獻逃莫匿奸。現在緝拿餘方官均各上緊搜捕。即村民亦皆實力查緝。嗣又收獲賊目九名。並殺害同知王雋之逆犯張烈一名。匪黨陳意等二十八名。俱已審明正法。凡逃入村莊者。無不即時擒拿。且有該匪犯父母親屬。自行獻出者。可見民知畏法。雖至親亦不敢隱匿。賊匪根柢。無難搜查淨盡矣。福康安此次辦理一切。安詳周到。海嶠威揚人服勇。豈知為政更操端。

俱能得其要領。不特征勦之時。海嶠番民。服其威勇已也。

海嶠威揚人服勇。豈知為政更操端。

夏日齋居

昨曉為霖隨快霽。晚風陣雨送雲行。自前月下旬霖淫之後。麥田將屆收穫。即大田亦資長發。又宜晴曬。而數日內。間有駛雨。猶若陰晴未定。惟昨日曉雨旋霽。將晚陣雨片刻。今早天氣晴朗。

碧天今日纖翳淨。廣廈細旃峭爽生。農務莫教縈萬慮。人心那得有恆情。齋居政簡偏非簡。報

為之欣慰。

閱臺灣費細評。齊居幾務當簡。今早接福康安奏報。臺灣招募戍防。安設屯政。及殿

夏至日北郊禮成述事

土德欣逢四戊年戊月。是日己卯。五行又屬土。黃壇大祀呈。微躬蒙眷佑。厚貺錫安貞。去歲方鞠旅。上年此時。正調遣官兵。進

至避暑山莊卽事得句

曉蹕乘涼喜快晴。廣仁嶺過見巖城。青衿迎駕蔚文教。自丙申歲陞熱河廳為承德府。以所屬六廳為州、縣。乃

試中額一名。於是該誦之士。日益衆多。茲正值學臣金士松試畢。率諸生道左迎鑾。文教蔚興。為之快慰。赤子填街豫衆情。休養恆為計衣食。詰戡幸爾罷經營。去

夔夔戒滿盈。

永佑寺瞻禮疊辛丑詩韻

臺灣逆賊煽居居。惡也。見爾雅。駐此正籌鞠旅初。上年駐蹕山莊時。臺灣首逆尚未擒獲。惟於瞻拜神御之下。揚我國

威默籲祖。靖其瀛嶠首疏予。一心盼捷秋連夏。三月成功疾弗徐。去夏。予早慮及常青未能蕪事。即馳諭福康

隨命福康安等前往籌勦。未及三月。連擒首惡。殄滅妖氛。成功之速。無以踰此。詳見平定臺

恩七字壁間書。

永佑信哉蒙福庇。紀

四知書屋八韻

微隱顯為彰。柔卑高制剛。繫辭緣述孔。數典不因楊。回緬昨年事。幸哉此日堂。山莊正殿後室。皇祖題依清曠三字。而無顏額。去歲歸還。滯軍務。日於此召見軍機大臣。實因先事知幾。有合於豫之六二爻義。得以蔽功。因取繫辭所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意。顏其榜額曰四知書屋。卻非楊震之所謂四知也。肝宵籌塞苑。稂莠靖瀛壖。尤賴天恩賜。莫非祖烈揚。楣間題舊仰。檐外額新張。清曠山水德。明公撻伐方。清曠之名。乃寄情於山水之意。然水澄然而清。故明。山廓然而曠。故公。明與公。即為熙政詰戎之本。皆內知幾而推之為四知也。詳見所作記中。五言重衍義。兢業識毋忘。

署福建巡撫伍拉納奏雨水田禾情形詩以誌慰

兵後多凶年。此語古所有。臺灣雖海外。省同應共受。以此恆關心。為祝逢年阜。春雨早報活。麥收七分富。叶。閩省天氣融和。麥收較早。前據護撫伍拉納奏報。三月杪已屆二麥成熟之候。各屬除臺灣一府尚未據報到外。其內地六十州縣。收成八分有餘者。連江、羅源、甯化、歸化、壽甯等五縣。八分者。長樂、福清、屏南、永福、仙遊、將樂、沙縣、尤溪、永安、建陽、崇安、松溪、政和、邵武、光澤、建寧、泰寧、長汀、清流、連城、上杭、武平、永定、福鼎、直隸永春州、並所屬德化、大田、直隸龍巖州、並所屬漳平、甯洋等三十州縣。七分有餘者。安溪一縣。七分者。閩縣、侯官、古田、閩清、莆田、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龍溪、漳浦、海澄、南靖、長泰、平和、詔安、南平、順昌、建安、既甯、浦城、霞浦、福安、甯德等二十四州縣。合計通省麥收。七分有餘。該省當臺灣用兵之後。收成益為厚。念。茲雖未稱上熟。猶屬中。茲復馳奏章。時若利田畝。禾苗愈長發。蔬薯肯暢茂。茲又據奏。時屆首夏。高阜地。隨於四月十五、十六等日。連獲優霽。禾苗愈見滋長。園蔬番薯。亦俱暢茂。覽奏真堪慶幸。南瞻慶同民。不禁頻額手。納稼期尚遙。慎戒滿招咎。

永恬居八韻

片雲收宇外。遠界露峰尖。曲棧輕輿進。翠微樸屋瞻。琴書伴憩息。林壑入吟拈。迴憶昨年況。正籌海寇殲。

兩臣一忠効百勇萬軍兼。上年駐此時。正值籌勦臺灣逆匪。慮常青不能戴事。因令福康安馳赴山莊。親授方略。命

兵近萬人前往。二人果能同心共濟。未及三月。生擒林爽文、莊大田二首逆。餘匪亦殲。又調遣川、粵、黔、楚、勦

戮殆盡。於是海疆底定。人慶更生。何莫非陟降之靈。默為佑相。俾得成功如是之速耶。三月功成速。五爻利執古。祖

恩賴呵護。民務叶寬嚴。臺灣近年以來。文武各員。並不實心經理民事。是以奸頑屢有騷動。此次大加懲創之後。不

田、以及定界址、置員弁諸事宜。無不寬嚴允當。經久可行。自此千

里瀛壖。苞桑孔固。仰瞻皇祖御書永恬奎額。期與彼民副此至願云。敬仰奎文意。瀛疆佑永恬。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七

平定臺灣第六之五

詩三十一首

福康安奏報抵廈門登岸。並巴圖魯侍衛等皆平安渡海凱旋。詩以誌慰。戊申

往征進旅遲成速。福康安於上年十月。在惠安縣之崇武澳。候風十餘日。似乎遲滯。乃當此停泊之際。所謂四川屯練已齊。抵鹿仔港。因即乘銳長驅。未及三月。而全臺平定。因遲而轉以成速。神之佑助。已為靈異。迴渡登舟危得安。茲又據福康安於回抵廈門後具奏渡海情形云。於洋。距澎湖內澳。僅二十餘里。風息不能前進。礙索長至六七十丈。猶未至底。難以寄泊。即在洋面往來飄蕩。十二日午後。風浪大作。竟夜不止。船隻雖覺欹側。幸而安穩無虞。十三日晚間。即抵大擔門。所有隨從巴圖魯侍衛等。俱於十四日登岸。此次用兵。往來配渡船隻。大槩俱各安順。而福康安迴渡。瀕危得安。尤昭神護。要亦忠信之忱。得邀天佑。為之感慶。可識臣忠天必佑。益欽神護衆宵歡。除兇旋凱事全歲。吁慮宵禁念始寬。自願何修叨助順。持盈惟勵慎君難。

福康安、徐嗣曾、奏清查臺灣積弊。並酌籌善後事宜。詩以誌事。

善後瀛疆命重臣。臺灣逆匪。此次大加懲創。不可不詳籌善後事宜。以期永臻甯謐。福康安不特勇略夙著。堪以掃蕩切改弦。庶可永絕弊竇。並教宣撫渡由閩。福康安酌籌善後。惟一切弊端。究異地方專責。撫臣徐嗣曾。在閩久任藩司。別釐因其任內之事。是以預令渡海。俟福康安勦捕事竣。會商妥辦。付之海外。外弊叢舊。僅以肥瘠為心。不以整飭在念。而督撫大吏。又不一至其地。于是百弊叢生。蓋已匪朝夕耳。合以時

宜政改新十六條皆飭文武

茲據福康安、徐嗣曾奏。清查臺灣積弊。酌定善後事宜十六條內。如稽查操演。按期嚴禁搶奪械鬥。搜查戶口逸犯。禁止私造器械。懲治賭博惡風。開八里坌海口便商。嚴禁大小港私渡。設立舖遞船隻十條。自屬整頓營伍。綏戢地方要務。又如責成大員渡海巡查。准令道員奏事二條。則俱係預先有旨之事。因令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將來文武各員。果皆激發天良。實力遵行。萬千戶永晏民人。貪官劣將致債事。逆匪林爽文等。無則僻遠之區。政令一新。風氣潛移。瀛壖自當永靖矣。

擊山自作。然節據福康安、李侍堯。參奏總兵柴大紀縱兵牟利。廢弛戎行。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基。董啓埏。知縣唐益。程竣等。肆意貪婪。不恤民隱。以致奸頑既無畏忌。轉得藉口。日久釀成大案。原其債事之由。殊堪憤恨。然而事後方知整飭。殊愧己。事著方知愧亦真。前之失于覺察矣。

題戒得堂

書堂述祖額檐開。肯構而今亦久哉。已是居安九年閱。曰惟謙益一言該。有無形著後記悉。辛丑作戒得堂後記。謂前記言其欲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後記言其已得者無形。得與失任己。其過大。平伊犁。平回部。靖金川。皆已得者。而曰無形。蓋言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即潛伏于其中也。以此慄慄戒懼。日慎一日。若今歲之臺灣。三月歲功。緬甸之萬里入貢。當亦仰邀上蒼鑒予。夙昔不得已而用兵之心。乃益招茲寵眷耳。覆載恩叨此日培。平得臺灣順得緬。莫非篤念戒中來。

賜凱旋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宴即席成什

去年此際未登程。歲績今朝凱宴迎。來往算仍先一月。福康安于上年八月初旬。由山莊奉命前往督勦。今以七月望後凱旋來此。復命計期。尙未及一年。馳驅

真是賴羣英。國威海嶠揚惟烈。祖德山莊佑實明。迴憶旰宵斯擘畫。不徒勞耳慰猶誠。慰中豈不自懷慙。

何致愚民蹈法甘。論武邊防乃就弛。曰文諸吏率爲貪。臺澎設立總兵、道、府大員。如果皆能實心整頓。奸匪何由匿跡。乃武職不以操防爲事。文職專以肥瘠居心。

于是彼此牟利。遂致吏治兵防。日以廢弛。而逆匪無所顧忌。竟至釀成大案。債贖方悉誠吾過。伏鎔奚辭信彼堪。逆首林爽文等滋事之始。總兵柴大紀。始則以回郡調兵爲辭。繼則遷延不即前

往勸賊。方以困守諸羅。邀予憐憫。及福康安等至彼。方悉其債事之由。已令革職。解治罪。彼實不能巧言置辯也。善後雖云大端定。猶餘廬念望東南。福康安於平定臺灣後。命留彼詳酌善

後事宜。大端已定。惟是有治人無治法。因思普吉保於臺灣總兵。名望未足以資彈壓。而奎林獲咎尙輕。其操守訓練。乃所深信。即令往代普吉保為總兵。庶可望其整勵戎行。俾東南海隅。永臻甯謐。

善後詳陳十六條。用斯兩月駐成遙。臺灣善後事宜。必得福康安之忠誠明練。方可籌畫。及詳陳事宜十六條。扞猷山

海安萬姓。錫宴君臣會一朝。念汝父嘗愜懷永。視如子合受恩饒。受恩饒處人知否。不嗜殺邀天惠昭。匪

林爽文等。固屬罪大惡極。然亦有良民被其迫脅者。悉予誥誅。亦殊可憫。漸行時。因即詳戒以脅從罔治之義。而福康安果能體予之心。專意生擒渠魁。惟抗拒者痛加勦洗。凡歸降者概從寬貸。即此不嗜殺一念。乃其克膺恩眷者也。

西域金川宴紫光。臺灣凱席值山莊。敢稱七德七功就。予自即位以來。弗敢輕言用兵。然前以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誅王倫。射蘇四十三。洗田五。及茲俘林爽文而

七。要皆不得已而用之。故皆仰邀天鑒。俱獲成功。又報一歸一事償。往歲緬甸之役。亦由事非得已。彼時將計日戡

若唐太宗之修陳七德。以為己功。則實自慰耳。事。予以水土惡劣。憐我將士多受病者。適緬甸國事孟限進貢稱臣。是此一事。雖未就于當年。而此日之歸誠。亦可償予夙願矣。戒滿持盈增惕。永安民和衆

繫懷長。養年歸政。應非遠益。此孜孜勵自強。

事定

事定閒迴事始思。慎哉惟是在行師。要於不爽鑒人品。上年黃仕簡渡臺灣。勦捕逆匪林爽文等。乃以病後昏憤。

青為總督。而以常青代黃仕簡。安知黃仕簡不且為賊裏去。及常青至彼。亦未即能剋期勦洗。因于八月間復命福康安。

海蘭察等。率巴圖魯領百餘人。及川、楚、黔、粵之兵。前往生擒逆首。迅奏成功。然常青在彼數月。當賊勢猖獗之時。

尙能保守府城。不至僨事。是以此時來京。仍令為都。亦弗曾輕受彼欺。總兵柴大紀。在諸羅數月。屢奏被圍忍飢困

統。予于諸臣功過。鑒別悉本至公。權衡不肯以私。守情形。覽奏深加憐憫。恩賜伯爵。以示寵眷。乃無意之間。于德成自浙勦堤回京復命時。詢悉柴大紀之聲名狼藉。隨命福康安、李侍堯等查訪。廉得其平日種種貪婪。廢弛營伍。以致賊匪得以肆逆。及在北路閱兵。一聞林爽文滋事。不即調兵殲賊。轉回郡城。嗣兵既調齊。又復

法備延挨不進情事。此亦天理昭彰。悉令敗露。因命擊解來熱河廷訊後。即行正法。究亦不至受其欺蔽也。此日已經成凱宴。去年猶未啓程時。在山莊始奉命前往。茲于七月十六日回山莊凱宴。計期尚未及一年。海疆者定誠神速。天眷躬承勵惕寅。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三月成功速且奇。紀勳合與建生祠。垂斯琬琰忠明著。消彼萑苻志默移。臺地期恆樂民業。海灣不復動王師。曰爲曰毀似殊致。近年以各省建立生祠。最爲欺世盜名惡習。因令嚴行飭禁。並將現有者概令毀去。若今特命之內。掃蕩無遺。全部之民。咸登衽席。此其勳績。固實有可紀。且令奸頑之徒。觸目警心。亦可以消消狼戾。是此舉似與前此之禁毀。跡雖相殊。而崇實斥虛之意。則原相同。孰能橫議。且勵大小諸臣。果能實心爲國愛民。確有美政者。原不禁其立生祠也。崇實斥虛政在茲。

中秋疊去歲韻

歸政春秋七弗賒。山莊度節似京華。迴思籌筆難除逆。茲幸銷兵早靖遐。上年此時。正值籌辦臺灣軍務。今歲當此令節。大功久已告成。又幸秋稔可期。喜與塞上吾民。同欣玩賞。佳興固自不同也。坂穀稔登塞上室。林枝都作月中花。百年休養人民鬯。靜聽笙歌萬姓家。

護理福建巡撫印務伊轍布奏報雨水收成分數詩以誌慰

寅亮誠憐舊督賢。李侍堯歷任總督。素稱能事。上年因剿捕臺灣逆匪。調任閩浙。駐劄廈門。辦理軍儲。一切俱能迅速周妥。隨即加恩賞還伯爵。以示寵眷。詎意秋間以肩背生瘡。遂爾流逝。深爲憐惜。撫臣海外未言旋。福建巡撫徐嗣曾。上年渡臺。經理糧餉事務。既大功告成。所有善後事宜。雖經福康安于回京以前。俱已立定章程。然臺灣甫經平定。不可無大員在彼安輯撫綏。據奏。年前當可旋省。而此時則尚未內渡也。即真新簡方登道。前因李侍堯病勢未能卸任。已命福康安馳往暫行署任。嗣得李侍堯之信。因念海濱甫定。非簡川重臣不可。而福康安威名已著。即令補授閩浙總督。實于地方有裨。但登途未及一月。計程尙未至彼耳。

護理因之得奏箋。藩司伊轍布現在護理撫篆。地方事務。例得陳奏。禾稻秋收八分上。原田雨澤七閩全。伊轍布奏。福建省城自九月十

亦俱獲霽澤。並奏報收成分數。九分有餘者。永安等四縣。九分者。順昌等十二州。縣。八分有餘者。屏南等十

三縣。八分者。閩縣等三十一州。縣。七分者。福清等四縣。核計通省實在八分有餘。糧價平減。民情甚為恬適。總戎

安渡鹿仔港。乃繫苞桑釋遠牽。七月間。命奎林往代普吉保為臺灣鎮總兵。已經數月。總未得抵任之信。為之憾念

由陸路赴崇武澳守風。嗣於十月初九日放洋。十一日已抵鹿仔港登岸等語。渡海守風。亦事之常。但奎林不即據實奏聞。以慰廑懷。殊屬不曉事體。今得確信。且慰且飭之。

嘉平廿一日於西苑觀年班各部。並臺灣生番。示以冰嬉即事得句。

賀正近遠畢來同。撫諭憑輿言語通。今早往西苑用膳辦事。所有年班藩部。暹羅貢使。向於西苑門外迎謁。今歲並

古。回部。則予素習其語。不待舌人之傳也。西北新番稱舊僕。四衛拉綽羅斯部。和碩特部。都爾伯特部。東南捕鹿學賓鴻。上年福康

灣逆匪。生擒逆首林爽文。莊大田。其時內山各社生番。遵檄協力効命。頗為踴躍。當即厚加賞資。旋據福康奏。各

番日情願來京謝恩。嘉其誠懇。因允所請。茲屆熬總社番頭日。薩為哇哈。及所轄六社番頭。阿巴里。各

及所轄八社番頭。大武壠總社番頭日樂吧紅。及所轄五社番頭。德備山總社番頭日加六賽。及所轄七社番頭。並通事。社

丁共四十二人。班迎西苑門外。隨入西苑賜食。並令與觀冰嬉。該生番等平日以捕鹿為業。山野之性。居然拜跪如禮。

而形色亦俱極恭敬。已命於職貢園增繪補編。以誌國家撫御廣遠。益勵欽承帝佑。

吳恩蒙。冰嬉仍寓詰戎訓。苑觀都懷奉朔衷。眾喜康強頌四得。獨深虔敬

紫光閣賜宴外藩作已酉。紫光曉日射觚稜。嘉宴屏藩例事仍。縱目宜農積冬雪。殷心保泰凜春冰。漠陞新部肯儀熟。土爾扈特。都爾

新附。然已屢值年。臺嶠生番許惠承。臺灣屋簷。阿里山。大武壠。德備山。四社生番頭日三十餘人。上年隨福康

班。拜跪俱能如儀。安協力勦賊。甚為出力。茲願赴京瞻觀。是日併予入宴。以嘉其向化之誠。

德薄慚蒙天貺屢兩番戰勝又圖增上年一歲之中。臺灣、安南。兩歲大。俱令於關中補繪戰圖。用昭吳貶。

臺灣戰圖補詠四首

丙戌年曾為西師戰圖補詠六首。序而行之。蓋其事歷五歲。地逾萬里。部為兩類。故久稽博訪。而後圖成。茲臺灣之役。雖越重洋。至內山。撫生番。然成功未至三月。全師凱旋。前席親詢。歷歷明明。故前已詠而後茲補。隔歲而歲以全。雖然。余更有深懼於斯者焉。二逆僭理倡亂。天監昭然。其取滅亡。固不待數計而龜卜也。然而林爽文既入內山。欲南赴莊大田。忽自疑而北返。是一奇也。林爽文當大里。代既破之後。

向南通至集集埔、小半天山等處。當欲直赴南路。與莊大田合井。因福康安於南路阿裏山等處。派兵預防。既逸。並屢次擊獲林爽文、莊大田通信之人。賊人彼此既不知去路。而林爽文似又不甘投奔莊大田處。且其始本欲以內山為遁跡之所。以為官兵必不能窮追至此。於是遲疑向北。復至生番獅頭、屋寮等社。不知福康安先已厚賞諄諭各社。協力同緝。追奔數百里。勦殺萬餘人。遂於老藪崎地方。將林爽文擒獲。莊大田實近海

而弗逃海。以入內山。又一奇也。莊大田聞福康安帶領巴圖魯。及各省勁兵過海。亦知畏懼。惟不能得北路林爽文消息。是以尚復窺伺府城。但當大兵南下之時。莊大田在鳳山一帶。距海甚近。意其必即赴海逃遁。以圖倖免。乃又被官兵追殺。至極南鄉嶠山內。而各社生番。俱受福康安預飭。非惟不敢容留。並且一同堵截。於是官兵分隊四面合圍。將莊大田及其大頭目四十餘人。一並生獲。即此足驗上蒼佑助也。

幸而福康安預諭內山生番。厚與賞項。故內山之番。皆為我用。二逆皆為番所遮。以就我兵之擒。是豈人力哉。天也。上天佑予。並佑予所用之臣。所發之兵。不有圖形紀勳。以旌其勞。亦非所以答明賜而示後昆也。且福康安者。故大學士傅恆之子。而孝賢皇后之姪也。使不能成此功。朕必重罪之。今幸成此大功。愜予之望。不重賞以表忠。則予為矯情。其何以勵衆臣哉。故予之愜願在茲。懼懷亦在

茲觀斯文者。其庶幾有以諒予乎。亦庶幾有以知予乎。

大埔林之戰

諸羅圍解。卽進攻斗六門。賊匪萬餘。分據大埔林各莊。阻截道路。福康安令普吉保等進攻大埔林。鄂輝等進攻大埔尾。海蘭察等率兵馳射。克其中林。於是大埔林、大埔尾同時並潰。追奔二十餘里。殺賊六七百名。鎗斃賊目十餘人。賊氣遂奪。

諸羅圍解。迤南通。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八日。既解諸羅圍後。自山麓以至潮海村莊。爲賊所佔據者。卽日奮勇勦殺。全行收復。而普爾普亦卽將迤南至府城道路打通。於是大兵得以專力直攻斗六門。奪賊要隘。斗六門當所必攻。不與暇。因操勝計。破其堅。乃易成功。路經三埔。皆酣戰。賊擁于羣。尙肆誑。大膊大鞞消頃刻。雄風何異捲飛蓬。

集集埔之戰

賊巢旣破。林爽文同賊夥往來水沙連之水裏社等處。預爲退守地步。而集集埔爲入山要路。地形斜夾。南北兩山中。橫大溪。名濁水溪。沿溪數萬畝田。藉此灌溉。賊匪壅遏溪水。旣爲迫脅良民之計。並壘石陡壩上。阻溪自固。及官兵至溪。賊約萬餘人。蔽壩發火器。官兵排鎗前進。兼用大礮。斃賊甚衆。海蘭察等乘馬浮過。福康安等督催官兵齊進。人人泅水徑渡。直搗賊壘。自入內山。戰功此爲第一。

攻開大里逆潛逃。領衆追踪佈置牢。齊率健兵涉溪險。別差精騎據峰高。賊匪固守集集埔。駐於北山草嶺。設卡自防。福康安派令普爾普、許世亨等。由山路進攻。及官兵過溪。普爾普等亦攻克草嶺。前來會合。痛加勦洗。有奔無路賊投水。官兵即克集集埔。雖將溪水當時開放。而一時不能盡。其老幼婦女。不及奔避。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恩并威行士飲醪。此是內山第一戰。首兇將逮釜其膏。

大武壠之戰

小半天山戰勝之後。林爽文旋即就擒。福康安遂移師而南。圖勦莊大田。維時南路賊匪屯聚大武壠山內。於是有大武壠之戰。

首逆已從內山獲。次惟南路大田莊存。北路林爽文雖已就擒。而莊大田在鳳山一帶。尚復窺伺府城。設令事急逃海。逃逸。勢難捕獲。遂後福康安令烏什哈達帶水師戰艦。紀其去路。並即

生擒大田。真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當車尙作螳臂計。武壠空傳蟻陣屯。福康安詢知南路賊匪屯聚大武壠山內。令鄂輝、許世亨、鎗擊抵禦。官兵撲上山梁。擊下。趕過大武壠河。殺賊三百餘名。生擒一百餘名。適普爾普亦由內山、大埔等處。搜勦至大武壠隘口。帶領格額額等分路迎賊。斬首四百餘級。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黨旋即潰散。攔戾破堅千隊奮駭。驚隊竄一時奔舟。師更遣預防海。餘狼林爽文為狼。莊大田則狼也。真成釜底魂。

枋寮之戰

餘匪目大武壠南下。復在枋寮聚集。福康安至埤頭。即令海蘭察、鄂輝等進勦。福康安沿途搜捕。隨後接應。殺獲無算。莊大田勢已成擒矣。

枋寮武壠比隣接。敗後賊人聚守岑。頗解沿山截後路。那防勦隊出深林。正月二十六日。賊匪二千餘人。沿山抄截官兵後路。海蘭察與賊遇。

即分程克登阿、梁朝桂等備賊南來。分計世亨、六十七、烏什哈達等回兵迎擊。而自由山蕪園內出其不意。橫衝賊陣。射死賊目十餘人。殺賊三百餘名。乘勝追至海岸。復殺賊一千餘名。其餘自行投海。及擠入海淹斃者。不計其數。奪獲馬、匪、鎗、器械甚夥。蜂屯蟻雜都喪膽。倡亂逞奸爾悔心。投海沙蟲不計數。大田山竄待生擒。莊大田若使預逃入海。當亦無計窮迫。惟其奔竄內山。于是福康安令巴圖魯等。分隊合圍。不啻待擒。伏法。可知覆載不容。斷難漏網。有若陰奪其魄者然。

上元燈詞

三五原應是此宵。時人置望在明朝。正月望在十六日。冰輪雲裏還小畜。是日陰。屈以為申理自昭。

幾平望示冲道則宜。幾作平聲。言欲望而未也。示冲。見謝莊賦。究當此夜有燈詞。順時行慶寧娛己。為祝吾民福履綏。

旬五象天六爻衍。九三為望泰來時。班固以正月望為乾之九三。如云觀象玩辭吉。敢懈思艱圖易致。

魚鱗傍晚隱斜陽。景輦山高與水長。樓名。此地寬敞。每歲燈節。於此陳火戲。凡外藩年班入覲者。俱令同觀。致戒循環詠排卦。大人休否繫苞

桑。

乞漿得酒月初寅。百歲熙和帝里春。燭朗元宵輝辦物。副名此樂稱去聲同人。

聯情中外異常年。海嶠新番命入筵。福康安前年過臺。勸除逆匪。嗣林爽文等逃入生番界內。福康安恩威並施。各生番俱能効命協捕。送即生擒二逆首。蕩平餘匪。當即厚加賞賚。旋據福康安

奏。屏茲。阿里山。大武壠。傀儡山大社。頭目及番目等。願無入覲。既允其請。茲並令與觀燈火。以示寵異。燈舞排成書大有。望之顯若更愜然。慶豐大有。豈易得乎。

今夜金吾不禁嚴。星橋火樹月明簾。火戲名。祠膏汎粥任民俗。肝食宵衣鞏已謙。

銀花爛夜明爭月。爆竹通宵般似雷。豫與天權宣奏香。達。鸞飛蠕動樂春臺。

福康安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燹後七閩常切念。欲蘇民氣要農功。臺灣經兵燹之後。惟藉雨暘時若。通省雖曾被澤仍愁小。斯乃渥霑可冀。

豐。前據福康安奏。福寧等府雖有得雨之處。尚不能深透。已飛飭各屬開倉平糶。井虔誠祈禱等語。茲據奏。省城地方。二月初三日戌刻。雷雨交作。淋漓達旦。復於初四日傍晚起。至初六日止。連次得有大雨。時作時止。連綿不斷。現

在雲氣尚隨。查勘高田入土五六寸。低田七八寸不等。所種各屬有無隨驛問。西湖疏濬得舟通。又據奏。近省福

麥苗。一時芘發。此大得雨。極為霑足。春田可望稔收。其未報之處。是否同時霑澤。俟查覆到日續

均皆普被。漳、泉、臺灣等府。及龍巖、永春二州。亦具報各得透雨。貧民趨事赴功。極為踴躍。閩閩益覺恬熙。榮

奏。至近省之西湖。挑濬工程。不日即可告竣。現將城河飭令接續趕辦。自能仰體予懷。實力撫循也。

門擇要移兩粵。諭撫勤宣勉代工。福康安在閩。於民事頗為盡心。祇因粵西有應辦軍務。不得不令福康安調任兩

臺灣提督奎林、布政使萬鍾傑奏報生番虔請赴京祝壽詩以誌事。庚戌

生番巢內山。化外教無頒。靖逆嘉力助。朝正厚賜還。前福康安等帶兵勦捕臺灣逆匪林爽文、莊大田。時內山生番

等社生番。於五十三年臘月入。路三胥羨社。呼萬願隨班。茲奎林等奏北路之獅仔等四社。中路之八洞關等四社。南路

觀朝正。因優加宴賽遣還。於三月內風浪恬。雖曰弗關政。國威邇海寰。靜時內渡等語。

臺灣提督奎林等報收早稻八分詩以誌慰。

五月收早稻。地方致鮮同。各省早禾。每以六七月為收穫之期。惟臺灣郡地氣較暖。茲已欣接民食。況復穫中豐。

閩郡仍資濟。據奎林等奏。該府雨暘時若。早禾芘茂。除臺灣一縣不種早禾外。餘一廳三縣。均與計。早稻收成共

濟。覽奏實。海疆早偃功。相於謹武備。臺灣歷任總兵。率多營私牟利。以致武備廢弛。自逆犯林爽文等就獲之後。命

為欣慰。奎林以提督銜任總兵。嚴加整頓。奸民盜匪。胥就捕獲。海疆自此可長享綏靖。

之福
永靖愜深衷。

閩浙總督伍拉納奏報早稻收成九分有餘詩以誌慰。

昨歲漳泉略歉收。麥秋今夏稔稍酬。上年閩省多收未能豐稔。夏間又以漳、泉、得雨較遲。雖高田尙可補種禾苗。而早稻收成。合計通省僅七分餘。今夏麥收。據伍拉納等奏。八分有餘。民氣已徵。茲當早稻登場際。合計九分入困優。伍拉納接次奏報。該省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早禾暢茂。茲據奏。早稻九分有餘者。閩縣等一十七縣。九分者。侯官等三十九州、縣。八分者。漳化一縣。七分有餘者。鳳山一縣。統計通省。實共九分有餘。現在糧價。有減無增。農民歡欣。地方俱極安靖。兵燹久消。民氣樂盜風嚴。緝旅行謳。自臺灣逆匪平靖之後。小民得安耕墾。奎林等又復嚴緝洋盜。大加懲創。商販流通。毫無驚慮。蓋年穀順成。荏苒不生。閩閩自形和樂。即此可爲治安之術耳。因之悟得治安法。祇在祈年念裏求。

臺灣總兵奎林按察使萬鍾傑奏報早稻收成八分詩以誌慰 辛亥

海疆雜處民風。彈壓亂後資大僚。臺灣當逆匪林爽文等就擒之後。餘匪竄匿。尙須勦捕。因命奎林爲臺灣總兵。前住彈壓。並搜獲餘黨。以絕根株。邇年驚風漸息。各安耕後。兼之連歲有收。閩閩元氣可復。邇來俗略減儉。正宜休養農務。調其地候。暖收更饒。茲稱早稻中稔。邀淡水一廳、漳化一縣。雨澤調勻。早稻頗爲茂。即中路之嘉義。有路之鳳山。雖雨水少缺。尙有內山水源。可資灌溉。復於四月廿一日。南北兩路。均報得雨。早稻正當結實之時。更資飽綻。現在陸續登場。據各屬分晰稟報。除臺灣一縣土性浮鬆。尙不種稻外。其餘全部一廳三縣。均算收成。確有八分。米價平減。地方極爲寧謐。嗚雨時若協氣。昭閩閩安堵。盜賊消幸哉。南顧慰遠翹。此方望雨仍心焦。

臺灣提督哈當阿道員楊廷理奏報早稻收成八分有餘詩以誌慰 癸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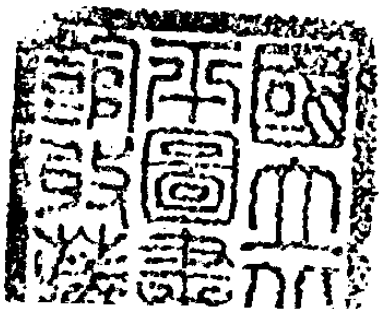
一廳三縣屬卻廣。早稻八成報有餘。臺灣南北兩路。今春自栽插早禾以後。場雨應時。禾苗暢發。茲據哈當阿等奏。本年節候較早。各處早稻。俱已成熟。陸續刈穫登場。除臺灣縣土性浮鬆。向

不種早稻外。其淡水一廳。及鳳山、嘉義、彰化三縣。通計收成。共八九分有餘。現在米價平減。市野恬熙等語。

魚米鄉仍資內地。臺灣一地。內稱魚米之鄉。歲獲豐收。內地漳、泉一帶。每年資其糧運接濟。

閩閩風久靖安居。該處自逆匪林爽文等就擒之後。數年以來。撫茲海晏年豐。彼益切戒。盈畏滿予。北塞南瀛。幸

時若。今歲各直省麥收。多在八九分以上。邇日巡幸。暑山莊。歷覽塞外農田。亦極芑茂。自北及南。雨暘幸俱時若。寸衷益增感惕。惕然方寸敢舒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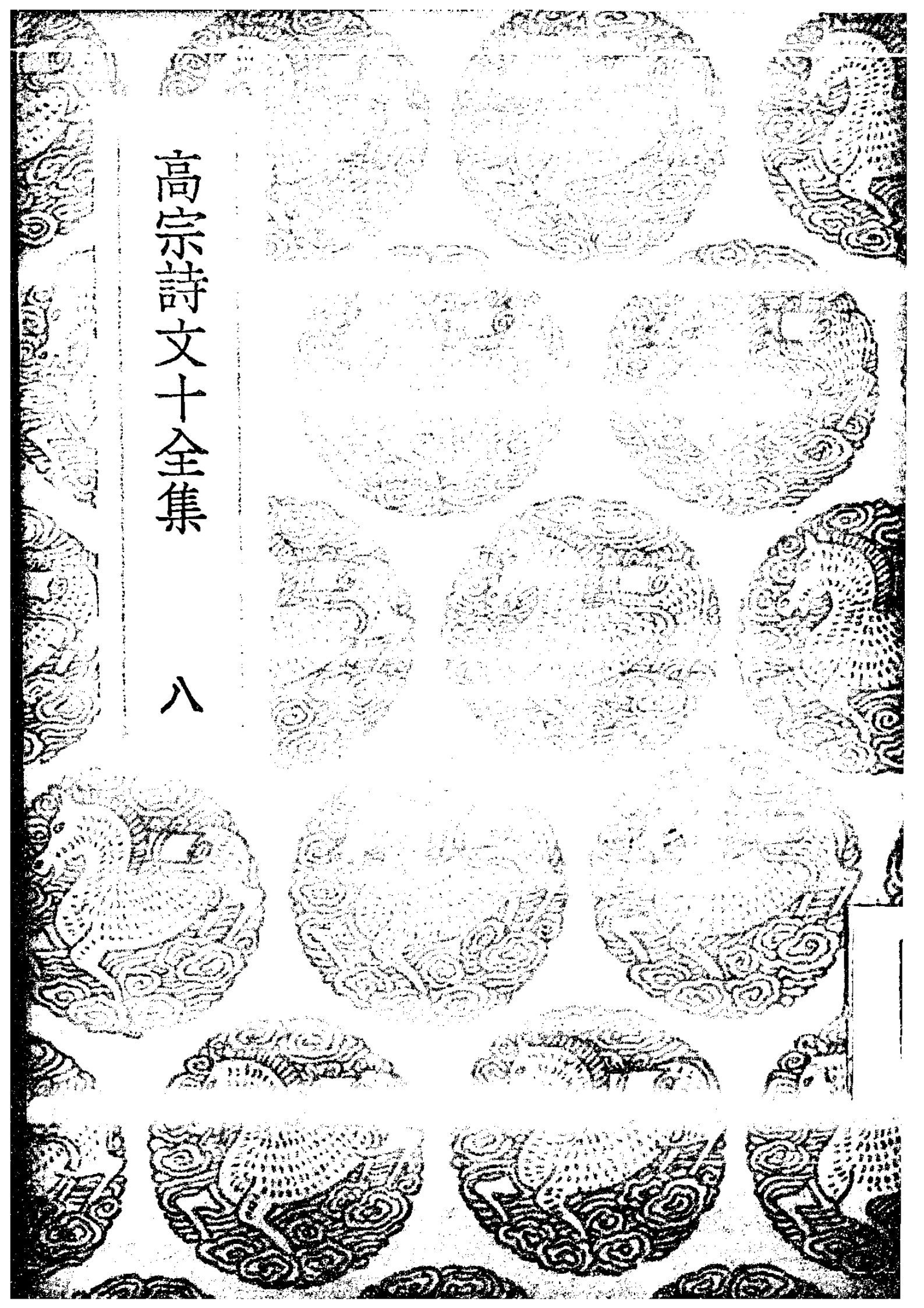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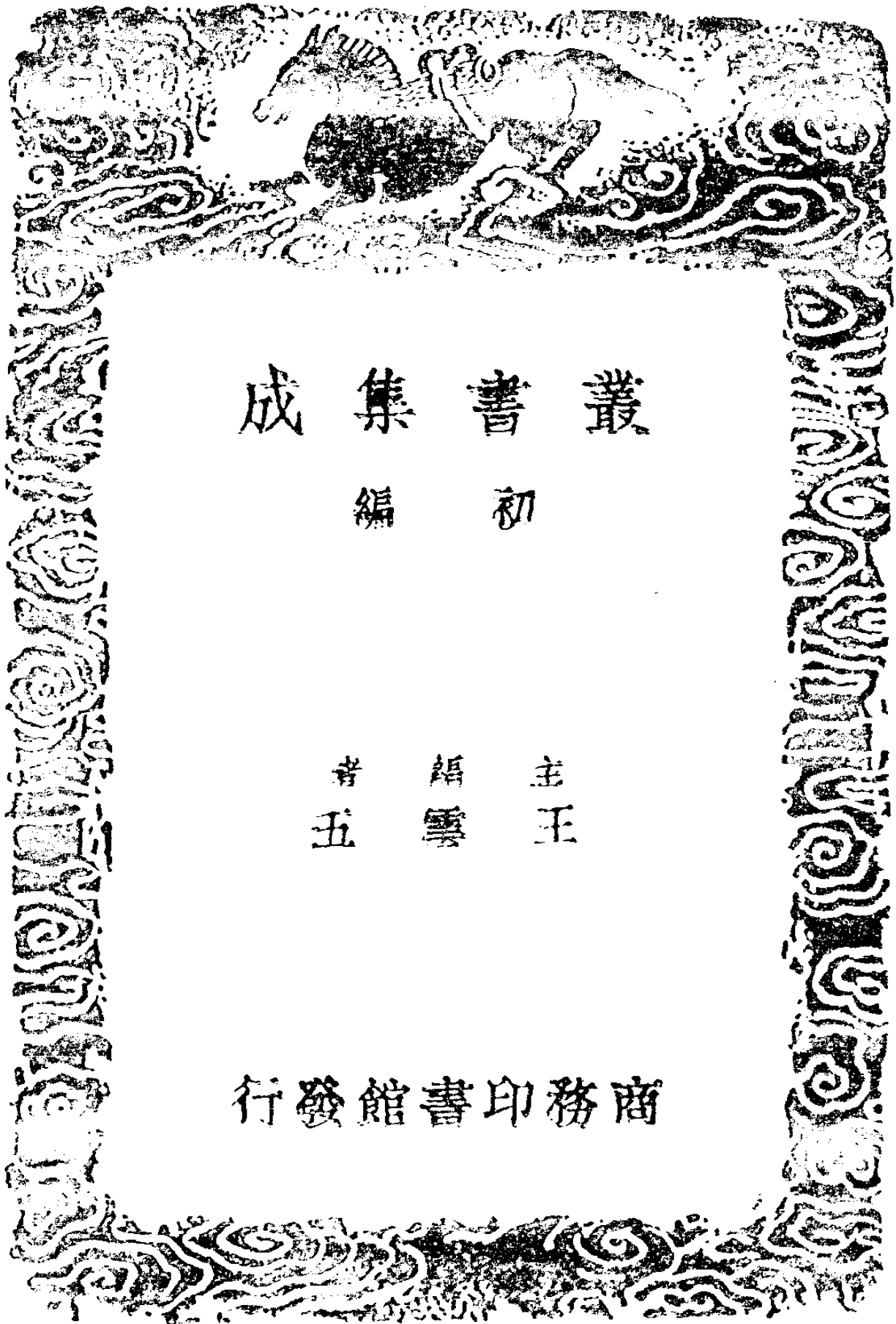


83
4
2185

高宗詩文十全集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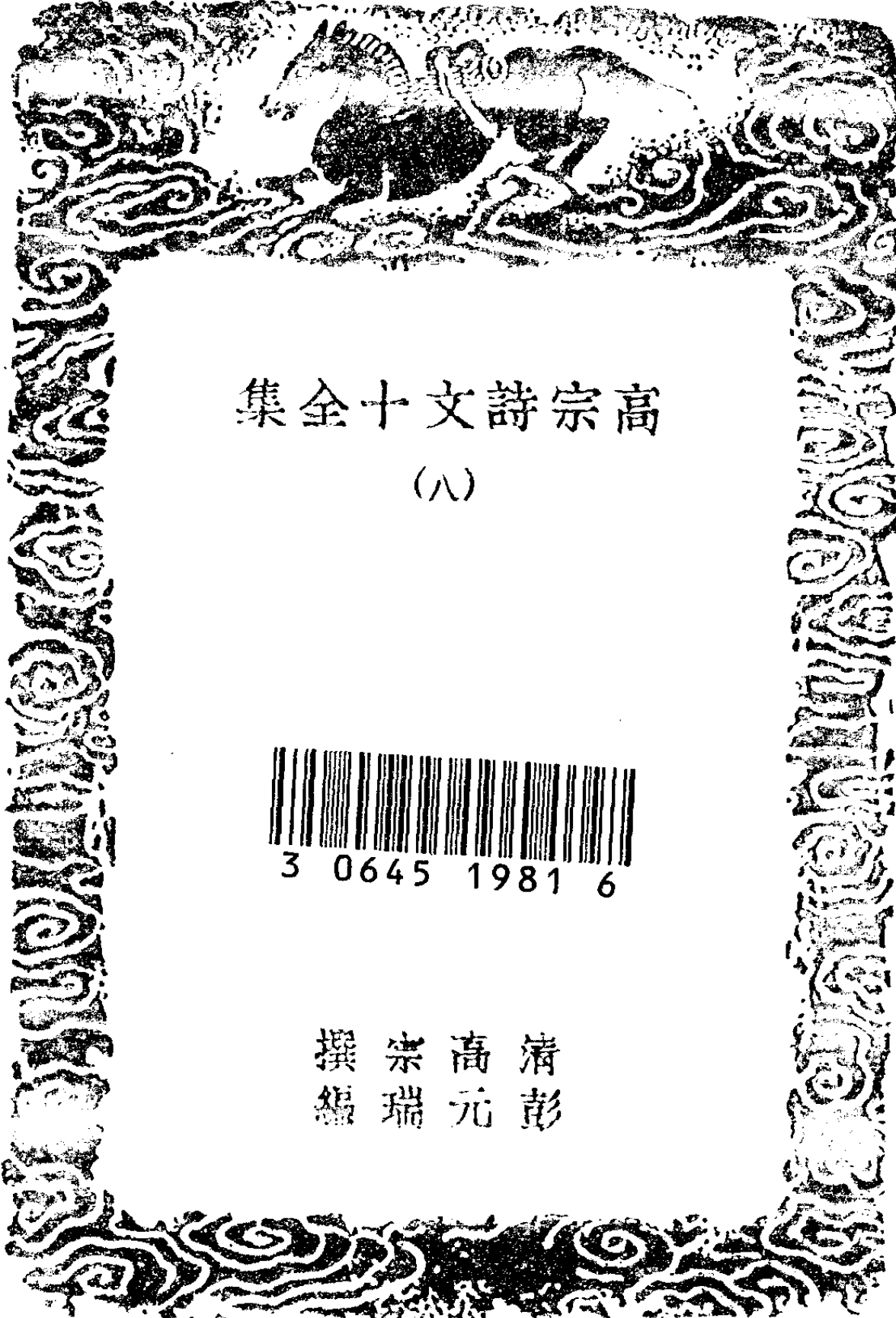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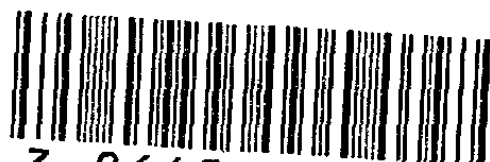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全集

(八)



3 0645 1981 6

高宗 撰
清元 編
高宗 撰
清元 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八

平定臺灣第六之六

文三首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戊申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專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慙弗蕪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向之三予惟深感天恩蒙厚貺次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茲臺灣逆賊之煽亂乃卒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率鮮卅歲甯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爲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



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卽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爲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勦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黃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南北互相觀望兩月餘，遂至與賊以暇。日以滋蔓，幸予于正月初旬，值李侍堯入覲，卽命往代常青爲總督，而命常青代黃仕簡，又隨命藍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郡城於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棄城敗歸，立卽置之於法。常青適於初九日到郡，整頓兵威，屢挫賊鋒。郡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卽到，則郡城必失守。仕簡或被賊獲，皆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爲遲也。既而常青祇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啓予衷，於六月卽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卽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常青雖固守郡城，未能親正籌會勦，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內早令福康安來觀熱河，卽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馳赴圍省，並預調川、湖、黔、粵精兵近萬人，分路赴圍。維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藥，道梗不能運送。若非天啓予衷，及早命重臣，統勁旅前往，幾至緩不濟事。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爲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略定而啓行，又以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遮至崇武澳停泊，似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二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內頓解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夫遲之在人，而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昔年開惑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明慎用兵，則予爲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天命，屏己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軍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尙

健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大勳。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鑒乎。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言。獨申予之不得已用武。又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家以正月朔旦值剝蝕。爲兵戈之象。遠者固莫考。自漢至明。屢逢其事。然亦有驗有弗驗。元旦日食。自漢迄明。有四十七。其本係政治廢弛。及僭竊僞朝無諭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旦日食。其年俱皆靖無事。至宋仁宗四十餘年之中。元旦日食者四。最後嘉祐四年。亦無事。此其弗驗者也。惟寶元元年。元昊反。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僭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元旦日食。是年廣西上思州土官黃璽許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此其有驗者也。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予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剝蝕。亦可竿而定也。既定矣。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懽悅之間。且亦乏計。預使之必無也。若使之無。是爲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召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多移閏曲避之術耳。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遲不失於應幾。速不失於不達。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幾乎。夫行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略之書。書成。卽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爲之序矣。

四知書屋記

揚震四知千古以爲名言。而予以爲書屋之名者。非襲其跡也。彼其卻王密之賄。廉則廉矣。然而小哉。爲

人君者亦無其事。予之所謂四知者。蓋引孔子繫辭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義。內以正心。外以勅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朱子疏此。以爲釋豫六二爻義。且文王繫卦。卽曰利建侯行師。周公繫六二之爻。則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是三聖人之意。胥示以明慎。用兵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可不審乎。予昔著遲速之論。雖約略言之。而未闡三聖人之訓。行師貴知幾。親切著明若是也。蓋微柔陰也。彰剛陽也。陽動而陰靜。動無不由靜。彰無不由微。剛無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剛。微能拚彰。靜能勝動。此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本義。正心勅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深知。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宜何如其凜凜哉。因思避暑山莊正殿後室。皇祖題之爲依清曠於楹間者。實理事召見羣臣之所。去歲籌畫臺灣諸務。日或三四覲軍機大臣於此。茲幸賴天佑。彰國威。定海澨。實因先事知幾。得以有成。不可不識其事。且御筆祇題屋內楹間。其外檐實無額名。因卽以四知書屋之名。額之檐間。更思依清曠。似寄情山水之意。無涉熙政詰戎之爲。而予則亦有說焉。夫水澄然而清。故明。山廓然而曠。故公。公與明。非熙政詰戎之本乎。由知幾而推爲四知。又豈外清與明。曠與公平。是則奎文三字。非示萬世以熙政詰戎之大法乎。則予題四知於書屋之檐。不亦宜乎。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勦滅逆賊事。可稱歲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肅清臺灣事。方稱臻盡善。二逆狼狽爲奸。

得一而不得二。餘孽存，尙慮其萌芽。且彼旣聞首禍被獲，則所以謀自全而倖逃生，入山固易，追赴海則難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屢申飭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慮其入山，而慮其入海，則追捕甚難。因屢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隨時預勅。茲福康安盡心畫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無不移舟設卡，因聞莊大田帶同匪衆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經番衆極力抵禦，復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察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擒一百餘，追至柴城，賊愈衆多，然恐攻撲過急，莊大田或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數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至，沿海進圍，水陸合勦，自辰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羣賊奔潰投水，屍浮海如雁鷺，而獨莊大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力哉，天也。二逆以么麼小民，敢興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爲全美。斯皆生致闕下，正國法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蘭察等畫謀奮勇，不負任使，固不待言。然非天佑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更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日。於閏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餘黨悉剿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開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

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爲迅速矣。夫逆賊入內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遵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藍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百巴圖魯。攻堅陷銳。遂得前後生獲二囚。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誤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常青之總督。則軍儲必誤。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將軍。則成功必遲。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上天之所以啓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之所以深感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自斯以後。所願洗兵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慎一日。以待歸政之年。庶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娛老自怠。所爲猶日孜孜。仍初志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三十九

平定臺灣第六之七

文二首

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有序。戊申。

近著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以爲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耑文。王倫、蘇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薙其功。若茲林爽文之勦滅。介於六事之間。雖弗稱大事。而亦不爲小矣。故其次三訖未紀勦圖像。而茲福康安、海蘭察等。渡海搜山。竟成偉勦。靖海疆。吁。亦勞矣。不可湮其功。而弗識。故於紫光閣紀勦圖像。一如向三大事之爲。然究以一區海濱。數月底績。故減其百者爲五十。而朕親製贊五十者爲二十。餘命文臣擬撰。一如上次之式。夫用兵豈易事哉。昔漢光武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爲白。況予古希望八之年。鬚鬢早半白。而拓土開疆。過光武遠甚。更有何冀。而爲佳兵之舉。誠以海疆民命。不得不發師安靖。所爲乃應兵。非佳兵也。然亦因應兵。非佳兵。幸邀天助。順而成功。速此予所以感謝鴻貺。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又不能已於言者也。昔人有言。滿洲兵至萬。橫行天下無敵。今朕所發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纔百人。已足以當數千人之勇。綠營兵雖多。怯而無用。茲精選屯

練及貴州、廣東、湖廣兵得近萬人。統而用之。遂以掃巢穴。縛逆首。是綠營果無用哉。亦在率而行之者爲之埋根倡首。有以鼓勵之耳。若福康安未渡海以前。臺灣綠營已共有四萬餘兵。何以不能成功。則以無率而行之者。豈不然哉。且臺灣一歲三收。蔗薯更富。朕若微有量田加賦之意。以致民變。天必罪之。不能如是成功速也。後世子孫當知此意。毋信浮論富國之言。愛民薄斂。明慎用兵。庶其恆承天眷耳。近日以宮商三百。逐章糜飲其義。竟如幼年書室學詩之時。然彼時但知讀其章句。而今則究其義味。因思采薇出車諸章。乃上之勞下。其義正。斯爲正雅。祈父北山諸什。乃下之怨上。其義變。斯爲變雅。夫上勞下可也。下怨上不可也。何則。下之怨上。固在下者不知忠義。然亦必在上者有以致之。斯則大不可也。我滿洲舊風。以不得捐驅國事死於牖下爲恥。其抱忠知義。較祈父北山之怨上爲何如。是則綠營之多。惟怯思家。伊古有之。無足多怪矣。然爲上者。不可不存采薇出車之意。更不可不知祈父北山之苦。如其一概不知。而但欲開疆擴土。是誠佳兵黷武之爲。望其有成。豈非北轅而適越乎。故因爲功臣圖贊。而申其說如此。以戒奕葉子孫。並戒萬世之用兵者。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勘外守中。未恆亮功。馳咨軍務。志每予同。歸朝襄贊。剪逆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

去歲在山莊籌辦臺灣軍務。其時阿桂留京辦事。

七月間。又命往河工會辦堵築事宜。是此次軍務。阿桂並未辦理。惟間有指示方略。諭令閱看覆奏。每多意見相同。及後報捷之時。阿桂甫得差鞍回京。是以一體予以議敘。且以班次在前。故列于功臣之首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亦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幹。

大學士王杰

典學七閩。肅正士風。臺灣民俗。頗悉心中。山海險夷。參畫具通。有佐樽俎。圖貌紀功。

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陝甘總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

金川領兵已著偉名。幾處封疆。吏肅政成。解圍擒逆。能人不能。崇封殊錫。嘉爾忠誠。

領侍衛內大臣三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弗知書。謀勝智士。匹馬彎弓。賊不敢視。欲致活口。射弗令死。進爵錫服。言難盡美。

工部尙書福長安

父兄及已。胥國勳親。英年習政。其心孔純。承旨參議。有見敬申。忠良之報。並得圖麟。

戶部尙書董誥

舊例軍務。多用清文。茲或用漢。綠營海濱。治以馬上。亦頗効勤。堪同福將。閣表書勳。

閩浙總督李侍堯

以恆入覲。命往閩疆。戰固老矣。謀猷允長。渡兵濟餉。井井有方。不誤軍儲。其績孔臧。

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孫士毅

粵閩接境，唇齒相依。資鄰守已，均合時機。向任部員，曾隨出師。文武幹才，超錫允宜。

福建巡撫徐嗣曾

宣撫之任，守土安民。一應軍務，責成督臣。佐之贊之，竭慮摠勤。渡海籌疆，亦可稱勳。

成都將軍法什尙阿巴圖魯雲騎尉鄂輝

無前出力，屯練之兵。將軍鄂輝，實率以行。覆穴摧壘，到處功成。勇而有謀，單國之英。

護軍統領穆騰額巴圖魯雲騎尉舒亮

金川之役，已為領隊。事定功成，統軍歸內。搜捕逆賊，不遺醜輩。生致逆渠，其能弗昧。

護軍統領沙爾瑪海巴圖魯三等奮勇男雲騎尉普爾普

隨父入都，甫十餘歲。既長，上能勇。曉兵有制，同救諸羅。通路府際，先登拔柵。圖容兩逮。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巴圖魯蔡攀龍

臺灣戰將，巨擘惟茲。向嘉大紀，乃被所欺。上年因柴大紀在諸羅被圍日久，曾諭令酌量不能支，不妨保護義民，全師而出。另圖進取，而柴大紀覆奏，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賊手。仍督率兵民，忍飢固守，以待援應。覽奏為之墮淚，是以特沛殊恩，封伊伯爵。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優待。嗣據福康安奏，其為人狡詐，予猶不忍以空言速加之罪。其後德成自浙江差竣復命，細詢之，遂將伊居官聲名狼籍之由，逐一面陳。因命福康安、李侍堯、琅玕各據實查奏。則其貪劣醜成逆案種種，竟有確據。且當賊匪起事之初，柴大紀正值巡案彰化，不即帶兵剿捕，轉托稱派兵回郡，及聞彰化失陷，仍復觀望不前。遲至數日始行，以致逆匪蔓延，其罪尤不可逭。因即

令革職拿問。其水師提督員缺。卽以蔡學龍調補。蓋前此未有人摘發其私。予焉肯爲逆詐億不信之見。迨既經敗露。則不得不明其賞罰。以示勸懲。是柴大紀之前後功罪。予惟協于至公。更無所容心于其間也。賞罰各當。弗濫弗遺。惟明克允。奉三無私。

福建陸路提督奮勇巴圖魯梁朝桂

金川勦逆。埋根進首。鹽水恆瑞。未免掣肘。及防蔗豆。禦賊堅守。受創力戰。嘉哉鮮偶。

浙江提督堅勇巴圖魯許世亨

黔省之兵。素稱勇敢。率以赴軍。半天衝險。嬰之者斷。當之者斬。不愧丈夫。一身是膽。

四川松潘鎮總兵奮圖禮巴圖魯穆克登阿

斗六里杙。排竹爲城。直斫而入。大敗賊兵。隴種鹿埕。內山遁形。搜擒首惡。林林衆英。

四川建昌鎮總兵扎敦巴巴圖魯張芝元

金川隨征。超然罷旅。茲領番兵。以通番語。賊屬生縛。賊路嚴禦。卒獲生俘。厥功允巨。

臺灣鎮總兵沖傑巴圖魯普吉保

攻克笨港。本有微功。未解諸羅。賊衆難通。賈勇贖過。奮不顧躬。扼科仔坑。逸賊路窮。

散秩大臣贊巴巴圖魯四川土副將穆塔爾

金川降番。功難屈指。茲領軍隊。有進無止。衆志成城。妖氛淨洗。晉秩中朝。同仁一視。

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既舉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爲三大事。崇文勒太學。其次三爲誅王倫、剪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薊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因思熱河文廟。雖承德府學耶。而予每至山莊。必先展拜廟貌。秋仲丁祭。常遣大學士行禮。則亦天子之庠序矣。且予去歲籌臺灣之事。日於斯。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以行。及簡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而諸臣涉重洋。冒艱險。屢戰屢勝。不數月而生擒二兇。且無一人受傷者。是非上蒼默佑。海神助順。曷克臻斯。則予感謝之誠。兢業之凜。亦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籌於斯。發於斯。臻於斯。文廟咫尺。我先師所以鑒而呵護者。亦必在於斯。記所謂受成告成。正合於是地也。則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所爲禮以義起。非創實因。且予更有深幸於衷。而滋懼於懷者。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溼瘴癘。我軍染病者多。因其謝罪求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近據雲南總督富綱奏服緬甸謝罪稱臣奉貢之事。命送其使至熱河。將以賜宴施惠。是則此事又以善成於斯矣。夫奉天治民。百王誰不爲天子。而予以涼薄仰賴祖宗德施。受天地恩眷獨厚。近八旬之天子。歲八事之武功。於古誠希。示後有述。使一事尙留闕欠。予之懷慚終不釋也。自今以後。益惟虔鞏持盈。與民休

息敢更懷佳兵之念哉。夫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於父母之恩不可言報。中心感激弗知所云已耳。繫之辭曰。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章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難窮兵刀。每為閩患。訖無甯息。皇祖一怒。遂荒南東。郡之縣之。關我提封。一年三熟。蕉薯收豐。漸興學校。頗晉生童。始之畏途。今之樂土。大吏忽之。恣其貪取。盜劫遠隔重洋。風之員。原以為畏途。既以該郡物產豐饒。頗獲厚利。調任之員。不以涉險為虞。轉且視為樂土。如近日福康安等參奏。文職自道員以至廳縣。武職自總兵以至守備千總。巡查口岸出入船隻。於定例收取辦公飯食之外。婪索陋規。每年竟至盈千累萬。而督撫大吏。輒諉之耳目難周。不能詳查。於是益無忌憚。茲據參奏。不可不分別嚴加懲治。以儆官邪。而申國憲。既嬉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叛亂屢覩。向辛丑年。昨丙午載。一貴爽文。其亂為最。地方文武。既皆習於恬嬉。則文員祇知飽其慾壑。豈復以撫字為心。武員人。少亦三十餘人。存營之兵無幾。又豈復以操練為事。以致奸民既得藉口。更無畏心。煽誘愚民。壓形叛亂。其甚者如康熙辛丑年之朱一貴。及昨丙午歲之林爽文。糾眾戕官。據城僭號。更為罪大惡極。水陸提督發兵於外。奈相觀望。賊益張大。林爽文滋事之始。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一同帶兵渡海。謂可即時撲滅。不意南北互相觀望。遂致賊勢日益披猖。天啓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黔粵。精兵萬人。水陸並進。至海之濱。上年正月。雖燭於幾先。命李侍堯代常青為總督。而以常青為將軍。專司征剿。常青究未經行陣。祇能保守府城。不能奮加剿賊。幸天驕予衷。六月內即諭令福康安入觀熱河。繼而常青亦請旨另簡重臣代己。隨於八月初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人。並即調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貴州兵二千。水陸並進。以待福康安至彼領剿。至海之濱。崇武略。駐後兵到齊。恬波徑渡。一日千里。以遲為速。叶百舟齊至。神佑之故。福康安等至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舟。連次遇風阻回。復在崇武澳守候逾旬。適四川屯練與廣西之兵先至。而風亦轉利。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兵船共百餘隻。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日而達。其始似覺遲滯。而既渡之後。所向無前。馳救諸羅。羣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兔。案角隴種。轉得迅嚴大功。信非神靈佑助。何以至斯。

頃刻解圍。義兵歡動。維時賊匪久圍諸羅。聞大軍既至。亦蜂擁迎拒。福康安、海蘭察及巴圖魯等。立即解圍。義民等無不歡忻踴躍。出城迎師。斗六之門。為賊

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箨。夜攜眷屬。內山逃託。斗六門為賊門戶。最稱險要。官兵乘銳立拔。隨即搗其大里巢穴。林爽文墮落。

連夜擄其家屬。逃至埔裏社。埔尾一帶。遂成釜底游魂矣。生番化外。然亦人類。忱之以威。賚之以惠。彼知畏懷。賊竄無地。遂以成擒。爽文

首繫。先聞林爽文計窮。即欲逃入內山。而生番狙獪。未必能喻利害。或將逆首藏匿。則難速戢。預命福康安既休以威。復賚以惠。生番等果即傾心效命。協同官兵社丁人等。竟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衛崎之地。將林爽文生擒解京。俾元

惡不致漏網。可知凡有血氣。無不各知自為。願所以經理者得當否耳。狼狽為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居上臨下。海口遮羅。山塗關鎖。遂縛大

田。略無遺者。叶。林爽文逃入內山。勢已成擒。莊大田在鳳山一路。窺伺府城。慮其事急避海而逸。乃福康安悉心籌。預令烏什哈達帶水師兵丁。絕其去路。而分巴圖魯等為六隊。各自山梁挨次排下。四面合圍。適值

順風。烏什哈達水師之兵。連檣而至。沿海密佈。莊大田逃竄無路。立即就擒。並其頭目四十餘人。無一脫者。復殺賊

衆二千餘名。又有逃入柴城。瑯嶠各番社者三百餘人。被生番等立即擒獻伏誅。於是賊匪一時殲戮殆盡。合郡頓稱平定。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福康安。智超謀深。曰海蘭察。勇敢獨任。三月成功。勳揚古今。既靖妖孽。當安民庶。

善後事宜。康安並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此次臺灣用兵。其始不能滅賊。非盛由士卒怯懦。康安之智謀。算無遺策。海蘭察之勇敢。所向披靡。可謂一時無兩。而又同心共濟。以此士卒用命。勢如破竹。未及三

月。而大功告成。洵能不負任使。至於平定之後。不可不亟籌善後之方。以為永靖之計。嗣據福康安奏。定祛除積弊十

六條。俱係悉心籌酌。切中肯綮。已令大學士、九卿議行。以後地方文武。實力遵守。海疆庶可永慶安恬矣。凡八武成。蒙佑自天。雖今耄耋。敢弛惕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勸。勵以永年。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

平定緬甸第七之一

詩四十五首

莽子行丙戌

莽子緬甸之屬夷。炎微以外非羈縻。邇來朱波多內亂。紛為雄長相爭持。無暇顧莽莽猖獗。蹂躪漸及諸
 土司。土司列居州縣外。實我滇省之藩籬。而何貂獫無遠慮。金帛餌莽莽益滋。更兼召散說孟良。孟良酋長
與其姪召散有隙。召散因勾引莽子。往踞其地。并擒孟孟容。其子召丙。逃遂引莽匪為憑資。竟據孟良作窟穴。肆
入猛遮。召散復欲追殺。遂至猛遮索取。是莽匪滋孽之由。召散實為罪魁。其焚掠靡介遺。是時劉藻實方伯。意在姑息遷延期。豈知養癰乃成患。爰始發兵封奏馳。藻本書生曉民
 事。軍旅之事非所知。亟易重臣命往代。前以劉藻本係書生。調度軍務。非其所能。故一聞發兵內地民務原相
之信。即命大學士楊應琚往代之。調劉藻為湖廣總督。宜應琚至彼需時日。藻所發兵少且遲。忽稱全軍盡覆沒。忽稱六百五百歸。所報三弁戰歿者。又皆無事
 還營。糜藻乃白簡劾三弁。猶謂貪功喪軍威。是皆無備遇賊竄。亦藻之奏那云斯。劉藻尋奏。將領何瓊。明
禦莽匪。將軍器捆載。徒手渡江。軍行漫無紀律。至猛往。突遇莽匪衝出。星散奔逃。是其庸怯失律。罪無可道。乃劉藻輕信綠營詭稟。不察虛實。始則報稱何瓊等率兵渡江。皆沒於賊。繼則奏兵卒陸續歸營。惟何瓊已死。彼時即疑其必
非實情。傳諭詰詢。未幾奏至。則何瓊詔等先後逃回。劉藻仍復不加深鞠。輒擬以貪功輕進之罪。是非顛倒。其謬更甚。
 先是莽犯整控際。藻以普洱藉託詞。倉皇遂棄思

茅返吁嗟詎可猶寬其褫職以為衆臣戒。用人之失自忸怩。驛行萬里旨未到。忽報藻劾誠大奇。守土之臣生死共。並未失士奚為而節鉞。觀瞻責綦重。自死三軍其賴誰。應琚馳至報其故。始事藻已驚魂飛。股戰不知措手足。數日絕食強上乃飴。楊應琚奏。至滇後。聞劉藻當賊勢猖獗時。一籌莫展。竟至數日不食。早欲求死。經人勸解始食。則其無故自殺。實由惴惴所致。尤為可憐。終致飲劍斃已命。非捐軀比懼所為。鴻詞博學信何用。藻向中博學。藻詞科。文章點筆詠牧之。輕裘葛巾不跨馬。儒將古有今何稀。乃至跼踖失素守。匹夫之諒擬猶非。滇南文武傳笑語。詎滇南也千古貽。蠻觸豈足汗我斧。得人自速安邊陲。得人自速安邊陲。緝兇靖遠佇待茲。

後莽子行

將謂莽子少猖獗。不然劉藻何自刎。幸予聞信早易督。不然軍務誰為準。疥癬豈足興六師。土司遭燹亦堪憫。綠旗兵雖非勇戰。守土之責調以近。莽匪侵擾土司邊境。雖小醜不足煩申討。然土司久隸版籍。兵燹遠極。因命多調滇省防兵七千餘。厚集其力。尅期進剿。自此屢戰皆捷。比及閣督至滇南。初聞劉藻自戕之信。疑莽匪勢或未能驟戢。及楊應琚甫至滇中。未嘗不可望集勳懋賞。乃早以畏法引決。貽羞晉紳。若非予預燭其無能。先期易督臣馳往。則軍事將何所統乎。早報藻也小弗忍。其時統軍兩總兵。總兵劉德成。華封。分路進搗孟良。整敵叢隼。孟良整欠實賊巢。賊首棄之逃迫窘。閣督馳檄二統戎。務獲賊首毋容隱。莽子之役畢於此。次第徹兵無事緊。十三版納昨蹂躪。招徠荒土俾勤墾。楊應琚奏。十三土司。經莽匪焚掠。多未耕作。今邊境已甯。諭令各回本土。借給籽糧。俾乘時墾種。十三土司即十三版納。

以其地俱以猛爲名。故又謂之十三猛。因念此十三土司元氣未能。遠復降。將本年正賦。上年舊欠銀米三千八百餘。槩行豁免。以示優恤之意。土賦不多亦正供。降旨豁免蘇窮。營之庸恐御駕馬弗進於行徒傷吻。庖丁游刃有餘地。事在人爲言益允。

御園暮春丁亥

御園駐蹕返巡方。邇日心懷欠悅康。祇慮面從慎庶政。那因背過惜羣芳。歎無好雨春將暮。剩有殘花風更殃。萬里軍情重。繼念佳兵戒亦武。應揚。

緬夷僻在荒陬。初未嘗欲興師勤遠。昨莽匪既平。其首惡竄入緬境。自當向彼索逋。且楊應琚抵滇後。卽奏稱緬夷連年擾及近邊。歷任督臣姑息貽患。不可不窮究根株。適木邦蠻暮等相率投誠。遂以爲有可乘之機。急欲籌辦。意亦未爲不善。乃受降以後。漫無成算。致緬夷復侵歸附之區。新街小挫。楊應琚卽憂惶成疾。李時升、朱崙等惟事畏葸退縮。賊衆益無忌憚。更入內地。凌犯土司。楊應琚病惜失智。屢據綠營欺詐之報。飾詞入告。謂已殺賊萬餘。且云緬酋乞降。欲圖罷兵。歲事經朕察其舛謬。支離嚴切詰問。始將詐妄實情。自陳請罪。並稱緬夷一面詐降。一面仍闌入抄掠。是欺朦失律之提鎮。不可不嚴懲。調度乖方之督臣。不可不更易。而緬夷之鴟張稔惡。尤不可不興師問罪。因命將軍公明瑞前往。總督滇黔。整勵戎行。用張捷伐。以申國威。而靖邊徼。

緬甸詩六十韻

緬甸南瀛裔於古朱波是趙宋甯宗時一通中國始元明數征討叛服亦云屢叶宣慰仍土酋縹縻而已

矣明時緬甸有二宣慰使司然仍緬酋爲之非賊內附也其時誰最驛嗟喇莽瑞體考其所侵軼隴川界逆邇厥後明桂王逃緬延喘

哆世廟宣索之獻出遵揮指明桂王朱由榔自粵入滇旋奔緬甸順治十七年內大臣公愛星阿奉命統兵臨境傳檄擒獻緬人震懼執山都及其親屬獻軍前緬則置度外遐

荒非所取叶然隴川一帶實入我界裏前歲莽猖獗蓋受緬指使莽既剗削盡緬斯漏網耳蠶食鄰如故

鄰多內向志叶大山及木邦率有成言底大山木邦並緬甸所屬上年秋總督楊應琚奏各頭目先後具緬文呈請內附最先乃新街歸附髮已薙

應琚往永昌飛報受降事叶所遣新街者纔八百軍士緬聞悉衆爭不敵成敗北叶新街爲西路入緬要隘緬聞其內屬集衆二萬遮突

我師副將趙宏榜以兵少不支退回新街遂復爲緬據繼進實朱崙於楞木遇彼彼此至殺傷乃聽賊計詭總兵朱崙率兵七千餘至楞木遇賊打仗聽賊詭詐求退兵

遂率兵退回並徹兵進鐵壁名賊遂躡追尾臘撒乃隴川以次崙退委朱崙從楞木退至戶臘撒尋復退至隴川漸回內地賊因尾後竄入與萬

切關潛越之賊竄合擾隴川而楊應琚復墮賊求和之計促崙受降緬乃大蹂躪劫略恣焚燬蓋達與千崖土戶賊分路旁軼尙見按兵不復窮追任其渡底麻江而去擾木邦

遭兵毀其時李時升擁軍惟守已時升以提督大員藉稱居中調度從未親臨行陣僅一防禦之不足進勦焉

可恃當賊勢紛擾時李時升等既不能力勦徒令兵弁朝東暮西奔緬更移兵東木邦遭驚駭叶應琚檄軍援又

以無律紀賊東擾木邦將弁等遷延貽悞楊應琚既漫無調運糧糧或棄飭進進或止以此大狼藉成功安可擬

我朝百年來初未曾見此此實予之過應琚誤任倚方謂定莽能誰知遇緬否誠以今日觀不如病弗起

去冬楊應琚疾爲患屢降旨慰問遣醫賜藥冀其速痊歲事初不料其挾詐辜恩覲顏視息一至於此乘病人欺汝汝罪尙可弭病痊汝欺予汝罪將安徙楊應琚病中失

律掩覆。或為將弁所惑。可期晚蓋。至病痊。甘蹈欺設。則是有心悞國。其罪復何可貸。初因任倚專。邊情不遙制。叶。繼則覺或許。軍機萬里揣。即如斬萬

賊。賊早敗披靡。豈復至界內。狂逞肆屯蟻。降諭切詢問。乃不能欺飾。叶。一一具實陳。了了如吾旨。楊應瑞先

鐵壁關殺賊盈萬。又於猛卯殺賊四千。果爾。則軍威大振。賊必望風驚潰。何至轉向內地滋擾。當即擄出嚴詢。詐謀節節吐露。悉如所料。其實迢遙萬里。初無一人飛章密告。而楊應瑞前後奏摺。自相矛盾。事理瞭然。朕亦非向逆儻之明也。

堂堂大清朝。豈受外侮理。追思西師役。允賴天錫祉。成功五年間。關地二萬里。豈復弗知足。佳兵心更侈。

斯則事已張。師應去不得已。綠旗向懦弱。加以氣連餒。總因應琚昏。叢督迷方軌。提鎮咸儉安。戰陣不親

履。更置示明章。勇將重建榮。楊應琚既債轅失事。入秋大兵進剿。整理亟需得人。公明瑞適自伊犁入覲。即命為雲貴總督。往統其軍。曾經百戰身。忠貞視如子。必

能同士卒。建績紓予企。禁旅發健銳。突將無前爾。命簡健銳營兵五千五百名。火器營兵數亦如之。分隊赴滇進剿。皆曾經平定準夷。回部。屢經戰陣立功者。是皆

篤知方。奮力屢敵愾。叶。沿途飭彈壓。驛騷無或致。叶。軍行時雨霏。吉占兆兵洗。春月夢時方濤雨澤。逾明瑞領兵于四月初四日自京起行。是日適值甘霖。道車盈沛。見者莫不稱師行之瑞。會見旗鼓新。秋深乃大舉。叶。準夷實勁敵。緬醜豈其比。定期以冬春。捷聽佇音喜。

降旨分別蠲免雲南各府州今年正賦。及土司應徵錢糧。詩以誌事。

緬酋不靖事。徂征無已。滇南當進兵。儲備縱然發。官帑轉輸益。復厲民情。近臨三府。獨全被。所屬他州道

半并。永昌。普洱。騰越三府州。及軍行所經。今年正賦。廢予全蠲。其餘郡邑。並免十分之五。土賦雖輕教概裕。從來仁義貴兼行。

降旨查恤征緬弁兵陣亡者。因成是什。

征緬誰期方伯欺。債賴狼藉衆殃罹。滇兵應調征緬者。不下一萬七千餘。乃楊應琚措置乖方。致軍士屢賊鋒。冒瘴癘而死。及迷失不歸者。幾及其中。即將弁亦有臨陣捐軀者。應琚務為欺飾。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四十

五〇一

隱報定教節士被恩施。此時此事慚猶視。三嘆甯惟杜牧之。
匿不上聞。無由加授恤而勵忠。茲以延鞠李時升。始悉梗。因諭總督明瑞。巡撫鄂甯。核實體奏。以分別恤。縱令平。巧飾伊馳牘。何致不憐彼死綬。既悉庸臣多。

熱

連朝晴日烈。永晝熾炎歎。固識農田好。微塵征路遙。
將以秋深進勸額。簡發。禁軍。以次假裝就道。 玉壺貯冰潔。金鳳靜風飄。消

暑溪齋暇。勤籌六幕調。

雲南巡撫鄂甯奏報二麥有收詩以誌慰

緬夷梗王化。無已事用兵。攘外先安內。農務念所縈。茲接南來音。稼穡悉情形。麥收八分餘。市間價稱平。更時霑甘霖。遍已插稻秔。閭閻出積貯。云可望西成。披章喜不禁。旋復兢惕增。庶幾非黷武。我徂惟求甯。

緬莽

緬以地稱莽以姓。木梳又因部落名。究之其三乃即一。至今方悉其真情。木之擾西蓋已久。劉藻畏事惡

稱兵。木匪、莽匪。皆緬甸別名。劉藻為滇督時。木匪屢至四界。侵擾永昌邊外土司。藻畏事姑息。不即勦捕。又既不奏聞。以致養癰貽患。前歲冬。東界外孟良一帶。復有莽匪滋擾。藻雖調兵往禦。而庸怯每候機宜。且恐前事并

自戕。發。懼而莽之犯東在前。歲藻慮敗露。乃自刑。無何瘴起。莽亦退。應琚攘為功已成。所誅數莽僅助惡。召散

已遁阿瓦城。楊應琚代劉藻督滇。甫至而莽匪已退。蓋其時瘴癘漸盛。賊亦不能久留。應琚僅殲餘黨數人。輒云莽衆敗

冒功隱。飾矣。申命索之實未索。反受數部來投誠。古云受降如受敵。一無預備緬來爭。應琚雖稱遵旨向緬甸索取召散。其實並未往索。轉幸木

邦。與。整。齊。等。衆。相。率。投。誠。輒。謂。機。有。可。乘。不。復。措。置。遠。以。受。綠。旗。之。習。素。誇。詐。應。瑀。病。際。被。惑。熒。既。至。病。痊。降。致。緬。匪。悉。衆。來。爭。遂。有。新。街。之。挫。賊。旋。闖。入。內。地。益。致。僨。事。綠。旗。之。習。素。誇。詐。應。瑀。病。際。被。惑。熒。既。至。病。痊。畏。不。掉。遂。肆。欺。誑。圖。蒙。聽。軍。無。紀。律。績。奚。奏。向。吾。言。失。擬。庖。丁。向。謂。應。瑀。久。任。封。疆。必。能。洞。中。窺。要。故。推。心。委。任。不。意。其。沒。無。紀。律。將。領。畏。怯。不。前。損。失。兵。衆。又。始。以。病。中。昏。昧。爲。綠。營。虛。誑。惡。習。所。蒙。率。據。入。告。及。閱。其。所。奏。殺。賊。萬。餘。並。賊。首。乞。降。之。事。疑。涉。粉。飾。屢。加。詢。詰。其。虛。妄。乃。漸。敗。露。然。猶。諒。其。因。病。受。愚。愚。爲。開。導。冀。其。悔。悟。實。陳。而。應。瑀。始。終。執。迷。甘。蹈。欺。罔。自。速。重。愆。雖。欲。宥。之。亦。不。能。廢。法。曲。貸。去。歲。作。後。莽。子。行。有。庖。丁。游。演。師。僨。事。誌。大。略。用。人。弗。當。聲。愆。忤。忤。刃。有。餘。地。之。句。以。獎。之。自。悔。失。言。

戊子元旦戊子

辰首欣逢人紀開。士爰稼穡賴栽培。安民察吏其難矣。量雨籌晴益敬哉。鳳闕曙光啓仙木。鴛樓雪色映春梅。萬家爆竹聲鳴喜。聽共南征捷報來。

聞捷

緬寇犯我邊。兵應去。不得已。瘴退亟發師。變地九月後瘴退乃可進兵。計日塵屈指。木邦未戰收。直前險過幾。前大兵至木邦賊於三日。前聞風竄逸。進八十里至白小拔一木砦。賊數十人。蠻結彼據守。木柵固可恃。賊以巨木浸淫。列柵四周。弗能又前至錫箔。臨江督兵。造橋徑渡。賊披靡。不能守隘。兼輔築十篋。以資抗拒。弗能捨徑進。鼓勇毀其壘。忠誠衆心同。奮不顧石矢。連破十六砦。夷遁駭喙矣。聞捷默叩天。錫佑乃致此。既慰繼以憐。我衆信勞止。地利伊已失。賊以萬衆據守蠻結。我將軍明瑞。及領隊諸大臣。莫不身先士卒。以致衆共一心。努力連破十六砦。而天生橋尤當賊徑要隘。緬復退守。拆橋以拒我師。我師別取繞道前進夾擊。賊衆斃落積潰。計殲賊二千餘。獲糧械無算。賊巢近迤邐。佇望大功成。紅旗飛報喜。

辛祭齋居

民以食爲天。祈穀重民事。幸園奉慈豫。還宮凜大祭。齋居肅遷坐。政簡澄心意。庶務可暫屏。軍郵卽批示。
時正值我軍征緬甸變結。連破其營。直抵宋賽。已近阿瓦城。日望捷音之至。丙夜亦夙興。渴望捷音至。

上元燈詞八首

今歲上元真上元。年前三白沐天恩。耘空蒔朽春工鬯。走電奔雷火戲繁。
飄空時玉又占豐。地暖落來旋旋融。卻見西山最高處。龍巖素映萬燈紅。
延樓西向瑞雲飛。樓上憑觀奉聖徽。雜技畢呈剛入夕。滿園齊放百華輝。

玉墀扎薩共聯茵。又有西來霍罕臣。丹鳳樓前分幕坐。調停笑彼費精神。
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此以蘇祿爲突騎施。是否已不可考。蘇祿使則曰。今日此宴。本爲我設云云。夫外夷爭長。固事之所有。亦在朝廷有以節制之耳。然蘇祿在海南。突厥居漠北。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乃曰本是其臣。理所必無。史氏記載荒謬。類此者多。而唐家東西設蕃以調停之。亦殊可笑矣。

東鑠西鷄奉大清。何當梗化有南瀛。此風吹送萬聲礮。一瞬攻平阿瓦城。
火戲中俗有礮打襄城之諺。
祇以乘時奉慈豫。原非對節恣嬉娛。漏傳甲夜綺檠下。卻問軍章到也無。
不月何妨雪與宜。鬧中原可入精思。試看萬朵千重燦。祇在星星一點時。
春宵三五樂春臺。征緬千軍尙未迴。此夕西樓傾耳聽。捷音願共爆音來。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得詩二首

上元共慶六花翻。例宴還開翼節筵。卻以暖成酥雨細。何妨暗度玉蟾圓。誰陳卽景于宮語。式詠依蒲在
鎬篇。漫擬濃陰孤夜色。光輝待看萬燈燃。

幾得如斯春雨早。同堂同志有同欣。溼衣不見和煙裊。澤壤均霑協氣愜。遠嶠依然看積雪。明庭於是卜
霽雲。允宜歡讌酬佳景。卻正心綮捷報聞。

降旨昨年征緬官軍所過省分各賜十萬金以示體恤。滇省則仍如去歲例。所過州縣及永昌府屬
全行蠲免正供。詩以誌事。

緬寇昨弗靖。有征不可恕。三千發禁旅。撰吉從京去。供億動正帑。毋累閭閻遽。惟是途阻修。有司恐遲悞。
夫馬出鄉間。豈免稍資助。咨詢各督撫。茲始悉其故。豫省經理善。原知津貼數。八萬六千餘。民蠲佐和雇。
餘或稱減斯。餘或稱不預。朕以各省供應兵行。正帑奏銷之外。必有閭閻幫貼之事。因降旨各省。俾據實奏聞。茲方
世儒覆奏。湖南所用民資。實數八萬四千餘。定長奏湖北省則五萬五千餘。方觀承奏直隸
省止一萬五千餘。皆較河南減少。而良鄉奏貴州省俱由鄉保措辦。地方官不預其事。無恐稽覈。夫地方官不預。則蠶役侵蝕。必益累民。當經批飭交議。并通諭各省。減斯苦官賠。不預利役蠶。均非
誠實心。體予勤恤。慮絜矩有良方。各賚十萬足。舉多尙過之。於與戒靳固。仍令善承宣。實惠被黎庶。滇南
例去歲。全免今年賦。奠外先安內。國帑正充裕。俾民不知兵。如從衽席度。佇待大功成。佳音傳露布。

二月朔日作

蠻結開捷後。彌月遲信音。乘勝鼓勇士。賊境深入深。將軍公明瑞。自蠻結連拔十六營。乘勝進兵。宋
步。復取道直趨猛密城。深入已二千餘里。所留滇南兵。

怯久無關心。守險棄而逃。木邦反被侵。總兵索柱。率綠營兵千人。進防天生橋。見賊輒退回。并錫箔江橋不守。以致我師前此擊敗餘賊。潛擾木邦。時參贊大臣珠魯訥悉力禦守。撫臣鄂甯促調弁兵往援。懸軍歷異域。爲之慮弗禁。黷武本非願。致患由侵尋。前劉藻辦理莽匪。既謬妄失律。而楊應舉復種種乖張欺罔。致緬賊敢抗顏行。聲罪勢難中止。復以失輕彼。發去少羽林兵。去年師行以么麼非大寇比。無事張皇整旅。因簡巴圖魯侍衛。官兵百人。健銳。火器二營。合三千人。謂可足用。乃綠旗兵偃怯難恃。而勇遣禁軍。分撥調度策應。其數尙覺不敷。垂成恐未成。弦矢難稽沉。徒因惜勞民。儲待詳酌斟。定當揚國威。葺爾期成擒。

澄懷堂

書堂揭爾閒憑。洒然一片壺冰。溶溶新水朗照。淡淡輕煙遠凝。苔色已侵塔城。曦光欲下窻稜。忽結滇南軍信。澄懷卒未能澄。

悅心殿卽事

乘輿維舟復陟山。殿在永安寺山之麓。卽元時萬歲山之故址。載臨朵殿翠微間。春陰恰喜瓊華潤。明季瓊島春陰。爲燕山八景之一。亦卽此地。見春明夢餘錄。及日下舊聞。細浪從披太液滌。花木且遲二月景。詩書聊伴片時閒。悅心漫道於斯悅。遙總軍情那解顏。時正籌征諸書。日夜問郵章。

邇日

邇日生雲隨作風。蓬蓬之勢又漸爾。幸因臘前及春後。屢有沃澤密田里。是時不雨實可待。惟其兆美益求美。奢望難酬吾亦知。長此安窮未免此。況復南軍盼佳音。計日數時勞屈指。惟其願多故愁多。調御固

曾言其理而我實任天下責。斯責斯愁將誰委。

雪 二月初八日

侵曉濃雲勢益彌。旋霏片片與絲絲。樓樓瓦冷看雪積。落砌土融作雨滋。萼映宮梅重點綴。絮先葦柳早紛披。已教額慶農田潤。恰值軍營佳信馳。是日巡撫鄂情奏報。得將軍公明瑞札。統兵趨猛密一路。竊匪潛於前後。來犯。為我師奮擊。驚潰。勦戮甚夥。沿途搜糧。乃至士卒負荷不盡。今已行次猛弄。計可兩路合兵。

望郊臺作

西郊迎勞去聲。築郊臺謂可從茲偃武哉。詎料朱波啓邊釁。重勤七萃發英材。去歲自京師發禁旅三千。意是以集事。而限於地勢遙遠。分派不敷。茲當厚集兵力。以揚武威。山川悠遠予心廬。租賦緩寬民氣培。自征勦緬匪以來。雲南永昌、騰越、普洱。及大兵所經各屬。全免正供。餘屬亦免十分之五。自直隸至貴州。軍行所經。及四川調撥兵馬所過。輒予緩徵。又加賞直隸、河南、兩湖、貴州錢糧各十萬兩。優給民間協助運脚之賞。以示體恤。不得已期速集事。鴻儀再舉凱旋來。

曉行

欲圖駐早啓行早。春郊淅淅天方曉。適百里者半九十。事豫則立率斯道。輕輿既逸且復暖。僕役勞哉廬懷抱。更思此勞尙可當。征緬官軍入炎徼。叶勤劬王事冒鋒鏑。客主之形不易了。欲罷未能詠出車。念茲每為去聲愁渺渺。

御園仲春卽景

來往曾無過一句。御園景物粵熙春。紅桃綠柳天然趣。夕惕朝乾依舊身。
常有輕雲釀雨意。愛看新水泛煙光。對枝好鳥殷勤語。彈萼閒花自在芳。
清明纔過未春酣。嫩紫柔青潤意含。試偶溪村漾輕舫。隔花茅舍學江南。
已見春郊播麥禾。又逢上苑繪春和。近臣漫擬斯有喜。心繫滇南慮正多。

將軍公明瑞輓詩

蠻結之捷鼓勇進。孤軍深入心牽縈。屢催繼援竟弗援。額爾登額以參贊統兵。自早塔沿途逗遛。屢經傳旨飭責。撫臣鄂爾。亦十撤進援木邦。接應將軍。彼並置之不問。
債轅驚馬誠堪驚。然猶因糧勦猛密。計當兩路兵合并。誰料援師竟避賊。額爾登額既退。意貽誤。致者官匪屯。擊。尼隨大軍伺隙。又以猛卯一帶。
多有賊蹤。彼自生驚阻。遂由內地繞至宛頂。復怯法不進。強弩末被魯縞輕。蜂屯蟻雜截歸路。將軍體恤諸孱兵。搆數勇士獨殿後。不虞
中聲。要害命傾。將軍公明瑞自大山移駐猛臘。率眾擊賊。連勝。賊數千指。以練營疲病者多。不忍棄去。令將領護行。而身自殿後接仗。臂膊被創。竟致捐軀。都統札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亦俱陣歿。
嗟哉捐軀因為國。痛惜如失股與肱。雙忠雙烈及雙義。駐藏副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以勘兒死事。表曰。雙忠。而定北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為伊犁賊黨。
所道。倉猝捐軀。是為雙烈。黑水之役。參贊伯納木札爾。侍郎三泰。遇賊被害。是為雙義。三逢斯四何為情。大臣竭忠報國。節義炳然罕觀。茲後先媲美。三而且四。深用慨然。要當專祠表
勳績俾爾千古存。如生恨緬事益難中止。雪仇大舉期功成。

數詩再效鮑照體

一時思靖緬。詎曰非兵佳。二字蹈輕敵。況復失徘徊。初以南徵窮酋。不值遠勞師旅。未免過為易視。京軍機發三。餘仍緣營選慎之徒。迨將軍公明瑞懸軍深入。而額爾登

類等屢飭赴援。逗遛退縮。轉致賊兵尾隨窺伺。為大軍貽患。罪可推髮數耶。三年克鬼方。亦既云憊哉。四夷要守在。尹戍語誠賅。五歲定西域。疆宇非不開。六詔銅出阮。鑄錯洵不該。七旬舞干羽。事難效兩階。八政末曰師。迷復易象排。九原弔國殤。尤為去。難恕懷。十韻例明遠。敬遵天理恢。

乾清門侍衛烏三泰自雲南馳驛至京得悉軍前情狀詩以誌事

蠻結既大勝。鼓勇遂前進。緬賊斷後路。以致絕驛信。大軍自蠻結拔營。乘勝架入。而木邦所派沿途帶兵駐站之素住等。遠巡棄險不守。賊人復肆剛戾。郵報不通。宋

賽賊清野。邦海軍威振。將軍公明瑞統兵抵宋。進次象孔。賊人皆潛蹤遠匿。且道路阻隘。因於邦海暫駐整旅。自是沿途搜勦。所至斬賊。軍聲大振。右軍取猛密。原講額爾登

軍取猛密。時將軍由邦海勦衆造行。因不得額爾登軍中消息。遂取道猛密一路。計通聲援。陵驟賊境。且數千里。時不通音問。乃從猛弄還。因糧不勝運。大軍行經猛弄。賊人頗年積穀。

甚夥。因令士卒悉力裹帶。至不可勝用。乃哀餘積。一舉而焚之。周行數千里。士氣愈騰奮。其間賊屢遮。從無一挫刃。而何償輟輩。曾未進尺

寸。額爾登額等。不力攻老官屯。進取猛密。轉退頓旱塔。觀望淹時。任賊出城立柵。恒卻不前。旋師救木邦。捷徑翻捨近。時木邦有賊滋擾。旱塔旁近有間道可通。策應甚便。乃屢勅額爾登額等赴援。復經

駐永昌之鄂密疊嶂。皆不應。翻取紆道回。至銅壁關內地。而於積餉之宛頂數程可達者。且遲迴行至半月有餘。喪良貽誤。深堪痛恨。賊更由捷徑。並力邀師。困我師強弩末。賊益增

數萬。然猶全軍出。短兵爭接陣。將軍及參贊。殿後以身殉。時轉戰皆勝。而旱塔一路之賊。以糧兵既退。並厚集於大營。將軍分道前隊按部而行。自以疲病之兵。不

忍輕棄。身率參贊殿後。護師接仗。致殞。嗟哉實我過。致失我忠蓋。設使簡賢往。接援進必迅。額爾登額等既早知其不能獨當一面。因

病効於軍。彼時如卽命阿里袞往代策應。自可迅速無誤。乃始則輕視。小人縱誤事。決裂詎斯甚。叶。致斯或由天

戒我滿盈願。誌事書備悉。何時解此恨。

將軍公明瑞及領隊大臣都統扎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靈樞至京親臨奠酌即事成什

全師原是出蠻陬何事三臣命獨休將軍公明瑞師次小猛育額爾登額逗遛不接應以致昂塔木帑之賦併力邀

被阻稜稜恥生返捐軀赫赫永名留殿軍無愧孟之反隕節同如趙慶州故里楓歸臨奠酌酒杯醜盡淚

還流

引涼小樓

頗苦燭蒸欲引涼小樓眺遠意蒼茫官軍冒暑方于役額夷未靖官軍赴滇南者計程多在黔楚之間楚水黔山道路長

阿里衮明德奏報滇省雨水秋成情形詩以述懷用去年鄂甯奏二麥有收誌慰詩韻

西陲蕙鴻績豈復萌佳兵朱波忽跳梁軍務萬里縈蠻煙瘴雨區地勢味其形以此進勦旋阿瓦卒未平

師行糧卽隨儲胥賴稔杭大吏飛章奏欣可望秋成阿里衮等奏雲南二十三府屬自入夏以來雨水調勻田禾豐盛農民僉云今歲秋收情形約較上兩年尤勝尤廣

國威在必揚禁旅較前增今春續發京城健銳火器兩營勦旅四千赴滇並調荊州成都滿洲兵四千前往分駐厚集待期進勦兵數既增儲備宜裕茲幸年穀順成足供軍食苟無庚

癸呼吾心略因甯

新正降旨酌免雲南兵行所過州縣錢糧及湖廣貴州州縣錢糧詩以誌事己丑

緬會未歸誠弦矢難中止勁旅次第發上年揀派京營及各路兵陸續到滇備用惟原調索倫兵二千師應去不

得已直豫地廣饒車馬就熟軌湖南北與黔地仄川復瀾兵行歷累月甯不煩問里免賦十之三稍紓吾

赤子滇南衆所萃。同仁更殊視。連年與溥蠲。永冒騰越及普洱。其非經過處。十之五均弛。靖逆緣安民。籌彼肯忘此。佇凱大軍迴。休息樂邊鄙。

紫光閣賜宴外藩。卽席得句。

新正慶賞例施行。紫光閣瑤光初旭品。卜晝酒惟一巡遍。宣春樂亦八音呈。相娛詎止乘時令。嘉惠多因聯遠情。壁勒戰圖思往績。逾年征緬底遲成。

紫光閣壁間粘西師成功戰圖。五年之間。定兩大部。落不爲不速。而蕞爾匪緬。以恃遠負險。又因春夏。秋三時。皆有瘴氣。不可進兵。故遲之逾年。尙未蕞事。對此戰圖。頗增愧懣。

降旨加賜征緬官兵所過省分各十萬金。滇省三十萬金。詩以誌懷。

供億原經正帑支。仍教加賜溥恩施。今歲厚集兵力。征勦緬匪。復派吉林。索倫兵四千赴軍營。雖沿途儲備。悉用官項。絲毫不累閭閻。而運送服勞。仍恐有資民力。因照上年恩旨。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各賞銀十萬兩。雲南賞銀三十萬兩。最虞吏習其嚴飭。藉曰民驕我豈辭。或有言百姓久並飭大吏實力董察。俾小民均霑實惠。毋任不肖官吏中飽。怡歲逢理紀符嘉兆。速定膚功待返師。視爲當然。余惟勤恤民瘼。損上益下之澤。不斲屐施。良民踴躍急公。宜予獎資。藉使習而或驕。不猶愈于稍有滋累乎。在席度期六省晏。閭閻安始一心。

上元前二日錫宴外藩。卽席得句。

仰流鱗集賀元正。錫宴欣逢雪後晴。大幕穹窿慶雲擁。西山迤邐玉屏橫。鏤鐫君長舊臣列。都爾伯特今亦有出痘者。來

京賀正與舊藩無異。黼毼衣冠侍子伴。哈薩克河卜爾比斯汗遣其子卓爾齊來京特命入宴。正是遠來近悅候。卻教南顧繾遐情。緝匪弗靖待之一歲彼無投誠

仲春齋居

新正平聲。倏過仲春至。兩祭併為一次齋。仲春上丁祭文廟。上戊祭社稷。壇例應併齋。今歲適皆親詣行禮。且喜節餘心適靜。更逢雪足澤涵。

佳星中鳥宿將臨度。日北簷陰已下塔。日向北行則簷影漸下而南。雖是肅居有清暇。命師籌遠正去聲。綦懷。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一

平定緬甸第七之二

詩四十六首

命大學士傅恆往雲南經略軍務詩以言志己丑

征緬非人事竟乖。緬匪不靖。歷經滇省督臣因循貽誤。至劉藻、楊應琚、而乖張欺罔。其患滋甚。及將軍公明瑞統兵架入。軍威大振。又以額爾登額失律不援。途未竣事。重聲資經略重聲。臣差待之一歲無消息。懾以三軍或畏懷。上年秋。以軍營整頓兵力。暫停進勦。緬酋雖有蒲葉書。因擺夷送。至。並未專遣緬人詣軍營誠心乞降。今歲因集兵大舉。以示震疊。中
止誠難存國體。逆匪敢抗顏行。大兵既難中輟。若以繕邊駐師為小醜。久勞。防戍不但非國體。且兵老而費同。此兵出于不得已之實也。邊防欲靖豈兵佳。佇期指日大勦
就。後舞前歌振旅皆。

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及征緬衆官兵酒食卽席得句

緬酋弗靖擾滇邦。螳臂居然試荏撞。健騎重驅厄魯部。驍材兼選黑龍江。征緬之事。既不可中止。終旗兵又備銳實可以一當百。向曾用以平定伊犁及回部。茲特選派黑龍江、索倫兵三千。同吉林水師。盛京新滿洲兵各一千。並揀厄魯特三百餘。鄂倫春三百。次第赴滇。預備進勦。時索倫頭隊兵適至。因命一體賜食加資。以勵其勇。卽令隨大學士傅恆啓行。弼予中國原無二。平彼今時豈有雙。就事熟籌應一往。此舉出于不得已。其詳已誌前詩。至大學士傅恆。適為籌度。且機宜所在。更有不能悉待指示遵行者。若經理不得其人。既恐因循曠日。倘事未成而撤兵。尤非長策。惟傳恆才識。遠出阿里袞。阿桂諸人之上。彼至軍營。必能隨事制勝。迅奏膚功。籌之再三。因命以經略督兵前往。

於浮得挈勝于扛。必能合衆成城奏。莫拒牽羊袒肉降。緬酋待其險遠。敢作不靖。乃待以一年。竟不知悔罪乞款。又不妨察其誠僞。酌量受降。朕之本意。原在息事甯人。而不在逞威盡勦也。滿露和風士冕藻。佇看飲至酌金缸。

偶題

或坐輕輿或策馬。行宮到早祇閒居。卻思經略滇南去。日日疾馳二百餘。大學士傅恆命往雲南經略軍務。自二月廿一日啓程。晝夜兼馳。不稍

頓宿。廿五日即出直隸境。計日行二百三四十里。每傳諭命其略宜休息。而傅恆不憚勤勞。深切維念。

閱武

自蒼實勝寺。爰居健銳營。鋪敦恆藉是。開拓竟因成。緬甸何無賴。王師斯有征。重臣奉命討。耆定貴先聲。

題致遠齋

致遠甯緣山水趣。勅幾常切盱宵心。撫時適慶甘霖足。咨政恆教清曉臨。慮彼揣摩云事簡。惕予遊豫恃年深。朱波萬里方縈念。南望秋來報好音。

書扇賜經略大學士傅恆

炎徼熾煩暑。軍營區畫頻。大端應悉記。細務不辭親。世上誰知我。天邊別故人。勗斯風到處。揚武並揚仁。

端陽日恭侍皇太后觀龍舟卽事書懷

濃陰徹夜曉來晴。今歲承歡倍愜情。麥穗黍苗隄畔茂。榴花艾葉殿前榮。延年絲縷多無算。應節龍舟齊不爭。對景雅宜娛悅日。卻緣軍務遠心縈。

雲貴總督明德奏報滇省得雨霑足詩以誌慰

春夏雨優霑。北省向未有。南省稍過多。幸即晴其後。頃接經略章。滇疆待澤久。昨經略大學士傅恆奏。雲南春雨未足。待澤甚殷。念滇省當駐兵進剿之時。蜀糧所需。繫于農田尤重。因馳諭就詢得雨情形。茲據明德奏至。迤西之永昌各處。迤東之省城一帶。俱于四月望前後普溼優霑。耨萌及時。可望豐稔。此實叩承天貺。洽農慶而兆勝符。欣慰之餘。益深敬涼。斯實要於他。為是駐兵候。叶日夕南顧慮未審。渥膏否。方伯馳佳音。清和望左右。迤東與迤西。普被天恩厚。翻犁栽稻秧。萬姓騰歡口。儲胥賴以供。閭閻賴以阜。庶幾早成功。慰極惟額手。

造舟行

造舟造舟何處禡。乃在銅壁關外野。牛垣緬匪險據老官屯。必資水軍順流下。先是屢勅預剝木。率以難成中止罷。緬賊持有老官屯之險。必得舟師夾擊。方能攻拔其柵。並緣江奪取賊船。順流直搗賊巢。此為制勝最要關。今春特遣傅顯、伍三泰往莅其事。仍以江岸難于擇地為奏。經略盡心傳訪。得地得材。命工價。至軍營。即詢之撫夷李景朝。土司線官猛等。知銅壁關外。可得善地。乃遣傅顯等往勘。遂于嶽麓相近之翁古山。見其廣有材木。足供船料。其旁野人所居之野牛壩。可以施工。野人皆樂于受值。伐木助役。即遣官兵等往護。工。猶然邊外豈異區。事在人為語。非假叶野人效順氣。爽涼野牛壩地極涼爽。且無瘴氣。可容多駐兵匠。而野人復極恭順。以船材已成大半。七月內即當截工。可見事無難易。果盡心致力。無不成者。願覺炎瘴輕往夏。忠誠天佑有如斯。我同此邊外境壤。非自今日始道。豈傳恆獨能察知。諸人向皆無所聞見耶。

亦為之類手謝昇至蠻幕乃入江諸事從公堪獎藉船料既成運至江岸合造。例用綠旗兵昇行。傳恆則令滿洲

如此存心公王。實從來領兵大臣所未 閩人使船如使馬鼓勇儼幢凌波駕福建水師。調于駕駛攻擊。預勅選派二

籌及。綠旗兵衆。宜無不感激奮勵。 中至軍營。水陸兼進緬豈當定知肉袒牽羊逐安民和衆武常經不為所欺不妨赦此大我兵聲勢甚盛。懽

以期集事。 化已久。待之一歲。並無納款之信。此時若休我兵威。速以歸誠為免禍之計。自不宜輕許。將來大軍深入。存懽摧堅。懽

珍其醜類。賊酋或窮蹙請命。果出惻怍。則我武既揚。又當體朕息事甯人之意。不必逞威盡勦。第察其誠偽。勿為賊

水插放舟至影湖樓

湖樓歲歲陟新秋。插口還教例放舟。半里水程消一瞥。果然功倍事全收。

泉源建插計收藏。鼓枻欣看順水航。得勢快如斫陣馬。因之平緬盼炎方。

四面清波平似鏡。兩層高閣聳如圖。影湖底識為佳處。幻景真情半有無。

盡啓樓窻納水風。昆明一碧接長空。去年題句橫楣看。瞬息分明昨日同。

卽事

山中早晚涼。袷衣猶覺怯。卓午原炎蒸。單衣仍揮箑。涼以催鹿肥。持銃尋山峽。炎以曝禾熟。觀田俯樓堞。

隨時賞景光。於心頗為愜。陡憶師啓行。傳恆奏。七月二十日自騰越起程。至 便因望馳捷。野牛壩督促船成。卽分路進勦。

登四面雲山亭子

今朝處暑曝秋陽。焚尾蒸炎反異常。數息肩輿纔造頂。天風透體頓生涼。
山莊一至一番登。亭柱題詩歲歲增。卻是陳言難盡去。清新俊逸又何曾。
上祗天高下絕羣。不遮憑覽靜巖氛。若云萬里歸眼底。那見滇南萬里軍。

曉晴二首

優霈夜雨歇清晨。日射雲開霽景新。正喜宜暘利秋稼。軍書又報遠夷賓。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猛拱土司遣大頭目詣軍營乞降。云其土司久有歸順天朝之心。向為緬賊所阻。今緬酋所遣防守葛鳩之蓋拉機。因其國中有事撤回。並知經略大臣統大兵進勦。願率屬內附。迎候王師。情辭極為誠懇。遂優賞面納其降。猛拱為江外一大聚落。首先投誠。適傅恆進兵在即。實師行順途之先徽也。
猛拱迎師早備船。統軍萬里國威宣。乘機速進雖應爾。未免遙遙意念懸。
猛拱所屬。有船二百餘。其土司願在葛鳩濟師。並預待穀糧。供億恭頓。有足嘉者。傅恆不俟我軍到齊。即簡勁旅五千。先率往渡葛鳩江。由猛拱進至蠻彝西岸。籌聯水陸聲勢。甚協機宜。益深總念。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進兵日期及騰越晴雨田禾情形詩以誌慰

撰辰月廿啓軍營。魚貫先教前隊行。
傅恆擇于七月二十日自騰越啓行。所統山葛鳩渡江之官兵。自十三日起。陸續前進。連日倍覺晴朗。將士皆懽欣踴躍。滇人僉云。秋時從無似此連霽者。氣機實為順適。即此可卜師行之吉。誰謂炎方常值雨。欣聞禡日屢逢晴。倉箱更說堪登稔。
騰越一帶。秋禾葱鬱密茂。高已數尺。農民咸以為今歲收成。必倍豐稔。於軍儲更為有益。儲侍應知易致盈。額慶天恩賜嘉兆。越顯速報大功成。

晴

千林斂朝靄。一晌放新晴。雲腳遙天去。源頭漲水生。農功既慰志。山景足怡情。正接軍營報。時暘利啓程。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擒越自七月初十日起。晴多雨少。十八日以後。連日皆晴。二十日啓行。天氣尤為霽朗。軍行利便。士氣歡騰。此誠仰賴天恩佑助。實深額慶。

甯靜齋

右倚崇山左帶溪。山甯溪靜示端倪。設因題額言吾志。速定朱波奠遠黎。

阿穆呼朗圖行宮作

秋獵路由西於焉駐馬蹄。三年如昨日。自丙戌至今。始從此路進。一晌閱前題。蚤脅報寒鼓。鳥喉話別啼。嶺名欣卜克。

進圍西嶺曰卜克。向願即協佳卜。經略大學士傅恆。月初當自。履有詩。頗叶真符。夏鳩至猛拱。佇盼佳音。

獵

萬嶺烟開紫翠光。行圍詩興亦因償。丹楓白樺皆堪詠。日暖霜遲未覺涼。峻坂疾馳不復作。前禽連中固如常。匣封飛遞軍營奏。駐馬批裁務妥詳。合圍後已策騎至山嶺。適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函。由六百里遞到。即於馬。上展閱批答。並傳諭指授機宜。以期妥速集事。旋至獵場射鹿。連有所

登。仍無愆。暑刻也。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報收撫猛拱土司賜詩示獎

猛拱輸誠舟濟師。朱波早是失藩籬。猛拱土司渾覺。遣其頭目脫猛、烏猛、至騰越投誠。願備舟濟師。比經略大學士傅恆軍次戛鳩江。夷目等已陳舟江岸。遂山允爾寨口渡江。今奏報八月二十四日至南底河。脫猛、烏猛、復率猛拱城長來迎。並贖舟河干待渡。傅恆先遣領隊大臣公奎林。統勁旅五百。往定其城。俟後隊全至。盛兵以蒞。猛拱乃江外一大部落。緬匪恃為扞敵。今既收撫其地。則彼之門戶已失。在我實操勝勢。亦如平準夷時之先取烏梁海也。烏梁海譬先收附。準噶爾斯易掃夷。身先去。諸軍共辛苦。心嘉碩輔佛肩仔。秋霖中喜瘴。

江渡已趨兵行兩月期。傅恆於七月二十日自騰越統兵進勦。出關以後。路益崎嶇。兼之秋雨地溼。積潦甚深。不時驅馬可涉之溪。非舟橋不得渡。他人當之。鮮有不畏難生阻者。而傅恆督率士卒。結筏成梁。且有橫一木於水面。身先踐涉為衆倡。以此人皆感勵。指顧集事。雖當雨多漲盛之時。我軍安渡無滯。據奏。九月初十日計可至望暮。與副將軍阿桂會師。即議分路攻取老官屯。較前歲師期早將兩月云。

伊犁耆定久戈。詎緬昏狂事蚘搔。西陲底定。已度戡蕩。故于回部獻俘時。曾有從今更願無斯事之句。實朕志也。至緬夷僻在荒微。初未嘗有勤遠拓邊之意。即其始作不靖。尚不欲動衆聲討。乃賊曾敢恃險遠。抗我顏行。且寬以一年。待其悔罪。仍冥頑負。昔實謀猷贊帷幄。今資奔走効弓刀。東山那學。此則國體所繫。勢難中輟。不得已用兵之苦心。上天實鑒之。

謝安逸。上蔡還過裴度勞。侍待紅旗飛報捷。重開紫閣勦勦高。前此西師之役。惟傅恆與朕同志。獨贊成功。曾不得已命前往經略。乃勦勦備嘗。茂績尤著。佇大捷迅奏。閣畫再標。用彰懋賞耳。

經略大學士傅恆奏進緬蘇詩以誌事

師會新街可進航。經略傅恆。既由猛養至新街會兵。大江上游。已為我有。而自賊人迎拒據蘆塘。游于江灘結野牛壩運至。撥募船料。亦以次造成。遂分撥舟師。水陸進勦。

寨一。復于江灘右及西岸各結大寨一。以拒我兵。時有賊船隱至遠岸。窺我營勢。數番斫陣妖鋒挫。兩隊奪舟我武揚。傅恆等在東岸派兵掘鎗礮備應。見江面賊船至。有紅衣賊目。駕大船統之。我江灘兵即以礮迎擊。船應機碎。賊皆赴水遁。餘船未及退。侍衛阿爾蘇納。護軍校烏什哈達。乘吉林小船進掩之。海關察等亦率兵繼進。近灘。又有紅衣賊目。舟膠不得行。烏什哈達即躍入淺水中。射斃賊衆十餘人。賊目持鎗欲格。吉林馬甲烏雲保殺斃之。烏什哈達奪得賊纜一。阿爾蘇納亦斬將寨旗。嘉此衆水凶士劣慮其方。新街捷奏統兵奪其西岸大寨。其餘將領等。獲賊船糧械無算。殺賊計五百餘。

事將弁奮勇宣力。舉其尤者。各賜巴圖魯號。超擢進秩有差。餘並下部錄敘。越數日。傅恆以所獲賊纜及其鑲銀梳具郵至。篋而藏之武庫。用待策勳。及我師進次老官屯。賊人守拒甚固。猝攻未下。遂奪彼屯四一寨。殺退賊衆。絕其糧援。已可計日而取。但其地水土惡劣。我軍多有病者。時當冬令。瘴退。尚且非宜。則陽生春至以後。更不可以架入。老官因傳諭傅恆等。攻得老官屯後。即速撤兵。見可知難。為行兵要領。朕惟審時度勢。順天而行。不欲以急用武也。

屯得當振旅。觀象玩辭易義長。

降旨班師詩以誌事有序

南詔炎荒。蕞爾蟻封。自擁朱波。汗裸狡焉。蝸角誰爭。自擾吏侈。語羈縻。弊生束溼。致士司游。擢抓搦。暨啓養癰。當制府之新命。再頒冀旗營之舊觀。一改乃前鋒。武揚於摩壘。而別隊期誤於援師。緩攻既經。浹歲大舉。可再稽時。是用命重臣之請。行統全軍而竄入。所過饋餽相踵。兼收棲畝之禾。捧檄偕俸。並効成杠之役。夷人野人之並集。夾道臚懽。猛拱猛養之咸歸。先驅著悃。爾乃部聯水陸。營合東西。奪港柵而銚急爭呼。指真可掬。焚洲船而礮轟莫禦。腹已不支。既張拔砦之聲。遂併攻屯之力。絕運道則先摧右寨。斷臂難伸。殲醜徒則并靖傍偵。擣心可待。況洞胸矢貫。紅衣空舞。虵矛斬馘。鋒銛漆股。均填螳轍。方期扼布都之隘。遂將傾阿瓦之巢。惟是濡時瘴作。卽次癘生。不宜以上選之勁兵。試殊方之厲烈。逆斯征而順斯撫。當上體夫天心。不足臣而不足耕。亦俯循乎地限。爰因掣纜聲威之後。早示收鉦振旅之期。而郵匭旋臻。貝文附進。籲停圍剿。俾獲生全。固應許以自新。且徐籌其善後。進止勢所宜然。始終事非得已。縱苦衷難蘄於衆喻。而司契實定於先幾。用系長言。以資紀要。并申短引。聊代述懷。

大勝新街武略張勵師進取靖豺狼。足云示創蠻江地。適有相求貝葉章。經略大學士傅恆等。在新街江齊。速破賊壘。獲獲養舟。虛厥兇渠。大殲醜類。賊衆披靡奔竄。遂進攻老官屯。先拔其東西一砦。納彼糧援。復逼攻大寨。已可計日僮堅。願其地水土惡劣。我師在彼者。漸多疾病。冬令瘴退時尙爾。則陽生春至以後。更不可以久留。因念我將士爲國敵愾。卽使臨陣捐軀。固優卹

所必及。亦分誼所當然。若令其嘗試毒癘。於心實有所不忍。因傳諭退兵。傅恆等尚未接到此旨而奏至。願會潛駁。奉有致將軍等蒲葉書。遣其大頭目至老官屯。同賊寨大頭目諾爾塔。類詣軍門。願請貸其聲討。傅恆等因移檄使受約束。責其奉表納款。已自畏威而懷德。底期肉袒與牽羊。而征緬之役。原出於萬不得已。今之徵兵。亦惟審時度勢。順天懼請命。則更無事於必逞兵威。今春傅恆奉命經略。會於宴次。賜詩有莫拒牽羊。樊鄉悉恆非嘉畫。渾覺優恩俾樂肉袒降之句。意原在於和柔安民。繼為造舟行。亦曾及之。未嘗不早計及此也。樊鄉悉恆非嘉畫。渾覺優恩俾樂康。徵兵善後事宜。已諭傅恆等熟籌妥辦。至猛拱土司渾覺。既率屬內附。即當為之計及安全。若聽仍居故地。恐日久或不免為潛匪侵凌。難以遠為維護。因諭傅恆等詢彼所願。令於邊內擇善地處之。俾得樂業安居。不致為賊所遷送。

元正大和殿賜宴紀事二律庚寅

征緬官兵振旅旋。朱波懷畏靖蠻邊。六旬大慶從羣請。今歲逢朕六十萬壽。禮臣稽典。請於元旦賜宴。先期具疏以聞。卅五君臨勵久虔。盛

禮又過十年閱。自庚辰舉行慶典。屆今歲紀一週。通班嘉許百工聯。底須給事陳祥桉。見唐書。禮樂志。實政勤祛虛瑞傳。

曉晴傍午佈濃陰。旋見祥花飄鬱森。禮重晨參而晝會。庚居辰過又寅臨。試看雁詣還饒萃。詎在牽珪與

獻琛。較景農占誠大吉。元旦曰欲風、日、雲、雪、皆。有為上歲祥占。是日正符嘉兆。垂衣南面倍生欽。

降旨酌免雲南兵行所過州縣錢糧及直隸河南湖廣貴州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雖然戢武罷征緬。尚有班師振旅旋。比里或當執役鮮。於民甯靳布恩駢。秋征秋納寬恆賦。十五十三例

上年。邇年征勦緬匪。軍行經過。地方供頓。皆宜為支給。絲毫不能闕。而執役服勞。未免稍資民力。曾予分別蠲緩。以獎急公。今已降旨徵兵。復加恩將滇省承辦軍需州縣正賦。蠲十之五。其官兵振旅所經各省。蠲十之三。等差

仍視往例。而藏富用培元氣復。勗哉宮吏慎勤宣。

紫光閣賜宴外藩壘去年題句韻

正節欣逢天澤行。初三日大雪續粉。自晨達午。積可四五寸。田家五池冰鋪雪閃光晶。筵開紫閣諸藩侍。樂奏

彤墀萬舞呈。巡酒都遵令儀什。聽歌敢忘勅幾情。驃蠻歸命王師返。去歲紫光閣賜宴。有驃勒駁圖思往績。逾

及冬。有師抵老官屯。攻圍方急。顧其地水土惡劣。兵有病者。因傳諭徵軍。年征緬底遲成之句。蓋其時正發進兵勦緬。旨未至而緬酋適遣其頭目詣軍營。願乞歸誠。傳恆等具奏。遂俯從所請。班師。亦可云然告武成。

庚寅春帖子

四時卒始日。八舉發生辰。條達東風應。和敷萬國均。

農祥叶晨正。炎海值銷兵。明明杓斡角。嚙嚙物由庚。

宮殿曉開初旭麗。孫曾躬率綵衣彬。五辛盤與宜春帖。都向慈甯獻壽陳。

祈穀禮成述事

春立方為節應正。是月初九日始立春。祈農典合次辛行。金穰脩祀日逢卯。震德乘時歲納庚。願謔照臨有明命。由

來呼吸可通誠。去年曾是希鴻佑。去年正值出師定額。奉祀時曾竭誠默告。佑我軍行。果格朱波積底成。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廷臣例宴上元後。繼節花鐙尙綴檣。揄策底惟肅旒冕。聯情亦欲洽堂廉。椀浮寒具三筍黍。盤貯水晶五

色鹽。兩闋梨園供奉聽。箴兼善頌正何嫌。

開年一雪百祥探。益善多多豈避貪。目極遠天雲尙厚。心希今夜澤重覃。縱橫漫擬張說席。去佚蕩誰懷

蘇軾柑。雖是對時宜宴樂。元臣獨繾隔滇南。時征緬。我師經略大學士傅恆。行次滇省會城。

望郊臺作

逆命因教征驃蠻。投誠適可六師班。征緬之役。因逆會梗頑。待以經年。罔知悔罪。始命大學士傅恆統勁旅征勦。我兵自新街戰勝。即進攻老官屯。拔其數營。乃水土惡劣。將士多有病者。聞之即傳諭徵兵。旨未達而緬酋適遣人詣軍營投誠。奏至。遂允所請。以完此局。有餘惟蓄熊羆怒。無所之施。弧矢彎。每聽楚君罷京觀。卻非漢帝閉雄關。不須郊勞。循前典。戊子春經此。曾有不得已期速集車。鴻儀再舉凱旋來之。因不復舉郊勞之典。振旅弗同奏凱旋。

蘇爾相詩丁酉

差往緬屯因被羈。庚寅春。因緬匪懇求解老官屯圍。時曾有奉表還人納貢之說。久渝不至。命雲貴總督彭寶遣人往詢。而彰寶遠道都司蘇爾相持檄往緬境。乃匪目諾爾塔。將蘇爾相羈於老官屯。蘇爾相屢欲引決。不得。留彼八年。丁酉春。匪目得魯蘊。願將蘇爾相送還。稟致邊吏。總督圖思德據以入告。然不免露還就完事之見。為緬匪所窺。復爾居奇翻悔。而緬目綜拉機。又從中掣其肘。益致反復遷延。幸余預料圖思德之才識拘淺。非能任其事者。因改令撫黔。而調李侍堯代其職。并命阿桂往彼。相機籌辦。二人措置得宜。緬匪始知畏懼。於四月廿七日。差人將蘇爾相及其隨往之弁兵等。送還內地。阿桂等因訊錄他犯供詞以奏。乃知蘇爾相在彼情事。為之矜憫。今知悔罪送還為兵。傳後實非佳也。事貴先聲信有之。緬地水土惡劣。前此官軍至彼。輒多染病。且有死亡者。實非可用武之地。故決計不復加兵。昨歲平定兩金川。受俘誅逆。令所留緬目秤官猛等數人與觀。皆惴慄駭駭。不敢仰視。因縱之歸。秤官猛等遂於緬地傳述中國威武。會緬酋魯駝已死。其子贊角牙繼立。頗知悔懼。而得魯蘊等又深慮獲罪天朝。終難安處。因思表貢。遣人求許開關通市。其悔罪之心。實由先聲所懼也。

蘇武直未降匈奴如衛律。李陵耳冰天雪窖。囓雪餐毼。豈能度十九歲之人。歸而為典屬國。賜之二百萬。漢之獎忠。不為不厚。而李陵猶謂之薄。蓋彼既降虜。所謂出婦無好辭耳。至於娶妻生子。則武故不

得謂之全人而亦令其嚼雪餐飴以延歲月乎。司馬遷所云附青雲之士者。史之美在此。而史之病亦即在此矣。因用武事故並及之。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恭錄一首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折臂翁。年八十八。鬢髮霜。非因力戰得受傷。乃是自折其臂得脫爲兵。至老身猶康。是翁蓋學塞上之子。髀跛相保聚。又似支離特其無用。乃反攘臂武士行。雖然支離塞子皆其天然耳。自折其臂實出詭詐避役。而非臣子之綱常。新豐翁不識彎弓與射箭。如何三丁點一丁。瀘水瘴鄉遣征戰。是何異毆羊豕以飼豺狼。誠可笑亦誠可歎。工部石壕吏。少傅新豐翁。事雖異。意則同。古人雖曰兵寓農。平時訓習當有素。豈有未經一習而令供戰攻。國朝之制超千古。八旗子弟不待言。綠旗亦素予以糧餉。俾之操練居營伍。有事屯戍征戰。乃用之。從弗驅彼平民。使有新婚垂老相別之苦楚。戒邊功。邊功豈易言。新疆二萬里。成功以五年。金川掃穴亦復然。未歲功者祇緬甸。亦緣士卒不得用力於蠻煙瘴雨間。因其求降遂令班師旋。緬甸曾憤敵固抗。于不得已而用兵聲討。乃一誤于李時升。賊衆因得滋擾閩內。再誤于額爾登額。致明瑞深入捐軀。勢更難于中止。大學士傅恆因請督師征勦。遂命前往經略。傅恆既至。身先士卒。水陸分途進攻。即收服猛拱。尋復于新街破壘殲渠。進攻者官屯。軍威大振。已可計日摧堅。顧其地水土惡劣。官兵病亡者多。此乃地氣使然。勦懲皆無所用。且不忍驅勇銳之衆。嘗試瘴癘。因傳諭撤兵。旨未至而緬甸遣大頭目詣軍營奉書求救。傅恆據以入告。因詔班師。是三役也。實多捐軀致命者。雖即賞延於世。祇今追憶猶酸然。不待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亦不待國忠

幸立邊功致禍延國之大事藉彼相臣贊襄則可耳。惟當定之在君斷以乾用固出於不得已。然而窮兵黷武之名詎免旃。知我罪我何辭焉。居易新豐折臂翁之篇。欲和運之再三下筆難。

雲貴總督富綱奏報緬甸稱臣進貢詩以誌事戊申

官屯謝罪求罷戰已卽傳宣命止戈。昔年征緬之役。事非得已。迨己丑冬。經略大學士傅恆。于新街江裔。連破賊壘。遂進攻老官屯。繼拔屯四一營。絕其糧援。已可計日蕪事。維時聞其水土惡劣。我將士多受病者。深爲憐憫。若更待春至陽生。則瘴癘益甚。于是有班師之諭。而傅恆適亦奏緬酋僭駁遣大頭目詣軍營。願求食罪罷兵。因檄諭解圍撤兵。蓋其始以聲罪之師。不可以已。既而深度事勢。恤我征人。遂爾止戈。原非利其土地。必欲窮兵也。嗣是二十年來。亦且置之度外。茲據雲貴總督富綱奏。掌管國事孟頽。遣大頭目三名。小頭人十二名。賫金葉表文。並馴象。金塔等件。款關進貢。情辭甚爲恭順。詎可阻其向化之誠。卽諭令准其前來行在。並隨時酌加優賚。以示柔遠至意。 卻逮廿年無信息。何稱一旦人漸靡。遜辭並未馳文帝。奉表翻看來趙佗。羈彼重英異蘇武。督臣致訊似爲過。

按漢書趙佗當秦末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釋而不誅。佗旣復僭稱帝號。文帝立遣陸賈使南粵。賜書告諭。佗恐頓首稱臣。蓋文帝初鎮撫天下。不欲興兵誅討。惟貶損詞意。冀其感服。而佗果稱臣奉貢。書生選懦之見。率以爲是。予則以爲大失中國駕馭外域之道。蓋外域惟畏威不知懷德。此意向屢論之。若今之緬甸。則大不然。初以滋事邊疆。與師問罪。旣因其籲求。貸不加討。亦不過舍之而已。豈值以一紙之書。婉諭臣服。而茲孟頽款關進貢。詞順禮恭。且據督臣譯其來文。謂其父甕藉牙承管國事。至其兄懜駁。傅子贅角牙。同時爲惡。獲罪天朝。繼蒙寬赦。不加征剿。感激實深。伊與

借駁夫子素不和睦。藏身緬寺為僧。自贅角牙自取滅亡。衆頭目舉伊掌管國事。屢欲乞求進貢。因暹羅時相侵擾。並移建城池。未遑將使。茲特差心腹賈表。並具貢物。懇祈轉奏。乞恕已前之罪。永作域外之臣。謝罪入貢。歸誠出於傾心向化。其恭順過趙佗遠矣。至總督富綱。訊以楊重英之事實。過於苛求。楊重英不過一臬司。在木邦被緬甸之兵遮去留彼。非若蘇武之奉使朝廷也。其縛送與否。皆無所關係。何必致問。因嚴飭富綱。令罷之。且蘇武在匈奴娶妻生子。向已薄之。聞重英在緬甸求死數次。而不得。若復無娶妻生子之事。是較蘇武為優矣。並戲及之。

翼朝仍用前韻

田謠原熟識。心渴翼朝晴。農諺又有不慮初一雨。祇怕初二陰之語。蓋謂初一如遇雨。又慮初二連陰。主前半月多雨之象。茲初一既喜晴。而稟日仍無片雲。實慰渴望。勿替憂惟我。甚於農者氓。林風輕送爽。荷露泫滋榮。更覽滇南報。羈官獻以明。前據雲貴總督奏。緬甸新掌國事孟頰。遣大頭目等稱楊重英。及雲南兵丁四名。廣東客民七名。一同送回內地。雖其人無關緊要。然亦足見該國恭順之忱也。

賜宴緬甸陪臣卽席六韻

滇南金葉緬文呈。來者徠去之嘉至誠。昔日歸降此歸順。己丑。命經略大學士傅恆征緬。其冬連破賊壘于新街。江將業將乘勝攻取老官屯。施因其乞降班師。然亦不過姑貸其罪。究未臣服其心也。茲該國掌管國事孟頰。遣大頭目三人。及小頭人等。齎金葉、表文、及金塔、馴象等物。款關進貢。並稱其兄儻駁。傳子贅角牙。同時為惡。獲罪天朝。而伊與儻駁父子。素不相睦。今特差心腹入貢投誠。乞恕已前之罪。永作域外之臣等語。是此日歸順之心。出于至誠。深堪嘉悅。不惟無戰並無征。閉關未可學光武。馳諭原非遣陸生。方伯猶搜遮去。

吏。富綱于額旬貢使。不即令其前來瞻觀。又復跟究楊重英下落。甚為錯謬。楊重英僅一臬司。隨軍辦理糧務。被其邀留。並非奉使之臣可比。乃令該頭目等復遣人回國。告知該國長。倘彼心懷疑畏。不阻其恭順之忱。已傳旨嚴行申飭。外臣兼獻未回兵。嗣奏緬甸將楊重英送出。已于七月初二日抵內地耿馬地方。並帶出從前失迷兵丁四名。及廣東民數人。益見該國長實屬傾心向化。今該頭目等至山莊拜進其國長之表。因厚加宴資。以示殊恩。

山莊宴資逢佳節。是日。海國車書遶大清。惇史漫稱增此創。皇圖惟慎奉其盈。

齋居有作庚戌

三日齋居一日增。所為中祀欲親承。夙願一二年內。于中祀躬祭一週。去歲于歷代帝王廟、先農壇。皆已親祭。茲啓鑿前正值春仲祀期。是以朝日壇、文廟亦將躬親。以盡子誠。

左壇朝日壇在都城東北廟文廟在皇城北。值相接。今歲春分。適值二月初五日。丙辰。次日丁祭釋奠。又日次仲春上戊。祭社稷壇。故連四日齋戒。春仲戊祈詣實應。天錫八旬

曼以羨。心欽一己繼而緝。緬夷又遞請封信。富綱奏。據署騰越州總兵定住某。探得緬甸國長孟頽。將遣使來京祝釐。並欲求請封號。此皆希觀之事。感蒙昊眷。益切虔寅。美善盡哉滋業兢。

雲貴總督富綱奏緬甸國長孟頽遣使祝釐並乞封號詩以賜獎

奉表前年施惠往。請封今歲竭誠歸。赤心那限萬里隔。黃詔從教舉國輝。經事自惟老勝壯。化民因識德

羸威。內安外順胥天佑。益切屏營凜勅幾。

寫心精舍

奉御樓傍屋。其名曰寫心。寫心之義廣。括於一字欽。蒙佑八旬歲。五十五陟臨。宇內獲小康。邊外來盍簪。

今歲八旬大慶。凡西北蒙古、哈薩克、及海邦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南掌、緬甸、各藩服。或親身或遣使。俱將於秋間分至山莊、京師。輸誠效祝。世獲小康。象呈大頽。靜念祖宗眷佑。能不益勸惕賞。慶祝出其誠。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四十一

匪因招致尋。此胥賴貽庶。逢豫惕不禁。為政何所成。為學何所識。用是益歉然。五字慎自箴。

十七日率御前蒙古王公等觀鐙用近作節後含經堂韻

自昔元宵三五仍。挈壺時刻別除乘。茲當置望逢十七。卻看滿輪無減增。上元本言十五。而望或有遲一二日者。今歲正月。置望在十七。今夜

月輪始滿。昨偶值風烟火罷。御園鐙節。例以十三日起。至燕九日收鐙。前十四日以傍晚雪勢未止。停放烟火。十五正日恰即晴霽。依例舉行。昨十六日又以值風停止。七日之內。偶停一二日。亦屬恆事耳。今

猶婪節宴遊應。買鐙那一錢王藉。容齋隨筆云。西京正月十五前後。各一日看鐙。本朝替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遂展至十七、十八。中外百年樂可徵。

向例。上元即于御園正大光明殿筵宴各蒙古、回部、外藩。及各國使臣。晚間命于山高水長樓前觀放烟火。并令隨至同樂園觀慶豐園。以示優惠。今歲西北則增哈薩克、南則增暹羅、緬甸諸藩國來使。我朝百數十年版圖式廓。中外一家。

歡若家庭。實亦自昔罕聞。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二

平定緬甸第七之三

文一首

蘇楊論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而還。楊重英留緬甸二十一年而還。念其事相類。作蘇楊論。武在匈奴。餐毘留雪。勞不能久。向已有說。然其娶妻生子。漢書章章可考。重英在緬甸。其誓死不降。與武同。而無武娶妻生子事。今呼路人而詢之曰。重英與武孰優。必甲武而乙重英。彼固不知武之爲何如人。何如事。徒以羶薺久而耳食熟耳。則司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語誠不爽。緬甸之歸順也。總督富綱猶責其弗獻重英。予以爲過於羅索。旣而其長隨以重英及其時被遮之兵。并自暹羅所獲粵民致之邊。及入邊。重英謂同歸之兵曰。今生還本朝。卽伏國法。亦瞑目。足可哀矣。問其在緬有無易衣娶妻生子事。則皆以爲無。而重英本抱病來。因遂故。以其志可憐憫。命給道員銜。仍將錄其子。夫重英究爲在緬偷生。茲仍加薄恩。所爲仁義兼施。教忠之道也。若武之爲典屬國。漢之恩爲過優矣。而猶有歎其被賚薄者。是何耶。且以重英所爲。較武有過之無不及。武乃奉使。而重英則不過從軍被拘留也。若曰因附青雲而得名之傳。則

其傳與不傳固不足爲貴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三

平定安南第八之一

詩七首

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詩以誌喜有序 戊申

安南自丙午年內訌不靖。至本年六月。故王嗣孫黎維祁之母、妻、幼子。並從人六十二名口。至斗輿隘河邊。叩顙救全。維時有兵衆尾追。勢甚迫急。守關者收入內地。查詢知爲彼國土酋阮岳、阮惠兄弟。稱兵搆毀。攻破國都。維祁播越在外。其眷屬匍匐來投。經撫臣孫永清、督臣孫士毅先後馳奏。予以該國世守藩封。素爲恭順。且興滅繼絕。事在九經。使閉關不納。聽其篡奪。相仍置之不問。又或乘危徼利。取其土疆。如明代所以待陳氏、黎氏、莫氏者。何以爲奉天字小之主。因先命妥爲安置。優給餼廩。資其陪臣歸報。並傳檄夷衆。共起義兵。恢復黎氏。以申大義。續命孫士毅率提督許世亨帶粵兵萬人。出關聲討。又令雲南提督烏大經。自馬白一路帶兵五千。協力進攻。孫士毅於十月二十八日自鎮南關啓行。所過諒山等處。夷衆歡迎感泣。直渡壽昌江。十一月十七日。阮衆屯市球江。我兵隔江排砲轟打。暗由下游二十里外飛渡。截其後路。痛加殲戮。並將先降後叛之僞高平府督陳名

炳陣獲正法。尤為快意。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對岸兵衆蟻聚。我師以數小船竹筏。渡百餘人驟進。勦殺奪船。二十日。乘夜渡江。五鼓登岸。乘阮衆駭竄。勦誅殆盡。黎城不攻自破。黎氏族人百姓等。跪迎入城。先已降旨。鑄印撰勅。郵致軍前。至是日。黎維祚來歸。孫士毅傳旨册封為安南國王。大局已定。現仍厲兵再進。直搗順化。廣南。期為黎氏窮追餘黨。以淨盡根株。是役也。朕以名義所在。為天下萬世立君臣之極。且國家撫馭萬國。甯有意尺寸幅員。實因臣服有年。偶遇禍變。終資天朝。覆冒之力。俾普天率士。仰瞻知勸。懷侯柔遠。理亦宜之。自半載以來。先幾籌畫。申厲軍志。俯察夷情。馳諭指示者。日或一再。而孫士毅竟克仰承。鼓衆心而嚴師律。兩旬之間。迅奏大捷。深可嘉尚。因封為一等謀勇公。賜寶石帽頂。并封許世亨一等子。在事將弁兵丁。咸予優敘加賞。披諭之餘。因成二律。以誌昊蒼默眷。佑順善成之喜。

交趾安南後改名。安南、古南交地。漢武帝時。置日南等九郡。交趾居其一。唐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始有安南之名。明永樂時。復改為交趾。正統初。又仍封為安南國王。嗣後海更黎氏、莫氏。叛順無常。而其國亦莫奪相仍。幾無甯息。至我朝順治年間。黎維祺奉表投誠。迄今百五十年。世守藩臣。最為恭順。不意六月間。有土酋阮岳、阮惠、占據黎城之事。土酋猖獗。占黎城。母妻匍匐來逃命。督撫商量請發兵。復彼國家未聞古利其土地。卻殊明。明自永樂時討平黎氏之後。遂置交趾布政司。分立郡縣。編置官僚。既乖與滅繼絕之義。轉貽乘危徼利之譏。若此。次命孫士毅整兵討叛。先令檄諭該國。並不貪其尺寸。及克復黎城。即命受封嗣國。正大光明。與前代利其土地者。蓋大相逕庭矣。重封與滅。昭恩義。永靖瀛瀋。奉大清三江飛渡。弗須舟。節次據孫士毅奏。于十一月十三日夜。至壽昌江岸。編筏過江。勦殺阮衆無算。十六日至市球江。阮衆拒守。孫士毅轟砲列陣。作欲渡之勢。令總兵張朝龍。帶兵于下游二十里夜半潛渡。阮衆潰散。

予與指示令其設遇江河。應別尋上下游濟師。此旨尚未到。而孫士毅乃不約而合。十九日即直抵富良江岸。彼眾聚船。或在江心。或在對岸。猝難過渡。因急覓沿村小農船數隻。竹筏幾片。乘載官兵二百餘人。于五鼓直衝彼岸。奪獲船艘三十餘隻。駛回。更番渡兵二千過江。分燒各船。兵衆無一得脫。夷衆歸巢竄不留。賈勇千軍皆敵愾。同勞一將有深謀。許世亨前在金川。奮勇福康安平定臺灣。成功陞授提督。此次克復黎城。孫士毅固爲謀勇兼全。而許世亨率兵夜渡。實爲同力協勞之佐。屏王已幸生天再。餘黨還期指日因。佇待紅旗馳報喜。奇勳仍有異恩酬。

新正重華宮疊去歲二律韻已酉

去歲東廂運句成。卻緣遼馬誤馳旌。上年正月九日。于紫光閣賜宴外藩。將陞座時。忽傳紅旗報至。及覽福康安奏。舉行。有宴回卓午重華坐。七字聯。不快情之句。幸逢月晦喜音至。乃得朔朝聯韻明。福康安卻已于正月初四日在內山老衛時地方。將林維時正社祭還宮。因即于二月朔日。錫宴聯句如例。首祚青宮御選音。福祿致齋惟肅屏。上。絲笙。是日逢齋。雖道官恭。亦例不奏樂。少過壯邁幡然老。弗改仍茲耽詠情。

借問如何乃謂詩。重華早訓志言之。先憂後樂於斯寓。弄月吟風那更爲。臺嶠已安起耕作。臺灣因逆匪滋事。民間耕種失時。及平定後。撫臣徐嗣曾駐彼安輯。據奏。農民已各歸田里。耕作如常。海邦重定免危疑。安南之役。既以該國世守藩封。最爲恭順。而阮岳兄弟。據兩旬之內。克復黎城。黎維那亦即拜受敕印。襲封國王。失而復得。危而復安。中國字小之義。亦云至矣。一催其進一止進。上年福康安于攻克大里社之後。未即直入窳。或遺孽未淨。則蓋郡終不能安枕。是以催令過進。以冀速獲二逆。昨歲新正。重華宮亦有生擒逆首題方稱。漫頌功成。我不爲之句。至安南一事。孫士毅先復黎城後。隨即籌造船隻。搬運軍糧。爲直搗勦穴之計。予始亦以爲果然如此。爲該國永除後患。亦屬盡善之事。既據係永清奏。黎城至廣南地方。有二十餘程。用兵萬人。即須運糧夫十餘萬。勞費內地。而爲小邦計。萬全。於事體既屬非宜。且小邦與廢。亦有天命。黎維那庸儒無能。安知非天厭其德。而有此內訌之

事乎。天命所在。孰能違之。因即降旨。令其班師。此視若不同。同應時。應時。即固與臺灣之為內地情形。迥不相同。然其應機則一也。應機也。

重華宮茶宴用戡定安南封黎維祜為國王功成聯句是日復得一律一韻

東廂茶宴首春開。翰墨因緣至理該。竹品絲彈答韶令。甌香研淨引清陪。賢臣畫策憶勞耳。初聞安南阮岳。既惠。佔據黎城。

之信。即命孫士毅察看情形。妥為經理。節據陳奏。檄諭該國未經被擾地方。共圖恢復。及該督親統大兵。長驅突入。一切籌畫。俱合機宜。兩旬之內。果即克復黎城。復封嗣孫黎維祜為國王。膚功迅奏。大義炳昭。肇歲駟吟。宣揚盛事。實亦敬誌天庥。功績庶歌荷幸哉。仍六度斯合歸政。祈天眷佑待栽培。

閉關何似此關開。除逆扶危道所該。光武閉關不納。祇知自守。而不計小國之仰大國。何以昭字小之道。安南臣服且其母妻節節叩關請命。不容不救。蓋大義攸關。事非得已也。典數南交叶平秩。事徵明史入吟陪。命朝玉闕竟未至。安南之不肯入朝。自元時利權畧安南國事。嘉靖年。莫登庸。黎維潭二人。雖受朝命封爵。竟不親赴闕廷。遂有代身金人之事。明自黎利代身金人。莫登庸。黎維潭亦代身金人。孫。實代身金人。作肅容拱立形。其不恭朝命情狀。已覺可笑。而明且委靡調停。兼貪其利。宜遣人輕親朝廷。無復畏忌。若茲安南嗣孫黎維祜。感恩懷德。自請於八旬萬壽入覲。其恭順之忱為何如也。申諭嗣王強自立。黎維祜被逼出奔。展轉逃避。母妻不能自托。侍從不過數人。其平昔毫無振作。已可概見。迨大兵入境。黎維祜大臣。豈有久駐其地。代為鎮守之理。因命孫士毅申諭該嗣王。當須自強政治。以無負興廢之德。矧兵戈之後。尤當撫綏其民。以自培元氣耳。亂餘元氣要深培。

戡定安南復封黎維祜為國王功成聯句有序

君臣之誼無所逃。人倫立極仁義之師有不戰。天祐成功海隅既奠厥家邦。册府宜形為雅頌。原夫

帝典明都之宅。王制交趾之民。縣置朱戴。漢交趾郡所屬縣。炎徼通丸泥之域。波分白鶴。白鶴江在三帶州。南溟盪帶水

之流。自漢、晉、隋、唐，咸屬於羈縻。嗣丁、部黎、公桓、日陳、日遞沿於攘歛。宋每因而獎亂，元屢召而不朝。
 輔張、晨沐之露布三傳，貪幅員而終棄。黎、維莫、登庸之金身兩納，殖貨利而不揚。懿我朝定鼎之初，底
 下國受球之貢，訓以守邦之忠孝。皇祖賜黎維正扁曰忠孝守邦嘉爲隰上之屏藩，百卅年來享來王十三道我人
 我土。何際祖孫之傳襲，迺生陪隸之內訌。始聞遺篆之遷，俄報敏關之籲。黎方去國，路先泥中。阮已
 無家。黎維祁之母阮氏、妻阮氏塗窮河上，啓臺吏晉章之告，悉瀛邦否運之由。蠻門觸而蝸傷，毀因奪政。棟廢負
 邛而驪走。阮岳、阮惠變輒稱兵，留肘腋以代防。阮繼腹心之中潰，兩割邊郡。再圯國都，截路稅人。望門漁
 女，赤地千里。比歲游以不登，蒼天九重。彼民控其無所，甯忍聽其塗炭。安敢干爾倫常，是用軫此憫
 人。索予置之樂土，重齋糧而歸報。嚴騰檄以指迷，所守非親人化爲豺狼。革邪心於兩郡，諫山、高平無禮
 於君者，逐如鳥雀。鼓暮氣於七州，文淵、脫明、七泉、溫州、文關、祿平、安博斥僭貢於關門。訪孱王於洞戶，毋稱盛國。致
 它時兄弟之相尤，況未覆宗。尙來者幼孤之可立，發勁兵於粵土。出偏旅於滇中，賦糜以集礦丁。錫
 綬而招募客，林際清關連坡壘。出鎮南關十里，爲安南坡壘關戈戟星馳，路越廣源。諫山郡，故廣源州故
 印以先頌，地或相持。效木罌之間渡，謹黎、愚惠阮、詐緩師。燭僞奏之謀，阮惠詐爲該國臣民之奏，請立黎維禛以爲緩師敵巨船
 多，懈氣知虛先之誦。安南送回遭風把總許昌義、稱阮惠誇示舟敵之雄，詭謀懈我士氣每先幾而豫，或不約而同。殲南榻之沙蟲，市球江一名南
 江頭駢點虜。陳名炳驚富良名，江名之風鶴。指掬舟師，浮直可以銜刀。渡不須於用楫，笏徒破竹。交趾外城爲笏竹城，見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是唐都護王式所植。孫士毅奏克黎城摺稱城僅高四尺上猶種竹也。

江果來蘇來蘇江在黎城東北本名蘇歷江明時改今名埋根遠百里之郭入壘聽

五更之漏羈人年返隨宗族以迎軍故國重開具禮儀而受冊感中銜而莫報請句臆親主客之司

侯內願以無憂許班位在郡王之上特酬勳以五等寵冠桓圭徧行賞於六甄賚周袍服披圖眼底

迅成楊僕樓船掃穴掌中直過馬援銅柱南阮別巢於北阮僑如連繫於榮如卽看梟獍之倫旋築

鯨鯢之觀飛捷書之送喜先於三十日陽春佇全境之就平作我萬千年典屬越稽簡紀其待藩侯

周威烈初命已非唐方鎮唯疆是予呼韓邪尙思報漢僅保塞以相依高句驪空自求明乃和倭而

卻返威原不足託絕意於閉關力或有餘則侈心於廣土予受天全付馭世久成垂萬古之正經申

三綱之大義矧繫恭順恆廬惠綬屬偶值於阡危豈獨遺於覆冒日之所照何分比景漢日南郡所屬縣卽比景也

以南化本大同不閔居風漢九真郡所屬縣其地今在清華府之外亂臣賊子之知懼魯史義存興滅繼絕所以懷中庸

道立不利尺地仍我外臣因茲決策於初幸臻歲功之善顧春奏臺灣之大凱秋朝緬甸之來歸一

歲凡三七旬有九被眷貽之特厚統中外以胥蒙矢謙攜乾惕之增虔敢豫大豐亨之萌志咨爾廢

歌就列莫遠徵越裳氏獻雉之區體予寅亮代功惟邇繹召康公旅獒之旨

御承天庥命御紘埏西北開疆晏卅年自庚辰西師凱旋之後新得西北兩路拓地二萬餘里命大臣分駐其地設

同我太平每歲年班更番入覲與蒙何事內訌聞海國安南國陪臣鄭氏世執國柄漸成跋扈阮廷以伐鄭爲名

古諸藩一體宴賽迄今已三十年矣

孫黎維祁出走。其亂遂熾。

特申大義薄雲天。安南雖要荒小國。而君臣名分攸關。且黎氏服屬中朝。封傳世。百數十年。最為恭順。今土酋作亂。嗣孫播越。皇上特申大義。聲罪致討。為之恢復疆土。重建家邦。仁育義正。自古所未有。其功矣。

南訛攸宅神堯典。堯典。宅南交。蔡沈書傳。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黃度曰。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禮記王制。南方曰蠻。離騷交趾。鄭康成注云。足相鄰然。孔穎達疏。言蠻臥時。頭觸外。足在內而交趾曰蠻小戴篇。禮記王制。南方曰蠻。離騷交趾。鄭康成注云。足相鄰然。孔穎達疏。言蠻臥時。頭觸外。足在內而

交趾曰蠻小戴篇。禮記王制。南方曰蠻。離騷交趾。鄭康成注云。足相鄰然。孔穎達疏。言蠻臥時。頭觸外。足在內而

則交。術幻文郎繩結約。越史略。周莊王時。嘉甯部有異人。能以幻術服諸部落。自稱雄王。都於交郎。號文郎國。結

有文郎州。謀深質子弩墮弦。秦始皇初并百粵。其地為象郡。後趙佗據南海。時安陽王有神人曰皋谷。能造柳弩。一

臣阿桂。初私。始誘媚珠求看神弩。因毀其機。馳使報佗。佗復與兵攻之。軍至。王又如

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等九郡。今安南國地。即其時交趾。日南。九真三郡也。又南越志。交趾之

地。最為膏腴。舊有君長曰駱王。其佐曰駱侯。其田曰駱田。民墾食之曰駱民。又交州志。駱王。駱侯。主諸郡。縣

又南越將。蓋沿。二女與戎浪點焉。漢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徵側者。蓋沿縣將之女。嫁為朱

古駱越之稱也。征之。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封授為新息侯。按自言。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鳥。點跡隨水中云云。按。浪泊。在今安南東關縣西北。一名四湖。

唐至德。煩都護鎮。仍舊。梁。陳于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為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

德初。改鎮南都。梁開平肇土豪專。後梁開平元年。以曲頰為靜海軍節度使。後顧弟全美代之。繼以阮進。楊廷鶴。自曲

額以下。皆土。使君瓜剖豆分夥。越史略。矯公揖據峯州。阮寬據阮家。陳日慶據唐林。杜景碩據杜洞。阮昌識據王橋。人竊據其地。阮廷據超類。阮守捷據仙遊。呂獷據細江。阮超據扶列。矯順據洞湖。范白虎據藤州。陳覽據江布口。是為十二使君。始終三

年。卒併于丁氏。其時在周顯德中。部領括囊卷席全。宋史外國傳。管内十二州大亂。部民曠聚。共起為寇盜。攻

著死。其子部領繼之。後部領與其子連。率兵擊敗賊黨。境內安堵。閱宋三封徒勸骸。宋開寶三年。封丁部領為交陞

交民德之。乃推部領為交州帥。號曰大勝王。署其子連為節度使。及塔。大將黎桓擅權。漸不可制。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歷假塔名上表。詔令桓遣送塔母子及其親屬盡室入朝。時桓已

專據其土。不聽命。至端拱元年。加桓檢校大尉。食邑千戶。四年。進封為交陞郡王。真宗即位。進封桓為南平王。其

子至忠。苛虐。國人不服。大校李公蘊逐至忠。自稱留後。大中祥符三年。遣使入貢。因封公蘊為交陞郡王。加同平章事。

天禧元年。進封南平王。道熙元年。進封李天祚為安南國王。此立國之始。丁氏、黎氏、李氏三姓。皆因請予封崇。樊

亂臣。固由國勢不振。實雖元再伐竟迴遭。安南後為李氏塔陳日與所有。傳其子光壽。元世祖時。封為安南大國王。

本大義不明也。臣和珅。雖元再伐竟迴遭。并諭令親身入朝。光壽不從。其子日桓立。復諭以來朝。若果不能自觀。

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弟。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我軍。卒不從。

飾詞懇免。二十二年。因命鎮南王托歡統軍擊之。日桓遁走。二十四年。復詔托歡率兵三道。水陸並進。深入其境。日

桓棄城走于海。忽收忽棄如棊置。明洪武初。安南王陳日煊來貢。因即封之。日煊卒。國內亂。其大臣黎季犛自立。傳

師旋復出。送日煊之弟天平至。言黎氏篡奪本末。詔賞之。查遣使入謝。且請迎天平歸。奉為王。乃勅天平歸國。命副將黃中等將

兵送之。而改封查為順化郡公。天平入雞林關。查伏兵邀殺之。中等敗還。因命新城侯張輔、四平侯沐晟等。率師分道並

進。討平之。改安南國為交陞布政司。設十五府。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五州。直隸布政司。轄二十九縣。然蠻人自以非類。互相驚恐。數年之後。簡定陳季擴再叛。至宣德二年。黎利作亂。明不能守。盡徵軍民北還。全棄其

地。利遂進貢求封。正統元年。封為安南國王。旋莫旋潭以賄遷。明正德間。安南國社堂燒香宜陳高作亂。篡立。都力士其登庸起兵討之。立黎

居清華。事聞。明與兵討之。踰年師不出。登庸進代身金人。遂封為都統。聽後人羅潭舉。身篡國誅人竊國。永樂征

兵敗登庸孫茂洽。奪其都統印。亦進代身金人。明封為王。令莫氏居高平為都統。兩存之。其何以服季犛之心哉。臣王杰。

御懼西邊凱嚇南邊。嘉靖時。任仇鸞為大將軍。與西套蒙古角。不能一戰。及莫登庸之事。復以鸞統師。但于關內

恫喝之謀。故以鸞之非。貂璫激變政誠案。明永樂中。既設交陞布政司。李彬代張輔鎮之。中官馬瑛為監。文武選慎

材。亦得登壇授鉞耳。威不宣。明于安南二役。前以柳升、陳智、馬瑛、方政。不能力戰敗事。交陞全省。遂致淪棄。迨後嘉靖時。毛伯溫、

張璜、潘珍、張經、余光、汪文盛。皆以木兵及督撫巡按。彼此議論不同。時將兩載。迄無定計。蓋由明之君

太阿倒持。故其臣亦選。統定中華撫黎氏。安南于明季入貢。使人留闕未還。大兵平閩。順治四年。懷成習。不能振作也。給勅遣還本國。招諭令撤故明誥印。齎送來京。照舊封錫。

心歸外服拒吳演。吳三桂于雲南謀逆時數年。且安南入貢之路。多方脅誘。黎維。聞風軍送車門款。順治十六年。經奏。安南國遣目吏玉川伯鄧福綬。朝陽伯阮光華。齎啓赴信郡王軍前。懇誠納款。向日恭呈故綬捐。康熙五年。黎維禱繼送桂玉山。勅命一厚往增金復

加幣。順治十八年。加賞安南銀五百兩。大辨段二。絳段表裏各十二。康熙二十五年。增賜表裏二十。減并期連。康熙二年。黎維禱入貢。禮部以貢物不符會典。請後飭遵。得旨。外國慕化入貢。所進之物。著即收納。不

兩貢並進。旨以道里悠遠。三年六年。復有加貢間或短少。與例不符者。毋庸計較之論。又康熙七年。安南疏請六年。先後雖異。恭敬則一。如所請行。叛亡弗納天真大。康熙十年。安南國人阮福祿獲罪來投。忠孝如敦祚久延。

康熙二十二年。賜安南國王黎維正忠孝守邦扁。雍正二年。賜黎維禱日南世祚扁。理斷守封園有蝶。康熙三十六年。黎維正奏牛羊蝴蝶普同地。為隣界土司侵

地。不准給與。仍行文申飭。臣董誥。仁施悔過廠分鉛。雍正三年。雲南總督高其倬奏。志載開化府文山縣南二百四十里至賭呢河。為

此外尚八十里。雖失在前明。但封疆所係。應請勘立界。得旨。安南累世恭順。甯與爭尺寸之地。况明季久失之區。其

地果有利耶。則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又何必與爭。安彼民。正以安我民耳。嗣黎維禱兩疏陳辨。諭以失從前

恭順之義。無從施懷遠之仁。維禱隨惶恐感悔謝罪。乃遣使勅諭。王自悔執迷。詞意虔恭。既知盡禮。即

可加恩。况此四十里在雲南。為朕內地。在安南。仍為朕外藩。無所區別。著將此地仍賜該國王世守之。有加誤殺

陳詞切。乾隆九年。安南番目黃福衛等找邊界。守兵奉旨。番目殺內地兵丁。律應斬決。朕詳察案情。實為誤殺。且

殺土練。亦以土具黃文恭禽獻。恪守功。足見恭順之誠。黃福衛等從寬免死。交該國王處治。十六年。安南兵目阮世魁誤

令。赦之。兩次俱目表謝。極陳感悚之悚。律治偷踰稟命虔。乾隆二十一年。安南僻處蠻陬。同治聖化。不敢擅誅。送歸

請示。足徵懷服之忱。請將還械給資周難舶。安南番船失風。飄至永甯洲。地方官撥兵守護。給資送歸。並收在

文光等照交結外國論如律。船軍械。于回時給還。旨以收械貯庫為非體。命即還之。臣德保。通

津近境惠商廩。廣西由隘距安南驅廩地方六十里。向設閉禁。乾隆九年開之。又平而。水口兩關。賓來上塞臣真雁。

乾隆四十六年。諭本年安南貢使到京。著禮部堂官一人。帶往熱河瞻覲後。喜聽南巡孫見元。巡安南。陪臣黃仲政、

遣令回國。七月。使臣阮維步等覬于滬山莊。賜國王幣。賞使臣等有差。黎有容、阮仲瑞等。于江甯迎駕。駐蹕龍潭日。京師喜報達行在。皇元孫生諒。說賜古稀俾共仰。曰南交屏翰。給以御

寶。并諭安南國屬額所用古稀天子之寶。非朕自誇。恐該國王不知朕意。故以古稀說令其閱看。即知朕意也。臣紀昀

御製詩承朝澤望長縣。甲辰年八月。安南貢使范阮達等。在熱河祝壽預宴。座間親為製詩題翰。令該陪臣瞻仰捧歸。賜

意未及四年。遂有維爾孫。出奔眷屬流離亟求救隘河匍匐陸。水口關之東北隘外。溪河一道。距龍州百二十里。維那失國眷屬來投之事。王黎維禱詩末句云。撫衆和鄰縣。葉長承朝澤。萬千眷。蓋嘉彼篤心守禮。望其帶礪永存。孰

甚亟。見有夷官等。帶領男婦老幼數十人。向河北叩頭求救。詢係安南國高平府督阮輝宿。長滋侯黎例。迪郡公黃益曉。因該國阮惠稱兵攻破黎都。嗣孫出奔。避于山南下路。因奉嗣孫之母妻眷屬逃避。為彼追殺。越境投生。情詞甚為迫切。

守土吏因收以入。龍州通判陳松。都司陳洪順。會同巡哨。見安南嗣孫眷屬等。被寇兵追殺。無計可脫。求救入隘。正在盤詰間。造望隘河有百餘人追趕。及見河北有內地兵勇。不敢過河。隨即退去。當將該國眷屬

夷官老幼六十二名。收入隘內。撥房棲止。加以撫卹。據太平府知府陸有仁等轉稟置吏以聞。

迷邦人始悉堪憐。孫士毅、孫永清、聞報先後馳至龍州斗奧隘。面向該國鎮目阮輝宿等手寫問條。逐加詳詢。據稱。乾

因移避高平。又遭劫殺。保護眷口二百餘人。登舟遠避。至博洽地方。追兵日急。逃至河邊。阮兵約三四百人。正在叩求救護。而阮兵已至。捨命奉王母、妃、世子、各眷口涉水登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為所殺。今奉主母之命。情願待

罪天朝。不肯被彼辱沒等語。據奏始悉該國眷屬被難原委。與初依鄭長專柄。其登庸篡黎後。黎惠遜居清華。至其孫上披覽深加憫惻。傳諭該督撫等。妥為安頓。優加撫卹。維潭破莫復興。全藉其臣鄭樞之力。嗣

是鄭氏世執國柄。黎王僅亦守府。然以天朝冊。志欲戡黎借奪權。廣南土酋阮岳。于丙午歲六月構逆。託以攻輔臣。封之重。不敢篡奪。君臣相保者。迄今數百年。鄭氏為名。蓋志圖佔奪黎氏。而先去其羽翼也。蛇

蝨兩頭家小姓。阮岳、該國又稱為阮文岳。阮惠、又稱為阮文。兔營三窟國南偏。阮惠所據之順化城。即明所設之。乃西山小姓。非輔政阮氏一族。巨福康安。順化府。以韓順州、化州者也。

其兄阮岳。僑據廣南。乃占城國舊地。棟亡章失狼驅虎。安南世封國印。向為輔政鄭棟檣竊。丙午夏。阮岳兄弟攻破後為安南寶食者。皆在該國西南。瀕海。棟檣戰敗奔逃。于路自盡。國印遂至遺失。棟檣君

前明見小。收為郡縣。維那得書。感激無地。由其初不能仰觀覆載之心。故有此語也。移將內郡樂郊土。鎮南關屬龍州。為安南切近孔道。且時至五月。蒸溼

城居。給汝帑金免粥饋。奉旨。黎維那眷屬人等。每日優加糜給。俾得供用有餘。又於秋末賞給。濤泛烏雷催去權。

簡。陸循馬白贈歸鞭。來投眷屬。既安居南甯。隨從夷官。情願留三人侍奉。三人分作兩路回國。傳信令嗣孫悉眷

一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乃唐以前徑行之道。一由雲南臨安府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泮江。

乃明沐晟出師之道。今改從馬白一路。更為直捷。嗣孫之母。派令黎個。阮國棟取道廣東。阮廷枚取道雲南。旨各賞銀

百兩。黎個等渡以海。圖標藍粉非全陷。阮輝宿等稱安南向有五十二府。內十二府乃土目蠻酋所居。實止四十府。現在

未降者。山路已降者。安處四府十二縣。山西處五府二十四縣。京北處四府二十縣。太原處八縣三州。其上路已降。下路

未降者。山南處九府三十六縣。海陽處四府十九縣。惟高平一府四州。諒山一府七縣。俱已降附。至廣南。順化二處。

本為阮岳所管。早被佔據。孫士毅因取全境舊圖。令輝。迎取契繙罔致誓。上諭孫士毅。黎個等。分路出關。尋見嗣

宿分別標識。其已降者塗藍。未降者塗粉。附摺進呈。孫後。若能恢復於迎春時。即遣此大通信陪

臣。給以符驗。庶不為土酋誑害。固。檄愈頭風持義正。安南高平。諒山等郡。與內地接壤。阮岳怒天朝進討。先誘

由聖心柔退。難。益欽。睿慮之周密也。令二處服從。因諭孫士毅。檄知各該鎮目。以阮岳等情強使奪

凡黎氏舊臣。理應協心助勦。何得甘心從彼。現在已派大兵。與師問罪。該鎮目等倘能改邪歸正。擊獲阮岳。阮惠。不

但轉禍為福。必邀天皇帝厚賞。若不知悛悔。則自貽伊戚。自必首就誅夷。如此剴切諭知。庶可以斷阮眾咽喉。而壯黎

氏聲勢。嗣經潘啓德稟稱。阮惠等心懷畏懼。遣人探信。因見檄文。十讀應涕雪復難前。孫士毅於關外沿途地方。懸

分戰慄。即招呼親信黨羽。逃往富春地方。將黎城讓出。臣阿揚阿。讀應涕雪復難前。掛檄文。各處紛紛呈請。願

効前驅。並據黎維那書稱。檄文到日。開示大義。那及文武臣等。捧讀再三。不勝感泣。祇傷神頰臂偏弱。黎城既已殘

仰見天德下顧。孤孤繼絕之誠。溢於言表。國人聞之。亦悲憤激昂。日後王師之至。祇傷神頰臂偏弱。黎城既已殘

弟那郡公維那。三弟那郡公維那。同逃避難。維那至宣光。與夷目黃文桐拒守。後宣光為彼攻破。將維

袖獲送黎城。被害。維那由大原京北一路。至波蓬廠。阮惠暗遣刺客來戕。得廠民救護。身受多傷。幸而未死。猷弟

理奴面縛駢。猷弟。偽該騎朱廷理。並阮遠猷之弟阮文爵。朱廷理之僕朱文奏等四人。縛送進關。詢據阮遠猷供稱。曾

中鄉舉。補為知縣。丙午年。阮惠攻取富春。降順。用為掌管文墨之事。授牧馬鎮督同之職。其弟文爵。並未授官。又

朱廷理供稱。平時學習刀筆。考取中書。曾為將吏小職。丁未年。隨阮整攻討山南。為彼所獲。因授牧馬該騎之職。並

詢悉嗣孫踪跡。孫士毅即令陪臣阮輝宿寫信。交阮文爵、朱文葵二人。前赴處東一路。探訪嗣孫實在存亡確信。先將阮遠猷、朱廷理牢固監禁。暫緩刑誅。俟阮文爵等二人回報。再行酌辦。客去波蓬羈且徙。維祇久居波蓬廢。為廢民李宏旺從平孟隘送入內地。孫士毅以維祇係嗣孫之弟。可以號召義兵。以分其勢。若留在內地。於事無益。現在土田州岑宜棟。領兵從歸順州出口。會同安南保樂州赴勦。維祇既到歸順。即令就近隨同岑宜棟前赴牧馬等處。糾約義勇。以書投蘭社感而漣。先經遣從雲南出口探信之阮廷枚。回至內地。據稱。訪知嗣孫在春蘭社潛匿。前壯聲勢。臣李毅。以書投蘭社感而漣。往見面。將節次優卹伊母恩旨。令其回看。並詳悉告以大兵不日進勦。為其復國緣由。取有維祇回稟督臣。懇代奏謝恩。并帶承筐偽貢嚴詞斥。孫士毅於龍州接稟。阮岳遣文淵州夷目黃文球。回與其母家信。其母亦喜泣膜拜。知感格外恩施。承筐偽貢嚴詞斥。阮廷漣。叩關進貢。即親抵鎮南關。登門面斥。以阮岳佔黎城。正在奏請大皇帝調兵進勦。不思悔罪自新。迎還故主。保全性命。尙敢擅懇納貢。我大皇帝行事。萬世瞻仰。豈肯聽其恃強于分。爾等曾為黎氏職官。一旦反面事仇。為之叩額。本應立祭正法。念微末不足治。可歸諭阮岳。禍福轉瞬。惟其自取。文球等伏地戰慄。褫帶遣臣僻徑沿。安南文淵州夷目阮廷沛。攜帶該州印信。挈眷屬等八頭踰而去。上嘉士毅曉事得體。特加賞資。褫帶遣臣僻徑沿。人越嶺至隘口求見國母。詢知為維黎維祇所授文淵州目。今阮惠遣黃文球來居此任。廷沛失職無歸。故越境而來。按其情詞。自非全出於懷舊之誠。然歸路已絕。亦可保其毫無詐偽。若應之使去。祇為廷沛一人分別誠偽。而交人聞之。以為既已檄降。復拒而不納。適以阻面內之心。於全局未為將盡善。且廷沛既不能拒文球。足知毫無能為。即留之內。大賭咒河整伍會。孫士毅與許世亨籌辦進兵事宜。必地。不過多一夷人。曾何足為輕重。因准令進見。隨嗣孫之母。須大集兵力。則阮惠聞之。心膽愈虛。易於成功。先經節次分駐各關隘。廣西兵已有四千名。再添調一千名。令總兵向維昇帶領。並檄調廣東兵五千名。令總兵張朝龍、李化龍帶領。共一萬名。足資驅策。出關後。以八千名直搗黎城。分路搜捕首惡。二千駐劄諒山。以為犖援其鎮南。平而等關隘。另於廣西附近各營抽調分布。以壯軍威。並有土田州岑宜棟。安南保樂州土官農福縉。各帶士兵二三千名。情願隨營投用。其雲南烏大經帶兵五千名。取道馬白協勦。所有官兵口糧。及賞給廢民諒山等處銀兩米石。多為豫備。源源接濟。並令孫永清駐劄邊境。詳妥料理。迅蕺大功。按。大賭咒河。為內地與安南分境處。臣達椿。

加奮勉。不致有觀望之慮。富綱係滿洲。職分又與孫士毅相等。斷無隨同孫士毅辦理之道。亦無一營兩帥之理。因再四申諭。此事專貴成孫士毅一人調度。因富綱先已出關。遂即令在都龍地方駐劄。接應糧餉。士著不妨資熟徑。上年七月內。安南諒山處。世襲藩臣守隘阮廷璉。文淵州阮廷旺。阮廷裁。脫朝州阮健鼎。阮廷谷。七泉州阮廷鼎。阮廷佃。溫州阮廷造。阮廷球。文蘭州何國恩。農公好。祿平州章福權。黃廷璠。安博州章福瑞。章福本。及七州人民等。連名具呈。情願統率七州義勇。効力前驅。並繪地圖呈獻。蓋安南夷衆。多有先經脅附。後見天朝檄文。聲威壯盛。知阮惠等勢孤。斷難成事。故去逆効順。願為前驅。以為將來免罪之地。伊等均係土著。熟悉道路。驅策尤為得力。因准其從軍進勦。所謂因其衆而用之也。

廠丁藉此啓前旂。夷目阮輝宿等。皆稱安南送星、福山等廠。距關祇數百里不等。廠民強悍。人數衆多。若招徠協厚等。遣廠民江朝英、陳忠、越嶺進隘。面見孫士毅。稟請願隨天兵征勦。孫士毅諭以現在須俟水陸大兵數十萬到齊。方許一同進發。尙需時日。爾等若能趁此知會各廠齊心。先行攻殺。迎復嗣孫。則不但為安南仗義。并為天朝出力。將來必倍有恩資。因書檄數紙。令其帶往傳示。萬鍾散粟軍宿飽。江朝英等稟稱。傳檄諭知衆頭人等。自必踴躍。但安南連年荒旱。米糧昂貴。今廠民數萬人前去攻勦。需糧甚多。若搶奪地方米糧。又恐轉堅夷民脅附之心。相助抗拒等語。因諭以即行奏請發米三四萬石。存貯關內。陸續應付。以資口食。十載淘沙稅預獨。又諭朝英等。若果能出力成功。即當奏請大皇帝勅爾等生計益饒。且得有官職。更為體面。朝英等聞言。倍加欣喜。叩頭而去。啓德誠降司鄉導。藩啓德者。向任安南諒山鎮目。其初亦為阮惠心腹。後接奉

克復。並請發給憑信。以便集兵迎請嗣孫歸國。察其情詞真摯。似非虛飾。因即允行。後又不從吳初誘嚇。終始從軍。擢導出力。尤為夷目之能革心者。臣鄭奕孝。際清團衆予流銓。廠民等聞信。無不

散漫。必得一統領之人。居中調度。方有所乘受。略知紀律。不致為彼所乘。孫士毅因面諭阮輝宿等。前赴廠上。統領客民進發。乃阮輝宿、黃益曉畏葸太甚。涕泣籲求。不敢出關。因訪有二十年前在龍州署內辦理刑名之幕友林際清。其叔向在廠上。因年老。於乾隆三十六年。招林際清到廠照料。其人在廠有年。為人正道。頗能壓服眾情。即令龍州通判

作札招致。嗣接林際清回信。力任攻勦之事。所言并非有條。即給發印札。令其督率廠衆。尅期前進。奏到。奉旨即賞給知縣職銜。如將來果成功。並即以實缺銓選。許昌義返虛聲破。孫士毅奏。有廣東巡洋把總許昌義。帶兵四十名。遭風。至安南又安地

衆數千。每日操演。並稱富良江造有大船。每船兩旁。設有多槳。船內各架大礮。操演時。令該把總在旁觀看。並誇示二三十斤生鐵礮子。此不過阮惠緩兵之計。其後官兵渡江。並未見用此大礮。阮惠虛張聲勢。殊為可笑。上被奏燭其情

向在廠上。因年老。於乾隆三十六年。招林際清到廠照料。其人在廠有年。為人正道。頗能壓服眾情。即令龍州通判

作札招致。嗣接林際清回信。力任攻勦之事。所言并非有條。即給發印札。令其督率廠衆。尅期前進。奏到。奉旨即賞

給知縣職銜。如將來果成功。並即以實缺銓選。許昌義返虛聲破。孫士毅奏。有廣東巡洋把總許昌義。帶兵四十名。遭風。至安南又安地

衆數千。每日操演。並稱富良江造有大船。每船兩旁。設有多槳。船內各架大礮。操演時。令該把總在旁觀看。並誇示

二三十斤生鐵礮子。此不過阮惠緩兵之計。其後官兵渡江。並未見用此大礮。阮惠虛張聲勢。殊為可笑。上被奏燭其情

向在廠上。因年老。於乾隆三十六年。招林際清到廠照料。其人在廠有年。為人正道。頗能壓服眾情。即令龍州通判

作札招致。嗣接林際清回信。力任攻勦之事。所言并非有條。即給發印札。令其督率廠衆。尅期前進。奏到。奉旨即賞

給知縣職銜。如將來果成功。並即以實缺銓選。許昌義返虛聲破。孫士毅奏。有廣東巡洋把總許昌義。帶兵四十名。遭風。至安南又安地

衆數千。每日操演。並稱富良江造有大船。每船兩旁。設有多槳。船內各架大礮。操演時。令該把總在旁觀看。並誇示

二三十斤生鐵礮子。此不過阮惠緩兵之計。其後官兵渡江。並未見用此大礮。阮惠虛張聲勢。殊為可笑。上被奏燭其情

形。諭孫士毅。毋令許。烏大經馳勁隊聯。先是奉旨令烏大經帶兵五千名。由馬白一路出口。與孫士毅遙為聲援。以分
昌義傳說。煽惑軍心。烏大經馳勁隊聯。其勢不必為深入之舉。嗣據孫士毅奏。黎維蘊稟內有阮惠留家之語。恐阮惠
擊言歸巢。已從富春潛來黎城抗拒。應與滇省官兵兩路夾攻。因即傳諭。德色易形詔風動。上以此次進兵致討。與滅繼
烏大經由宜光一帶進攻。與粵兵會合。使阮惠首尾不能相顧。迅速蕪事。德色易形詔風動。上以此次進兵致討。與滅繼
其國多集兵馬。廣費錢糧。稍形德色。轉非天朝字小之。嚴科必肅令霜懸。孫士毅奏。統兵出關之先。申明紀律。不
道。申諭孫士毅務須約束兵丁。不可絲毫擾累。臣伊齡阿。嚴科必肅令霜懸。許兵丁擅入該國民居。妄取一草一木。恐
該國無知。不以為德。而反以。待兵暫駐歡情迓。孫士毅原請廣西兵五千名。出關之時。帶領現到者三千八百名。維時
為怨。深契聖心。傳旨嘉獎。待兵暫駐歡情迓。廣東兵五千名。已到者止五百名。因在諒山停留二日。繼慮再為少待。
未免示之以怯。遂即日進行前進。沿途。孫士毅與許世亨等。於十一月初一日。由諒山分兵兩路而進。
夷民。無不歡迎道左。若獲更生。下馬偕行喜氣闐。孫士毅與許世亨等。於十一月初一日。由諒山分兵兩路而進。
少。無不喪膽潛逃。不敢攔鋒。凡遇險阻處。孫士毅即與。母子嶺高雲直度。大兵一出。一由江漢。一由江漢。一由江漢。一由江漢。
許世亨下馬。與官兵一例步行。弁兵見之。人人踴躍思奮。母子嶺高雲直度。大兵一出。一由江漢。一由江漢。一由江漢。一由江漢。
齊。有土官潘欽允。黃玉伯率士民迎降。其江漢一路。由仁里唐甲枚梢桤榔等處前行。中有母子嶺及畏。崑崙關險夜
天關。乃險要處所。彼已先逃。官軍按隊前度。由畏天關至訶訶。柱右一路。直達先驅芹驛。臣阿必達。崑崙關險夜
會穿。諒山。乃宋廣源州。秋青。叔癡賊暫為囹耳。黎維蘊及安南文武吏官民人等投稟三件。稟內踴躍黎維蘊。贊美阮
請接伊母眷回國。惟求天朝罷兵云云。詢之隨來之陪臣黎佃云。維蘊為人疑呆。已經投順阮惠。阮惠以其易於愚弄。假
之出名等語。孫士毅以原稟原供入告。上以該國臣民之稟。自係阮惠一人偽造。即黎維蘊無論為愚為黠。既已身在黎城。假
隱忍苟存。即不得不為阮惠所指使。即使阮惠為此小謫。豈遂以為可施愚弄。不過習於明人駐兵聽勸。兄在弟毋代置
之為。冀緩我大兵。以苟延旦夕而已。宣示軍機大臣并傳諭孫士毅。成仰聖心洞燭情偽。睿智無遺。兄在弟毋代置
焉。上年九月內。孫士毅奏。黎維蘊雖無消息。而伊弟黎維祗。現在版上。若令黎維祗暫主國事。迎回眷屬。以待維祗之
出。即以蕪事等語。上以維祗係該國長孫。例應承襲。今若令維祗暫主國事。將來弟兄之間。又多一番周折。即使維
祗終無下落。尚有維祗之子維詮。係黎維祗之嫡曾孫。現在南甯安居。自應俟事定後。立維詮為國。雙使行經捧綸屢
王。俾延世祚。不允士毅所請。既昭君臣之分。兼全兄弟之好。大舜之明物察倫。聖人合契矣。二十二年。遣翰林院侍
本朝敕封安南國王凡六次。康熙五年。遣內國史館翰林學士程芳朝。禮部郎中張易賁封黎維祗。二十二年。遣翰林院侍
讀明圖。翰林院編修孫卓封黎維正。五十八年。遣內閣中書鄧廷誥。翰林院編修成文封黎維祗。雍正十二年。遣翰林院侍
侍讀春山。兵科給事中李學裕封黎維祗。乾隆二年。遣翰林院侍讀嵩壽。修撰陳炎封黎維祗。二十六年。遣翰林院侍讀
德保。大理寺少卿顧汝修封黎維祗。蓋黎氏十五。維祺。維觀。以國初。維祗以早卒。未及封也。舊例册封外國正副使。

由各衙門保舉四品以下官引見命往。假一品服。以重其選。此次以掩督親齎勅印册封。恩禮更爲隆渥。巨海當

御一戎定卽剖符邁本朝定例。朝鮮、琉球、安南、諸國請封。先由嗣王自行奏請。下禮部議道正副使府致前往。至該國行册封禮。禮成。嗣王復遣陪臣奉表備物至京師謝恩。上年十月內。既得孫士毅出關之奏。

予念仗順申討。事在必成。定能重立黎氏。照舊册封。雖事關體制。而禮貴因時。莫若於克復黎城之時。卽將黎維那册封爲安南國王。俾得早服榮寵。以繫屬夷地人心。用杜覬覦之漸。且以省其表謝輸貢之勞。用示體卹亂餘勞瘁。可培屬藩國。

春卿駝紐新鑄印大清會典。載外藩印信。例用金塗銀印。駝紐。前因阮惠搆亂。該國舊印信遺失。將來事定後補給。恐與舊印無別。令禮部預行鑄造。於黎文印字內筆畫。稍爲易換。以免將來遺印復出。新舊混淆。永昭信守。若舊印尙可尋求。則在黎氏已非吉祥之物。令其送京銷燬。紫閣鴻文重賜箋册封外國勅書。例出內閣撰擬。昨內閣撰擬勅書。予親求。則在黎氏已非吉祥之物。令其送京銷燬。

窮寇與開生路別孫士毅督有成竹。力肩鉅甯不念其祖宗。披一十三道之輿圖。初非利其土地之句。更爲正大得體。一時郡縣。盡皆反正。阮惠窮蹙。若不與一生路。爲揭穴擒渠之計。但念廣東大兵勢盛。克復後。黎氏受封。國有攸屬。勞我兵力。且令他國因此有事。殊非正理。因該處南達暹羅。西界老撾。南望山深海遠。勢必逃竄。到處又須追捕。富綱可以聽納。面諭以慈周仁覆。不棄鯨鱓。富綱。如或阮惠見官兵威勢。不敢投廣東軍前。或前雲南邊界求降。富綱可以聽納。面諭以慈周仁覆。不棄鯨鱓。尚可代爲奏請寬恩。網開一面。照從前黃公瓚之例。貸其一死。量予安置。此亦別計。要以爲該國杜後患之意。

仗兵得訊詭謀顛我師分道並進後。一路見新築本寨。掘壕插竹。似欲爲堅拒計。而兵到輒逃。棄樹不守。無從蹤跡根由。夜問于深營中。輯獲阮文廷等八人。訊知彼聞大兵分路。是以將衆撤回。總在壽昌、市球、

富良三江。壽昌初到雞鳴蚤總兵尙維昇。副將慶成等。帶兵千二百。抵壽昌江。屯匪多人蟻聚。獐。彼于壽昌江結浮橋。衆屯北岸。堅寨。衆無數。岳使飛來疑傳翼。我兵開放鎗礮。趁勢追勦。刻將浮橋擠斷。千謫廖飛鴻。不知。蚩尤霧釋總刺肩。是夜

南岸復蟻我兵開放鎗礮。趁勢追勦。刻將浮橋擠斷。千謫廖飛鴻。不知。蚩尤霧釋總刺肩。是夜

不勝計筭。遂過壽昌江。黑旗柱右俱投幟總兵張朝龍。領別隊于十三日行至三巽。柱右地方。遇對坡阮衆。樹黑

械鉛藥旗幟甚多。弁員張兆瑤。領廠民義。紅帽嘉觀已脫額遊擊張純。從嘉觀一路進勦。彼于山梁寨拒。有紅帽夷目

勇等。藏于壽昌江下游樹林。亦有斬獲。紅帽嘉觀已脫額遊擊張純。從嘉觀一路進勦。彼于山梁寨拒。有紅帽夷目

身死。張純遂迫至訶訶。與遊擊劉越。以兵二百伏類繼地方。十四日黎明。見有數百人奔過其地。

張朝龍柱右之師合力勦殺。鴛善泗沈終自沒猝遇大兵。倉皇無措。俱跳入溪河。其地水勢甚深。兩岸樹竹陰翳。

張朝龍柱右之師合力勦殺。鴛善泗沈終自沒猝遇大兵。倉皇無措。俱跳入溪河。其地水勢甚深。兩岸樹竹陰翳。

投下者淹斃幾。鵝思反覆豈容翮。副將慶成、守備黎致明、以兵三百截路。見騎馬者三人。竄入夷村。發伏圍擒。一

盡。臣胡高望。孫士毅抵鎮南關。來降之諒山督潘啓德稟報。有阮黨協鎮陳名炳。帶兵來攻諒山。士毅即出關割營。匪

諒山七十里。正發兵問。潘啓德差同名炳所遺夷目到關。稱名炳一路見張挂天朝檄文。甚為震懼。情願一心歸順。同啓

德協力進剿。隨入關叩見。伏地認罪。士毅加賞。給劄令回糾義勇隨兵。名炳叩謝忻悅而去。嗣為阮惠留守黎城之僑大

司馬吳初寄信。啓德不為所誘。繼信出首。而名炳反覆。仍回黎城。士毅奏聞。諭令務擒正法。名炳在彼黨中。尚

能用兵。叛歸後。阮惠拘質其妻子。仍加任用。柱右之敗。即名炳領兵。未及俘獲。至是為慶成所縛。名炳見士毅。惟

自稱負心。祇求速死。更無別語。當即於軍門斬首。名炳乍降乍叛。首鼠兩端。方自謂為得計。孰知天網恢恢。終難

倖免。最為快意之舉。事聞。得旨。慶成、黎致明。俱賞戴花翎。加巴圖魯號。市球再進柵雖密。頗多。一見官兵。施放鎗砲。甚為烈密。然水面廣闊。火

器之力。僅及半江。而我兵進至北岸。因地形低下。仰攻稍難。士毅、世亨。令速築壘遮駐。立即壘

止。我師毫無傷損。岸壁少休江可填。成。少難。彼見我不得地利。大有自高壓下之勢。屢從浮橋及駕小船衝突前來。

我兵若將浮橋斫斷。似示之以怯。而江面無舟可渡。欲結。架木右為陽覓渡。市球江勢嶽曲。非耳目所能及。因令義

筏。則火器甚緊。筏無障礙。形勢險阻。不得不以計勝。架木右為陽覓渡。民陽于右畔搬運竹木。搭架浮橋。作欲

渡之狀。使彼專意相持。銜枚左實暗浮川。探得江左畔二十里外。水勢稍緩。徑途距遠。密令張朝龍率兵二千。因義勇

不暇他顧。臣謝埔。銜枚左實暗浮川。導路。暗帶乾糧。夜半于其莊以農家小船陸續暗渡。朝龍留兵五百。占據江

口。以千五百前進。士毅又令李。夾攻掃地塵俱淨。十七日丑刻。我兵乘筏直進。勇氣倍增。阮崇竭力堵。禦適張朝龍

化龍以兵五百。亦從此路接應。夾攻掃地塵俱淨。之兵已渡。抄出後路。身先士卒。直上山梁。喊聲震天。拿壘而進。

彼不知大兵從何而至。驚魂喪。差等施刑罪各緣。天明後。江岸創夷。江波深沒。積屍約及數千。而生擒解到者。五百

上體好生寬宥。俱照軍律割去右耳放回。此外四百。得聞於書用囊器。兵費謀勝。古人沙囊木罽是也。上每用兵。宵旰

敗。抽調六千人赴市球抗禦。十七日薄暮。有衆一二千。帶創敗回入富良江屯內守拒。孫士毅到時。見彼或在江心。或在彼岸。施放火礮不絕。雖人數甚多。然形勢忙亂。知其已無固志矣。結筏渡兵纜二百。我兵于遠岸尋獲小船竹筏各數隻。載兵百餘驟進江腹。奪獲一舟。遂配載兵二百餘人。乘昏黑中不能辨別多少。鼓棹直進。遂得渡江。前西師之役。阿里衮援舒赫德。乘夜進兵。已效之方。再用再捷。孫士毅曾爲軍機章京。想心記其事。故能仿而爲之。

殲凶算級積奇純。二十日五鼓。兵達富良江。兩岸屯聚之衆。乘勢痛戮。奪得小舟。火飛魚爛身偕腐。約三四百人。于江心。順流欲去。張純率小舟迅迫已及。回舟拒敵。我鎗礮猛烈。篆認梟渠頂半燃。舟未沉者有二。鉤至岸傍。舟多斷火。但見紅光飛舞江面。各舟頃刻焚沉。舟中無一得脫。內人俱爲鎗火斃命。獲木箱皮印。辨認篆文。一爲興化鎮。一爲龍普侯。一爲指揮高宗。皆彼既僞軍威。復感聖澤。咸稽首歡中用事。遣守黎城者。詢來投入。此十餘舟。俱受僞職之弁目。泥首相迎民及族。黎氏族人及百姓等。俱出城跪迎。喜。請孫士毅入。秋毫無犯撫俄旋。孫士毅與許世亨。帶將弁數人。輕騎入城。查看周圍土壘。上種葦竹。內有磚城。臣王懿修。黎維那藏匿處。距城不過一二程。因阮惠黨與尙多。恐爲其所害。不敢禮送甯聞叫杜鵑。孫士毅

生歸那更歌鸚鵡。黎維那藏匿處。距城不過一二程。因阮惠黨與尙多。恐爲其所害。不敢禮送甯聞叫杜鵑。孫士毅維那母妻眷屬人等。尙在南甯。維那現令親信陪臣迎回。三日册成恩莫大。册封安南國王勅印。先已郵致孫士毅恭齋。士毅知會孫永清。禮送出關。一路檄臺站官兵防護。黎維那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遵照舊定儀注。受册成禮。具摺恭謝。維那以王孫嫡長。倫序當立。乃懦弱委靡。毫無能爲。適丁阮惠之禍。一身在外。轉徙民間。老母弱子。投依上國。皇上特申大義。俯諭夷民。革心歸正。忠于所事。并爲存歸孺孤。訪求播越。不利其尺地一民。不情多費錢糧士馬。特命封疆大臣。建功將佐。扶義而南。鼓行按堵。迅渡三江。一正海國倫常。垂立黎氏社稷。維那初聞德音。但有感泣。匿身畏首。曾無尺寸自効。洵城復身歸。三日之間。整頓膏身。章被被體。無國而有國。無家而有

家。此誠生死肉骨之恩。莫萬年觴晉境都平。黎維那聞發兵討罪。重封立國之旨。卽具稟孫士毅代奏。請于受封後。名高厚者矣。臣茅元銘。萬年觴晉境都平。親身入朝謝恩。經孫士毅諭以乾隆五十五年聖主八旬萬壽。可親赴京師。隨班祝嘏。並具奏聞。皇上命俟該國全境就平。維那能以自立。准其來朝。蓋以惠綏荒服。加體鄰而期奠安。來朝出自誠心。暫緩示之德意。與前代德不能懷。力不能致。乃索其代身金人者。相去奚啻霄壤。城當逆水

占消矣。唐長慶中。安南都護阮元喜。以城涇布天威。譏果然。安南天威涇。唐咸通時。都護高駘所鑿。今其地尙存。當逆水。州人多出叛逆。改建今城。涇布天威。譏果然。以新走蠻寇。駘此誌功。命名天威。用自夸大。其時

以五管遐裔。孤懸海外。南詔土蠻。相糾入寇。陷城。殺吏民二十萬人。徵兵半天下。甫能驅退。瘡痍未起。聚米圖披。侈然自雄。若今日之仗義申討。與師萬餘人。閱期二十日。三江飛渡。而能孤城不攻自破。真天威也。

方練進。孫士毅得黎氏舊存自城。至廣南路程圖。鑄銅柱遠佇纓牽。阮岳屢勸阮惠不可違逆天朝。以此兄弟不協。其巢

倘阮惠奔投。不得容受。一隅迫蹙。飛勳褒統帥桓象毅。奉旨。孫士毅力肩重任。調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膚

走路窮。佇俟迅掃巢穴。以長纓繫之。勳褒統帥桓象毅。功。克副委任。著加恩晉封為一等謀勇公。並賞戴紅寶石帽

頂。以示優眷。許世亨隨同征勦。奮勇。賚逮戎行伯與任。前後恩諭尚維昇賞戴花翎。遊擊張純賞巴圖魯號。即以副將陞

可嘉。著封為一等子。用昭懋賞。寶速戎行伯與任。副將邢敦行。參將海慶。楊興龍。都司劉光國。黑子虎彪。

守備張雲。道員宋文型。知府顧葵。陳玉麟。俱賞戴花翎。都司陳元燮。珠敦。守備郭升榮。劉永泰。七十九。千總陳

洪順。路世遜。甘雨民。廖飛。馬正強。俱賞戴藍翎。廠民李宏旺。林槐瑞。徐紹富。俱賞千總頂帶。陳秉均。何景

昌。魏榮標。馮陶。曾君元。俱賞把總頂帶。其在事出力鎮將文武員弁。俱查明等第。從優議敘。各

路官兵。俱屬勇往。賞一月錢糧。較衆出力者。賞兩月錢糧。中有曾在臺灣凱旋者。再加賞一月錢糧。方略有書遵

智勇。安南一役。斷自聖心。凡調度儲特。應務酬幾。申嚴賞罰。鼓舞戎行。闕恤難人。激勵夷衆。洞燭情形。扶立懦

光明正大。細密周詳。諸臣遵奉施行。迅臻善定。臣殿福。

御製春秋之法。微霄淵。已之舉。幸蕙成功。申之歌咏。用昭名義所存。並誌行間勞效。武功七八茲歲九。予自臨御

十二年。後平準夷。定回部。收大小金川。焚王倫。滅蘇四十三。梟田五。俘林爽文。莊大田。降福旬。三十餘年之中。

武功告成者凡八。茲仰荷上蒼眷佑。復有戡定安南之師。旣厥功美善。惟願此後更無用兵之事。日深兢惕。與中外億兆。

共享昇平耳。吳既古今獨異。前方寸肝宵惟自問。作何保泰。作何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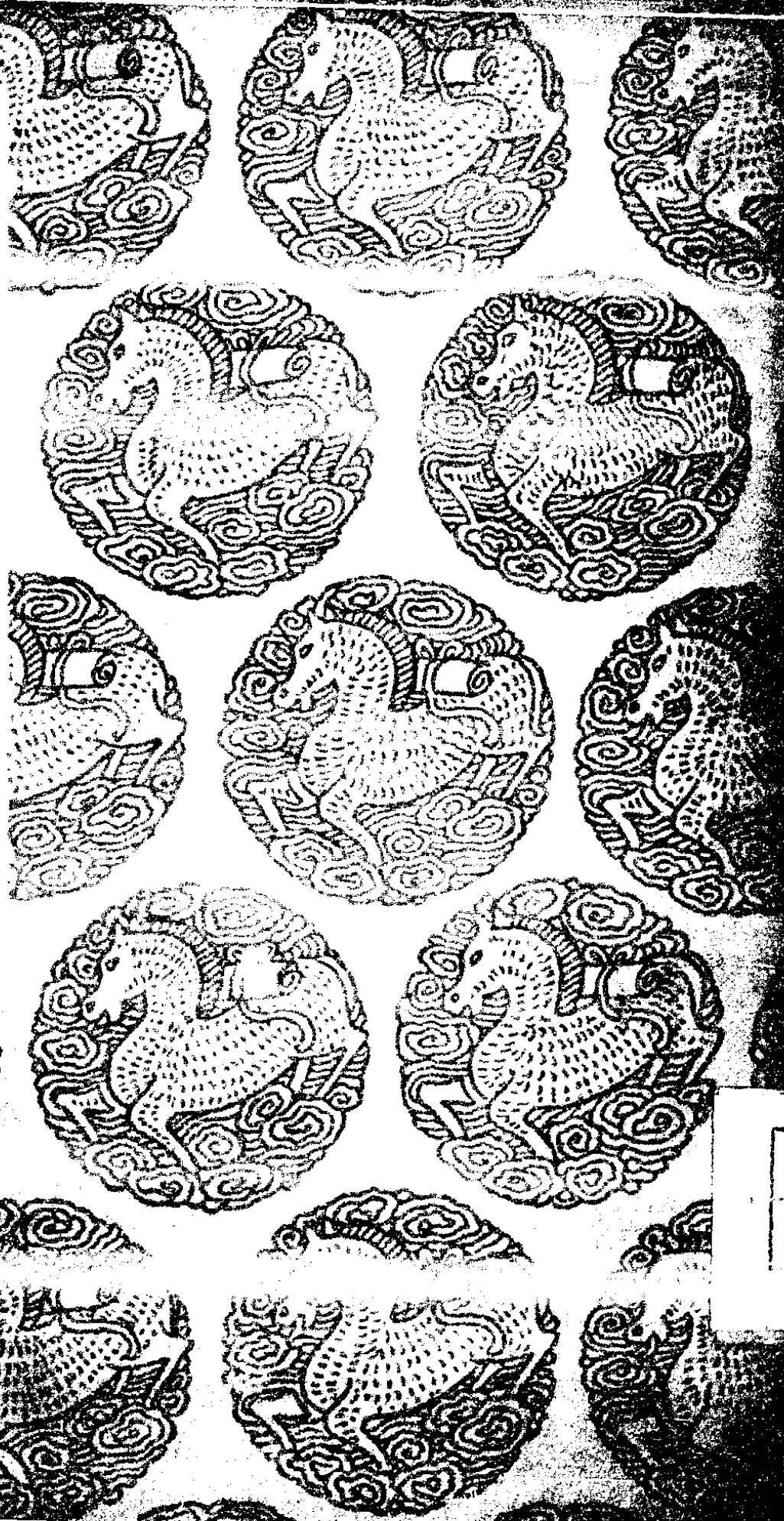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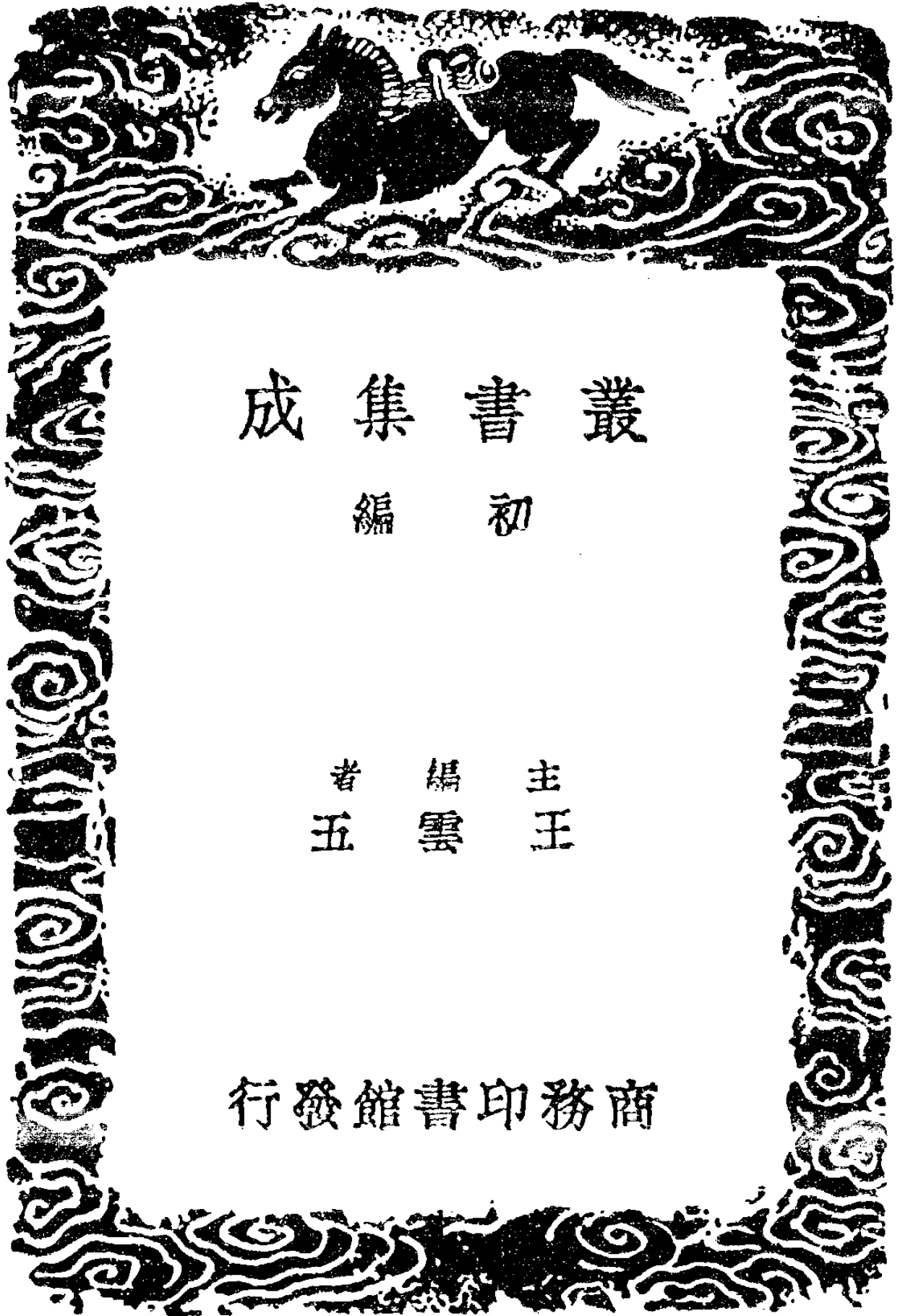


83
4
2186

高宗詩文十全集

九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高宗詩文十全集

(九)



3 0645 2100 2

清高宗撰
彭元瑞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四

平定安南第八之二

詩四十一首

降旨命孫士毅班師凱旋詩以誌事已酉

收復黎城寇竄邊。嗣孫封授告功全。孫士毅會同許世亨等。帶兵出關。致討阮逆。飛渡三江。所經克捷。將阮乘痛

黎維那來歸。即傳旨冊封為安南國王。欲擒阮惠待增旅。熟計廣南造二千。孫士毅克復黎城。即籌直抵廣南。擒黎維那。無如黎城

據孫士毅奏。自黎城至廣南。二千餘里。設站運糧。即須內地十屬國逆臣付彼剿。官軍遠域命齊旋。此大征討安

其境土。今黎維那重誓封爵。於興滅繼絕之舉。大局已為全善。因思阮惠等雖現在遠竄未獲。究為彼國遺逃。繁罪致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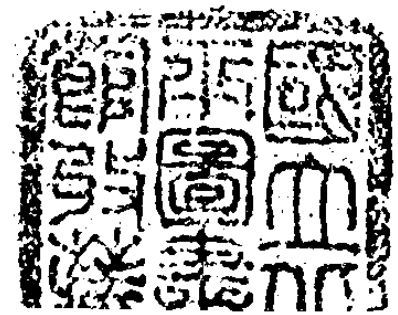
生疑駭。亦非體恤新造小邦之道。因明白宣諭。令孫士毅妥為安頓。撤兵事宜。或代為屏王幾世難自立。安南近代以

記中。默有所會。謂天厭其德。亦未可知。予亦惟敬奉天道以俟之耳。天厭之乎合奉天。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

霽色異光麗以儼。御園景物倍佳哉。首春黃染初穉淺。新雪還增舊樹培。卜晝從來非卜夜。凡曲宴廷臣。率不過未。申

相庶庶不負相陪。卻思去歲曾令罷。去歲新正。擬以平定蠶澗聯句。俟至上元後一日。尚未報一歲流陰瞥眼



083
1124
2:2187

纒。

正接安南達奏牋。賢勞臣惜未茵聯。安南一役。孫士毅力肩鉅任。竟能克復黎城。戴功不日。今仍常用武非黷也。輒獲成功實憫然。所信一心敬躋已。每於諸事佑從天。古云適百半九十。敢不慎乎此七年。予蒙天佑。數十年中。

九載大功。自今歲計至丙辰歸政之期。祗餘七年。敢不慎終如始。益勵孜孜。冀酬昊蒼恩眷。

孫士毅奏阮惠侵逼黎城黎維祁復遁官軍撤回鎮南關詩以誌事。

廣南衆忽逼城闔。私遁維祁復棄民。孫士毅收復黎城。遵旨冊封黎維祁為國王後。因即降旨令其徵兵。以完此局。不意日內接到孫士毅奏。正月初二日。黎維祁忽至軍營稟稱。聞阮惠等有糾衆。

前來搶奪黎城之信。孫士毅與許世亨。正在分兵前進。奮力勦殺。而黎維祁已即攜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驚慌逃散。無復堵禦之策。孫士毅因黎維祁潛逃。未便仍駐黎城。即帶兵先回。至市球江搶佔北岸。以待大兵之徵。中朝因黎氏臣。

眼已久。世篤恭順。見其母妻敏關求救。誼難坐視。隨命孫士毅馳赴廣西。就近籌辦。節據孫士毅奏。徵論安南各鎮。及廠民人等。無不聞風響應。該督復力肩重任。自請統兵出關。予以所見甚正。是以降旨允行。及該督與提督許世亨出。

關後。屢次克捷。未及一月。已即收復黎城。遵旨冊封。中朝字小存亡之道。已為備至。是以降旨班師。乃孫士毅意在。食功。或冀阮惠來投。不即撤回。致有此意外之事。而黎維祁一聞音信。先已遁去。是伊自棄其民。當亦氣數使然。無。

可如何。祇可回軍一方伯。深憐致命兩戎臣。孫士毅係總統大員。見形勢稍迫。自應審量進退。以全國體。據奏業。者爾。已回至鎮南關內。惟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因追殺阮衆。臨陣。

捐軀。深為可惜。許世亨前封子爵。因加恩即令伊子。一為甚矣。甯宜再天所厭乎絕望人。予前此所降班師諭旨。承襲。其張朝龍等。並令一體從優議卹。以勵忠藎。而黎維祁又庸懦無知。不能自立。據孫士毅曾奏。克復黎。

城。復封為王之後。諄諄告以用人守邦之要。當知自勉。而黎維祁轉以為煩。若是以料其將來。或者不為上天佑助。無意。中有此語。孰知今日竟相符合。似有先兆者然。予惟奉若天道。栽培傾覆。一本大公。豈敢於天之所棄。而必欲助之使。

復興耶。今黎維祁已同伊母子先後逃進關內。斷無再膺封爵之理。因命孫士毅。孫永清將伊母子家屬。移至廣西省城。撥給房屋。酌與口糧。俾資養贖。收養給資等不齒。自慚與滅付虛陳。

等於編氓。亦可謂恩施無已矣。

福康安等奏報得雨情形詩以誌事

江西得雨念南閩聞去聲日奏章督撫陳前據福康安、徐嗣曾奏。閩省冬開雨澤稀少。甚為懸慮。已即降旨馳詢。昨何裕城奏報。江西得有透雨。因念閩省連疆。自必均沾。溼澤。今日果即

接到福康安等報雨奏章各屬霑膏雖不一乾田蒙潤則皆均據奏。福州省城及所屬各縣。自入春以來。天氣陰晴不齊。春

漸見長發。其延平、建甯二府及所屬。均報得雨。自一二寸至四五寸及深透不等。邵武府城亦得雨四寸。該三府居省城

上游。一得甘霖。溪河驟漲。不但田園溼潤。而船筏更賴通行。其餘各屬。雖未據報齊。連日雲氣陰澹。霧被必廣。至

福甯、汀州及下游興化、漳州、泉州、龍巖、永春等府、州。及臺灣一府。亦據報有得雨之處。但尙不能深透。已飛飭

各該道府。即行飭屬開倉。減價平糶。並嚴禁市販。不得居奇騰貴。致妨民食。湖河淤淺。即已興工挑濬。貧民趁工

得錢赴糶。水利民食。亦屬一舉兩得。外臺內地籌安衆平糶通商總爲民事要廣西移節鎮近因孫士毅奏。阮惠僑逼黎城。官

廣總督。駐劄廣西。籌辦軍務。其浙閩總督。令伍拉納陞授。伍拉納未即到閩。撫臣申諭勉宜旬軍撤回鎮南關內。復調福康安爲兩

所有閩省平糶挑濬事宜。申諭撫臣徐嗣曾盡心經理。副予惠愛黎元至意。

歡喜園得句

近云喜者懼之對。吾已於斯知過矣。近著安南始末事記。有云喜者、懼之對也。蓋懼則若有所失。心不致放。喜則無所更慮。心或易放。予于安南一役。與滅繼絕。弗利其土地。臣民非欲有所

得也。然得其實。與得其名同。當孫士毅奏復黎城封黎王之時。不無爲之喜。及孫士毅不即遵旨班師。駐彼逾月。以致

阮榮復來。倉卒與戰。提、鎮二臣。同時致命。威重不無少損。此則喜而忘懼。弗能仰體皇祖戒得之訓矣。因書事以誌

過。而何金仙殿之傍。其園乃亦名歡喜。聖之歡喜。寓以無凡之歡喜。執以有叶。有無之閒別。聖凡。佛於聖

凡視同體。如斯炙穀辯難窮。調御默坐示大旨。
廣西巡撫孫永清奏報雨水糧價情形詩以誌慰。
偏師昨歲定安南。不得已非民地貪。上年安南內訌。黎維那之母。叩關求救。因命孫士毅統兵策討。蓋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最爲恭順。一旦阮惠肆逆。隨難坐視。所爲不得已而用兵。並

非利其土地。遂復黎城威實耀。旋思粵省役難堪。孫士毅長驅深入。兩旬之內。克復黎城。實粵國威。然一切芻糧運

人民也。念矣。不期事變成欠局。設早歸兵葺美談。黎城既復。嗣孫襲封。字小之誼已盡。此後即有變故。豈可長耗中國之

念矣。地。此因天厭黎氏。非人力所可強。予上冬即有此語。然使孫士毅早能遵旨遣歸。則全局已臻美善矣。賜雨若時

糧減價。糶價俱平。此實仰邀昊。邊民樂業慰予慙。

著鴻貺。少為慰藉耳。

安南阮惠進表悔罪投誠歸順既允其請詩以誌事

除逆扶危師有名。屏王仍自棄其城。一臣振旅堪稱智。二將捐軀可惜貞。安南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一旦為阮惠所使。遣除逆扶危。在

我之師。原為有名。無如黎維那不能自振。既為之復其土疆。襲其封號。乃見阮惠復來。仍即棄國內投。予去冬所云天

厭其德之說。如操左券。猶幸孫士毅始雖不即遵班師之旨。繼尚振旅而還。無損國威。尚為深識大體。惟提督許世亨、

總兵張朝龍等。臨陣捐軀。堪為軫惜。然聲罪不難致我討。審幾原可鑒其誠。阮惠復至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屢

已僱加爵賞。亦足以償其忠貞之志矣。代奏。及福康安調任兩粵。阮惠懾其威名。益加震懼。再三籲懇。並諭其國內。如遇天朝人經過。加意照料。伴送進關。

茲又遣其親姪阮光顯。親至福康安處。齎表納貢。冀求降附。據福康安奏稱。察看阮光顯輸服長感情形。溢於詞色之表。

至表內詳敘黎、阮、構衅始末。並無敢有抗拒官兵之心。且其登覆縛送我害提、鎮之人。語意委婉。尤為誠敬得體。而

表末復聲明此時先令阮光顯進京。代躬瞻覲。俟其國事稍定。阮惠於明年八旬萬壽之前。即當親身入覲。閱其情詞。洵

屬出於至誠等語。因思國家德威遠播。調兵擊討。正復何難。但彼既悔罪抒忱。出於忠悃。審度事機。亦可曲加鑒

宥。正不必為其已甚。因即開誠布公。賜以勅諭。恕其前愆。屬其新機。在天朝光明正大之心。中外所當共喻也。明年親身呈進。方可收受。此又

國家體制所關。不容輕易者耳。

至避暑山莊卽事得句

蹕啓雲開愜衆情。歷觀寶稼總芄生。山莊避暑一朝至。驛路無塵七日晴。仍此宵衣及盱食。深予保泰與持盈。昨年始畫安南務。竟得歸降錫宴并。

去歲安南內訌之由。實因黎氏近代無能自立。陪臣鄭氏世執國柄。漸成跋扈。阮惠弟兄藉詞伐鄭。侵據黎城。於是黎維祁出走。而其母妻敬關求救。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最爲恭順。誼難坐視。因命孫士毅率師聲討。未及兩旬。爲之恢復疆土。賜印襲封。天朝之於黎氏。可謂恩誼兼盡者矣。詎意黎維祁復國後。一籌莫展。而國家亦豈能以內地兵力。久爲戍守。予是以上冬已有天厭黎氏之論。因卽降旨班師。乃孫士毅冀幸進取。未卽遵旨徹師。以致阮惠復來。而黎維祁復棄國投奔內地。益以知天之所廢。非人力之所能強興也。惟是孫士毅振旅而還。雖尙無損國威。而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臨陣捐軀。深堪軫念。隨令福康安調任兩粵。相機籌剿。旣據福康安奏稱。阮惠屢次進表。悔罪投誠。且稱將戕害提鎮之人。俱卽誅戮。并云。伊當親詣闕廷待命。惟因立國之初。實有未遑。先遣其親姪阮光顯。來京謝罪。稱伊於明年予八旬萬壽前。入覲慶祝。因以乞封。福康安又奏。其畏懼恭謹之狀。實屬出於至誠等語。予因思國家於新疆回部。金川諸處。闢地二萬餘里。何有於安南蕞爾小邦。前此進兵。本非利其土地。況安南氣候。地煖多瘴。與緬甸相似。審度事幾。無難寬宥。且黎氏爲天之所厭。予亦惟當奉若

無違斷無復令黎維祁歸國之理。爰是開誠布公。賜阮惠勅書。允其所請。並令阮光顯道經桂林。目觀黎維祁薙髮易服情形。以堅其向化之誠。福康安昨奏阮光顯約于月內起程。計七月下旬。可到山莊。迴憶去歲於此籌辦安南之事。而今歲萬壽令節。阮光顯竟得與蒙古王、公、台、吉等。同入筵宴。此誠昊蒼眷佑。事機悉臻。大順之驗耳。

題秀起堂

因深得迥構書堂。俯仰之間亦異常。清悟如逢秀其向。與言可作起予商。薜掖林麓潤而淨。籟拂紗窗爽不涼。小坐合茲心意適。驛章陡問憶遐方。
昨福康安奏阮惠之姪阮光顯業已進關起程前來山莊惟鄂輝等奏廟附略願求內附其頭人亦將次到營尙冀早得實信用慰疆懷

題戒得堂

金風曠日曉秋清。徒倚書堂靜六情。下卷魯論堪意會。上篇孔子重躬行。戒之原在耄而耄。得也還分實與名。近誌安南終始事。更申知過義尤精。
安南用兵之始意在興滅繼絕原無欲得其土地之心然得其名與得咎孫士毅之久駐失防而自咎其喜而忘懼為未能體皇祖戒得之訓因書安南始末事記以誌過而戒得之義為尤精矣

降旨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詩以誌事即書賜之

三番耆武匪佳兵。
予自即位以來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俱荷天福 昨歲安南重去。有征無奈復黎黎。厭德爰教封阮阮。輸誠。
光平本求于明歲入覲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茲接閱謝表有懇假封號屬集小邦之語情詞真摯深為嘉予因即降勅封為安南國王俾得世守土疆永為藩服 守封疆。

勿滋他族。傳子孫恆奉大清。幸沐天恩。欽久道。不遑日監。凜持盈。

廣西巡撫孫永清奏雨水糧價情形詩以誌慰。

西省穀爲東省資。粵東商賈雲集。食指較繁。每歲產米。僅數牛歲之用。全資粵西之米。接濟民食。爲廬兵後廢耘。耕銷鋒正值起。犁候雨十兼。逢風

五時。各府都稱足。灌漑。該省因安南用兵之後。居民轉運糧餉。不無有妨農務。茲據孫永清奏。太平、南甯二府。自

晴。積水充盈。禾苗秀發。園蔬雜糧。均皆暢茂。並據平樂等府州屬稟報雨水情形。約略相似。所有各屬糧價。桂林、

平樂、梧州、潯州、太平、柳州、慶遠、思恩、鎮安、鬱林十府州。與上月相同。南甯、泗城二府屬。較上月稍增。通

省民務安帖。地方甯謐。暨奏添爲慶慰。吾民庶可慶。熙怡雖然築。納期尙早。戒滿南瞻益惕寅。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有序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爲之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安南戰圖。非如伊犁、回部、

金川、臺灣之始。以戰而終。以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弗圖。而圖之者。實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

涉遠冒險。攻堅破銳。更有抱忠捐軀者。不爲之圖。以紀其績。則予何忍。且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有

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事耳。夫有征無戰。尙矣。戰而有成功。次之。予自定伊犁。平回部。勦金川。以至今

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蓋戡亂伐暴。難言優武。則成而復變。又終於不戰而成功。其事當較於

雖不能有征無戰。而俱獲成功。要皆天心佑順。乃克臻此。戰而成功者爲勝焉。阮惠復至黎城。黎維那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調福康安爲兩廣總督。仍將集兵聲

戰而成功者爲勝焉。討。迨阮惠再四獻懇。又遣親姪阮光顯詣福康安處。覽表求降。福康安察其情形。實出至誠。然後據情入告。予因思黎維那不能立國。既徵天心厭棄。而中朝又不利其土地。即使集兵聲討。亦不過歸于降服。而究未必卽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發于中誠。戴功甯樂。轉爲大順之機。是更足以見天心之佑予躬。實爲

至厚耳。是豈人力所謀乎。天也。藐躬臨蒞五十四載。受天之佑。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成。功則予之所感激鴻貺。益深敬畏者。當何如。閒嘗論之。使孫士毅收黎城之後。卽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又如孫士毅遵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毅亦同三武臣之捐軀沙場。則士毅乃督戎重臣。傷國體爲大。不得不與師問罪。是誠佳兵無已時矣。且許世亨委曲護令。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已亦同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爲常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爲之落淚嘉尙。至孫士毅非不知朕之獎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捐軀。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欲衝鋒致命。迨聽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爲重。甯歸而受朕之罰。而朕豈肯不諒其心。加以罰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茲事機之會。總戎振旅以歸。三將令藩國立詞酬忠。且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運旋轉。默爲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哉。自茲以後。益深敬勤。靜待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之什。所由作也。

嘉觀訶詎之戰

孫士毅出鎮南關。在諒山分兵兩路。一由枚坡。令參將張純等至嘉關路會齊。一由江漢。令總兵張朝龍等徑趨三異。柱右等處。嘉觀屯聚多人。一聞大兵勢盛。望風驚逸。而不從亂之士官。率領士民

數百人俯伏投順。自此經過嘉觀，奮力剿殺，或踣而降，或擒而戮，追至訶訥地方，山谷峻隘，適張朝龍截其去路，會合夾攻，剿殺不可勝計。

河邊求救恤諸焚。安南數代以來，被陪臣鄭氏世擅國柄，阮惠藉調伐鄭，旋即佔據黎城，以至嗣孫黎維祁出走，至上

百數十年，即降旨從優撫卹，並令督臣與師致討，大義所關，事非得已。無外王師事有征，禁旅不須七萃發，總戎惟帥兩疆兵。初，孫士毅奏請素

駐各關隘廣西兵四千名，又添調一千名，及檄調廣東兵五千名，共足一萬之數，令總兵張朝龍、尙維昇等分領前進，而

第一戰，參將張純等即有嘉觀之捷，勦殺無數，先聲固已奪人。持危治亂原出正，簞食壺漿多順迎，螳臂那當大車轍，嘉觀一戰赫先聲。

三異柱右之戰

總兵張朝龍統兵三千名，內分一千五百名，令參將張純帶領，從嘉觀前進，張朝龍帶一千五百名。

從三異繞至柱右等處，夾攻殲戮，奪獲米糧軍械無算，生擒兵弁一百餘名，而副將慶成另帶兵三

百名，伏於附近柱右之類繼地方，生擒已降復叛之陳名炳，解赴軍營正法，尤強人意。

師行二黨叩營門，巢近一酋逃負恩。初，孫士毅抵鎮南關，偽將諒山督潘啓德來降，其協鎮陳名炳，因見檄文，甚

寄信哄惑，潘啓德不為彼誘，而名炳旋即逃回黎城，被阮惠拘其妻子。正旅偏軍窮列寨，右抽左旋去，剿蠻村。張

仍加任用，柱右之戰，即名炳領兵前來抗拒，既降復叛，情實難宥。龍至三異、柱右、交界地方，正在紮營，瞥見對面山坡，兵衆蜂擁前來，該

鎮率領將弁，及張純所帶兵，兩路夾攻，沿途村寨，放火焚燒，勦殺甚衆，獲番多米胥資飽。是役雖不資安南一草一木，至于獲彼資糧，正

足供軍食也。繫寇長纓那許奔，孫士毅更令慶成預領兵三百餘名，潛赴要路關隘，生獲騎馬者三人，誠喜國威延世將，而陳名炳即在其內，似此反覆之人，不致有逃顯戮，洵稱快事。

名勳思克有元孫。慶成之高祖孫思克。國初屢著勳績。有此元孫。可謂無忝家聲。

壽昌江之戰

總兵尙維昇。副將慶成等。帶兵兼程前進。五鼓至壽昌江。時值重霧瀰漫。阮兵猝不及防。傷死不計其數。餘衆拚命逃竄。擠斷浮橋。我兵斫竹編筏。刻即奪江而前。無不餘勇可賈。

三江橫亘。此爲唇。固守羣櫻最要津。乘霧定方掩牙帳。渡瀘卜漏失重垠。阮衆竊疑大兵由一路前進。是以設

各路俱進。無從掩襲。因退保壽昌。市球、宮良三江。以爲堅拒之計。及尙維昇與慶成等連夜帶兵一千二百名。兼程前進。五鼓抵壽昌江岸。乘霧殲戮。浮橋既斷。立即斫竹編筏。迅刻渡江。奮勇進勦。阮衆所恃之險。已奪其一。自此遂

成破竹之勢。擬之唐蘇定方乘霧襲頡利牙帳。攻堅悉銳已奪魄。斫竹編槎可當。去。將領前驅衆軍奮。嘉其同

是漢軍人。尙維昇乃國初所封平南王尙可喜之後裔。與慶成同係漢軍。此番奮力。均堪嘉予。

市球江之戰

官兵抵市球江。阮衆蟻聚南岸。頗有自高壓下之勢。以是連日衝奪。不能得利。孫士毅佯令義民搭蓋浮橋。令總兵張朝龍夜半於左邊暗渡。抄出彼營之後。喊聲震地。大兵亦由浮橋渡江夾攻。剿殺數千。生擒五百餘人。

遇險應知襲後攻。諭馳未至不期同。先是予念三江之阻。馳諭孫士毅。當地利相持。不能速進之處。可于上下游密

此旨未到之先。孫士毅奏市球江之捷。竟與諭旨不期而合。可稱能事。統軍素悉田豐策。勇將偏饒李愬雄。臨下據高彼頗熾。出奇制勝我成功。

官兵駐紮市球江北岸。地形低下，勢難仰攻。阮衆見我兵不得地利，自高壓下，屢從浮橋及所駕小船衝突前來。我兵築筏，緩不濟急。孫士毅與提督許世亨相商，令官兵一面排列多墩，隔江攻打，並令義民搬運竹木，作搭蓋浮橋欲渡之象。一面竊探左邊二十里之外，江勢緣曲，爲阮衆耳目所不及之處，密令張朝龍帶兵二千名，于夜半用竹筏及農家小船，裝帶乾糧，陸續暗渡。復令李化龍以兵五百接應。于是官兵度已潛渡，有恃無恐，勇氣倍增。而張朝龍暗從彼營後，吶喊排牆而進。阮衆不知兵從何來，魂膽俱失，棄寨奔逃。黎城將近，兵威鼓衆，志維揚企績崇。大兵遂即渡江，分路進剿。此兵家出奇制勝之道也。

富良江之戰

富良江乃黎城門戶。阮衆見官兵將至，將大小船隻收至南岸江心，施放鎗礮。我兵不能迅渡。孫士毅察看阮兵勢漸潰亂，令將弁用農家小船及竹筏，於日間剿殺江心兵衆。而於次日五鼓，許世亨率二百餘人直至彼岸。彼於昏夜之間，不辨兵數，窘迫無措。繼而我兵搶奪數船，更番濟渡，痛加剿戮，并燒沈江心船艘十餘隻。全軍渡江，黎氏宗族及百姓人等，遂開城出降，不攻而克。

門戶黎城曰富良。彼雖固壘衆倉皇，數舟獨入真稱壯。既勇知方深惜賊。官兵至富良江，許世亨覓小農船及竹筏，率兵二百餘人，徑渡彼岸。

繼又搶奪船隻，更番配載官軍。其勇壯之概，真爲超衆。及阮惠復來，孫士毅尙復領兵身先衝敵，幸而許世亨力爲勸阻，並令武弁控騎過行。於是孫士毅振旅入關，不致有損國威。而許世亨仍即致命戰場，似此勇且知方之賢臣，能不倍加惋惜。

復國一王仍棄守，立祠三將永流芳。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尙維昇等，臨陣捐軀，國家固已從優議恤。賞延於世，並令阮惠於安南立祠以祭。而阮惠奏請官爵封諡，即於彼處建立祠堂。垂芳奕代，此更足以酬獎忠魂矣。至阮惠再四籲求伏罪歸降，實出真誠。酬忠撫順遵王道，無事佳兵兆吉祥。揆度事機，悉屬合理。正當從其所請，赦過加恩，事以順成，不越佳兵之戒矣。

阮惠遣姪阮光顯入覲賜宴之圖

黎維那復國後不能自立。一聞阮惠復來。又卽逃奔內地。天厭其德。誠非虛語。予惟奉天。曷敢違越。不值復興兵衛彼復國也。嗣據福康安奏。阮惠再四籲懇。悔罪歸順。出於至誠。予亦不欲爲已甚。因卽允其所請。徹兵。阮惠先遣其親姪阮光顯入覲。輸悃。並稱明歲當親詣闕廷祝釐。因以乞封。昨接表文。嘉其情詞真摯。急欲得天朝封號爲榮。遂卽勅封爲安南國王。茲阮光顯來至山莊。正屆萬壽節。令其一體與宴。用示恩榮。

誰能不戰屈人兵。戰後畏威懷乃誠。黎氏可憐受天厭。阮家應與錫朝禎。今秋已自親姪遣。明歲還稱躬已行。似此輸誠外邦鮮。嘉哉那忍靳恩榮。

避暑山莊迴蹕卽事

都謂今秋冷。今秋轉覺暄。旣因試獵騎。遇與啓歸轅。勤敢萬幾忽。惕惟一意存。南瀛連歲宴。去歲賴旬孟限遣使入貢。今

歲安南阮惠遣姪輸誠。俱于山莊賜宴。以示恩榮。非事示華繁。

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遣陪臣進貢。並稱明年三月起程入覲。詩以誌事。適唐張謂戲贈杜侍御送貢物詩在側。卽用其韻。

阮光平新膺封號。恭進謝恩貢物。並本年例貢一分。念該國王出於至誠。若不賞收。未免阻其誠悃。因降旨將本年例貢一分。留抵下次正貢。以示體恤。並傳諭沿途督撫。於該國王經過時。待以賓禮。

用昭優眷

孚意君臣事不難。誠肫那藉設盟壇。阮光平開福康安調任粵東。因再四籲懇。輸誠有罪。地資送內地弁兵入關。又先遣親廷阮光顯來至山莊。祝嘏乞恩。並稱伊於明歲親來瞻覲。慶祝八旬萬壽。嘉其恭順。因即降勅書。頒給新印。封為安南國王。茲據福康安等奏。阮光平擇吉拜受封爵。惟惟難名。既具表陳謝。復遣陪臣齎進謝恩貢物。並本年應進例貢。是其恭事之心。實屬真摯。異於藉設盟壇勉受朝命者矣。來朝北闕親而近。弗異南邦衣與冠。今歲阮光顯至山莊。即令服其本國衣冠入國家撫馭外藩。定制如此。班接諸王鄰雁列。筵開八月享雞寒。羊淹雞寒。出鹽鐵論。賢藩貢悃殊侍御。紀實聊憑信史看。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庚戌

戊申己酉兩年閒。日罷申日行酉。匪惠慳。每歲上元後一日。例有小宴。戊申因待臺灣。率為去。畫籌殊舉廢。乃因交趾與臺灣。丁未八月。命福康安往臺灣勦捕逆匪。冬開。速次克捷。至戊申正月。將次蔽功。爾時首惡未擒。披節後小宴。遂仍舉行。蓋軍務至重。節宴之或罷或行。無關緊要也。願茲寰海民胥樂。則我君臣心或閒。昨歲賢勞惜未與。上年是宴。正憐孫士毅遠在軍營。未得與。執知變故又多般。

去年翼節舉佳筵。士毅安南至奏箋。兵不攻城復其舊。民欣故主獲稱全。逞雄勁敵倏臨國。厭德屏王逃。進邊問罪赦愆行不悖。阮光平復至黎城。原與黎維祚為難。但跡同抗拒官軍。本當加問罪之師。因改命福康安為兩軍露。因思天厭黎氏。不能自立。而中朝原不食其土地。又將付畀何人。且阮氏之興。或亦天意不如赦其罪而立之。此事前後。若出兩轍。在予權衡事機。總惟奉天而行。實不相悖也。權衡諸事奉行天。

六依皇祖過闕里詩韻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四十四

里仁稱以閔。萬古鬱皇堂。自謂設生魯。或應引入牆。予以為如生孔子時。必當在弟子之列。雖勤鑽仰篤。惟抱愧慚長。敷賴素王化。歸仁有越裳。上年安南阮光平歸順。新受封號。願稟正朔。敢云德化足以徠遠。然非夙奉至聖之教。亦焉能致此。

臨門賜食得句

岱高阜曲望符全。今歲八表壽辰。敬謁岱宗闕里。此予十數年來夙願。今仰蒙昊貺。竟克符望。成禮旋蹕。實深額慶。信宿津門駐蹕便。愁自登舟緣渴雨。念切劬哀。每于霖雨占晴。心殷朝暮。雖遊豫未嘗稍閒。昨自濟甯登安福巖。即盼甘霖。以滋宿麥。而兩旬來向未遯渥澤。正願渴望。厭他祝袞鬧喧天。自東巡迴蹕至津門。衆商等情以效幽雅稱觥之誼。畿甸繁庶。億兆喧闐。鑿衆情之悅豫。固所不禁。然予方延佇沛霖。為民心切。即此臨門食頃。翹瞻雲彩。卜度徬徨。侍食臣僚。奔走執役之人。皆所親見。即阡陌農民。亦久聞而熟信者耳。扈來百辟應頒賜。遣謝陪臣命廁筵。安南陪臣黎伯璫等。昨已瞻覲。將自此道歸。因令綴班與宴。俾得仰見上國威儀。具以知勤。歸國流傳。雖遠在陳。羣情愛戴。今日雖當燕樂。心實不憚。恐遠人見而生畏。命其能詩者和之。足知予憫農憂澁。亦當知予愛民之意也。雖聽聲歌心不憚。漫疑臨樂底憚然。

天津啓程迴蹕之作

東巡戴事沐天恩。予庚子七旬時。矢願得邀昊貺。至八旬正壽之年。當敬叩岱宗闕里。茲邇日愁心望雨煩。祇以陪臣至瞻覲。卻聽商衆獻鋪敦。商衆等以今歲欣逢大慶。巡莅津門。點綴排當歌舞。以申祝悃。本非予之所喜。因念安尤覺喧闐雜沓。每聞歌管翻嫌鬧。乍喜歸帆漸遠喧。不敢如前陳宿願。將從子矣笑無言。至乾隆六十年。予年之可厭耳。居甯壽宮以就頤養。若能仰沐天眷。或躋九袞。即精力尚強。亦當另行商議。故不敢如昔歲之復存奢望矣。

安南國王阮光平至避暑山莊陸見詩以賜之。

瀛藩入祝值時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鄙金人。明正德間。安南黎壽之臣莫登庸。逐其主。明與師討之。踰年師不
出。登庸進代身金人。遂封為都統。其後德孫維澤。奔其茂洽都統。亦進金人。復封為王。是明代既不能致彼入朝。而為金人以代。兼有贖貨之議。其行事殊為可鄙。

勉體仁。武偃文。修順天道。大清祚永萬千春。

九經柔遠祇重譯。嘉惠於今

戒得堂自箴

書堂樸不詡耽耽。硯淨甌香性所諳。聖祖兩言記闕兩。皇祖聖壽望七時。鑄用戒之在得四字。通用小璽。然聖慈引而未發。予七奏時。駐蹕山莊。勅作書堂。即以戒得

題額。因為記以兩皇祖之義。蓋皇祖所云戒得者。在橫土兼遠之為。予欲承先志。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幸蒙天助。諸事順成。敢不以皇祖之戒為戒乎。嗣有後記之作。謂前記之義。言其欲得。後記之義。言其已得。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於無形。敢不日慎一日。以待歸政之日。詳見前後兩記。

先師三戒歲宜三。茲年登八旬。是宜第三之戒得矣。生身鱗集西和北。今歲西北諸蕃。如額伯特。土爾扈特。烏梁海。哈薩克。及各回城伯克等。皆遠來祝嘏。念其未出痘。生身者多。俱令至山莊宴饗。

虔念駢臻東及南。其東南如安南國王阮光平。及朝鮮。南掌。山莊。一體與宴。似此中外一家。可稱極盛。亟盛何修遇而得。天恩深沐懼兼慙。

蒙天佑貺。能不益切虔寅。且以盛滿為懼矣。亟盛何修遇而得。天恩深沐懼兼慙。

安南國王阮光平乞遵天朝衣冠嘉允其請並詩賜之

丹誠萬里近瞻依。悼史全無甯渠去聲。稀不肯有更頒鳳詔。卻欣無意乞鴛衣。阮光平來山莊瞻覲。最為恭謹。予亦甚憐之。彼且感恩獻請。遵

從天朝衣冠。益嘉其誠悃。因賜紅寶石頂。三眼翎。黃褂。以示優寵。然予前此未肯有旨令其更易本國服飾也。清涼此適嘉應允。典禮如常慎莫違。今春加恩。已賜阮光

遵天朝衣冠。於山莊筵宴之日。並即令依皇子所用金黃色袍。四圍龍掛賜之。至進京朝賀之日。典禮所關。仍命用該剛衣冠。以昭體制。且念該國王係一國之主。彼國臣民所具瞻。若欲雍髮。竟更彼國服飾。轉非予意所嘉悅。因令詳悉

宣諭。以示恩禮兼至。詎曰一家覃父子。各外藩蒙古王。公。貝。勒等。今皆為予子孫輩。君臣恩誼。不啻家人父子。前阮海

邦奕葉永禎禎

山莊錫宴祝嘏各外藩卽事二律

八旬壽亦世常傳。慙愧稱釐內外駢。六帝中間三合古。自漢以來帝王登古稀者。惟漢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

宗、元世祖、年登八十。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主。然亦未能如予之五代一堂。詳見八徵耄念之寶紀。一堂五代獨蒙天。何修而得誠惕若。所遇不期審偶然。

益慎孜孜待歸政。祇餘五年。然適百里者半九十。正或當頤志養餘年。山莊皇祖此柔遐無減提封實有加。

皇祖締構山莊為綏藩惠遠之地。予仰承前烈。自西陲底定。拓地二萬餘里。既又平定兩金川。近年緬甸及廓爾喀諸國。亦先後歸化。且安南國王親身祝嘏。東西朔南。會為一家。提封式廓。實為亘古所無。予惟益凜絜謙。以敬答佑祝耳。

屢舉華筵欽憶烈。近臨神御默應嘉。南瀛北漠通諸國。西藏東麗會一家。消息盈虛理豈爽。益謙損滿鑒

宵除。

處暑 七月十四日

月之三日幸晴定。七夕洗車卽快晴。農家忌七月初一日雨。又忌初二陰。今年自初一至初三日。幸已晴定。卽七夕有洗車雨之說。然亦幸是日陣雨一過。卽已快晴。秋開可冀。則穡或利收穫。

氣爽天高嘏宴錫。今歲西北外藩。雲集祝嘏。內有生身未釋出痘者。卽于山莊錫宴。而安南國王阮光平。及朝鮮、緬甸、暹羅、南掌諸國。四川、臺灣各生番。亦俱至山莊。因于十四日筵宴。晚開並于萬樹園令觀烟火。是日適處暑節。連朝開舞。

秋中處暑。節詩成益因叨。祝益增惕越以逢佳。畏盈納稼築場期尙遠。去

思昨歲每怵怵。去年七月初二日微雨晚晴。意謂可叶農占。乃以秋霖過多。致減秋成。分數。今歲晴定後。雖幾半月。然距秋後尙遠。不敢遽自弛念也。

賜宴內外藩王文武諸臣卽席成什六韻

祝釐雖是衆誠申，弗以爲常爲愧頻。幸沐天恩諸事歲，予仰沐天恩，壽登八袞，固深感幸。而自七月中旬，于山莊卽舉行慶典，錫宴外藩，及旋京後，由御園往還宮

禁中，開御殿受賀，宴資駢蕃，並中外臣民，夾道壘歡舞彩，屆時俱值風日晴和，衆情欣洽，尤徵上蒼篤愛，錫賜彰明，凝承之下，能不益感益畏，常勵惕乾之意耶。衆益因時敍一心寅，各巡撫命

還省畢，巡撫中來京祝釐者，屢經召見賜宴，因衆布按歸歷陞陳，其有巡撫未來，而布按來京者，蓋數十人，亦卽念地方緊要，于十五日諭遣各回本任。衆布按歸歷陞陳，于十六、十七兩日，普行召見訓諭，並各提鎮皆面

諭令其各歸。安惠萬民訓外吏，晴和今日宴朝臣。承筐是用將百辟，勞去酒亦惟行一巡。因便瀛藩分散遣，今

錫宴禮成後，念蒙古王、公、諸回部、及朝鮮、安南、緬甸、南掌各陪臣，並四川、臺灣諸番，來此已經逾月，卽于宴次令其各回本處，所嘉戀闕意猶諄，諸番及各陪臣番衆人等，月餘

茲當環陸班辭，依依不舍之意，發自中誠，達于顏面，尤堪嘉悅。

致遠齋自箴

靜宜理政齋，額取諸葛字。甯靜乃其本，致遠則其施。真迴思卅年來，致遠匪一事。西北關新疆，東南靖海

濫，茲更不期中。象藩親覲至，秋間，西北各外藩及東南各國，無不環轅祝嘏，而安南國王阮光平，且親詣闕廷慶賀，尤非意料所及。何莫非天恩，而我頻承賜。敢

更有所圖，保泰惟增惴。

歡喜園反己酉詩意，並疊其韻。辛亥

卯之歡喜嘆幻哉，戌之歡喜慶真矣。癸卯年來此，作歡喜園詩，有云：歡喜則無憂，無憂斯化美。理亦不實，而辭旨近幻，去歲阮光平入觀山莊，宴資駢蕃，彼亦傾心向化，不事征討，而海邦

奠定，此其息事甯人，可爲歡喜者，不亦真寔而可據乎。若前歲此時，方且以喜而忘懼爲兢兢，其情事更大相逕庭矣。光平入覲至山莊，宴賞優恩，誠感喜息事甯人奠海

邦考之，悼史稱鮮有叶。聖凡有無一合相，去不在心亦不在體。詠之疊之徒嘖嘖，擲筆笑未知宗旨。

致遠齋有會

靜宜園中此齋久初得卽以致遠名爾時正討金川虜園外駐茲健銳營不得已用非黷武遂因者定耶

箝平平伊犁及靖回部無不獲力子弟兵齊名致遠其來已久蓋因戊辰歲征討金川以彼恃其礮險遂于此開

統之以行先聲所布其會震響請降次年遂立健銳營于此及乙亥平定準部金川先降後以剿始之終之致遠

成其後潢池不足數初次征勦金川莎羅奔耶卡窘迫乞命遂允其請降嚴事未及十年耶卡之子索諾木與

除後患而賊人礮高墻固備禦甚嚴于是實賴健銳營訓練之士摧堅陷銳自辛卯至丙申數年之中直克噶喇依賊

巢擒渠猷俘大功以蕙迴憶離時致遠名齋果克底于有成他如剿滅王倫蘇四十三田五等逆亦皆用之無不

唾手成功要皆小醜跳梁弄兵潢池不足比數惟近年臺灣之逆寇要卽立藏安吾氓臺灣蠻寇誇據險會未兩月

就擒緬甸之悔罪乞封安南阮光平之親至祝釐俱足副此名耳

天祐惟屏營營雖重韻異意况杜詩有之迴憶紛矣卅年事痛定思痛增惕驚

書扇賜安南國王阮光平用去歲避暑山莊陸見詩韻

例事山莊駐夏巡勅幾不息必躬親近當愠解南薰我遠憶心懸北極人詣闕去年思會面爲邦永訓在

漸仁近光平奏表謝恩辭意樸誠秉心純篤深堪嘉尚至所云年齒方淺理國守邦之道寡學寡聞又無簡籍流傳

靡所矜式竝乞錫以皇極之訓勅數以文命之聲教云云卽其銳意求治必能和輯人民用是訓以爲邦之道俾

得惠洽瀛壖永承恩澤箋頭寫寄梅花信風被瀛疆奕葉春

萬樹園賜宴內外藩王及各國使臣卽席成什

永佑寺旁黃幕敞。金風玉露近中秋。義安兼復陪臣遣。

去歲安南國王阮光平親至山莊。入覲祝釐。今歲復遣陪臣陳玉視等。遠來謝恩慶祝。恭順出于至誠。深堪嘉

尚。義安、乃該王新遷所作城名。

哈薩寧須侍子留。

去歲哈薩克瓦里汗遣其弟多索里蘇勒坦。來祝八旬萬壽。茲復稱去歲欲遣其子來。適以病未遣。今仍令其子阿彌載及陪使布占拜等。至山莊慶祝萬壽。賜宴

後。即令回伊部落。蓋我朝威信所昭。無遠弗屆。漢唐以來。留其外夷之子以爲質者。適足啓其輕疑之心。朕不爲也。

壽宴常并節宴舉。新藩竟似舊藩儔。

茲衛喇特四部。祇餘都爾伯特。土爾扈特、霍碩特三部。久爲臣屬。輪班入覲。與

喀爾喀、青海及四十九旗蒙古王、公、無異矣。

來王幸匪初計及。保泰虔思祖烈麻。

安南國王阮光平故詩以賜誄癸丑

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覲從無自己身。納款最嘉來玉闕。懷疑堪笑代金人。

安南在元、明時。如陳日烜、莫登庸、黎維潭等。俱以懷疑不敢親身

入覲。皆進代身金人。蓋中朝威信。既不能畏服其心。徒貽誚貨之譏。最堪鄙笑。若阮光平親至山莊瞻覲。愛戴之情。不啻家人父子。爲史牒所未有。朕之禮遇。亦不忍不加優異耳。

秋中尙憶衣冠肅。阮光平在

山莊。懇賜天朝衣冠。因于筵宴之日。賜紅寶石頂、三眼翎冠、金黃色蟒袍、四圍龍褂。並諭以回國後。仍應用該國衣冠。恩義可爲兼至。

膝下誠如父子親。七字不能罷哀述。憐其忠

悃出衷真。

恩賜故安南國王阮光平加謚忠純詩以誌事並命勒碑。

今春據郭世勳陳用敷奏報。安南國王阮光平病故。世子阮光纘遣使告哀。并籲封襲爵。朕念該國

係新造之邦。且阮光平歸誠忠順。深可嘉惜。因製詩賜輓。即命廣西按察使成林。不待該國使臣入

關。先行馳赴賜奠宣封。俾得藉天朝寵命。以鎮撫疆土。茲據成林覆奏。出關以後。居民安靜恬熙。見

龍亭儀仗經過。無不扶老攜幼。泥首路旁。歡聲感激。細詢沿途員目等。該國歲稔人和。非上屆情形

可比。行次仙麗地方。阮光纘遣部臣等遠來迎接。自於嘉橋地方。率文武大小陪臣。跪迎。候。謹遵天朝定例。行先封後祭之禮。成林見阮光纘雖年居幼稚。而器宇端凝。即傳諭大皇帝種種恩諭。伊深知感戴。並云不待部議。先行簡派大人南來封祭。逾格寵榮。自古未有。感頌流涕不已。遂於四月初十日。傳旨錫封成禮。該國鎮靜。諸陪臣皆循分輔翊。並無主少國疑之慮。既釋遠懷。因成長什。

歸藩拭淚別楓宸。庚戌八月。阮光平入覲祝釐。備加恩禮。迨陸辭歸國之時。依戀不忍。至迴首頻稱覲九旬。囑

令西湖以身安。示依北闕誌心親。又據成林奏。阮光纘既受恩封。並告稱阮光平彌留時。諭以昇隆地處安南。疆域之

鎮南關近十數站。我感受大皇帝深恩。庶幾魂魄有知。亦可近依帝闕。以表始終依戀之意等語。聞之深堪憐憫。伊以外域藩臣。竟能如此忠純立志。深知大義。洵宜褒恤耳。似茲亂命同治命。忍謂外

臣誠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桂疆千載識忠純。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五

平定安南第八之三

文三首

勘定安南復封黎維祚爲國王功成班師之記已酉

安南內訌始末及命師爲之復國重封之故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記記功成班師事宜曰

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絕禮亦宜之是蓋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其據黎城而擅號召者原非一姓也

安南自宋封丁部領爲王其後黎

桓、李公蘊、陳日嬰、黎季犛、黎利、莫登庸、黎維潭、透相篡奪六百八十餘年國非一姓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正統者率可知矣雖乘除有命而興

亡在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黎城旣復嗣孫重封其陷於賊之土地以次傳檄而定

孫

殺出關由諒山一路進兵直克黎城復封黎維祚爲國王阮惠等已逃回廣南舊巢所有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處北宜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居之廣南原爲占城國地並非黎氏

境二賊窮蹙竄歸廣南廣南去黎城又二千餘里是役也官軍裹糧以進設臺站以運不資安南一草一

木而安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纔萬餘而臺站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矣因謹

外小邦爲之掃穴執醜而勞內地是大不可也且旣已爲之興滅繼絕則彼之竄寇應付彼平之夫以國

家之力。抵廣南。執二醜。亦優爲之。但權其輕重。知止不殆。佳兵不祥。且安南亦一小邦也。黎氏近代以來。鮮有能爲自強之君。或者天將厭其德乎。夫天厭其德之邦。而予助之。則予豈敢出師以定亂。班師以知退。或者不違天道。而有合於王者之師乎。是爲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春日齋居。觀皇祖御書心經。張照等跋錄御製戒之在得之諭。憬然有悟。因憶安南始末事爲之記曰。我皇祖戒之在得之訓。孫臣固建堂於避暑山莊。其義其事。已見之前後之記矣。昨歲夏。居山莊。因有緬甸歸順之事。不無爲之喜。無何而有孫士毅復黎城封黎王之奏。則又不無爲之喜。夫喜者。懼之對也。懼則若有所失。喜則無所更慮。若有所失。心不敢放。無所慮。心或放乎。緬甸歸順。無過宴賚山莊。事則已矣。安南之事。雖云復其城。封其王。而其兇首未擒。弗屑費中國之力。爲藩國掃蕩擒渠。因降旨班師。使孫士毅速遵旨班師。卽逆兇復擾黎城。則固外藩之事。變亂無常。亦不屑每問之。乃孫士毅駐彼逾月。以待或有所擒獻。而又未曾謹設防。以致逆兇席捲而來。我師倉卒與戰。遂有所失。而提鎮三臣。同以致命。幸而孫士毅全師以歸。尙不致有傷國體。然而赫濯威重。實不無少損焉。夫興滅繼絕。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然而得其名。與得其實同之。安南之事。予果無得名之意乎。喜而忘懼。謂之能戒可乎。故予不咎孫士毅之貪功。久駐失防。致損威重。而自咎予之未能體皇祖聖訓。戒之在茲。書以誌過。抑亦慎守此志於

永久弗替云爾。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今春書安南始末事記者不在悉自昔安南事之成敗而在識予畫安南事之喜懼大端已見前弗贅茲因孫士毅陞見熱河而此事亦去歲駐茲所經理也故誌其詳而書之蓋黎維祁之庸昏孫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復據安南向固言之祥矣黎城初復使黎維祁果奮發有為自能力敵阮惠使孫士毅早遵旨班師或豫為設備亦不致阮惠率數萬眾忽至黎城而據之事固有相因而至者詳見向所作書安南始末事記然使孫士毅即早遵旨班師而阮惠亦必復來是不過無傷我官軍之事耳但甫經興滅繼絕之藩國視其仍滅絕而弗救可乎則是師猶無了期也茲黎氏實因天厭其德而自喪其國而阮惠以獲

罪王朝震棟悔過求降並請詣闕乞封阮惠復據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再三於孫士毅處悔罪乞降孫士毅不為轉奏亦屬得體及福康安到彼阮惠知易威望重臣事必問罪益加震悚逸還留滯之兵願求來歲詣闕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並先遣其姪阮光顯於今歲萬壽前來山莊乞加恩宥極其輕重既於國威無損且於事機有合不為已甚予宿志也蓋黎氏既為天所厭而中朝與其再興兵役何若允其請封以成此息師安眾之美然此皆上蒼眷佑予躬不期而臻此大順耳斯則不勞師而甯眾與封黎氏無異若夫一提二鎮捐軀行陣國家酬庸自有恆典朕且責其於安南立廟崇祀亦足以表國家有勇烈之臣而自古死綏者或鮮其匹矣壯士臨陣非死即傷領兵之臣所弗諱也若孫士毅則總督而為帥臣也設亦如三武臣所為則所繫國家威重者其事體大將不可止所嘉者許世亨左右其閒必令督臣全師而歸孫士毅當阮惠復來時帶兵身衝行陣聞許世亨力為勸阻且使武臣控騎過行

必令督臣全師入關無損國家威重世亨原捐孫士毅原不欲生還既而納許世亨之正論甯旋師振旅歸闕

疆異域實屬深識大體賢臣以此倍加嘉憫

請罪。是皆以國爲重。予嘉憫不已。不啻不以爲非。而且以爲是也。夫予臨御五十四載。經大事屢矣。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乃得。卽予自問。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謂非人力也。天也。天之眷予者獨厚。不忍言報。惟恐弗勝。卽此納降安南一事。恐後人未悉輕重久長之至計。故復敍而書之。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六

初定廓爾喀第九之一

詩二十首

迴蹕至御園之作

乘輿此去乘輿返。向詣山莊。必乘馬啓行。既寓習勞。亦以示健。意至八旬可以遵養。上年詩因有擬待八旬。四月光

陰迅似飛。望八旬旋閱八載。祛惟危在守惟微。至緣秋仲罷獵早。今秋木蘭雨。大圍場地皆沮洳。故

年臘罷歸。柳綠楓丹繪園景。刻詢臺報攬遊稀。今夏駐藏大臣慶麟等。忽有廓爾喀部落侵犯衛藏西邊之報。是以

麟奏。廓爾喀聞大兵將至。已釋圍竄回。即命書旨馳諭機宜。大兵不可因賊退即迴。若賊

聞我兵已迴而復來。成何事體。必當示以兵威。令其知畏。不敢再犯。以期永靖遐邊。

宴坐齋中有作

小春時節禁庭靜。宴坐齋中理緒尋。題句懶為奇特語。讀書恐負聖賢心。祈農幸值場築普。今歲各省秋收。惟安徽省報七分有餘。其餘俱在八九

分以上。可稱豐歲。問報那論宮漏深。夏閒。附近西藏之廓爾喀部落。侵擾邊界。前因駐藏大臣慶麟奏。廓爾喀

成何事體。嗣又據奏。廓爾喀復繞至列子地方。有千餘人接續過河。來近薩喀等語。是真自投羅網。我兵正宜乘此痛加

殺戮。俾知震懾。不敢再至滋擾。庶可一勞永逸。已諭令鄂輝等帶兵迅速前往。不日想可聞捷。惟道遠馳奏少稽時日。

每夜聞報。至于數昏墊荊州未蘇息。荊州被災甚重。不惜帑金。命阿桂等前往妥為撫卹。並籌修築城垣堤工等事。

四。不覺其勞也。節據阿桂奏稱。水已消涸。兵民厚加振賞。並與修葺房屋之資。漸次興工。不

至失所。然元氣豈能驟復。昨又聽諭詳詢現在情形。午夜匪懷。不能自釋。安居惟是愧難禁。

邊報六韻

衛藏為黃教興隆之地。內外諸蒙古。無不以為是為宗。所關事體大。是以自康熙雍正。以至今。無不遣大臣駐兵防守。茲因藏之西邊廓爾喀部落犯界。駐藏大臣。不能得其領要。倉惶奏聞。不得不發兵籌餉。晝夜籌畫。茲疊據奏報賊退消息。眾雖以為易於完事。而予則以為我武未揚。恐我兵退而彼復來。詩以言志。作邊報六韻。

邊報頻稱賊退稀。節據慶麟等奏。廓爾喀一聞大兵進剿。即紛紛退遁。雖又有千餘名由列子渡河。來至薩喀。數日後又復無聲息。賊眾無能。已可槩見。但自畏事者聞之。未必不俱以為喜。而于此事之關係。實未經

深計也。眾心為喜已為非。大都徒願目前計。昨據慶麟。雅滿泰同日奏賊匪情形。慶麟奏稱。廓爾喀賊眾。經仲巴胡由第哩嚕古向森拉木撤回通拉地方。次日移退過山。所有第哩嚕古之小鄉村。俱經收復等語。閱慶麟所奏。竟以賊匪與喇嘛等和解退去為幸。殊屬不曉事體。已降旨嚴飭。惟雅滿泰奏。賊眾與喇嘛私自和解。尚不足恃。現在賊眾接到檄諭。自必心膽俱碎。應俟成德等帶兵抵藏後。再傳喚該處頭目前來。嚴飭妥辦等語。所奏尚微有氣概。勝于慶麟之懦怯矣。未解深謀日後機。我往彼逃事如順。我還彼至咎誰

歸。莫追窮寇雖古語。應撥詩。本實先撥。注。撥去其根也。餘根示國威。廓爾喀僥倖後藏邊界。川省內地。不遠數千里。派兵前往。若大兵未到之先。賊眾因喇嘛與之私自議和。迫官兵到

彼。不見一賊而還。既屬勞而無功。且廓爾喀聞大兵將到。心懷畏懼。途借講和為名。乘機逃遁。將來我兵撤後。安知不復潛出滋擾。彼時或又須徵調剿捕。尤屬不成事體。此時成德當已帶兵抵彼。或已殲退賊眾。並將所搶濟噶等處地方。全行收復。則不為師出無名。現又馳諭鄂輝迅速赴藏。務遵前旨。嚴行剿辦。再傳喚彼處頭人。令其立誓。分定疆界。使彼怖懾國威。不敢再犯。方為得體。蓋禦邊之道。不在目前之甯靜。須籌久遠之安全。未可以窮寇莫追之語。文其退

擯。遂忘遠慮。宵慮肝籌勞豈願。外甯內亢語難違。用左傳范文子語意。持盈惟是佳兵戒。禁暴安遐企庶幾。

致失先機也。

致失先機也。

致失先機也。

宴坐齋中成詠已酉

初到暮春似仲春。陰寒花事一無有。小駐六朝如廿朝。回暖棉輕換皮厚。柏蒼松翠固無改。紅者杏桃綠者柳。予之喜者甯在茲。麥發於阡禾種畝。然而喜中恆帶愁。愁盼藏西軍驛糾。藏固雪區西更大。長夏弗消冬益富。叶。昨年臺報至秋末。原稱廓爾喀賊走。上年夏間。駐藏大臣慶麟等奏報。有廓爾喀部落侵擾後藏西邊。九月中。自山莊迴蹕至御園日。即據慶麟等奏稱。賊人聞大兵將至。已釋圍紛紛竄遁。因歷行傳諭。不可以賊退即行撤兵。若賊人聞我兵已迴。復潛出滋擾。成何事體。必當示以兵威。使知畏懼。或傳喚伊頭目前來。嚴飭立定疆界。不敢再犯。方為得體。嗣鄂輝等先後到彼。節次據奏。賊匪本可立即殲除。總因天氣甚寒。雪山阻隔。現在大兵由第哩浪古運北山下。覓有小路。冰雪稍薄之處。先用牛隻驅過。跟蹤步行。攀援前進。正月十三日。已齊抵宗喀地方。聞賊衆等現在聶拉木界所。俟官兵到彼。尙有乞求申訴情事。自當相機恩威並用。以期迅速肅。事等語。計此時早應辦竣。何以尙未奏到。半年以來。朝夕盼望郵章。爲之弗置。自茲朝盼及暮詢。展轉遂至半年久。安南之事則已定。黠武有戒弗窮究。叶。佳山水閒富麗春。慚愧居心祛物誘。

山西巡撫海甯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隔日奏來因路遙。原爲同日沐恩饒。山東、河南兩省。均於三月二十日得雨。昨初一日奏報。如斯廣被誠希有。到京。山西省亦同日得雨。因路遠。是以奏到較遲一日。況復通霑豈易邀。據山西巡撫海甯奏稱。晉省入春以來。雨雪頻霑。茲省城地方。于三月二十日自子至午。得雨三寸。並據通省各府、廳、州、縣具報。十九、二十兩日。各得雨二三四寸。至五六寸。及深透不等。時交穀雨。此爲應候甘膏。不但二麥暢發。大田亦可乘時播種。民情甚爲歡慶等語。麥固合合吐新穗。黍欣續續發。初苗農功南北胥堪慰。切盼藏音祇益焦。今歲不特京畿天澤優霑。南北各省。亦曾被甘膏。農功大有裨益。誠堪欣慰。惟將軍鄂輝等辦理廓喀軍務。計日早應肅功。尙未奏到。爲之朝夕盼望。殊深焦悶耳。

粵祭齋居疊去歲詩韻

昨歲希雲起。茲晨喜旭晶。蓋緣膏澤渥。足愜耨耕情。齋處諸緣靜。依然遠慮生。郵章盼天佑。助順釋心忪。
將軍鄂輝等。辦理廓爾喀擾西藏之事。以阻雪。驟草遲至。茲又經月餘。未見肅功之奏。雖非緊要軍務。惟仰冀莫貺。佑順速成。釋此忪忪耳。

將軍鄂輝等奏報收復宗喀濟隴聶拉木等處廓爾喀悔罪乞降歸順信至詩以誌事。

偏師護藏匪佳兵。雪阻軍郵盼信忪。
十年七月內。駐藏大臣慶麟等奏廓爾喀在附近後藏地方。搶掠濟隴、聶拉木、降番一千二百名。分起前進護藏。並擊罪致討。旋即據奏。賊番一聞大兵進剿。紛紛退遁。及我兵收復宗喀後。適因春雪連綿。難以進取。明知賊番斷無能為。而阻雪稽延。不禁盼望懇切。次第番邊俱已復畏。

懷遠部自投誠。
茲據奏。二月下旬。天氣稍晴。一面即督兵由積雪微薄處迤邐前進。並派將弁帶領善能登陟漢士兵丁。並筋令領將帶同載棚、喇嘛、第巴等到彼境內。傳喚緊要頭人。適遇前次仲巴、薩甲、兩胡圖克圖遣往諭話之喇嘛諾勒。聶勒卓二人來營。詢知彼處驚懼情形。並云。廓爾喀頭人。因雪大怕冷。俟天氣晴暖。即同二胡圖克圖前來叩見。願附編氓。

彼之屈抑原為雪。予也勸懲付以明。
此事初起時。予即意駐藏大臣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隨令巴忠速往查辦。嗣據奏。查出廓爾喀因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平日苦累商人。聶拉木地方第巴桑噶、私行加稅。鹽內攪土。又不用彼處錢文。心懷嫌怨。及五十二年。向慶林等告稱納表進貢。而索諾木、旺札勒、恐其控告伊等。遂捏稱表內言詞不遜。慶林被其欺瞞。未經具奏。廓爾喀無處申訴。致有侵擾邊界一事。隨將慶林革職。在彼處枷號示衆。雅滿泰雖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亦即革職。作為筆帖式。效力行走。其私自加稅之桑噶。刺字發遣。索諾木、旺札勒、雖已畏罪服毒身死。亦不準伊子承襲台吉。彼之屈抑既伸。宜其有輸誠歸順之心矣。此事前後。俱不出予所料。又何莫非天屬予衷。俾得速肅其毒耶。

歸順不因耀黷武。啓衷天貺凜持盈。

懷風樓

額樓本自出無意。卻每題詩意不同。慙愧藏西邊報遞。廓稱爾喀又懷風。

去秋廓爾喀滋擾附近後藏地方一事。予即意駐藏大臣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致失番衆之心。嗣命

巴忠前往查得廓爾喀因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及第巴桑噶苦累商人又不令其納表進貢以致無處申訴遂爾搶掠濟甯、聶拉木、宗喀等處及巴忠到藏審出弊端即將慶林等分別治罪加以官兵陸續到藏廓爾喀畏威即情願內附昨據將軍鄂輝等奏將宗喀等處盡行收復廓爾哈先已遠竄並據仲巴、薩甲兩胡圖克圖遣往諭話之喇嘛諾勒聶勒卓二人稟稱廓爾喀驚懼情形且有願附編氓之語惟俟鄂輝等見彼奏到之實信耳蓋彼之屈抑既申則其懷歸風化之心自必出於誠悃登樓顧名益增傲慰云

西直門外

掄元歸紫禁。覘穡度青郊。麥穗結將實。禾苗方以苞。幸逢雨暘若。益切棟欣交。獨是念遠驛。據昨將軍鄂輝聞官兵將至。驚懼遠竄。並據仲巴、薩甲、兩胡圖克圖遣往諭話之喇嘛諾勒聶勒卓二人回稱。廓爾喀有願附編氓等語。此時尙無實信奏到。殊切懸望。殷勤愁未拋。

仲夏萬壽山卽事

香山旋蹕此經過。不入知曾有憾麼。稔冉居諸閱半月。清和景物付流波。綠深紅謝甯關我。宵旰肝攷敢厭他。略識大端廓爾二字急呼爲一音喀信。前據鄂輝等奏。廓爾喀有情願歸誠之語。茲又奏稱。探悉該部落已派大頭人哈哩方慰懸念耳。實音仍盼究如何。

永佑寺瞻禮

大武申命防邊奠衆氓。此事鄂輝等如早有識力。彼雖有歸順之言。亦當揚我兵威。取彼附近部落數處。使彼目覩天威。方爲攻心之策。至於設誓表心。豈堪深恃。今既計不出此。予亦不欲爲其已甚。但善後事宜。亦不可不熟籌審慮。慎防其後。因申諭鄂輝等班師還藏後。於西藏番衆內。選數百人。在要隘地方。勤加操練。以護衛藏地。至番衆所需口糧。應由達賴喇嘛商上給與。蓋往年駐藏大臣。原不甚管理彼處事務。此次既經用兵。護彼。若不預爲經畫防範。彼或再來。輾長莫及。長此安窮。徐俟陪臣奉表至。五十二年。廓爾喀原向慶林等告求納表進貢。因並令明白宣示達賴喇嘛等。自當共喻爲彼之意。索諾木、旺札勒等。恐其控告伊等諸弊。捏稱表內言辭不遜。慶林等爲其所愚。未卽具奏。茲據該頭目等稱。仍當照樣體寫。若肯代爲陳奏。彼王子等無不沾恩等語。將來俟其奉表投誠。自應令其照舊往來貿易。以昭柔遠之意。而予籌畫此事。將及一歲。鉅細無不出自心裁。一朝歸順。亦可釋此。畫籌又幸釋心忤。勞念矣。

卽事雜言

望雪今年殊往年。惟因掃壘賞行便。今歲秋雨霽足。不似往年盼雪之殷。惟每年得雪後。藉掃壘培樹。加賞步軍園丁人等。是以刻下轉冀雪澤也。南西戎事兩着定。

去歲此時。正盼望安南、廓爾喀、報捷之信。茲阮光平、廓爾喀、俱已歸順。與年班蒙古、回部、及朝鮮、琉球、暹羅、諸國。俱已入貢賀正。東朔諸藩宿致虔。庶政心欽銘敢懈。八

徵老念寶新鐫。春朝吉日幸成用。坐位帖言久稱旃。予因來歲八旬正壽。鑄八徵老念之寶。冬仲卽已鐫成。於立

之言。向猶恐難副其名。茲得鈐用御書。新年卽至。何其非天恩眷佑乎。

嘉平廿一日幸西苑觀外藩之作

諸方來賀到將齊。露冕瀛臺觀面提。肯以尊嚴驕衆仰。愛將和靄接羣俟。朝鮮虔慶壽增壽。每歲年班。外

嘉平廿一日。在西苑門外道旁瞻觀。今歲朝鮮、琉球、暹羅等國。恰值齊來。而安南貢使。廓爾喀。亦於上元前可到。朝鮮隸屬最久。每年例貢四次。原有萬壽貢物。今年復增八旬萬壽一貢。廓爾喀。作一喀歸誠西旅

西。仲彼屈兼勅我吏。廓爾喀部卽科爾喀。在後藏西。因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第巴桑噶苦累。前年向駐藏大臣慶林等告稱納表進貢。藉申風抑。而慶林等不能悉其原委。壅於上聞。致有使控邊疆之事。予意

慶林等必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遣巴忠馳往查辦。果不出予所料。因即將慶林等分別治罪。廓爾喀聞大兵將到。先已遁去。旋即遣人歸順入貢。茲來使聘謁之下。震懼不敢仰視。倍形恭恪。因以溫諭撫慰。並遣御前大臣傳詢。據奏。感激大皇帝恩德。實深心服。彼之屈抑既伸。益堅向化之心矣。自當心服首頻稽。

詠廓爾字韻作一 略所進貝葉經。用己卯詠貝葉經詩韻。庚戌

戊申藏事費親裁。廓爾喀歸誠息戰。前歲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命鄂輝等率兵往討。彼一聞大兵將至。遂即遠避。歸誠降順。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矣。爰以錦函進葵表。先之貝葉出蓮臺。痕都別部隔遙遠。信使昨年始到來。廓爾喀乃厄納

坦之別部。距京師將二萬里。自去歲夏初鄂輝等具奏。廓爾喀情願歸順。降旨允其入覲。今彼所遣大頭人巴拉叭都爾喀哇斯等。于歲內嘉平望開始到京。因識一仁物可格。似勝千旅力為摧。番僧有目迷空霧。貝葉經出厄納特可克。即釋迦宣教本處。衛藏不多見也。內府只弄一部。逮此而南。京師雖多衛藏

禪額爾德呢及章嘉國師識之。內府舊弄梵字無量壽經。即章嘉所檢出者。今閱貝葉經文。與舊者同。故知為無量壽經也。梵帙無聲演法雷。卻與舊藏成合璧。三乘於是絜宗

新正素尙齋

將宴紫光閣。先臨素尙齋。諸藩輪歲集。新舊蒙古王、公、及回部伯克五國一時偕。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幸值昇平會。益深兢業懷。滿招謙受凜。檐額夙心諧。

紫光閣賜宴即席得句

東朝鮮尙琉球暹羅斛羅。安南西竺廓爾喀北藩新舊覃。舊內札薩克暨略爾略、新都爾伯特四訖敢言聲教廣。一堂欣

看禮儀諳。撫茲泰保念愈惕。戒彼豐亨語不慙。深幸八旬身體健。需雲晉日接能三。

節前御園賜宴席中得句

慶典今年值八旬。祚春華宴那辭頻。聯茵瀛嶂隴五國。每歲節前宴親王、郡王、蒙古諸藩、大學士等。召至御案前賜酒。今歲八旬大慶。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廓爾喀五國。遣使朝正慶祝。是日預宴。其各國正使。亦手扈以賜。示惠禮歡。恩意交浹。洵為史冊所罕觀。武帳穹隆容百人。異數特宣首介近。分班各賜手扈親。一家中外真和浹。椒社胥蒙大造仁。

題廓爾喀貢刀六韻

藏地西鄰廓爾喀。第巴劾法訴難通。前年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予即意駐藏大臣慶林等。必有經理不善之處。隨命額。不勝苦累。及彼欲納表進貢。藉申屈抑。而慶林等又不為轉奏。以致釀成事端。果不出予所料。因之侵擾冀呈信。其侵擾之意。彼亦計及事不可已。必別命大臣與其情亦殊。遂與剖申即獻忠。予既廉得其實。即將滋事之第巴桑噶及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等。均行革退治罪。並將慶苑門外瞻觀。倍形恭謹。蓋屈抑既申。而不戰屈人賴天佑。明刑弼教秉予公。初。命鄂輝等帶兵進剿。以次收復宗誠。惘即獻。則其始實非有心侵犯可知。而實出於至誠。以向不隸屬之遠域。偶爾蠢動。轉獲歸心。非遁。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迨後願附編氓文。彼益畏懼兼至。輸忱向化。此亦公足服人之明效也。軍營奉表上蒼默佑。何以得此。然予將滋釁之人。明正其罪。彼益畏懼兼至。輸忱向化。此亦公足服人之明效也。軍營奉表將臣奏京國貢刀使者充。其刀二。以番錦為袂。鐵錯龍頭。一長四尺。水斷蛟龍薄析兕。光連星斗氣如虹。柔遐戢武吾本意。保泰乾乾念不窮。

四川總督鄂輝奏報通省收成九分詩以誌慰 辛亥

蜀中歲歲逢綏屢。茲復收成報九分。鄂輝奏。川省六月以來。開日甘霖疊沛。秋禾倍覺芄茂。茲屆收穫之期。所有定、潼州、眉州、瀘州、資州、敘永、八府、三州、一直隸廳。九分者。保寧、龍安、甯遠、邛州、綿州、遂州、忠州、嘉西陽、三府、五州。八分有餘及八分者。茂州、石碭、松潘、理番、懋功、一州、四直隸廳。通省合計。實有九分。糧價漸見平。金革金川偃已久。西邊西藏輯會聞。戊申七月。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一事。幸賴預燭其必有致毀之由。令減等語。稅諸弊。彼欲納表籍申風抑。駐藏大臣慶林等。又不為代奏。以致釀成事端。當即勅將噶布倫及第巴等分別治罪。並將慶林等降革。廓爾喀途即悔罪投誠。前年冬。遣使納貢至京。彼服予之公明。而地方亦獲享甯靜之福矣。民生休養誠厚幸。市價減平實致欣富矣。教之切時政行如弗當。去恐滋紛。既富而教。豈非為政之要。所慮行之未當。小民未蒙化導之益。而先受滋擾之煩。如柳宗元種樹說所云非以愛之。適以害之矣。此意向慶詠及之。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七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一

詩三十一首

觀麥

往會觀麥還觀麥。一慶收成一發生。詎祇因時暢巡禮。可知終歲切農耕。幸緣量雨較晴得。未負衣宵食。肝縈此際庶幾心。略暇偏逢籌遠慎。佳兵今歲各省夏秋幸獲綏豐。而秋雨優霑。麥田又皆及時耕種。庶幾此心可以少暇。乃復有廓爾喀滋擾後藏邊界一事。前歲因其雲備納款。未經加以兵威。不意故智復萌。藉口藏地債負細事。仍來侵佔。轟拉木等處。而唐古特番衆。遇賊退怯。致彼益無畏忌。總督鄂輝、將軍成德。已調四川官兵進剿。祇以道遠。輟長莫及。每日籌示機宜。實亦勢所難已。非予不以佳兵爲戒也。

戒滿

戒滿由來恆自期。慙予何乃犯忘之。偶思蜀省秋收奏。卻有藏疆入宴詩。今歲各省年穀珍收。百凡順意。每念盈虛之理。常覺慷慨。無日不以滿損自戒。八月間。據鄂輝奏。川省秋收豐稔。既爲川民幸。並憶及戊申歲鄂爾喀侵擾後藏邊界。經予伸其屈抑。彼旋悔罪輸誠。遣使入貢。藏地遂獲甯輯。因有西邊西藏輯會聞之句。此亦道其欣慰之意。未幾復有廓爾喀來搶掠札什倫布一事。豈已遂鄙驕。近致賊侵報屢屢。廓爾喀前歲來歸順。錫以封爵。不意今歲復藉稱藏中債務未清。將巡查邊界之滿。而致有此耶。近致賊侵報屢屢。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誘脅回寨。隨使估轟拉木、濟噶、定日等處。無奈唐古特兵丁。素性怯懦。遇賊先退。賊遂益肆猖獗。節次據奏。賊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及濟仲喇嘛等。倡爲邪說。先後逃竄。以致衆心淆惑紛散。賊人乘機入廟。實爲可恨。然予料賊人必知官兵不能克期卽至。因肆侵掠。且天氣漸寒。自慮歸途雪阻。必于官兵未至之先。飽載而歸。今日接到奏報。果已不出所料。惟是賊匪狡譎。地勢遙遠。若不大加懲創。無以宣示國威。自當于明春解凍之後。厚集兵力。深入聲討。庶可一勞永逸。此時成德、鄂輝。雖將陸續到彼。而

賊已遁去。勢已無及。當俟福康安到京後。面授機宜。馳往督辦。至于宵旰籌謀。日有孜孜。予尚不以爲勞也。又當軍務策孜孜。長言正告聽聽者。應識心無刻放時。

賊遁

早慮賊當遁。屢停續調師。前據保泰等奏。賊匪於九月初一夜間。將附近唐古特所儲糧石。暨行燒燬。予早卽料賊匪之期。已及兩旬。何以尙在後藏株守。此其無能之態。已可槩見。但調兵大舉。亦須在明春。現在已交冬令。官兵到彼。雪深路險。豈能深入窮追。而糧餉爲軍行至要。藏中現又採辦不易。若令所調兵丁及跟役萬餘人。齊至藏坐食。殊覺可惜。是以屢次飭諭鄂輝。成德等。祇可令先到之兵駐彼。其餘所調之兵。及鄂輝等已調而距藏亦遠者。竟可暫緩赴藏。以節糜費。待至明春。先期調派。亦不難于集事。茲據保泰奏。賊匪搶掠廟中器具。及鑲嵌之物。已于九月初七日逃竄。果不出予意料之中也。兵威遵養暫。路險待通期。此事故起。意謂如果賊匪因索欠啓釁。尙可責令清還債項。不致勞師遠涉。後。賊人不復來侵擾。則是我師勞而賊兵逸。轉爲其所使矣。惟是道路險遠。此時既不能深入。而將來大兵進剿。需用糧餉。亦當豫爲籌備。現令孫士毅等悉心核辦。至明春雪化之後。軍食充足。兵力壯盛。卽可分路前進。痛加蹂躪剿戮。使之震懾國威。庶不敢復萌詭計。侵犯邊界耳。掣肘原無涉。埋根更有時。罪他棄藏說。保泰于廓爾喀侵擾之後。一籌莫展。其先方勸達賴茲又奏賊匪蹤去。而藏中之人。概不可信。仍欲將班禪額爾德呢及達賴喇嘛。遷移內地。殊覺出人意表。賊匪不敢竟至前藏。其無能畏葸情形已畢露。及賊人已遁。轉欲遷避。是慮賊人復來。竟將藏地甘心棄置。不知是何肺腑。稍有人心者。斷不出此。前後藏地。爲班禪額爾德呢。達賴喇嘛駐錫之地。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俾得安輯甯居。予自臨御以來。振興黃教。以綏撫蒙古羣藩。豈可棄之如遺。且國家富全盛之時。帑藏充盈。兵威疆盛。予數十年來。武功屢舉。自平定準夷。回部。金川。以及緬甸。安南等處。無不歸我版圖。今將屆歸政之時。一旦遇此小醜。轉將先世綏撫之地。置之不顧。則予之前功不盡棄耶。保泰此奏。竟屬喪心顛倒。罪無可道。不可不嚴加懲治。已令鄂輝至彼。將伊永遠枷示藏地。以爲不盡心國事者之戒。在我豈應爲。

冬至南效禮成述事

田來大禮重躬親。八十一瞻穹幕諄。五度仍希四度賜。南郊大祀。計至丙辰歸政。祇餘四度。自揣精力尙減。年

欣作益年人。計至歸政時。較今歲減一年。而陽迴子月開支子。一陽初復。明年壬子之氣。律入寅時。是日以寅初三刻。奉祭
寅。祭以寅時。兩字急。廓披猖以兵應。廓爾喀此番侵擾後藏。直至札什倫布。擄取廟中財物。其勢甚為披猖。明
行禮。廓讀為一字。春不得不整罪致討。以綏靖藏地。此事實由彼貪圖後藏積聚。無端滋擾。
我兵乃所謂不得已而應之。並非有意利其人民土地。而鑒昭曲直佑祈申。
為窮兵黷武之舉。此中曲直。自必仰邀上蒼昭鑒也。

元旦試筆壬子

辛歲纔過朔值辛。悉新協洽慶生寅。晴量雨較從頭起。肝食宵衣一意諄。已力敢辭曰毫蓋。天恩惟賴有
精神。四年歸政期為近。希得高閑作上人。東皇生意發初青。萬物羣雍表色形。前括周詩三十鼓。已酉。就大學
石鼓所存之字。復集成詩十章。于大學及熱河文廟。各為新鼓十樹之。並傳有石鼓為三十鼓矣。今摹歷代十三經。自漢、魏以來。歷代俱有石刻十三經。去歲命以內
文盛舉。更曰時曰會敬惟奉。一息一消體弗停。不得已師靜廓。爾。急讀喀速來捷報籲蒼靈。
為大備。

紫光閣宴外藩即席得句

嘉宴紫光啓洗春。明廷卜畫列聯茵。東西南北賀來萃。歲月日時福迓申。詩與戰圖觀以舊。捷由驛奏盼
重新綺筵即景餘三詠。每歲紫光閣賜宴外藩。必有詩。計至丙辰歸政亦近。餘三次矣。逮丙欣應屬後人。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二曰富聯句復成二律

宴罷外藩歸宴茶。東廂又喜舉重華。排年當值二曰富。數上歲尙餘三豈遐。殊彼大盈真是吝。笑他偽儉
本來奢。唐德宗以措斂致禍。當播越之際。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其志於貨利。固堪鄙薄。若南齊明帝。心慕儉約。欲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及曲宴時。原有銀器滿席聞。猶疑肯因言欲壞元日酒鎗。宜

移在此。明帝其有慙色。是又矯飾儉約。究莫掩其奢侈之跡者。故雖小德慎出入。恐致毫釐千里差。

去年各省無災歉。正慮滿其招損來。廓爾喀不虞侵藏地。索倫用是發軍臺。戊申歲。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彼時巴忠等意在將就完事。在藏

中噶布倫等私自謀和。啖之以利。未嘗備以兵威。以致昨歲廓爾喀復萌故智。竟至搶掠札什倫布財物。按謂已極。此番不得不大加懲創。已據鄂輝等調集屯練降番。及達木、蒙古兵六七千名。陸續到彼。可以痛加誅戮。復命福康安率海蘭

察等百巴圖魯、侍衛。及索倫兵一千名。以期春月雪化進剿。大張撻伐。揚國威。方當晝夜盼捷騎。那有心情詠茗杯。文子良言常在憶。去歲各直省年

災歉。方以滿損為戒。不意後有廓爾喀滋擾一事。每憶范文子外甯內憂之言。盈虛之理。恆以自警。順時行慶愧為陪。

正月次辛日祈穀禮成述事

甫過辛歲值正平辛。日次猶先一日春。舊例正月初三以前逢辛。則祈穀之齋。當在除夕。為隔歲。故必用國重

惟民民重穀。祀增以久久增寅。祈穀大祀。有闕民食。藐躬即位以來。無不躬親將事。惟乾隆五年。寰中昨幸休

和遇。去歲。各直省雨暘時若。年穀有收。並無水旱。荷蒙昊眷。實深慶暢。番外今應撻伐申。廓爾喀此次侵擾藏界。殊出意外。命將撻伐。正所謂不

夙荷上蒼昭鑒。庶幾遠振國威。永甯番境。日留撻音之至也。曲直夙蒙昭鑒。迺月三希遞撻音頻。

德日新室示志二律

敬勝齋中室。久名德日新。祭迴福酒飲。予詩不下數萬首。從未用飲酒字。此句為初犯戒。故戲及之。節宴歷年循。陡意下章語。益增一意

寅。五言因示志。奕葉守毋竣。翠管華燈下。依然不敢康。王臣塞遙憶。去冬。命福康安等率索倫兵一千名。往西

在福康安等義切敵愾。固當不辭勞瘁。而路僻時寒。予心深為繫念。即師徒跋涉艱辛。亦未能去諸懷也。師旅苦那忘。卜夜逸深戒。聽歌韻切商。陽春如有腳。三

捷遞飛章。

題懷清芬室前年著四得論因即題額於此。

經史清芬一室如額題略已帶年餘。春秋倏忽八句逮。祝頌繽紛四得譽。論著兩編甲已上。愧前歲八句萬。詞頌者不可縷計。因著四得論、四得檄論、以為祿、位、名、壽。胥因德而得之。予之得此四者。乃荷天地默佑。祖宗延禧。非德之所致。豈肯肆然自居。方且引以為愧耳。言殊累牘似他虛。即今不息強增昔。計至歸政之期。尙有三年。兢兢之心。不敢少懈。即昨年廓爾喀侵擾後藏一事。歸政方稱未負書。早夜籌畫。尙覺精力堪副。惟有益加惕勵。庶不負幾經自強不息之意云爾。

上元鐙詞

上元應在月之中。望置翼朝因閨通行。雨流風莫來妬。用張說句。說之直覺遞詞工。

黃昏徐隱下春明。滿院千鐙萬燭呈。二日尙遲速大壯。瀑雷早已發先聲。

康侯次馬蕃庶晉。南北東西列坐陪。今歲朝正之蒙古舊藩新部、回部、及朝鮮、安南、三接恰當讌元夕。共希

伐邑捷音來。同戊申年廓爾喀侵擾藏界。及大兵進剿。彼即畏罪歸降。復遣大頭目來京入貢。憐其誠懇。特加寬宥。并錫以封號。以我朝幅幘之廣。視之何異小邑。不意甫過一年。去歲辛亥。復肆竊突。侵擾藏界。直抵

後藏扎什倫布之廟。茲當開韶錫宴。恩隆三接。襄爾彈丸。有煩捷伐。正叶晉上九伐邑之辭。列坐藩臣。具悉曲直。無不共思敵愾。且盼捷音。

西山日入譬明夷。繼照欣看不夜時。設使斷章以取義。得其大首正殷期。明夷九三爻辭曰。得其大首。此

師直。日類掩渠獻。誠。以符此占。

良言不卜夜常憶。卽境兼思勅已頻。弗越一時烟火罷。衆人歸各宴家人。

嘉景山高水長慶山高水長在御園之西北地平曠動光火澤有如睽因之釋理時用大惕爾惟後敬以躋

一點飛烟發一絲星花無萬起還垂從軍頓遣王臣蹇福康安由西甯一路赴藏勦辦廓爾喀道路較近惟嚴冬冒寒不辭勞瘁有合王臣蹇蹇之義嘉尚之餘殊深緬念

正是披堅勦寇時

太一詞祈茂事調自茲繁戲盛今宵未能免俗誰能免此字聊因作解嘲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

翼辰宴正大光明泰九三分昨日成于食設如歌有福不陂收弗凜无平上年幸免水及旱百室豈誠留

與盈酒醴笙絲巡一爵國朝例凡大小宴皆一爵從無三爵既醉之事即茲意亦寓艱貞

三朝月霽雖宜節一寸雪存不滿意昨十三日之雪僅寸餘殊不滿意然今歲有聞四月為日方長尙覺可待惟盼望藏中捷音為尤切耳也識春長時可待但

知農重日增深聯茵咨爾休頌句飛騎正予盼捷音身體康強世和泰胥蒙天惠惕滋欽

悉故

去歲秋之季忽接驛章遞廓爾喀復侵藏按藏地有前中後三處卡木為前藏即打箭爐外察木多也察木之地衛者為漢語之中即布達拉大昭達賴喇嘛所居也為中藏藏者為漢語之淨又為善即札什倫布廟乃班禪額爾德尼之所居是為後藏廓爾喀部落又在後藏邊界之外其巢穴名陽布先是後藏邊外有巴拉布三部嗣為廓爾喀兼井途與後藏之轟拉木濟噶宗喀等處接界戊申歲廓爾喀復來侵擾並索債倡浮議豈知巴忠者其夕

了事不意上年八月水閣園中接駐藏大臣保泰雅滿奏奏廓爾喀復來侵擾並索債倡浮議豈知巴忠者其夕

投河斃。彼時巴忠一聞此信，即請將伊革職。馳往辦理。予因未悉其詳，未允所請。及巴忠旋於是夜投河自盡。聞之即生疑駭。彼實於前年差往理斯事。往薩爾喀滋事之始，原命鄂輝、

成德、率兵前往。因巴忠素曉唐古突語，令往會同籌辦，並非因其才具出眾，特加簡用。且三人同任此事，而彼獨畏罪輕生，其中必有別故。三人功過均何致歸其自疑之勤訪詢，漸乃

知詳悉。叶番邊被賊占。去私贖求還地，贖價復欠之，而更無防備，所以賊藉詞誘擒施奸計。前次噶布倫丹

同巴忠私向鄂爾喀許銀贖地，嗣後措不給與，以致鄂爾喀設計誑誘丹津、班珠爾、至聶拉木，假言會議讓減所許之銀。丹津、班珠爾墮其奸計，於上年七月內，在春隊地方，被其擄去羈留，挾以爲質。藏番性性怯，見

賊即逃避，賊因犯後藏，猖獗弗可制。前冬彼三人同事見乃異，成德曾與爭欲示兵威，厲巴忠通番語，講

和乃作偽，遂誘廓爾喀降。來京已受賜。賊匪此次起事，緣由保泰等並不查明據實具奏，朕令軍機大臣詢問在京

布倫丹津、班珠爾、向廓爾喀頭人私相定議，每歲許元寶三百個，令其退還搶佔之地。巴忠到京復命時，又面求請封廓

爾喀爲王爵。彼時朕以廓爾喀既遣使投誠，允其所請，因封拉特納巴都爾爲王爵，并封其叔巴都爾薩野爲公爵。不料皆

係巴忠種種謬妄，實爲此案罪首。巴忠以伊係御前行走，特蒙派往，遂爾諸事擅專，鄂輝、成德，不解唐古忒言語，爲

其所愚，隨同附和，令藏人許銀贖地，所謂多兵，並未與賊接仗，虛糜糧餉，至一百餘萬之多。維時成德尙欲進兵勦殺，

而巴忠力主和議，置之不顧。在巴忠之意，祇圖目前完事，設或數年後，賊匪復滋事端，竟可藉詞諉卸。初不料甫隔一

年，即來侵犯，竟攻擾至札什倫布，並將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擄去，占據邊界。巴忠自知事必敗露，難免刑誅，此其

畏罪自盡之由也。惟是唐古忒兵丁，素性怯懦，遇賊先退，賊遂益肆猖獗，若不集兵致討，掃蕩賊巢，此時賊匪，或因逃遁，迨我兵既微，一二年內，不能保其不再來侵擾，未爲一勞永逸之計也。賊歸甫逾歲，即仍

侵犯肆無已，應發師架入問其罪，用人慚錯悞。此事巴忠謬誤，殊出意料之外。然用人失當，朕深引以爲愧。念軍受勞瘁，棄藏斷弗宜。衛

爲歷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所。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俾得安輯，予臨御後，復加振興，豈因小醜類

年侵擾，即可棄之不顧。且此時不痛加懲創，安知賊匪占據後藏之後，不侵尋以次蠶食前藏。蓋國家帑藏充盈，兵威強盛，

數十年來，屢釐大功，亦何所顧忌，而甘于棄置耶。二秦過當治。保泰一聞賊匪滋擾信息，即將班禪額爾德尼移居前藏，及賊匪搶掠札什倫布，

欲委藏地于賊，錯謬已極。本應將伊正法，因念伊係拉什之孫，其父那木札爾，又係陣亡，姑從寬典，節次降旨，將伊

罪惟均。因一切緩急幾宵旰籌量細。福康安等謀略素著。自堪倚任。然緩急機宜。予亦未嘗不宵旰籌謀。倍加并枕責示。一一切緩急幾宵旰籌量細。詳慎。因節次諭令福康安。如兵力未齊。不妨稍為停待。姑用機說。誘令乞降。以牽綴賊匪。使其懈不設備。統俟海關察等及索倫屯練兵丁全數到齊。出其不意。統領大兵。奮勇前進。將逗遛邊界賊匪。一鼓殲擒。即乘兵威勝勢。直搗巢穴。更可一舉集事也。此等機宜。均須詳細指示。新年節事。轉覺紛擾。但覺蒙古及各國使臣齊集京師。年例筵宴。典不可闕。若因此停減。轉啓各外藩之疑。況此邊外之邊。葢爾微區。予節次告蒞武功。經練已久。亦不值因此小醜跳梁。遂至減膳微樂也。此山直天垂鑒。非我貪彼利。賊匪反復無常。既已膺受封號。復敢再肆滋擾。不得不聲罪致討。以期綏靖邊圉。大小功成九。予尙上蒼鴻佑。屢蒙收大小金川。平回部。降緬甸。靖臺灣。服安南。及已酉歲寧爾喀歸降。凡九次。豈尙不知足。而好為黷武之舉。惟此處寧爾喀復來侵擾。並搶掠札什倫布財物。事非得已。不能不以兵應之。現在調往各兵。二月內俱可到齊。彼時雪消候暖。道路開通。且賊巢距邊界不過七八日。胥賴上蒼庇豈仍不知足。黷武無戒忌。兵應去。弗得已。日夜勞慮。思無難克期肅事。夏初當可盼捷音之至耳。佇望春夏閒。紅旗捷或至。

駐西甯副都統奎舒奏報進勦廓爾喀兵行事宜詩以誌慰

進兵由西甯。先聲已徵吉。此次命福康安為將軍。征勦廓爾喀逆匪。因憶官兵若由西甯出口。自青海草池行走。較之在衛藏之西。地名西甯。已徵吉兆。然以隆冬行。草枯雪過膝。未免跋涉艱。兼之山氣逼。先是有煩言。胥恐行難必。予亦為之慮。率弗安晨夕。將軍持意堅。辛苦所弗恤。康熙年間。因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侵擾藏地。興師進討。即由青海行走。維時係在八月。起程天氣和暖。正有水草之時。故兵行較易。此次時屆隆冬。多有言冰雪較大。跋涉維艱者。且聞開有瘴癘之氣。倘有阻滯。欲速轉遲。是以節次降音。令福康安與勒保。奎舒。面同籌酌。若果實在難行。不妨改道寧昌。仍由四川一路赴藏。然予早已料及福康安勇往急公。苟可行走。必能仰體朕懷。以冀早慰宵旰。而福康安果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徑由青海出口。蒙古普勤王陸續濟馬力。積薪並積糞。以前進。在福康安忠勤素著。持意堅定。不辭勞瘁。然予不免時深榮念。蒙古普勤王陸續濟馬力。積薪並積糞。以供炊糧食。茲據奎舒奏報。先後接據福康安札。知自西甯出口以來。沿途並無大雪。天氣較往年和暖。所有沿路臺站。預備一切。俱屬妥貼。蒙古番子等供給柴薪糞草。均為踴躍。聞有瘴氣之處。俱已平安行過。樂于正月初三

日入西發交界。自此一路平坦。可以計日而到。海關察等相繼前進。途中並無阻滯。亦于正月十三日行抵二十二壘喇嘛。托羅該地方等語。覽奏為之欣慰。仰荷昊蒼貺佑。益深敬感。並所奏蒙古扎薩克、王、公、等備辦馬匹。均各妥協。因思雍正年間。青海跳梁。尙致勞我兵力。平定以來。數十餘年。撫馭懷柔。咸深感戴。不特內扎薩克如家人父子。共矢尊親。即以青海之遙。遇有此等官兵經過之事。無不歡欣鼓舞。奔走恐後。此次福康安等進勦廓爾喀。經過該游牧地方。那玉索諾木、多爾濟等。辦馬數千匹。并親赴壘站。來往稽查照料。奮勉可嘉。為從來所未有。是以加恩分別晉職。自親王、貝勒、貝子、公職銜。並賞資幣帛有差。更荷天之佑。多遇晴和日。山陰氣溼寒。衆役皆甯謐。險路安行過。近藏途已逸。奎舒具以報。額手感陰隲。曲直賴昭鑒。師出本以律。廓爾

副都統成德奏報追勦廓爾喀賊匪情形詩以誌慰六韻

初教慎重勿輕視。前次廓爾喀滋事。辦理錯謬。鄂輝、成德。均係同事之人。朕特加寬宥。令其將功贖罪。成德聞信起程。予方慮成德冒昧貪功。曾屢降諭旨。令其加意慎重。不可有輕視賊匪之意。繼以羈延勅奮揚。計程途。每日不過行走一站。節經馳驗前行申飭。並諭知現在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及索倫、達呼爾兵赴藏。將來平定後。功歸主將。伊二人亦不過與衆將弁勞績相等。仍冀激發天良。使之奮勇立功。以贖前愆。遲速亦惟機應動。勸懲漫謂定無常。嗣據鄂輝奏。賊匪於搶掠扎什倫布之後。尙在邊境逗遛觀望。彼時鄂輝、成德。若能早抵藏內。即可跟踪勦殺。復齊封疆專闕之任。因將鄂輝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駐藏辦事。成德亦革去將軍。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行軍之道。遲速在于應機而動。而賞罰嚴明。尤在鼓勵將士。知所懲勸。功罪惟其自取。在朕豈有成心耶。示和悔用巴忠錯。往藏令巴忠馳往藏內。會同勦辦賊匪。不過因其通曉唐古忒語言。或可易于集事。詎伊侍在御前行走。意甫踰一年。復來侵擾。巴忠亦即畏罪自盡。用人之錯。予固引以為愧。而唐古忒人等。又復怯懦不能抵禦。及賊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撥資先去。羅卜藏丹巴爾以下惑衆。遂至賊匪入廟搶掠。益肆披猖。聞之深為憤恨。欺弱

致招廓爾喀倡據地不迴餘賊戀初意賊匪聞大兵將到或慮大雪封山必即遠遁官兵到彼不及痛加擒勦今據奏賊匪尙有在拉木濟噶等處者蓋妄意仍似前此講和或議給銀兩以贖

所侵之地此正天奪其魄使之坐待誅戮是摧軍急進我兵強小礮連破多誅戮官寨周圍密伺防去冬

十二月二十八日與穆克登阿率領滿漢屯士弁兵乘夜急進至相距拉木里許伊山西北穆克登阿由西南進攻

天可齊抵寨際賊匪猝不及防遊擊張占魁率領弁兵鼓勇直入井用火彈拋入賊寨燒斃賊匪甚多其逃出者被官兵

繳戮二百餘名生擒七名奪獲器械井米糧牛羊等項餘賊尙據守官寨抵拒隨令四面擊卡圍困用炮攻擊釜底游魂

斷難漏網等語此次成德等勦殺賊匪及圍困官寨頗覺奮勵可嘉因各賞給大小荷包井將成德前此行走遲滯部議革

去副都統職銜之處加恩寬免以示獎勵其屯備木塔爾等三人均于現職上各陞頂帶一等井賞緞疋俾其益加感奮

至上年帶兵侵擾後藏之大頭人瑪木薩野想此時未必不在官寨之內現在鄂輝亦領兵到彼助勦聲勢益壯諒不難生擒

此人解京正法即此首報喜音胥微事機至順此時福康安到前藏已及兩旬捷信慰看首喜報勦平次第待馳

酌量緩急自能辦理妥協次第勦平惟冀迅奏膚功捷章踵至以慰懸望

春仲齋居

孟之下泮仲之初雖每飛翼渥摠虛設使聚三一為霈縱非成六五仍餘正月廿七日自亥刻至次日未刻得雪三寸昨初三日曉又有微雪

不及寸初六日夜自丑至寅復得雪二寸餘一句之內雖齋居正直春祈祭捷望兼殷午夜胥勦廓爾喀朶

得雪三次情皆小若合為一次則成五寸餘斯為溫澤耳

壬子春祈社稷壇恭紀

社稷尊稱太禮崇天地祇句龍周棄配酌古合今宜按杜佑通典曰顧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

之孔穎達禮記疏云鄭康成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

祀之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是賈逵諸人直以后土句龍為太社后稷為

太稷矣。馬貴與文獻通考。引朱子、楊復之說。並以鄭說為長。我朝定禮。鼓為至當。是以會典所載。太社位右。太稷位左。俱北向。配以后土句龍氏。東位西向。后稷氏西位東向。酌古今。洵為萬世不易之典。

大祀躬仍執。仍必每歲躬親行禮。今年八旬有二。幸賴上蒼鴻佑。精神強健倍昔。奠獻之際。益切寅恭。長上。年心

倍寅。四番境外獻。五舉顛垂禱。乙亥年六月。征準噶爾。先俘青海達魯羅下藏丹津。及投順復叛策凌孟克之子巴朗

四月。平定金川。俘索諾木。凡四次。皆依古禮獻于廟。社。此次聲討廓爾喀。師出有名。兵非為利。願頌神佑。庶幾能五舉獻社之禮。迅戴大功。曷勝祝。

御園仲春之作

還宮旬日閱。御苑仲春臨。雪縱三番遇。澤無五寸深。自正月廿八。二月初三。初六。得雪三次。共計捷音聽傾耳。軍務策由心。以此吓宵度。嫌他山水尋。

華滋館

閏歲立春遲。華滋華未滋。例斯萬機理。適值遠音馳。福康安到藏後。必即有奏報。以慰懸厪。日內正切盼望。今即于二十二日發摺。所有經過瘴癘之處。上下人等。俱各平安。此皆仰荷昊恩。默為佑助。即此事機。悉徵順利。小醜跳梁。不難剋期俘獲也。瘴癘境已過。猖狂賊勢知。福康安至前藏。與爾德尼相見。宣布此次用兵。護衛黃教至意。藏中僧俗人等。無不忻感。至前次私許每年藏中給廓爾喀元寶三百個。回侵地。惟時達賴喇嘛即不願如此辦理。因巴忠與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立意講和。而鄂輝。成德。亦途扶同完事。當年已即如數付與。去年五月。廓爾喀復來索取。遂誘裹丹津。班珠爾至其巢穴。並搶奪帶去元寶一百八十個。敢肆猖狂。實屬可惡。又詢據在藏貿易之巴勒布人等。僉稱因廓爾喀并吞各部落後。伊等家室。俱遭擄害。今聞天兵征討。無不欣怍。誼切同仇。現擇其中可倚信者。帶同前往。以為嚮導。是前此令福康安驅逐此等貿易之人。不特可以不必。亦且可為我之驅使矣。又據奏。接到鄂輝。成德。攻圍轟拉木賊匪情形。其濟噶。絨轄兩處。尚有屯聚賊人。福康安慮其潛逃。檄飭鄂輝。成德等嚴截後路。痛加殲戮。庶不致一人漏網。福康安料理數日。亦即馳往督剿。所辦俱合機宜。至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兵。據云二三月內。俱可陸續到齊。揆以彼之形勢。加以我之勁兵。諒不難一舉蕩平。惟盼捷音之速。

耳勁兵俟全集一舉洗羌兒

兵行

據勒保奏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帶領索倫、達呼爾兵、頭起於正月二十四日前抵西甯。所有駝隻馬匹及應行裹帶之鹽菜口糧等項預備敷餘。已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初十日先後按起全行出口赴藏。覽奏欣悅。因成是什。

內地兵行久定章。侵陵勿許禁原詳。塗經飽煖諭之宿。

本朝定制。凡兵行征調。無論八旗、索倫、綠營、俱分別恩給賞資。及行糧鹽菜銀等項。備極體卹。從無騷擾

地方之事。近聞地方官有一二好為周旋體面者。于帶兵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或輒送致情。帶兵之員。亦有收受者。此原非慮及兵丁侵陵。及有挾詐情事。但軍律吏治。均屬攸關。是以此次派調索倫兵赴藏之前。即嚴切降旨沿途督撫。毋許仍蹈交際陋習。並諭以官兵等遠道衝寒。朕方深為軫念。地方官辦理兵差。亦宜于此加意仰體。所有兵丁過境時。飯食湯水。妥為預備。俾得飽煖過行。著與其用情于不當之處。致滋胥吏長隨開銷中飽。何如令兵丁等得沾實惠。且利征行。亦斷不致。置吏周資理亦當。去冬大兵啓行時。巴圖魯等大員。各賞銀二百兩。侍衛、章京等。各一百兩。護軍、過于糜費也。驍騎校至兵丁。各五十兩。索倫官員兵丁過京之日。分別賞給大綬、荷包、銀鏢有差。又傳諭勒保。于兵丁抵西甯時。再各賞銀二兩。茲據勒保奏。兵丁得受賞賜。極為歡欣感激。而該督又自捐銀一千兩。按名分給。先據帶兵之副都統岱森保奏稱。過西安時。巡撫秦承恩。給與兵丁每人各錢一貫。在兵丁等受朝廷恩賞已優。此項得之望外。自必益加踴躍。該督撫等養廉豐厚。際此軍行。捐資犒賞。急公報效。理亦當然。朕聞之頗為嘉悅。在經過直隸時。甫于京師受賞。原不必過于稠疊。梁肯堂未行給與。朕不怪也。助馬堪嘉衆青海衛程倡始兩藩王。前因青海札薩克郡王索諾木、多爾濟。于官兵過境時。備馬數千匹。以利軍行。并就近赴各寨丁等。俱分別獎賞。又郡王納漢多爾濟。亦親自帶領蒙古人等。護送官兵出境。沿途稽查。甚屬可嘉。前已加恩將伊舊罰十年王俸。全予豁免。茲復令與索諾木、多爾濟同在御前侍衛上行。以示鼓勵。蓋漢、唐、宋、明之用兵。在上者不知體恤。在下者不免怨咨。如杜甫兵車行。西婚別諸什。至今讀之。猶堪鄙嘆。況以青海外域。彼時中國畏其強梗之不暇。以視今日兵行彼境。奮勉趨公。供給周備。豈可同年而語。此皆仰賴上蒼恩佑。祖宗威靈。迢越前古。且去

冬天氣和暖，兵行無滯，人事天時，皆徵大順。師貞之吉，于此可占。而朕之感激敬惕，益不可言語形容矣。天時人事皆徵順，益慎師貞，毋捷忙。

鄂輝成德奏報攻破聶拉木賊寨詩以誌事

東寨雖摧西寨在，月餘攻勦幸功成。成德于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攻勦聶拉木賊匪，及正月初二日，已將賊人東寨拋擲，賊寨西南牆角，創挖三丈餘，隨于正月廿四日，運入火藥四十包，至午刻，火燃藥發，所有四寨牆垣房屋，立時轟擊無存。其竄逸及轟傷者，盡被誅殺，又生擒二十一名，並訊據生獲賊人供稱，寨中共有大小頭人五名，一被轟斃，一被殺死。現在祭度大頭人咱嗎達爾阿爾魯薩野一名，即從前侵擾扎什倫布大頭人瑪木薩野之姪，又小頭人二名，連前生獲大小頭人共四名，賊匪共四十三名等語。同勞軍士誠宣力，涉詡將臣不近情。前據奏，聶拉木官寨所存賊匪，不過二百餘名，所有賊人糧食，俱已燒燬，又經斷絕水道，是賊匪勢窮力蹙，不啻束手待斃，無難計日攻克，乃自上年十二月廿八日圍攻，遲至一月之久，始將此次賊匪殲盡，遠欲居功邀獎，並將帶兵人員，臚列至二十三人之多，懇請加等陞用，賞給巴圖魯名號及花翎等語。聶拉木祇係一隅，即欲侵冒勦除之功，將來蕩平陽布，又當何以加恩。至於此次奮勉堵截之侍衛珠爾杭阿、永德、阿尼雅布等，令福康安傳旨，各賞大綬一疋，其創挖牆腳之都司什格蒲益等，同巴塘副土司成勒春丕勒等，及巴都土兵，協力宣勞，自應獎賞，以示鼓勵。若鄂輝、成德二人，不自引咎，張大其詞，可謂靦不知恥者矣。曰飭曰褒，自取付。此大擊獲大頭人咱嗎達爾阿爾魯薩野，既係瑪木薩野之姪，鄂輝、成德，自應即時訊供具奏，乃止將該頭人送至前藏，交福康安審訊解京，是其意存推諉，已屬謬誤。尚復誇張勞績，殊不可解。因即降旨嚴加申飭，所有在事弁丁，除陣亡受傷者照例賞恤外，其餘出力之人，並令福康安確查，量加獎賞具奏，蓋行兵之際，全賴賞罰嚴明，庶幾人知愧勵，即如成德初次，或嘉或否，我勦殺賊匪，當即優加恩資，是或飭或褒，亦視其人之自取，在朕惟平心應付，未嘗有畸重畸輕之見也。惟平尚留緘，轉濟噶藥，何謂淨除毆進兵。鄂輝、成德，前奏緘轄、濟噶二處，尚有屯聚賊匪，俟勒平聶拉木賊寨全行收復，而于緘轄、濟噶、二處之賊，並未一言及之，更屬鶻突。然朕亦早料其無能，是以待令福康安等前往勦辦，若僅倚任伊二人，不幾又同前次構釁了事乎。此時福康安諒早已馳往，獎率員弁，乘機誅戮，惟盼速獻捷耳。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八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一

詩二十四首

福康安摺奏進兵一切情形詩以誌事 壬子

經理郵書待日深。自前月廿七日接福康安奏摺後。又已經旬。日內正深盼切。行宮茲閱策籌忱。是日駐蹕半壁店行宮。兵糧軍器驍俱備。前據孫

輝、奏明前後藏共辦糧七萬餘石。牛、羊、二萬餘隻。茲福康安奏稱。現今新設各營烏拉。將糧石趕緊運送。牛、羊、俱在有草地方牧放。通盤核計。儘敷兵食。現齊會孫士毅毋庸內地轉輸。以節糜費。又奏。就近於前藏南界布地方採

辦礮礮。並宣諭濟噶呼圖克圖、札薩克、喇嘛、堪布、噶布倫等。令將該處商上存貯火藥二千四百餘觔。鉛丸二萬八千觔。交出應用。以省內地運送之費。至稱各寺喇嘛及噶布倫等。俱有自養好馬。現在酌加賞資。選得健壯好馬一百匹。

將來仍可添買數百匹。一切殿後直前佈以譴。更勵外疆先進勦人。昨據鄂輝等奏。于正月廿四日。已將聶拉木存寨賊

簿辦周妥充裕。深為嘉悅。均與賊境毗連。為大兵進勦要路。尚有屯聚賊匪。自須上緊勦除。以利深入。至奏稱附近廓爾喀

所有絨轄。濟噶二處。均與賊境毗連。業經檄令發兵攻賊。又西藏帕克哩邊外哲孟雄宗木等部落。久為廓爾喀佔。帕克哩

營官率領番眾。將該二處打仗奪回。並即諭令該二部落。乘勝直搗賊巢等語。細思所辦未免失之太早。前次福康安奏布

魯克巴等部落與廓爾喀不睦。令其攻勦賊匪。朕以為臨時俾令牽綴賊勢。未為不可。原非藉其兵力。以為搗穴擒渠之計。

今大兵尚未到齊。還令外部投順之人。與卻虞猾冠預聞音。此次收復哲孟雄、宗木二處。固屬可嘉。惟是該二處及

賊接仗。計非不善。未免過于求速矣。原可得力。此時先令突入。幸而得勝。則其異懦無能。已

可概見。若于大兵聲討之時。令其同時進攻。俾賊匪策應不暇。其于進勦機宜。殊覺失于計算。雖萬里之外。兵難遙度。

功。若不能取勝。轉令廓爾喀預知大兵將至。得以早為設備。其于進勦機宜。殊覺失于計算。雖萬里之外。兵難遙度。

而遲速緩急。情勢顯然。不能不為遙制。屢遙念萬里原來一寸心。

三箭山四疊舊作韻

康熙二十二年皇祖經此勒馬連發三箭俱越巖頂是山因以得名茲來四廢舊什永誌欽承

晉巡諸事謹遵聞策騎示他七萃羣幸爾康強仍一已況方撻伐啓三軍去歲廓爾喀復擾後藏官兵以道路

不能不于今春雪消道通後大張撻伐以視國威而靖荒微且詰戎家法亦當長此慎守也

神威永共巍峯迴我武行看荒徼分臂病自慚罷弧矢昔年習射率皆十中其九自庚辰臂病後空教翹首望

春雲

望海峰四依皇祖元韻

寺據東峰迴廓然俯下方並肩擬叶斗北登峰名縱目到樽桑一覽赤縣赤永綏黃教黃莫非繼家法前後藏

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地自本朝開創以來即恃國威以為護法康熙雍正年間並兩次用兵永綏黃教為達賴

至今西北各蒙古每歲赴藏及來此熬茶各安畜牧予亦惟有謹守家法俾彼藏地番僧人眾長享安輯之福耳茲正

剪昏茫廓爾喀以近藏小番在其部落并吞巴勒布之地往歲侵擾後藏轟拉木濟噶等處邊界彼時命鄂輝成德巴

珠爾許每年給廓爾喀元寶三百個贖回侵地並未振以兵威使之震怖懾服於是賊匪肆無畏忌藉口索欠甫越一

年復來侵擾並至札什倫布搶掠器物披猖已極此番不得不厚集兵力大加懲創以絕後患現在福康安海蘭察

等并發往之巴圖魯及索倫屯練各勅兵俱將齊集至彼即命深入聲討庶蕩爾小醜不敢再滋事端矣

西巡五臺迴蹕至圓明園之作

西巡往返卅六日徒閱宵旰春夏時心祇臺懷一朝適今春雨雪未能霽足西巡啓蹕前已殷盼淨之心沿途歷

覽願望更切三月二十二日至塞圍午後祥雲酣暈

次塲晴霽。除融外。積有尺餘。自春月至今。惟此駐蹕。望之日。心為慰適耳。目穿廓喀片章馳。鄂輝、成德。自勦淨拉木賊匪之後。即直持濟噶。將而福康安既抵後藏。又因等候兵力。尚未前進。且未據奏及廓爾喀曾否遣人。綢繆河北畿南計。昨因體念河北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及畿南之順德、廣平、大名三府。雨澤久愆。即派日內得有甘霖。麥苗已難望稔。即令梁肯堂馳赴天津。會同劉秉信妥商裁留南漕六十萬石。分運該處。以裕民食。即此先事預籌。無時不以民生為念。初不待五吏陳奏而始計及也。懷保老衣少。去聲。食資慙愧。麥苗較前長。去聲。依然渥霽望霑施。

鑑遠堂口號登己酉韻

酉年憩此舊溪堂。祈禱之餘視事常。堂在廣潤祠旁。祈禱之後。即於此停餐視事。兼盼廓爾喀歸順實信。亦曾有詩。何意重征廓爾喀。廓爾喀旋占之。其力遂盛。去歲滋擾後藏。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統率索倫勁旅。及屯練番兵。前往聲討。而鄂輝、成德、於今年二月內奏。殲擒聶拉木屯聚賊匪之後。以次進勦緞轄、濟噶、二處賊匪。乃至今兩月餘。未據奏到剿殺情形。正深盼望。今早來此禱雨之後。隨命軍機大臣再書。竟成一例策軍忙。旨馳詢。竟與酉年事同一例。初非意料所及。

復雨登近作韻閏四月十八日

又復看微霏。無欣愁益優。那成分寸計。不解肝宵憂。所急大田稼。此地重在大田。今歲近畿地方。二麥既已欲收。惟冀日內得有透雨。大田即可翻種。此時距夏至雖有半月。堪憐半稔。昨據梁肯堂奏。麥收分數。何能諉氣數。檢閱黃綾詩本。自今歲上湖十五年中。祇有而盼望益加焦急。順天府屬祇獲五分餘。固其常事。而今年多一閏月。穗念之日更長。不覺倍形愁慮。因念朕仰邀昊恩。邇年天時人事。俱稱順意。或致此新澤。以為盈滿之戒乎。然民食攸關。勢不能諉之氣數適然。稍紓策也。況正策軍謀。福康安等統領勁兵。征討廓爾喀。日內據奏。索倫及屯練兵將已到齊。即可統率大學。先將濟噶一帶屯。雖戒擊肘。正不能不隨時指示。當此望雨正殷之際。兼策軍謀。宵旰勤勞。益覺無時可以少懈耳。

四川總督孫士毅報麥收九分詩以誌慰

川省誠福地。兩收謂夏秋。每報佳。即今二麥熟。又獲九分諧。據孫士毅奏。川省入春以來。場雨應時。所種大小二麥。均各暢茂。現屆登場之際。所有收成分數。約計

九分有餘者。成都、重慶、順慶、叙州、夔州、潼川六府。九分者。保寧、嘉定二府。眉州、邛州、瀘州、資州五直隸州。八分有餘者。甯遠、雅州、龍安三府。遂州、酉陽二直隸州。叙永一廳。八分者。緜州一直隸州。理番、石砫二廳。

及茂州屬之汶、保二縣。通計二麥約收分數。實有九分。夏熟豐稔。農民極為懽豫。田戶安居樂市。糧減價皆。軍儲供自易。此番征勦廓爾喀。糜費孫士毅奏。後藏儲備糧石。已足供萬餘人一年之食。然道路遙遠。不嫌寬為預備。節經降旨飭諭。茲又據奏麥收豐稔。市價平減。將來即須購運。亦自易易。就此年景。可徵事勢順遂。約計此時調往之兵。俱已到齊。福康安等即可統率深入。掃穴擒渠。惟急盼捷音。以紓榮念耳。

望捷急榮懷。

至避暑山莊卽事

沿途寶稼閱迴蘇。嶺過廣仁氣象殊。歷謁金城文武廟。熱河自改總為府之後。始創建文廟。城隍廟。每歲至山莊。順道必先恭謁。並謁關帝廟。果然玉塞

帝王都。萬民便仰創垂祖。皇祖肇建山莊。有萬家烟火隨民便之句。庶政勤仍朝夕吾。復值師貞廓爾喀。籌幾望捷慎先圖。去歲於此。

始聞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之信。彼時意料。不過賊匪與藏地因錢債細事起釁。不值與師大舉。祇令鄂輝、成德等。如前歲帶兵示威。即可完事。初未有利其土地人民之意。既而稔悉巴忠前次有許銀賄和之事。而賊匪亦竟敢至扎什倫布廟。肆行搶掠。則不得不大加懲創。以杜後患矣。因命福康安等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并索倫勁兵千人。及降番屯練近萬。以為掃穴擒渠之計。昨據福康安等奏。官兵業將到齊。目下當已統兵深入。不日可望捷音馳至。而向日駐蹕山莊。慶慶武成。茲來復值籌畫軍書。曲直昭然。定邀上蒼鑒佑。亟望迅奏膚功耳。

扎什倫布廟誌事

扎什倫布者。須彌福壽稱。唐古特語扎什者。華言福壽也。倫布者。華言須彌山也。扎什倫布。言其福壽如須彌山之高大也。庚子歲。班禪額爾德尼以余七旬萬壽。來京祝釐。念其自後藏敗涉二萬餘里而來。

因做後藏班禪所居扎什倫布廟式。班禪來駐此。示寂送歸會。班禪額爾德尼祝釐之後。因令進京駐居西黃寺。本擬於於山莊特建此寺。以資安禱。年開因五輩達賴喇嘛來京。勅建是寺。廓喀昨寇彼。後藏扎什倫布係歷輩班禪額爾德尼住錫之地。庚子年。班禪額爾德尼居之。此中來去因緣。未可思議。朕賜予已為優厚。其由草地行走。沿途各蒙古及在京之王、公、大臣等。布施財幣。更屬不貲。總計當值數十萬金。乃班禪額爾德尼既在京圓寂。若其徒仲巴呼圖克圖。歲時堪布等。於還藏後酌量施捨各大寺廟。及看守後藏之番兵。則人心悅服。即沙瑪爾巴係班禪胞弟。亦當酌量分贖。自不致垂涎窺伺。其前藏之戴琿第巴等。及唐古特番兵。亦必共相護衛。又同至有沙瑪爾巴唆使賊匪來滋擾搶掠之事。蓋仲巴、歲琿二人。不免利慾薰心。且推厚其意。總以衛藏皆係達賴喇嘛地方。惟扎什倫布為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地。廟宇以外。非其所管。所有戴琿、第巴。皆達賴喇嘛所授。未免心存岐視。不復資給以結其心。即以佛法而論。亦當以布施濟眾為念。錢財幣帛。為身外之物。俗家尚不可墜吝株守。況出家人本以空寂為教者乎。而乃見不及此。徒為賊匪所誘。慢藏誨盜。理有固然。又風聞沙瑪爾巴教唆喇嘛。謂伊與仲巴呼圖克圖俱係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同母兄弟。所有扎什倫布寶財。伊原屬有分。可以到彼搶掠等語。沙瑪爾巴挾嫌貪利。暗中唆使。實為此案罪魁。而仲巴呼圖克圖一聞賊至。不率眾喇嘛竭力守禦。乃攜帶細軟。先期逃避。遂致濟仲、札蒼等復托占詞惑眾。以致眾心離散。守禦無人。賊匪竟至佔據廟宇。肆行搶掠。並將歷輩金塔殘壞。是以將為首之濟仲。即令在彼剝黃正法。其餘札蒼。解京究治。至仲巴呼圖克圖。姑念其為班禪額爾德尼之兄。人本無能。擊解至京。免其死罪。已安插寺廟閒住。而巴都爾薩野及沙瑪爾巴。不可不擒獲正法。以示懲創。前次賊匪滋擾。已誤于巴忠、丹津、班珠爾等許銀賄和。以致肆無忌憚。故智復萌。此番若不痛加誅戮。浸尋蠶食。不致搶佔前後藏地不止。是地經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俾僧俗人等。得以安輯甯處。朕臨御後。復加振興黃教。豈可將就了事。不為杜其後患。是此次川兵。實必不得已之舉。即將來蕩平廓喀之後。將其土地。仍分給其所佔各部。而朕並不利其尺土一人。此心實官軍今討應事端職由是捷報盼飛騰。可以仰對昊蒼。惟冀捷書飛遞。速歲大功耳。

廣安寺誌事

伊犁平定三十載。西師之役。始于乾隆乙亥春。是年秋。準噶爾汗達瓦齊即已就擒。其後收復回城。逆酋兩和卓木授誠為自昔。次第蓮宮愜衆觀。平定準噶爾後。即仿西藏三摩耶式。建普濟寺。復仿伊犁固爾扎都綱。建安遠廟及普樂寺。罕觀者。蓋蒙古素重黃教。每歲山莊祝釐。及年班進京。往來必經此地。令其瞻拜皈依。各生歡喜。奚啻北荒來卉服。此廣安寺。更因土爾扈特歸順。于三十七年創建者也。西域既定之後。極知止足。若安集延、拔達克山等處。且築置之。豈必欲盡天所覆。悉為臣僕。而土爾扈特全部十餘萬人。敗涉萬里。投誠歸

化。實天與人歸。且看南澗萃金冠。至于安南。阮光平始而徒擾黎城。黎維那出走。其母妻欲闕求救。以黎氏之臣服。有不期然而然者。本朝百數十年。不得為之與師復國。既而知其不能自立。先詠此事。即有天厭黎氏之論。其後果復棄國。投奔內地。迨命福康安與師聲討。而阮光平屢次進表。悔罪投誠。歲已酉。先令其姪阮光顯來此。熱河謝罪。並稱伊於次年親赴闕廷。祝釐乞封。予既念黎氏為天之所厭。惟當奉若無違。又憐阮光平長懺恭謹。出於至誠。中朝既不利其土宇。黎維那又不堪復令歸國。究竟復立何人。因即允其所請。賜以封爵。迨阮光平來朝此地。厚加恩禮。事機相值。自臻大順。即此可知予非輕於與兵者矣。惟期休養豫寰。不意猖狂犯梵壇。近數年來。惟願與海峽黎庶。共樂恬熙。益凜佳兵之戒。乃廓爾喀往歲以與唐古特交易受虧。滋擾藏地邊界。且聞大兵一至。即復逃逝。且遣陪臣奉表進貢。因而曲加寬宥。封以王爵。此次復徒藏。意以為亦不過如前歲之計圖小利。不值興師大舉。至於竟敢。非得已征廓爾喀。非緣廣土盡番安。意犯扎什倫布。搶掠財貨。猖狂已甚。則非意料所及也。

往歲廓爾喀滋擾藏界。予即意駐藏大臣。必有經理不善之處。既而果悉噶布倫案諾木、旺扎勒、及第巴桑噶等種種營私。而駐藏大臣慶林等付之不問。且抑勒廓爾喀表文不為轉奏。以致無所控告。蓋中朝之於外夷。貴待以至誠。赦其小過。使之心服。若彼實有奸謀。則又當震以雷霆。不可令其肆志滋蔓也。去秋於木蘭園場。復聞廓爾喀滋擾藏地。初不意巴忠有許銀贖地之事也。及巴忠聞此事自戕。始疑此事必有弊。然亦不過仍令鄂輝、成德等統兵前往。示之以威。當可蕺事。又何嘗有利其土地人民之念。遽欲令重臣統勁旅為勦穴擒渠之計。繼聞其竟至扎什倫布肆行搶掠。仲巴呼圖克圖率先逃避。以致衆喇嘛不復守禦。又聞紅帽喇嘛沙瑪爾巴與會長之叔巴都爾薩野狼狽為奸。意在飽其慾壑。此而不折其奸謀。勢將吞噬前後藏地。倘彼即果如往歲之望風逃遁。而我兵歸而彼復來。我兵往而復遁。是彼且以逸待勞。而我兵轉有鞭長莫及之勢矣。國家振興黃教。百數十年。豈可不為之掃

逆氛而奠疆圉。是此次之興師問罪。實出不得已。況屢次諭令福康安等。將來罪人既得之後。所有賊匪平日并吞各部落之地。仍各給還。既令各部落踴躍助順。速於蕝功。且以示天朝舉動。自關大義。並非欲廣土疆。逞威武耳。此事曲直之理。昭然可以自信。近日盼捷殷切。顧念此寺廣安之義。復識及之。戒得堂自箴

既雨露猶欣既晴。逢時若亦慰時。讀作是情咄哉此語又鄰失。惕耳寸心當戒盈。莫謂閒堂適偶憩。正懷番

界事遐征。前歲廓爾喀滋擾藏界。因卽畏避願降。允令來京進表。並且嘉其恭順。賜以封號。不意去秋復來侵擾。竟敢搶掠札什倫布財物。命將往征。實非事所得已也。固非土地又期得。國家大

拓土開疆。里逾數萬。要皆屬事不得已。並非窮兵黷武。思以逞已之欲。已詳見斯堂之記。今廓爾喀滋事。予始尚未有

用兵之意。及命福康安等帶領勁兵前往聲討。亦曾諭令擒獲首惡之後。將賊所并吞地方。仍卽給還各部落。以示開罪之

師。非有期得土地之念。此事勢難中止。心可共見。而盼捷捷音。究非戒得之爲。願斯堂名。自深慚惡耳。盼獲捷音。願顧名。

永恬居
雪形千尺詠畫趣。五言拈谷口入咫。尺山居近視瞻。今年卻初到勝地。愜停淹陡憶捷書至。征勦廓爾喀一

爾薩野。沙瑪爾巴等利慾熏心。自起弊端。不得不與師問罪。擒首惡以安衛藏。實非利其土地。好爲窮兵黷武之舉。茲

來仰瞻垂額。偶念及此。當可仰邀皇祖在天之靈。默爲鑒佑。速蕝大功。早得捷音。俾藏地僧衆。永享安恬之福。副此佳

耳。佳名副永恬。
福康安奏攻得濟甯賊寨詩以誌喜。六韻。

擦木瑪噶平。以次舉。昨據福康安等奏。五月初六日至擦木地方。該處兩山夾峙。中亘山梁。路更險峻。福康安等恐賊匪聞知。據險抵禦。因不待各兵到齊。卽乘雨夜分兵爲五隊。登山潛至賊寨牆外。屯兵等奮

勇越進。奪獲稠座。殺死賊匪一百餘名。其後一礮。亦經官兵鼓勇先登。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九十餘名。擊獲活賊十八名。遂即乘勝直前。初八日行至瑪噶爾轄爾甲地方。山梁陡峻。峭壁深林。有賊匪三百餘名。藏身林內。官兵併力擊殺。數十名。福康安等派兵繞至半山埋伏。令各兵故留一路。誘賊上山。帶兵橫衝。鎗箭齊發。賊衆奔竄。經官兵追過那等地。方殺死賊目七名。賊匪二百三十餘名。擊獲活賊三十餘名。連日再戰再捷。士氣倍增。除福康安、海蘭察、惠林杏復賜外。兵丁等先賞一月錢糧。以示獎勵。該處距濟。

濟甯咫尺。弗為遐。破宵冒雨乘無備。直進分班策肯差。據本日。

康安奏。初九日。探道。察看濟甯賊寨。高大山岡。上砌築石樹。週圍疊壘。密排鹿角。西北臨河。大礮一座。直道賊寨。為取水之地。東北石上砌礮。東南山梁石礮甚陡。賊匪分據險要。負礮固守。山下寺宇。亦為佔據。福康安令巴圖魯、侍衛、章京、將領、屯弁等分隊。即于初十日丑刻。乘其不備。攻取各礮。使之處處受敵。彼此不能相顧。惠齡帶兵往來策應。其山麓稍平之地。海蘭察率領索倫騎兵。分為兩翼。以備截殺逸匪。是日午後。官兵冒雨攻圍。向晚雨甚。復令官兵乘勝將濟甯立時克復。並賊竟抗顏以死敵。師爭亦血更雄加。據其要險。鴉失翼。遂克中堅。蟲洗不予賤以暇。怖置籌策。均為合宜。

沙。福康安分派各隊已定。令各路同時並進。賊匪拚命撲出。官兵殺賊甚多。即將山梁佔據。旋將喇嘛寺賊匪殲盡。進至臨河礮卡。賊匪因係取水要隘。抵禦益堅。隨將攻克山梁兵丁徹下協攻。並用砲轟擊礮座。賊匪落河淹斃甚衆。其登岸逃逸者。俱被截殺。其石礮礮座。官兵拋入火彈。將上兩層賊匪。盡行焚斃。竄出者亦即擊獲。及官兵進撲賊寨。先將塞下房屋焚燒。乘勢進攻。賊匪放鎗投石。抵死守禦。因復將各路官兵全徹。至賊寨併力進攻。兩面用砲轟擊。縛木為梯。蟻附而登。將寨外石礮拆毀。至亥刻。將東北隅攻破。賊匪逃竄者。我兵盡力窮追。痛加截殺。此次共殺賊頭目七名。賊兵六百四十七名。其投河落崖及在礮寨內傷斃者。尚不在此數。又搜獲逃匪活賊七十五名。自擦木、那杏至濟甯。前後四日之內。痛殲賊衆。三戰皆捷。聞之實深喜慰。額手。感謝昊貺。報至喜翻成欲泣。念馳憐切詎惟嘉。復番境已壓寇境。

此次官兵奮勇直攻。勦無遺。不惟出力可嘉。其冒雨攻圍。夜以繼日。尤堪憐念。福康安、海蘭察、惠齡三人。俱優加賞。俟大功告成時。再沛酬庸之典。其帶兵奮勇之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加授散秩大臣副都統銜。阿滿泰以副都統即用。其餘出力之侍衛、章京、將弁等。賞巴圖魯名號者十二人。賞戴花翎者十三人。賞戴藍翎者二十六人。陞任者三十五人。至索倫屯土官兵等。均賞一月錢糧。以示鼓勵。現在大兵連次克捷。所向披靡。已將後藏邊界肅清。自濟甯八十里一過。熱索橋。即為賊境。福康安等自必乘此軍威。深入賊巢。攻勦陽布。惟冀仰謝天恩。助順。將逆酋等全行俘獲。以申國法。而靖遐荒。計此番奏捷。至今已歷匝月。諒日內已掃穴擒渠。第道途遙遠。惟願盼捷音。遺至耳。陽布摧枯望不除。

文園獅子林遺慮

心因時若路覺適。遊以幾餘得趁閒。駐已月過方此詠。軍臨地遠念其艱。此大兵往勦廓爾喀。特以關係前後。藏為班禪與達賴喇嘛住錫之地。賊匪
三四年內。兩次茲擾。而此次更敢侵掠扎什倫布廟。其勢必將吞噬藏地。若不擒獲首惡。明正其罪。何以安靖藏中僧俗人等。惟是道路險遠。山徑崎仄。計自京至賊巢。有一萬四五百里。打箭爐以外。崇山峻嶺。多有難以乘騎之處。雖福康安等鼓勵將士。無不奮勇爭先。而雖云三捷頻聞至。昨四日之內。連得福康安等奏。勦殺探木、瑪噶、濟噶賊匪三朕。心想其勞瘁之狀。無日不為眷念。而雖云三捷頻聞至。次捷音。可見事不長難。究獲成功。聞濟噶距熱索橋八十餘里。即至賊境。福康安等必須于濟噶留一大員。撥兵防守後路。而我兵架入賊境。轉運糧餉。亦得迅利進行。想福康安等一過熱索橋。自必馳奏。若以此三次勦殺賊匪情形而論。事機順利。或尙易于成功。惟有仰願吳恩佑助。祝福康安等一至彼境。即得速獲大勳。奏惟祝一征者定還。水秀山青倪畫裏。那能暢意豫斯閒。

福康安奏攻克熱索橋進勦賊境詩以嘉慰

熱索河橋界番廓。福康安等奏。自五月初十日克復濟噶後。即整頓兵力。于十三日前進。距濟噶八十里。為熱索橋。過此即屬賊境。最為扼要之區。賊人跨河浮搭木板為橋。并于北岸之四里外索喇拉山上。砌石卡一處。南岸臨河。砌大石卡二處。賊人恃險抵禦。防備頗周。賊之門戶備防周。雖摧北卡艱中渡。又稱。濟噶西南高山夾峙。石崖壁立。緣河一線而過。是日又值大雨。溜滑難行。官兵步行一晝夜。于十四日清晨。至索喇拉山。直前催撲北山上石卡。賊匪旋即棄卡奔逃。官兵奮勇追勦。一面伐木預備搭橋。一面施放鎗砲。無如河面甚寬。水深湍急。賊匪阻河抗拒。急切不能前渡。而北岸山徑極狹。又難駐立多兵。籌度形勢。與其徒別遣精兵進上游。福康安因于十五日寅刻。派兵仍至河邊。作費兵力。與賊相持。不若暫行撤退。別圖進取之策。為欲進之勢。密遣阿滿泰、哲森保、學爾根保、翁果爾海等。帶領屯土兵丁。由東首巖緣大山繞至熱索橋上游六七里外。砍伐大樹。渡過南岸。出其不意。直撲賊卡。殺死賊匪數十人。催倒頭層石卡。而正路官兵。亦即乘勢搭橋。一時井濟。復將後層石卡奪據。實覺大快人。
寇駭能罷自天降。逃排蜂蟻向河投。賊匪不料大兵驟至。相顧驚駭。紛紛潰亂。拋棄鎗刀。倉惶奔竄。而該處路徑險仄。賊自相拚擠。滾跌落河及投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官兵乘勝追至賊境色達木地方。已遇熱索橋三十餘里。沿路痛殲賊匪。並掠獲活賊八名。據云。昨官兵攻破濟噶。彼處守禦之人。尙不知信息。是濟噶賊匪。殲除淨盡可知。茲又攻克熱索橋。已入賊境門戶。自此直搗陽布賊巢。自當勢如破竹矣。

福康安等一切籌畫。俱合機宜。深堪嘉尚。當即優加賞給。其繞道渡河之巴圖魯、侍衛等。並加陞用。又發去翎管荷包等件。令福康安酌賞出力之將弁等。以示鼓勵。至由聶拉木一路率領賊勢之成德、喬森保等。亦于十二日佔住賊境德親。鼎山。連克三卡。賊甚眾。亦屬奮勇可嘉。並令查明。酌加獎賞。惟是賊勝之後。自當倍加慎重。所有防備後路。儘運軍火糧餉。更爲緊要。摺內。不敢因屢得勝戰。輕率冒昧。總期全師克捷。肅事完善等語。所見更是。惟冀勉力以成大功。紅旗迅至。飛章披閱。憐爲慰。是役我兵將實爲勞苦出力。敵。憐憫嘉尚。至不忍看。戒滿教養偉績收。

福康安奏報攻克協布噶賊寨情形詩以誌慰六韻

入賊境深賊謹防。木城石寨倚河傍。路無容足兵同進。宿祇露身氣更揚。福康安等奏。自五月十五日奪據。日。行一百六七十里。抵旺噶爾地方。山徑愈險。偵探西南地名協布噶一帶。賊匪砌卡屯聚。隨于十九日察看該處。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與熱索橋形勢相似。其河北旺推山坡。地勢低下。河南克瑪山坡。地勢極高。賊匪據高樹立木城。河傍據守。又于克瑪山東三十餘里築寨數座。名克堆寨。其中聚賊甚多。我兵沿河前進。路徑幾難容足。橋拆橫流難徑。亦無平地可以安營。因即帶領巴圖魯、侍衛、兵丁。俱在石岩下露宿等語。批閱之下。至不忍觀。橋拆橫流難徑。

越砲轟直拒尙猖狂。旺堆原有橋座。被賊匪拆毀。福康安等于二十、二十一兩日。令官兵屢次伐樹搭橋。無如賊匪于木城內施放排鎗。勢不能搭橋渡河。隨于山上用砲轟擊。斃賊甚多。而賊人猶復拒守甚堅。

亦緣所據之地勢最高。難于上游別據臨下壓。奇出原來以正當。福康安計議。必須先將克堆寨攻破。奪據上游。從仰攻。是以賊匪仍敢負隅。搭橋渡過瑪爾藏大河。越山繞至協布噶對岸進攻。二十二日。惠齡等帶兵仍由旺推正路率領賊勢。因派官兵回至旺噶爾。搭橋渡過瑪爾藏大河。于二十三日黎明。徑至橫河上游。是處橋亦無存。適南岸有大枯樹一株。橫倒河中。福康安、海爾察等越過三重大山。于二十三日黎明。徑至橫河上游。是處橋亦無存。適南岸有大枯樹一株。橫倒河中。令官兵伐木接縛爲橋。旋以雨後水溜愈急。橋不能速成。維時日暮雨大。福康安伴令撤兵。實令退伏石塘林木之下。俟夜半賊懈。仍接縛大木成橋。官兵等俱即過河。至克堆寨下。又慮仰攻徒費兵力。派人守橋。令分兵爲三路。于二十四日黎明。三面夾攻。併力壓下。賊匪見我兵驟至。紛紛潰亂。官兵盡力追勦。殺賊三百餘名。焚燬賊寨五座。直趨克瑪木城。賊匪隨棄木城石卡奔逸。復被官兵截殺二百餘名。而正路官兵。亦即乘勢搭橋過河。佔據賊卡。殺賊數十名。實屬大快人意。然賊人地既險要。抵禦甚力。若非福康安等出奇制勝。安能數日之內。即行攻克。而自用兵以來。亦未有若斯之勞苦者。惟盼大功迅成。用加慰賞。接樹渡川奮肝膈。前衝夾擊擣彭

旁。釋名。彭。排車器也。彭旁也。在旁排禦敵攻也。又據福康安等奏。此次將士等爭先用命。于峭壁深林。黑夜冒雨攀陞。至有胼手胝足。並未稍形退怯。實爲奮勇出力。此時乘勝直攻賊巢。不難悉數俘擒。且聞作木朗哲孟雄、宗木及

仁披榜各部落。或已合兵攻賊。或擬即日進兵。皆足以分賊勢。隨又宣諭。天朝降罪致討。並不刊其土地。成功後各還被佔地方。衆部落自當益加感奮等語。福康安從前即擬檄諭各部落協力攻勦。朕謂尙非其時。早有旨諭。今我兵既深入賊境。不日可得揚布賊巢。原可不藉軍力。而各部落聞之。皆願併力進攻。是亦自然之機會耳。披看捷報圖功。慰矣益增敬不遑。

師行

師行萬里匪興戎。麻爾略之役。予初意本不欲興師動衆。非事不得已。心可共明。況距京師一萬數千餘里。道路險遠。置軍務軍儲方寸中所喜。都差知要略。今春念及師行糧隨。所關非細。鄂輝既恐貽誤。而孫士毅僅隨制打箭爐。亦輝同駐藏中。並經理糧餉事宜。節次據奏。沿途催價烏拉。立定期限章程。駕馭番民。賞罰嚴明。先是軍糧及軍裝火藥餉銀到藏者。不過十之二三。自和琳督辦以後。源源運送。不致遲悞。又採買得青稞一萬五千餘石。以爲有備無患之需。而前後藏中事務。整理亦俱得綏要。初不料其竟能如此。若非專差前往。安能諸凡整頓妥協。更嘉參贊不貪攻。前經朕實自喜用人之當。此皆天啓予衷。事機協順所致。並非由和琳之奏請。方怪其早未言及也。更嘉參贊不貪攻。降旨。濟噶以內糧運烏拉等事。令和琳、鄂輝、往來催查。濟噶以外。及大兵所到地方。令惠齡往來專辦。惠齡本係參贊大臣。固應與將軍等統兵督勦。但其調度既不如福康安。而打仗亦不如海蘭察。自應用其所長。將來大功告竣。惠齡轉輸之功。即與戰勝之功無異。自當一體加恩。並不稍存岐視。昨據覆奏。前在拉子地方。設法趕運糧石軍火。業已全行運至軍營。近又計議雇覓商民長運。價值不增。而轉運又速。且可免更換稽延之弊。並招回避賊番民。一同受雇。及唐古特番兵打仗不能得力者。亦令運送。量加犒賞。所辦俱爲周妥。又據稱前在軍營。不敢藉稱運糧。途不隨同打仗。今既往來專辦軍前糧運。不敢狃于軍前攻戰出力。設催糧至營。適值進兵。仍當隨將軍等出力督戰。亦不敢藉詞自適等語。惠齡若固執攻戰。不即來往運辦。朕方斥之。今竟能不分畛域。實屬可嘉。此番軍營有無前突將先聲。烈有繼餘糧後路充和琳、惠齡、二人實心任事。後路軍糧充裕。可謂不負委用。朕心深爲慰悅。

爽 七月十日

略愁七夕未孤名。七月七日雨。俗謂之洗車雨。見荆楚歲時記。是日午後霪雨一陣。固屬應節。但秋禾既得透雨。亟須曝曬。方能顆粒堅好。初二以後。已陰雨連日。是日之雨。不能不榮念也。何幸五

朝連遇晴。幸而過申雨旋止。自初八至今。實已晴朗。五日。即再晴四五日。於大田總屬有益。正值上弦月就望。更當清曉露灑晶。山深林靜景含爽。下隰高原稼逮成。以此心中應慰適。盼因捷報每牽縈。

題清溪遠流

齋枕清溪西北投。是地在曠觀關城外。受山莊城內西北諸山之水成溪。山城內爾究非脩。雨傾一陣斯臨漲。若雨驟。衆水奔注。頗有瀉瀑之勢。晴過

五朝早斷流。力學因思貴有本。為人那得便無憂。幸逢時若心應適。卻盼軍書日夜愁。福康安等自五月初旬連得三捷。克復濟甯。

隨于十五日攻克熱索橋。廿四日攻克協布噶賊寨。半月之內。已深入賊境。雖山路險峻。賊人負隅堅守。而福康安等督勵將士。無不奮勇先登。又復越山繞至上游。出其不意。奪據礮卡。賊賊殆盡。度此情形。軍聲實屬壯盛。事機亦悉順利。再不過數日。即可直抵陽布賊巢。擒獲首惡。藏此大功。即或中間尚有攻克之處。福康安非不知朕盼望之殷。亦應早為奏至。乃自前月三十日報到後。至今已閱十三日。未得軍報。日夜盼望。焦急愁悶。至不可言矣。

登屬霄樓自警

山比四山高。屬霄名更叨。本因題額偶。卻爾戒心惰。曰欲豈可縱。即遊應有操。今朝登則合。馳望衆軍勞。

福康安奏攻破東覺噶多等山並奪木寨石碉大獲全勝詩誌慰喜八韻

亟盼軍書得未觀。食甯甘味坐甯安。自前月三十日得福康安攻克協布噶賊寨捷報後。意過數日。自必續有奏到捷音。以慰朕心。乃已閱十四日。尚無信息。為之縉念徬徨。日夜不置。盼望

焦急之情。難以言喻。那知半月牽心慮。又幸徼天捷報看。今日得有福康安六月初十日所奏攻克東覺、噶多等山。並奪得木寨、石碉、殲賊甚多情形。于是半月以來。牽系之思。方為慰釋。

門戶擊其死穰穰。熊羆鼓我進桓桓。噶多東覺雖扼要。分勦合衝肯畏難。福康安等奏稱。自協布噶百餘里至

山梁山。下有橫河一道。隔河大山。即係東覺。望見賊人營寨甚多。牛山以下。又有木城、石卡。堵截正路。自噶多東南。越山至雅爾賽拉。博爾東拉一帶大山。亦有賊匪屯聚。東覺兩山夾峙。壁立數千仞。賊人鎗砲。處處可及。斷難徑渡。

探得上游多善大山。保橫河來源。水勢稍淺。即留台裝英阿等駐兵。是木古拉巴載山下。晝夜用大砲轟擊。使破匪不得休息。初三日。福康安親領將弁等。於初五日。潛至嶺多善大山。因賊人放鎗抵禦。我兵且伏且行。初六日至山麓。堯水渡河。一面勦殺。一面將近河礮卡奪據。其陡壩上木城石卡。即有屯兵數人。鼓勇先登。衆兵繼進。立時攻克。殘戮賊人殆盡。而台裝英阿等。聞知嶺多善得勝。亦即乘勢由正路搭橋渡河。鼓勇合攻。前後共將賊寨。賊營。石礮。木城。石卡。四十餘處。全行克復。追奔二十餘里。擊獲賊人大頭目一名。活賊七十六名。殺死小頭目二名。哈瓦達三名。哨瑪達二名。賊匪四百餘名。其汝崖落河者。不計其數。海蘭察亦於初三日。分路繞行雅爾發拉。博爾東拉各山。該處林深菁密。全無路徑。各兵晝夜冒雨雪。過行。至博爾東拉前山。遙見賊人木城三座。石卡七處。初六日。徑登山巔。繞至賊卡之上。賊匪蜂湧衝突。海蘭察督率將士。奮勇勦殺。鎗箭並無虛發。自卯至午。往返追壓十餘次。殺死賊目一名。哨瑪達二名。賊匪二百餘名。將城卡全行拆毀。行至瑪木拉。復殺死賊人伏兵百餘名。前與福康安會合。一處。盡力搜捕。沿途殺獲甚多。覽奏實屬可嘉之至。然其勞苦之狀。竟不忍視矣。冒雪官軍忘戰。填屍衆寇。竟闌殫戰。無不勝。攻悉取。兵氣倍揚。賊膽寒。又據福康安等奏稱。此次官兵登山陟險。履巖探損。跣足徒行。且賊等攀援跳越。鞍韋弗顧。於萬難攻勦之時。竟獲全勝。毫無畏卻。賊人經此痛加懲創後。填屍滿野。業已望風胆落。想即遣人懇降。臨時再行相機辦理等語。凡此戰勝攻取。實賴上天佑順。感謝之忱。益指敬畏。因駐雅鴉路休息。又稱。初九日。趕至雅鴉地方。對面為噶勒拉山梁。尚有接應賊匪。據險防守。本應即日攻取。但因將士等冒險穴擒渠之計。所奏悉合機要。此番大加勦殺。賊匪震奪失措。諒無能再為抗禦。約計此時。或早抵陽布。克奏。即臨陽。眉功。然予不得已用兵之心。惟祈仰荷昊蒼昭鑒護佑。官軍紅旗速至。以戴大功。望捷之心。時刻敢忘乎。布剪兇殘。斯誠適百半九際。籲望昊蒼昭鑒寬。

遊山遇雨二首 七月二十一日

快晴五日秋陽暴。望日。一响遊山霽雨遭。衣履溼露薄行賞。役人知喜不知勞。

邇來晴雨誠時若。早稻收成亦漸聞。卻以軍臨陽布近。福康安等自五月初旬進兵以來。一月之內。連次攻克濟甯。後勦殺賊匪約三四千人。據稱。賊人業已望風膽落。計至陽布賊巢。不過三四日程。令將士等暫為休息。即當鼓勇前進。搗穴擒渠。迅戴大功。計此時紅旗當已進京。而予盼捷之心。不覺日益急切耳。急知盼捷不知。

欣。

四川總督孫士毅奏報通省收成九分有餘詩以誌慰

閣臣駐藏值軍興。去歲因廓爾喀侵擾後藏。不得不不用兵擊討。而川省轉運軍火軍餉。最關緊要。孫士毅曾任川督。繼以協辦留京。因命往署四川總督。抵任後。旋駐打箭爐督辦軍餉。一切井井有條。夏間。復以自川至藏。道路寫遠。山嶺崎嶇。烏拉易致疲乏。轉運未能迅速。雖有道府等員督催趕運。而遇有隨時斟酌調度之處。未免艱長莫及。復奏請移駐去藏相近之察木多地方。并即親往藏中催辦。更爲便捷。所有署中自行之事。令藩司英善代拆代行。其緊要事件。仍遞至藏中核辦。亦不致有貽誤。方伯命兼蜀省仍彙報秋收九分勝。該省五六兩月。各屬屢得優齊。早晚二禾。極爲暢茂。據奏報。各屬收成九分有餘者。成都、重慶、保寧、順慶、敘州、雅州、夔州、嘉定、潼川、龍安十府屬。暨瀘州、忠州、眉州、邛州、資州、達州、酉陽七直隸州。敘永一廳。九分者。雷遠一府。綿州一直隸州。八分有餘者。茂州一直隸州。石碁一廳。八分者。雜穀、懋功二廳。七分有餘者。松潘一廳。統計四川通省秋未收成。實係九分有餘等語。該省當此軍興之際。辛值年穀稔收。市糧充裕。辦買軍精。亦不致增昂價值。此亦事機順利之一徵已。敬因農稔一心增不區滿漢同宣力。近又據奏。七月內行抵前藏。因和琳即日赴宗喀。濟噶一帶。催運軍儲。而鄂輝尙未回。至前藏。所有一切駐藏事宜。自應暫爲代辦。向日駐藏。復係滿洲大臣。今孫士毅遇此事會。即肯身任勤勞。不分畛域。尤實慰肝宵各獻能。民弗知兵欣足食。捷占士飽馬胥騰。爲漢大臣中所僅見者。深堪嘉予。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四十九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二

詩十八首

福康安奏官軍攻得堆補木等處木城石卡已過帕朗古大橋與賊營近對駐軍詩以誌慰六韻王

子

屈指已過十日延。昨初九日福康安等官軍在雅瑪地方。賊匪將從前裹進兵丁及噶布倫等。全行送出。道大頭人來營乞降。當即嚴檄飭隊。令頭目二人回巢。諭令賊會親來。並令將各山梁拒守賊衆全數撤回。否則統兵進勦各情形。乃至令盼望捷音。又逾十日。今日乃據奏攻克。忽欣違傳去。遞飛牋。分師排隊直前進。福康安等奏。發噶勒拉。堆補木等處。奪橋過河。打仗殺賊情形。爲之欣慰。日。拒守賊衆。既未微動。賊會等亦未親來。自仍當相機進勦。況交秋令已十餘日。天氣漸寒。未便稽延坐守。爲賊所輕。惟是雅瑪以南。大山層疊。橫亘陡峻。而堆補木與甲爾古拉兩山之間。又有橫河一道。官兵由山北徑上。步步皆須仰攻。若攻克堆補木。木山之後。必須奪橋過河。方能得勢。隨即帶領桑吉斯塔爾等爲中路。另派額爾登保等爲左一路。珠爾杭阿等爲右一路。乘夜分投進攻。擬俟賊匪下至半山。兩路官兵。即急上山嶺。奪據賊卡等語。所定計謀。俱爲出奇周到。可嘉之至。

石卡木城屢得全。福康安等分派已定。即於七月初二日丑刻。先令左、右兩路進發。福康安等於黎明直至高壘下。而左、右兩路官兵。已潛於樹林內。繞出其上。先將石卡兩處奪據。其中路迎來賊匪。復被官兵鎗箭齊發。不能抵禦。逃回木城。官兵拋入火彈。隨將木城兩座焚燬。殲戮賊目五名。賊匪三百餘名。又連克石卡二處。乘勝窮追數十里。至堆補木山口象巴宗地方。復攻克石卡四處。橫亘大河雖徹版。急登彼岸那需船。維時已及夜半。福康安等木城兩座。殺賊一百餘名。於是賊衆紛紛奔潰。阿滿奏等由帕朗古攻橋。進撲甲爾古拉大山。於初三日卯刻。齊至橫河北岸。賊人堆補木山下帕朗古地方。即係橫河。若不奪據橋座。恐賊入通河東上。即可繞出我兵之後。隨連夜分兵兩路。派珠爾杭阿等。由河之上游進攻集木集大山。阿滿奏等由帕朗古攻橋。進撲甲爾古拉大山。於初三日卯刻。齊至橫河北岸。賊人

木城、礮卡。不下數十處。而山腿木柵一道。約長數里。守禦極為險固。我兵排列鎗砲。自辰至午。傷斃賊匪甚多。及賊匪已將橋版撤去數塊。而阿滿泰等直前爭奪。官兵乘勢競過。攻得南岸賊卡。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一百餘名。其橫河上游一路。殊爾杭阿等。領兵亦乘勢搭橋渡河進攻。於是兩路會合勦殺。無不人人爭奪。惟是時值大雨。山崖險滑。賊匪踞高撲下。我兵仰攻匪易。因暫將官兵撤至山下。乃三路之賊。約七八千人。復來奪橋。福康安等率領將士等奮勇衝殺。賊稍退卻。台斐英阿直前射死紅衣賊目二人。各兵四面圍截。復殺死賊目三人。賊匪一百六十餘名。又擊獲活賊十七名。計此次進攻。兩日一夜。連克兩重大山。大木城四座。石卡十餘處。奪據大橋一座。深入七十餘里。雖賊人百計隄防。無不立時攻克。然福康安等各將士。上下一心。冒雨衝鋒。勞瘁之狀。可嘉可憫。幾於不忍披閱。福康安等當即優加賞資。并將御園神鎗所中鹿肉。隨報資賞。用昭恩眷。又發去佩刀翎管。令福康安傳旨分賞出力之侍衛、章京等。其兵丁俱賞一月錢糧。或得一路兵丁。由聶拉木進攻。亦頗殺賊。軍心上下同敵愾。賊計隄防總失墜。拔溜攀崖忘甚。奪得多洛卡龍崗等處。並令賞給半月錢糧。以示鼓勵。

卒衝鋒冒雨致深憐。惟思雪嶺將封路。福康安等又奏稱。地邊界。雪降最早。如宗喀通拉山等處。常年八九月間。即已大雪封山。今年節氣較早。更難久稽時日。其所見正與朕同。知道知退。軍之善攻。在賊匪罪大惡極。固以搏穴擒渠為上策。而天氣早寒。我將士等連次乘險進攻。實亦深堪憫。前已節降諭旨。今福康安等相機度勢。妥速奏功。況賊人當屢次痛殲之後。早已望風膽落。此次更奮加勦殺。彼必益深驚懼。將來復遣大頭人具稟乞降。亦可以傳旨允其所請。路遠縈期速凱旋。

廓爾喀拉特納巴都爾遣使悔罪乞降因許其請命凱旋班師誌事

翼日傳來駭奏章。條條遵檄報降王。昨廿一日接福康安等奏。在雅瑪發檄後數日。賊會等無來替之信。因復攻克堆可嘉。茲廿二日。又據奏到。賊會拉特納巴都爾。震懾兵威。于七月初八日。復接拉特納巴都爾來稟。前已將棄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玉拖噶布倫扎什敦珠布及兵丁四人。俱即全數送至軍營。又檄諭內令將搶掠扎什倫布什物及沙瑪爾巴骨殖。俱行交出。並前次巴忠在後藏令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私同沙瑪爾巴許銀說合所立大小合同二張。亦俱情願送出。至其稟內感戴恩德。悔罪投誠之意。實屬出於至誠等語。百分畏罪懼俘已。拉特納巴都爾此大具稟乞降。語意已百分畏懼。惟令其同伊叔巴都爾薩野親來叩見一節。據稱實因大皇帝震怒。來見大將軍。如同日光照雪。實在畏罪。不敢前來。想賊會懼其到營之後。福康安等必將伊叔姪俘擒送京。故畏惠不前。此亦實情所必有也。

全局悞聽誘逆羌。拉特納巴都爾等前次差大頭人朗穆幾爾幫哩等赴營遞稟乞降。並以此大至後藏邊界。皆山巖聽沙瑪爾巴諸事挑唆。以致行錯。此時若其尙在。即應將伊送出正法等語。此或因其身故。全行誣過。亦

未可知。然沙瑪爾巴從中唆使，罪惡實不戰未能頻戰勝。不戰勝人，漢、唐、宋、明歷代帝王自守之節，爵儒無不
已昭著。恨其未得生擒，明正典刑耳。然後受其歸降，始能久而不變。前次廓爾喀滋事之時，命鄂輝、成德、帶兵前
往聲討，必得痛加懲創，使之中心畏懼。然後攻克數村落，使之怖懾。天朝威力，然後允其歸降。彼必不敢再生冀倖。
蓋惟懼威而後強可恃也。至令巴忠前往，不過因其素習唐古特語，且令訪查駐藏大臣慶林等如何經理不善之處，不意巴
忠恃在御前行走，又因鄂輝、成德、俱不習唐古特語，竟私令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每歲許給元寶三百枚，寫立合
同，將就完事。而所許之元寶，藏內又僅給一年。至次年即復吝而不予。兼之沙瑪爾巴從中唆使，以致賊匪故智復萌，
井敢侵至扎什倫布廟，肆行搶掠，實堪痛恨。此次若非福康安、海蘭察、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索倫屯士、大兵深
入致討，自擦木、邦查、濟瀾、熱索橋、協布噶、東覺、堆補木等處，節次克捷，殲戮賊人，前後共計，戡威亦足示
數千，望風喪膽，深懼滅亡，必不能如此瀝誠哀懇，悔罪歸降。是服遠綏綏，必不可徒言不戰屈人也。

八月廿三日永佑寺行禮

威強開恩道孽明願旨，竟得十全大武揚。朕紹承鴻業，初不敢有意佳兵，而事會所乘，仰叨上蒼佑順，屢奏武功，小不足計外，其武功之大者，則前後平定大小金川、莎羅奔、索諾木、僧格桑凡二次，平定準噶爾達瓦齊、阿木爾撒納亦凡二次，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一次，緬甸投誠一次，平定臺灣一次，安南投誠一次，廓爾喀投誠一次，總計已九開鴻捷，今再征廓爾喀，畏罪無降之事，雖非掃穴擒渠，而其窮蹙乞命，出於至誠，且與朕不得已而用兵之本意相同，網開一面之恩，允其所請，赦罪准降，合之從前共今，大功十成，此皆仰賴昊旻洪庥，十全揚武，自今惟願內安外靖，與天下臣民，共享昇平之福，而予兢兢業業之心，歸政之前，仍不敢少有自逸耳。

歷來此際度行營，往歲在木蘭園中，逢皇考忌，是日停蹕，例不行獵。永佑欽瞻茲盡誠。聖日五旬七載隔，悲心方寸萬年縈。

迴路至御園疊去歲詩韻

迴蹕御園如去歲，景殊心一什應償。中羸外獷切遠念，謂去歲上年各直省雨暘時若，普獲豐收，正以盛滿自惕，詎意廓爾喀復來後，誠侵擾邊界，旋至扎什倫布廟搶掠財

物。猖獗已甚。不得不興師問罪。以杜後患。因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外定中虛慮近忙。及索倫屯士、兵丁六七千人。前往擒剿。而萬里之外。籌謀軍務。往返需時。不得不為慮念。謂今年福康安等于五月內克復濟甯邊界。已即架入賊境。連次攻克山梁及木城、石卡、不下數十處。誅戮賊匪三四千人。賊會屢次乞降。實已百分畏懼。昨據福康安等奏。賊會于堆補木敗衄之後。益加震懾。所有繳諭之事。無不祇遵。其畏服之懷。似出至誠。朕既念其窮蹙乞降。而我武既揚。則伐叛舍服。亦合常經。因降旨允其納款。即令班師凱旋。是此番軍務。如此蕪事。可無疑慮矣。然而近念畿南數府被旱。雖已不惜銀米。優加賑恤。而能否惠澤均沾。又難遽釋于懷。是去歲退御園。為慰內難外。今各省縱知上稔有。今歲福建、湖南、浙江、江蘇、四川、貴州、雲南等七省。歲郊該退御園。為奠外愁內致殊耳。各省縱知上稔有。奏報上稔。其餘各省。亦俱在七八分以上。亦可謂稔歲矣。畿郊通計五分強。惟直隸省昨據梁肯堂奏。合計通省秋收。五分有餘。蓋雖京北京南。收成多有七八分。雖云京北京南勝疆吏勤教振務獲。

福康安奏拉特納巴都爾繳所掠後藏諸物並乞遣陪臣進貢詩以誌事

許降早已發給音。前據福康安等奏。賊會拉特納巴都爾屢次遣人乞降。俱即嚴檄飭駁。及攻克堆補木等處。痛加殲戮。彼處氣候早寒。又慮大軍致為雪阻。不得及早撤兵。況自進剿以來。連次克捷。收復濟甯、蕪拉木等處地方。亦且深入賊境。攻克熱索橋、協布哈、東覺、堆補木等處。賊眾既已望風膽落。百分擊服。即此蕪功。可稱完善。已即特降諭旨。准其納款。令福康安等徵兵凱旋矣。繳物斯滋倍致欽。拉特納巴都爾。前已將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玉拖噶布倫北什敦珠布及康安等徵兵凱旋矣。繳物斯滋倍致欽。兵丁四人。全數送至軍營。繼又遵檄稟繳私立合同。及沙瑪爾巴什物什物。業已真心悔罪。茲又據福康安等奏。七月二十七日。拉特納巴都爾派小頭目搭曼薩野來營。稟繳搶掠扎什倫布銀兩物件。並擊解沙瑪爾巴什估之番婦等。又稱。恭備貢物。現差辦事大頭人等。齎表進京。請罪謝恩等語。閱其譯出稟帖。極為恭順。想賊會經此番大加懲創。悔罪命寬京築觀。獻誠首捧册。鑄金。俱由沙瑪爾巴使。今已萬分知罪。自應將各物全之後。當不敢復萌故智也。惟上冬自後藏回時。凍斃多人。物件多有遺失。且有私行隱瞞者。現在收禁追訊。今將現存銀兩及金、玉、珊瑚、松石等物件。核點開單繳出。不敢稍為隱匿等語。此次與師征討。不在區區物件。原欲令彼自知滋擾搶掠之罪。且令各部落聞之。咸知賊匪震懾軍威。立即遵檄呈繳。庶幾共知敵畏。其繳出物件內金册一函。係從前賜頒班禪額爾德尼之物。天朝錫命。尤非他物可比。今賊會于搶掠銀兩。已為鑄錢之用。獨此金册敬謹收貯。不敢私毀。且首捧此件恭繳。

可見兩次滋事也。實係與唐古特爭論銀錢細故。並不敢干犯天朝。此其敬畏之心。益覺可信。所有罪過。更可赦宥。若其餘物件。無關重輕。早有旨不必再與斤斤計較。以示寬大。既諭福康安傳示廓爾喀酋目。並通諭中外。使咸知此意。白狼白鹿徒傳古。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將征犬戎。雖有懼德不觀兵之語。然中國鎮服外藩。必使懼服兵威。然後撫馴象五隻。香馬五匹。及廓爾喀樂工。一井恭進。是較之穆王所獲四白狼。四白鹿。相去實殊已。況國語所稱荒服。由五百里以次推之。不過數千里之遙。今廓爾喀去京師一萬五六千里。又數倍于昔時之荒服矣。若非革面而又革心。何能畏力懷德如此誠懇耶。而朕自臨御以來。業已九載大功。今于歸政之前。竟獲善定十全。斯皆仰邀天賜之福。自今以往。惟有益感昊恩。深知止足。倍懷持盈保泰之懷耳。革面革心。實見今。戢武奠遠。知止足。益般保泰。凜難謚。

歡喜園再疊己酉詩韻

己年賦什常言乎。亥歲疊韻紀事矣。己酉仲夏。福康安奏阮光平屢次悔罪乞降。並稱先遣其姪阮光顯進京代躬謝恩。至庚戌秋。阮光平親至山莊瞻覲。恪恭肫擊。無異家人父子。實為史牒罕觀。昨年辛亥。歡喜園疊韻作。遂有戊之歡喜慶真矣之句。蓋亦紀其實云。山莊宴賀阮光平。於古希聞信堪喜。今春徂夏愁每禁。望雨懼旱無不

有叶兼之師征廓爾喀。萬里以外情形體。屢勝革心允求降。此大廓爾喀之事。實因前次鄂輝等所辦未嘗示以兵威。故敢復肆猖獗。及命福康安等統率勁兵進剿。屢次克捷。賊曾震懼。悔罪乞降。繳還掠去物件。且即遣大頭人來京。進貢謝罪。是其真心悔懼。非徒革面虛文。亦可允其所請。而伐叛舍服。克蕪膚功。比之往歲安南。尤覺可喜。茲來拈這疊韻。竟與昨年情景無殊。喜必有雙合前旨。

福康安奏班師日期並廓爾喀致送羊酒等物犒師詩以誌事

險騎駢臻班凱信。降番意外効殷勤。犒師重報廓喀獻。昨據福康安等奏。拉特納巴都爾震懼兵威。屢次差頭目赴營投誠。並遣大頭人資表。呈進方物。象隻、馬匹、樂工。表詞極為肫擊。已降旨准其歸降。茲又奏稱。廓爾喀復遣頭目蘇必達巴依喇巴忻喀瓦斯等來營。呈送牛、酒、猪、羊、米石、糖食、果品等物。備犒官兵。福康安略予收存。賞給緞匹而回。據此情形。其畏懼恭順。實為自來歸降者所

未有。因復特賜念珠、荷包等件。並罷戰何曾頡利開。唐太宗便橋之役。詭為神武。不過頡利請和。示武方能許其仍稱所賜王公之號。以示優獎。

成偃武歸文乃可事修文。自古論事者。動以偃武修文為美談。此即文恬武嬉之漸。中國禦邊之道。使之知畏。不貪地土天垂貺。益勵惕乾敢謝勳。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貞下陽迴一氣元。泰壇躬執禮遵原。春陳旅幸秋振旅。亥籲恩欽子謝恩。上冬以廓爾喀侵擾後藏。不得已出是以去歲南郊躬祀。默嶺上蒼昭鑒。虔祈祐助。今歲春開。福康安等至藏。奮勇突入。連戰皆捷。廓爾喀首分震潛。屢次遣人乞降。福康安察其悔懼之意。實出至誠。方為奏請。已即允其降順。而予于歸政之前。得以十歲武功。更覺仰邀昊貺。有非意計所敢及者。今蒙貺不知何修遇。增虔益勵永思存。丙辰歸政三年近。符望仍希錫祉。日對越之下。感謝私忱。莫能言喻。

元旦試筆癸丑

倦勤猶待丙辰年。敢懈而今未歇肩。塵始慎終勵不息。若暘時雨祝無愆。農祥慶幸逢三白。武績何期賦十全。泰保盈持祈昊貺。永銘斯志寸衷虔。

憶自幼齡知讀書。忽忽今至八旬餘。德修行踐曾何有。內聖外王總忤如。與物春臺共條鬯。撫時六幕願和舒。古云適百半九十。惜分寸陰正慎予。

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有序

補詠戰圖之什。逮斯凡六。伊犁回部第一，烏什第二，金川第三，安南第五，及今廓爾喀第六。歷數成功之全。即今乃十。平定伊犁二次，回部一次。金川二次。臺灣一次。緬甸一次。安南一次。及今廓爾喀二次。共十次。予幸在茲。予惕更在茲。蓋予受祖宗付託之重。度德量力。尙恐守成之或虧。敢懷開擴之奢望。且予自少讀書。即欽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黷武之戒。是以繼位之初。卽謹遵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甯人。將二十年矣。乃準夷內亂。歸降者踵接。思我喀爾喀之地。不能容爾許人。於是乘機撫衆。有甲戌之師。自是而兩定準夷。一平回部。再靖金川。緬甸。安南各歸順。臺灣一舉輯海洋。及此前後收廓爾喀。遂有十全之武功。使予自問。亦不知何以成此。則實賴上天默佑。每以險而獲安。常值危而得勝。較古之英君賢將。赫濯樹勳者。雖不敢云過之。而自審實無不及所云。予之幸。人或知。而予之惕。則人或未知也。所惕者何。自古爲天子者。孰非天子。既爲天子。天孰弗愛之。而予獨承之深。更之屢。設有失德違愛。則所以罰之者。亦必重。此予所以業業兢兢。不遑刻安者也。且前此八功之成。雖云絕域外洋。皆人力尙可施之地。若斯廓爾喀。則在萬里三藏之外。更數千里陡壁線路。下臨深川。不能容馬。人皆踵躡而行。我將卒胼手胝足。雖惰窳疲弊。而氣愈鼓。心愈壯。突將無前。賊人駭爲天降。鹿垂隴種。傷生實多。而憐之。乃致彼魂落膽喪。匍匐求降。此而弗圖其勞。予心又何忍。適不云乎。自少年卽深知窮兵黷武之戒。乃四十年之間。自甲戌始。十成武功。非用兵而何。幸而蒙天眷佑。得以劼劼歲事。於民無一賦之加。於事有十全之美。則

予之所以早作夜思。弊精勞神者。庶可少追窮黷之譏耳。觀斯圖也。不啻共將卒之辛苦。實並切心。膂之恫瘝。詩以言志。其志亦不外乎此爾。

攻克擦木圖

福康安等於閏四月二十七日自第哩浪古進兵。五月初六日至擦木地方。遇見賊匪。即乘陰雨。連夜分兵五隊。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福康安為後勁。指示將士。往來截殺。立將賊碉攻克。殺賊目三名。賊匪九十餘名。獲活賊十八名。首戰即捷。已振先聲。

今為歸順子。昔歸降。已一廓爾喀。事有雙。未示兵威且利。陷。廓爾喀於己酉年初次滋擾後。邊界。實由素

拉木。宗喀之役。賊匪望風逃遁。待至次年春融。合應大示兵威。令彼軍。方不復有再來侵掠之事。乃巴忠。豈知乞

命獻誠腔。此大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百巴圖魯。調遣索倫勁兵。及屯練降番近萬人。前往聲討。福康安等進兵。可嘉

名將及勇士。賊匪所恃者。山徑險仄。我兵未必登攀。捷。遂爾深入。不知福康安。海蘭察等威略素著。又能激勵將

生擒。幾無留遺。每閱。嘉賞。幾難言喻。何礙存叩。遂定馳。擦木首攻。即前進。戰圖補詠。靖番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

擦木既克之後。我兵乘勝直抵瑪噶爾轄爾甲地方。樹林中藏有賊匪三百餘人。福康安令官兵一面分投下壓。一面派兵埋伏半山石壩下。故留一路誘賊上至山半。鎗箭齊發。刀矛競進。賊匪奔竄。

追至邦杏地方殺獲甚多連日再戰再捷士氣百倍。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作平聲爾轄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收壁降去聲兵倏破堅。該處山梁陡峻後倚峭壁山前深林密箐賊人潛匿其中經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投下壓痛加勦殺賊匪即時逃潰官兵奮勇直追計殺賊目七名其餘賊匪除擒獲三十餘名外殲戮殆盡其目七名衆六十生擒以半別殲全雖云不戰功爲上戰即成功合詠篇。

攻克濟隴圖

濟隴爲後藏西界官寨高大寬廣賊人週圍壘石爲壘復於西北及東南山梁另砌大碉我兵於初十日丑刻分路攻取搶上東南山梁其碉座上兩層拋入火彈焚燬並焚其寨下房屋火光燭天乘勢進攻至亥刻攻破官寨東北隅賊匪滾山逃竄官兵盡力追勦於是藏地全復。

番境濟隴西極邊賄求彼尙占依然。前次廓爾喀即搶佔濟隴等處鄂輝巴忠等不能振之以威乃私令藏中賄贖侵地是以此次賊人復佔據濟隴莫仍飽欲而歸是賄求轉以招盜矣石墻木卡層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進。是日福康安等令將士分路進攻使之處處受敵不能相顧賊匪放鎗投石抵禦益堅官兵拋入火彈焚斃賊人破碉克寨一時全近千殲賊復藏地官兵分路進攻之時海甚多至亥刻攻克官寨東北隅賊匪方始紛紛奔竄破碉克寨一時全近千殲賊復藏地。官兵分路進攻之時海爲兩翼以備截殺及攻破官寨我兵窮追殲戮共殺賊目七名賊匪六百四十餘名擊獲活賊豈百二十三名又據獲逃匿活賊七十五名其投河落崖傷斃者尙不計其數計此次勦殺約共千人雖彼輩由自作朕心轉覺不忍耳多害生靈亦覺憐。

攻克熱索橋圖

距濟甯八十里為熱索橋。過河即係賊境。橋上浮搭木版。賊人於北岸索拉山上。砌石卡一處。南岸砌石卡二處。據險抵禦。十五日官兵直前攻破北山石卡。其南岸賊匪望見盡徹橋板。福康安密遣官兵由義綠山上游紮筏潛渡。正路官兵亦乘勢搭橋。同時並濟。追勦至色達木地方。又過熱索橋三十餘里矣。

復全番境臨廓境。一水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皆禦。即深即險我須過。索拉作平聲直進大勦彼。福康安等克復濟甯後。十三日。起程前進。山路本屬陡仄。是日又遇大雨。益滑溜難行。官兵於十四日。至熱索橋北岸索拉山。直前摧撲石卡。大加勦殺。賊衆不能抵敵。隨即棄卡奔逃。義綠上游繞歷他。其時南岸賊將橋板撤去。福康安一面令官兵施放鎗砲。一面密遣翁果爾海等。由義綠山一線僻徑。越過兩重大山。至熱索橋上游。乘筏渡河。繞至南岸。直撲賊卡。殺賊數十名。而正路官兵亦乘勝搭橋前渡。痛殲賊衆。並擒獲活賊八名。乘勝正兵架橋渡。莫非天助感誠多。

攻克協布嚕圖

官兵過熱索橋。行一百六七十里。至協布嚕地方。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兼之河以南賊人所據地勢極高。仰攻為難。福康安等帶兵繞至橫河上游。夜間以大木借接枯樹渡過。次日分兵三路。併力壓下。焚燬賊寨。正路官兵亦即成橋過河。佔據賊卡。先後追勦。截殺五百餘人。

熱索橋過路可通。未逢賊遇進追窮。前臨協布嚕。胡屯聚。五月十五日。福康安等攻克熱索橋後。十八日至莊嘴。爾地方。偵知西南地名協布嚕一處。賊匪砌卡屯聚。因該處橫河之北。山坡地勢低下。沿河道路。幾無容足。而賊人河南克瑪山坡。地勢最高。竟成百礮之勢。上繞橫河得壓馮。詩小雅。不敢馮河。毛傳。馮。陵也。孔穎達疏。引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陵波而

渡。故訓馮爲陵也。協布嶺原有橋座。先被賊匪拆毀。又於木城內施放排鎗。一時不能搭橋渡河。二十二日。惠齡帶兵於正路牽綴賊勢。福康安、海蘭察、率領將士越過大山三重。於二十三日繞至上游。適河中橫倒枯樹一株。即令官兵伐木接縛爲橋。惟時日暮。又值大雨。兼之賊匪窺伺甚密。橋不能速成。福康安伴令敵兵。竄伏石礮下。夜半乘賊勢少懈。接縛成橋。徑至其克堆寨下。二十四日黎明。分兵三路夾攻。而惠齡亦率兵由正路搭橋渡河。奪卡窮追。此次我軍從上壓下。勢若建瓴。殺死賊匪三百餘名。焚燬賊寨五處。其奔逸者。復被我兵截殺二百餘名。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蓄勦爭雄。堪嘉敵愾心同一。每閱飛章憐切衷。

攻克東覺山圖

過協布嶺百數十里。至足木古拉巴載山下。隔河大山。卽名東覺。兩山壁立。賊人鎗砲甚近。斷難徑渡。福康安、海蘭察分領將士。一由上游噶多普山麓渡河。一由雅爾賽拉、博爾東拉各山繞至賊卡。復卽會合一處。盡力追勦。此處爲賊要地。克敵制勝。更難於熱索橋。協布嶺。福康安等和衷冒險。奇正相生。深得兵家策敵之道。

愈近賊巢。守愈固。兼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東覺山一帶。賊人營寨分佈聯絡。官兵不能徑渡。福康安等計議。留台斐英阿在足木古拉巴載山下。用砲轟擊。以綴賊勢。福康安前往噶多普一路。海蘭察前往雅爾賽拉、博爾東拉一路。各領將士分投攻取。先是福康安探得上游噶多普山樹木茂密。可以藏身。繞行兩日。六月初六日至山麓。逸水渡河。賊匪盡出抵禦。官兵一面奮勇勦殺。一面將近河各礮卡、木城、營寨。全行奪據。殺賊百七名。賊合隊埋根克要區。海蘭察行至博爾東拉前山。透見木城三座。石卡七匪四百餘名。擒獲大頭目一名。賊匪七十六名。亦於初六日黎明徑登山巔。繞至賊卡之上。往返追壓。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二百餘名。又殺死嗎木拉埋伏賊兵百餘名。並將木城、手足胼胝。胥惰窳。自入賊境以後。峭壁懸崖。率多石卡。立時拆毀。旋與福康安會合一處。追勦逃逸。於是賊人險要之處。頓已全克。精神鼓舞益勤勦。有征無戰。雖傳古將惠兵忠險隘。而此次官兵攀援登陟。竟聞履屐多有擦損者。乃於手足惰窳之時。尙奮力撲礮攻卡。鼓勇先登。勞瘁之狀。有不忍聞。

實快吾。東覺既克。福康安等於初九日即至雍鴉地方。本擬仍即前進攻勦。因將士等連日跋涉。胼胝可謂。且晝夜攻戰。力亦疲乏。遂暫令休息數日。再圖進取。官兵屢次戰捷。均於萬難用力之地。摧堅陷銳。有前無御。而福康安、海剛察、二人同心。身先士卒。惠恤周至。實足鼓舞衆心。無不爭先用命。每閱奏章。實深嘉悅。

攻克帕朗古圖

帕朗古在堆補木山南。前臨橫河。渡橋爲甲爾古拉山。最爲險要。福康安等自雍鴉分兵數隊。奮力夾攻。令一路由帕朗古進攻奪橋。一路由上游集木集山下渡河。勦殺兩日一夜。連克大山兩重。木城四座。石卡共十餘處。奪據大橋一座。起死賊目賊匪五百餘名。賊人至此。百分畏懼。懇乞歸降。益加迫切。

分路橫河帕朗進。福康安駐兵雍鴉。因賊人乞降。發檄去後。又經數日。未見賊會遵檄親來。仍即整兵進勦。惟是雍等之處。福康安因分兵三路。令桑吉斯塔爾等爲中路。額爾登保等爲左一路。珠爾杭阿等爲右一路。七月初二日。伴令中路上攻。及賊人下至半山。左右兩路。於樹林內繞出夾攻。於是乘勝將其木城、石卡。盡行攻克。追勦數十里。至堆補木山口。初二日又派珠爾杭阿等於河之上游。攻克集木集山。搭橋渡河。派阿滿泰等至帕朗古奪橋過兵。會合勦殺。無不人人爭奪。及賊匪又來奪橋。復被官兵痛加勦殺。前後共殺死賊目十名。賊匪五百餘名。擒獲十七名。台斐英阿亦射死紅衣賊目二名。乞恩越切越。賊人震懾軍威。先已屢次乞降。福康安俱即嚴加駁斥。嗣賊人又遣大頭目梅爾額名。更快人意。恩。並將棄去之噶布倫九津、班珠爾、玉拖噶布倫扎什敦珠布。及同被襲之教習漢兵四人。全數送至雍鴉軍營。福康安仍又檄諭賊人。須將搶掠扎什倫布財物。及沙瑪爾巴骨殖。并前次藏中許銀贖地私立大小合同二紙。俱行呈繳。仍令拉特納巴都爾同伊叔巴都爾薩野親來叩懇。方許准爲代奏。將軍所檄都遵命。拉特納巴都爾奉到檄諭之後。無不惟命是聽。並稱此後永遠約束。不敢再滋事端。不但藏中許銀之事。不敢再前次私立之合同。許給彼處。今亦情願仍屬西藏等。堪補前遮懼見顏。惟檄內令其親至軍營一事。賊會自知罪重。恐爲語。是其畏懼信服。出於真誠。似不致復有他慮。且上年計誘堪布及噶布倫等至邊裏去。不

敢來於叩謁。是拉特納巴都爾等。並非敢於不來。何必犁庭不遺介。遂教振旅一時班。大軍連次克捷。深入七八百
實不過以愚詐之心。窺測懼死。其情尙屬可原。四五千。已過翰朗古大橋。進逼陽布賊巢。賊會窘登乞降。有乞全合部性命之語。情詞可憫。朕體上天好生之德。荒
服生靈。亦欲同歸長養。況與師之始。原不利其土地。彼既願請降順。正與朕不得已用兵之初意相合。因降旨允降。令
福康安振旅班師。年前捧表陪臣至。更有崇恩厚賜頒。

廓爾喀陪臣至京

七戰由來七獲捷。歷觀倬史鮮誠逢。自惟罪重徹原號。己酉年。廓爾喀遣使投誠。嘉其恭順。曾封拉特納巴都爾
藏界。不得不命將出師。聲討其罪。及官兵架入。彼即屢次遣使瀝誠。伏罪乞降。且其表文及投遞軍營稟函。倍加貶損。
不敢用王爵。自稱微末。其悔懼情形。實出至誠。亦可特爲寬宥。既允其降。仍復舊封。想邊徼諸藩。無不共喻朕恩也。
可示恩寬復舊封。繳冊還金歸次第。福康安前奏廓爾喀遵檄繳出上年搶掠扎什倫布金、玉、珊瑚、松石等物。內有金
首捧呈繳。亦極小心。並銀一萬五千兩。亦俱繳出。皆給還後藏。即此可見該藩平日尙知感朕恩德。非
朕迫於威武。今其使臣來京。瞻觀之下。益形敬畏。悉正俾與朝會宴享。更當優加賞賜。用昭慈惠。
從容乃知德服勝威服。昊貺欽承滋勵恭。承筐載蒙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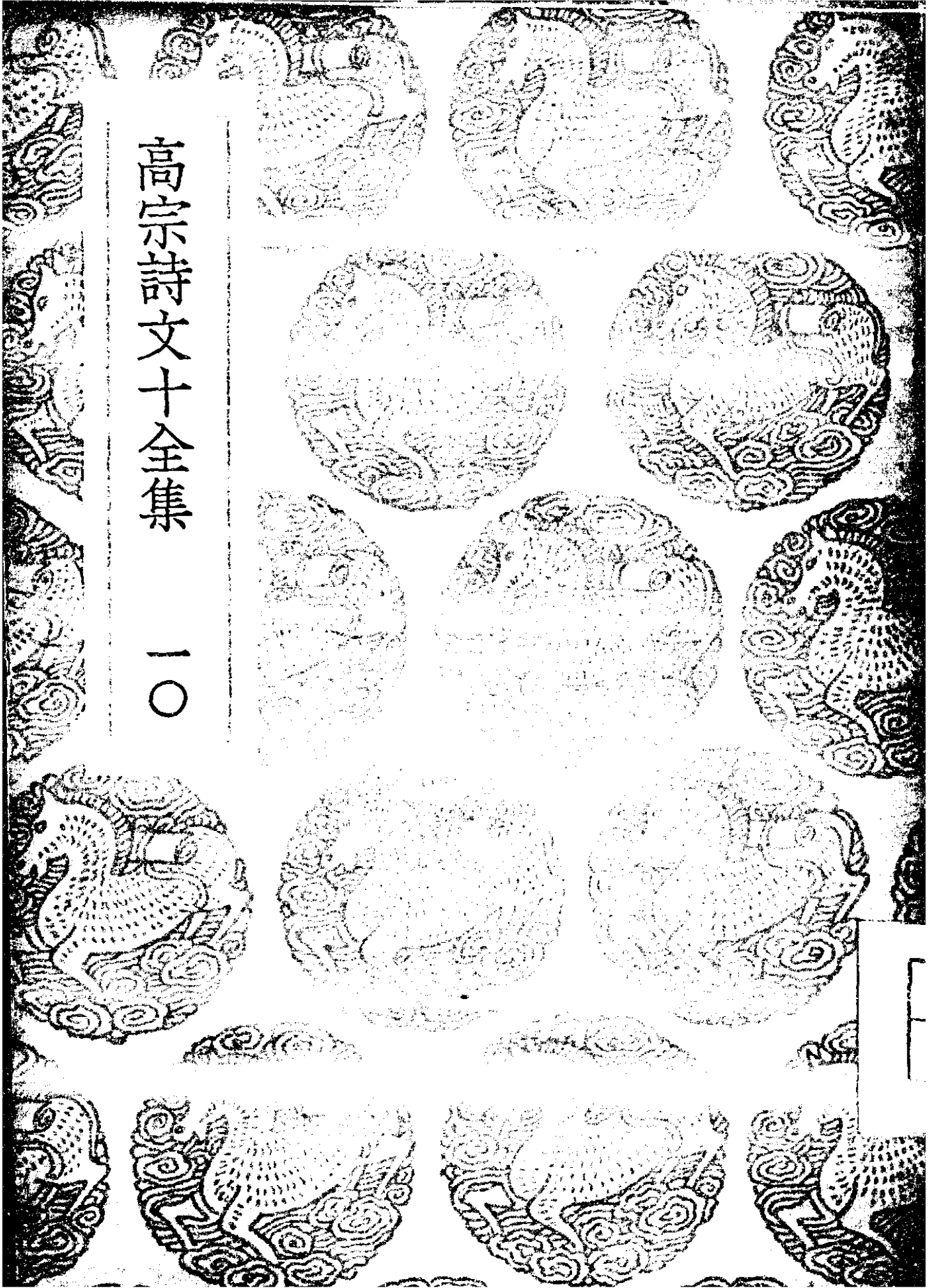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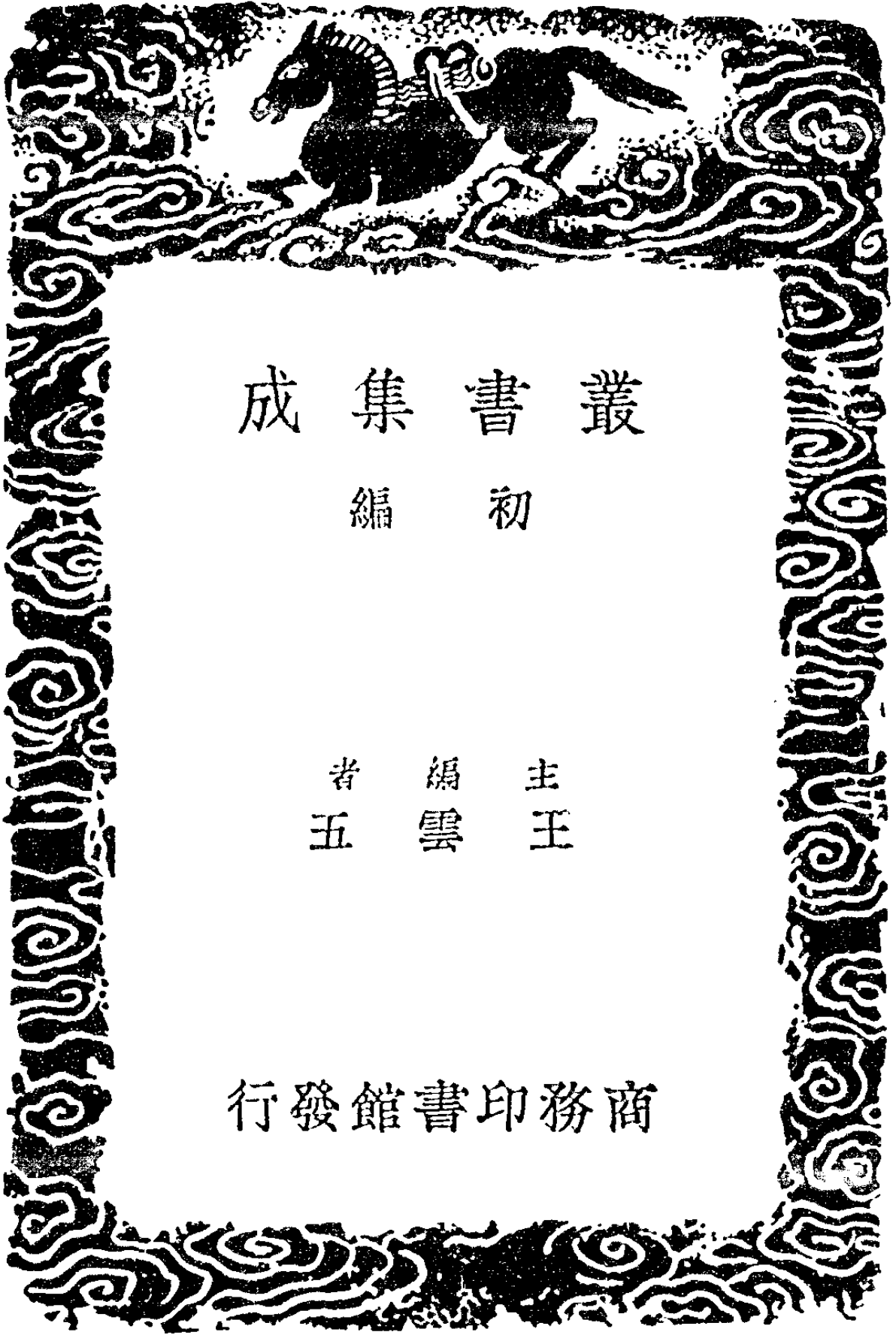


3
4
2187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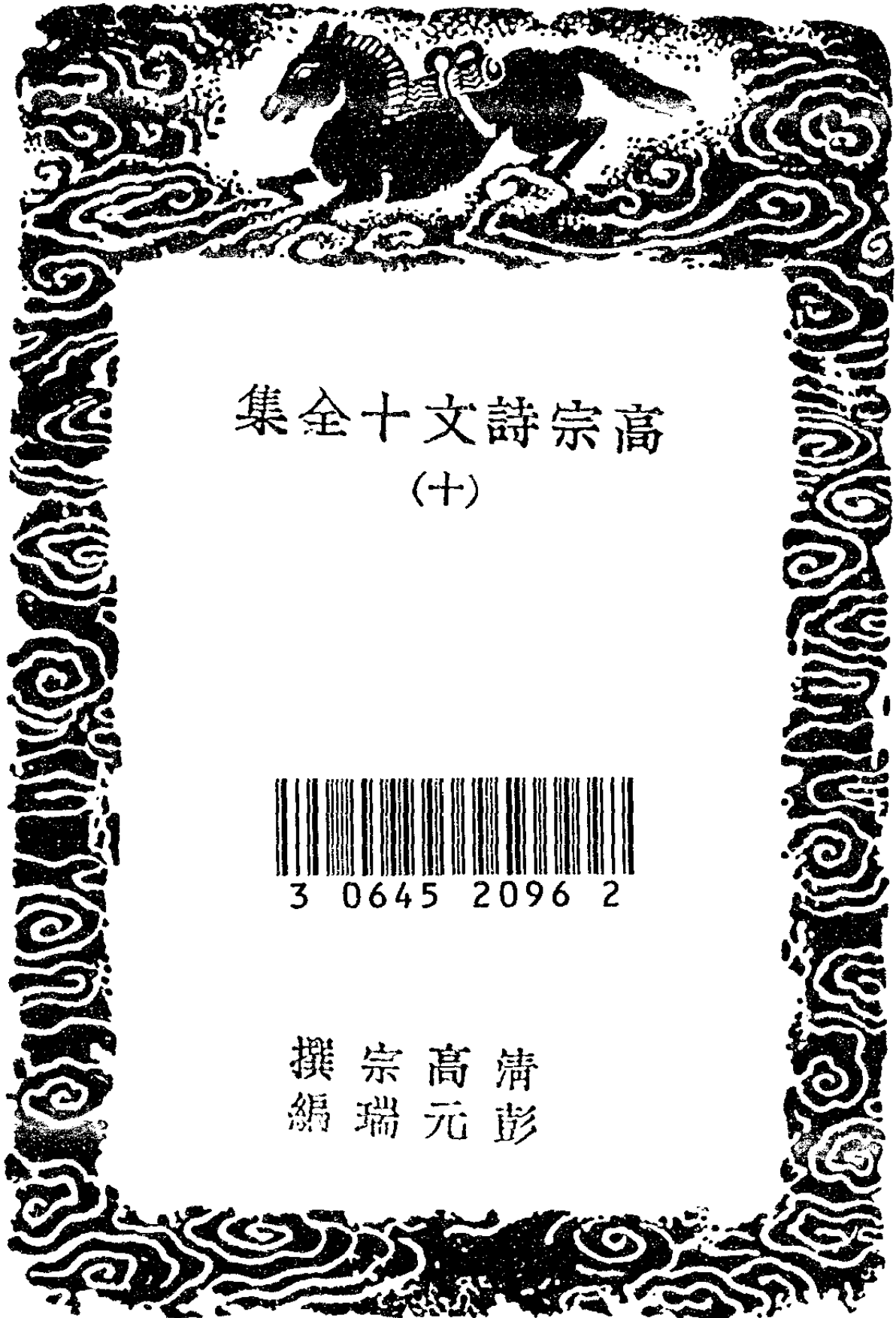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高宗詩文十全集
(十)



3 0645 2096 2

清高宗撰
彭元瑞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四

詩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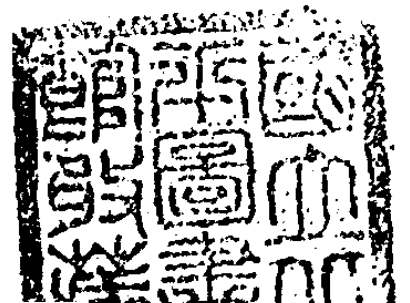
上辛日祈穀禮成述事用昨年韻癸丑

復來七日得初辛。祈穀躬親舉首春。捷伐安邊虔顛祝。歸降耆武鑿摠寅。前歲秋。廓爾喀復擾該界。命福康安統率勁旅。擊頭致討。實非得已。
是以上年次辛祈穀。對越之下。仰祈昭鑒曲直。夏開。官兵七戰七捷。彼即勝落。悔罪顛降。遣使入貢。現與元正朝會。實感上蒼垂鑒衷誠耳。
授終僂指三年近。慎始銘心歷歲申。惕若捧盈增敬謹。敢稱惟已受恩頻。

紫光閣賜宴外藩作

首祚迎禧宴紫光。茵聯新舊例藩王。并宣回部親詢政。回部等入覲者。每召至御前。詢其地方年景。亦召陪臣及部衆安樂情形。素習回語。不藉舌人傳譯。
手賜觴前。每年此開筵宴。年班外藩。蒙古王、公、台吉等。亦得邀賜。掄召至御榻。
放。曾降旨不准其進貢。上年四月開。願請。廓略作平聲讀歸順罷兵強。廓爾喀此番窘迫歸降悔罪。出于至誠。予亦體上遣使入覲。念其悔過懇切。因復允其所請。
烏達特塔巴等來京。合其一體入宴。並優加賞賚。中朝柔遠之道。固當如是耳。
戰圖又得重增冊。天眷十全敬益鑾。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三日康甯聯句復成二律。



083
114
2:2188

窮兵黷武恆為戒。却類窮兵黷武人。幸是寰中民樂業。疊看方外使去來賓。庶幾浮議無士橫。去及得聯吟應節陳。咨爾相將莫過頌。悉予乾惕正增寅。

康甯詎可徒言飾。俯仰惟應晰理參。昨踐五旬歲有八。篇臨九五福之三。自五十六年始。以洪誌九五福之一。曰壽聯句。以後每歲新正。次第遞詠。計至六十年。五福適全。今年乃值九五福之三曰康甯。益深保泰持盈念。敢作豐亨豫大談。每以不期荷天眷。心誠感謝更誠慙。

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甯聯句有序

俾壽而富之篇。一可再宮韶遞詠。既康且甯之祝。三及五洛範方盈。惕有命之基。成之頌曰不敢仰厥聲之駿。文之雅曰遙求發春共樂以登臺。啓帙仍聯于剪席。七巡茗椀。三索華觚。原夫瀉奏康哉。姬歛甯止。端冕演疇于書策。其源神禹武箕。垂衣占繇于易林。願法黃帝堯舜。惟廷壽易林。黃帝堯舜。履行至公。冠帶垂表。天下惟幾繼以惟康者。心虞夏之相傳。太清下及太甯者。體天地以為量。藐予多祜。念彼庶徵。幸履順於眷貽。遂鼎來于耄耋。追師天健。但壘日強。虔踴拜之如儀。禋宗九奏。勅肝宵之罔斃。家國萬幾。熊經鳥仲。素斥神仙之妄。丹砂水玉。嘗譏服餌之誣。鳩頂枯藤。卻榔栗之扶老。蝟頭細簡。屏鸞鸞之代明。頒禽驗近日之詩。發槍中鹿。梭獵結少年之習。盤馬彎弓。願嬰鑠獲豫于一身。而平安願均之羣下。聽因風之珂馬。恩許耆臣。謝淵旦之朝雞。優寬揆席。高齡粟帛。引年加錫。以頤神。偏歲鏐糶。孚惠咸周于果腹。販章七十省。犢脂蠶肥。嫺隸卅九旗。鴻賓駒牧。蓋熙洽綿經。四世樂觀休養之成。

而耆定統賢。十全益普康甯之大。則有準疆重定。拓輿連獨樹之區。回部久平。撈玉底三河之貢。兩
金州。碣熏狐兔。番練荷戈。七鯤身海帖鯨鯢。社童薙髮。跼鷲水落北戶。王親八表之朝。花象山通南
甸。國悔廿年之辜。七戰七勝。陽布城之廓。略誠降。三世三乘。烏斯藏之奔巴。永定。於是濛池雪嶺。銅
柱朱波。沙線駛夫淡洋。繩橋度夫熱索。咸歸聲教。共享安和。調鷹鏢鹿之倫。入華胥國而按堵。獻樂
頂經之族。登明堂位而陳廷。近爲作記以臚詳。衆可聯詩而分部。迴憶夙宵方略。寒暑軍書。或問報
于清宮。后明待白。或覽章于行帳。放仗批朱。惟知己知彼之單心。乃歸順歸降之底績。方能圖戰。具
在汗青。每遇發兵。輒爲鬢白。四知繫下。詎敢圖心事之康甯。五福吟中。更較難天恩之壽富。且夫福
全斯美。極反相乘。昔抒筆以爲文。曾陳書而闡義。成讀範之一首。示御世者三憂。蓋以惕勵无咎者
存乎乾。抑且恐懼致福者出乎震。彼士燮千秋之名論。恐內懼或弛外甯。若仲淹一代之良臣。知先
憂迺成後樂。理同攻盾。前三對配乎後三。道若循環。建五斂時於敷五。孰窺斯旨。自譔殷自箴。有味
其言。以規毋以頌。凜幾先之終日。韻寓一先。次祈穀之元辰。祥占八穀。庶共體周書文侯之命。求惠
康亦戒荒甯。憶常論中庸虞舜之章。無大德惟慚受命。

御製
箕疇五福膺三年。新正重華宮茶宴。自辛亥年定以洪範九五福分五年聯詠。茲癸丑輪值三日康甯。屈指三年。至乙卯而五福適全。

三日康甯值詠聯。天貺益增心益

惕。

聖齡長茂祜長綿伏讀御製八徵耄念之寶記。自漢武帝至明太祖六帝。壽過八旬者凡三。考六帝中。惟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我皇上御極之久。已遠越之。今聖壽八旬有三。於宋、元二帝。又逾其算。萬姓樂康。八方 密謐。慶延百世。應言作又向分傳。劉向五行傳。五福分屬五事。以康配禮為享度所詮。康當於五當配禮。見黃庭

兩屬形心見其大康當分屬身心。見林之奇尚書詳解。上賤壽富義無偏。陳氏大猷曰。四代皆尚齒。故壽為先。壽

費身心之安。故康當又次之。人皆守道履冲泰。守道者康。薛季宣書古文。聖迺希天行健乾。易六十四卦大象皆釋卦名。惟乾只

惟聖希天。我皇上與天合德。正符自強不息之義。一日萬幾勤秉燭。皇上宵旰勤勞。無閒寒暑。每未明求衣。恭覽列祖寶箴。批答封事。

關重大者。問夜再三。到即指示。數十年如一日。未嘗以晝逾八句。稍疎于昔。臣嵇瑛。四郊再享肅隴籩。每歲上辛祈穀。孟夏常雩。夏至方澤。冬至陶丘。

今雖八旬有三。而肅將祀事。從容成禮。什餘疊詠詩催鉢。皇上幾餘吟咏。分章發韻。精義紛綸。立成頌刻。真如萬斛泉源。隨

瞻馬控鞭射。我皇上格遵家法。冲齡即謹習勞。登極後。凡時巡于邁。於都會蒞庶之地。恆策馬觀民。至肆武行園。尤矚馬

蒙古王、公、台吉等。無不懽頌。匪藉杖扶匪藉鏡之句。而每歲嘉平朔日。幸闡福寺三層佛閣。登降裕如。從無用杖之事。至眼鏡

尤以藉明于物為戒。亦從未經用。而讀書作字。無閒曉音。具仰精神充裕。臣和坤。詎求服餌詎求仙。御製四得論云。求仙素所鄙。即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

勞詳諭尙庶虔聽昨歲圓明園御門後。召見皇子及各部諸臣。詳諭良久。彌形整肅。在列尙書常青。年甫八十。跪

早朝猶傲晏眠皇上每日夙興治政。念諸臣自家入直。更必早起。常諭大學士嵇瑛等日出後入朝。三品以上。年逾七

健盡先勞之實。不驚宵旰之名也。萬國咸由首出聖。乾之象傳云。首出庶物。萬國咸歸。方今溥海內外。喜享安恬。

製兆民勤更董官賢予雖夙夜祗勤。惟日孜孜。然無時不以庶民勸異。訓迪諸臣。周官

中華鑿井耕田慶外域舊

安新附連

人君奉天子民。其康備以天下為量。與衆人不同。而我朝天下之廣。又與前代不同。即今十七省富庶恬熙。諸外藩愛戴樂利。此與古稀說所云。雖非大宮。可謂小康矣。

不得已還用兵十

予雖不敢有意佳兵。而事會所值。如乙亥至庚辰之于準。回二部。戊辰。辛卯之于大小金川。己丑之于額甸。丁未之于焉。而用兵。綜計之。凡十次。而內地之小醜跳梁。隨時勦滅者弗與焉。

誰能去每策勳駢

左傳劉子之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伏讀御製開感論。師旅征伐之于國。猶雷霆霜雪之于天。我皇上請戎揚武。于伊犁則降達瓦齊。鹹阿睦爾撒納。于回部則鹹波哈拉泥敦。

霍集占。于兩金川則降婆羅奔。鹹僧格桑。俘索諾木。于臺灣則俘林爽文。莊大田。于安南則降阮光平。于緬甸則降孟頤。于廓爾喀則再降拉特納巴都爾。十次大功全載。孔子所謂好謀而成。我戰則克者也。脫歡元孽

分蒙古之父。其疆臣分為三。其渠有馬哈木者。即明史脫歡太師。瓦刺明衰懼也先。準噶爾分四。為四部衛拉特。木之師正統至陷其營。即數世狼狽熊有種。噶爾丹者。巴圖魯渾台吉第六子。策妄阿拉布坦者。巴圖魯渾台吉第五子

史所稱瓦刺大師也先也。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遂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孫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兩敗死。策妄阿拉布坦救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遂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孫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兩

其庶兄喇嘛達爾札算之。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第七子布木之曾孫。復篡其位所謂封狼生狐。狐生龍也。臣金簡。兩

朝征服叛相緣。康熙年間。準噶爾掠喀爾喀。閉入內地。聖祖三征朔漠。舉行天討。噶爾丹窺。伏冥誅。策妄阿拉布

兩路進剿。未即翦盡。族即罷師。皇上御極之初。亦度外置之。迨達瓦齊謀毒相尋。諸部落接應內屬。遂命大

臣統新附之衆。並八旗勁旅。分路致討。俘達瓦齊。伊萃底定。皆我皇上繼志速事。以成兩朝未竟之緒也。拯諸水

火非貪地也。準噶爾內亂類仍。達瓦齊更暴虐。部衆受其荼毒。相率敬關。若不為經理。游牧豈可與喀爾喀隣居。是役

斷若風雲總信天。廷臣雅雅正年開和卜多之役。羣憤愾怯。皇上漸自宸衷。御製師以春三二月啓。向來塞上用兵。

以春月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進。遂命兩路以二月出師。臣劉墉。戰憑夜廿五人前。五月大兵至伊犁。達瓦齊於格登山聚兵近萬。將軍等邊勒卒二十

相蹂躪。死者甚多。來降者六千五百人。我二十五人無一受傷者。計出師後。祇此一戰。別無亡矢遺鏃之費。伊犁迎路篋壺入。大師所至。望風歸附。沿途厄喇特回子。喇

霍集聞風纓組牽。達瓦齊於格登山敗後。以百餘騎竄回疆。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獻軍門。告廟受俘。付理藩院以

未待飽飛昏破鏡。阿睦爾撒納僉回僕悍。在本部時與達瓦齊狼狽為奸。用其謀以襲喇嘛達爾札。假推達瓦齊為汗。爭

以輝特親王。用為副將軍。而于其隱衷。洞若觀火。阿睦爾撒納以其何曾駝走足多蚊。阿睦爾撒納既逃。誘伊等諸宰

欲難途。因于入覲時中途逃去。煽亂伊犁。復勢撻伐。臣福長安。何曾駝走足多蚊。阿睦爾撒納既逃。誘伊等諸宰

沁等斷髮肆掠。丙子春。整旅討逆。並就剿撫。阿逆遂逃哈薩克。哈薩克。俄羅斯獻事重定。爾時合理藩院嚴懲俄羅

瘴身伏冥誅。俄羅所恐不足取信天朝。修固爾札焚碑又鐫。初。噶爾丹策凌託興黃教。仿西藏都制。建固爾札廟于

詞遣使。傳送其屍。而準噶爾餘孽頓消。固爾札焚碑又鐫。初。噶爾丹策凌託興黃教。仿西藏都制。建固爾札廟于

之力。即阿睦爾撒納亦結為黨。伊犁再定時。固爾札廟旋燬于火。助逆喇嘛。四衛心純邀後福。爾拉特傳時本為四部

同歸焦爛。從此西域悉入版圖。御製後勒銘之碑。並建伊犁。彰勳勳績。惟都爾伯特一。一為輝特部。一為

都爾伯特部。一為和碩特部。一為輝特部。後因反叛亂。三部俱自貽顛覆。惟都爾伯特一。一為輝特部。一為

部。始終恭順。至今膺封爵。列年班。其部落俱得安遊牧而長子孫。常享康甯之福。臣董福。御一麾手握鎮中權。伊犁形勢甲西域。山河表裏。最為扼要。準部向以伊犁為庭。我師既平準夷。即其地設將軍一。

製。一麾手握鎮中權。伊犁形勢甲西域。山河表裏。最為扼要。準部向以伊犁為庭。我師既平準夷。即其地設將軍一。

游牧之領隊大臣六分理之。總管六。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分駐惠遠城。惠甯城。及統駐防滿洲、蒙古、錫伯、索倫、達呼爾、厄魯特、官兵

凡西域新疆市。皆總成于將軍。形勢聯絡。屹為重鎮。以上二次平定準噶爾。是為武功之二。弟兄和卓準夷禁極

桔思開回部旋。回部大和卓木波哈拉泥敦。小和卓木霍集占。久為準噶爾拘囚。責其貢稅。我師定伊。借德不圖用

征逆。兩和卓木以繁繫之餘。復得出為部長。乃乘阿逆之亂。揚威本計久綏邊。西師之役。聖意謂犁庭掃穴。未可操券。故誘族。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乃天心助順。偏師直入。

爾、阿克蘇、烏什、和闐等。少能擊衆資師武。大兵討逆回圍庫車城時。聞有賊人自托木羅克來援。派兵百。竄失窮追

治帥愆。宜軍既敗霍集占探庫車之賊。城中喪膽。若緊攻。無難立破。乃雅爾哈善既誤用地道之策。又聽順德納之言。誘賊出走。致霍集占既入復出。又不急追擒。因治雅爾哈善縱賊贖之罪。而以定邊將軍兆惠馳往辦理。仰見

師真以律。是國有援軍濟有馬。兆惠兵薄葉爾羌城。賊畫溝自固。我師以少擊衆。賊衆披靡。因地皆沮洳。馬力又

以動輒有功。不能繼。爲其困于黑水。百計攻擾。我兵固志堅守三月餘。舒赫德于阿克蘇簡銳馳

往。阿里表亦解馬濟師。同時並集。此皆我皇上先幾籌策。于上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久在行開者。窳餘藏

故兵馬率早在途。得應期集事。於是內外相應。轉戰五日四夜。殲賊數千。大和卓木眷中鎗昇通。臣常育。

米樹徐鉛。當黑水被圍時。營中掘得害米。以濟軍食。賊拒高施銃。鉛丸壅集營樹。井無雁行輾轉。尋蟻。大小和卓

難抗。于我師未進。廿日前擯部落載重器逃去。虎士暉烹湯沃鯨。二會既窺。明瑞一遣之于霍斯庫魯克。富德再陷之

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酋伯克等。遂獻城降。索爾坦沙選檄納款。遮賊于阿爾渾楚哈嶺。再戰二會。一擒

百人。竄拔達克山。又爲富德等窮追至。寸檄敵呈街揭藁。霍集占兄弟潰逃。拔達克山。富德等檄曉順道。令其縛獻其汗

伊西洱庫爾渾爾。二會僅以身免。回部大定。臣紀昀。五城臂使雪屯田。回部置大城五。曰葉爾羌。屬境三十九。曰喀什噶爾。屬境二十一。曰和

一。曰來獻。黃街懸示。回部大定。臣紀昀。五城臂使雪屯田。回部置大城五。曰葉爾羌。屬境三十九。曰喀什噶爾。屬境二十一。曰和

事大臣。參贊大臣。營兵戍守。小城十三。曰庫車。曰喀喇沙爾。設辦事大臣。曰英吉沙爾。隸喀什噶爾。曰沙雅爾。隸庫車。曰布古爾。曰庫爾勒。隸喀喇沙爾。曰賽里木。曰拜城。隸阿克蘇。曰哈喇哈什。曰玉龍哈什。曰車埭。曰塔

克。曰克爾雅。井隸和闐。周萬餘里。土宜穀、麥、蔬。同文譯達陀黎史。西域既平。命纂四域同文志。以天山南路、

果。開墾屯田。每歲冰解。資雪山水灌溉。旱潦無虞。天山北路、津部、回部、並四城、青海等

地名、人名諸門。始國書。繼對音漢文。復繼三合切音。又以蒙古、回、準、唐古忒、諸部之語。莫不週悉。又無須舌人之

回。俾識漢字者易通。而比和克史可讀。若我皇上。則蒙古、回、準、唐古忒、諸部之語。莫不週悉。又無須舌人之

也。減賦民輸騰格錢。各城向屬進噶爾。苦其賦重。自魯夷既平。則壤定。賦十城其六。回人稱錢爲雅爾瑪克。以一

錢形幣。首銳。中無方孔。平定後。設局改鑄。面鑄乾隆通寶漢字。後定以百普爾爲一騰格。至十萬騰格。則稱溫爾滿。舊

背鑄地名。用國書及回字。額賦折收。皆輸騰格。回民以爲通便。如那縣官釐伯克。伯克、回部官之總名。其曰阿

大宛伴介青絲鞵。大漠以北如古大宛等國。漢、唐來臣服未及之地。晉練版圖。其輪駿異質。橫奇者相望。如拔達克山八駿。愛烏罕四駿。皆遺膠製。而內地馬多市於哈薩克。歲命織造平似買絲官織。短長厚薄如

式。發伊罕和市馬。馬一疋不過三四金。操縱皆由官吏。非如各代馬。布魯特年白髮鬚。八旬萬壽之年。布魯特年班壁市。任彼居奇。有五十疋昂昂一羣者。見御製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特之母年一百有六歲。令其子

赴將軍處投稟。恭祝萬壽。皇上以遠徵。一二萬里遙畫戎索。西域底定後。就山川形勢。綜分四路。出嘉峪關自東而西。盡歸。洵為上瑞。賞大綬。貂皮等物。安西州玉門。燉煌屬安西南路。北自哈密抵鎮西府。暨準

噶爾部烏魯木齊東境及迪化州為安西北路。庫爾喀爾烏蘇塔爾巴哈台及伊犁東西為天山北路。圖展。哈勒沙爾。庫車。沙雅爾。葉爾羌。和闐為天山路。徑數千里。圍二萬餘里。自古疆域之廣。未有如今日者。臣彭元瑞。

御三十。載緩染吟箋。于辛亥夏作回疆三十韻。敘其梗槩。俾疆域如繪。且以知拓地開疆。總由天賦之篤厚。且部。是為武。苗蠻嘯侶戊辰逞。經略討降己巳傳。歲戊辰。大金川黎羅奔侍其險遠。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疆吏。請

功之三。苗蠻嘯侶戊辰逞。經略討降己巳傳。兵籌餉。司事者法縮老師。事用弗集。大學士忠勇公傅恆。毅然請行。乃命為經略。抵軍營日。即將漢奸良爾吉正法。摧礪持堅。番酋震懼請降。經略必欲殲之。勿許。朕體天地好生。且

么騰不足污我斧鉞。令經略宣旨受降。番酋安羅奔。狼卡。悉衆匍匐稽顙。詣軍門納款。以上平定金川。是為武功之四。噶料一寬煩再勦。金川降後甫十年。耶卡復與鄰土司開。逆子索諾木益兒悖。各土司力不敵。畏之如虎。予以懷綢之

鄰境土司。提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始復以用兵。不復加兵。地方大吏。狃于息事。每示優容。逆酋日益逞結小金川。窺食詩。雖阿爾泰依違誤事。亦因前次未大加懲創耳。

條聞初惡變終憐。小金川始與金川水火。戊辰之役。即因金川滋擾小金川。煩我戎行。乃十數年後。僧格桑。索諾木兩所破。逃入金川。而木果木之後。索諾木但令七圖安堵爾往美諾號召。隣鄰鄂什怒眈視。僧格桑與鄂克什土司構怨。

而不使僧格桑。則其竄噬真情畢露。交惡交歡。皆非天良本性耳。隣鄰鄂什怒眈視。僧格桑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為小金川滋事之始。阿爾泰。董天弼往諭。逆酋違教退師。途釋不問。未數月。復圍鄂克什。阿爾泰。諸獅維橋餽墮涎。維州本漢丹麟羌地。

遣兵護救。僧格桑竟拒官兵。期必取鄂克什官寨。阿爾泰因有發兵之請。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此。遂名姜維城。唐初因置維州。後經吐蕃亂。河隴盡沒。惟此獨存。或改威州。或析為保縣。本朝仍

竊開邊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無憂城。五代時內附。始置縣曰保甯。自宋至明。或析為保縣。本朝仍為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橋之稱。金川番衆。構釁牙交三雜谷。金川用兵之始。由耶卡與革布什哈隨。復與

以殺至維州橋播謠相煽。其貪誑之計。固非一日。構釁牙交三雜谷。縹斯甲布及三雜谷為難。其子索諾木又復濟

惡。自恃地廣人衆。與各土司構兵不巳。故不得不與師問罪。臣舒常。喪家喘聚兩金川。阿爾泰遷就玩誤。因加罷斥。而命溫福自滇往代爲大學士。

資哩。直抵路頂宗。阿桂爲副將軍。由南路前進。自達烏至僧格宗夾擊。板昭首盡功方半。將軍等至美諾。破其礮

由明郭宗合攻。克布朝郭宗。於是小金川逆酋僧格桑竄金川。冀延殘喘。賊築礮斷徑。阿桂由營

旺。解京正法。並檄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悉。臘嶺俄驚孽罔湔。勦金川之兵。溫福由功噶喇。阿桂由營

平。而金川索諾木。竟敢竊惡助逆。於是復進兵討之。賊築礮斷徑。阿桂由營。別由臘嶺繞攻。地險多雨雪。半年未下。溫福乖於調度。遂爲。丫口馬尼互犄角。時阿桂南路之兵。亦難獨駐。遂全師

賊伺。致有木果木之變。小金川之地復失。其孽更不可道矣。山。即投定西將軍。增調火器。健銳

兩營。及吉林、索倫、黑龍江、勁兵七千人。山西路復進。其南路令明亮爲副將軍。所向克捷。旬日間收復小

金川全部。阿桂據谷嘴。丫口山梁。明亮亦克馬尼一帶。而豐昇額等於宜喜駐兵。三路互爲犄角。臣寶光。木思康

薩竝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先集兵力。將木思工噶克。並左右礮。同時攻克從此徑下噶爾丹寺。直壓賊軍。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促侵最要賊寨。礮高巢固。南爲轉經樓。又過甲爾日礮橋而南爲科布曲山。與勒烏圍燬雷互爲犄角。官兵壓

勒圍之上分攻。用大礮轟摧。沿河擊礮。斷其水路。四面合攻。追剿殲盡。計礮卡六十餘。一旦無不破毀。噶喇依

摧皮作船。官軍圍噶喇依賊寨。用礮轟擊。其始鑿地避匿。及鼠竄垂破。門戶險空崖刮耳。自戊辰用兵以來。軍

險要。其地上倚巖。下臨瀟瀟。劣容足指。攻度爲難。賊以附近巢穴。侍爲門。寨礮破始纏齊肩。勒烏圍燬雷。大頭人布

戶。大兵不避險。幾於頂趾相接。徑行攀越。可見險不足恃。臣金士松。寨礮破始纏齊肩。勒烏圍燬雷。大頭人布

魯降。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投出至噶喇依。將破。逆酋先遣其兄阿達克彭楚克諾魯乞降。迨水道俱斷。萬無可支。索諾木始率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井土婦。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魯諾斯、甲尼瑪噶喇克巴、喇嘛、男婦二千餘人出寨降。悉繫解京。獻俘正法。蓋其窮蹙乞。凱從輦路桃花製。先是乙未八月。皇上木蘭行圍。命。並非誠心降順。是以國憲不宥。仁育義正。與達瓦齊殊科矣。凱從輦路桃花製。阿桂等奏攻克勒烏圍。紅旗報。至。即製七言十首。以當凱歌。丙申二月。皇上以答徵兵鎗。恭謁二陵。次桃花寺行宮。適攻克噶喇依。紅旗遞到。又製凱歌十首誌喜。四月初。阿桂率成功將士凱旋。行郊勞禮。又製凱歌十首。前後凡三十章。是日自行宮至郊塗。兩簿中。馬上奏之。蘇向郊。柳色塞。四師成功奏凱。皇上親勞。於良鄉縣城南。擇建高臺。列得勝鐘。百官綵服陪位。以彰鴻績。凱旋將士戎衣入見。軍禮戎容。照耀萬古。至是不用金川。再行是典。更爲顯赫。初創懋功耕且戍。兩金川平後。若以地分給附近土司。慮滋不靖。因設懋功、鎮安兩營。令屯練番屯墾。不特有裕。軍精。並于川省綠營。撥兵六千名駐防。又命成都將軍等歲再巡。自此耕皮相維。番徼長臻甯謐。

臣謝圖

御製 屢隨屯練勇而價。金川降番屯練立營後。凡檄調從征。如剿滅甘省逆回。蘇四十三。田五。臺灣逆匪林爽文。及此

功之。土肥穀熟臺灣最。臺海孤懸海外。候暖土肥。生植滋茂。稻歲兩熟。沙地栽番薯。甘蔗。不事耘鋤。坐享厚利。

而走。嬉武恬文吏治沿。向例。臺海道。府。廳。縣。缺。督撫揀通省才守兼優之人調往。弁員亦由是。鎮揀調。遠涉重

於不問。徇私婪索。小民無所告訴。每私怨。邪會飾為添弟報。自鄭成功挈內地民外徙。臺灣平後。海禁漸弛。閩之

聚眾械鬪。地方官復備仔了結。致釀事端。化大為小。規避處分。養難為患。職是之由。小指為地。起於乾隆三十二年。彼時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規避處分。養難為患。職是之由。

衆証愚奉莠民顛。林爽文嘯兇滋事。莊大田為之羽翼。又有彰化縣革役受偽職。同知王坑即跛足。專司運米。連清水以

屯蟻聚。同督均水陸棲雞翼。水師提督黃仕簡。帶兵渡海。陸路提督任承恩。亦請率師進剿。而仕簡以病督。並不

勢綴北南逞鶴拳。官軍既收復鳳山。總兵郝壯猷。又以恒怯敗歸。黃仕簡安坐南路。任承恩又不能自北而南。一二將

股肱新渡海。任。即令馳赴行在。親授方略。命為將軍。以海關察為參贊大臣。同往督辦。臣吳省剛。百人身手舊

凌煙。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選鋒勁旅。久經行陣。屢立戰功。駛征飛棹螺扶鶴。皇上以福康安遠涉重洋。為國

帶。俾得安穩利涉。福康安於十月初配渡。後在崇武澳守風。到即開圍爵避鶴。福康安進援諸羅。整兵五隊。與海關察、

爾登保及巴圖魯等分進。黎明衝入賊中。賊匪退竹林。復於崙仔尾等莊。糾眾拒截官兵。福康安預為布置。左右堵

截。力戰退賊。立將道路開通。長驅先進。直抵縣城。並將附近賊淨剿。諸羅城中。義民踴躍歡迎。共慶更生。大里

杙陞無窟此。大軍既解諸羅圍。遂剿興化店。至員林。焚大排竹莊。破中林。大浦林。大浦尾。收斗六門。盪東西螺街。

經水沙。連進攻大里杙地。為林爽文集穴。築土城。樹木柵。倚山繞河。大兵策馬直渡。自申至卯。擁

入西北兩門。將全莊洗戮。林爽文於夜拒官兵時潛遁。臣阮元老衢崎嶇乃殲焉。林爽文敗後。官軍執賊目。究去路。招諭各社生番協擒。令巴圖

衛崎將林爽文並賊。社窮蚊率渠禽二。莊大田於林爽文就擒後。仍在郡城一帶出沒。據大武隴賊巢。攻擾村莊福康安。目何有志同獲。海關察等。分路捕戮甚多。莊大田逃至極南之瑯嶠潛匿。欲逃往奴率社。四面

攻圍。遂將莊大田及其母頭目。洋斷規潛衆陪千。榮城地方逼近海岸。福康安恐莊大田或因攻急。潛由海道。先派巴圖

莊大非等千二百餘名全獲。星碣告成。灑水學。臺灣平定。皇上以事起奸民。弗稱于太學勒碑。然

賊擊。適順風。連檣齊至。沿海密布圍道。殺。星碣告成。灑水學。臺灣平定。皇上以事起奸民。弗稱于太學勒碑。然

不可不祀。熱河文廟。每駐蹕必先展謁。又籌辦斯事命將決戮之所。于。愛洞留鎮鳳山巔。上念臺灣地隔重洋。五方維處。

熱河文廟勒碑。正合受成告成之義。詳見御製碑記中。臣童鳳三。懲奸懲墨抒詳牘。福康安。徐嗣曾等。

令休日散心。命于事竣後。如福康安。海關察。及鄂輝。普爾普。舒高。等之謀。懲奸懲墨抒詳牘。福康安。徐嗣曾等。

勇最著者。于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塑像。俾望而生畏。日久不忘。懲奸懲墨抒詳牘。福康安。徐嗣曾等。

善後事宜十六條。于百姓之作奸犯科。搶奪械鬪。私藏軍器。賭博聚眾。要結會盟。種種惡習。無不詳定查。輪歲輪巡

察章程。文武員弁兵丁等。或藉稽察。私行私渡。或案件化大為小。私相賄縱。俱嚴定科條。以示懲創。輪歲輪巡

蒞統員。向例每年一次。後為三年一次。奏派滿。漢御史各一。巡視臺灣。御史職任較小。且京員未能備悉地方情形。

由督撫。生熟野番交喜。臺灣自古不隸版圖。明末流寇林道乾始遁居之。後鄭芝龍倚為巢窟。所部多閩。廣。內地

奏調。內山為生番。生番外為野番。不事耕種。遊民越界偷墾。地方官諉之界外。不加稽查。致奸匪竊匿。誘生番為逆逃藏。

逆匪林爽文雖竄入內山。經大軍四路窮搜。生番奉檄協捕。旋即擒獲。番等既驚天威。喜得賞資。其頭目率督由東告繼

吏首行難髮。衆番社隨班入覲。熱番與編氓無異。而生野番亦歸聲教矣。臣那彥成。御製漳泉潮寓各安便。臺灣多漳。泉。流寓。兩郡民素隙。里居田土交互。紛爭構訟。因命福康安于辦善後事宜時。除

而心持兩端者。宜及此兵威。酌為遷移。令籍隸漳。泉。人各為一莊。其廣東潮州客民。屏王失政劬關請。安南以陪

世守恭順。準以與繼之義。豈忍坐視。命督臣孫士毅率將士萬人。出關申討。未及兩旬。迅奏大捷。克復黎城。黎維那受封嗣國。銅柱紀功命班旅。黎維那既復國。阮氏歸。廣南去黎。不值我中國之力。亦恐能知止之義。且念黎氏近代不能自強。或者天厭其德。朕亦惟順天而行。是以命孫士毅班師。成記一篇以示。

丹符棄守合更絃。阮光平再來黎城。黎惟那即棄國奔逃。并新封之印而失之。是我皇上謂天厭其德。如操左券。維黎竊據。更相吞噬。若付之他人。益難綏靖。容見高遠。屢諭及之。蓋前此則興滅繼絕。後之則推亡。固存因時制事。具有至當權衡。而維那入朝後。仍予世管佐領。隸其所提屬人。尤為仁至義盡。畏天關孤封。黎

顯。阮光平既至黎城。自知罪大震懼。屢遣叩關。請罪乞降。福康安再四駁斥。繼遣親姪阮光顯齎表哀。赴關哀籲。福康安察其畏服求順。情甚真切。始為代奏。考粵西與安南接壤。東隸粵西龍州者。曰鎮南關。四隸安南諒山郡者。曰畏天關。中為交界。昭德臺承錫土專。皇上以安南黎氏。既為天人所厭。因允阮光平悔罪求封之請。命為安南國王。輯其民

恭謝。越雉肱車躬莫至。阮光平以躬遇聖壽八旬。懇入朝隨班叩祝。商之奇肱飛車。周之越裳馴雉。金身珠目詔徒。元曾諭安南國王陳日烜來朝。如不能。則積金代身。兩珠代目。後日烜進金人代己。明朝莫登庸。黎維潭。兩次亦俱進代身金人。合財贖典。令外夷輕中國。此荒服所以不至也。皇上八旬萬壽。阮光平親親感服。親愛之誠。不啻家人父子。視金身珠目。樂呈僣休歡稱兕。阮光平未入關之先。恭撰祝嘏詞十章。令彼國樂工演習。冀列

珥蟬。皇上先已加恩。賜阮光平黃鞋玉帶。及瞻覲後。額遵天朝衣冠。上鑿其誠悃。因賜紅寶石頂。三眼翎。黃馬褂。筵宴日。依皇子所用金黃色蟒袍。四圍前掛。賜示優寵。并令朝賀時仍用該國衣冠。且念該藩為一國臣民具瞻。若竟難髮遵中國服飾。轉非聖意所嘉許。詳悉宣諭。恩義備至。郡邸親藩介守右。阮光平既傳封爵。皇上嘉其萬里瞻依。特命朝會班在

照瀛壖。阮光平歸降。皇上以其誠心向化。於己酉秋冬。曾兩賜御筆詩章。至庚戌七月。阮光平至避暑山莊。見。又賜頌御製詩文集。准與頒給。俾新造藩邦。咸仰文思。奉為世寶。賜遊禁苑仙莊仰。阮光平陛見後。命御前大臣等。率同瞻仰避暑山莊行宮各

雕洞夕顯虔。庚戌八月。丁祭文廟。上命阮光平承祭崇聖祠。是月夕月壇。皇始末兩書姚姒册。恭讀御製書安南始末

事記。及再書始末事

觀禮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復賜遊園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記。闡功黎維祁失德天厭。及阮光平悔竄親覲允封。以成息兵安衆之美。孫士毅全師。不致損國威重。且述臨御以來。屢經兵事。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乃得。晉遊天眷。三致意焉。聖訓煌煌。實爲萬古不刊。臣障崇本。畫圖六

詠芭薇篇。安南既定。皇上以克復黎城。時帥臣軍士。涉遠冒險。攻堅破銳。不可無圖紀。有御製詩詠戰圖六什。一

姪阮光顯入覲賜宴之圖。命畫院諸臣繪冊。以上平定安南。是爲武功之七。同時悔辜人來揮。無負。皇上念伊悔罪投誠。嘉其向化之心。因允所請。優加

賞賚。至庚戌。孟頫復遣使恭祝八旬大慶。并乞封號。即封爲緬甸國王。俾世守疆土。按緬甸。即後漢書西南夷揮國。唐爲驃國。又曰尖波。至宋始爲緬。昔歲誅搆師下滇。緬甸荒陬。向未內屬。

擾雲南永昌邊外土司。不得已用兵。已丑歲。經略大學士傅恆進剿。於新街江討連破賊壘。討日載事。賊勢窘迫。道頭

自詣營乞降。皇上念其地水土惡劣。大兵難久駐。因降旨解圍振旅。僧敏之子贊角牙濟惡。與僧敏之弟孟頫不睦。孟頫

藏身緬寺爲僧。其國內訐屢構。至是國人舉孟頫掌國事。自能戰暹羅借燕席。先是緬甸與暹羅構兵。奪暹羅長。本地後有

知伊兄父子得罪天朝。遣使籲宥。詳見御製誌事諸詩。能戰暹羅借燕席。鄭昭鄭華父子。收暹羅餘衆立國。來貢請

封。恩封爲暹羅國王。是年兩國貢使到京。特頒諭旨。以該二國向不睦。今俱隸天朝。應彼此修好。永戢兵端。同受大皇帝恩眷。令各回告該王敬遵。臣王坦修。

御製。自歸土扈接華轡。緬甸初以滋事邊疆。輿師問罪。既因竊貨之。二十年來。久置度外。豈值一紙書招諭臣服。而孟

者。同出至誠。非上蒼鴻佑。曷克臻。廓爾喀部在後藏邊界。向與唐古特往來貿易。此。以上平定緬甸。是爲武功之八。廓爾喀部。未聞有爭。戊申夏。駐藏大臣慶林。雅滿奏。廓爾喀有搶掠藏界濟囉。

大吏因教我武宣。衛藏爲歷代遠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地。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素所敬信。豈得不爲保護。但起事之由。不得不察。隨命巴忠赴查。始知藏中管事之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等。有任意加

稅。食鹽擄土之弊。迨廓爾喀進表申訴。而慶林等恐釁端敗露。抑不奏。激成事端。因將慶林等治罪。命四川將軍鄂輝。提督成德。未示兵威彼乞順。時春雪連綿。山徑難行。鄂輝等派善能登陟將士。開道翻山深入。將使德收復。賊於我兵未

曲加宥准。然使鄂輝等于彼時果深入賊境。大示兵威。痛加勦殺。使彼震懾。則後斷不復有侵掠事也。願附編氓。朕憐其遠域小番。且致彼滋事。亦非無因。是以

預朝元會使歡還。廓爾喀感皇上雪其冤抑。隨遣大頭目喀哇斯哈哩薩野。獻具葉經文、方物。庚戌元旦。與各國使臣。同預朝會。新正並與節宴。遵制雍髮。額賜衣冠。降勅封拉特納巴都爾爲喀爾德呢王。其叔父巴都

爾薩野為圖薩拉克齊公。加賜帽頂、補服、蟒袍、朝珠、佩帶諸物。即交來使齎歸封賞。以上初次平定廓爾喀。是為武功之九。丹津瞋吝言成食。初。命鄂輝、成德等問罪時。上乃巴忠圖將就了事。聽前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商和。私立合同。每歲沙瑪貪譏狡勿俊。紅教喇嘛沙瑪爾巴及札藏人給廓爾喀元寶三百。次年又吝弗予。此廓爾喀復來侵擾之由也。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同屬弟兄。班禪於庚子遠來入覲。皇上嘉獎既優。所過蒙古王、公等。贈遺不下數十萬金。乃仲巴呼圖克圖及歲摩堪布等不能分惠弟兄。施捨各寺廟。致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與巴都爾濟野交好。遂思廓爾喀藉端釁釁。佛教戒貪。而沙瑪爾巴利。福壽梵壇魔逞力。札什倫布。華言福壽須彌。為班禪安禪之所。歲辛亥。駐藏大欲薰心。構說逞忿。尤宗門敗類。十一日。喇八札什倫布廟。搶掠財物。割剝莊嚴王。吉祥天母卜與。札什倫布廟喇嘛四五千人。賊眾至廟者不過數百人。寶遁。而供奉吉祥天母之濟仲。札什倫布假占卜。妄稱不宜接仗。致眾惑散。鄂輝奏聞。皇上以喇嘛雖異教。而濟仲等與祇樂守。在王法為妖言失陷。在佛法不能護法禦寇。均不可宥。即命將為首之濟仲。在彼刺黃正法。其札什及仲巴呼圖克圖解京治罪。自帕克巴創教。從未有以法治喇嘛與內地齊民無異。歷攻雨夜軍聲冠。上次察爾喀。御製詩即有我者。皆由皇上德威撫取。且深明禪理。正彼法中所謂大威神力也。聖算早已籌及。一聞奏報。決機發策。以福康安掠札什倫布。勢更猖獗。若不夫示兵威。則鞭長莫及。勢將貽患藏地。屯練、降番、蒙古、達木兵近萬人。迅抵後藏。四為大將軍。海四察、惠齡為參贊。領巴圖魯、侍衛、章京、調索倫、屯練、降番、蒙古、達木兵近萬人。迅抵後藏。四月。福康安自第里朗古趨宗喀。五月七日至察木地。有賊寨。大兵乘雨夜。誘伏深林勝氣。我兵乘勝直前。初八日分兵。海四察由正路攻寨。福康安往來指示。登時攻克。先聲已奪人矣。誘伏深林勝氣。我兵乘勝直前。初八日百餘匪箐中。官兵望見。分投下壓。於半山斷下。先伏多人。汲斷濟甯番境復。濟甯官寨高峻。原後藏所轄。賊據後。故留一路誘賊上。鎗箭齊發。賊首尾不能相顧。斃無遺。砌石牆甚堅。東南築大礮負礮。臨河礮卡。係取水要隘。抵禦益堅。福康安等漸汲分攻。拋火彈焚礮。並及寨屋。立將官寨。橋通熱索賊壘。十三日進攻克。除焚礮外。滾山逃竄者。窮追擒勦。於是賊境全復。時五月十日也。臣錢瑛。橋通熱索賊壘。十三日進八十里。為熱索橋。過此屬賊境。賊以木為橋。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石卡一。南岸臨河。大石卡二。恃險抵禦。自濟甯西南。夾岸綠河。窄徑一線。獨木偏橋。又值雨滑。官兵步行一晝夜。十四日晨至索喇拉山。前撲北山右卡。賊棄卡潰。奮勇迫勦。伐木搭橋。賊阻河抗拒。福康安等謀于河邊伴渡。密令阿滿泰等東由賊綠大山繞至上游。筏渡南岸。出其不意。直撲賊卡。殺數十人。摧其頭層。在北岸者飛渡。將後層奪據。賊駭軍自相排擠。死者無算。迨至色木。枯槎虬臥虹梁借。官兵入賊境。于十七、八兩日。行百六七十里。把呼噶爾謀協布噶賊卡屯守。有橫河深溜。河北旺堆山坡勢下。河南克瑪山坡勢高。賊據立木城。又于東三十餘里築克堆寨。毀旺堆橋阻我師。福康

安令官兵回任嘴爾。逕渡瑪爾藏河。越山至協布噶對岸。令惠齡仍至旺堆山率賊。福康安、海蘭察等過大山三重。至橫河上游。有大枯樹橫臥河中。官兵接縛為橋。雨後水洶。不能成。暮大雨。福康安伴敵兵埋伏林下。夜半賊懈。橋成。至克堆寨下。三面夾攻。賊潰。焚其寨。急澗梟浮犀甲。自協布噶百餘里至嘴多。又二十餘里。至足木古拉巴。福康安先至足木古拉巴。越山讓上游。嘴多善山樹密可度。師潛行兩日。帕朗古臨彌躑躅。既至雅瑪。賊警兵威。將去兵及下山麓。覺度。將近河。木城拆毀。途至雅瑪地方。帕朗古臨彌躑躅。噶布倫等送出。並遣大頭人乞降。檄令賊酋親來。否則進剿。賊仍觀望。即于七月二日。福康安自將中路。黎明。分數隊伴寬路。山頭二木城內。賊即墜下。而左右官兵。潛于林內。繞出其上。既奪石卡。中路來賊敗回。官兵拋火彈焚其木城。又克石卡二。進至堆補木山口。山下帕朗古有濟河。慮賊循河東出。我兵後。因夜分兵。一由上游攻集木集山。一由帕朗古攻橋。進撲甲附古拉山。北岸城。礮數十。山根木柵長數里。我兵奮擊奪橋。克南岸卡。從上游者。亦渡河進攻。時大雨崖滑。微兵山下稍憩。賊來奪橋。復擊卻之。射斃紅衣賊目二。直越帕朗。巴都爾備告述。官兵初入賊境。賊會即畏懼連次乞降。俱經殺回。及集木古大橋。適陽布。賊益膽落。臣謝塘。又遣大頭人沙曼薩野至營稟稱。小的誤聽沙瑪爾。巴陵使。煩天兵遠討。誅頭目以下四五千人。克地方七八百里。悔之無及。乞聖主逾格赦原。全圖部番民之命。請將所。乞命。何以帖服至此。我皇上所以有取于唐太宗示之必克。其和乃固之言也。犒師醪米牛羊果。福康安奉詔班師。廓。五年一貢等情。我皇上憐其出于至誠。且仰體上天好生。赦罪准降。使非怖威。犒師醪米牛羊果。爾略遣大頭人蘇必達。等齋牛、羊、豕各百。米二百石。果品、糖食百筐。酒百筵。福康安諭。雖爾等恭順。但天朝。兵餉發帑充裕。唐古特等尚不需供應。豈收爾等食物。因其再四懇求。酌收牛、羊各十。米十石。充篋工與象馬。既准拉特納巴都爾等歸順。恩令仍稱前封王、公、爵。俟貢使到京。再頒勅諭。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嘴其第烏達特。塔巴等于西安門外瞻覲。齎貢品、樂工、十三象、五馬、五孔雀、三雙甲噶爾所製亮橋、暖橋、各一珠珮、珊瑚、金、銀、絲緞、呢氈、象牙、犀角、番鎗、刀、花露、肉。天一統圖爰作記。我國家統一覆冒。皇上御極五十餘年。柔遠。嚴明。是以動必成功。鴻勳十奏。御製十全記。樹義宏深。豈江漢。常武可同年而語。以上二次平定廓爾喀。是為武功之十。臣錢樞。

御製佛三身永安禪。佛具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百千萬億化身。見圓覺經。今之呼圖克圖。蓋祖化身之說也。製佛三身永安禪。自宗喀巴創教。其二弟子。一為達賴喇嘛。一為班禪額爾德尼。領前後藏。黃教轉世之呼圖克圖。五等。蒙古番眾。素所皈依。日久其風益下。遂私煽親族子弟為大呼圖克圖。致人心不服。沙瑪爾巴藉以構讒。此次。廓爾喀長降。因可趁此整飭積弊。以期衛藏救甯。且宗喀巴經原有達賴喇嘛六七輩後不再來之說。然使達賴。

御製詩文十全集 卷五十

六四一

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皆無呼必勒汗。則衛藏數十萬僧俗。必至雄爭不已。且蒙古番衆。無所信奉。不得不聽其轉世之說。統領黃教。此與不沙汰僧道之意相似。即如蘇杭大叢林龍虎山正一真人。統領僧道。若如迂議。與令選俗。地方無如許開田養贖。即散其香火。亦安能徧給。所以不能不維持黃教。即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之意也。但任其私相授受。將來關係甚大。是以特發金奔巴瓶。供奉布達拉佛前。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指出姓名。交駐藏大臣。同達賴喇嘛對衆公掣。或可得一真。有智慧之傳。至各蒙古扎薩克。均有供奉之呼圖克圖。近亦有王公子弟爲呼必勒罕者。亦製金奔巴瓶。供奉雍和宮佛前。令各扎薩克報明理藩院。交該堂官。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呼圖克圖公掣。如此辦理。雖未必全無弊。然究爲公中之私矣。猶之吏、兵二部掣籤。在明創行時。即有作竹籤傳。又謂之籤部以譏之者。但若付之二部堂官。公正者已不免恩怨。行私者竟得高下其手。無可如何。不得以此以去弊。朕令喇嘛籤掣。實仿此。凡定大事。必有其時與會。番僧自元、明來。主持宗教。甚有任其釁亂國政者。若今之有事。則爲除其外侮。無事。則爲定其規制。從俗從宜。帖然遵服。此固朕振興黃教。不憚爲之經理。要亦時會所值。可以有爲。竟有不得不然之勢也。豈期德薄餘八表。竟獲恩優賜十全。予理軍務。每遇一事。其始兢兢夙夜。不敢必有成。逮幸而成功。惟祝後不再有。爲自古帝王所未臻。感激難承。言不能喻。惟孜孜暨暨。日慎一日。不敢以已康已甯。少弛乾惕。庶承天眷。爲古今第一全人。誠感不知所云矣。益虔惟勵日瞿然。

新正幸御園作

迎禧行令例新年來賀兼增外域駢三接每教手頌賜一時或有面詢宣。每歲上元日。例于御園之正大光明殿。賜宴外藩。蒙古。並回部及各國陪臣等。每掄召至御座前。手賜勝酒。或偶詢其部衆年景情形。凡蒙古。御園燈火非誇富。屬國觀瞻合答虔。雖回部語。皆所素習。不藉舌人相傳。惟今歲新來席爾喀使臣。則須重譯耳。是假山猶積素優膏希甯又殷然。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一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五

詩二十六首

上元鐙詞癸丑

羲卦吟成四十章。自戊申年始。上元鐙詞八章。每章嵌一卦名。計至乙卯年。六十四卦適全。上年壬子。吟至解卦。已得四十之數矣。所餘次第答時慶。禮輝三五未可損。其道由來煥大光。

放燈甫過下春合。弗肯耽看入夜時。長此安窮有何益。每當樂處必廬思。有司靜待御音宣。一點飛星萬燭燃。健說決和神且速。恰如夬象所云詮。行慶情殷聯內外。無過不及用其中。遵經述史漢典在。品物成章姤義同。漢典曾聞稱太乙。耕祈黍稻織桑麻。雖云切寓勤民計。萃盛應虞踵事華。

東郊初夕一輪升。幾平聲。望惟冲體示應。今年憲書。正月十六日方值望。可識人間無爽度。冀開十五有明徵。

廓喀平聲不待困而降。福康安等征勦廓爾喀。自濟喘進兵。七戰七捷。廓爾喀望風膽落。不待兵困其陽布城。業已再四乞恩。念其誠心歸順。因即加恩允降。西覲陪臣列以雙。高麗

暹東土扈北。桂交使復抵南江。

城闌不夜古今同。霄月衢燈光徹通。萬井熙和上元景。四朝休養百年功。

仲春祀社稷壇禮成述事

昨春籲俘獻。秋月遂降番。前歲廓爾喀復來滋擾。邊。罪實難道。不得不命將與師。為俘獲獻社之計。是以上年春祈禮成。速事有句云。四番遠外獻。五舉籲垂禧。蓋將繼青海、準夷、回部、金川為五也。及福康安等四月間進兵以後。七戰七捷。八月間。彼即督道。再三乞降。憐其惻誠。因子兪允。雖未俘擒獻社。亦已速蕺大功。自非神恩垂鑒。何以致此。致佑何其速。感恩不可言。一心示本重。萬載表功存。五字詩成每。近年社稷壇躬祀禮成。述事詩。一律皆五言。亦尊地數也。由來地數尊。

福康安等奏西藏善後事宜詩誌願末得四十韻

三藏前後中。西藏。即古西吐番也。自唐至明。曰烏斯藏。其曰烏斯者。蓋衛字之分書也。唐古特語法。凡整字下加以斯字。即讀作危韻。如多斯為堆。挫斯為催。則烏斯為衛矣。而唐古特語謂衛。則漢語之謂中。藏。則漢語之謂好也。今指其族曰岡伯特。指其人曰唐古特。其地又分為三部。曰康。即察木多之地。為前藏。曰衛。即布達拉之地。為中藏。曰藏。即扎什倫布之地。為後藏。由來名已久。崇德雖入覲。其地非我有。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咸謂東土有聖人出。遣使達盛京。歲通貢表。至順治初年。達賴喇嘛入覲。亦曾勅賜金冊印。維時其地尚非中國所有也。衆蒙古歸之。凡事商可否。自元朝以來。衆蒙古俱皈依達賴喇嘛。及噶爾丹與喀爾喀交惡與我。皇祖屢遣使於達賴喇嘛。令其一同遣使止彼相攻。乃達賴喇嘛轉祖庇噶爾丹。皇祖屢曾勅諭達賴喇嘛。令其從中和息。蓋彼時凡事尚與達賴喇嘛商酌而行。不似今日之皆為臣屬。唯命是從耳。其弊自元來。率以難禁取。然而向善多。消亂利。兼就叶明乃踵元蹟。尊崇頗不偶。但未至元甚。非類卻堪醜。明洪武初。以元時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其封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永樂以後。封法王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者甚多。但不似元朝之妨政干紀。若武宗之自稱大度法王。以漢人習蒙古教。後佛。尤可駭笑。國初付懷徠。通貢無大咎。第巴其官之稱。其人名桑結。其奸詭。黨噶爾丹。苟詐稱奉中國。表裏為奸寇。叶達賴喇嘛亡。隱弗宣諸口。皇祖頻勅諭。兩端持鼠首。煽搖青海衆。甌脫圖恩負。四藏達賴喇嘛以下理事者曰第巴。因藏巴

汗威虜部下。毀棄佛教。第巴乞師于青海之固始汗。擊滅藏巴汗。康熙三十二年。即封第巴桑結為藏王。賜金印。時連賴喇嘛示寂。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暗與噶爾丹相為表裏。及召班禪額爾德尼來京。第巴又阻之。不使來。專國俱亂。煽搖青海之衆。屢經皇祖勅諭。彼二匪謂噶爾丹及受冥誅。藏乃歸員幅。兵時。皇祖不忍民生塗炭。但首鼠兩端。負恩蕪惡。不知俊改。亦罪魁也。二匪第巴桑結。反肆侵擾。皇祖三番親率六師。發罪致討。噶爾丹屢遣使與達賴喇嘛使人偕往宣諭。仍尋舊好。乃噶爾丹陽順陰違。於是二匪滅亡。藏地救衛。歸我幅員矣。旋即敗亡。而是時固始汗之曾孫拉藏。將第巴滅派。即封拉藏嗣為藏汗。於是二匪滅亡。藏地救衛。歸我幅員矣。

策旺劫藏時。發兵驅以走。後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生數。自伊犁遣賊將策冷敦多布率衆至藏。攻殺拉藏汗。擄其子。十九年。大兵會合。擊破賊軍。斬獲甚衆。於是賊其後自相殘。皇考靖紛糾。雍正元年。徵回官兵。以噶布倫貝勒康將策冷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遜歸。而藏地底定。辦理噶布倫事務之札薩克台吉頗羅鼐。走避後藏。遣兵進剿。明年。因布巴。公隆布並台吉札爾鼐等。復謀殺康濟鼐。辦理噶布倫事務之札薩克台吉頗羅鼐。走避後藏。遣兵進剿。明年。因頗羅鼐率後藏衆部落入藏。阿爾布巴等伏誅。遂晉封頗羅鼐為貝勒。辦理後藏噶布倫事務。藏地復安輯如故。

之駐大臣鎮壓計安阜。於是留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瑛等。駐兵二千名。鎮撫其地。暨既而因藏地安輯已久。將官兵裁減。所有輪班駐藏大臣。亦不過簡用持重。謹慎中材。而伊等乃幸其無事。因循日久。以致忽有近年廓爾喀侵擾之事矣。其奈歷年多屢易人非舊。叶相幸無事歸。遂致因循。諸務付不知。旋綴同曠。而達賴喇嘛。庇族弟兄。陋叶賞罰。率弗公。受賄任分。售或付噶布倫。或偏信左右。向來藏中大小事務。均由噶布倫四人辦理。而駐藏大臣。一切付之不問。數年前。公班第達因主持其事。若輩倚勢營私舞弊。至有私增稅銀。食鹽。遂致廓爾喀。侵邊較利。藪遣兵問曲直。所遣人悔。未會示國威。賄和完以誘。前次廓爾喀來擾。遂藏時。若畏能示以兵威。使之知懼。自不敢復萌故智。乃朕所遣巴忠。逞其私循附和。不能統兵架入。苟且完局。繼而藏中復借費不償。又有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其人。在廓爾喀唆使。是以前歲復來擾。至札什倫布。大肆猖獗。因命福康安等統率勁旅。深入賊界。七戰七捷。賊人喪膽。旋即哀籲乞降。詳見誌事詩。茲不復。再來襲藏地。益肆猖獗。尅掄將揚捷。歸降乃額叩叶。戰勝屢見詩。不必申論。復叶。爰命四賢臣。

福康安、孫士毅、奠安議善後。茲具疏以來，諸弊去其垢，貿易有節制，疆界慎防守。此大廓爾喀雖已誠心歸降，然善後事宜，亦不可不詳。

加酌定，因令福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等四人，悉心詳議，以杜後患。如廓爾喀需用唐古特食鹽、酥油等物，斷難絕其貿易，但彼此牟利，自必易起爭端。又如唐古特向用廓爾喀銀錢，遠後銀色清雜，以致互相爭競。因議令于一歲中，准其通市四五次，且俟彼再四懇求方准，其所用銀錢，竟令藏中官為鑄造乾隆寶、藏、漢文唐古特字樣，使彼不能居奇。泉幣長可流通，至于平日疆界地方，更當慎加防守，今據議定，於前後藏各設番兵一千名，定日、江孜地方，各設番兵五百名，令將備及戴琿管束教演，務

等級各責成，糜給俾公授。向來藏中管兵番目，如戴琿、如琿、甲琿等，虛有使兵歸有用，再不致別國妄生覬覦。

等名，甲琿之下，設定琿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琿之下，設甲琿二十四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名，甲琿之下，設定琿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二十五名，所有戴琿等缺，以次陞用，庶不致徇私悞公。嗣後四噶布倫並其餘大小番目缺出，俱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照依等級，秉公揀選。至於番兵及管兵番目，向不給與口糧，無怪臨時退縮，茲酌議每名每年，令達賴喇嘛商上給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調，每日支給糈糶一觔，其管兵番目，除戴琿已有例給莊田毋庸置議外，每年如琿各給銀三十六兩，兵器期精利，將弁嚴凌侮。叶。藏中番兵器鉛火，向來俱令甲琿各二十兩，定琿各十四兩，按季散給，以資用度。

兵器期精利，將弁嚴凌侮。自備。藏中番兵器鉛火，向來俱令名。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所需各器械，即將沙瑪爾巴等家產內，及寺廟中收貯之件，略加修整，足資應用。惟是將弁兵丁，欺凌番兵，即不能聯為一體，安望其齊心出力，以後令於滿、漢、營員內，認真揀選，駐藏大臣，覆加驗看，並令駐防將備，督同大小番目，按期訓練，秉公賞罰，以示勸懲。

再生禁世襲喇嘛說著手。廓爾喀之擾邊界，固緣從前噶布倫其番兵三千名，嚴飭該管將弁及戴琿等，不得擅行役使，有悞操防。

與世襲無異，甚至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物，唆使廓爾喀滋生事端，乃其明驗。當此國威震疊之際，不可不為力除其弊。是以製金奔巴瓶，送至藏內，令以後將各指出之呼必勒罕，書簽貯瓶，由駐藏大臣會同簽掣，其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一如藏中之例，在城中雍和宮，令理藩院堂官，會同掣，以示至公。上年曾著喇嘛說，詳其源委，祛其流弊，使後世知予之保護黃教，迥不同於元代之尊崇喇嘛，事權歸二臣親巡祛弊，從前藏中諸事，駐藏之二大臣，並不預聞，喇嘛不問賢否公私，惟命是從，有妨政典也。

事權歸二臣親巡祛弊，從前藏中諸事，駐藏之二大臣，並不預聞，喇嘛不問賢否公私，惟命是從，有妨政典也。事無大小，一切稟知，候示辦理，以除積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族屬，一概不准挑補番目，干與管事，每年春秋二季，駐藏大臣二人，親身輪往新定疆址，設立噶博之江孜、定日一帶巡察，以重邊防，並增添辦理糧務、文職二員，酌定各衙門聽差兵數，嚴選邊缺管官番目，即大寺坐林塔堪布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妥為揀補，其達賴喇嘛商上銀錢出入，悉照新定數目，畫一收放，如此詳定章程。

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妥為揀補，其達賴喇嘛商上銀錢出入，悉照新定數目，畫一收放，如此詳定章程。

亭樓歸一。歲中可以。永遠遵行無事矣。昔為羈以糜。今如臂與肘。謂失反因得。遲速論會剖。都緣較時會。莫非天恩厚。歲中雖經番茲擾。而我武既揚。革心歸順。即乘此機會。不動聲色。辦理妥善。以百數十年羈縻之地。一旦不啻臂指之使。非吳若鑿佑不及此。洵知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惟明且斷。乃克有濟。予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以期中外同享太平之福耳。

長歌紀予懷。兢業示不朽。

華滋館

今歲立春早。況當仲春時。靈泉善嫗煦。仙館信華滋。傳膳成清憩。勅幾慎攬披。便宜昨年者。軍務正籌咨。去春來此時。甫接到福康安奏到抵藏日期。一切軍務。正須籌畫指示。四月進兵後。七戰皆捷。八月內。麻爾喀即再四獻降。燕功實為迅速。今日來此。意思怡適。迥異昨春矣。

創得齋卽事

尋棧下玉峯。降自較昇易。以此絜矩之。萬事皆可譬。貧者望富難。富每忽貧致。少而老益營。老還少那途。到齋更有會。甲戌額兩字。齊成于甲戌年。彼時以創得額額。亦未料後日屢有拓土開疆之事也。題名本無心。孰知佳兆示。準部及回疆。金川臺灣地。緬甸與安南。歸順前後至。即今廓爾喀。叩貢加恩暨。凡此胥創得。十全近著記。自齊成後。平定伊犁者一。蓋得者一。緬甸者一。安南者一。並近年廓爾喀兩次降順。遂獲武功十全。詳見上年所著十全記。顧此題額。儼成佳兆。迴思匪予功。額手邀天賜。溪齋與有榮。顧名爰思義。戒滿有良言。敬惕兼慚愧。

上巳日作

自古由來節上巳。而今政用月重三。良辰正值春方粵。佳澤纔過澍以甘。今春屢次得雨。昨初一夜間之雨。更為優渥。禊社祓邪。

都利稼有雲無雨更宜蠶。見五行書。是日正如是。武功憶在符理紀。一再欽承天貺覃。

按漢書律厯志。己為理紀。予於十全武功之中。奏勳克敵。每遇己干。如金川莎羅奔。狼卡。構登鄰封。於己巳年親詣軍門納款。逆回大小和卓木。偕德為亂。於己卯歲蕩平全境。嗣後戡定安南。阮光平。悔罪投誠。為己酉歲。昨廓爾喀歸順。雖歲次壬子。而歸順允降之事。亦定於八月。月干臨己酉。凡此四次武功。皆符理紀之文。仰邀鴻佑。誠為厚幸云。

題暢遠齋用辛亥韻

山莊有齋亦有樓。隨宜構築佳景收。青者為山綠者水。底須山水之外求。菱窗棗几適清暇。匡床撫淨研香甌。時和物熙偶後樂。衣宵食旰原先憂。幸而揚武降廓喀。此次廓爾喀經福康安等連次攻克。痛加勸戮。隨即畏懾降順。進表納貢。一如福康安等所約。永遠不致再擾藏界。我武遠揚。藏中自此可以久享安恬之福矣。遠番三藏今暢不。

四川布政使英善奏報凱旋兵皆已出境及春雨麥苗情形詩以誌慰

廓喀歸降兵凱旋。民無滋擾雨滋田。前據英善奏。凱旋頭起索倫官兵。已於正月二十八日。自成都起程。茲又據奏。往來稽查。隨後各起陸續行走。沿途安靜。並無滋擾之處。自二月初六至二十。二等日。全數出境交陝省。接護回京。並稱經過地方。二麥俱已吐穗。揚花。堰塘蓄水。足資灌溉。麥秋可望稔收。民情甚為甯謐。麥苗茂秋堪望。方寸愜然更悚然。

千尺雪詠唐文皇瞭甲石

東澗流泉此匯宗。濺滴雄有飛虹勢。拒以巨石波擊怒。瀑拊南下益縱恣。久傳文皇瞭甲石。對境偶為歌。

其事當年違諫圖成功功竟未能符初志歸來晾甲留遺踪徒資千古人橫議豈如渭橋示必克卻能策
騎伏頡利亦文皇此事吾亦近用之獻餼餉軍較唐備唐太宗策頡利之言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深得禦邊之要與昨年之征厥爾略意正相同其勝于唐者頡
利不過講和退兵昨席爾略則悔罪乞降遣使進貢又獻牛、羊、酒、果等物備協官兵是其畏服之懷出于至誠可見和頡利爭蓋在前躬勤志定故攻遂征高麗事乃
在後或因貪得與心肆其致成敗鑑分明長歌示意增虔懼

御園暮春清暇卽事

盤谷旋青蹕御園駐好春沿途共農慶今歲頻沐春膏昨駐盤山復得雨三寸治塞忽藩循前因蒙古王公等
子弟佔據呼畢勒罕為圖利起見以致積習漸深佛法日壞朕意趁整飭藏地之便正可革其流弊是以子前藏大昭及
京城雍和宮各設金奔巴瓶一令將報出之呼畢勒罕數人簽掣乃甫經降旨之初詎有喀爾喀三音諾尹部落之額爾德尼
班第達呼圖克圖之商卓武巴那旺達什因其圓寂尋覓呼畢勒罕行至額爾德尼昭廟地方遇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
言伊幼子生時見有微光有欲羨呼畢勒罕之意那旺達什亦欲得一汗上子弟為呼畢勒罕遂細問幼孩生辰及父母年月
隨即赴藏懇求達賴喇嘛拉穆吹忠指認而今之達賴喇嘛實無臻密觀真諦之能拉穆吹忠又不能降神轉藉那旺達什口
氣復食布施遂指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為真呼畢勒罕乃該盟長等復瞻詢顏面據情轉報經理藩院參奏朕
因立法之始不得不示以懲創遂一面差侍郎松筠赴該處傳集車登多爾濟等實訊解京一面差侍郎奎舒帶同扎薩克
喇嘛格勒克那木喀馳往三音諾尹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廟宇附近尋覓是歲生產聰慧幼孩數人名姓送京簽掣並
令軍機大臣研訊那旺達什但念車登多爾濟身未出痘恐其來京或致疾病復令松筠傳旨詰詢察據車登多爾濟供認
欲令伊子為呼畢勒罕投意那旺達什是實自行請罪復實訊那旺達什亦俯首無詞是以降旨將車登多爾濟僅留頂帶
革去汗爵仍加恩令伊子承襲冒昧轉報之盟長等交部嚴議商卓武巴那旺達什剝黃毀道以示懲創經理藩院議奏
該盟長等各罰職俸五年車登多爾濟因欲占呼畢勒罕復致拖累多人未便因伊子承襲轉得置之不議應罰職俸十年
議上朕復加恩五年者改為一年十年者改為三年以示薄罰乃今日松筠奏到接奉此旨傳示車登多爾濟伊感
激再請恩愆請願率領伊子前赴熱河謝恩涕泗跪懇至再至三實出真誠等語朕念其悔罪感恩因又寬免伊子應
罰職俸一年並令七月秋爽再同伊子赴熱河謝恩降旨頒示朕辦理庶務當執法者斯在必行而於悔罪知恩者亦
必示以矜恤五十餘年以來蒙古臣僕親如家人父子致致萬里之衛藏及外札薩克邊遠喀爾喀部落悉就約束遵

我執度。非仰邀吳眷之隆。有暇略理論。遣詞惟契神。得毋心近泰。無逸對屏陳。春雨既霽。又慮心隣于泰。願視御座書屏無逸篇。為敢少有懈志。

歡喜園自警

一雨無不歡。吾豈能不喜。然豈當是哉。兵威伏萬里。去歲命福康安等整討廓爾喀。深入屢捷。彼即悔罪願恩。憐誠心歸順。是亦歡喜之一端也。

自春至初夏。各省雨暘美。今歲春澤連綿。不特畿輔膏獲優霑。即南北各省。亦皆沾濡。近著喇嘛說西

藏敬遵旨。近因藏中大喇嘛轉生之呼畢勒罕。率出一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乃另立規條。自京中發去金奔巴瓶。令供

同簽擊。其各蒙古之大呼畢勒罕。亦令報明理藩院。會同扎薩克。達賴喇嘛。在雍和宮公同簽擊。以示至公。並著喇嘛說

以記其事。旋據福康安等奏。達賴喇嘛感頌大皇帝保護衛藏恩慈。惟有一洗舊習。督率噶布倫。堪布。喇嘛等。敬謹遵

旨。並一切新定章程。無不實力奉行。斯亦一二奸縱臣。亦以正刑理。巴忠前次至藏。力主與廓爾喀議和。令藏中許

自有黃教以來。未有若是之悅服從命者也。一二奸縱臣。亦以正刑理。巴忠前次至藏。力主與廓爾喀議和。令藏中許

致廓爾喀無所畏懼。若非伊畏罪自戕。必將真之於法。至福松再任巡撫以來。驕縱乖張。婪索關道柴積銀二

十餘萬兩之多。又其母遊玩西湖。每次派令鹽道備用燈彩船隻。費至數千兩。貪肆不法。實出情理之外。經欽差大臣審

實擬罪解京。即令沿途督撫。于接到諭旨地方。正法。以為封疆大吏味良負恩者。斯更弗為歡。媿未先覺始。左近坐金

戒。雖此等奸貪墨吏。天理不容。必致敗露。然未能先事覺察。殊以自愧。致遠齋敘事

致遠齋始戊辰歲。至今僂指卅五年。齋建於戊辰年。先是金川婆羅奔侍其禍險。構讐鄰番。派吏請兵籌餉。而司事

兵二千人。命大學士傅恆為經略。統之以行。先聲所布。番酋震懼乞降。次年。遂伊犁回部金川兩緬甸臺灣安

南延。昨近廓爾喀事竣。大功成計以十全。自平定金川後。凡有征討之事。俱用此勁旅。制勝奏勳。統計數十年以

回部一、金川二、緬甸、臺灣、安南各一、及近平廓爾喀二、計藏大功十全。仰賴上天助順，師真協吉，無不副此嘉名。然皆不得已而用之，並不敢存窮贖之念也。賴天耄耄歸政候三歲，何敢更有他圖焉。與民休息戒已滿，惟祈時若綏豐運。

至避暑山莊之作疊壬子韻

夏山雨足氣清蘇，霽景高低狀各殊。百仞廣仁逾峻嶺，萬年承德莅名都。家煙火衆思安彼，昔皇祖始建避暑山莊，御製

詩有黎民至萬家又有萬家煙火隨民便之句，今已逾百年。版籍戶口日增，屹然一大都會，不啻十數倍矣。八十三翁又至吾，於此昨曾籌豹策。詎期秋卽藏鴻圖，上年

五月至山莊時，甫接福康安帶領大兵到藏之奏，計日督師，架入賊境。予籌策決機，日殷盼捷。至六月中旬，卽得攻克濟噶賊寨之報，嗣此七戰七勝，連馳喜音，廓爾喀畏罪乞降。於八月下嶺奏至，情詞十分肫懇，因憫其窮，而准降罷兵凱旋。武功十全，昔所罕覩。總由此事出于不得已，不敢有一毫佳兵贖武之心，是以仰蒙上蒼鴻貺，昭鑒曲直，助順師真，迅蕪全局，感激夜慎之思，言不能喻。茲來駐蹕，遐思又閱一年矣。

永佑寺瞻禮疊昨歲韻

今歲來思昨歲前，深蒙恩佑倍增虔。內疆陽雨均時若，昨歲自春及夏，畿甸雨澤久愆。日殷愁盼，直至閏四月二十九日，京師始得甘露五寸。繼于五月初二日，復得

兩深透，其時畿南河北及山左等處，亦陸續普澤，始慰塵念。今年則仰沐昊恩，各省陽雨應時，二麥中豐，茲在止山莊，沿途歷覽農田，氣象迥異去歲不侔矣。外域順降早帖然，廓爾喀自知悔罪投且歸順，福康安等所有諭檄事件，無不謹遵。去冬貢使入覲，恭順感激，實誠不特歸降，而出至誠，自此西藏邊陲，可以永享恬熙之福。神御咫尺，鑒臨定亦欣豫耳。幸值民安兼物阜，敢疎夕惕與朝乾。

祖宗光烈勵無忝，歸政庶幾近二年。

扎什倫布廟誌事疊去歲詩韻

班禪來駐錫，祝壽七旬稱。資予多無算，貪侵劫有曾。庚子歲，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來山莊，慶祝七旬萬壽，因做建後藏所居扎什倫布廟，爲其駐錫之所，節次錫資駙蕃。

已極優厚。加以蒙古及在京王、公、大臣等布施之物。約有數十萬金。乃班禪既在京示寂。而其徒仲巴呼圖克圖、歲摩堪布等。回藏後不能酌量施捨各大寺廟。及駐守之唐古特兵番等。以致班禪之弟沙瑪爾巴垂涎厚積。恣忍廓爾喀使。在彼徒衆。固不能戒貪。而藏中遣此番使。當亦規數使然。無足怪也。發師問辜直。前次廓爾喀使。後藏邊界。德等率兵進勸。即當示以兵威。庶彼知所懼畏。乃誤於巴忠私自授意。布倫丹津、班珠爾。許銀賄和。師奏草率了事。既而廓爾喀道使來京。朕因嘉其誠懇。封拉特納巴都爾為王爵。并其叔巴都爾薩野為公爵。以示綏懷。不意廓爾喀復因藏中所許之銀。吝不肯給。遂致再來滋擾。彼時巴忠一聞此信。旋即自戕。其孽固由自作。惟是帝威為歷輩連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安禪之地。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俾得安輯至今。朕臨御以來。振興黃教。豈容小醜頻來侵擾。若不

大加懲創。彼將益無忌憚。因特命福康安等統領索倫勁旅。及屯練降番等。聲罪致討。此事本出于不得已。初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而恣為窮黷之舉。此中曲直。朕固早度必適上蒼鑒佑。庶幾速戡大功也。知罪乞降應。福康安等於去歲四月間進兵。自擦木、邦杏、濟囉、熱索橋、協布哈、東覺、堆補木等處。七戰皆捷。殲賊衆四五千。指顧可抵陽布。於是賊酋望風膽落。再三遣大頭目至軍營乞降。並一切格遵將軍檄諭。無敢違抗。福康安察其誠懇。實出至誠。然後許為奏請。朕既憐其窮蹙。復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為已甚。亦即允其所請。仍加恩復還封號。去臘所遣陪臣來京。瞻觀之下。倍形敬畏。伐叛舍服。固屬常經。而此次肅功。善。朕實仰邀鴻貺。愈深欽感。遐思前歲。緜辦此事之初。瞬閱三年。今歲績又將一載。藏中僧衆。得以安。一瞬三年迅。黃衣喜氣騰。禪。番民亦俱樂業。予之振興黃教。諒亦同深欣悅耳。

戒得堂疊去歲韻

一例今年詠喜晴。去歲來此。正值雨後新晴。因有既雨。莫非方寸為。去歲農情較於去歲斯為早。去歲以六月初

今歲早數日。而夏雨。露猶欣既晴。達時若亦慰時情之句。幸自前月二十四日雨後。晴霽。可知過隙邁而征。籌之

易多。實相做也。無奈夏時每至盈。亦既收場。糴與麥。句餘。此開二麥。俱已登場矣。可知過隙邁而征。籌之

藏矣。邀天眷。敢避書堂戒得名。上年。廓爾喀復來滋擾。藏界。並搶掠扎什倫布財物。若不命福康安等統率勁旅。大

厥。要在朕之初心。原無欲得其土地。而為窮蹙之舉。是以去歲此時。正值籌辦進討機宜。題是堂詩有句云。固非土地

又期得。盼獲捷音。願名。其實並非同戒得之謂也。幸即連得捷音。八月內。賊人遂已震懼。國威。再三肅降。計自四月

內進勸以來。不數月間。旋即肅事。是其事非得已。心可共見。乃得仰邀昊

恩。鑒其曲直。迅奏膚功。未可徒避戒得之名。而不為永靖邊圉之計也。

永恬居疊去歲韻

谷口延緣入新晴景。慙拈山溪半里近。林屋幾楹瞻。圖畫四隣供。縹緗一响淹。籌軍即蕺勳。皇祖當年題是額。原取義引。
恬期一世。永享昇平之福。而予之去歲用師廓爾喀。亦不過使之震懾國威。不致再來侵擾疆界。並非有計功謀利之心。是以去夏來此有句云。陡憶捷書至。佳名副永恬。幸蒙祖恩垂佑。不數月間。旋即蕺績。從此該中僧俗人衆。永臻寧靖。果副佳名。祖佑副名恬。何如心感。祖佑副名恬。

迴蹕至御園再疊辛亥詩韻

鑾旋六日御園至。即景題詞例合償。外遜內贏兩弗論。前歲各省普獲豐收。乃有廓爾喀侵擾後藏之事。籌畫軍務。宵旰靡思。去年福康安等統兵深入。七戰七捷。廓爾喀旋時者。均獲豐收。而邊境又安。遠人來觀。內外俱可慰念。仰賴昊貺。益切兢兢爾。亥過壬度一何忙。十分收穫誠希遇。直隸地土高燥。每遇秋收八九分以上。農民即欣幸逾常。今歲竟報收十分。初非意料所反。各省頻繁報率強。邇來各省陸續奏報。秋收多八九分以上。滿之懼。更不敢少釋。宴坐閒齋還自問。憂斯盛滿敢忘憂。

廓爾喀所貢象馬至京詩以誌事有序

廓爾喀之役。自熱索橋至帕朗古架入七八百里。殲戮數千人。拉特納巴都爾窮蹙。鑿其惻誠。准予納款。此其所進方物中象馬也。道遠且險。今始至京。我國家萬國共球。若安南暹羅緬甸南掌之象。充物儀衛。哈薩克布魯特之馬。散牧營伍。豈庸是彘彘者為。特以邀昊蒼之助順。表將士之効勤。綏彼邊餘。安我藏地。效來呈覽。輒用成章。

異域歸降順事機。來朝奉表賚先歸。拉特納巴都爾遣其大頭目瑪箕第烏達特塔巴等奉表。於上年臘月抵都。本年新正。紫光閣與宴。上元觀燈。即加褒道歸。馬蹄象齒肯生。

致。廓爾喀所進方物。可以輕齎者。俱經降使納奉陳廷。惟象、馬、因濟噶一路山險難行。由巴爾底薩維理布魯克巴等部。廓爾喀所進方物。可以輕齎者。俱經降使納奉陳廷。惟象、馬、因濟噶一路山險難行。由巴爾底薩維理布魯克巴等部。

除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外。今象二馬五。俱入閑廄。鹿角狼胡笑彼微。軍務細咨憐衆苦。廓爾喀為邊外之邊。線履既溜。地險絕倫。進兵

首進。殺敵致果。去歲屢經奏知。近面詢福康安。愈悉其狀。即如象馬迂道。乃其證也。總由福康安感恩任事。勞苦肯忘。而予嘉彼蠢動。觸緒生憐。益以仰昊賜錫禩。事機湊會。正慮雪封致阻之時。適當霆擊申威之際。示之必克。遂以

畏。登。堅。順。揚。武。奏。功。臻。此。全。美。武功全藏賴天譏。持盈業業惟增惕。敢曰遐荒接踵依。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二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六

詩三首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聯句復成二律甲寅

茶宴由來東壁便輪當攸好德成篇

自辛亥年始以洪範九五福之一曰壽為題聯句輪年遞詠至今歲為四曰攸好德

促浸趨抗久歸域準部回城

弗號去聲邊

鹿耳鯤身瀛嶠定桂疆揮國廓喀

平聲

連統蒙昊眷全十爾肯矯情云無一焉

聯句逮今四十成

歷年聯句不一其地自乙丑年新正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于此重華宮茶宴聯句至今歲甲寅已經四十一度矣

圖書豈是有靈精六句饒一應歸

政廿五思前不盡情他日仍斯娛節景

重華宮昔為四二所予自雍正五年蒙皇考賜居于此即位初升為宮名以重華至今已六十八載舊日所居之地情不能忘將來歸政後仍

當來此慶節看嗣子皇帝召羣臣聯句亦吉祥盛事其時可以優游娛樂隨意吟咏不必如今之例舉宴聯矣

老年卻合罷吟賡優游餘歲承天佑喜看吾兒致治

平

洪範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聯句有序

天之象曰自彊乾維運此四德皇之極曰攸好帝用錫以九疇聖戒抑之初心六句而一猶未逮排訪箕之吉詠五福而四已幾全之致之基以南以雅原夫德宜先慎好是秉彝天瑞見星地靈效水

古者建之名國。天子御以爲車。傳命則速於郵行。爲政則居而辰共。益贊廣運。堯峻克明。皋陶之謨。宣三伊尹之訓。咸一懷永。罔而念祖。作元命以欽天。是爲人性之大同。尤慮君心之先務。肆予自省。曷敢弗懲。溯少毓于重華。逮壯臨於萬寓。保邦制治。蔽召誥之一言。夕惕朝乾。法乾元之六位。庶勉有容之大。遑云不已之純。今幸甲越六週。歲增二紀。朝無苛政。野少莠民。俊乂撫百僚之師。飲食樂羣黎之徧。申自天而顯顯。思猶日以孜孜。序撫春韶。宴敷歲慶。冀方長於二葉。若共泛以七巡。題取禹疇。庶聯虞載。然而德爲虛位。韓愈原道語詩以永言。予一人方讓善以宅心。爾諸臣必歸美而報上。維多福俾多益。義雖本於山阜。升恆苟以頌不以規。詞總近於風雲月露。必質言之而可徵實。始敷陳焉。而鮮貢諛。蓋作詩必詩。定知非詩。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偶憶左邱明之傳。具載楚莊王之言。文詰止戈。義承彘矢。指隩夫武有七德。口誦夫頌之六章。仲虺誥之四佞。禁暴原非爲暴。司馬法之九伐。用兵正以戢兵。闢萬里之疆。方云保大。炯四知之算。于以定功。道在安民。元黃以綏厥士女。功存和衆。奔走而同我太平。其末焉遂及豐財。斯七者方全武德。雖語出於霸王之降。然心源於仁義之師。予曰篤信天維。殷倬德。不得已申之撻伐。請事斯奉以周旋。自己歲受莎羅奔之羊牽。更申春掃。噉喇依之蟻穴。四衛拉特。則歸我輿版。兩和卓木。則懸彼藥街。快二豎之並禽。鯤身浪帖。嘉一王之入覲。戴國人徠。花象馱經。祝八旬而歸順。鳳駉充廐。響七戰以知威。凡茲七地之禡牙。竟獲十全之

篆寶降五受。金川初次一。安南、緬甸各一。麻爾略二。俘五受。伊犁二。回部、盛澤各一。金川再次一。各立事以因時。海萬重。安南、山萬重。

金川、伊犁、回部、緬甸、麻爾略。維務德以撫遠。幸克成於先志。咸仰賴於昊禱。方其蠶樹郊臺。組牽右社。衍液壩

之勞。凱絜閣壁之繪容。羣樂於所事有成。孰知夫子心所慎。禁宮丙夜。求衣起問軍書。行帳寅宵。秉

燭細批郵牘。披圖朱點。填胸瞭聚米之形。盼捷紅旗。屬耳聽吹鏡之奏。未登壇而命將。預決幾先。方

振旅以安民。亟籌善後。舉一事原非易易。惟七德為此兢兢。志略見於詩文。事詳臚諸方略。詠出車

之風。什上之人。貴有此心。闡寫壁之序言。今以後願無斯事。凡茲燕與親見。鴻成或承旨樞廷。備禁

中之頗牧。或乘麾闌寄躬。塞上之鄂褒。卽列簪豪。曾同磨盾。各從其類。試比事以屬辭。毋涉於夸。匪

觀兵而耀德。反六極之六曰弱。惟在詰戎。用八政之八曰師。亦通演範。庶以揜采薇依柳之雅。咨三

事羣載筆焉。莫徒述戰甘征。扈之書。告萬世慎言兵者。

御亥年聯句用疇箕。每歲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卽事聯吟。自辛亥年始。用洪範之九五福輪年分詠。以昭敷錫。斂福錫民意。寓茲輪四為寅。攸好德。今年應以

攸好德為題聯句。五福已備其四。

環初在甲志言詩。新正月建丙寅。二日干屬庚寅。而歲德恰次甲寅。轉甲環生。以衍無疆之慶。極維根也。鼎詮允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為根本。則已於

第五疇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基之。唐李泌云。五福雖天所昇。實自造命者嚮而致。我皇上聖德日新。而又道之以德。故能使民共享五福。而為治道之極功者也。貌以配焉。向傳支。班固漢書五行志。用劉

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分配五行。已為疏謬。而又分

福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為木之應。尤為支離穿鑿。宋王柏書疑贊斥之。黃度尚書說亦言其非是。三達智因壽不

爽也。黃度尚書說。以五常分配五福。攸好德為智。物堅貞。五行土又事兼思。五福之好德。亦猶五行之土。五事之思。所謂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昭明者也。臣阿桂。所以純壽富康甯。而保其考終者。說見金

履祥尚書。中庸天命命率性。薛季宣尚書古訓。庶政可以人事驗。而福極為天道之至。可以畏懼。而不可測。其在人。表注。中庸天命命率性。則安仁者壽。知足者富。守道者甯。率性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君子言天道。必本

諸人。大雅烝民民秉彝。詩大雅烝民之什。鄭康成箋。謂天生眾民。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然而持執各有常道。事也。引之以證天從民。理氣雖分。卒立影。微菴程氏曰。壽、富、康、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全五行之理。雖分

同。必歸於有德也。陳大猷尚書東齊集傳云。好德則必得其壽。為世考者。好德則得祿而富。好德則心廣。自然見者。康甯而上樹生棋。體胖。無入而不自得。其說又與中庸所言大德受命。及德潤身之旨相合。是諸福皆以

臣稽璜。康甯而上樹生棋。體胖。無入而不自得。其說又與中庸所言大德受命。及德潤身之旨相合。是諸福皆以。攸好德為本。如木之有棋。劉經就簡一中定。胡一中正定洪範。以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

而好德又自本於皇極也。殿末分行王柏疑。王柏書疑。則謂自斂時五福以。一以下為禹本文。一五行以至九五福。為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二五事至福極皆然。析經分傳。正其錯簡。殿末分行王柏疑。至其作汝用咎。宜為福極

之末章。蓋以人君因乘數斂之極。其曰斂時五福。蓋指第九疇而言。斂者。皇也。時者。是也。此也。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諄諄告誡。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故列為九五福之傳。固有祖謙學近正

東萊詩說。民有言。我所好在德。汝即當錫之以福。非謂爵祿土田。致民曾鞏義無歧。曾鞏說。九疇皆人君之道。福也。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即錫福之謂。其說頗近正。臣和珅。致民曾鞏義無歧。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

其意謂攸好德則錫之福。於皇極疇言之。所以勉人。於此言之。見致。獸為守勉淺深效。人之有獸。有為。有守。王柏民於善。則福之在民。皆由人君所嚮。雖分屬上下。而義無兩歧。獸為守勉淺深效。書疑云。人者。指有位者而言。獸、為、守、雖淺深不同。均為好德。臣等日承聖訓。雖不敢不就其才力之淺。庶富教承次第宜。林之奇謂比論五福。

深。勉思自效。而仰惟錫福。遠云協極。惟幸敷言訓行。以為受福之地耳。庶富教承次第宜。統天下之人而言。是以歸有光云。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甯。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是民之五福。君實使之。我皇上御極五十九年以來。溥海內外。既庶而富。既富而教。蓋舉天下之人。無不

在五福之中矣。聖合地天臚舉典。攸好斂錫。是以年彌高。德彌劭。庚戌恭遇八旬萬壽。臣等恭編盛典。擷陳皇德一門。推原致福之由。約舉類聚凡八目。曰敬德。曰孝德。曰勤德。曰健德。曰仁德。曰文德。曰儉德。曰謙德。推

離於我皇上內聖外王之盛。未能舉拾萬一。茲幸列宸聯極。即臚舉聖德諸大端。用備徵寶焉。臣福康安。

原致福之由。約舉類聚凡八目。曰敬德。曰孝德。曰勤德。曰健德。曰仁德。曰文德。曰儉德。曰謙德。推

離於我皇上內聖外王之盛。未能舉拾萬一。茲幸列宸聯極。即臚舉聖德諸大端。用備徵寶焉。臣福康安。

御製詩文全集 卷五十二 六五九

製金分大小首圖規。朕仰承昊眷，紹登大寶，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自乾隆元年以後，數年之內，惟以愛養黎元，

天下之道，雖不以武功為先。朕勅幾時政，亦惟以堯舜為法，然堯有丹浦之戰，舜有三苗之征，自古帝王御宇，德懷威畏，亦不必諱言用兵也。神堯明俊曰：惟迥，堯之德至于被四表，

民無能名，而其原惟在克明俊德。魏舜升聞本自寅，舜之升聞在位，德協于堯，而齊牧之言，首以尊德允元，為典推本及之，此所以則天為大也。

以期不負為君之職耳。敢黷武欽武七德。朕雖不敢有意佳兵，而不得已而應，曲直之理，昭然共見。計自平定金川、準部、回成，每念左傳所載邲之戰，楚子所言武有七德之目，勉思符合，雖人君之德，不止于斯，而予一人蒙麻樹德之心，實可自信，即以此臚敘聯吟，可為萬世用兵之準，非徒云耀德不觀兵而已。

廣承運際遠重熙。我朝定鼎中原，自順治元年甲申至今歲甲寅，已百五十一年，聖聖相承，休養生息，溥海內外，共享由我皇上無疆武之心，是以師貞叶吉，勳必助順蒙麻。造攻己已番礪圮。金川本氏羌種類，與董卜韓胡宣慰司同族，康熙計下蕞鴻勳，均與武之七德相合，謹條系擧舉如左。熙年開，土舍色勒奔初投誠，委授副長官司職銜，管理駐牧，雍正年間，部給印信號紙為安撫司。乾隆七年，其子莎羅奔承襲，地距四川保縣五百四十里，恃其險遠，妄思竄食隣封，侵擾小金川土司及我邊徼，邊臣失律，績川弗集，戊辰冬，上特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懸軍深入，奪寨摧堅，誅漢奸良爾吉，金川喪膽乞降，皇上好生為德，再定丙申官寨。噶。金川既定甫十年，而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與鄂克什土司准子肆故，而金川以定，是為十全武功之始。稱兵構怨，經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誠諭息爭，未敢月，復擾鄂克什，阿爾泰遣兵往護，僧格桑竟敢抗拒官兵，於是嚮有兩金川之役，壬辰十一月，克其美諾賊巢，逆酋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黨惡拒命，因移兵並剿之，癸巳，重收小金川之美諾官寨，乙未，攻得金川勒烏圍官寨，丙申，破噴喇依官寨，她豕莎羅奔洵食。莎羅奔既襲安撫司，即與革布什哨土司爭地，誘縛小金川土宗諾木就縛，解京伏誅，而兩金川再定。她豕莎羅奔洵食，司澤旺，奪其印信，復劫殺明正土司所屬各寨，洵食隣封，其姪耶卡，翼以為奸，漸擾內地，繼復釋回澤旺，歸其印信，且以女妻其子。驅印索諾木肩隨。戊辰之役，原因金川以逞其結聯吞嚙之計，幸皇上燭照其隱，因即發兵進剿，以靖邊隅，臣王杰、驅印索諾木肩隨，莎羅奔擾害小金川，為之出師底定，乃小金川逆酋僧格桑，始與索諾木為仇，繼復狼狽為奸，藉其聲勢，於是金川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哨土司色楞敦布，取其印勅以歸，而僧格桑亦乘機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於必取，後已自恃地廣人衆，修築礪卡，謀抗天朝，各土司如韓司甲布及三維谷，以赦辜納款六遵約。當初定金川，上以紮莎羅奔、耶卡勢分力散，不勝其暴，畏之如虎，不得已，所以有禁暴之師。

赦辜納款六遵約。當初定金川，上以紮莎羅奔、耶卡勢分力散，不勝其暴，畏之如虎，不得已，所以有禁暴之師。

他番。何如卽撫二酋。使効順。旋經傳恆奏報。二酋呼號請命。且誓遵所約六條。不許再犯鄰封。退還各土司侵地。獻出馬邦兒首。呈繳鎗。送還內地民人。與衆土司一體當差。因卽允其納款班師。蓋川兵正以賊兵。而非欲窮兵於道也。

愛士緩攻五閱朞。金川以葭爾小邦。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滿三萬衆。而自小金川美諾兩次勦定。至乙未春。官兵乃攻守。非漸次進取。謀出萬全。必致損我勁旅。不若文關螭蚌比定蔡。兩金川既平。御製告成太學碑文。以唐之藩鎮。變其枝葉。待其自腐。終得獻功奏凱。一勞永逸。

之。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今之金川。受號紙。列土司。事亦相類。仰見聖德。諒諸騰蜚口敢侵維。維州本淨。有大不居。不特韓愈平淮西碑。言武功者爲有愧。卽江漢諸詩。當亦遠遜矣。臣金簡。謠騰蜚口敢侵維。漢時冉魏地。蜀將姜維征羌。駐此築壘。後因名爲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歷叛屢復。五代蜀州內徙。始改縣曰保寧。宋景德時。改曰威州。自元及明。于州析置保縣。本朝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尙有維州橋之稱。金川番衆。曾以殺至維州橋。播爲謠曲。以相煽誘。蓋習聞吐蕃舊事。妄冀效尤。所謂敢拒大邦。自書定後。維州外關地數千里。重收美諾囚走駝。王辰歲。官軍乘勝直搗美諾。僧格桑雖已。賊酋復佔據美諾。官兵重經收復。僧格桑竄入直搗噶喇依衆就斃。丙申春。搗噶喇依賊巢。四面圍攻。水陸俱金川。旋伏冥誅。而小金川全部。悉已平定矣。

其大頭人亦皆相率乞降。於是索諾。立協蓬婆夷什伍。兩金川既定。若將其境土分給土司。仍恐日久復滋事端。因命木以下男婦二千餘人。旋就擒獲。安營統轄各屯練降番。於是番衆等咸得隸營伍。生計益充。

開田瀟博戶畬菑。又於金川境內。令屯練降番等開墾屯田。不特有裕軍糈。並於川省綠營兵內。撥從軍臣劉塘。

可樂千屯練。四川屯練土兵。降番。最爲靈捷。大兵征剿石峰堡逆回。臺灣逆匪。及上年廓爾喀之役。皆調集從征。苦。而轉覺可樂。投按堵無驚九土司。四川打箭爐以外。舊有董卜韓胡宣慰司。明正長河西魚通衛遠軍民宣慰司。膠挾。具識人和。沈邊長官司。冷邊長官司。瞻對安撫司。喇滾安撫司。把底安撫司。單東革什咱安撫司。棹斯甲安撫司。謂之九姓土司。自康熙年間。率授職內附。自莎羅奔。經過稅糧獨有例。兵行所過州。僧格桑。索諾木。先後滋事。肆行侵佔。平定之後。咸得甯輯。斯亦和衆之大者。

御製所需芻餉澤無遺。軍行所需軍火。錢糧。夫役。奏銷各有例案。蜀道險遠。運送維艱。時有納降原以籌其奠。瀆附喀諸役。均以爲例。臣福長安。

所加恩准給。以示體恤。

不准開銷者。朕以大功既成。並加恩准給。以示體恤。

經過稅糧獨有例。兵行所過州。縣錢糧。節次

所加恩准給。以示體恤。

所加恩准給。以示體恤。

所加恩准給。以示體恤。

開疆拓土，本非予之初志，乃自準夷內亂，其奪相仍，都爾伯特、輝特、和碩特諸台吉，於甲戌年先討逆重，因整我師，西師既定伊犁，而阿睦爾撒納以奸謀不遂，潛逃煽亂，絕域幸能永禁暴屯安集，同我太平，予初願不敢留此，師於是丙子春，重整大軍申討，所以有再定伊犁之事。

濟惡久已卅瀕危，準噶爾自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不靖，至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據汗位，傳子噶爾丹策凌，再五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後又與阿睦爾撒納隙，以兵三萬，初年罷役天函蓋，聖祖三征朔漠，噶爾丹之額爾齊斯蓋數十年來，篡弒擄奪，習為故常，不得不拯之水火也。

宗時，大敗之于額爾德尼昭，事機弗湊，未竟厥緒，乾隆初年，上命罷兵，蓋以賊所恃二術，一曰激我怒，一曰窺我邊，破其所恃，彼亦束手，故噶爾丹策凌使來，加恩遣還，初無用兵之意，廿騎慶營士虎熊，大軍初至伊犁，款降載道，達瓦齊于格登山麓，以萬兵結營阻我師，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非所以體上慈，乃遣阿玉錫以廿五騎，夜斫賊營，賊大潰，蹂死無算，達瓦齊遁，遂入伊犁，蓋無亡矢遺城之費矣。

宗毋擾彼，當噶爾丹吞噶爾齊，略爾喀潰散入塞，聖祖幸多倫諸爾，撫卹其衆，分封四部，于其地建會宗寺，百年來，以定伊犁，正以保我，土爾扈特自其汗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居額濟勒地，因俄新屬別教，而非略爾喀也，臣董誥，後來歸順盡臣之，黃教，又征調不息，且聞伊犁安樂，遂于辛卯年統衆來歸，行萬餘里，凡八閱月始達，皇上炳自獨斷，深仁大智，加以撫卹經理，覲燕定封，詳見御製記二首，蓋土爾扈特之謀窮降將食桑詐歸順，與平定準噶爾之事，相因而至，自昇蒙古之族，尺土一民，皆歸估冒，以成我中國之大。

阿睦爾撒納既與達瓦齊隙，窮蹙來降，即用為副將軍，統兵進剿，加封親王，福木特曾密奏其人不可信，上惟誠用之，不為疑阻，泊伊犁既平，覲為四部總台吉，未鑿所望，居常不衣賜衣，用私印行軍檄，廣照奸萌，曾勅將軍、參贊、相機擒戮，遵奉因循，阿逆得以中逃，乘隙鼓煽，致煩再論，曉碩儒憂杞癡，西師初起，熱經於庚戌之觀者，不能無惑，定，神武善於將將，用其力而照其心，所以成功易，論，曉碩儒憂杞癡，西師初起，熱經於庚戌之觀者，不能無惑，而斷以信天主人之旨，綜要闡幾，四衛拉餘恭帶礪，伊犁定後，撫準噶爾遺衆為四衛拉特，曰綽羅斯、輝特、和碩廣大明著，定功之本，具在文中。

爾藏多爾濟被殺，綽羅斯族已殄，既而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未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滿津，亦以心懷疑貳，為一將我參贊雅爾哈善所殲，惟餘都爾伯特，終守臣節，以世相襲，永承宿羈，其所部亦得安畜牧而長子孫，臣紀昀，為一將

軍鎮坐鞭管

伊犁在西域。形勢最為扼要。故準部向以為庭。我師既平準夷。即其地設將軍一。參贊大臣一。分駐惠遠城、惠甯城。其駐防之滿洲、蒙古、錫伯、索倫、達呼爾、厄魯特官兵及游牧。設領隊大臣六分理之。

總管六。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一。管厄魯特兵。俄羅斯醫市場請。土爾扈特之來。或有謂不宜收俄羅斯叛總管一。而皆總其成於將軍。形勢聯絡。屹然有磐石之固。俄羅斯醫我天威。從不敢。哈薩克遵貢道馳。

誠心歸順。不忍不優加撫卹。為之贈其生計。今已廿年餘。安居樂業。而俄羅斯醫我天威。從不敢。哈薩克遵貢道馳。問土爾扈特之事。前因停止交易。屢次卑詞懇請。近始蒙允准。仍前開市。感荷欣喜。實為恭順。哈薩克遵貢道馳。

哈薩克從古不通中國。前因道叛賊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避去數千里。我師既徹。彼悔其為阿逆所賣。謀擒之以獻而未果。其汗阿布賴遣使稱臣入覲。嗣是哈薩克左右二部。屢次馳貢。樂反馬徠白傅小。

哈薩克素產馬。我兵既定伊犁。每年市馬酬帛。核計每匹不過三四金。價廉而濟用。羣馬日充。分往屯田各處應用外。並撥給綠邊營伍。以資軍實。覺唐白居易樂府所稱以有用之練。市無用之馬者。所見亦甚小矣。御製反陰山道樂府詠其

事。臣胡。旬廣麥熟杜陵卑。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有崆峒小麥熟語。以為欣慰。伊犁等處。次第築城與屯。官兵。季堂。回人。暨腹地遷居戶口。聚落殷盛。歲獲迭增。有至二十分已上者。除給慶福外。陳陳相

因。御製再賽杜甫詩韻。使甫。千言蜂種支分派。元史所載脫歡太師。即衛拉特之始祖。其後有字汗者。與他結野合而觀此。其為欣幸又當何如。烏林台巴粗太師。其母葉之澤中。李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十

一。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一人。再世曰僧格。曰喇嘛丹博碩克圖。即康熙年間為汗者。僧格子曰策妄阿拉布坦。即雍正年間為汗者。子曰噶爾丹策凌。即乾隆初年為汗者。傳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及喇嘛

達爾扎達瓦齊者。為策妄疏屬。再經纂奪。準夷。二豎梟音墳與箴。伊犁戰事。征回之事繼起。其罪魁則大和卓。出入即平。始悉其世次。詳見御製準噶爾全部紀略。二豎梟音墳與箴。木波哈拉泥敦。小和卓木魯集占兄弟二人。出入

庫車技黠鼠。阿睦爾撒納之復叛。小兒卓木助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其時我將軍兆惠在伊犁。遣副都統阿敏道往我師顏。戰敗冒死入城。而雅爾喀善略無紀律。不。急迫擒。致彼出入自由。竟同黠鼠。巨彭元瑞。不。

御。周迴黑水勢張鷟。既治雅爾喀善債贖之罪。旋命定邊將軍兆惠馳往辦理。于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末。二酋以逸待勞。統數萬人與我軍三千餘人遇。我軍之渡河者。僅止四百餘人。築壘黑水。固守待援。天恩助順。營中糧得管米。以濟軍食。賊自高施統。鉛丸紛集營中樹上。並無中人者。軍士斫木為薪。因得鉛丸數萬。藉以擊賊。

又幸預已降旨。派兵撥馬濟師乘夜直搗賊。釋囚還土恩加厚。偕德懷兇叛實奇。大小和卓木回部之望族。久為準營。內外夾攻。聲勢大振。重圍立解。

噶爾所拘繫于阿巴噶斯鄂拓者也。

噶爾所拘繫于阿巴噶斯鄂拓者也。

大軍既定伊犁，乃釋其囚，并以兵送大和卓木歸葉爾羌。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居于伊犁。撫其在伊犁回家，朕之加恩，不可為不厚。乃二酋僭德，竟敢肆其鴟張，逞逆倡亂，實出意料之外。當伊犁既定之後，豈復欲兼并回部，不意二酋自干誅討，是兵固綏靖天方廬保大。番回部之始，肇自天方，亦曰天堂。又曰默克，或以為即唐之回鶻，元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耳。綏靖天方廬保大，大食，其部落處天山之南，自關展訖葉爾羌，東西延袤三千餘里，周圍萬餘里，自乾隆己卯，大功告定以後，民綏物阜，至今已三十餘年，維予康保之懷，無時不與內地黎元同慶也。

被漸海角遠通夷。回部既定，迤西各部落嚙嚙向化，爭先歸順。如東四布魯特、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塔什、表入貢。我皇上兼容并覆，准其投誠歸化，酌量蠲之。迤騰拔達克山檄。兩和卓木敗竄，明瑞一逝之於霍斯魯克，期。定市易之制，海西通道，不啻周家之九夷入蠻矣。

二酋窮蹙，惟挈其奴僕等三百餘人跳去。遁入拔達克山，富德等追逐，中途檄諭，其汗遂勒伊西淖爾碑。伊西淖爾素爾坦沙，遂遣人總波哈拉泥敦，鹹霍集占，以其屍先後馳獻，于是回部之事大定。

噶什噶爾邊境，為拔達克山之界，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此敗殲賊衆，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於是遣使索俘，旋即遵檄納款擒獻，振旅以旋。以其為回部戰功全藏之所，有御製文紀者定歲月，勒碑其地。圖誌五城峽

版籍。回部為城郭之國，各依形勝築城以居，其最著者為五大城。曰葉爾羌，葉爾者，漢語為土字，羌者，寬也。屬境二十九，曰喀什噶爾，喀什者，漢語為初，噶爾者，叔也。屬境二十一，曰和闐，回人謂漢人為黑台，輿圖語之

尼堪，和闐，即黑台之訛音也。屬境三十二，曰烏什，烏什者，繪漢語云峯巒飛騰聳峻也。屬境二十二，曰阿克蘇，回語謂白為阿克，水為蘇，屬境二十一，皆設辦事大臣，統兵駐轄其地。又有小城十三，曰庫車，曰喀喇沙爾，曰英吉沙爾，曰沙雅爾，曰布古爾，曰庫爾勒，曰賽里木，曰拜城，曰哈喇哈什，曰玉龍哈什，曰車將，曰塔克，曰克爾雅，分隸五大城駐守大臣管轄，星羅繡錯，控制相維，西域既平，上命纂皇與四城圖志，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準

部、回部分畫疆界，繪圖系說，犁然秩然，並戶籍、風土、賦則、營制、瞭如指掌，臣舒常。歌成卅韻路康廵。辛亥御製回疆三十韻詩，首詠吳蒼蒼，內安外靖，

規制，而衷以公明兩言，敬惕一心，為制治之大。進夷舊僕今相友。回民久為準噶爾屬，二酋被拘於阿巴噶斯鄂拓之

經，蓋已著明民安之效，而昭揭安民之源也。伯克官分職各仔。平定回疆之後，設官分理，皆因回部伯克之舊名，而

酷於水火，自歸王化，同作天朝臣僕，誼屬鄰藩僚友，無復強凌弱，衆暴寡之釁矣。

阿奇木伯克，協理事務，若內地副都統，又有噶爾納濟伯克，商伯克，哈資伯克，訥克布伯克，摩提色布伯克，密圖巴

理伯克，密拉布伯克，都管伯克，巴濟伯爾伯克，巴克瑪塔爾伯克，什胡爾伯克，阿爾巴布伯克，帕提沙布伯克，明伯

克。克拉克。雅拉克伯克。默克塔布伯克。塞依得爾伯克。哲百伯克。大小凡二十級。分司鑄錢、刑名、匠役、貿易、牲畜、園地、村莊、巡街、念經、教經、軍器各事。由駐劄大臣核奏選補。因其教不易其宜。回衆所以大和。玉

探和闐邀厚賞。和闐多良玉。產於山者。材大逾丈。產於水者。質小而精。回人探玉入貢。當採時。錢流騰格。採多

賈。回疆底定。錢幣流通。初。回人謂錢為雅爾嗎克。以一錢為一普爾。五十普爾為一騰格。後以百普爾為一騰格。平

皆折收騰格。回民。水連濛泥成歸沼。我國家幅員之廣。迥出禹貢九州外。自平定新疆回部。開闢二萬餘里。

員竟弄池。臺灣為東南大海中番島。距福建省城千餘里。明閩粵東番記訛稱臺員。蓋南音也。自古不隸中國。明嘉靖間。

化縣。百餘年來。久安耕鑿。然地土饒沃。極秀雜處。內地。郡判漳泉鄰敵。閩之潮州。相攏寄居。故游民最多。向來

習於械鬪。不特閩粵之人。彼此仇讐。即漳、泉二。邪萌盟會弟添欺。奸民林爽文、莊大田等。偶立天地會名目。

府人亦不相睦。風氣暴戾。竟若性成。臣金士松。小指為地。互相為讐。其時地方官有意欺飾。化大為小。規避處分。

鳩煽聚衆。凡入其教者。用三指按心。以大指為天。小指為地。互相為讐。其時地方官有意欺飾。化大為小。規避處分。

改爲添弟二字。以致養癰貽患。後經聖明指斥。始不能匿。若當日地方官早能嚴禁。則奸民自知斂跡。何至有林逆等如

此倡亂。百人飛度兵非衆。林爽文等滋事時。督臣、提、鎮等觀望遷延。未能勦滅。特命福康安、海蘭察、帶巴圖魯、

千里。飛渡至臺。解圍殲賊。其所調之。兩路生俘役弗遲。福康安等於丁未歲十一月渡海。分兵進勦。至次年正月初四

兵。並有聞大功已成。停止徵回者。計自林爽文於丙午十一月起事。至全部平定。凡一年三月。較之康熙年間剿

辦朱一貴。凡二年始行殺功者。更爲迅速。伏讀御製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申明天地神明顯佑。若遲而成速。

析理精詳。仰見皇上。明戒膏腴加橫賦。臺灣土性肥沃。生殖滋豐。民間種植稻穀。一歲三熟。其番薯、甘蔗等物。不

不得已而用兵之故。具仰我皇上孚惠保邦至意。臣松筠。我皇上恩深慈富。不以其地土膏腴。加增賦稅。每申誠地

御。默消反側立生祠。臺灣風俗刁悍。若不示之威武。必致事過即忘。無所懲儆。因於林爽文就俘之後。明降諭旨。

將福康安、海蘭察、及帶兵勇略最著之舒亮等。令於臺灣郡城。建立生祠。俾衆人休目警心。

涇渭反側。未始非保。民靖衆之良規也。內山外海窮追勦。當林爽文竄入內山之時。福康安等四路窮追。並派熟諳路徑之義民。熟番等入

情急入海遠颺。更難追捕。而福康安多方籌辦。一面令巴圖魯等。帶兵分隊自山梁排下。至莊大田山沒之地。距海甚近。若

其時水師兵船。適因順風。連檣齊至。沿海密佈。四面合圍。罪人斯得。大功告成。蠶吏疲兵亦詰治。臺地遠隔

饒民俗。向來官吏。惟知牟利營私。貪婪無藝。多不以公事為念。以致奸民得以藉口滋事。其武弁營兵。亦惟以作奸漁

利為心。並不操防。有名無實。遂致匪衆得以肆行無忌。不可不嚴加懲治。以為貪墨殃民。激變玩寇者戒。故於大功告

成後。令福康安籌定善後事宜。並飭文武員弁。嘉義安民縣名賜。先是諸羅被賊攻圍日久。饑困不支。在城百姓等。以靖海疆。而澄吏治。庶可望永無事端耳。

齊。即先鼓勇深入。立解重圍。城中數萬生靈。得以存活。聞之深為憐惻。降旨改。諸羅縣名為嘉義。以獎合縣士民守城之苦。彰其忠義。自是民始復舊席之安矣。

褒忠表額里門劄。廣東泉州義民。隨同官兵殺賊。接濟軍糧。上書其深知大。鳩巢聚族分移樹。漳、泉兩郡之民。田籍處。素有嫌隙。往往紛爭。釀成械鬪等案。因諭福康安於辦理善後事宜時。除各處義民毋庸遷徙。其賊匪入官莊田。

新募居民。及舊與賊匪同莊居民。雖無從逆實蹟。而心持兩端者。酌為遷移。令籍隸漳、泉之人。各為一莊。俾免爭競。鯨舶來朝共向葵。生擒逆首林爽文、莊大田時。內山各社生番。遵檄協擒。頗為踴躍。旋經福康安奏。各番目情願來

通事、社丁、共四十二人。渡海來。賦免連年跨漠渤。上念臺灣遭賊匪滋擾。先後命將全部五十二、三年應徵錢糧。京入覲。以後諸番。輪次朝正。並應徵兵穀十九萬九千餘石。耗羨租稅銀六萬九千餘兩。粟一

千八百餘石。全行寬免。其內地漳、泉等府。兵與。社廿賞項迓旌麾。逆首竄入內山。官兵四路窮追。並派熟識路徑。所過州縣。亦量予蠲緩。以示休養。臣吳省闈。之義民。入山隨緝。一面曉諭獅子頭社以北。

三貂蚒仔關以南各生番。懸賞協捕。各社歡。鯤身鹿耳波真帖。二逆匪以么麼小醜。敢肆跳梁。未久即。為泊龍編國。喜効命。逆首逃竄無地。遂以就獲成功。嗣。阮鄭蝸爭原徧赭。阮氏以伐鄭為名。侵擾

忽移。安南自明時莫登庸篡後。黎維禪藉其臣鄭德之力。驅其復國。嗣。阮鄭蝸爭原徧赭。阮氏以伐鄭為名。侵擾。者數年。卒戕鄭棟。又連年荒旱。岳任蟻陣野填餓。阮岳兄弟既破鄭棟。據駐黎城。以官民赴援退去。而阮岳將阮

赤地千里。勢益衰。臣瑚隨禮。任領兵再入。肆行殘燬。宮室蕩然。人民塗炭。我皇上字小仁。懷不能不用。五圖寫戰成六順。安南之事。始以戰而終以不戰成功。益信吳蒼助順。轉旋完善。因命戲院分繪戰圖。兵以禁其暴。曰三異柱右之戰。曰嘉觀訶訶之戰。曰壽昌江之戰。曰市珠江之戰。曰富良江之戰。

其第六圖。則阮光平遣姪光顯歸順錫宴之事。並補詠六律。與一記班師豫四知。孫士毅既為黎維那復國。天朝與

前此平定伊犁、烏什、回部、金川、臺灣等戰圖。共垂不朽。之義已全。即有旨令孫士毅班師。

御製班師記。申明無佳兵之心。理足辭去。煌煌昭示。先是戊申歲。上以臺灣成功。取繫辭所云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四者之意。於山莊顏堂作記成什。仰見大聖人誠精神應。惟至公所以至明也。土宇莫收吾舊也。

孫士毅初奏安南內訌時。即有乘此機會。俟平定後收其土地民人之意。即黎維那亦有與維那上所命之言。皇上大公至正。

四海一家。茲爾一隅。不啻太倉一粟。安肯如前明小見。乘人之危。利其疆土。收為郡縣。覆載為心。昭於萬古矣。臣

童鳳。金人安用代身為。阮光平復至黎城。自知罪重。屢具表文。款關悔罪乞降。表內詳敘黎、阮、構峰委曲。並不

三。年八旬大度。當親身入朝。皇上鑒其誠悃。赦罪准降。視前明之黎利、莫登庸、親朝親祝孚維意。皇上以阮光平恭順

黎維那、三次用代身金人入貢者。尙幾幾不可必得。矧其親身詣闕。焉用代為。親朝親祝孚維意。皇上以阮光平恭順

即加恩封為安南國王。撫其境土。阮光平於庚戌八月。至避暑山莊陸見。恭祝大為父為君感以慈。阮光平感沐鴻慈。

度。真所謂不戰而屈人。徠遠之功。孰大於是。御製詩所謂孚意君臣事不難也。為父為君感以慈。阮光平感沐鴻慈。

表內。有為君、為師、為父之語。皇上念其具有天良。肫誠所發。不忍外之。於山莊錫宴之

日。因其懇遵天朝衣冠制度。特命依皇子所用章服。并賜之詩。有詎曰一家父子之句。息事粵人罷徵調。方孫

之復黎城也。籌造船隻。辦運軍糧。為搗巢覆穴之計。既而孫永清奏稱。自黎城至廣南地方。計二十餘程。用兵萬人。

即須運糧夫十萬。上以勞費內地民力為小邦計萬全。於事體非宜。且小邦與廣。亦有天命。安能遠之。即有班師之旨。

於是粵人免於徵調。息事安民。益徵樂利。臣那彥成。御陳情駱戶免參差。阮光平歸國後。具摺陳謝。稱當進關以後。該國衆人。妄生臆度。議論不一。及出關時。曉諭

之大。日月之光。於是人心大和。黎干天厭憐猶護。黎維那庸庸無能。復國之後。又復棄走。前所製平定安南功成班

國論協一。其情詞最為悃款。黎干天厭憐猶護。黎維那庸庸無能。復國之後。又復棄走。前所製平定安南功成班

武職。優給祿食。房屋。編為佐領。俾率其族屬。安住京城。以示恩卹。阮順國威恩遂施。阮光平深知順逆之理。

恩。有加無已。俾新造小邦。得以定君和衆。先服騰章一揮國。緬甸為古朱波地。即後漢書之擇國。戊申六月。雲貴總督富綱奏。孟頽

今經二十年。於安南未事之先。孟頽即已。緬甸為古朱波地。即後漢書之擇國。戊申六月。雲貴總督富綱奏。孟頽

敏關請命。可見事機遲速。非有成心也。罪歸誠。詞恭禮順。朕以昔年征緬之役。原非得已。因其德降。撤驗撤兵。

曾頌內帑萬朱提。阮光平初至山莊入見時。賜以本俗衣冠。並資內帑銀萬兩。續又賜御筆詩章。象盤告捷甯丹微。

阮光平回國後。以黎維那之弟黎維社勾結萬象國合兵。為復仇之計。阮光平親往廣南戰敗。驃樂陳風奏赤墀。唐有驃國之。獲其軍械糧精無算。遣使來告我捷。並獻所獲鉦鐃蜀諸物。國境又甯。財用益為充裕。驃樂陳風奏赤墀。唐有驃國之。見白

居易樂府。乃章阜鎮蜀時情進。茲孟頫遺頭目齋金葉。表文。馴象。金。楷馭前非肆茵蝨。先是緬酋楷馭。自恃險遠。塔等物。並驃樂一部。今隸樂部之末。與朝鮮。回部。安南諸樂並陳。楷馭前非肆茵蝨。侵擾各土司邊境。乃漢兵

進剿。司事者每以怯懦失機。以是逆。贊角。牙覆惡斂恣睢。楷馭之子贊角牙繼立。雖頗知悔懼。而未敢朝貢。其後曾怙惡弗悛。致勞捷伐。臣茅元銘。亦述其同時為惡。獲罪甚大。惟以畏懼天

威。不敢逞。相求貝葉俘蘇會。輕略傳恆討緬時。造舟於翁古。由水陸並進。擊賊賊船。連破大寨。瘞渠。休試瘴茅其恣睢。相求貝葉俘蘇會。魁。並奪得賊羣。楷馭震懾。遣頭目奉蒲葉書詣軍門籲請。貸其申討。瘞渠。休試瘴茅

振旅時。緬甸僻處南裔瘴癘之鄉。水土惡劣。大兵深入。不難掃穴擒渠。我皇上睿算早定。先於賜宴經略詩。即有莫拒牽羊肉袒降之句。暨兵威大振。賊勢漸蹙。因即降旨班師。蓋不值以勁旅輕試瘴鄉。是以戢兵。初非兵力不

足。遣使趙佗詞過貶。總督富綱奏緬甸稱臣奏至。御製詩有濟辭並未馳文帝。奉表翻看來趙。娶妻蘇武節加持。孟頫復將從前羈留之楊重英及兵丁四名。客民七名。一併送回內地。皇上以重英在緬二十一年。誓死不屈。與漢

蘇武同。而無武妻生子之事。較武為勝。御製蘇楊論。以著其實。不特論古卓識。蓋俱有關中國大體。秤官猛釋先心折。征緬兵罷後。二十年不復加誅。嗣以平定兩金川。獻俘誅逆。令前所獲緬目秤官猛等與觀。皆備懷殺賊。不敢

曾彼時先已。攝國長降詎意期。緬甸之舉。討其叛。救其降。我國家寰宇周廣。詎庸是淺淺者為。乃孟頫攝長國事。竟心折矣。攝國長降詎意期。能不由招致。傾心向化。示威於數十年前。底功於萬餘里之外。過化存神。洵非意

計所。出俗寺僧能懺悔。孟頫表稱。伊係楷馭之弟。與楷馭父子。素不和睦。藏身緬寺為僧。迨贊角牙自爵撫華離。孟頫奉表時。自稱攝緬國事。虔乞封號。蓋楷馭父子。多行不道。國人離散。孟頫雖立。不成為國。欲仰

隣板納天朝。漢南有土司十三。謂之十三板納。俗稱十三猛列。居銅壁關外。緬遊。息關逼羅與國匪。緬甸與暹羅緬初滅暹。鄭昭派華父子草創立國。來修職貢。庚戌萬壽。兩國貢使俱至山莊祝釐。伴僧燕席。因傳諭兩國使臣。向厚

雖不睦。今俱為大清藩服。當彼此釋嫌息鬪。長承恩眷。令各回國。告知該國王敬遵。數年以來。不聞兵爭之事。向厚

往薄來留貢抵。孟頽受封後，遣使恭謝，並進方物。皇上加恩體恤，令將貢品即留作下次正貢，而賞資特加優厚，蓋厚往薄來，中府懷侯之經，恩於遠藩諸國每行之。臣王坦修。

御市通禁弛養生資。內地以餉餉滋事之後，絕其貿易，孟頽悔罪歸誠，願請通市。未申威反聽行賄，廓爾喀部落，外，舊有巴勒布三部為其所并，途與後藏之聶拉木、濟噠、宗喀等處接界。戊申歲，廓爾喀侵此三處，朕因護衛黃教，命鄂輝、成德、率兵征剿，又以巴忠素曉唐古特語，令往會同籌辦，乃大兵到彼，並未接戰，巴忠竟諭喇布倫、丹津、班珠爾，私向廓爾喀許賄賂地，廓爾喀即已頂經設誓，遣使赴闕稱臣，貢貝葉經、寶刀諸物，與朝正諸國來使，一體宴資，降旨封拉特納巴都爾為額爾德尼王，其叔父巴都爾薩野為公，是為初定。已受號乃更擾陸，廓爾喀受封後，乃以丹津、班珠爾指不給銀，又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之兄沙瑪爾巴，覬覦廟中寶財，設構，廓爾喀聽信其計，誘丹津、班珠爾至聶拉木，託言議減所許之銀，遂擄以去，復侵後藏邊界，并敢擾至札什倫布，而仲巴胡土克圖妄以吉祥天母前占卜，不可抵禦，策惑羣衆散去，廓爾喀遂損懷莊嚴，示必克始堅歸順，因命福康安等統領巴圖魯、剽掠什物，披猖已甚，此番不得不大申國威，出師再定，以杜後患。

並調索倫勁兵共近萬人，深入致討，福康安仰體朕懷，不辭勞瘁，以西甯一路，較由四川出打箭爐程途，近至二十餘日，由此前往，以冀早抵藏中，籌畫進兵事宜，即可慰予宵旰，此事予於初次徵兵時，即有我往彼逃事，雖願，我輩彼至皆誰歸之句，蓋中國之待外夷，必使畏威，方知懷德，若不大加懲創，則彼即一時降順，而我兵既撤，安保數年後不復潛出邊擾，及內地復調兵至藏，而彼又逃遁，則轉以逸待勞，何以禁暴，為一勞永逸之計，廓爾喀之煩再剿，不啻先獲之見，此予所以於再用兵時，斷有取於唐太宗示之必克，其和乃固之論也。

取其殘敢再潛滋。廓爾喀敢作不靖，不過恃其險遠，而又欺凌唐古特之人懦弱不能抵禦，安知不欲佔據後藏，侵尋益路進剿，務掃巢穴，使其震懼，乃可綏靖邊圉，雪封正喜機方湊，自後藏抵陽布賊巢，嶺峻山深，而彼處氣候早寒，當福康安領兵深入之，摺國威，乃可綏靖邊圉，雪封正喜機方湊，自後藏抵陽布賊巢，嶺峻山深，而彼處氣候早寒，當福康安領兵深入之，微兵，而彼即屢次輸誠願降，我皇上既憐其窮蹙，復鑒山險堪憐步未疲，大兵自濟噠一路深入，地勢險仄，福康安其誠惻，准其納款，即此藏功，事機輒轉，實臻全美。

攀援跳越，擊涼弗顧，於萬難攻勦之時，毫無畏卻，竟獲全勝，揚武奏績，以藏王會即今添入繪，壬子冬，廓爾喀貢大勳，我皇上恩施稠疊，深憐將卒艱辛，蓋雖用兵，而未嘗不以戢兵為念也。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恩加賞資，並令畫院補繪入職貢圖，臣程昌期。輿圖從古未曾披，藏地為唐之吐蕃，其時即以爲絕遠，况廓爾喀部又

編考諸史地理志。諸家輿地書。俱所不載。即本朝通典。一統志。亦載而未詳。今已入版籍。幅員之大。伊古未有。濟甯直入連摩壘。濟甯官寨。本屬後藏所轄。賊據險築。道。即用火焚其礮座。立即攻克。遂渡熱索橋。由協布魯。嚕多。陽布將臨迫守陣。官兵一入賊境。賊酋即畏懼。屢至雍瑪。越帕則古大橋。連毀賊壘。進逼陽布。賊遂膽落矣。既將誘襲之人全數送出。又將搶掠札什倫布物件並私立合同撤出。又遣大頭人齋表進呈方物象。馬。是非革面而又革心。何能畏威懷德如此之誠懇。至所遣大頭人復至軍營。呈送牛、酒、豬、羊、米石。備輓粟蜀中都不事。藏地在蜀徵外。道遠且險。轉輸不易。自稿官兵。其恭順畏懼。較唐太宗使橋之役。實為過之。布達拉札什倫布商上蓄積。向為商卓持巴。噴運到兵餉糧米之外。又沿途發價採買番子糶糶。儘峙長商上亦無虧。布倫等任意侵蝕。上命駐藏大臣總理稽查。嗣足敷軍營之用。絕無飛芻輓粟之勞也。臣錢榮。查明被擾地方。除濟甯。轟拉木、絨轄、三處酌免兩年。奔巴選佛祛後不許達賴喇嘛親族等管事。又允福康安等奏。查明被擾地方。除濟甯。酌量或緩或蠲。以惠番衆。賦租外。其餘若宗喀、定日等處。俱酌免租賦一年。俟商上再有羨餘時。酌量或緩或蠲。以惠番衆。親族。近年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喇嘛之呼必勒罕。率出一家親族。牟利營私。蒙古等漸不信服。以致沙瑪書名彙貯瓶中。公同擊選。頓去向來積弊。於是衆蒙古及藏中僧俗人。衛藏連疆好洽比。衛藏距內地甚遠。日用所需。等。無不仰頌皇上大公至正。保護黃教。安撫番衆至意。同深欣服。銀鑄新錢監市令。內地銅錢。向止行陽布販運。廓爾喀所用食鹽、油、醋。則取給藏地。彼此相資。自不便停其貿易。打箭爐直至拉里。全用銀錢及碎銀。至是令商上鑄造銀錢。每圓重一錢五分者。紋銀每兩易錢六圓。重一錢者。紋銀每兩易錢九圓。重五分者。紋銀每兩易錢十八圓。駐藏大臣。員督同嚕布倫等監造。驗明成色。正用漢字模鑄乾隆寶錢。字樣。背面用唐古忒字模鑄乾隆寶錢字樣。並於邊廓鑄造年分。與廓爾喀所鑄。同係紋銀。使彼此均無藉口。可期永遠通行。臣謝塘。藏分戴臻養番兒。藏內管兵番目。原設戴臻六名。遞加管攝。祇有空名。無裨實用。經福康安等定議。戴臻等缺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照依等級。乘公揀選。不得仍前徇私誤公。其番兵及管兵番目。向亦不給口糧。以致臨時退縮。並酌令商上每年每名給予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調。每日支給糶糶一勛。其番目除戴臻例給莊田外。如專以下。各每年給銀三十六兩。鴻猷指示承鞭策。凡出師底績。至十四兩有差。按季散給。以資養贍。番目、番兵等。均知感激自効。不似從前矣。廣運。決策幾先。加以賞罰嚴明。人思奮勉。故能迅奏膚功。俾賊降順。凡中外大小臣工。或親見宵旰之勤。或仰釋綸言之大。即雁臣淺服。亦無不借天聲之遠播。喜異域之歸誠。益信師貞助順之理。從來不爽。實事詩文

共筦窺以上寶吟所述。皆皇上實事。或本御製詩文。或徵史籍方略。以掛漏為愧。豹略而來輸黼幄皇上十全武功。皆由於

獲事直書。毫無緣飾。特筦蠡之識。未能窺測高深。

禦麟經所載熟書帷楚莊稱頌慙無示左傳雖誇此有詞全以十而合以七計自用兵以來。如王倫、蘇四

醜。不足比數。凡平定金川二次。準部二次。廓爾喀二次。及回部、塞姆、安南、緬甸各一次。以事則十全。以地

承昊佑萬年垂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禦麟經所載熟書帷楚莊稱頌慙無示左傳雖誇此有詞全以十而合以七。三、田五、均內地好民。跳梁小

眾、豐財七德。事事相合。自黃帝、周武以來。所傳輶略。未嘗有也。臣錢懋

與武之心。故能所向克捷。動必觀成。與武之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醜。不足比數。凡平定金川二次。準部二次。廓爾喀二次。及回部、塞姆、安南、緬甸各一次。以事則十全。以地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則七處。無不以七德為兢兢。幸上蒼洪佑。予惟日慎一日。不敢少存勤遠之念。願與天下臣民。長享昇平之福。以地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三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七

文二首

十全記壬子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瑩志以道甯。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天。以冀承乎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麻。弗屑數也。平準噶爾者二。乙亥年。以達瓦齊篡奪。諸部瓦解。朕因其部落接踵內屬。乘機致討。以成前志。未半載。途俘達瓦齊。不意阿睦爾撒納潛逃。欲占伊犁。於是復命進剿。逆賊竄入俄羅斯。以患痘身斃。俄羅斯傳出其屍。伊犁遂平。定回部者一。當大兵西伐時。逆猶小和卓木背恩反覆。因命兆惠等統兵追剿。傳檄拔達克山縛獻。於是其弟兄大小和卓木。一擒一斃。掃金川者二。先是金川沙羅奔構釁鄰番。戊辰。遂命傅恆厚集諸路官兵。將搗其中堅。而逆酋稽首請降。至壬辰。兩金川聯結作亂。命阿桂統師進剿。至丙申。遂平其全境。靖臺灣者一。丁未。逆民林爽文。莊大田。創立天地會名目。煽誘匪徒。謀為不軌。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統兵過海。將二逆悉行擒獲。就誅。降緬甸者一。因緬匪侵擾邊境。命傅恆為經略前往。屢破賊壘。而彼即詣營請降。因而罷師。至戊申。其國長孟頽奉表入貢。乞恕前罪。遂允其請。降安南者一。初。黎維那為阮光平所侵。命孫士毅統兵。為之克復黎城。復封黎維那為王。乃阮光平再至。而黎維那即棄國奔內地。更命福康安前往剿除。而阮光平備陳情事。再四懇懇乞降。並請於庚戌年親來瞻觀祝釐。朕既先有天厭黎氏之語。而安南又無人可付。亦即允其歸降。凡此八次用兵。皆非得已。而俱荷天佑成功。

今併此廓爾喀兩次降順。蓋已十載大功。我武既揚。實屬厚幸。至於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滅田五三輩。則係內地亂民。旋即討平。弗藉其事。茲故不列於武功云。前已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

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

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蜀無甯歲矣。戊申歲。廓爾喀滋事之始。命鄂輝、成德、統率

鄂輝、詎意巴忠請事擅專。竟與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私同沙瑪爾巴定議。每歲令藏中許給廓爾喀元寶三百箇。退還

侵地。並立大小合同二紙。鄂輝、成德。為其所愚。隨同附和。未嘗示以兵威。是以廓爾喀去歲復敢侵擾。既將丹津、

班珠爾等裹去為質。並搶掠札什倫布喇財物。披猖已極。不得不命將與師。聲罪致討。且廓爾喀年來侵佔附近部落。兼

併巴勒布三部。與後藏之桑拉木、濟噶、宗喀等處毗連。不大加懲創。必致搶佔前後藏地。蜀中打箭爐一帶。將無甯

歲。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去秋。於木蘭園場中間廓爾喀復來侵擾之信。朕謂不過與唐古特因錢債啓

諭令鄂輝查奏。始知有許銀贖地之事。駐藏大臣倂習渾。當廓爾喀搶掠之時。既不帶兵剿殺。又欲將班禪額爾德尼及達

賴喇嘛。移駐秦甯等處。幸而達賴喇嘛未從其言。是竟欲委棄藏地。本應即行正法。念其父那木扎爾曾經陣亡。從寬令

于藏地枷責。雅滿泰同係駐藏大臣。倂習渾之奏。竟與聯銜。因令一併枷責。以示嚴懲。旋念事關重大。福康安謀勇素

著。足堪倚任。因命同海蘭察等率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及索倫屯練兵丁。前往大張捷伐。福康安自撥木進兵之後。

運次克捷。隨時褒賞。軍糧軍械。尤為緊要。去冬即命孫士毅馳往籌辦。今春更命和琳馳抵

藏中辦理。其濟噶以外。令惠齡往來專司趨運。數月以來。宵旰籌謀。實未嘗一刻置懷也。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

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甯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

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

福康安等到藏。于今歲閏四月廿七日。自第哩浪古帶兵起程。五月初六日。至標木地方。即乘陰雨。連夜發兵。分隊進

討。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賊寨。福康安督率官兵攻克峭崖。賊人即已驚怖。初八日。行抵噶爾喀甲地方。峭壁深林。

內藏賊匪三百餘名。官兵擊殺數十名。福康安又派兵埋伏半山。故留一路誘賊上山。及山中。帶兵橫衝。賊衆奔竄。直

追至那杏地方。沿途剿殺無算。初九日。直抵濟噶官寨。分遣兵丁攻撲。使賊人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初十日丑刻。同

時並進。搶上東南山梁。攻得喇嘛寺。屯聚賊匪。又將石砌碉座。立時焚燬。官兵等冒雨攻圍。賊賊衆殆盡。亥刻。遂

攻破官寨。藏地全復。十五日。至熱索橋。過此即屬賊境。福康安等一面遣兵由上游綏綠山下紮筏徑渡。直撲賊卡。而

正路官兵。乘勝搭橋。一時並濟。將士無不人人奮勇。痛加剿殺。十七日復行前進。深入賊境一百六七十里。地名協在魯。該處當路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而橋座賊已拆毀。福康安等子二十三日帶兵繞至橫河上游。借接枯樹搭橋。賊匪鎗聲不絕。因于日暮大雨時。伴令各兵撤退。至夜半。賊匪回寨。趕緊接縛大木過河。分爲三路。于二十四日黎明。併力壓下。盡行焚燬賊寨。痛殲賊衆。二十四日攻克協布魯後。自噴多正路至足木古拉巴載山梁。山下有橫河一道。對面大山。卽係東麓。福康安與海蘭察分爲兩路。福康安探得上游噴多魯山上樹木茂密。可以藏身。因繞行。于六月初六日下至山麓。急水渡河。官兵奮勇剿殺。將近河欄卡、木城。盡行奪據。而海蘭察亦連日潛伏冒雨步行。初六日黎明。徑登博爾東拉山嶽。繞至賊卡之上。將木城、石卡。全行拆毀。旋與福康安會合一處。併力追剿。于初九日至雅瑪地方。因官兵等冒險登陟。辛勤已甚。暫令休息。而賊酋遣人乞降。經福康安嚴行駁飭。惟是該處大山層疊。而堆補木與甲爾古拉兩山之間。又有橫河一道。福康安等將官兵分爲數隊。左一路由橫河上游繞道進攻。右一路由帕朗古攻橋。進撲甲爾古拉。賊匪排鎗。連環不斷。我兵乘勢競進。奪據橋座。剿殺更倍于前。計自擦木、那杏、濟噴、熱素橋、協布魯、東覺、帕朗古。前後凡七戰。皆獲全勝。共殺賊目二十餘人。賊匪三四千名。生擒二百餘名。雖山徑險仄。河溜湍急。福康安等鼓勇直前。如履平地。如渡蹄涔。賊勢法爲窮蹙。前已屢遣頭人詣營納款。至此次益加震懼。哀懇乞降。無不惟命是從矣。

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賊人經官兵屢戰屢勝之後。其力實不能支。卑辭乞命。心膽俱呈。出。不敢再提唐古特錢債一事。且言從前爲沙瑪爾巴所唆。實已悔之無及。惟乞大皇帝憐憫全部生靈。網開一面。其畏懼情形。似屬真誠。其賊酋拉特納巴都爾。與其叔巴都爾薩野。不敢親自來營。自謂從前誘襲噶布倫等一事。罪惡已極。懼于擒戮。故不敢出。此亦真情。無怪其然也。我武旣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卽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歲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顛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

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向著土爾扈特歸順記云。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言土爾扈特之投誠。乃歸順非歸降也。若今之廓爾喀畏威悔罪。雖屬歸降。然其悔罪之意。極為真摯。並請定期五年一貢。永遠約束。又將邊外札木地方。獻歸西藏。是則誠心向化。不但歸降。而且歸順矣。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假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假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賜。然天賜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即厄納特珂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

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刺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為刺。讀作拉。下同。馬。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刺麻。皆係隨意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

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

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國師。後復封為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師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

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紀。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

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與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勅封章嘉呼土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製號為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

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勅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世

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鎮南堅錯也。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土

克圖、蓋仍沿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勅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

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與黃教、即所以安衆

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正衙朝會、百

官班列、而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餒蕭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摔捶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殿墮車、皆釋不問、並有民毆四僧者、截手、習之者、斷舌之

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其呼土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

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

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

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土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

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對噶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察地方、六世在裏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札勒

拉里岡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卜尊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姪姻姪、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

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札薩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生者、即如錫呼圖呼土克圖、即係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土克圖、即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姪、謂非綽爾濟呼

土克圖、即係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諾爾汗札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者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圖家後、因圖舍圖汗之福晉有娠、衆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之呼必勒

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資為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依、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庫、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圖同係弟兄、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

威、廓爾喀畏懼降順、匍匐請命、若不為之別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衆猜疑叢視、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

簽貯于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簽掣一人、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而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閒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

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于雍和宮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內。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僧。以息紛競。

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

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勦。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予製一金餅。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衆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餅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土克圖既先期逃。以致衆喇嘛紛紛逃散。於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拏至前藏。對衆判黃正法。其餘札丹及仲巴呼土克圖等。俱拏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况敢執之以法乎。若我朝雖護衛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惑衆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帕克巴創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判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興黃教為護謬乎。

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產。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四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八

文三首

十全老人之寶說 壬子

十全記旣成。因選和闐玉鐫十全老人之寶。並爲說曰。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過爲君之一事。幸賴天佑。劫劬歲局。未加一賦。而賦乃獨四。弗勞一民。而民收無萬。今收及回疆戶口。豈止數千萬。祇或免窮黷之譏耳。若夫老人之十全。則尙未全也。蓋君人之職。豈止武功一事哉。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官者何。職之謂也。君之職不能盡言。況敢云盡其職乎。未盡其職。則十全老人之寶。不亦涉自欺與誇而增慚愧乎。然老人之十全。實更有奢望。不敢必以敬待天佑者。十全之武功。誠叨天佑矣。則十全之盡君職。或亦可以希天佑乎。夫適百里者。半九十里。予今三年歸政之全人。不啻半九十。而且如三十年之久矣。是以逮七十而繫。猶日孜孜以爲箴。至八十而繫。自強不息以爲勉。則此可必不可。三年中敢不益勵宵衣旰食之勤。益切敬天愛民之念。虔俟昊貺。或允臻十全之境。視三年誠如三十年之遠。幸何如之。企何如之。惕何如之。是爲說。

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營伍紀事

古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爲制兵善策。其不及者。更役流民。使之戰戍。皆所謂毆犬羊以飼虎豹。殊可笑耳。惟我朝用禁旅及東省旗兵。以張捷伐。是以所向無敵。莫不成功。茲之征廓爾喀。七戰七勝。致其畏威降順。卽明驗也。若夫兵部所司。不過設驛安頓。送往迎迴。茲以藏事奏聞。亦循例而已。豈似明之本兵哉。明之本兵。以庸儒登科甲。游久至司馬。不知兵爲何物。何事。幸逢無興戎。恣苞直以飽囊橐。不幸有敗衄。受攻斥以喪首領。其亦可哀可鄙。而其國家亦隨以衰滅。是不大可慎乎。有明自中葉以後。諸帝率多怠荒。不親政事。凡遇軍務。委之樞臣。至末季。疆場多故。尤重本兵之權。是以其時國法。敵兵薄城。則殺大司馬。如丁汝璉、王治等。皆以備禦疎忽。調度乖方。實之於法。蓋維時本兵既多。庸闇闕冗。勦擊邊帥之肘。而其君又闇於知人。委任失當。欲求事事不悞。其可得耶。

卽今之平定廓爾喀。自前秋以至昨夏。凡遲速之機。進退之宜。內而軍機大臣。外而將軍。參贊。皆與一心一力。日夜籌畫。不爲掣肘。任其摠衷。且沿途之督撫。又復屢命繼儲餉。供廩給。並禁兵役之滋擾勒索。是以民不知兵。行若無事。豈如前明之所爲哉。若夫地方官。以兵行辛勤。捐給勞去銀。每兵不過二、三兩。此亦大員以己旣弗躬荷戈敵愾。以申同仇之誼。非行賄也。雖弗過而問之。而亦未嘗不知。但於其與者。不嘉其揮霍。弗與者。亦不責其慳吝。而窮兵遠涉邊荒。旣屢受官賞。更得此資助。積少成多。亦其宜耳。若尹壯圖之流。又且以爲非出官捐。皆害民力。蓋彼若當茲。定出於是。庸人豈可與言政哉。

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有序

廓爾喀畏威乞降歸順。武成平定功臣効力。宜有圖贊。例應論爵。以軍機大臣爲首。而大學士阿桂。以此番絕域歷險。實異常之勞。當以大將軍福康安爲首。因嘉許之。爲之序曰。武成圖功。逮此凡四。紫光閣圖功臣。各爲之贊。自平定西域。兩金川。臺灣。逮此凡四次。夫用兵。豈易言哉。必出於不得已。而不出於貪得特強。審時應機。旣明且斷。信賞必罰。仍總賴天貺助順。捨斯數者。未有不見其敗而資窮黷之譏者也。伊犁回部。金川。旣受俘歲事。余已不復萌用武之心。無何而臺灣叛。福康安等渡海勦賊。不久生擒賊首。故此戰圖。仍伊例以阿桂爲首。今之廓爾喀。又在西藏數千里外。絕壁衝天。急湍臨峽。捨馬單步。非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同心鼓勇。身先士卒。斷不能成。此七戰七勝之功。首圖其像。允合予心。而符衆望也。西師。金川。功臣各百。予親爲贊者。各五十。餘命儒臣爲贊。各五十。以成百數。臺灣功臣。予親贊者。二十。餘命儒臣爲贊者。三十。以成五十數。今平定廓爾喀之功臣。予親贊者。十五。餘命儒臣爲贊者。十五。以成三十數。蓋以西師及金川。歷年久而擴地廣。故人數多。臺灣成功速而地非廣。故人數次之。若廓爾喀。則又速於臺灣。地雖險而實弗廣也。故予親爲贊者。不過十五。儒臣爲贊者。亦祇十五。然以總數較。仍勝凌煙。雲臺之所表也。此實昊蒼護佑。國家祖宗教養所貽。賢材接踵。爲邦家光。予藐躬。欽承惟謹。盛滿是懼。且歸政年近。老而畏事。遑敢復有他圖哉。

大學士一等忠銳嘉勇公兩廣總督福康安

百戰久經兩功近成近之險絕前聞未曾七戰七勝度索乘桴舊勳新讓此番聲討廓爾喀福康安身先將士履險臨深無戰不捷大功克蕪其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七旬以上身體康強從不言功黃閣贊襄威克安久此次用師必大彰國威而後允降庶幾可以久安不致再安固能仰體此意力載殊勳而阿桂原有協謀之功亦不可掩會亦協謀壹一个臣有容休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國家用武帷幄絲綸事殊四朝謂漢唐宋明清文漢文蒙古西番頗通大意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外頒給達賴喇嘛及傳

大學士王杰

司學閩疆臺灣事曉海洋進退頗亦了了短詩長記晝夜騰章每軍營奏報捷章皆有詩文誌事隨時贈寫至西藏番地情形實未能知悉也無暇贊策人各用長

大學士孫士毅

安南之役體國還軍安南之役初以黎氏臣服年久不忍坐視惟是天厭黎德朕已先見及此使孫士毅既為復國之後果即遵旨班師何至後此有傷我官軍之事孫士毅身為帥臣彼時設亦如武臣等捐軀効命則所繫國家威重匪小幸而全師以出削功寬罪孫士毅克復黎城朕原賞以公爵迨失事之後彼亦自知罪無可寬歸國請罪是尙知以國為重者也朕削其功而寬其罪懲獎悉本至公蓋亦嘉憫能臣之意也懲

樊能臣征廓爾喀命理軍儲盡其心力亦堪入圖

原任領侍衛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而有謀侍衛洵公乙亥征討準噶爾時海蘭察方以索倫馬兵從軍先是輝特台吉巴雅爾率屬來降已封為汗及阿睦爾撒納復叛後巴雅爾旋亦從逆以大兵追急遞入塔爾巴哈台山中海蘭察奮力窮追射之墜馬遂生擒以歸以此立擢為侍衛嗣後每派出兵無不奮勉爭先而料敵策應宛若素嫻索倫巨擘黼衣錫龍踏略者然屢以戰功洵封公爵此次為參贊功成復晉封一等超勇公實為索倫之傑出者矣

戶部尚書福長安

戚畹閭門家國一體兄勤遠征弟贊近理鴻邱之隔樽俎之間無不同心弗稱己之己上聲人關征廓爾喀之役等籌畫機宜福長安盡心襄贊悉合手意伊本以國事為重詎稱關已而已哉

戶部尚書董誥

儒雅搢紳本不識兵樞機久參習以盡誠地官掌賦軍中儲積皆從內地撥往及凱旋後銷算事宜一切皆戶部掌之度支是司軍儲萬里調撥合宜

兵部尚書慶桂

所謂故國賴有世臣去聲材受職非卑逾尊用孟本兵習政明代最重本兵之職凡遇軍興悉以委之自中葉以後其君不親政事又無知人之明而肩斯任者率多庸懦動皆掣肘更恣苞苴此其國事甯復可問近作凱旋兵丁各歸營伍紀事文曾指其失以昭懲戒至我朝用兵惟任將軍參贊相機攻取是以所向無敵而兵部所司不過設驛安頓送往迎回諸事而已元長

上之子。慶桂為尹繼善之子。慶桂為尹繼善之子。慶桂為尹繼善之子。跨竈是乎。從前西域用兵。惟傅恆與予一心。主必辦之說。其時尹繼善為陝甘總督。頗不欲用兵。此亦習於書生所守之常談。不足以識事機。彼時並慮辦理軍務。非其所長。因令黃廷桂調任陝甘。專司其事。是以西師成功。伊雖為世臣。未得列入戰圖。今慶桂以軍機大臣邀恩。得此榮遇。轉覺跨竈矣。圖形始爾。

工部尚書和琳

二庸駐藏。諸務推諉。伊習渾、雅滿泰、二人同為駐藏大臣。乃平時于廓爾喀之事。置若罔聞。藏中一切。委之噶布倫等。任其妄為。迨廓爾喀侵擾藏地。又不能帶兵征剿。轉欲將邊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移至內地。竟甘心棄置藏地。不知是何肺腑。因令將伊二人于藏地枷責。以為推諉國事者之戒。選良代之。條條有理。和琳之弟。責難觀成。和琳先為御史。屢命巡漕。于因悉其才具優長。並知為和琳之弟。去歲令往代伊習渾等為駐藏大臣。沿途據奏催價局拉。立定期限。嚴申賞罰。軍裝火藥。源源運送。不致遲悞。及到藏後。辦理糧餉事宜。整頓藏中諸務。一切井井有條。初不料其竟能副朕委任。而國家得一良材。尤堪慰悅。嘉得世臣為國之楨。

四川總督惠齡

和琳督糧至藏之西。濟噶以內。糧運烏拉。專任和琳往來督催。可以無悞。然師進賊境。繼連留資。初命惠齡為四川總督。即令亦僅至藏之西界。其大兵所到地方之後路。亦難瞻顧。同至軍營。投為參贊大臣。既念大兵深入賊境。師行糧隨。最關緊要。而惠齡于調度。既不能如福康安。戰陣亦更不如海蘭察。用其所長。莫若竟以後路糧運。專責其成。其在拉子地方。設法趕運糧石。軍械。及雇覓商民長運諸務。悉為周妥。並不貪得戰功。希冀懋賞。此意亦為可嘉。餉戒不匱。用濟武成。功亦懋哉。初被圖形。

原任都統銜護軍統領喇布凱巴圖魯台斐英阿

首攻擦木。繼克濟隴。身先士卒。奮勇成功。遂至帕朗。逼甲爾古。台斐英阿自擦木進兵以後。無不身先士卒。往來衣綠衣賊目。其後進攻甲爾古拉。復直前射斃紅衣賊目。不意中鎗殞軀。深為痛惜。直進殞身。痛惜心楚。

護軍統領和隆武巴圖魯額勒登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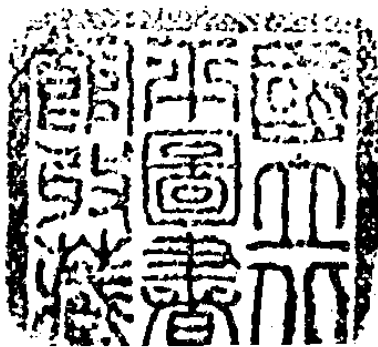
石碣木柵鱗壘賊防勢如捲簾捷似頽牆將軍所示無不領略。額勒登保時為翼長司軍前各隊營務及調遣諸事故能領略將軍意指此番前後七戰承領

原任副都統扎弩巴圖魯阿滿泰

遇有絕險莫弗身先詎惟力勇實以忠堅攻堆補木奪橋命殞馬革未能。官兵攻奪濟喇官寨及搶奪熱索橋由峨綠大山繞至上游紮筏渡河又

副都統銜駐劄西藏協辦事務大臣賽尙阿巴圖魯成德

會爭巴忠。前次廓爾喀侵擾藏邊巴忠授意噶布倫丹津班珠爾許銀贖地成德未嘗不知然尙有雄心克聶拉木。聞彼時曾力詆其非而巴忠恃在御前行走諸事擅專雖爭之不得而心尙雄壯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全十文詩宗高

册十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清高宗

編者 彭元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二二三三

翁



33
4
2188